腹　地

庫尼亚著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統一書号：10019·1377
定　　价：　1.85 元

拉丁美洲文学丛書

腹地

（卡奴杜斯战役）

〔巴西〕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著

貝金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Euclides da Cunha

OS SERTÕES

腹　地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 1377　字数 432,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19\frac{1}{2}$　插頁 3

195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4）1.85元

前　言

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巴西的伟大作家；他的著名作品《腹地》，是巴西文学中的古典杰作之一。这部作品，标志着巴西文学的一个重要轉折点；它記录了巴西最底层的人民的生活和斗爭，描写了巴西十九世紀末的一場巨大的社会冲突，从而提出了巴西民族的最根本的社会問題，被称为“巴西的第二次发現”。巴西人民一向把这部作品亲热而驕傲地称为“我們最优秀的書”，“巴西民族主义的圣經”。

今年是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的逝世五十周年，在全世界人民紀念这位世界文化名人的时候，《腹地》的这一个中譯本出版了，这充分表示我国人民对他的敬意，以及对巴西人民的友誼。

一

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是一位作家、新聞記者、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土木工程师和軍官。他生活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巴西；当时这个拉丁美洲最落后的封建帝国，正經历着一場巨大的政治、經济、社会的变革，它要摆脫葡萄牙封建王室的专制統治，成立一个独立的資产阶級的民主国家。欧克里

德斯·达·庫尼亚把他四十三年短促的生命，完全貢献給了这場激烈的斗爭；他在渴望自由民主的殖民地年輕一代中成长起来，在巴西社会变革的火焰中經过了鍛炼，認識了巴西的現实問題，从一个浪漫主义的民主主义者轉变成为一个現实主义的民族战士，最后牺牲在反动保守主义者的枪弹之下。这是拉丁美洲民族主义知識分子的一条光輝的生活道路。

欧克里德斯是1866年1月20日在旧里約热內卢省圣塔—里塔—杜—里奥—內格罗城的苏达德庄园誕生的。父亲瑪奴埃尔·罗特里格斯·毕門塔·达·庫尼亚，原籍巴伊亚，家里过去是有錢的奴隶商，后来衰敗；他年輕时离开巴伊亚出外流浪，来到里約热內卢省，和一个小庄园地主的女兒結婚，定居下来，欧克里德斯就是他們唯一的孩子。他对文学很有兴趣，喜欢写詩，屬于浪漫主义流派。欧克里德斯三岁的时候，母亲恩杜西亚·莫萊拉·达·庫尼亚去世，他的父亲就把他托給亲戚撫养；欧克里德斯就在这样不安定的寄养生活中度过了他的童年，直到1877年他十一岁进入寄宿学校为止。

这样的童年生活，在欧克里德斯的性格成长上起了很深影响。他成为一个沉默、孤独、倔强，內心却隐藏着火一般的热情的少年。有人認为，这就是决定欧克里德斯今后一生所走反抗道路的原因。这种說法是缺乏根据的。事实上，我們可以看到，欧克里德斯今后思想上的成长，和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很深的关系；他生根在时代的土壤里，也經历了时代的暴风雨的斗爭。

这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欧克里德斯的經营奴隶买卖的祖父所生活的巴西，跟他父亲从巴伊亚流浪到里約热內卢寻找工作时的巴西，已經很不相同，但跟后来欧克里德斯进入青年时期

的巴西，更是大不相同了。巴西社会經历着三个阶段的变革，即从殖民地到封建帝国，从封建帝国到共和国。在这个变革中，新兴的資产阶級力量，起着推动的作用。

十八世紀末震撼欧洲的法国資产阶級大革命的浪潮，横渡大西洋，波及到新大陆的海岸。在美洲殖民地的地主阶級和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中間，开始传布法国的革命思想。在巴西，1789年著名的"拔牙者"① 的起义，1797年巴伊亚省发生的独立运动②，以及1817年伯尔南布科的起义③ 等，就象暴风雨未来前的閃电，表明了巴西的独立运动正在逐步高涨。1808年，拿破仑軍队侵入伊比利亚半島，动搖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封建王朝，也动搖了这两个王朝在新大陆的殖民地統治，使拉丁美洲三百年来醞釀中的火山猛然爆发。从1810年起，美洲大陆上的西班牙殖民地都已普遍揭竿而起，展开了反抗西班牙王軍的如火如荼的斗爭。然而巴西的独立，却在1822年沒有經过流血就成功了。原来葡萄牙王室为了逃避拿破仑的入侵，流亡到巴西，巴西成为葡萄牙帝国的实际中心。拿破仑失敗后，葡萄牙王室回国，留下王子彼得罗鎮守巴西。后来葡萄牙发生了資产阶級革命，使1821—1822年巴西的独立运动达到了高潮。彼得罗在独立运动高涨的情势下，为了压迫一部分要求建立共和国的进步力量，就听从独立主义者包尼法西奥④ 的劝告，于1822年9月7日正

---

① "拔牙者"（Tiradentes）：是一个名叫西尔伐·沙維尔（José da Silva Xavier）的牙医生的外号；他在米那斯—热拉斯省領导农民和逃亡黑奴起义，称为"不信任党徒"，后来被葡萄牙殖民政府鎮压，判处死刑。

② 这个运动，是一个叫杜斯·圣多斯（Dos Santos）的裁縫所領导。

③ 这次起义的領导者是卡布格和里伯罗。

④ 包尼法西奥（José Bonifácio de Andrade e Silva, 1763—1838年）：巴西学者，1822年独立运动的推动者之一。

式宣布脱离葡萄牙独立，成立巴西帝国。

欧克里德斯的祖父就这样見到了这个所謂“开明稳健”的独立巴西帝国，但是他自己却依然做他的奴隶买卖，这就可見巴西的独立革命是如何不彻底了。巴西的独立，并沒有給巴西人民带来多少利益；残酷的奴隶制度，依然是巴西的基本生产方式。在巴西当时大約一千万人口中，有三十万地主依靠剝削其他阶层生活。統治巴西的，依然是葡萄牙王室的一个王子；他和地主阶級以及貴族組成了社会的統治阶层。即使是在独立运动中起过推动作用的包尼法西奥，他的思想也沒有越出君主立宪的水平。巴西的进步力量由于資本主义和商业經济的薄弱而相当軟弱，但是在广大黑人奴隶和城市手工业者联合力量的推动下，已經开始了进一步的革命要求，要求废除奴隶制度，建立共和国，爭取民主自由；解放奴隶和推翻帝制两个口号紧密地結合起来了。从1824年起，逃亡奴隶和共和党人一次接着一次的起义，美国林肯总統頒布的解放黑奴的法令，伟大浪漫主义詩人卡斯特罗·阿尔維斯① 的反对奴隶制度的詩歌，推动着巴西这个巨大的社会变革走向高潮。

欧克里德斯的父亲离开巴伊亚流浪到里約热內卢去的时候，巴西帝国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变。1850年，帝国政府为了緩和局势，頒布了禁止奴隶买卖的法令。当时英国帝国主义的資本已經开始侵入，改变了巴西的經济面貌。农业开始向单一作物的路上走去，特别是咖啡的种植，已經相当发达，但是大部分控制在外国資本的手中。加工工业和交通运輸有了一些进步，沿海城市人口也增加了。在1836—1840年間咖啡出口为450万

① 卡斯特罗·阿尔維斯（Antônio de Castro Alves, 1847—1871年）：巴西著名浪漫主义詩人，激烈反对奴隶制度，著有《浮沫集》、《奴隶集》等。

袋，到欧克里德斯出世的时候，已达到1250万袋。經济的变化，加深了国內的社会矛盾。帝国政府虽然两次在和邻国挑起的战爭中（1850—1852年对阿根廷的战爭，1865—1870年对巴拉圭的战爭）得到了胜利，但也无法挽救它的腐朽命运。黑人奴隶在这两次战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更激起人民对帝国政府拖延解放奴隶的普遍不滿；巴西的共和革命，已經到了一触即发的关头。1886年，欧克里德斯进入軍事学校讀書时，正是在这个暴风雨的前夜。

二

欧克里德斯为什么会进入軍事学校，穿上了巴西帝国陆軍軍官学生的制服，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为了他父亲的經济条件。在当时的社会，对于一个沒落的小地主的子弟来說，当軍人是最簡捷的出路；这个学校不收学費，将来有职业的保証，如果幸运的話，还能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就因为这个理由，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都是中小地主、破产地主和城市中等阶級的子弟；不象欧克里德斯原来讀書的阿基諾学校和高等技术学校，因为要收很高的学費，学生就多数是大地主和貴族的子弟了。因此，軍事学校就成为一个中产阶級知識青年聚集的地方；这个地方处在巴西政治局势这样动蕩的革命前夜，很快就变做传布共和思想的中心。学生們組織各种团体，出版刊物，鼓吹革命。

进入軍事学校之前，欧克里德斯在阿基諾学校讀書时，就已經接受了民主思想。阿基諾学校的教員中，有一位名叫本哲明·貢斯当① 的，是当时知識分子中共和运动的領袖和思想家。他和当时拉丁美洲其他資产阶級民主主义者一样，受了法国大

革命的影响，主张人类的“自由、平等、博爱”；而在哲学上，则接受了孔德的实証主义的思想，来反对天主教統制下的教育制度，反对封建道德观念，反对封建秩序，提倡科学研究。这种資产阶級的实証哲学，当时是作为共和运动的基础而存在的。欧克里德斯在政治思想和科学研究两方面，受到了这种思想很深的影响。

同时，在这个学校里，欧克里德斯也已經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他和同学一起办了一个刊物，名叫《民主》(*O Democrata*)，他在上面发表了他早期的詩歌創作②。这个沉默而孤独的青年，一方面学习数学和土木工程，一方面学习文学；卡斯特罗·阿尔維斯和貢薩尔維斯·狄亚斯③，以及法国的雨果，都是他热爱的詩人。当时出版的重要著作，如阿志凡陀的《論莫拉托人》④，那布科的《論奴隶解放》⑤，都大大地鼓舞了他反对专制政治、反对奴隶制度的革命热情。因此，进入軍事学校后，欧克里德斯就热烈地投身到共和运动中，参加同学們組織的“母校文学社”(Sociedade Literária da Familia Acadêmica)，在《母校杂志》(*Revista da Familia Acadêmica*)上发表文章。不久之后，他就和专制

---

① 本哲明·貢斯当(Benjamin Constant)：原名包合略·德·馬迦良恩斯(Botelho de Magalhaes, 1838—1891年)，巴西民主主义思想家。

② 这些詩歌一共八十四首；曾經編成集子出版过，書名叫做《波浪集》(*Ondas*)，出版年代已不可考。

③ 貢薩尔維斯·狄亚斯(Antônio Gonçalves Dias, 1823—1867年)：巴西伟大的浪漫主义詩人。

④ 阿志凡陀(Aluizio de Azevedo, 1857—1913年)：巴西著名自然主义作家，他的名著《論莫拉托人》(*O Mulato*)，1881年出版，暴露了巴西的种族压迫。

⑤ 那布科(Joaquim Nabuco, 1849—1910年)：巴西著名思想家，政治人物，他的名著《論奴隶解放》(*O Abolicionismo*)，1883年出版，主张解放黑奴。

統治者展开了面对面的冲突。

軍事学校的生活是充滿着矛盾的，一方面，学生們秘密地传布着民主思想，进行推翻帝制的革命活动，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按照严格的紀律过日子，对帝国高級軍官絕对服从。欧克里德斯是一个热情的青年，在这种环境中他不能抑制自己的强烈的反抗精神，有一天終于爆发了。1888年冬季，巴西著名的共和主义政治人物特洛文(Lopes Trovão)从欧洲归来，受到人民盛大欢迎，軍事学校的学生們也很为激动。当时的陆軍大臣庫埃略(Tomas Coelho)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到軍事学校来检閱，目的显然是預防学生有任何行动的企图。检閱进行到一半，一切正常，突然第二連里有一个面容严峻的軍官学生，跑出队伍，抽出自己所佩的軍刀，在膝上折为两段，擲在陆軍大臣的脚下。全体学生頓时嘩然，秩序大乱，陆軍大臣只得中止检閱，憤然离去。这个軍官学生，就是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他对封建帝制的这种强烈抗議，对軍人紀律的这种公开反叛，传遍了首都，成为青年共和运动者的光輝斗争榜样。欧克里德斯的正直、热情、富于反抗精神的心，以及他的推翻帝制、解放奴隶的革命思想，在这个事件中充分表現出来了。

在軍事学校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然引起了封建統治者的憤怒，就对欧克里德斯加以懲罰。他們把他送进軍事医院，要他自承是个"精神病患者"，企图借此抹掉这件事的政治意义。但是欧克里德斯拒絕了，于是他就被禁閉在圣塔—克魯兹堡里。然而巴西人民对这件事的反应十分强烈，統治者不得不讓步，把欧克里德斯开除軍籍了事。

欧克里德斯离开軍事学校后，就到当时共和运动最高漲的圣保罗去，在那里的《圣保罗省报》(*A Provincia de São Paulo*)

当新聞記者。他以"蒲魯东"为笔名，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专栏評論，題目起先叫做《社会問題》，后来改为《行动和言論》，以同样的勇气和热誠抨击封建专制政治。

巴西的腐朽帝制政府，虽然于1888年为情势所迫，不得不頒布解放奴隶的法令，但是也无法挽救它复灭的命运。1889年，在本哲明·貢斯当的鼓动下，以丰塞卡①将軍和皮索托②将軍为首的軍人发动起义，各地軍队紛紛响应，皇帝彼得罗二世退位，出奔葡萄牙，巴西共和国正式成立。

但是共和政府的成立，却并沒有解决巴西的根本社会矛盾。在革命中起主要作用的两种力量，以本哲明·貢斯当为首的代表資产阶級和知識分子的自由党，和以丰塞卡为首的代表軍人的保守党，获得了革命果实后，立刻发生了分歧。在高級軍官中間，本来大多数是旧貴族和大地主；現在他們就和大地主阶級勾結起来，夺得了政权；1891年，丰塞卡解散国会，宣布自己是独裁者，成立了大地主专政。巴西人民在推翻帝制、解放奴隶的斗争中所要求的民主政治，已經成为泡影。大地主专政依靠軍人独裁，对外向帝国主义者出卖祖国利益，对內残酷鎮压农民运动。1896—1897年間，出动六千軍队、屠杀几乎一年的卡奴杜斯战役，就是一个血腥的例子。

1889年，共和国成立后，欧克里德斯就回到了軍事学校。一年多新聞記者的生活，他是在貧困中过去的。現在既然共和国已經成立，軍队就是共和国的軍队，他以前在軍事学校的表現，

---

① 丰塞卡(Deodor da Fonseca, 1827—1892年)：巴西第一任总統，后来成为独裁者。

② 皮索托(Floriano Peixoto, 1842—1895年)：巴西軍人，后繼丰塞卡任巴西总統，也是独裁者。

又使他得到了热心的共和主义者的名声，因此，憑着这些理由，再加上同学們的劝説和疏通，他就回到軍事学校，升为少尉，不久又升为中尉。1890年，他和一个軍官的女兒結婚。以后，他在軍官学校担任副教官，后来又被派到中央鉄路实习；1894年海軍发动政变时①，他站在政府这一边，到前綫修筑防御工事。在这場陆軍和海軍爭夺政权的斗爭中，他还是抱着一个民主主义者的理想，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共和政府的身上。但是，这个政府所执行的反动政策，违反民主原則的軍人独裁，渺茫的普选的諾言，各党派政客的爭权夺利，以及巴西的极端严重的經济困难，迫使他不得不正視現实，思考实际的問題。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即使象他这样一个資产阶級的民主主义者，也不能为代表大地主利益的軍队所容。軍队現在已經改变了性質，高級軍官都成为政府的掌握政权的官員，兵士已經成为鎮压人民的工具。以前和他一起为共和理想斗爭的軍事学校同学，有的已爬上了显赫的职位，有的已趋炎附势，甘心作軍人独裁者的爪牙。而他却依然是一个四处奔波巡視軍事工程的中尉。海軍政变結束时，軍队当局把被捕的政变参加者秘密处死，使欧克里德斯大为不滿；他写信給《新聞报》(*Gazeta de Noticias*)，对这种残暴行为表示抗議②，因此，他更为軍队当局所忌。

---

① 这次政变的領袖是海軍上将梅略(Custodio de Mello)和海軍上将迦馬(Saldanha da Gama)，目的要推翻皮索托总統的独裁統治，夺取政权，結果引起海軍和陆軍的內战，海軍战敗。这一場內战是旧貴族和大地主阶层的矛盾的表現。

② 由于这封信，他和支持軍队这种做法的某議員引起了一場笔战。

三

卡奴杜斯战役发生时，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已經第二次脫离軍队，在圣保罗州政府当土木工程师，参加本州內各地的公共建筑工程。

卡奴杜斯是巴伊亚州腹地的一个小城。这个地区处在內陆干燥的高原，由于殖民地开发时期原始森林遭到破坏，地理条件发生变化，成为被周期性干旱袭击的荒蕪不毛之地。这个地区的居民都以牧牛为生，他們每年要向居住在沿海地区的牧場主繳納一定数額的牲口，而自己的生活却在这种天灾之下毫无保障，非常貧困。他們大多数是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他們过着朴素、簡单、原始的生活，沒有文化，沒有知識，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鍛炼成了堅韌、頑强、刻苦的性格。他們隔絕在这个荒蕪的地区里，生活完全听天由命，因此，宗教感情非常强烈。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有一个名叫安东尼奥·維生特·門台斯·馬西埃尔（Antônio Vicente Mendes Maciel）的人，来到巴西北部腹地这一带宣传原始基督教教义，預言一个伟大英明的君主就要出現，懲恶揚善，把一切受苦的人救出苦海。他得到了腹地牧民和农民的极大拥护和信任，称他为安东尼奥·貢塞也罗（即劝世者安东尼奥）。他走遍了腹地的大小村鎮，传布教义，修筑教堂；他的信徒都弃家离乡，追随着他。后来追隨的人越来越多，他就以卡奴杜斯为中心，建立起一个近乎原始公社形式的居民地。有些武装的盗匪、流浪者和冒险家、逃犯等，也都来参加，声势大振。巴西农民不堪忍受生活的压迫，聚众起义，这在巴西殖民地时期和帝国时期历史上是經常的事。卡奴杜斯

的起义，却是共和国成立以后爆发的第一次大規模农民起义。这个事件，表明了共和国政府对于巴西最根本的社会問題——土地問題，沒有解决，也无法解决。大土地所有制，半奴隶式的雇农制，种族歧視，农村經济的落后貧困，到了共和国的軍人独裁政权下，成为更加沉重的枷鎖，紧紧压在經常受到天灾的腹地居民身上。沿海地区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化，城市生活越来越"文明"，就和內地的落后，发生了越来越尖銳的矛盾。卡奴杜斯的牧民、农民，和封建制度或半封建制度中的农民一样，以神秘的热狂的宗教信仰来表示他們对生活压迫的反抗。他們离开了牧場主的土地，来到卡奴杜斯，投奔劝世者，希望求得来世美好的生活。这个起义根据地，威胁了居住在城市中的地主阶級。当时繼承了皮索托独裁政治衣鉢的莫拉依斯总統（Prudente de Moraes Barros），誣蔑起义农民要求恢复帝制，出兵鎮压。第一次派出一支一百人的軍队，被击败而退；第二次派出一支二百人的軍队，又被击潰；第三次派出一支一千三百人的軍队，又在起义牧民、农民的游击战下敗退；使沿海各大城市中的統治阶层大为震动。

当时巴西即使是进步資产阶級的知識分子，对卡奴杜斯起义，也是認識不够的。他們起初也認为，这是共和政府遭到的危险，帝制派或保皇党正在发动叛变，要求复辟。他們的这种想法并不奇怪，因为这些知識分子都是衷心热爱共和制度的人，一生住在沿海各州的大城市里，但是他們的共和思想是从欧洲来的，他們按照欧洲的方式来考虑問題，在祖国的土地上沒有根基；祖国內地究竟是什么情况，人民究竟怎样生活，他們完全茫无所知。因此，当这个全国震动的事件发生时，甚至連欧克里德斯也在《圣保罗州报》（*O Estado de Sâo Paulo*）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題目叫做《論我們的旺債》(*A nossa Vendéia*),把卡奴杜斯和法国大革命时的旺偕相比。但是,歐克里德斯·达·庫尼亚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热烈追求眞理的人,一个在实践中認識了眞理,超越了他同时代人的人。他虽然抱着这样的見解,但他却更渴望亲眼目睹这个事件的眞相。所以,当《圣保罗州报》的主笔来聘請他担任特派記者,随軍出发,报道战爭新聞时,他沒有放过这个机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他到了巴伊亚州的首府巴伊亚(又名圣薩尔瓦多尔),第四次出征軍正在这里集結。他随着軍队出发,到了盖伊馬达斯;从这里开始,就进入腹地,在无边无际的卡汀珈中行軍,一直到了卡奴杜斯城下。他亲眼目击了这一場被压迫的农民对压迫者的斗爭,或者說,一場所謂"文明"軍队对落后居民的大屠杀。一方面是六千正規的陆軍,装备着德国制的克虏伯野炮、机关枪、步枪,由一个元帅(陆軍部长比登柯特)三个将軍指揮;另一方面是数千名朴实勤劳的甲貢索人,他們除了謀生,沒有任何訓練,除了宗教,沒有任何組織,手执火枪、牛叉,站在自己家門口,为了保卫一家老小的生命而斗爭。腹地的荒蕪、灾害,居民生活的刻苦、艰辛,甲貢索人战斗的勇敢、頑强,政府軍队的腐敗、残酷,都給他极为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卡奴杜斯的最后一幕:1897年10月,围城中最后只剩下四个人,两个男人,一个孩子,一个老人,还在最后一条壕沟里抵抗六千正規軍的围攻,直到子弹打光,完全牺牲。这場战役,把卡奴杜斯这个市鎮的五千多間房屋,全部夷为平地,所有的居民,不分男女老幼(只有三百余个老弱、妇女、孩子和伤病者,在城陷前投降),全部屠杀干凈。这次血的經历,使歐克里德斯看清楚了这个事件的眞相,使他認識到了祖国的实現。这里沒有所謂保皇党,也沒有所謂帝制派,他現在覚悟到自己以

前認为卡奴杜斯起义是对共和政治的反叛是多么的錯誤。現在他把这个事件斥之为“巴西历史上的一大污点”，斥之为“莫大的罪恶”，是“共和政府的疯狂行为”。現在他也認識到祖国苦难的根本原因是在农村。因此，当这个战役結束，他回到巴伊亚时，他就不再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民主主义者，而是一个經过鍛炼的堅定的現实主义者了。

四

欧克里德斯回到圣保罗后，不得不再度寻找工作。卡奴杜斯这个巨大的社会悲剧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他几个月精神不能安定。他回头重讀他在战地所写的新聞报道①，覺得有必要予以整理补充，写成一本完整的書。这一本書将是一本“复仇的書”（Livro vingador），一本对政府的罪行进行抨击、抗議和控訴的書，一本揭露祖国腹地眞相的書。

后来，他被圣保罗州政府聘請担任公共建筑工程的检查人員，生活問題总算得到了解决。他在本州各处旅行，巡視工程，但写書的念头却一直在头脑里盘旋，沒有消失。他渴望有一个地方，安靜而隐僻，可以讓他坐下来，好好地进行写作。1899年，他終于获得了这个机会。

原来圣保罗州政府要在圣若瑟—杜—里奥—巴尔杜城建一座鉄桥，横跨巴尔杜河。桥建成了，但不到二十天就坍了下去。于是，这座桥的重建工程就委托給了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他在圣若瑟—杜—里奥—巴尔杜定居下来，一方面負責建桥工

① 这些原始材料后来到1939年整理出版，書名《卡奴杜斯，一次远征的日記》（*Canudos, Diário de uma expedição*）。

程，一方面动手写書。他在河岸边工程地点附近的一株大树下，盖了一所鉄皮小屋，就在这所小屋里，以工作間歇中抽出来的时間，一小段一小段地进行写作。他的精力虽然分成了两部分，但由于他科学的、細致的、有条理的工作习惯，他的辛勤劳动在两方面都得到了結果。1901年，他这两个坚实的都經得起时間考驗的工程同时完成了：巴尔杜河上美丽的鉄桥和他不朽的杰作《腹地》。現在，这个小城已經成为巴西人民的圣地，鉄桥旁边的小屋已經加盖了水泥的外屋予以保存，旁边还立了紀念碑，每年都有許多人到这里来瞻仰这部伟大作品的搖籃。

1902年12月，《腹地》出版了。这部作品的出版，也象五年前書中所描写的事件发生时一样，震动了全国。人人都談論这部作品，談論腹地，談論卡奴杜斯的战役。第一版很快就卖完，六个月后，印了第二版。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成为国內的著名人物，巴西文学院和历史研究院都为他开了門，选他为文学院院士和历史研究院研究員。

五

《腹地》是巴西文学的伟大經典著作，在巴西文学史上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方向的开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巴西民族文学的建立，是从托瑪斯·貢莎迦① 的詩歌开始的。貢莎迦是巴西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驅；浪漫主义文学达到高峰，是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这时候，正是巴西人民爭取独立，摆脫葡萄牙桎梏的时代。当时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貢薩尔

① 托瑪斯·貢莎迦(Tomás Antônio Gonzaga, 1744—1808年)：著名詩人，曾因参加"拔牙者"的起义而被放逐。

維斯·德·馬迦良恩斯①、貢薩尔維斯·狄亚斯、若瑟·德·阿朗加尔②等，都是描写祖国的自然，描写印第安人的生活，描写人民的苦难和斗爭的大师；但是他們主要还是在通过对自然純朴的崇拜和对原始生活的理想来表达他們反对殖民主义的压迫的。到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爱国詩人卡斯特罗·阿尔維斯的进步的浪漫主义詩歌出現，强烈地表現了对封建帝制和奴隶制度的憎恨，直接接触到了当时根本的社会矛盾。等到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的《腹地》出版，巴西文学就开始走上了現实主义的光輝道路。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和他同时代的馬却杜·德·亚齐斯③齐名，成为巴西現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腹地》是一本难以归类的特殊的作品；我們或者可以称它为理論性分析性很强的报告文学；但是它却具有一般的报告文学所缺乏的特点：第一，它并不是单純客观地报道这个事件的經过，而是从作者鮮明的立場和观点来描写的；第二，它也不仅仅記述了这个事件本身，而且还对事件的各个細节进行分析，批判，推究其原因，从紛乱的現象中揭露其本質；第三，它的結构非常完美，从冲突的开始到冲突的經过，到冲突的結束，象波浪似地推向高潮，具有高度的艺术效果；第四，它虽然沒有个别的人物，但是作为冲突双方的两个集体的人物——起义农民和政府軍队——刻划得十分生动而鮮明；第五，書中的各个場面，不論

---

① 貢薩尔維斯·德·馬迦良恩斯(Domingo José Gonçalves de Magalhaes,1811—1882年)，著名詩人。

② 若瑟·德·阿朗加尔(José Martiniano de Alencar,1829—1877年)，著名小說家，他的名作有《瓜拉尼》(*O guarani*)、《依拉西瑪》(*Iracema*)等。

③ 馬却杜·德·亚齐斯(Machado de Assis, 1838—1908年)：現实主义小說家，詩人，哲学家，他的名作有《堂加斯摩洛》(*Dom Casmurro*)、《勃拉斯·古巴斯》(*Braz Cubas*)等。

是景色或战斗，都描写得优美动人，给人强烈的印象。事实上，这本書就是描写两个社会阶层的一場武装斗爭的故事。

全書的內容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以丰富的地理学、地質学、气象学、动植物学知識，描写了腹地的自然环境，它的形成过程以及它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第二部分，作者又以丰富的人类学和历史知識，描写了腹地居民的生活，并且討論了巴西三个民族因素——印第安人、黑人、白人的混合的历史过程，以及目前的民族問題，最后叙述了安东尼奥·貢塞也罗个人的历史和传教的經过，研究了其所以发生这样重大影响的原因；第三部分，以巨大的篇幅描写了起义农民和政府軍队的历次斗爭，以起义农民最后完全被屠杀的慘剧結束。

这本描写这样一个巨大历史悲剧的著作，首先令人注意到的便是它的眞实性。欧克里德斯是这个战役的参加者，但是他是以一个战地記者的身份参加的，因此，就有条件更全面地更眞实地观察一切。腹地的景物，腹地的居民，腹地的战斗，对他都是陌生而新鮮的，使他产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印象。他虽然只是在战斗的最后阶段来到腹地，但是他搜集了各方面的材料，对于战役的整个过程得到了通盘的了解，并且进而对腹地的地理、历史、居民等作了細致的科学分析和研究。对被围攻的起义居民的情况，他訪問了俘虏，进入被毁的卡奴杜斯，实地观察。他对事件的認識，并不停留在表面，也不停留在眼前的这个阶段，而是进一步分析了它的原因和結果。他把腹地居民和腹地斗爭的眞相这样揭露出来，可以想見对于当时把起义誣蔑为帝制派复辟的叛乱的統治阶級，是多么尖銳的駁斥。

由此可見，这本書非常显著地代表了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对于这次战役的看法。他用大量的事实，精辟的論据，証明

腹地居民不过是一些純朴的农民，因为要求較好的生活而求助于热狂的宗教信仰而已。但是統治阶級却派了以外国軍火装备的，以外国方式訓練的軍队来加以屠杀，反而指責腹地居民“强暴”、“野蛮”。事实上，軍队所干的暴行，才是眞正强暴而野蛮的。他批評了政府发动这次战爭的罪恶行为，譴責了政府軍队的残酷屠杀；他的反对暴力統治，反对血腥鎭压农民起义的立場是十分鮮明的。这对巴西这个封建势力很强大的社会，是一个激烈的反抗；这也是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超过一切他同时代的知識分子的地方。

在种族問題上，欧克里德斯也比他同时代的知識分子要前进一步。腹地居民是混血种族，他們一向被沿海一带文化水平較高的白种人所歧視。欧克里德斯却把他們作为平等的同胞看待；他細致地描写他們优良的品質，他們对生活的苦难的坚韌斗爭。他譴責沿海生活水平較高的居民不用教育来提高他們的生活，而用新式枪炮来屠杀他們。他認为他們所以这样落后，是由于沿海居民把他們隔絕在祖国生活之外；他們是具有同样生活权利的巴西人民，只要提高他們的文化和經济水平，就能摆脫目前的这种落后状况。他并且指出，只要巴西始終是一个独立国家，巴西人民一定会团結成为一个民族，而且在平等的原則下团結成为一个民族。他用这样的分析和論据，提出了巴西这个重大的社会矛盾。但是欧克里德斯由于时代的限制，把腹地战役这个剝削阶級和被剝削阶級的矛盾，完全归結为强大的种族和弱小的种族的矛盾，或者說，文明与落后的矛盾。巴西的种族問題是和阶級关系分不开的。由于长时期殖民地統治的結果，土地和其他生产資料都掌握在白人手里，他們住在沿海交通比較方便的地方，文化水平比較高。而一般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由

于一直隔絕在內地过着被剝削的生活，当然貧困而落后。这种沿海物質文明和內地貧困落后的显著差异，其实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必然現象。要解决这个問題，也和种族問題一样，只有在阶級剝削消灭以后才能彻底解决。欧克里德斯提出了这个种族矛盾和文化矛盾的問題，并且指出了腹地居民是巴西民族的磐石，但是他却只看到以文化教育来解决这个問題的办法，因此，他在分析腹地居民生活痛苦的原因时，就把主要的原因归之于自然环境了。

当然，我們也会注意到，作者所作的这些分析和研究中，有一部分理論和結論，可能成为我們今天閱讀这本著作的阻碍。但是，在这一点上，我們也不应該忽視，实証主义哲学在科学研究方面給他的影响；虽然，作为一个哲学研究者，他也閱讀了而且应用了黑格尔的邏輯。① 然而，欧克里德斯是一个辛勤的作家，他在写作《腹地》时采取了这种更直接更独特的形式，不仅是眞实的历史的紀录，而且做到了艺术的概括。他的探究精神，他的观察，是很少人能与他比拟的。他在天文、地理、地質、植物、动物、种族、民俗、軍事、历史等等方面，都有惊人的丰富的知識。特别是地理，巴西人民經常提到他在这方面的貢献和成就。《腹地》的文笔也极为細致，作者的风格就和他所从事的职业一样，是严格的，有条理的，科学性很强的。

《腹地》以巨大的篇幅反映了巴西社会的現实問題，反映了巴西社会的大冲突，在巴西当时文学上的浪漫主义潮流已經到了末期，大部分作家都在創作中追求形式，追求理想的美，或者对腹地景物作牧歌式的憧憬的时候，这本作品突然出現，在巴西

① 見第一章作者引述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各种地理特征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一段。

人民中发生了很大影响。它揭穿了統治阶級政府因为鎮压农民起义成功而粉飾太平的謊言讕語；它把巴西这个重大的民族問題提到每个人的面前，使人人不得不正視現实而深深加以思索。这本書在当时引起重大注意，在現在还是巴西人民的重要讀物，不是沒有理由的。

对于巴西文学，《腹地》更是一个光輝的榜样；它是正視巴西現实，把巴西現实的丰富材料杰出地以艺术手段予以表現的典范，給后代的作家以无穷的源泉和启示。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巴西当代的卓越作家，如格拉西里亚諾·拉摩斯①，若瑟·热拉尔杜·維伊拉②，若瑟·林斯·杜·列古③等，継承了并且发揚了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的現实主义的传統，树立起了巴西批判現实主义文学的旗帜，給巴西文学揭开了新的一頁。

六

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虽然是《腹地》这样一本著名作品的作者，但在巴西半殖民地的經济危机中也不免身受其害。1903年，巴伊亚州发生了咖啡滞銷的危机，欧克里德斯被州政府裁員失业。到1904年初，他才又在圣多斯港的卫生委員会找到工作，担任卫生工程的驗收工程师。但是这个职务他也只担任了几个月，就因为和驕傲自滿的上司不能相处而辞职了。

这时候，巴西政府正和秘魯政府联合組織一个勘察团，到亚馬孙河上游上普魯斯河地区④测定两国边界，繪制地图。这个

① 格拉西里亚諾·拉摩斯(Graciliano Ramos, 1892—)：小説家。
② 若瑟·热拉尔杜·維伊拉 (José Jeraldo Vieira, 1897—)：小説家。
③ 若瑟·林斯·杜·列古(José Lins do Rêgo, 1901—)：小説家。
④ 这个地区在巴西西部阿克里地方(Territorio de Acre)。

地方在南美洲大陆的中心，非常荒蕪。欧克里德斯由于在卡奴杜斯所得的經驗，很想获得这个机会去見一見祖国边区的情况。由于他的同学，当时担任交通部长的繆勒（Lauro Müller）的推荐，他被任命担任巴西上普魯斯勘察团的团长。全团由二十八人組成。这是一个极为艰苦的工作；他从1904年在累西腓出发，六个月后，才到达阿克里地方的首府里烏一布朗庫，到1906年才回到里約热內卢。

这一次勘察的結果，他写成了一个詳細的报告，論述普魯斯河流域一带的地理和居民情况；后来这个报告印成書出版了①。可是，他还想以这次見聞所得，为巴西人民写一本書，書名准备叫做《失去的乐園》（*Um paraiso perdido*）；这将是第二本“复仇的書”，第二本暴露巴西民族矛盾的書；但是，这本書却永远沒有写成。

欧克里德斯暫时在政府得到了工作，繪制边界地图。他的生活还是很不安定而且困难。1907年，他出版了《相对与相接》（*Contrastes e Confrontos*）；这是一本論文集子，收集了他所写的大部分論文，主要討論南美洲和巴西內地的經济文化等問題，可以說是对《腹地》中所提出的問題的更深入的研究。这本集子中有一篇，題目叫做《俄国的使命》，論到1905年的俄国革命，指出俄国将是一个“巨大的、不可征服的国家，全欧洲文化的哨兵”。同年7月，他又出版了《秘魯对抗玻利維亚》（*Perú versus Bolivia*）；这本書是他在一个月之中写成的，討論了秘魯和玻利維亚关于边界問題的爭論，被認为是一本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理著作。

---

① 書名叫做《巴西一秘魯上普魯斯联合勘察团报告》（*Relatório da Comissão Mista Brasileiro-Peruana de Reconhecimento do Alto Purús*），1906年出版。

同年8月，他在巴西文学院作了一次講演，題目是《卡斯特罗·阿尔維斯和他的时代》(*Castro Alves e seu tempo*)，分析了这位浪漫主义詩人的作品和他当时的时代。

1909年，他参加彼得罗二世学校的邏輯講座的比賽，提出了两篇論文，一篇叫《眞理与謬誤》，另一篇叫《存在的理念》，获得了第二名，担任了这个講座的講师。他想从此以后他的生活可以安定下来，准备写作計划中的第二本巨大的"复仇的書"：《失去的乐园》。可是，就在他創作达到高峰，思想逐漸成熟的壮年，却被暗杀者的枪弹夺去了生命。

1909年8月15日，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从圣塔—克魯兹車站刚下火車，走到街上，就被一个軍官模样的人开了几枪，当場去世。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这样一个勇于暴露黑暗統治，暴露軍队腐敗的正直人物，他所遭到的正是反动阶級的迫害，他的被杀，不过是假借了一个暗杀者的手而已。

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的遺作《在历史的边緣》(*A margem da história*)，是在他死的同年內出版的。这本集子里大部分是他在亚馬孙河流域勘察时所写的論文，以及未完成的作品《失去的乐园》的材料。这些文章对亚馬孙河的原始自然和当地居民的生活情况，都有很眞实的描写。

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逝世巳經五十年，这位"拉丁美洲的天才"① 将永远活在巴西人民的心中。他对巴西人民作出了重大的貢献——他用不屈不挠的"藤梗的笔"② 描写了巴西人民

① 巴西共产党員作家罗拔托 (Monteiro Lobato, 1883—1948年) 称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为"拉丁美洲的天才"。

② 那布科称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是用腹地所产堅韌的藤梗做的笔写作的。

的斗爭，指出了巴西人民的力量，斥責了統治阶級屠杀人民的罪行；他的这些作品标志着巴西民族意識的覺醒，在十九世紀后半期帝国主义势力开始全面控制巴西的政治經濟生活的时候，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自从二十世紀开始，巴西工人阶級队伍逐渐成长，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开展，巴西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1924年，圣保罗的軍队爆发了起义，有大批的农民和工人参加；起义軍在"希望的騎士"普列斯特斯的領导下，进行了有名的长征。巴西人民在巴西共产党領导下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爭，正在日益高涨；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在《腹地》中所提出的的巴西的土地問題、民族問題，一定会得到解决。

现在的这个中譯本，是根据英譯本轉譯的，英譯者是普特南(Samuel Putnam)。

王寿彭

1959年9月

原 序

这本書，是在忙碌劳累的生活中，抽出极少的空閑写成的；本来的打算是写一部卡奴杜斯战役的历史，后来由于某种理由，不能如期出版，便失去了时間性。因此，作者就改变了它的形式；当初促使作者写作的那个重要主題，和現在在这里所談的总的題材，其实并沒有很大的不同。

作者的目的，虽然不一定恰当，是要略述巴西腹地所发見的亚族的目前最重要的特点，以供未来历史学家的参考。这样做，作者的理由是：构成人种复合的許多因素和各种混合，是变化无常的，加以历史兴衰經常交替，不幸而这些种族当中又缺乏智力方面的启蒙，因此都有可能促使这些种族存在不久，注定就会在日益加深的文明危机，以及已經开始侵入我們土地的影响深远的移民洪流所引起的激烈物質竞爭之前，很快就消灭。勇猛无畏的甲貢索人，朴实无华的泰巴累人，冥頑不灵的凱皮拉人，都是不久就要列入消失或消灭的传統之內的类型。

各种人种互相混合的第一个效果，也許，在初期是适应大种族形成的；可是，却缺乏一种安稳和均衡状态；这种状态又是本世紀各民族进步的速度所不允許的。今天是落后的种族，到了明天，这些类型就会完全消灭。文明受着不可調和的"历史动力"的推动，注定要在腹地繼續向前发展；这是比霍布斯高出一

箓的根普劳維兹，天才卓犖地从弱小种族被强大种族压迫的必然現象中看出来的。

因此，卡奴杜斯战役的不可否認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可能为时很久的斗爭的第一次战斗。由于这次战役，就是我們，就是这同一块土地的子孙所发动的这个事实，所以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更改这个說法；因为，我們在人种学上旣未确定，又沒有同一的民族传統，只是按照欧洲所精心結构的文明原則寄生在大西洋的沿岸，并且以德国的工业装备起来，我們就在这一次行动中不知不覚地充当了雇佣兵。而且，这些特别的当地土著子孙，住在一个毫不統一的国土上，对它的某些部分一无所知，完全被历史的同一物——时間，和我們完全隔离了。

这場战役标志了后退的一步，向着过去的方向的退潮。以罪恶这个名詞的全部含意来說，这就是一个罪恶；旣然是罪恶，那就应在抨击之列。

因此，作者就力之所及，打算对泰納談到那些不偏不倚地正視历史現实的人时的这段名言，予以公正的評价：“他对于那些半眞半假的描写感到恼怒，对于那些不改动日期，不改动譜系，但歪曲了感情和风俗的作家，对于那些保持了事情的輪廓却改变了色彩的作家，对于模写了事实却曲解了精神实質的作家，都感到恼怒；他願意在未开化的人中就和未开化的人一样感受，在古代的人中就和古代的人一样感受。”

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

1901年，圣保罗

目　次

第一部

腹　地

第一章 土　地

一

引　言

巴西的中部高原，沿着南方的海岸下降，形成了一片連綿不断的斜坡，高峻陡峭，俯临海洋；这一带高原呈現着多丘陵的高地形状，其高度同里烏—格兰德州延綿到米那斯州的沿海山脉的群峰相齐。然而，由此向北，它的高度逐漸降低，向东降到海边，形成一系列天然的阶梯，使高原丧失了原始的雄伟气势，而被远远地压縮在內地。

因此，穿越高原往北方去的人，就会注意到景色有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延綿不絕的山脉，巍然高聳，在突出的海岸綫上形成了一道显著的高凸的带子；然后，在里約热內卢州和艾斯比利多—圣多州之間，又是一片岩石嵯峨、互不連接的山脉所构成的海岸，这里奇峰突起，山澗横断，港湾交錯，断断續續，形成許多島屿和礁石，仿佛是海洋和大陆长期在这里斗爭的无言的証明；之后，越过了南緯十五度，这些特点便不显著了——山脊变圓，坡度緩慢，山巒和斜坡在远处天际变得模糊一片；最后，当他来到巴伊亚州沿岸，原先为高山的屏障所挡住的視綫，現在可以

无拘无束地向西方极目观望，一直看到那广袤无边的土地中心；这片土地逐渐在那遥远的山地平原的起伏之中呈現。

这种地貌概括了这一整片大陆的发生过程；沿着任何一条經过圣佛兰西斯科河盆地的短短經綫作进一步的分析，就可以确定无疑。

事实上，很明显，这里有三个不同的地質构成，其时代难以确定；一个地質构成挤压着另一个地質构成，或是三种地質构成不均衡地交叉混杂；一个或两个构成占了主要地位，或是三个的結合，就造成了大地外貌上的种种形象。第一，那里有巨大的片麻岩——花崗岩层，从南端开始，迂迴成为一个巨大围場，形成了优美的景色，对于一个不常見的陌生人来說，非常令人迷惑，并且会引起幻觉。从俯临海洋的那一点开始，这些岩层延綿不絕地直到圣保罗海岸边緣，連一个横断岩也沒有，构成了一道寬闊的城墙，来支持內地的沉积构成。在这里，陆地高临着海洋，悬崖高耸在上；登高临下，好象站在巍峩的高坛边緣；到了这兒，誰都会同意一切夸张的描写，例如罗却·比泰①的貢哥拉体文章②，勃克尔③的豪言壮語，把这个地域看成地球上的特殊区域，在这里，大自然安置了它最宏大的工厂。的确，从天文、地形和地質三方面的观点来看，很难設想还有什么地方象这里这样有利于

---

① 塞巴斯蒂安·达·罗却·比泰（Sebastião da Rocha Pita）：十七世紀葡萄牙作家，西班牙詩人貢哥拉的摸仿者，著有《葡屬美洲史》（*História da América portuguesa*）。——英譯者注。

② 貢哥拉（Luis de Góngora y Argote）：西班牙十七世紀詩人，他的文体以矫揉造作、講究辞藻見称。

③ 見亨利·托馬斯·勃克尔著《英国文化史导言》（Henry Thomas Buckle: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1872年出版）第二章：自然規律的影响。——英譯者注。

生活的了。

越过了山脉以后，沿着那条光耀的南回归綫，就可以望見无垠的平原向西北伸展；它的皺褶处由一层层平整的粘土質砂岩构成，夹着石灰岩的突出部分，或基性火成岩的岩脉，立刻說明了它的无比肥沃以及这片广大平坦的地区的由来。在这里，大地对人类有一种无可抗拒的吸引力，把他們投在江河的洪流之中；这些河流，从伊瓜苏河到蒂埃德河，形成了一个最原始的水系的网，从海岸向內地奔流，仿佛是从大海发源，为了它們无穷的能力，在富饒的森林深处开辟一条水道。它們輕而易举地冲破这些岩层，形成均匀的河床，沒有低陷的地方，使得直到巴拉那州远处一带的土地形势，呈現出一片波动起伏、无限广大的平原。

同时，从此往东，大自然显現了另一副面貌。这里，从片麻岩层的坚固皺褶中，可以約略看出情况；高原的斜坡或是在芒提克腊阶地上斜降，在此流过巴拉伊巴河，或是断成断岩，环繞着伊泰蒂雅峰为中心的高地，然后带着阿尔卑斯山海滨地带的景色，一路通到米那斯州的中心。可是，进入了米那斯州后，尽管山地面貌杂乱无章，人們却覚得地势漸漸向北下降。如同在圣保罗州和巴拉那州的高地一样，各河的支流以河床的迂迴曲折的特点，暴露了这个看不出来的斜度，这表明了它們为克服群山永久的敌对而作出的努力。格兰德河憑其水流的全力突破了卡那斯特拉山脉；沿着子午綫，并且可以看到展开着的里烏—达斯—維雅斯河和圣佛兰西斯科河的深邃的侵蝕河谷。同时，在巴巴塞那和奥罗—普莱托之間的高地那边，原始的构成消失了，甚至在主要的場所，也是如此，在这块传說中的黃金之地上代之而存在的，是一系列复杂的水晶岩层，并有富饒的矿脉貫穿其間。

构造上的变化，造成了如画风景，比沿海一带更是洋洋大

观。岩石的本質，如在石英岩丘陵沿边，或者在逾越山峰的重迭的石英岩皺褶中所显示，表現出了从奥罗一布兰科和沙巴拉之間的山巒起，到那向东北伸展的金刚石地带止，这些高与埃斯宾亚索山脉相齐的重迭丘陵里随处可以見到的一切特点；至于埃斯宾亚索山脉，尽管埃希維格①使用了这个富于暗示的名称，在这些对景色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台地中間，却并不見得突出。从这里，所有的滔滔溪澗，从杰开丁翁亚河到杜塞河，向东而流，泻成許多小瀑布，或者越过一連串的"河滩"②——这些溪澗流下去灌溉沿阿伊摩累斯山脉脚下的高原上的低沉阶地。向西，那些流向圣佛兰西斯科河集水盆地的水流便停滞下来了；人們經过了被一些湖泊所浸潤，又遭到地下溪流的侵蝕（在这里找得到倫德所发現的史前时期人們的洞穴）的里烏一达斯一維雅斯河有趣的石灰岩构成以后，就会在圣佛兰西斯科河谷注意到土壤的表层构造中有其他显著的轉移层。

事实上，我們发現的那些复盖在花崗岩上的从前的地层，現在依次剝离，被其他由密集的沙岩层組成的較新地层所复盖了。新的地質构造出現了，具有新穎而有趣的現象。这种地层到現在尽管研究不够，但确实是异乎寻常地重要，尤其是在山脉的分布方面。南方最显著的山脉消失不見了，被后来形成的厚厚的构成埋在下面。可是，这片土地却还是高起的，在广闊的平原上伸延着，或者上升而呈山脉的形状，两側峻峭光秃，然而背上却扩展而成为平坦的表面，跟那海岸綫同样长的遥远的鞍背

① 埃希維格（M. C. von Eschewege）：德国探险家，1811年时他曾在巴西旅行。——英譯者注。

② 河滩（travessões）：由沙滩或一連串石头所組成的过河处。——英譯者注。

頂部隐約勾出的地平綫相当高度。普遍的平坦傾向，就这样証实了。因为在內部高地同陷落的太古层的这种偶合之下，米那斯州的山区可以看成为北方高原广大地带的直接延續。

延綿到巴伊亚州边境的格隆—莫古尔山脉，是那种巍峩的山脉状高地的第一种类型，曾經給粗心大意的地理学家带来不少麻煩；相邻的山脉，从最近的奥—卡勃拉尔山到延伸至哥雅斯州的馬泰—达—科达山，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构成的。那些割裂山脉的侵蝕沟，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地質横断面。从由底部往上的垂直面上，可以看到一些岩石，跟沿着地面形成一条綫的岩石正是相同；在底部，花崗岩横脉以零散的小丘的形状，散落在山谷底里；半山坡上的傾斜处，有較新的片岩皺褶；頂上，占优势的砂石层在陡急的山谷里突出在那些皺褶之上，或者成为它們的側面，对于气象工作者的变幻莫測的設計图，是一个最好的随心所欲的媒介。主要的高地并沒有突出的頂峰，不过是广闊的升起的平原，最后突然以陡峭的斜坡告終，显露了傾盆大雨对于可滲透而易割裂的土地所起的显著作用。几百年来，这里下着豪雨，最初形成杂乱的泄水道，向两边奔流，漸漸地就冲出了这些水路，替自己刻出了河床，形成峽谷和陡峭的山谷，直到升起的平原有了悬崖峭壁作为边界。由于物質对于自然所起的作用的抵抗，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結果：在这里，雨水在表面区域給埋沒的岩石的最后碎块有力地勾出了輪廓，以山脊的形式把它們暴露出来，它們的高度很难使人想起許久以前的“巴西喜馬拉雅山”，現在在多少年来的风化下粉碎了。那边，雨水又任意地形成了綫条不正确的巨大紀念碑石①，或者是許多大圓圈的形状，

① 紀念碑石(menhir)：新石器时代的一种直立的高大的石头，大概是为了宗教目的而建立的。

这些圓圈的一块块堆迭的大岩石的安排，使人想起了大剧場淪为废墟后的断垣残壁。还有，分散在各处的悬崖頂部，傾斜地突出在平原之上，使人想起不規則的拱門，这些都是傾圮的古代山岭的宏大穹頂的遺迹。

但是在别的許多地点，这些悬崖都完全消失了。現在所看見的只是一片广大的平原。边緣上的陡坡使它們看来很象悬起的“台地”，沿坡爬上去，就在数百呎之上，看見一片辽闊的区域，四周看去，茫茫无际，好象一片大海。这就是无比美丽的杰拉斯草原区域，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一座給粗野的伐盖罗，或是牧人，所使用的巨大舞台。

讓我們走过这个舞台吧。从阿耳土山繼續前进，这种天然的构成破裂了；走向正北，砂石繼續着，到阿苏鲁亚的砂質高原，一直伸延到使大河①沿岸风景生色不少的砂質构成，扩展到被裂縫隔断的一带丘陵，这些丘陵在波姆—杰苏斯—德—拉帕的奇异的輪廓中显得非常突出；东北方面，由于斜坡受到深入的侵蝕（因为盖拉尔山脉始終是抵御貿易风的屏障，使貿易风凝結而成洪水似的大雨），古代的构成透露到表面，重又显現。山脉出土了。

現在，金刚石区在巴伊亚州出現；这是一个完全同米那斯州一样的区域，可以說是复制品，或者可以說是后者的延长；因为在这里找得到同样的矿物构成，終于突破砂石层，沿着从特隆巴展开的斜坡，以同样杂乱的阿尔卑斯山式形状高高聳起，或者往北，树立在休罗世②的水晶岩构成中，这种水晶岩构成，可以在平行的辛科拉山脉中找到。

---

① 指圣佛兰西斯科河。——英譯者注。

② 休罗世(Huronianos)：是地質史上的一个时期。

然而，从这一点向上，盖拉尔山脉的中心軸变成零碎的，界限不清的了。它断裂了。山脉上密布着横脉和沉降地，从这里向东，巴拉瓜苏河的源头迸跳而出，起着泡沫，滚滚流过一泻而下的瀑布；一长串不整齐的众多的丘陵，在整个辽闊的"康普斯"① 上形成了一片混乱的错杂。这个区域的地势正在經历着一个变化，反映了数千年来大自然在这些傾圮的山脉中施加威力时所引起的猛烈的冲突；高原的斜坡，本来是和緩的，开始显示出相当的参差。这是圣佛兰西斯科河向东迂迴曲折时所显出来的，这是地势起伏发生一般的改变的表示。这个区域到了这里，外貌上更显得低沉崎嶇。沿着較低的阶地，山丘杂乱，东零西散。主脉的最后一个横脉，即伊蒂烏巴山，把两三个不明确的支脉聚在一起，把富尔那、科卡斯和辛科拉等山向北方的延伸融合为一。土地稍稍升起，然后在各方面下降，在北方形成了一道科里廸拉②，向苏勃拉廷諾河的逆流伸展了二百八十哩；这个岩层分成散落的断片，向南扩展，到圣多山之外；向东，它經过盖莱莫波高地下面，在浩大的保罗—阿封索瀑布之中出現。

按照这样一条路綫走的观察者，会把一个区域遺留了，在这个区域里，康普斯的一片曠野同山脉峰岭形成了十分美丽的对照，他来到这个地点时，会惊訝得停住脚步。

进入腹地的通路

現在他来到了通向北方的大陆山脉的一个阶地上。一边，圣佛兰西斯科河在它周围繞成半圓形，拥有两个象限；另一边，

---

① "康普斯"(Campos)：即草原，特指巴西中部草原。

② 科里廸拉(corredeira)：指一条有連續不断的小瀑布的河流。——英譯者注。

是伊泰比古魯—阿苏河，同样向东南蜿蜒，跟原来的方向成一条正綫。还可以看見中間另一条河，几乎平行在以上两条之間，同样显著地向海岸降落，那就是瓦沙—巴里斯河，亦即泰波亚族的“伊拉比兰伽”河，它那經过盖萊莫波城的开头一段，簡直是制图者的梦想。事实是：高原的斜坡被侵蝕得陡削而下，沉入海洋，或落入保罗—阿封索瀑布的逆流，对于正常的水流网不能保持均衡；連綿的大雨連同混乱的泄水系統，使巴伊亚州的这一地方变得特别奇形怪状。

“情况不明的地区”

人們走近这个地方，就会开始明白，这片几乎跟荷兰面积相同的广大土地（緯度9度11分到10度20分，經度4度到3度），为什么直到現在为止，关于它的資料或精确的詳細說明还如此稀少。我們的最好的地图，也不过稍稍带上几笔，指出这里是一个意义深长的空白点，一个注明“情况不明的地区”的脫漏，一幅仅仅描繪出一条成問題的河流或理想中的山脉的草图。

实际上，最深入的移民队伍，經过了南边的伊泰比古魯河，停下来，建了一些小村落——馬沙卡拉、孔貝或波姆—貢塞約——相形之下，圣多山的废墟簡直是一个大都市了。他們經过伊蒂烏巴山脉往西南，順着許多小河的河道，分散到两岸的居民地或稀少的牧場中，目的地就是偏僻的荒野的前哨——烏亚烏亚。在北方和东方，他們就停留在卡宾—格罗索和圣多—安东尼奥—达—格罗里亚之間，圣佛兰西斯科河两岸一带。

在后面这个方向，他們从不越过古老的盖萊莫波城，这是深入这些区域的最远之点；那些从巴伊亚沿海前来探发內地的人潮，往往避开着它。由于某种理由，这些拓荒者在这里仅作短期

的停留，就匆匆而去，不留任何痕迹。沒有人在这里安家落戶。沒有人能够在这里安家落戶。这个奇特的地区，离开古城① 不下一百六十五哩，在我国四百年的历史中是注定要沒沒无聞的。因为，一方面，南方的流浪队伍到了它的边緣停住了，向上看了看伊蒂烏巴山的側面，便取道伯尔南布科州和比烏伊州匆匆向馬拉揚州前进；另一方面，那些从东方来的人，被不可逾越的保罗—阿封索的屏障碰壁，便在巴拉瓜苏河以及它以南的各河之間寻找一条比較行得通的路綫。同时，这两者之間的区域还是进不去，情况未明。甚至那些按后一方向抄捷径走的人，看到这片土地的奇异形状以及其状貌的突然变化，也不得不大吃一惊。

这些富于冒险精神的开发者离开海岸，向西前进，沒走上几哩路，等到富饒的海岸綫的蜃景一旦消失，他們就会覺得热情减低，或者意兴索然。从卡馬撒里起，古代的构成上面复盖着薄薄的第三紀的残迹，同阿拉果英那斯的砂質阶地所复盖的那些石堊盆地互相交替，东边，在英南波貝的灰岩露头中，差不多造成了一个断裂。周围的植物发生了变化，跟这种交替完全相符，就象繪图員繪的图那么正确。森林逐漸稀少，終于完全消失，只有在高地頂上零落长着一些；而这些零落长着的，也愈来愈稀，在光禿的康普斯草原上形成了孤島或岬角；一种特殊的植物——那就是点綴着淡紅鳳梨科植物的糾藤灌木丛——是这广大地区唯一的植物，足以同波亘卡周围生长在白堊层分解而成的肥沃表土（或称"馬沙貝"②）上的茂盛植物相媲美。

从这里向前，瘦瘠的第三紀构成在更古的地层上重新出現了，同时，在以塞令那为中心的整个地带，占着主要的地位。洛

① 指巴伊亚城(Baía)。——英譯者注。

② "馬沙貝"：原名为 massapé。

貝斯山和拉蓋杜山屹然独立，好象是用平滑的圓岩石砌成的不整齐的金字塔；那些随在后面的构成，沿着薩奧德和伊蒂烏巴山脉的两边，一路到維拉—諾瓦—达—let那城和若塞罗城，显出完全相同的輪廓，斜坡破裂，露出山脉被埋沒的骨架。观察者会得到一种印象，觉得他是繞着高原陡急的边緣在行走。实际上，他所走的却是一条有三百年之久的小径，一条有历史意义的小径，腹地上那些粗朴的居民就是沿着这条小径旅行到內地去的。他們一点也沒有把它改变，后来物質文明也沒有把它改变；沿着这条邦德拉队員① 的小路鋪設了現代鉄路。

这条小路，在巴伊亚和若塞罗之間的长达四百哩的一段中，有无数的岔路通向西部和南部，以中間部分向前，到东部和北部，就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了。移民們順着这条路走向比烏伊、伯尔南布科、馬拉搊和巴拉諸州，到了塞令那地方就按照不同的目的地，分道揚鑣了。他們或者前往若塞罗城，或者向右轉弯，取道波姆—貢塞約那条大路，这条路从十七世紀起，就通往圣多—安东尼奥—达—格罗里亚和伯尔南布科了。在这两种情况下，他們总是繞过这个荒凉不祥的地区，設法避开它，免得經历很大的艰难困苦来越过它。

結果，这两条深入的路綫在遙远的地点——若塞罗城和圣多—安东尼奥—达—格罗里亚城——被圣佛兰西斯科河所限，在当日看来，标志着荒野的界限。

到圣多山去的路上

同时，有人如果从蓋伊馬达斯出发往东北，企图穿过这一地

① 邦德拉队員(Bandeirante)：巴西开拓时代邦德拉队(bandeiras)或武装开发者队伍中的成員。——英譯者注。

带，在起初的时候，他会覚得沒有什么值得惊奇。伊泰比古魯河曲曲折折地流着，灌漑着繁茂的植物；杰古里西河岩石累累的沿岸，生长着小树林。平坦的沙地，可以很快地暢行无阻。大路两边是平滑起伏的台地。岩石呈現出水平层板的形状，刚刚穿出表土和上面复盖的薄薄沙层。

可是，过了这些以后，有些地方愈来愈干燥。經过了杰古里西河彼岸一片狹窄的热带草原，人們，用內地居民富有表現力的字眼来說，就"到了荒野"。这里有枝条糾結的灌木，在薄薄的泥土里几乎沒有生什么根；处处有孤零零的仙人掌，默默兀立，使这个地区呈現了沙漠边緣的景象。荒凉的內地的地貌現在开始慢慢地出現，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随便攀登哪一块起伏的高地，就远远望得見，或者能够推測得出，卡汀珈① 的一片干透的灰色，沒有絲毫的变化，衬托着平平淡淡的地平綫，一片凄凉。

在中間一带，是并不那么貧瘠的土地，有些地方花崗岩原封不动地正在发生分解，产生出一些粘土質土块，长着几簇烏魯古里棕櫚②，象一片荒蕪中的小插曲，围住了伊浦 埃拉——或者，按照美丽的土話字源，围住了"死湖"。这些死湖对于旅行者来說，是必須停靠的港口。它們的那些水潭以及名叫"大鍋"的岩穴，給困苦不堪的旅行者带来了唯一的慰借。它們虽然是眞正的綠州，然而常常呈現出忧郁的外貌；它們位于不毛的丘陵之間的洼地里，四周植立着一些光光的、幽灵似的曼达卡魯树③；或者就是鏤刻在那灰蒙蒙的平原之上，上面复盖的单細胞藻类黑

① 卡汀珈(caatinga)：是巴西旱热地带的丛林区域。

② 学名 Attalea excelsa。——英譯者注。

③ 无花果树的一种。——英譯者注。

中带綠，給它們勾划出明显的輪廓。

其中有些死湖，表現出腹地的子孙們曾經努力工作过的迹象。它們的边上，立着光石砌成的粗糙的墙壁，象山坡之間的水閘一样。它們使人想起一个湮沒无聞的原始民族的紀念碑。这些墙壁，是住在这里的不得不跟恶劣气候斗爭的人的公共財产，一般都已經日子悠久。它們給我們描繪了一幅首先到这一带来冒这风险的远征队的图画。它們依旧屹立在那里，永不坍毁；因为內地居民，哪怕他是一个孤单的行人，也一定要在即将坍下的地方砌上一块石头，来撑住这个建筑物。

經过了这些建筑物——跟在突尼斯还見得到的罗馬堤壩有几分相似——以后，我們重又进入干旱的地区，一路走得很快，特別是沿着那些有連綿不絕的，形式和安排都完全相同的小圓丘地带；甚至連走得最快的旅行家，也会感到景象依然如故。始終如一的地平綫衬托着千篇一律的景色，一路前进，地平綫就一路向后退。很少有象康桑松的小居民地那样，有一层寬闊的肥沃表土，周围长着綠色植物。

簡陋不堪的房屋現在出現了；有一些已倒坍成为废墟，有一些已被牧人舍弃；他們被旱灾所吓，离此他往。但是所有这些房屋，看来那么穷困，不过是使景色益加荒凉罢了。

然而，在"基令金加"附近，土地却有了更多的变化。这个小庄园坐落在高高一片花崗岩上，向北可以看到一个不同类型的区域——那里点綴着山谷和高地，远处还有隐隐約約的高峰。圣多山屹立在前，它的形状跟那著名的馬修斯①所指出的那种圓形輪廓恰恰相反，它象一座白中带浅蓝的石英岩大堤，兀立在組

① 馬修斯(C. F. P. von Martius)：十九世紀初叶德国探险家和地理学家。——英譯者注。

成整个底层的大块片麻岩之上。它以一排直綫状的聳立的山峰俯临着向东南伸展的平坦土地。它的庞大躯体，因受那些起着风蝕作用的地层的影响而起了皺褶，象山的大墙中一座紀念性壁垒那样突出地矗立着。它的尾部是一道高高的山脊，这道山脊从坐落山麓的市鎮东北，朝着緯度十三度的方向伸展。它形成了广闊地平綫的焦点。然后，还可以注意的，就是本区的主要特点，在南部和东部虽然减弱了，而在北方的整个象限里，却依然明显。

那座以"大鍋"聞名的庄园，約在十二哩之外，是在这片变形的高地的边緣；人們登上高地，过了庄园，便发覺自己終于到了深受干旱之灾的腹地的中心了。

第一个印象

这是一小片令人难忘的地方。大地的构成条件，是同那些具有巨大雕塑刻削效果的外部因素所起的极大猛力作用相結合的。滂沱大雨是这种旱涝交替的气候的特色，在长期的干旱之后，它突然降落在这些山坡上，把所有松散的风化岩层挾带而去，讓这些残存横脉的古老的地質系統大部分暴露出来：所有的晶質变岩，粗杂的石英岩，以及千枚岩和方解石，錯綜复杂，互相交織，在每一个阶段上粗糙地重新显露，上面只复盖着矮小的植物，形成种种画面，使得这里的景色具有一种抵触的不舒服的模样。

因为，这一切——冲积层在沉降地的淤积，丘陵的剝离，間歇性溪流的河床的迂迴曲折，峪谷的压縮，落叶植物夹杂在矮丛植物的迷宫中那种掙扎生存的状况——这一切說明了，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大地被变幻无常的自然用全部气候条件粗暴地

鞭策，以致遭到了惨重的牺牲。一方面，空气极度干燥，到了夏天，由于夜間散热，暴露在阳光中的岩石頓时丧失其所吸收的热量，使它的温度忽升忽降，因此而一胀一縮，这种胀縮起着分离作用，它就沿着抵抗力最小的平面裂开了。另一方面，突然下降的雨水，停止了干旱的恶性循环，加剧了这些长期反应的作用。

这些对大地起着作用的力量，既进攻它的內部构造，又打击它的表面，在破坏过程中无止无休地进行，在当地所仅有的两个季节中一个接着一个地繼續着。炙热的夏天使岩石瓦解裂开，冬季的傾盆大雨又使它們碎成齏粉。这个过程中，既有平静的化学分解作用，又有风暴所产生的激烈的瓦解作用。这两种过程共同发生作用，相輔而行；依靠其中之一的优势，或者两者的互相結合，它們改变着大自然的面貌。同样的片麻岩的小丘，遭到分裂，变成几何形的平面；这些平面象方形的石块，可以看見它們在不同的地点立着，时时使人发生錯觉，以为置身于一个宏伟古堡的荒凉寂寥的废墟中——这些石块，到后来被东零西散的巨石包围了，这些巨石站在狹小的基础上，极不安稳，以危险的靠不住的角度傾斜着，使它們成为搖晃的栖石①，或成为翻倒的大桌石②；再往远处，它們在石块堆下完全不見，形成一幅完整的"石海"画面，这是非常干燥或非常寒冷的天气所特有的。在周围杂乱的丘陵的边上，即太古的侵蝕的遺迹上，它們的輪廓使人想起古代的冰川，散乱在这里，有的是厚厚的石板，有的是圓石，說明同样的暴力在起着作用。在这些断片中，長石晶体还同石英粘結在一起，給那物理的和机械的效果提供了新的証据；这种效果使岩石碎裂，同时却沒有分解它們的构成元素，超过了化

① 栖石(loggan)：或譯搖石，是地質名詞。

② 桌石(dolmen)：巨石架起的石桌，是古代民族的墓标。

学和气象的因素的緩慢而正常的作用。

这样，在每一个阶段，在每一个方面，都会产生一种极端崎岖的深刻印象。使这个印象多少有所緩和的，是沉降地的出現，这是古湖的原址，現在已經消失在灌木丛生的死湖中，标志着牧人的停留地。可是，这些地方却被箱子形的巨大河床所割裂，河床平时干涸，只在短暂的雨季才注滿了水。它們同撒哈拉沙漠边緣的綠州一模一样，大部分被厚厚的石块层挡住，石块层之間，除了突然的隆起部分外，可以看到細小的溪水在那里琮琮地流。按照一般規律，它們两岸垂直着的，是深蓝色的滑石片岩层，有磨光的皺褶，发出金屬的光澤——在这些岩层上面，还有較不牢固的赭色土壤层，复盖着較广的地区，被不規則地阻断地层表面的石英岩脉所割裂。这些最后构成的地层，也許屬于志留紀，当人們向东北走去时，就会看到它們完全复臥在別的地层上面，呈現出更有規則的輪廓。它們說明了那些上面光滑的台地的成因，台地长着一片有抵抗力的曼加巴树①，一直伸展到盖萊莫波城。

在此以北，这些构成表現了更显著的傾斜。現在这里有了一連串荒凉的丘陵，光滑的斜坡陷落而成沟壑，定期暴发的山洪，挖着它們的基础；丘陵頂上，可以看得見同样的石英岩脉，有的一排一排，有的是分离的片板的形式，因为包藏它們的結晶层分解而显露出来了。

在这腹地白天的粗强的光綫下，这些嵯峨嶙峋的丘陵以十分强烈的光輝照着它們，它們就蒙朧地而又耀眼地閃耀着。

另一方面，迅速的侵蝕作用破坏了岩层的連續性；这些岩

① 曼加巴树(mangaba)：学名 Hancornia speciosae。——英譯者注。

层，在他处又隐沒在灰岩层下面。不过，这些却并不改变景色的一般面貌。灰岩层的块結形状同别的特点很相称。有些地方，它們沿着地面伸展，在起侵蝕的酸性作用的暴雨下，毫无保护，以致变得滿是窟窿，刻着圓洞和深槽，密密麻麻，形式不一，不可胜数，并且互相犬牙交錯，还有又硬又尖的裂片，使人无法行走。

这样，无論走哪一条路，人們总会碰到这些狹长而又嶮峻的凸地，道路如果并不順着干涸的空河床，就总有好几哩路曲折着迂迴其間。观察者无論怎样缺乏經驗，当他离开向南展开的宏伟远景，而在这里見到了大自然在受苦的生动景象，他必定会得到深刻的印象，覚得自己踏上了久已干涸的大海的新升起的海底，这里石化了的坚硬的皺褶，还保持着惊涛駭浪、汹涌澎湃的景象。

地質学家的梦想

这个确是縈繞人心的思想。这种思想和一位略带浪漫主义色彩的博物学家的幻想很相符合；他曾想象，这里在久远以前，在第三紀，可以見到一个海洋的波涛和旋流。因为，尽管資料缺乏，不容許人們来作这种回顧既往的預言，借赫胥黎的优美字眼来說，来作一番刻划得出远古时代这一带所存在的情况的“預言”，但是，我們在这里所总結出的种种特点，却足以补足这个大胆的假定。

足以論証的其他理由是：大地显著的剝蝕；山腹相接处真正水平曲綫状的裂縫的綫状排列；尽头是垂直坡，仿佛悬崖削壁的台地的斜度；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上新世① 动物的遺迹，使“大鍋”成为乳齿象② 的巨大骨洞，充滿着脫开的椎骨，好象生命在

① 上新世是地質年代的一个分期。

② 乳齿象(mastodon)：是一种古生物。

这里突然受到了袭击，被狂暴强力的激变消灭了。

此外，还有一种推定，是以过去所存在过的已知的情况为基础，根据确凿的資料作出来的。弗雷德里克·哈特[1]的研究，在实际上証明了保罗—阿封索瀑布周围地区白垩紀盆地的无可否認的存在；既然用以証明的白垩紀盆地的化石，跟秘魯和墨西哥所見到的相同，并且跟阿加西斯在巴拿馬所发現的屬于同一时代——这种种事实合起来，可以作出一个推論，就是曾經有过一个辽闊的白垩紀海洋，連接着大西洋和太平洋，在南北美洲的边界上波濤滚滚。因此，这个海洋就淹沒着巴西北部諸州的大部分，拍击着高原的上部阶地，那里广大的沉积层显示出一个更古的时代，就是古生代中期。那时候，我們的山脉的最高峰，屹立在巨大的显露在外的島屿上，在一片浩瀚寂靜的海洋上，只有从北面才勉强望得見。

安第斯山还尙未存在，亚馬孙河，即圭亚那的高平原和大陆平原之間的一条寬闊的大水道，使这些区域成为島屿。南边，哥雅斯州的群山——根据盖勃的杰出的推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米那斯州的群山，以及卡尔达斯火山十分活跃的圣保罗高原的一部分，构成了未来大陆的核心。

原来这里发生了一个普遍的上升过程：北面，花崗岩块往上升，在緩慢的繞着一根軸的旋轉中，使得土地普遍連接起来；这根軸，据利雅斯的想象，就在巴巴塞那和玻利維亚的高地之間。同时，在第三紀开始时，发生了安第斯山脉上升这件大事；新的陆地在水面上出現了，亚馬孙水道变成了最长的河流；星散的群島形成群落，由地峽連接起来；海岸綫的主要輪廓勾成了；美洲

---

① 弗德雷里克·哈特（Charles Frederick Hartt）：在亚馬孙地区进行地質探险的摩根远征队（1870—1871年）的队长。——英譯者注。

終于成为一个整体。

于是巴伊亚州北部的遥远土地，以圣多山的石英岩和伊蒂鳥巴山的頂峰为代表，散布在水面上，开始繼續不断地上升，看得見的体积在增加。但是在这緩慢的上升过程中，当那些最近才超出海平面的最高地区布滿着湖沼的时候，这个岬角的整个中間部分却还被淹沒着。一股汹涌的水流，把它紧紧抓住，目前我們沿岸的那股水流，就是它的退化形状。这股洪流长期拍击着它，当全国南部早就已經露出水面，并且呈現目前的形状的时候，它还在拍击它，侵蝕它，粉碎它，挾带着侵蝕下来的东西渦卷西去；这股强有力的水流在巴伊亚的这个角上繼續这样发生作用，直到这个区域按照陆地的一般运动情况，完全現了出来，成为今天这样的一堆杂乱无章的群山之墟。

就是从这一点上，由于土地的地理形势而形成的沙漠气候，开始对这个岬角强烈地抗击；这个岬角却从来沒有过一般沙漠所特有的那种缺乏排水口的洼地。我們不妨相信，这个地区，在这最初的阶段，已經在为生物作准备；地衣不断地侵蝕岩石，使土壤肥沃。有一种植物，具有当地所稀有的抵抗力，頑强地跟恶劣的气候斗爭，把糾結的根到处扎下，从而部分地阻止了山洪把所有侵蝕下来的东西都挾带而走——这种东西逐漸积聚起来，征服荒废的土地，使它的輪廓变得柔和——但是，尽管如此，还是阻挡不住炎热的太阳和强暴的流水在漫漫的长夏中把土壤毁坏。

因此，当我們經过这一部分陌生的內地——实际上是一片沙漠——的时候，无論我們的視綫是局限于山地荒蕪的皺褶，还是在远望茫茫的单調的干燥平原，我們必然会沉重地压着一个忧傷的印象。

二

圣多山山頂

从圣多山山頂，展望这半径三十多哩的地区，看到它山脉的形势，仿佛在看一张地势图一样。还可以看到，这些山脉并不向东伸展，走瓦沙—巴里斯河和依泰比古魯河之間的路綫，而成为这两条河流的 divortium aquarum①，却是繼續向北綿延。

格兰德山脉和阿泰那西奥山脉現在映入眼帘了。起先看得很清楚，一条走向东北，一条走向正北，会合在阿卡魯山，那里涌出了本台古河及其支流的間歇泉水。这样会合之后，它們又联合了卡果巴斯山和洛貝斯山，又一次合并一起，成为康巴奥山的基干，从这里，派生出小卡索蒙古山脉和卡倫比山脉，以及走向西北的开伊潘山巍巍的頂峰。阿拉卡蒂山脉，显着同样的趋向，沿着盖莱莫波台地向西北发展，断断續續地对此方向前进，在科科罗波地方被瓦沙—巴里斯河切断后，折向西方，分成卡那勃拉瓦山和普索—德—西馬山，这两道山脉就是它的延长。这一切山脉，最后形成一条橢圓形的弧綫，南边被一座山，即法維拉山，封住，把卡奴杜斯居民地所在的起伏不平的高地围在中間。从这里向北，山脉又向四处分散，逐漸向圣佛兰西斯科河接連的高原形成斜坡。

这样，当你登上北方，登上刻着帕納伊巴河河床的高地时，高原的这个斜坡就好象折回过来，以許多湍急的小河扰乱了圣

---

① 拉丁文，意为"分水岭"。

佛兰西斯科河和帕泰莫特河汇流处以下的整个流域；这些小河并无定名，甚至在按比例繪制的最詳尽的地图上也不画出来；它們使瓦沙—巴里斯河流动困难，直到它蜿蜒奔向海岸的时候，才在盖莱莫波城把它們摆脱开。

这条瓦沙—巴里斯河，并不同任何其他大河合流，它跟土地的傾斜也不一致。它的小支流，即本台古河和卡累巴斯河，尽管河水間歇地順着草草开成的河床流动，却并不反映出土壤的沉降。它們依靠雨季，时而存在，时而消失。它們实际上不过是些排水沟，由山洪或急流随便开辟；这些山洪或急流，按照邻接地区的地势起伏，也并非往往不跟山脉所决定的一般地势相一致的。这是一些并沒有什么用处的河流。它們忽而涨水，泛滥两岸，重新挖开河床，克服一般傾斜所造成的障碍；它們一連几天向主流滚滚奔去，接着就干涸了，恢复本来那滿是石块废物的曲折壕沟的形状。

瓦沙—巴里斯河本身并无源头，它的河床长着一片青草，可以牧放牲口；如果水流終年不涸，經过使它承担的持續不断的力量，保証它比較稳定，那么它就不会有目前这样的河道了。它在地質因素上所起的作用，是有革命性的。在大部分时間里，它被“切断”了，断裂成为停滞的水潭，或者干涸了，象一条曲折的尘土蒙蒙的长路；但是一到洪汛时节，河水上涨，“塞滿肚子”，把傾泻在斜坡上的洪水拦下来，在二三个星期里就成为一条难看的浊流，接着，正象它那葡萄牙文名字所指出的，“一泻无遺”①，完全干涸，无影无踪；这个名字幸而把本地人給它取的名字換掉了②。它是从伊蒂烏巴山坡上奔流而下的一股山洪，在通过狭

---

① 即 Vasa-Barris(瓦沙—巴里斯)。——英譯者注。

② 即 Irapiranga，意为“朱紅色的蜜”。——原注。

隘的峽谷的时候加强了河流的力量，在两岸之間迅速地滾滾而流，一直流到盖莱莫波城，才被群山围住。

我們已經看到，这些地方的自然生命怎样在这么一个地区受到严酷气候的限制，怎样被压挤在土地上——这土地是不欢迎生命的——这个地区缺乏山脉台地和一望无际的平原的华丽景色，而表現出一种其实是下列这些状况的令人惊訝的庞然杂凑：一片平原，近看却是小丘連綿、窟窿盈野；一些丘陵，同周围的田野相比，仿佛很高，实际上却高出地面不过数十碼；以及一带台地，在上面走过时但見沟壑填平后的那种丑陋混乱。不再有緩慢剝蝕的結果所造成的美丽效果，如斜坡的重塑，地平綫的开宽，以及广大山脉間康普斯草原的无比广袤——这一切，使这成問題的景色会显得瑰丽宏伟，仿佛天地在远方相接，揉和成一个惊人的色彩。

同时，旅行者穿过这个区域时，本来有踏上地震后的废墟的感觉，而現在他攀登上那些离卡奴杜斯最近的斜坡时，却会有一幅意想不到的景色展現在他的眼前。

法維拉山山頂

这一位旅行者所登临的，就是法維拉山山頂，他在此极目远望，周围所有区域便尽入眼底。但他所看到的景色，却跟先前他所預期的完全不同。現在在眼前的是恰恰相反的情景。这里是同样的形状，下面是同样的平原，同样的崎岖不平，复盖在石头累累的沼澤和树叶尽脫的卡汀珈的粗糙外表下……但是这么多粗糙的不齐的綫条互相結合——表明坑洞和岩穴所在的裂縫，标志着悬崖的山沟——給旅行者展开了焕然一新的远景；他这才几乎恍然大悟，为什么那些具有天賦想象的山林人，会相信

"这就是天堂"。

下面的居民地建筑在同样崎岖不平的土地上。但是从这个地方看来，由于距离的間隔，使斜坡显得緩和而平坦，所有不可胜計的小横脉，沿着較低的平面突出着，向四面八方齐一地伸展出去，就使这个地方具有了起伏的大平原的假象。四周群山，形成了一个宏伟的橢圓形。

东北面，是卡那勃拉瓦山簡单而呈弓形的輪廓；附近是更高更陡的普索—德—西馬山；东面是峽谷起伏、横脉四出的科科罗波山；卡倫比山的直綫形山坡在南面；康巴奧山的峰巅趋向西方；北面是輪廓不定的开伊潘山——这一切統統汇合起来，連接起来，漸漸弯轉，形成一个极大的两头連接的弧綫。

观察者从远处，实际是从地平面上，观望这些巍峨的山峰时，会得到愉快印象，宛如站在一个上升的高原上，一个坐落在山頂上的特殊的沙漠。下面沟渠交叉的平原上，細小的四处蜿蜒曲折的小河，几乎辨認不清。

只有一条河显得突出，那就是瓦沙—巴里斯河。可以看得見它蜿蜒曲折地穿过平原。在它一个轉弯的地方，有一片相当大的洼地，四面环山。洼地上复满了一大片数不清的屋頂，那是一大群聚在那里的茅屋。

三

气　候

从以上簡略的介紹，可見得这一带的地質和地形的情况，由于剝蝕所起的作用，变更了这种作用所产生的特殊結果，而且变

更很大，以致不可能說哪一个因素是主要的了。

如果說，一方面，生成条件对于其他条件起着强烈的反应，那么其他条件也反过来加重了生成条件的負担，于是一个相互的影响就这样繼續不息地存在下去。从这种无休无止的冲突中，形成了一个沒有完了的恶性循环，从而产生了当地的各种特点。要把这些特点的表現完全掌握住，这是不可能的。由于国內我們对待这种事物所抱的极端冷淡的态度，就象乞丐吃飽后那样懶得动弹，所以連最普通的直接的观測报告也从来沒有。

科学界还始終沒有一个先鋒，能不辞辛苦，願意在腹地中的这个角落呆上一个足够长的时間，以便作一个确定的研究。封·馬修斯到过这里，他的主要目的是观察那块落在本台古河畔的陨石，这块陨石由于1810年以来佛·摩內和沃拉斯頓的著作，早已在欧洲学术界聞名了。当馬修斯取道經过这片荒野，即他所定名为"desertus austral"① 的地方的时候，他不大注意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生长的茂盛植物——按照他杜撰的拉丁学名，叫做silva horrida②。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后来到这里的人，在暑天的酷热煎逼之下，都象他一样，匆匆而过，赶快离开。因此，腹地中这块經常使人避开的区域，迄今情况不明，可能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間內还是如此。

結果是有了一套模模糊糊的推測。至于我們自己，我們是在炎夏开始的时候經过这一个区域的，因此，季节不对，看到的就只是它最坏的形状。在这里所写的，可能有印象孤立的缺陷，而且由于环境受到战争气氛的扰乱，不能使心境安定下来，就使这个印象更差了。此外，我們用来工作的科学仪器可怜得很，只有

① 拉丁文，意为"南方沙漠"。

② 拉丁文，意为"荒林"。

一只温度表和一只不准确的空盒气压計，它們所提供的表明一定地段內气候变化的資料，根本不能給这种变化多端的气候表达出一个籠統的概念；这种气候，遇到大地表面极小的变化，便会引起变动。例如，圣多山的气候，在初步比較时，就比盖伊馬达斯的气候好得多，跟在北边的两个地方不同，并沒有我們所必然盼望的中間連續性。由于它靠近大山，所以气候稳定，如同靠近大陆本部的沿海区域一样。温度表指出的变化并不显著；天空終年晴朗，完全透明。主要的风向是：冬季东南风，夏季东北风，交替变化，始終如一，別处很少見到。然而它却是孤立的。旅行者离开这里，无論向哪个方向走，一天工夫便离开了它。如果向北走，他就会遇到极其显著的变化。温度增高了；蔚蓝的天空被烏云遮沒；空气不那么純洁；风被那里的一片茫茫曠野所吸引，从四面八方乱刮而来。

同时，气候的剧变在温度表上反映了出来；它的差度，在十月份，中午阴影下达九十五度，早晨却极冷极冷。夏天逐漸过去，这不均衡就愈加厉害。一年中同一时候，达到了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的記录；当干旱达到頂点时，在几小时的过程中，就有极不自然的炙热白天和結冰的夜晚相繼而来。不毛的土地，它所組成的物質中，有放射能力的和有吸收能力的保持着均衡，它既能立时貯藏阳光的热力，又能突然之間把它放掉。在二十四小时內，它被晒得滚烫，又变成冷得結冰。太阳直晒在土地上，土地吸收了阳光，把它在一陣眩目的亮光中反射折射，越来越多。丘陵的頂上，在有沟壑的斜坡下，石英的碎片好象着了火，发出火花般的光芒，顫动閃爍；靠近地面的空气在顫抖，如同爐口一样；它的沸騰，从热空气柱的膨胀中可以看得出来。白天，熾热得无比光亮，烤炙着静寂的景色；树枝上沒有叶子的植物屈

服在炎热之下，重新沉到灾难重重的大自然怀抱之中，在长时間的痙攣之后一动不动。

夜晚突然降临，也沒有黃昏——黑暗从西方朱紅色云块頂端落下——在十分强烈的散热过程中，全部热力都丧失了，这时水銀柱便猛跌下来。

但是也有某种厉害的变化。瀰漫的密云从东北方被赶过来，在夜色降临时飘浮在这片晒焦的沙土上。太阳看不見了，水銀柱却停住不动，甚至好象还有些上升。黑夜很快来了。大地象一个烏黑的太阳，开始发散热气，人們仿佛感到看不見的火花那样很不舒服；但是热气又被烏云全部反射回来了。气压計下降了，好象暴风雨就要来临那样，不自然的悶热叫人透不过气来，所有被吸收的太阳热力此刻都集中在晚間的一个小时之內了。

相反的，明白得很，在夏日干旱发作的那些季节里，这种現象絕不会发生，那时候炎热的白天和寒冷的夜晚的互相交替，增加着居民的痛苦。

刮到这一带来的风，一般总是猛烈的旋风，它們跟那些对大地起作用的自然力量一样，单单缺乏平衡。在刮得最厉害的几个月里，东北风到处留下了經过的痕迹。

另一方面，这种大气的扰乱，一时接連着几个月沒有，于是在赤日炎炎，白光輝耀之下出現了极为宁静的状态，空气一动都不动。一股股看不見的热蒸气升起，把大地上仅有的一些湿气都蒸发殆尽；这种現象持續到相当时候，大气便达到了极为反常的干燥程度，开始了干旱的悲慘序幕。

奇异的湿度計

我們的观察，并不是按照严格的規定来进行的；我們之所以

能够这样进行观察，也无非是由于几种意想不到的古怪的湿度計。

九月底有一次，我們避开了死气沉沉的单調的炮声，和沉重呆板的时断时續的枪声，在卡奴杜斯近郊漫步；在下坡的时候，我們发現一个不規則的圆場，这是許多小丘，繞成圆形，围住了一个山谷。山谷里，小灌木、翠綠的伊科截罗①，丛聚簇生，中間点綴着花朵綺丽的帕瑪托里亚②，使这个地方正象一个被遺弃的古园废迹。一边有一棵孤树，一棵高大的吉沙貝里③，聳立于稀疏的草木之上。

西斜的太阳把长长的树蔭投在平原上，树蔭里，有一个兵士躺着，手臂伸开，脸向着天。他一直这样躺着——已經整整三个月了。

他是在7月18日的突击中陣亡的。摧毁的枪托，抛在一边的軍刀带子和軍帽，以及破碎的制服，都說明他是在跟一个劲敌进行肉搏时被打死的。很显然，他是当头挨了一棒，向后倒下去的，他的額头还留着一个黑色的伤痕。几天以后，有人来掩埋尸体的时候，沒有发現他。因为这个緣故，他沒有同埋在壕沟里；这条壕沟深不滿四分之三碼，战争中陣亡的同伴最后就在这里面又重聚在一起。使他抛弃了家乡，到这么遙远的地方来的命运，对他至少作了最后的一次讓步：沒有讓他杂乱无章、令人心酸地葬在沟里，却把他留在此地，在强烈的太阳、光明的月亮和閃爍

① 伊科截罗(icozeiro)：白花菜科植物（学名 Capparis ico），生长在灌木丛林区。——英譯者注。

② 帕瑪托里亚(palmatoria)：这一名称适用于仙人掌科和仙人掌屬(Opuntia vulgaris) 的任何种植物。——英譯者注。

③ 吉沙貝里 (quixabeira)：赤鉄科树木（学名 Bumelia sartorum）。——英譯者注。

的星星之下，还象三个月以前那样地躺着，两臂伸开，脸向着天。

他的尸体沒有被碰过，只是干縮了一些，别的沒有什么；由于一种木乃伊化的作用，他的面貌的輪廓还保持得相当好，給人一种印象，仿佛一个疲乏的战士，正在这棵降福的树下安逸地睡着午觉。甚至也沒有一条蛆虫——这是使物質腐化的最下流的东西——破坏了他的机构；由于一种无形的干燥作用，他沒有发生任何难看的腐烂現象，便回到生命的熔爐里去了。簡单地說，这里有一件仪器，絕对地、最富于暗示性地显示了大气的极端干燥。

那匹在同一天死去的馬，看来好象是博物館粗制的标本。馬脖子似乎稍稍长了一些，瘦了一些，四条腿干瘪了，尸体僵硬而皺縮。

在进攻卡奴杜斯营地时，有一匹馬出类拔萃，給人印象很深。这匹馬是英勇的汪特萊中尉騎的，中尉陣亡了，和他的坐騎一同倒下。它受了重伤，掙扎着，从小山的陡坡上滑下去，滑到半路上，在岩石中間嵌住了。它掙扎着要站立起来，把前腿牢牢地放在一块石头上。它就这样留在那里，仿佛一只奇异的动物，垂直地挂在山上，似乎要騰跃而起，似乎战馬和僵硬的騎士要向前作最后的一次跳跃。它还在那里，一动不动，栩栩如生，特別是东北方刮来一陣大风，吹动着它那波浪似的长鬃毛的时候。

等到这陣风遇到象小旋风那样旋涡般地上升的气柱，驟然停息时，就会使人更加感覺到这块焦灼土地是干燥到了极点；每一粒砂子都浮在坚硬龟裂的大地上，成为热度的焦点，散发着大地的察覚不到的热焰。

此外，在这个漫长的无风时期，还可以观察到怪异的光学現象。如果太阳好象从法維拉山頂上把光綫垂直着射下来，同时

停滞的大气对周围的自然界施加了静止的魔法，那么，你只要把眼睛轉向远方荒蕪的平原，那里的大地便再也看不清楚了。观察者的被迷惑的目光，受到了热度不匀的空气层的扰乱，好象在透視一个无形的巨大三棱鏡，他不能够再辨清群山的基础，它們好象浮在半空中一样。接着，在卡那勃拉瓦以北一片辽闊的崎岖平原上，他会看到惊人的起伏不平的景象，仿佛波涛在远处澎湃，引起了一种不可思議的錯覚，好象这里就是一片茫茫的色采斑駁的海洋，漫射的光綫落在上面，碰成碎片，然后閃耀着重新向上升起。

四

干旱

卡奴杜斯区域是北部腹地自然地理的索引。它把腹地概括起来，用縮小的比例把它們的主要面貌呈現出来。它就是，换句話說，腹地所共有的中央地带。

事实上，尖端在圣罗加角的半島形弯曲部，可以說是六个州——塞其貝州、阿拉哥阿斯州、伯尔南布科州、巴拉伊巴州、西阿拉州和比烏伊州——內部边界的輻合点，有的跟它相接，有的相距不过数哩。因此，很自然地，这些州的气候变化会表現出一致的强度，尤其是在发生了那种严重的現象的时候，这种現象用一个詞就可以表达出来，这个詞对于本地的人是极大的恐怖，那就是："干旱"。

关于这个題目，恕不进行广泛的研究。在那么一大堆錯綜复杂难以捉摸的因素中，即使是精力最旺盛的人，企图要摸索出

干旱的內在原因来，也遭到了失敗；我們能够做到的，也只是把他們的失敗表之以文字而已。虽然如此，我們还是願意以无可怀疑的数字为根据，把这种冷酷无情的灾害描述一番。

实际情况是，干旱的循环——按照这个詞的严格意义来說，正是如此——从时期的开始到結束，按照节奏进行，非常明显，会使人認为它后面一定有一个自然規律，我們到現在对它还茫无所知。这是議員托馬斯·邦波首先发現的，他画了一张表，足以說明一切；在这张表上，上世紀出現的干旱和本世紀完全类同，因而得出一种假定，認为任何观察得来的微小矛盾，不过是表明观察的缺点，或者是观察結果口头相传中发生的差异。无論怎么样，只要看一看这张表，就会发現反复的巧合，这样，似乎就取消了偶然的因素。

这里，只要引用几个主要的例子：十八世紀1710—11年、1723—27年、1736—37年、1744—45年和1777—78年的干旱，可以跟本世紀1808—09年、1824—25年、1835—37年、1844—45年和1877—79年的干旱相提并論。这种巧合，几乎是沒有变化的重复，好象一个季节蹈着另一季节的足迹而来的，漫长間歇时期的一致，更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巧合；这种間歇时期同样都限制了荒蕪現象的发展。的确，上世紀的主要間歇时期，即三十二年之間（1745—1777年），跟我們这一世紀恰恰相当，尤其值得注意的，便是年份（1845—1877年）也正好相符。

当我們继續进一步研究这张表的时候，看到某些未知事实的严密一貫性，便会发現一种性質固定而絕对的新資料。这样，就会观察到灾害的不大被阻挠的进展中，有一种节奏，其中間隔的时間大約九年到十二年不等，而且一个接着一个，因此对于下次的来临可以作出可靠的預言。

然而，尽管这些直接的結果十分明显，这个可以用最簡单的数学公式表示出来的問題，却始終沒有解决。

关于干旱起源的假定

有一个博物学家，名叫卡巴納馬男爵，他急于想找到这种难得变动的交替作用的原因，不免有些武断地把間隔时期規定为十一年，他想从这种不变周期所特有的地球之外的因素中，找到它遙远的原因。于是他发現，太阳球体上面黑子的出現和消失的規律，是完全类似的。

的确，这些黑子，有些比地球还大，在光芒灿烂的白盘中显着黑色，逐漸按照太阳自轉的形式展現；它們范围的最大和最小之間有一个周期，大約从九年到十二年不等。在很久以前，赫希尔①曾憑他的才智，发現黑子对于地球散发热力的比例有相当的影响，从而发生了无可爭辯的交互作用，并且以一些产生单独效果的几何和物理資料作为旁証。然而，还得把挡住这个大恒星本身輻射的黑子的最小时期，跟遭殃的地球上干旱季节的最高程度进行比較，以便証明前一个时期是否与后一个时期相适应。可是，就在这最有趣味的一点上，这个新提出的理論破产了：原来夏季北部干旱的日子很少同黑子最小的时期吻合。

但是，归根結蒂，这种假定的解释之所以失敗，并不表明以死板的态度把一系列众所周知的情况应用到这个問題上来是枉費心机，仿佛那只推究一种原因的錯誤那样。因为这个問題，由于具体事实中所包含的复杂性，反而跟比較接近的更有力的次要原因关系更深；这些原因，繼續不断地表現出来，从土壤的性

---

① 赫希尔（William Herschel, 1738—1822年）：英国天文学家。

質以至土地的形势，只有当我們进行了一系列广泛的观察，能够說出哪些因素在腹地气候中占着优势之后，才能把这些原因明确地归納起来。

虽然如此，北部各州的恶劣气候，是由一些捉摸不定的杂乱无章的因素造成的，按照尙未明白的一个規律在发生作用，由土地性質所产生的地方性妨碍，以及地理状况所发生的范围极广的反应所决定。因此，气流就使它不平衡，使它发生剧烈的变化了。

一个起好作用的决定性因素，也可能是重要的因素，便是东北季节风，那是由于內地高原吸收空气产生的。这些高原，伸展极广，直到馬托—格罗索州，大家都知道，它們是夏季低气压的所在地。活跃的东北风，在12月到3月这几个月里，受到这些低气压的吸引，向北方海岸吹去，由于大地形态的特殊便利，迅速地吹过荒蕪的平原，平原則由于强烈的散热，提高了它的飽和点，使降雨的可能性减少，并且抵制它，这样，就使它有可能把經过海洋时吸收的湿气原封未动地吹到大陆的深处，吹过大河的发源地。

事实上，細微的差异不提，腹地的山势——东北方的山脉跟吹过的季节风是并行的——能够使风固定方向，助它通行。它并沒有对立的斜坡頂住季节风，圈住它，把它升高，冷却，凝結为雨。

干旱的一个原因，因此就可以在这个区域的地形中找到。北方灾区所缺乏的，便是一条同风向垂直的高峻的山脉，这条山脉，用句生动的話来說，会“起有效的冷却作用”。

有一个显著的自然现象，能够对这个假定有所闡明，那就是干旱往往在两个固定的日期：12月12日和次年3月19日之

間出現的事实，这是塞尔泰納霍人①的經驗所已經肯定的。在这个限度之外，就找不到任何一个干旱消失的例子。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干旱就会終年不幸地延长下去，直到季节重新来到为止。既然这样，那就得記住，正是在这个間歇期間，寬闊的赤道无风带，于赤道两边緩慢地摆动时，达到了那几个州的絕頂，直到它的边緣接触到巴伊亚州的末端，那么我們难道不可以在目前这个例子中把这种現象看作是完成了一条理想山脉的使命嗎？这条理想山脉，从东向西，立即糾正了可悲的山岳形势，屹立着作为季节风的障壁，使季节风停住，并使气流上升，随后冷却，立即凝結为大雨，突然間下在腹地上。

把假定作出这样的解释，唯一的价值是在于指出許多远因怎样对一个問題发生关系，这个問題引起我們两方面的兴趣：其一是由于高度的科学上的重要性，其二則因为它对于我国一个广大地区的发展前途有着更密切的意义。貿易风的影响，到現在一向是不必要地强調的，因此便降到次要的地位；而这个成問題的假定，便多少被腹地居民的直覚加强了；对这些居民来說，持續的东北风——他們很有意思地管它叫"旱风"——意味着他們要經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日子，一段无法可想的日子。

宜人的季节突然到来了。过了两三年之后，就象1877年到1879年，荒蕪的平原遭到强烈的烤炙，这种作用的强烈程度，产生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反作用。大气压力終于降低，各处都如此，而且降到相当程度；热空气的上升气流，形成一道屏障，挡住了那些沿海吹来的气流，并且逐漸扩张，界限愈来愈明显。两种气流互相冲突，发出了猛烈的狂风，接着都往上升，閃电的霹靂从

① 塞尔泰納霍人(sertanejos)：即腹地——塞尔东(sertões)——的居民。

中穿过，几分鐘內密云布滿天空，然后就化为傾盆大雨，泻在干裂的不毛之地上。

那个时候，人們仿佛可以看得見气柱在上升，跟东北风发生猛烈的冲突，引起了这种现象。根据許多目击者的証明，从很大高度降下来的第一批陣雨，从来沒有达到过地面。降到中途，它們便在上升的热空气层中蒸发了，因而又被赶回到云間，重新凝結，再度沉降，变成雨又落下来。当它起初落到地面上的时候，并沒有使地面潮湿，而是仿佛落在灼热的金屬板上那样，蒸发开来，很快又回到空間。接着它們又落下来，迅速地不停地来往不絕，直到最后它們形成了第一批小河，在岩石間潺潺而流，第一批山洪也就从斜坡奔流而下，沿着小山谷在已經涨滿的溪水中冲流，以强大的水势猛然投入大河。这些山洪是渾浊的水流，按照土地的傾斜东奔西流，挾走了那些拔倒的树木的枝叶，在同样的水流中，同样的烏黑、难看的混沌洪流中翻滾、冲撞。

如果这种驟雨繼之以正常的雨水，腹地便会恢复生命，改变面貌。然而，腹地往往被气旋所支配。到时候，土地迅速的泄流，加速的蒸发，又使得腹地荒蕪而干燥。风带着热空气，使湿度的載量加了倍，一天天地不断吸收大地所仅有的一些水分，从而又开始了干旱的不变的循环。

卡汀珈

因为，在腹地的小路上跋涉，比在荒凉的草原上走更使人劳累。在后一种情况下，旅行者至少有辽闊的地平綫和茫茫无际的平原可以看到，得到調剂。

另一方面，卡汀珈却使旅行者透不过气来；它堵住他的視綫，簡直等于打他一个耳光，使他目瞪口呆；又用多刺的枝叶把

他纏住，却沒有任何引人入胜之处，以資补偿。它以棘刺和針叶使他退避；它的椏枝象长矛那样尖利；它在他前面一哩一哩地展开，那副荒凉的光景：无叶的树木、干燥扭曲的树枝，始終不变。这是一个植物的混乱的迷宫，頑强地站着，或者沿地面蜿蜒伸展，仿佛受苦的扭曲的植物正在痛苦地掙扎。

这些植物，甚至并不表現出沙漠地区植物所常有的那种种类减少的現象——矮含羞草屬或参差不齐的大戟屬，长在一片枯萎的草地上。它并不包含許多可以明确区分的植物变种；它的树木，連接着看，好象全部屬于同一个科，只有很少几个屬，几乎限于一个不变的种，只是大小有所不同，形态則完全一样，都带有垂死的植物的同样外貌，实际上沒有树干，只有直接从地面上长出的树枝。在树林里本来是形形色色的植物，由于适应不良环境的苛刻条件的显然結果，到了这里却都象是用同一个模子制成的了。它們經历着一种轉化，而且是在緩慢的变态过程中，趋向于极有限的类型，具备着能发揮最大抵抗能力的屬性。

这是一个严格的規則。生存竞爭在森林中所采取的方式，是不能压制的朝向阳光的傾向；蔓延的有弹性的匍匐植物避开憋气的树蔭，向高处爬去，它們纏住不放的，不是千百年古树的树干，而是太阳的光綫——这一切在这里却都顚倒过来；在这里，一切都更神秘，更新奇，更动人感情。太阳是迫切地要避开，躲讓或斗爭的敌人。躲避太阳，可以說是，就象前面所指出的，把垂死的植物埋葬起来，把干茎掩在土里。但是对大地来說，它却又坚硬又粗糙，斜坡把水排干了，地层的吸收使它貧瘠了，助成了阳光所起的作用；在这两个不利的环境因素中——过热的空气和无情的土壤——最茁壮的植物也显出十分不正常的形状，它們全部盖上了默默地进行着的战斗的烙印。

豆科植物，在别处长得很高，在这里却是矮子。同时，它們扩充叶子的范围，这样增大了空气的接触面，借以吸收散播在空气中的那几种元素。它們的主根因为遇到透不过的亚层土，便萎縮起来，代之以一大片从屬的幼根，簇生在液汁飽滿的小块茎上。叶子的数量增加了，象木片一样坚硬，牢牢地生长在枝尖上，借以减少暴露于阳光下的面积。果子有时象球果那样坚硬，有一层保护的外壳，豆荚的开裂很完全，仿佛有鋼絲弹簧在操縱；这是传播种子的妙法，种子就这样遍散在地上了。它們全部，毫无例外，都具有最芬芳的香味，在寒冷的夜晚起着障壁的作用，防止它們因气温的突然下降而受到損伤，这眞是保护它們的美妙而无形的帐幕。树木就是这样装备起来，来对付残酷的气候的。

腹地上干旱的烧灼有了調节；炎热的空气澄清了；焦干而龟裂的土地变成石头；东北风在荒野中咆哮；卡汀珈象一块破裂的毛布一样，把棘刺的树枝鋪展在大地上。但是这些植物，現在縮减了机能，准备"度过季节"，內在的生命潛伏着，靠着那些在淡季积儲起来的貯藏而生存，尽力熬过这場考驗，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光輝春天中改变面貌。

它們有一些生長在比較合适的土壤里，由于情况十分特殊，因此很成功地逃避了环境的险恶。这是无数的野草般的灌木，成群地簇生着，或者四处孤立地成长着，高不滿一碼，叶子厚实有光；在一片荒蕪之中，这是一种繁茂而討人喜欢的植物。它們就是低矮的欖如树，干燥平原上典型的鷄腰果屬植物，也就是土生的卡朱依树①。这些奇怪的树木的根，如果露出来时，可以发現它达到惊人的深度。这种树是不能連根挖出来的。越挖得

① 鷄腰果屬植物原文为 Anacardia humilis；卡朱依树原名为 cajuy。

深，下降的中軸越增大，直至可以看到它分为二支，繼續深入地下，再合成下面的一根坚强的主干。

这一些并不是根；它們是树枝。这些小灌木，有的四散，有的丛生，有时复盖着广大地区，实际上却是一棵完全生长在地下的大树。这些树，在酷暑的煎迫，烈日的鞭策，豪雨的齧蝕，大风的摧残下，仿佛在同敌对的自然力斗爭中，完全被打垮了，因此就只得这样深入地下，隐蔽不見，只有最高的枝尖带着庄严的叶子露出在地面之上。

别的树木，沒有这种形状，就用另一种方式装备起来。急流的狂旋中冲出来的水，或者傾斜的片岩层間奔流的水，在鳳梨科的佛焰苞① 中保留很长时期，这样就使这些植物复活起来。在盛夏的时候，馬玦比拉树② 的茎可給干渴的山林人当作一杯透明洁净的水。开着艳丽大花的綠薊，野鳳梨，以及生长在密密麻麻的植物丛中的絲草③，都表现出同样的形式，这是专門为了适应这个荒蕪地区的。它們剑状的叶子，跟腹地大多数植物一样，平滑有光，使风所带来的一点点水气便于凝結，这样克服了叶子上闊大蒸发面对植物生命的最大威胁，否则这种蒸发会把幼根所吸收来的湿气都排出去抵銷掉的。

也有些别的植物，以不同的方式装备着另一种具有同等抵抗力的保护机构。印第安无花果和仙人掌，是整个区域土生的，屬于圣伊莱尔所規定的植物之泉的范畴內。它們是沙漠植物的古典型式，比其他植物具有更大的抵抗力，当整棵整棵的树木被

① 佛焰苞(spathe)：植物学名詞。

② 鳳梨科植物之一，在东北部干旱地区极为常見，学名 Bromelia lacinosia。——英譯者注。

③ 絲草：学名 Bromelia fastuosa。——英譯者注。

打在它們身边的雷电所击倒时，它們却沒有受到任何伤害，甚至比以前长得更繁茂。它們适合酷烈的气候，在較温和的气候中反而变得瘦小衰弱；沙漠的炎热环境似乎更能刺激它們肿起的、叶子状的枝子中汁液的流动。

法維拉①，在科学上尙无定名——学者們不知道，尽管沒有文化的人却都熟悉。也許是豆科的一个未来的考德倫屬 (Cauterium)，它的叶子是由伸长的柔毛形的細胞所組成，是凝結、吸收和保卫的奇妙的工具。另一方面，它們的表面，在夜間会冷却到远远低于气温之下，尽管大气干燥，还是会凝結一些露水。另一方面，誰去摸它一摸，却会象摸到一块灼热的金屬片那样，烫到不自然的程度。

同上述的情形相反，在有些还沒有充分具备有利反应的种类中，可以观察到一些手段，非常有趣。在这种情形中，植物轉变成为丛生，在密切的結合中連接起来。它們旣不能孤立地熬过去，便訓練自己，成为有組織的群居。所有云实屬植物和卡汀珈拉②都屬于这一类，在它們所在地方的沙漠植物中占百分之六十。此外还有台地常綠树和管葦；这种管葦是灌木状的空茎的向日性植物，带着白色条紋，开着一簇簇穗状的花，这种植物注定把它的名字給了一个传說最广的市鎮了③。

它們在洪堡的巴西群生植物表④中是找不到的，可能前一

① 法維拉：原文为 favella。

② 卡汀珈拉 (catingueiras)：指生长在卡汀珈中的各种植物。——英譯者注。

③ 即卡奴杜斯(Canudos)：这个名字是从 canudo（蘆葦制成的管子）而来；管葦叫做 canudos de pito。——英譯者注。

④ 指德国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弗里德里克·亨利希·亚历山大·封·洪堡 (Friedrich Heinrich Alexander von Humboldt)，1797 年至 1804 年間，他曾在南美、墨西哥和美国旅行。——英譯者注。

种植物在其他气候中也孤立地生长；但在这里，它們却显然是群生的，它們的根紧紧地交織在地下，形成一个吸收水分和保持泥土不瓦解的网；經过长期努力的結果，它們終于形成了肥沃的土壤，通过糾結难解的組織的毛細現象，使用它們无数的网孔，克服了地层和沙泥的貪得无厌的吸收，就在这里发芽孳长。它們活下去了。的确是得用“活下去”这句話——因为在实际上，植物生命在这种进化形式中表現出来的坚忍，具有更高的意义。

乔斯树

乔斯树① 表現出同样的特性；它們的深綠色的叶子很少脫落，有目的地形成抗衡阳光的强力作用的形状。炙热的月份一年年地过去，极端崎嶇的土地变得十分貧瘠；但是在那些残酷的季节里，太阳光的热度因为干燥脫皮的树枝在大风中猛烈摩擦而引起的自燃而加强了——甚至到那时候，这些树木，和季节的进展不合，超然于四周一片荒蕪的生命之上，树枝常綠，开着花，把灿烂的金黃色花朵撒在沙漠上；这些花，带着灰色的残梗躺在那里，仿佛欢乐的沙漠中的青青綠洲。

可是，在某些季节里，自然的暴力增加到这种程度，以致乔斯树的枝叶都被剝光了。淡水坑的坑底早已埋沒在底下；死湖硬化了的湖底变成了巨大的深坑，露出了古代牛的足迹；在腹地的整区域里，生命陷于停頓。

这样的时候，在这片靜止的景色中，只有仙人掌瘦瘦地站着，它們圓形的根状茎分成一模一样的多角形柱子，象只大烛台那样无比的匀称。当短暂的下午降临到这个荒蕪地区时，它們

① 乔斯树(joazeiro)：屬于 Ramnaceae 科，結的果子叫乔斯果(joaz)。——英譯者注。

在朦朧中显得高大了，闪闪发光的朱紅色大果子在黃昏的暮色中突現出来；它們使人发生幻覚，仿佛一些随便插在土壤里的大蜡烛，散布在平原上，发着亮。它們是这里盛夏时无定性植物的代表。

曼达卡魯树(Cereus jaramacarú)①，长得极高，很少群生，孤立在混乱的植物群落之上，初看見时非常新奇。它們巍然聳立，周围的植物似乎压得低低的，形成了鮮明的对照。人的眼睛，困难地看着迷宫似的扭曲的树枝，看得討厌，便会感到疲劳，轉移开去，看着它那笔直的树干，就会調剂一下。然而，过了一会兒之后，它們变得使人沉悶了，給一切都沾上了不自然的单調的痕迹，因为它們一排接着一排，千篇一律，外表相同，間隔也都相同，在荒漠里分布得极有秩序。

契克契克树 (Cactus peruvianus) 是一种較小的变种，树枝弯曲匍匐，长滿棘刺，开着雪白的花。它們长在灼热的瘦瘠的地方。它們是干燥地区的典型植物。它們喜爱日光烤炙的炎热的花崗岩地层。

在这个連兰花都要避开的环境里，它們有不可分的伴侶，就是附子屬的植物，难看而又畸形的美洛仙人掌②，这种仙人掌的形状是有凹槽的橢圓体，带着棘刺的芽，这些芽輳合在孤独的一朵鮮紅花所形成的頂冠上。它們以不能解釋的方式出現在荒凉的岩石上，由于它的大小、形态以及分散情况，确实給人一种奇怪的印象，仿佛砍下来的血淋淋的脑袋，毫无道理毫无节奏地在那里晃动，模样眞是悲慘。岩石上一条极狹的裂縫，就能使它們把长长的毛状細根深深长入，一直通到下面一个可能有几滴徇

① 曼达卡魯树(mandacarú)：是无花果树的变种。——英譯者注。

② 美洛仙人掌(melocacti)：是仙人掌科中的一屬。——英譯者注。

未蒸发的水分的地方。

这一庞大的植物群落，呈现着这些各种不同的状貌，由高等逐渐退向低等，直至我們遇到它們之中最下等的长着棘刺的匍匐的葵芭①，象苦恼的席草那样散布在大地上；弯弯曲曲的里帕沙莱达②，象綠蛇似的纏繞在树枝上；还有那些脆弱的寄生的仙人掌，带着浅色海綠，为了逃避开貧瘠的土壤，使叶簇得到休息，就用它們的腺毛纏繞在烏魯庫里棕櫚③ 的枝干上。

到处都有其他变种，其中鬼棕櫚④ 是小叶的仙人掌屬植物，象魔鬼般长滿棘刺，显着以它們为生的胭脂虫的鮮艳紅色，边上开着淡紅的花；它們形成了一团团鮮明的色彩，打破了景色的凄凉的肅穆。

天气好时，在这一带荒蕪的地区中漫步，无花无叶的树木中間，就再沒有其他特出的东西了。所有的草木，的确是长得一片混杂，乱成一团。因为这就是“卡亚坦杜瓦”⑤——按照当地的話意来說，就是“苦恼林”，不幸地倒在可怕的棘刺的床上了！攀登任何哪一块高地，极目四望，到处只見一片相同的荒蕪景色：一堆不成样子的植物，生命就要枯竭，在痛苦的痙攣中掙扎。

这就是 silva aestu aphylla（炎热地带的丛林），就是封·馬修斯所謂的“silva horrida”（荒林），在热带自然的明朗的中心暴露出了一个荒凉的眞空地带。現在人們才开始欣賞奧古斯丁·圣伊萊尔的謬論的眞实性：“这里有火辣的阳光，夏季的酷

① 葵芭(quipá)：学名 Opuntia inanoena。——英譯者注。

② 里帕沙莱达(rhipsalide)：仙人掌科中 Rhipsalis 屬植物。——英譯者注。

③ 烏魯庫里棕櫚(urucuri)：学名Attalea excelsa。——英譯者注。

④ 鬼棕櫚：葡萄牙文原名为Palmatorias do inferno。——英譯者注。

⑤ “卡亚坦杜瓦”(caatanduva)：指一片灌木丛林地，比卡汀珈还要荒蕪。——英譯者注。

热，然而却是冬季的一片忧郁。"①

漫漫白昼的猛烈的光綫照射着静寂的大地，并不給它带来絲毫的生气。凌乱地散布在沙漠上的灰石山丘的石英矿脉，发出"班基斯"② 的閃光；麻木的树木干枯的桠枝尖上，悬挂着白色的提兰鳳梨③，好似正在溶化的雪片，給这幅画面添上了一些冰冻的景色，植物就在这冰封的荒野里蟄伏过冬。

暴风雨

但是，到了三月末，每天的下午匆匆而过，沒有黃昏，夜色一下子籠罩下来，那时就第一次可以看見星星，灿烂地閃耀着。

大片的云朵挡住了远方的地平綫，灰蒙蒙的群山的壮严輪廓，使它成为扇形或浮雕的形状。云朵徐徐上升，徐徐在高空上团成大大的黑堆，而下面的平原上，狂风掠过，搖动着弯曲着树上的枝条。

几分鐘后，烏云密布，空中閃过猛烈而来的雷电，一个接連着一个，加强了黑色风暴的印象。强大的雷声轟鳴着，大雨一陣一陣地降在大地上，成为名符其实的暴雨了。

植物的复苏

旅行者漫步回来，非常惊异，沙漠不再看得見了。复盖着宫人草的地面上，他看見的，便是热带植物的胜利的复苏。

---

① 奧古斯丁·弗郎沙瓦·西撒·圣伊莱尔（Augustin François César Saint Hilaire）于1816至1822年間在巴西作了广泛的旅行。1830年，他的《巴西內地旅行記》（*Voyages dans l'intérieur do Brésil*）一書在巴黎出版。——英譯者注。

② 班基斯：原文为 banquises；法文，即冰川。

③ 提兰鳳梨：原名 tillandsia，是鳳梨科的一种。

景色完全变了样。水坑滿是水，水坑边上圓圓的滿倫加树[①]，等不及抽芽长叶，就开了紅得发紫的大花。然而，高大的卡累巴树[②]和巴拉烏那树[③]，却在重新灌滿了水的河边岸上长出叶子来了。脫皮的馬里截罗树[④]，每当和风吹过，便发出沙沙的响声。吉沙貝里树，叶子纖小，果实象有紋瑪瑙，更显得可爱。深綠色的伊科截罗茂盛地长在田野里，长在簇叶搖曳的烏魯古里棕櫚之下。台地常綠植物中开花的灌木，茎部細长柔軟，波动起伏，布滿着平原，或者围繞着丘陵的斜坡，使风景生色不少。恩波拉那树[⑤]以它繁茂的枝叶，使空气充滿芳香。长成环状的恩波树[⑥]，把它无数的树枝伸到高出地面二碼之上，凌駕着这一片复苏的景象，长得旣高，外表也很好看。

恩波树

恩波树是腹地的圣树。它是腹地植物善于适应环境的最好例子；在牧人們瞬息即逝的好日子，或是漫长辛酸的时期里，它始終是忠实的侶伴。也許它曾經一度长得更高，更有生气，但是由于夏天火焰般的烤炙和冬季大雨如注的相繼交替，它便降低到現在这个高度；在这进化的过程中，发生了种种变化，使它具

---

① 滿倫加树(mulungús)：刺桐屬树木，学名 Erythrina mulungú。——英譯者注。

② 卡累巴树(caraíbas)：学名 Simaruba versicolor var. angustifolia。——英譯者注。

③ 巴拉烏那树(baraúnas)：又名 braúna, garaúna, arvore-preta-da-mata, maria-preta-da-mata，是豆科中一种質地坚硬的树木，可用作矿坑支柱、鉄道枕木、机器附件、建筑材料等。——英譯者注。

④ 馬里截罗树(Marizeiros)：学名 Cassia sp。——英譯者注。

⑤ 恩波拉那树(umburanas)：学名 Amburana cearensis。——英譯者注。

⑥ 恩波树(umbú)：商陆科植物，学名Phytolacca dioica。——英譯者注。

有更强的抵抗力，能够不管长期的干旱，在苦难的季节里利用顺当时积贮在根部的丰富活力，来維持生命。

它把这种活力同人們共享。腹地的这一个区域十分貧瘠，甚至連蜡棕櫚①也极为稀少；这种腊棕櫚本来得天独厚，在邻近的地区，一直远至西阿拉州，分布极广；这里要是沒有恩波树，早就荒无人烟了。恩波树对于这里居住的不幸的山林人，正如同莫里西亚树对于雅諾斯②上的居民一样。

恩波树旣能充飢，又能解渴。它向山林人敞开了友好的撫爱的胸怀；它那些弯曲交叉的树枝，好象是专为制造竹子吊床之用。美好的季节到来时，恩波树給他結了一种滋味絕佳的果实，可供制造传統的飲料恩波沙达③。

牛群，即使在草木繁茂的时期，也喜爱它叶子的酸汁。于是它站起身子，把坚实的圆形的簇叶从地面举起，成一完整的平面，跟最高的牛相齐，如同通常委托給經驗丰富的园丁照顧的观賞植物。这种树木被采折后，成为有缺口的巨球形状。在較好的季节里，它們成为腹地的主要植物，如同干旱夏季的忧郁的仙人掌一样。

朱萊瑪树

朱萊瑪树④最为卡波克洛人⑤所喜爱——它的大麻汁，他

---

① 蜡棕櫚：原名 carnaúba，学名 Copernicia cerifera，其蜡可制唱片。——英譯者注。

② 雅諾斯（Llanos）：指哥倫比亚、委內瑞拉一带的內陆草原，与巴西的康普斯相当。

③ 恩波沙达：原名 umbusada。

④ 朱萊瑪树（jurema）：金合欢屬树木，学名 Acacia jurema。——英譯者注。

⑤ 卡波克洛人（caboclos）：原义为"銅色"，这里是指印第安人。——英譯者注。

們特别爱好，兔費供給他們一种宝貴飲料，使他們在长途跋涉之后恢复精神，一下子消除了疲乏，象万灵葯水一样。朱萊瑪树长在树篱之中，这种树篱是用許多小叶子装成的围栅，密不可通。此外，还有馬里截罗树，这是一种神秘的树木，能預示雨水和"綠"季的复临以及"瘦"季[①]的結束。当干旱达到极度时，几滴水珠沿着它們树干的枯萎树皮滲出来，它們就又一次抽叶了。乔斯树就会在萌生林[②]中大放光彩，巴拉烏那树也开出一簇簇的花，阿拉蒂庫树[③]也在溪边生长。但是，恩波树开着雪白的花，长着嫩叶的苞，顏色从淡綠到新芽的鮮紅，在这一片灿烂的景色中，最为鮮艳夺目。

腹地是天堂

現在腹地成为天堂了。

同时，卡汀珈中强壮的动物也活跃起来了。猪獾[④]从潮湿的低地走了出来。粗腿的野猪成群地經过种植园，下巴骨嘎嘎地响。成群的三趾鴕鳥鼓着翅膀，在高高的台地上跑过。啼声凄凉的塞里馬鳥[⑤]和声音顫动的塞里科阿鳥[⑥]，在溪边的低矮

① "綠"(verde)、"瘦"(magrem)：是內地山林人給雨季和旱季起的名字。——原注。

譯为"綠"季和"旱"季，或許是比較貼切的翻譯。——英譯者注。

② 萌生林(copse)：植物学名詞。

③ 阿拉蒂庫树(araticú 或 araticum)：这一名詞应用于番荔枝科(番荔枝)的各种树木。尤其是番荔枝屬、Rollinia屬及其他的十二个屬。——英譯者注。

④ 猪獾(caitetú)：是一种森林猪，学名 Dicotyles torquatus，体躯比野猪(queixada)小，其肉鮮美。——英譯者注。

⑤ 塞里馬鳥(seriemas)：学名 Cariama cristata，是一种长腿的有冠鳥，产在巴西和巴拉圭平原。——英譯者注。

⑥ 塞里科阿鳥(sericoia 或 sericora)：是一种水禽，学名 Aramides cajanea cajanea。——英譯者注。

植物从中歌唱；貘来到这里飲水，迈着难看的步伐，停留一下，順着不变的直綫穿过卡汀珈，沿路損坏了树木。甚至美洲豹，也在杂草中高兴地跳蹦，吓唬着躲在岩洞里的胆怯的穴鼠①，然后埋伏起来，等待着怕羞的公鹿或迷途的公牛。

腹地的早晨

于是，无比美丽的早晨来到了，东方散发的光綫又在刺桐屬植物② 上染上紫色，又在恩波拉那树树皮上蒙上一层紫罗兰色，使紫葳科③ 植物的杂色花簇更为生色。群鳥飞过时，鼓翼沙沙作响，使天空更有生气。奇异的喇叭声传到我們的耳朵里。一群群归巢的美丽白鴿，乱糟糟地四处翻飞，越过天空；人們还听得見成群的馬里太太卡鼠④ 扰扰攘攘的声音。同时，幸福的农民，忘記了已往的患难，哼着喜爱的曲調，赶着一群大腹便便的牛，沿路走来。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一个月、二个月、六个月，大地丰盈的日子消逝了，直至叶子和花朵漸漸开始雕謝，靜靜地，不知不覺地，带着該詛咒的节奏；干旱重新又降临到脫皮的树木的枯枝上了。

---

① 穴鼠(mocos)，学名 Cavia rupestris。——英譯者注。

② 刺桐屬植物(Erythrinas)：包括一百三十多种树木、灌木和草本植物，其中最著名的是珊瑚豆。——英譯者注。

③ 紫葳科：原名为 Bignonias。

④ 馬里太太卡鼠(maritatacas)：是鼬鼠科的食肉动物。——英譯者注。

五

黑格尔未曾提及的地理范畴

現在讓我們把四散的头緒抓起，作一个概括。

黑格尔[①]指出三种地理类型，作为基本要素，連同其他别的要素，对人发生作用，造成了人种的区别。这三种类型是：草原，或广大的干燥平原，长着矮化植物；肥沃溪谷，灌溉充分；以及沿海地带和島屿。

委內瑞拉的雅諾斯，密西西必河河谷西边的薩瓦納[②]，无边无际的邦巴斯[③]，甚至还有伸延到安第斯山脉上的阿塔卡馬沙漠（一条被流动沙丘复盖着的巨大阶地），这一切都严格地屬于第一个类型；因为，虽然夏天漫长，气流强大，水涝突然其来，对生物却还不是完全不相宜的。但是它們幷沒有把人束縛在土地上。那些禾本科和莎草科的基本植物，在雨季中长得蓬蓬勃勃，对于放牧生活，对于一群流浪的牧民，这是一种刺激，他們經常地迅速地在这些平原上移动，經常搭帐篷，拆帐篷，冬季寒潮一来，就分散了。但是它們幷沒有任何引人入胜之处。它們总是这种千篇一律的单調景色，不过色彩方面有所变化：一片沉靜的海洋，沒有波涛，沒有边涯。

这就是沙漠的离心力：它們排斥，它們析离，它們抛散。它們沒有能力使人們在耕地开畦的不解之緣中联結起来。它們是

---

① 見黑格尔著《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英譯者注。

② 薩瓦納(Savannah)：密西西比河两岸稀树干草原。

③ 邦巴斯(Pampas)：南美阿根廷、烏拉圭一带的大草原。

人种隔离的因素，好象山脉和海洋，也好象被强悍的鞑靼部落在无目的的流浪中横加践踏的蒙古草原。

至于我們的这一块北方的腹地，乍看起来同其他区域頗为相似，但在这位德国思想家的方案中，却沒有它的位置。夏天在这里經过，人們会相信它应归在第一类，但是到了冬天，就会感觉到它基本上屬于第二类。它既是貧瘠得可怕，却又是茂盛得惊人。

干旱达到頂点时，它确实是一片沙漠；但是，当干旱并沒有延长到要引起痛苦的迁徙时，可以看到人們憑着他們在丰饒的日子里所积貯起来的儲备力量的帮助，象树木般地在挣扎。在这場剧烈的、无声无息的、可怕地沉默的搏斗中，在这場被高地的寂寥所包封的搏斗中，大自然并沒有把人們抛弃不顧。倒不如說，她在那絕望的时刻，当人們从最后的一个坑里汲取了最后的一滴水时，还在庇护着他們。

雨水到来的时候，我們前面已經說过，大地便开始改变形状，发生奇异的变化，跟过去的荒蕪景象成为明显的对照。干裂的山谷現在变成了河流，荒蕪的丘陵变成了青翠的島屿。草木开着花，盖住了洞穴，掩蔽了山坡和河岸的粗糲綫条，使石堆变成圓圓的山丘，并且也緩和了山腹和毗連的山谷升起跟台地相接处的弧綫。气溫降低了。炎炎赤日的光綫不見了，空气也随着消失了反常的干燥。景色有了新的面貌：大气的明净显露了它最細微的綫条，包括形状和色彩的一切变化。地平綫扩展了，天空沒有了沙漠上空的那种沉重的蓝色，而在大地新展开的生命之上，变得更高更深。因为这个地区是一个肥沃的山谷。这是一个沒有主人的大花园。

接着，这一切都結束了。苦难的日子重又到来；大气憋人；

土壤硬如岩石；草木的枝叶尽脱；在这个时候，夏天接着夏天，沒有雨水的間隔——可怕的干旱便发作了。大自然在这里玩弄着相对的极端来取乐。这些极端因此要求在黑格尔的方案中划出一个特殊的类型，一个最有趣最有意义的介于过份肥沃的山谷和最干燥的草原之間的类型。关于它作为种族差异的因素的重要性，留在后面加以討論，現在且来看看它在土地經济上的意义。

大自然一般并不制造沙漠。它打击沙漠，击退沙漠。但是难以解說的空隙，却时时会在那表明生命极度丰饒的有利天文条件下发生。撒哈拉是沙漠的典型，已成为横貫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間的那片荒蕪地区的通称，这个地区通过埃及和叙利亚，在那里呈現出巨大的非洲盆地的各种面貌，然后繼續延伸到非常炎热的阿拉伯訥季德高原，一直扩展到波斯的培甲本沙地。这一切极不合理，因此大多数的博物学家都認为它的起源是由于某次严重的灾变，即大西洋的侵入，它那澎湃的怒涛，形成势不可挡的渦流，淹沒北非全部，以致变得荒蕪。

洪堡提出的这番解释，不过是作为一个卓越的假定，但却含有很深的意义。占主要地位的中央热力一旦消失，以及南北两边的气候，从不能居住的极地开始，已經稳定，生物就立刻沿着二分綫①开始进化。这一点正是过度繁盛地带的决定因素；其他地区的灌木在这里变成了乔木，只限于两个季节之間变化的气候产生了統一性，对于直接适应环境的簡单有机体的进化是有利的。把地球置于次于其他星球的生物条件之下的黃道交角所造成的天文逆运，在单单一座山从底到頂就綜合了世界各种

① 二分綫：即昼夜平分綫。

气候的若干区域里，却是难得看到的。

同时，热赤道經过这些地带，横断东西两半球的想象界綫。它具有剧烈的偏差，在进程中常被扰乱。它从生物絕迹的例外地点开始，經过的地区有沙漠，也有森林和开花的田野；也就是从使它北移的撒哈拉起，繞过貧瘠的阿拉伯南部，到富庶的印度；然后它順着漫漫长途——一条由荒凉不毛的島屿組成的項圈——經过太平洋，緩慢地向南弯曲，在瑰丽的亚馬孙区域告終。

事实是，大地的形态违反了气候的一般規律。但是，地理只要稍一停止对这些規律的反抗，大自然便馬上进行反击。那时候，可以看到大地在默默地挣扎；这种斗爭的結果回复到历史的循环中——如果从太古以来就观察着它，眞不失为一場轟轟烈烈的斗爭。大地在同敌对力量的抗衡中，变得麻痹了，但依然頑强地坚持着，沒有屈服；它象有机体那样以吸收作用来改变形状，对于迎面撞来的横暴的自然力，始終滿不在乎。

因此，某些大片的洼地，例如澳大利亚，淪为永久不毛之地，而地球上其他地点的沙漠則消灭了。火热的温度本身最后促使这些地区产生了最低气压，招来了雨水；随风吹动的流沙也許长期不使最低等的植物生根，但却又被禾本科植物的小根挡住，逐漸固定下来；无情的土壤和貧瘠的岩石在地衣覚察不出的作用下瓦解，替更纖細的网衣作好准备；最后，被剝露的高原，植物稀疏的雅諾斯和邦巴斯，薩瓦納，以及最坚苦的中亚細亚草原等等，越来越多，反映了一个奇妙变形的連續阶段。

沙漠是怎样造成的

北部腹地，尽管較不貧瘠，但以这个自然标准来衡量，也許

可以認为是退化过程中独一无二的地点。刚才，我們在回顧的想象中，以违反科学的严肃精神的幻景，看見腹地是从一个广大的第三紀大海中升起，成为現在的地理形状的。不过，在这个絕对站不住脚假定之外，有一件事倒是确实的，那就是許多情况的混合，使腹地很难有一个固定的环境，可以有利于更耐苦的植物生长。

我們已經把有一些情况大致描述过了；但是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質因素却被我們忽略了——那便是人。事实是，人不时对大地起着强烈的反作用，尤其我們这些人，在我們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已經成为可怕的沙漠制造者的角色。

这一切都是由于当地不幸传統的結果而开始。土著森林居民經营原始农业时，基本的工具是火。他們用閃长岩做的銳利的特杰①，砍倒树木，把枯枝堆成一堆，然后把燒得噼啪作响的枯枝拋到树干上。他們就在燒剩的树桩附近，辟出一个区域，进行耕作；原来的繁茂森林，变成一片灰烬。到了下一季节，他們重复同一的过程，直到这块土地消耗殆尽，此后旣然不能耕种，便作为卡亚波拉②——即图皮語所謂“絕灭林”——而把它放弃。从此以后，这块土地便这样荒蕪了，原因是，由于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以后在这块焚燒过的土地上生长的植物，总是一种瘦削的灌木，跟原始林的植物完全不同。土人繼續焚燒树木，开垦新的土地，以新的卡亚波拉来扩大荒废地区的范围，然后前往其他地点，再去制造卡亚波拉——这种荒蕪地区的矮化植物，不足以跟自然因素相抗衡；它的范围日益扩大，徒然增加了严酷气候的力量罢了。它們点綴着紅橡树丛，掩沒在杂草之下，現出一

---

① 特杰：原名 dgi，即石斧。

② 卡亚波拉(caapuera)：图皮族印第安語，意即“絕灭林”。——英譯者注。

片不祥的卡亚坦杜死的惨象，看起来更甚于痙攣的遭受天灾的变白的卡汀珈。

接着殖民者来了，也如法炮制。他們专門在我国中部，在沿海狹隘的甘蔗田地带之內，采取全套的放牧制度，就把事情搞得更糟了。从十七世紀开始起，在我們这任意被圈分的腹地里，开辟了广大的土地，作为无界限的公共牧地，一直穿过高地。这些土地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开辟的，那就是自由放火焚烧，沒有任何隔离区域——火势随着一陣陣的东北风，扫蕩了广大的地区。火在进行破坏的时候，同不怕艰苦的山林开拓者結成了同盟，这些先鋒貪吝无比，前来寻找黄金和印第安人。他深入到頑强的植物群中，迷了路；植物群挡住了他的視綫，又把泰波亚人① 的藏匿处和可怕的豹子洞窟以威胁的阴影掩盖住；他就放一把火，把它燒光，以便扩大視野，看得見干淨土地上隐約出现的山岭，作为邦德拉队前进时的烽火。

他頑强地进攻大地，挖开表面，损坏它的狀貌，用耙子使土地貧瘠，用鶴嘴鋤掘得它伤痕斑斑，并使汹涌的山洪成为条条水流在它上面經过，加剧了侵蝕的作用。他到处留下一片凄凉和荒废的卡泰②；这些地方，带着翻上来的泥土的浓烈色彩，在荒野中显出朱紅的光澤，現在永远是貧瘠的了——甚至連最下等的植物也不能繁殖，这种模样，使人想起一个毁成废墟的庞大死城的面貌。

这种野蛮行为，在我国历史的全部过程中，在在皆是。迟至本世紀③ 中叶，根据圣佛兰西斯科河沿岸居民地中年龄最大的

① 泰波亚（Tapuia）：巴西的印第安人。——英譯者注。

② 卡泰（catas）：露天采矿后荒废的土地。——英譯者注。

③ 指十九世紀。——英譯者注。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这里留下了历史发展的最精彩的記录。

他們恰当地看出这一地区症結之所在；它的貧瘠并不完全是由于雨量稀少，而是由于本区地形特殊，以致降下的雨水分配不当。他們便着手予以改正。他們看見这里的傾盆大雨在某些季节极其猛烈，雨水量比其他土地肥沃的国家还高，但正象我国的腹地一样，不但无用，而且有害。这种大雨，降在无遮无蔽的大地上，把在硬化的土壤里还沒有扎实的植物連根拔起；几星期內，溪流泛濫，淹沒平原，接着又沿斜坡向北向东宣泄，注入地中海，消失无踪，使得土地經过了一段短短的更生时期以后，变得比从前更加荒蕪更加貧瘠。于是南方的沙漠似乎向前发展，統制全局，把前面抵抗不住强大西蒙风① 的一切一扫而空。

罗馬人把沙漠推向后去。他們筑壩拦住溪流，控制洪流，結果，荒凉的环境頑强地斗爭，失敗了，最后終于被迫讓步，被一个堤壩系統所征服。他們避不采用最困难的系統灌溉办法，而成功地强迫雨水在一个較长期間留在地上。山沟改做了积水的池沼，分隔而成为水庫，四周砌着围墻，拦断山谷；干河床現在封閉住了，在丘陵之間漲起水来，把以前浪費掉的大量的水蓄积一个很长时期；另外，当泛濫两岸时，水就从旁边的沟渠里流去，流到最近的低地上，分散到整个这一带的排水沟里，浸透了土壤。而且，这一片流水，大量地散布开去，并不聚集在单独一个——大而无用的——吉沙达② 里，因此，受到了蒸发，必然会对气候发生作用，使它好轉。总的說来，突尼斯，这兒一度是腓尼基人驕傲子孙航行的地方，縮小得成为一块沿海地区，住着商人和漂泊的努米底亚人，他們的圓頂帐篷在阳光下白得耀眼，象擱了浅的

① 西蒙风(simoon)：非洲和阿拉伯沙漠上的干热风。

② 吉沙达(Quixadá)：就是湖泊。

小船——突尼斯，現在又变了形状，重新成为古代农业的标准土地。它是意大利的谷仓，差不多供应了罗馬人需要的全部小麦。

法国人在今天也大部分采用了这个办法，但是沒有必要建立紀念性的花錢的墙了。他們在地点最方便的干河床里，用泥土石块筑起壩墙，形如栅栏；在两岸，整个邻近的一片高地上，建筑灌溉用的沟渠系統，形成周围农村的水利网。汹涌的流水就这样被拦住了，停滞不动，因此，它就集合不起那股狂瀾的力量，最后終于通过千百个活門，分布到沟渠网里。这个历史性的区域摆脫了穆斯林时代的冷漠，改变形状，重新呈現了古代的形状。法国人利用了千百年来长期衰微的丰富的罗馬文化遺产。

现在看一看北部腹地的測高地图，就可以知这里能够采用同样的办法，会有同样肯定的結果。

这个想法并不新鮮。很久以前，里約理工研究院在1877年举行那可紀念的会議时，有才能的議員鮑累帕萊·罗昂已經提了出来，可能是由于刚才我們考虑到的类推法引起来的。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从經驗丰富的卡帕尼馬到才智卓越的安得萊·賴波沙斯①，都參加了討論。討論的結果，决定办一件切实可行、的确有用的事情。这时候，各种各样的建議都提出来了，例如：工程浩大的蓄水池，在山地区域开許多自流井，建筑巨大水庫或大型水槽蓄积洪水；用大壩建筑人工湖，最后，还有造什么庞大的蒸餾器，用来蒸餾大西洋的海水，仿佛要把工程学在严重的問題前面搞得一团混乱！

可是，最簡单的一个办法，却是直接从历史的經驗教訓中得

① 安得萊·賴波沙斯（André Rebouças）：当时著名的黑人工程师。——英譯者注。

来，有最基本的范例可援，代替了这一切；因为，它不但切合实际，而且也是最合乎邏輯的。

大地的积年已久的犧牲

事实上，在对于旱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种种因素之中，必須在相当的范圍內，包括土壤的結构和形态在內。我們所研究的复杂而遙远的原因，不管强烈到什么程度，但是当我們考虑到土地表面的吸收力和发射力，割断土地的地层傾斜；以及地势起伏的庞杂，这一切都助长了夏季的酷热，加剧了山洪所造成的侵蝕时，就可知道它們的影响是很显著的。大地刚脫离了漫长的炎热时期，却立刻遭到突如其来的洪水，保护它的落叶植物，在前一种情况下枯干了，在后一种情况下又被連根拔起，于是沙漠便以其种种特点逐渐侵入，大地做了它的犧牲。

暴风雨消灭了如火如荼的干旱，尽管带来了生命的复苏，却多多少少使这个地区每况愈下。它粗暴地剝蝕，使它在冬季未来前也一直是赤裸裸的；它挖成輪廓粗獷的沟壑；它不停地抽打使它荒蕪；它一刮过，就使大地比太阳晒焦前还要荒蕪。这本日历就这样在深重灾害的交替之中，也可說是在禍患的恶性循环之中，周而复始。

因而，唯一可采取的办法，是改正自然的这些缺点。把那些起源于天文或地理的必然性，非人类的能力所能干涉的对干旱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除外，这些缺点才能接受相当的改变。我們在簡短的历史回顧中指出的办法，本身十分簡单，用不着过多的技术細节。今天法国在毫不改变地照抄，恢复了古人所創造的一种建筑类型。

如果我們在腹地整个区域內，在不断的間隔时期內，精細地

挑选出一些山谷，把它們筑堤围住，那就必然会产生三种结果：（1）土壤的排水連同其不幸的后果会相当减少；（2）在沟渠网内会形成肥沃的边岸耕种区；（3）会产生一种均衡状态，反抗气候的不稳定性，理由是：无数小水庫平均分布，提供一片广大的蒸发面，在一定时期內，自然而然会发生內海一样的調节作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事实。

沒有必要去依靠其他的办法。貯水池、自流井，和数量很少距离很远的湖泊，象吉沙达那样，只有很少地方性的价值。一般說来，它們的目的不外乎緩和干旱最后的結果——渴。因此，在我們北部腹地需要斗爭而予以克服的，便是——沙漠。

在这里，人的牺牲反映着一个更广泛的、更深重的苦难，这个苦难包含着生命普遍的短促。

这是从天地的积年已久的牺牲开始的。

第二章　居　民

一

巴西人种学問題的复杂性

巴西各混血种族的起源，是跟在不同程度上受三个人种因素节制的某些影响密切有关的，这个問題，即使是最有能力的人，在未来很长的时間内也解决不了。現在仅仅是一个輪廓罢了。

同时，在巴西人类学的研究領域里，可以发現一些在我国知識界中大名鼎鼎的人物。对于史前本地种族所进行的研究，都是独到的观察和精辟的分析的范例；这些研究，同阿留申桥①的那些任性建筑者的思想方法相反，因此，亏得它們，看来現在已經完全可以肯定，美洲的种族都是土著种族。

在这个由威廉·倫德在古生物学上的刻苦鑽研而完成的值得注意的研究領域中，还有許多杰出的人物和貢献：例如莫顿；弗雷德里克·哈特和他的聪慧；梅耶所完成的科学机构的全部工作；特拉杰諾·德·莫拉的少有的洞察力；以及其他許多别的

① 有人主张古代阿留申群島是連接在一起的，美洲的人类就是經过它从亚洲迁移过去的。

人物，他們的著作补充了諾特和戈登的著作。这些研究，以概括的而又透彻的方式，說明美洲是一个人类創始的中心，同伟大的中亚細亚人类搖籃完全无关。在这里，从各个种族中自发地兴起了Homo americanus①。

問題的原始阶段就这样弄清楚了。我国的森林居民，不管他們是系出跟“薩姆巴奇斯”②的前哥倫比亚人混血的“拉谷亚—圣泰人”，还是起源于后来和其他族混血而改变了的北方侵入的某个种族——据說图皮人③就是从北方来的，他們在发現时期人数很多——不管他們的来源如何，这些具有突出的人类学特点的森林居民，可以看作是我国正在消失的古代土著种族的类型。

这个当地人种来源的基本問題既已这样闡明，研究工作便集中于說明土著的特殊心理状况，其結果則表現在某些肯定的結論中。我們的目的并不是对此进行广泛的研究。一方面当然是缺乏必要的能力，另外，也会因此离开預定的目标。

其他两个外来的构成因素，还沒有被作为同一研究的題目。一个是具有各种特点的班图黑人，即卡非尔人，到現在为止，一直被我們忽略了。到了最近，才有一位坚持不懈的研究者尼娜·罗特里格斯，对黑人的有趣而先天的宗教感情，进行了一番費力的分析研究④。但是，不管他們代表非洲种族中哪一个移民

① 拉丁文，即美洲人。

② 薩姆巴奇斯(Sambaquis)：指史前期居民地遺址上的介壳堆。——英譯者注。

③ 图皮人(Tupis)：南美印第安人一族。

④ 罗特里格斯的这本著作，是1900年用法文在巴伊亚出版的，書名为《巴伊亚黑人的迷信的精灵崇拜》(*L'Animisme fétichiste des nègres de Bahia*)。——英譯者注。

支派，这些黑人当然带来了干旱蛮荒地区的子孙 Homo afer[1]的主要特性；在他們的那些地区里，自然淘汰的进行过程中，暴力和残酷所起的强大作用，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厉害。

另一个是我們自己这 gens[2]，即葡萄牙族，它使我們和居尔特人的光輝智慧連接上了；它那貴族的因素，虽然来自一个复杂的熔爐，却也是十分突出的。

这样我們就知道了这三个基本的因素，也知道了使它們互有差异的自然环境，尽管很不完全；此外，我們也了解了对这些因素发生有利或不利影响的各种历史条件。但是，考虑到人类学不同类型的混合体具有各种变异和各种中間阶段，考虑到由于不同气候的易变的环境的影响而产生了不协調的和对立的生活条件，它們在物質的和精神的特質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我們可以說我們所能增加的知識十分有限。我們只能把一个复杂公式的各种变化写下来，表示一个重大問題，但是却不可能闡明未知的因素。

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把班图黑人、瓜拉尼印第安人和白人排列起来，用勃罗卡的人类学規律来解释，这显然是不够的。这个規律太抽象、太不灵活了。当我們需要考虑的是与历史的变化以及气候有密切关系的三个不同因素，而不是假定的两元結合时，这个規律就不能告訴我們什么条件可以緩和人数較多或較强的种族的影响，什么理由可以消除和减輕这种影响。勃罗卡的規律只可能在我們探求眞理中給我們指出一个方向，如此而已。象一切的規律一样，客观資料的重压使它改变了。但是，即使有人由于极端缺乏有鍛炼的头脑，企图应用它，完全不顧这种

① 拉丁文，即非洲人。

② 拉丁文，即种族。

資料，它也一点不能把問題簡化。

这是很容易証明的。我們且把那些破坏平衡的无数因素放在一边，来考虑一下我們种族的三个构成因素本身，以及它們原封不动的特殊能力。

我們立即可以看到，即使在这个有利的假定之下，这些因素也不能以直接融合的形式产生出两元結合中內在的单独产物来；在这种融合中，构成的特点或是并列，或是总括，聚合而成一个中間类型。相反的，不可避免的三元結合，在最簡单的情况下，也会造成另外三种两元結合。原始的因素沒有总括起来，也沒有联結起来，它們繁衍着，产生出同样数目的分支，这些分支代替了它們，在混乱的种族交叉中一个也沒有减少；这种种族交叉，我們可以举出莫拉托人、馬墨洛科人或庫里包加人，以及卡夫索人①，作为最有代表性的产物。这样，这研究的第一步，即使并沒有变得更乱，也因这些反应而有了改变；这些反应表現的不是减少，而是繁衍。对这些分支的研究代替了基本种族的研究；而且当我們一考虑到这些分支又因为不同的血統混合而产生多种多样的現象时，这項工作便显得更加困难了。

巴西人，作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抽象类型，只能在非常复杂的种族混合的結果中产生。从理論上說，巴西人应該是巴尔杜（棕色皮肤的）类型，这是莫拉托人、庫里包加人和卡夫索人繼續不断混合所产生的类型。

---

① 莫拉托人（mulatto）：系黑人和白人的后裔；馬墨洛科人（mameluco）或庫里包加人（couriboca）：系白人和圖皮人的后裔；卡夫索人（cafuso）：系图皮人和黑人的后裔。馬墨洛科人也作为一个总的名称来用，把三种人都包括在內，但一般还是指第二种人而言。——原注。

然而，考虑到各地区不同的历史条件，气候差别对于各构成种族所起的不同反应，国內各地种族混合程度的大小不同，更考慮到有別的民族曾經入侵——在殖民时代是武裝入侵，在現代是移民入境——这一个在过去和現在都不一致的因素，便显然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类型的眞实性是大可怀疑的，如果这一假定不是荒謬的話。

尽管如此，这些簡单的叙述却足以說明人类学家之間所存在的意見分歧。他們一般地避开对这种复杂情况进行研究的繁重工作，而偏重在人种能力的重要性上。現在，我們旣然不否認这些因素所起的沉重影响，那么我国对于它們的重視也未免过分，以致引起了一片半科学的胡言乱語，有的逾越常規，有的大胆假設，有的完全空想。我們有些作家似乎过于主观，近来他們在对待这样严肃的事情时却夸夸其談，对問題的重要性說来，实在有些不成体統。他們开始便把大部分环境和历史情况提供的客观資料抛諸脑后，然后便去玩弄三个种族的題目，随兴所至，把它們混杂起来融合起来。于是从这种空想的变态化学中产生出一些虛构的沉淀物。

他們有些人开始便以令人怀疑的权威姿态断言自然环境的次要作用，于是首先声称，土著几乎已經完全消灭，非洲人的影响自从废除奴隶貿易以来也已逐漸減退；他們預言白人的最后胜利，因为白人旣强，人数又多；莫拉托人和卡波克洛人的一般趋势便是这一切的表現，莫拉托人越来越不象黑人，而卡波克洛人身上的土著特点也逐漸地在消失。

另一些人的想象更为自由。他們强調土著的影响，树立起經不住批評来輕輕搖撼的幻想——这种幻想并不缺少抑揚頓挫的言詞，原来这些作家是把科学侵入到貢薩尔維斯·狄亚斯①

的詩歌韵律中去了。

还有一些人，倒是脚踏实地的。他們夸大非洲人的影响，認为在許多方面都有一定作用，能够在别的类型被优秀种族吸收时起反作用。于是莫拉托人就产生了，被称为我国人种分支中最有代表性的。

一句話，发表的观点很多，形形色色，而且都令人相当怀疑。

我們認为，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研究的重要范圍局限于探求一个单独的人种类型；而实际上类型却有許多。我們并沒有种族的統一，而且也很可能永远不会有。我們注定在将来要形成一个历史的种族，只要我們的民族生活能够长期保持独立，直到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上面，我們顚倒了事情的自然次序。我們的生物进化，要求社会进化的保証。

我們必須走向文明：我們或者向前迈进，或者便是灭亡。既然确定无疑，我們的选择便很清楚。

很可能，这个問题并不是由于我們祖先血統的混杂而引起来的；但是却由于另一个同样值得考慮的因素而加强了，那便是：广大而变化多端的自然环境，再加上大部分由这种环境产生的各种历史情况。这个題目有必要經过一番考慮。

自然环境的变化

跟有些人認为緯度三十度一带就是炎热国家的說法相反，巴西完全不符合这种情况。从天文的和地理的双重观点来看，这种界限未免夸大。我們国家不但超过了公認的理論的界限，并且还由于地势起伏的自然特点，是在这个区划之外的；这种自

① 貢薩尔維斯·狄亚斯(Gonçalves Dias, 1823—1864年)：巴西著名浪漫主义詩人，爱好自然，带有自然崇拜的色采。——英譯者注。

然特点能够减輕也能够加强气象成分所起的作用，在高原地带造成赤道气候，又在热带造成温和气候。巴西的全部气候，在任何部分，虽然不出一般宇宙規律的广大領域之外，却可能为就近的特殊自然原因所左右。气候本来就是地理条件的生理表現。这样下了定义之后，我們必須得出結論說，巴西，由于它本身的构成，不可能有一致的气候。

最近的气象調查結果——唯一可靠的結果——証明了这种情形。这些結果表明，我国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地带：肯定的热带，从北方各州到南方的巴伊亚州，平均温度为八十八点八度；温带，从圣保罗州到里烏—格兰德州，經过巴拉那州和圣泰—卡泰里納州，介于十五度到二十度的等温綫之間；以及作为中間地带的亚热带，包括从米那斯州到巴拉那州的几个州的中部和北部。

显然，这是三个不同的居住地区。但是，即使在这些多少固定的界限之內，也有一些情况使它們发生变化。我們准备用三言两語很快地把它們指明。

巴西有高大的山脉，它們沿着海岸向东南伸展，成一条垂直綫，这样的形势决定了东部广大地区的基本特征，造成一种有重要意义的气候反常。事实是，这里的气候，完全决定于地理，违反了通常决定它的一般規律。从厄瓜多尔一边的热带开始，气候由緯度决定的天文现象，在起扰乱作用的次要原因前讓步了，因此，反常地由經度来决定。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从巴伊亚州到巴拉伊巴州沿海的一条广闊地带，随着緯度綫向东，比較沿着子午綫向北可以发現更多显著的变化。在后一方向覚察不到的气候和自然特点的区别，在前一方向就很突出。大自然在沿海一带展开了一片不变的茂盛的大森林，一直延綿到遙远的北方地区；因此，一个陌

生人一看，会相信这是一个十分肥沃的地带，范围极广。在另一边，从緯度十三度开始，森林隐藏着一片辽闊的貧瘠土地，一个荒蕪地区，表现出一个温度和湿度記录各趋极端并且互成反比例的地区的一切险恶現象。

只要从沿海任何一个点开始，向西作一次短途旅行，便会发現，魔力消失了，美景幻灭了。大自然穷相毕露：再也沒有大森林和山峰，只有沙漠和洼地；这个地区变成了枯干荒蕪的腹地，溪水时断时溢，荒蕪的平原一望无边，成为这悲惨干旱景色的一个巨大平台。

对比极为显著。相隔不过一百多哩，就是与此恰恰相反的地区，生活的条件也有了同样的差异；仿佛突然置身于沙漠之中一样。

当然，在移民时期的头两个世紀里，越过北部地带向西往內地推进的人的浪潮，在穿过这貧瘠而光禿的卡汀珈的时候，一定遇到比汹涌的海洋和高聳的山峰更为严重的障碍。巴伊亚人沒有能够深入內地中心。——順便一提，他們是在保里斯塔人①之前的——便是有力的証据。

然而，在南部熱带的情况就不是这样。这里，大地的地質皺褶——地形发生的有趣模型——在广大的內地始終沒有变化，产生了同样的有利条件，同样的植物，气候由于高度关系大大好轉，还产生了同样自然特点所有的生气勃勃的景象。

花崗岩山系形成的巨大屏障，垂直地聳立在海面，而靠內面的山坡，却慢慢下降，成为一望无际的起伏平原。它构成了高原的壁立陡峭的斜坡。

在高原上面，景色更加絢丽多采，看不到庞大的崇山峻岭。

① 保里斯塔人（Paulistas）：圣保罗州的居民。——英譯者注。

大地表現出勃克尔所謂“自然界的可駕馭性”，气候相当溫暖，柔和得可以比得上南欧宜人的天气。这里不象北方那样完全受着东南风的控制。从內地高平原吹下来的西北风是主要的因素，就和米那斯和里約两州通过圣保罗直到巴拉那的整个广大的上升土地一样。

我們不过大致这样划分一下，这就足以表明南方和北方有着基本的差别，这两个地区在气象条件、土地形势和內地与沿海之間的变化各方面，都絕对不同。当我們进行更仔細的分析的时候，我們就会发現更能說明問題的特殊情况。因此我們要避免长篇累牍地討論这个題目，只准备談談几个最重要的例子。

在上面，我們已經看到，东南风是調节东海岸气候的主要因素，但是到了南方各州，西北风就起而代之，在极北部則又是东北风了。可是这些风到了高原心脏地带，一遇到西南风，便都吹散了；这陣风好似一股强大的邦巴斯风①，疾冲到了馬托—格罗索州，引起完全不平均的温度变化，使得大陆气候更不稳定，以致中央地区处于极端严酷的条件之下，和上面匆匆叙述过的，大不相同。

的确，可以說大自然在馬托—格罗索州做到了勃克尔的夸张的說法。它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任何地方也不相象。所有狂野的壮丽，所有难于想象的茂盛，以及自然力方面的极度蛮横——这位杰出的思想家在匆匆进行概括的时候，把整个巴西都認为如此了——事实上都出現在这里，并且表現为令人惊叹不置的各种景色。看到这种景色，即使是一个不尙文采的博物学家的冷靜眼光，也会使人感覺到这种异常的气候是足以說明

① 邦巴斯风(pampeiros)：阿根廷草原上的风。这是一种寒冷的、强劲的、干燥的西南风，通常是随着一片明显的、黑压压的乌云同来。——英譯者注。

巴西环境千变万化的最突出的例子。

在对比上說来，任何地方都比不上这里。这个地区的一般状貌是极为安詳的——大地热爱着生命；丰饒的大自然喜气洋洋地贊美着明媚、宁靜的日子；土壤上生长着奇花异草——土地肥沃，四面八方縱横而来的河流灌溉着它。然而这一片宁靜之中却矛盾地孕育着激变的萌芽；它总是以不变的节奏在夏天勃发出来；带着一成不变的預兆，以自然規律的不可抗拒的形势在这里降临。要描写它很困难，但是我們将尽力說一个大概。

当东北方刮来的炎热而潮湿的狂风吹了几天之后，空气靜止不动了——一点风也沒有。接着，"大自然仿佛在极度的恐惧中屈下身来；連树梢也不摇动；森林靜得怕人，好象是坚硬的东西；鳥兒縮在窠里，不再歌唱。"①

然而，仰望天空，却是万里无云！透明的蓝色蒼穹中仍挂着那个太阳，但是黯然无光，好似被蝕了一样。同时，气压緩慢地不停地下降，窒息着一切生物。霎时之間，一片浓密的积云，鑲着銅色的边緣，黑压压地在南方地平綫上飘浮。接着吹来一陣微风，它的速度剧烈增加，变成疾风。不上几分鐘，温度降低，一会兒，强烈的飓风振撼着大地。閃电霍霍，低沉的天空中雷声隆隆，傾盆大雨降落在茫茫的平原上，把横貫平原的不隐定的 divortium aquarum 一冲而光，把河流的发源地合而为一，滚滚不尽的流水淹沒了河床。

这个袭击是突然而至的。灾变随着旋风的疾轉猛然爆发。屋頂掀掉了，古老的卡兰达树② 弯下腰来，格格地响着裂成两

① 見若安·塞凡里亚諾·达·丰塞卡博士著：《环繞巴西的航行》(Dr. João Severiano da Fonseca: *Viagem ao Redor do Brasil*)。——原注。

② 卡兰达树(carandá)：棕榈屬树木，学名 Copernicia australis。——英譯者注。

截；山丘成为小島；平原一片汪洋。

一个小时以后，太阳又洋洋得意地在最清明的天空中照耀着了！活跃的鳥兒在滴着雨水的叶丛里歌唱；微风輕輕地吹着；人們离开了发着抖跑进去避难的处所，在大自然的万象更新之中出来观看暴风雨造成的灾害。树干和树枝有的被閃电劈裂，有的被风吹弯；茅屋倒坍，屋頂扯落在地上；滚滚的浊流把最后一陣雨水泛上两岸；野地里的青草倒伏了，好象一群水牛践踏过一样——这一切可悲的迹象，都使人想起风暴和它那憤怒的摧残。

几天以后，东风又复徐徐吹来；温度开始上升；气压一点一点地下降；普遍不安的感覚繼續不断地增加。这样下去，直到靜止不动的空气落入邦巴斯风的可怕掌握之中，肆虐的风暴又来到了，狂烈的涡旋，从同样阴森的背景中狂暴地一陣陣飞旋而来，重复着原来的圈子，形成灾变的恶性循环。

現在，繼續向北前进，我們便遇到和这些現象相反的巴拉州的气候。其他緯度上的巴西人，即使讀了培茨的著作①，对这种气候也知道得不多。温和适当的清晨，温度七十三度上下，在雨夜之后不期而来；黎明光輝开朗，呈現了意料不到的突变：隔夜还是光秃秃的树木，現在开滿花朵；潮湿的藓沼变成了草地。然后，又来了一个徹底的变化：森林沉寂，半秃的枝椏上挂着枯干的树叶；空气靜止，毫无生气；蓓蕾初开的树枝上已經空无所有，干枯已死的花瓣散落在虚弱无力的、一动不动的、在阴凉里都热到九十五度的大地上。"第二天早晨，太阳在无云的天空升起，

① 指培茨著：《亚馬孙河上的博物学家》(H. W. Bates: *The Naturalists on the River Amazons*)。——英譯者注。

这样完成了一次循环——仅仅在热带的一天中便过了春、冬、秋三季。"①

气候变化經常这样，使人們覺察不到季节的轉变；这些季节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中，仿佛在鐘面上一样，接連着出現，虽然全年的每日平均温度的变化只有一度，或一度多一点。生活就是这样保持着平衡，連續不断。

另一方面，在西部亚馬孙河上游地区，我們又发現一个新的生息环境，具有不同的特点。不用說，这里的边境地方居民不得不經历一个痛苦的过程，才能适应。

这里，在夏季最炎热的时刻，当最后的几陣东风消失在沉悶的空气里的时候，在气候研究工作中，温度表便代替了湿度表。人类生存的痛苦循环，在这一带地方是决定于几条大河的涨落的。这些河流涨水的方式十分特別。亚馬孙河从河底向上猛然一跃，几天之內水面便升高到五十六呎上下。它向四面泛滥，构成一个十分錯綜复杂的池塘和水道网——当地人把它們叫做"弗罗"和"巴拉那馬令"——成为一片激流汇集的內海，海面上出現着長滿綠色植物的島状"伊伽波"②。

河水的上涨使生活停頓了。人們被困在"伊伽拉貝"③之間，面对着沒有能力抗衡的天命，表現出少有的坚忍力量，等待着这个温度很高的矛盾的冬季过去。夏季是落水期。这时居民們便恢复他們原始的活动，只有这些活动才能和这样千变万化

① 見达奈著：《巴西的气候》(Daenert: *O Clima do Brasil*)。——原注。

② 伊伽波(igapós)：是一块块的水上丛莽，原来是完全長滿草木的池沼。——英譯者注。

③ 伊伽拉貝(igarapés)：是通独木舟的小河，两島之間或一島和大陆之間的天然河道。——英譯者注。

的自然环境相适应，任何持久的努力是不可能的。

这样一种环境助长了无可奈何的寄生生活。人們靠吮吸西风尼亚① 的膨大的花杯的液汁来維持生活。

但是，这种奇特而又典型的气候中，还有另外一些反常現象，使它更加恶劣。雨季和旱季的互相交替，好象大地上一条大动脉那样一张一收。这还不够，还有一些别的因素，使得一个不是在这里生长的人不可能眞正服水土。四五月間河水上涨的季节，有很多次在那么平靜、晴朗的白天，从南方刮来寒风，天气突然变得冰冷。这好象从南极吹来的冷风。温度表突然降下許多度，以后的几天中，就一直是一种反常的情况。

貪心的駄貨販子，为了追求利潤，曾經冒险进入这些地区；他們和飽經鍛炼的能够适应气候的印第安人，这时都躲进了不牢固的茅屋，围着柴火取暖。一切工作和其他活动又一次停止了。水淹的广闊荒野，杳无人迹；河里的魚冻死了；寒林里的鳥兒死的死，逃的逃；巢里空洞洞的，甚至野兽也不再出現，都找最深的岩洞去躲避。簡单地說，灿烂炎热阳光照耀下形成的赤道地带一切瑰丽的財富，現在都呈現出一幅极地的荒凉悲慘景象。这就是寒季，或者叫作“弗里亚根”② 时期。

然而，这番草草的概述应該結束了。

北部腹地，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則又出現新的气候，生物現象也不相同。在这里，好的季节和坏的季节同样互相更替，也許用别的形式反映得更生硬。因此，如果我們考虑一下，各种气候現象并不代表特殊例子，它們的发生，从馬托—格罗索州的风暴到北方干旱地区的旋风，一切都带着包含不可违反的自然規

① 西风尼亚(siphonia)：和巴西护謨树同屬植物。——英譯者注。

② “弗里亚根”：原名 friagem；意即寒冷。

律的周期性，那么我們就不会不同意，我国自然环境的可变性是彻底的。

从这里，就产生了有些人在研究我国民族生理学时，把热带气候的特殊作用加以一般化的错誤。无可怀疑，这样一种气候确是可能在整个北方沿海地带以及其相連各州的大部分，远至馬托一格罗索州造成一种 sui generis① 病理。例如，亚馬孙区域的湿热使人感到沉悶和疲倦。它造成发育不全的有机体，这种有机体的十分兴奋的末梢机能的冲动力和中枢机能的迟鈍之間永远缺乏平衡，一切活动都受到影响；智力因热情迸发力量的麻醉作用而衰退；神經支配柔弱无力，同感官的灵敏相反；因血液生成不足而引起的貧血，得不到很好的补偿和恢复。

由此便产生了异常生理的种种特异現象。肺量縮小了，它的排除二氧化碳的职能被肝所代替，生命的过重負担要由肝来承当；冲动时的兴奋和无精打采的情緒，两者經常更替，使有机体受到耗損，缺少精神焕发和血气旺盛的气質的活力或肌肉发达的状态。这种环境中的自然淘汰，是以与大脑中枢机能很大的妥协，在智力和体力的发展最不利的逆行中才做到的，这就必然保証扩张性的本能得到胜利，并且企图达到合乎理想的适应，它的唯一結果便是最高的器官能力，最低的道德坚忍力。在这种情形下，服水土就意味着退化。人的类型在繼續不断的衰退中愈来愈衰弱，它的影响通过遺传，达到完全消灭的程度。象在巴布达島、塔斯馬尼亚島或澳大利亚的英国人那样，亚馬孙地区的葡萄牙人可能逃避种族混杂，但是过了几代以后，他的身体的和精神的特点将大大改变，从他的外貌——皮肤由于热带太阳

① 拉丁文，意即独特的。

的晒射和二氧化碳不彻底排除而变成銅色；到他的气質——由于失去了原来的特性而变弱了；都有了改变。低等种族，也就是粗鲁的野蛮人，控制了他；他們跟环境結成同盟，在同瘧疾、肝炎、消耗体力的热病、夏季的酷热和滋生寒热症的沼澤的无情竞爭中，征服了他，压倒了他，消灭了他。

这种情况在巴西中部的大部分以及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发生。甚至在北部腹地的大部分也是如此，由于干热大部被东北和东南方吹来的强劲的气流抵銷了，造成了其效果較为令人滿意，較为有益和有激发力的情况。

轉回到南方，轉回到从米那斯州北部向东南延伸到里烏—格兰德州的这一片土地上，我們就遇到了他处所不能比拟的良好情况。每年的平均温度在六十二度到六十八度之間，季节較为和諧，交替較为稳定，夏季的雨量分布給春秋两季了，这样对耕作十分有利。冬季到来的时候，气候和欧洲更加相似；寒冷的西南风带来蒙蒙的細雨和迷霧，雪花在玻璃窗上結成花边，溪流全都冻結，田野上蒙了一层白霜。

环境在历史上的反映

我們的历史把这些环境的情况反映得很显著。从一般观点来考虑問題，把非典型的細节的扰乱作用暂时放在一边，我們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情况已經在我們的殖民地时期形成。土地处在封建統治之下，瓜分开来給了受賞的幸运的业主；国内的移民从南北两方面同时进行，两方面的因素都是相同的，母国对这两方面的移民也都表示漠不关心，它的目光仍旧还在看着"神奇的西印度"的最后幻景；就在这个时候，南方和北方的根本分裂开始了。

我們不必在这里討論这两个地区的决定性因素。它們是两部不同的历史，記載着互相对立的活动和趋势。两个社会在形成中，由于相反的命运而彼此疏远，这一个的生活方式和另一个完全不同，双方始終是在一个政府的影响下向前发展。在南方，一些新的趋势正在发展：一个更大規模的分工，更有力地在更艰苦、更杂乱、更講求实际、更富有冒險精神的种族里出現——总之，是一个范圍广大的进步运动。这一切，同北方的动乱的，有时更加輝煌的，但是生产能力一直較低的生活，成为对比；它是分散的沒有联系的領地，被同样的例行事务所束縛，沒有組織而又停滞不前，只是由遙远朝廷的寄食者們担負着有限的职能。

在这里，历史較富有戏剧性，却較少說服力。这里出現了一些英雄，但是他們只是跟周圍平凡的人們比較之下才显得伟大；光輝灿烂的历史，却中断了，沒有一定的目标，三个构成种族各不相干地全部参加在內。

甚至在极盛时期，即在同荷兰人进行斗爭的时期，恩利克·狄亚斯領导的黑人，卡馬良領导的印第安人，維埃拉領导的卢西泰人①，也分設軍营，完全分开②。如果他們在战爭中是分离的，那么在和平时期彼此的距离便更大了。帕尔馬里斯③的悲剧，印第安人的袭击，腹地边界上的冲突，都违反了击退巴塔威人④

---

① 卢西泰人（Lusitanians）：即葡萄牙人的古称。

② 指1644—1654年間，葡萄牙人在伯尔南布科州抵抗荷兰人入侵的战爭。領导者是若安·費南合斯·維埃拉（Joāo Fernandez Vieira），后人称他为"巴西民族的創造者"。——英譯者注。

③ 帕尔馬里斯（Palmares）：十七世紀逃亡的黑人奴隶起义組織的国家——即"基隆波"。——英譯者注。

④ 巴塔威人（Batavians）：即荷兰人的古称。

时签訂的停战协議。

因为沿海地区夹在难以接近的腹地和海洋之間，就有一种趋势，要把旧殖民地时期的安排保留到我們今天，这是由于頑固的和愚蠢的集中，造成了新土地同古老社会的道德內容脱节的反常現象。幸而，猛烈的浪潮从南方冲击过来了。

在南方，环境不是那么不利，服水土是一个較快的过程，新来的人不久便产生了罕有的精力。从土著部落的吸收中，出現了腹地征服者的混血后裔——勇敢的馬墨洛科人。保里斯塔人——这个名字，在历史上的意义，包括里約热內卢、米那斯、圣保罗和南方地区的子孙——現在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型兴起来了，他們好冒险，有反抗精神，爱自由，不愧为大地主宰者的完美典型，他們象叛徒那样摆脫了遙远的統治，抛开了海洋和母国的大战船，同內地共命运，写下了沒有唱出的"邦德拉"史詩。

这一切都充分反映出环境条件的影响。从南方来的殖民者以及从北方来的殖民者在种族上一点差别也沒有。在这两种情况下，却是那使得狄奥古·科埃約失望的同一因素占着优势，就是："这片土地上比瘟疫还要糟……"但是在南方，战胜了頑强的海洋的人們，保持了气質上的活力，并沒有因气候的困人而消竭，反而从大地的力量吸取了新鮮成分，使它改变，并且变得更好。这里的人們覺得自己壮健有为。只要把他們进行罪恶活动的舞台稍稍移动一下，当初繞过非洲航行的那种胆量就可以发揚在神秘的腹地上了。

而且——我們必須提到这一点，即使可能誹謗了我們那些渺小的史料編纂者——山脉使他們不必操心，怕貪心的外国人会把小船駛到海边，叫他們非防范不可。馬尔山笔直地屹立在大西洋边，如同大城堡似的屏风，在我們的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

用。开文狄許和范頓这些人①曾經勇猛地毫无結果地攻打过它的峭壁。新来的人登上高峰，俯瞰周围的平原，就会感到非常安全。他覺得自己置身于不可动搖的城垜上面，可以保护他不受外国侵略者和母国騎士的袭击。山脉弯弯地好象給大陆加上了一道石箍，从人种的和历史的意义来說，是一个孤立的因素。它們抵消了北方的那种对海岸的无法抵御的吸引力；这里的海岸不过是一个由沼澤和礁石构成的狹窄地带，沒有什么引人垂涎的东西；然而，在森林深处却埋藏着不可捉摸的矿藏的神秘魅力，超过一切的艦队。

此外，这些山脉的特殊的地势起伏使它成为最好的冷凝器，把海岸蒸发的水蒸汽凝結起来。沿山坡流下的河流，可以說是发源于大海，河水从海岸向相反的方向滾滾流动，流向內陆，直奔腹地而去。这些河流使新来的人油然产生探险的念头。大地吸引着人，召喚他投到它那丰饒的怀抱里去，以它絕頂的美丽迷惑了他，最后把他毫无抵抗地抓住，投进滔滔的河水中去。

奔流的蒂埃德河便是一个有力的例子，它給征服土地的这种工作指出了方向。在圣佛兰西斯科河、帕納伊巴河、亚馬孙河和东海岸其他一切河流上，要上溯进入內地，人們必須同滾滾的河水与由高原阶地泻下的瀑布搏斗；然而在蒂埃德河，不費划船之力，它便把居民順流送到里烏一格兰德，然后再到巴拉那和帕納伊巴。它是进入米那斯，进入哥雅斯，圣泰一卡泰里納，里烏一格兰德一杜一苏尔，馬托一格罗索各州以至全巴西的要道。沿着这条阻碍最少的路綫，同时也是清楚表現出我們殖民地扩展輪廓的路綫，邦德拉队却沒有发現象北方那样的貧瘠土地，也沒

① 开文狄許和范頓都是十六世紀英国从事劫掠的航海家。

有发現险恶的沙漠所造成的无形障碍来延迟他們的前进。

現在不难指出，这种自然性質的差别，是怎样說明了我国南北两部分，在时势的进展中，特别是在十七世紀的殖民地危机的紧张时期，所发生的异常現象和显明对比。荷兰人的統治，这时集中在伯尔南布科州，但是它的势力从巴伊亚州到馬拉揚州遍及整个东海岸；在随后发生的斗爭期間，曾經发生过几次値得紀念的遭遇战，在这些战斗中，我們的三个构成种族曾經齐心协力，抵抗共同的敌人。相反的，南方的人却完全置身于这一运动之外；他們反抗母国的命令，表示他們和战斗中的同胞毫无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說，他們是和巴塔威人同样危险的敌人。这些南方人是一个奇怪的美斯蒂索①，动輒起义，受着别的傾向的支配，服从另一个命运指导，朝着别一个方向前进，他們坚决地把一切約束他們的上諭和文告都践踏在脚下。他們頑强地反对耶穌会教士，同葡萄牙朝廷展开公开斗爭。至于耶穌会的神父們，他們忘掉了荷兰人，通过罗埃·德·蒙托亚向馬德里求救，又通过狄亚斯·泰涅向罗馬求救；这就表明他們把南方人看作更严重的敌人了。

的确，封·旭貝的軍队在伯尔南布科州建立那苏政府的时候，在圣保罗正打下盖拉的黑暗戏剧的基础。葡萄牙王朝的复兴促成了侵略者全綫的慘敗，使精疲力竭的战士再度集合起来；这时候南方人更加明白地表示他們的命运是不相同的，他們利用这一机会，宣布完全独立自主，成立了他們曇花一現的阿馬杜·波埃諾的政权。

在我們的全部历史中沒有更显明的对比了。这一对比具有

① 美斯蒂索(Mestizos)：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种族。

真正的民族意义，但是在巴伊亚总督的华丽的小朝廷里，却几乎一点也看不到；那里，耶穌会以征服灵魂的特权操縱着一切，用这句道德上的漂亮話来掩盖他們对于当地人民的专制統治。

十七世紀中叶，对比更加显著了。南方人向整个內地伸展，深入到厄瓜多尔最远的边境。直到十八世紀中叶，移民者跟踪着邦德拉队的杂乱的足迹前进。他們一陣一陣地到来，就象自然規律那样不停地运行；的确，这些强力的战士的队伍，这些涌向四面八方的人潮，确实代表着一股广大的潜力，他們踏遍自己国土的每个角落，发現之后再发現，把它矿藏的閃耀胸膛披露开来。

这些开拓者离开了那反映母国沒落的沿海地区，带着一个分崩离析的民族的所有种种罪恶，取道向伯尔南布科和亚馬孙河遙远的地区前进，他們的大无畏精神和克服困难的能力，給人一种印象，好象他們是另一个种族。当野蛮人的袭击威胁着巴伊亚州、伯尔南布科州或巴拉伊巴州的时候，当逃亡奴隶的"基隆波"——反抗的非洲人最后的避难所，在森林里建立起来的时候，南方人，就象帕尔馬里斯那粗犷的史詩告訴我們的，以战胜一切危险的古典英雄，举行巨大屠杀的被选者的姿态，站起来了。

实际情况是，北方人的自然环境沒有能够給他們以同样多的精力。否則的話，从东部和北部来的邦德拉队早就联合起来，打垮土著，土著便消失不見，无影无踪了。但是北方的殖民者在向西和向南进发的时候，碰上了敌对的大自然，就赶忙折回沿海去了；他們不象那些在肥沃的土地上泰然自若的征服者那样有一股胆量，也沒有便于接近的富庶地区的吸引力所鼓舞起来的那种自信。这里的探险是在十六世紀后半期开始的：塞巴斯蒂安·杜林諾在杜塞河，巴斯蒂安·阿尔瓦雷斯在圣佛兰西斯科

河，伽布里尔·索亚雷斯在巴伊亚北部直溯巴拉瓜苏河源头；虽然他們可能是受到貝尔却尔·狄亚斯銀矿的刺激，这些探险却不过是照样模仿“安安盖拉”① 或是一个名叫巴斯却尔·德·阿鲁若的人的做法而已。

北方人夹在沿海的丛林和腹地之間，夹在海洋和沙漠之間，由于气候的作用被牢牢地封鎖着，完全失去了不屈不挠的、在南方全部历史上那么可歌可泣的反抗精神。当然，这样的对比并不是以原始的种族因素为基础的。

以上概述了环境对我国历史的影响，现在讓我們看一看它对我国人种的形成发生了什么影响。

环境在种族形成的最初阶段所起的作用

讓我們回到刚才的題目。我們既然同意环境并不能形成种族，在我們自己的特殊情况下，在我国各个不同部分，环境对于三个基本因素的混合程度却能造成了許許多多不同的情况。由于适应的条件錯綜复杂，它为各个亚族的出現开辟了道路。并且（这在今天是一个不可否認的事实），外界条件甚至对于基础巩固的社会也能发生严重的影响；尽管这社会可能有着优秀文化的传統，經久不断的移民也会使它脫节。有些在其他气候条件下界限分明的种族，在文明环境——恰象这些巨大集合有机体的血浆——的保护之下，确是如此，那么我們对自己这种大不相同的情况，又将怎么說呢？显然，在这种情形下，特点的并列意味着各种傾向的直接移注；而相应的漫长轉化时期，就混合种族的能力来說，是通过一个衰弱时期的；这一切都增加了环境影

① “安安盖拉”（Anhánguera）：大規模的邦德拉探险队。——英譯者注。

响的相对重要性。因此，环境就能够，在人类机体融合的过程中，盖上它自己特点的烙印。我們不想做出太大胆的对比，可是我們可以說，环境对于这些复杂的生物反应，要比对于物質的化学反应起着更强的作用。除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发生影响的热和光之外，还要加上土地形势，气候現象，以及包含在自然界各方面的那种不可否認的存在——神秘的催化力量。

对于我們，我們已經明白，以上这几个因素远远不象人們所說的那样具有一致的强度。历史表明，它們导致了我們各人种屬的不同分布，造成了不同形式的种族混合。

巴西人类学类型这东西，根本是不存在的。

巴西北部的种族形成

那么，讓我們繼續在这曲曲折折的种族迷宮里追逐一个亚族的捉摸不定的幻影，可能是一个瞬息即逝的幻影吧。因为对于我們这些在形成过程中的种族不善于分辨，我們只好把甲貢索人① 的历史很快地概述一下，来談論这个問題。

我們已經知道，巴西北部的种族形成和南部大不相同。主要从自然环境中产生的历史的情况，使得种族的混合一开始便有差异——这种差异一直传到我們現在。从馬拉揚州到巴伊亚州的移民过程，便表明了这些差别。

最早的移民

这是一个緩慢的过程。葡萄牙人来到北部海滨，并沒有象浩浩蕩蕩的移民入境时那样充滿活力，这种移民是大群的侵略

① 甲貢索人（jagunço），作者采用这一名詞，实际上是当作塞尔泰納霍（sertanejo腹地居民）的同义字来用的。——英譯者注。

者，甚至在脱离了本乡本土的时候，也能够把所有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实践中所取得的特質保存下来。他們却是分散的一小队一小队流放的犯人或假冒的殖民者，缺少征服者的那种雄赳赳的气概。东方的幻景还使他們眼花繚乱。巴西是流放的地方，是一个鎮压异教徒和堕落分子——这些人都是当时"不顧死活"的黑暗司法制度的牺牲——的巨大兵營。因此，在很早的时期，少数的移民同辽闊无际的土地和众多的本地居民就形成了显著的对比。1615年，关于修訂西班牙駐法大使和拉·勒瓦尔狄雷所签的停战协定而給弗拉古索·德·阿尔波該克上尉的訓令中，对这方面說得十分清楚。訓令里說："巴西的土地并非无人居住，因为那里有三千以上的葡萄牙人。"

这是指整个巴西——那时已經是发現之后一百多年了。

阿雷斯·德·卡沙尔告訴我們："人口增加得很慢，在塞巴斯蒂安去世的时候(1580年)，唯一的居民地就是伊泰馬拉加島，島上居民約有二百人，有三个甘蔗种植园。"

几年以后，当巴伊亚州的居民多了一些的时候，欧洲人和其他两个种族之間的不平衡比例依然存在，形成了完全的数学級数。据費南·卡廷①說，当时共有两千白人，四千黑人和六千印第安人。很显然，土著因素在很长的一段时間里是占主要地位的。因此，最初相互通婚，影响一定很大。

此外，新从外面到这些地区来的人，是屬于适合大規模种族混杂的类型的。他們有的是无家无业，习惯軍营生活的軍人，有的是流放的犯人和堕落的冒险家，他們都被巴魯斯的名言："ultra

① 費南·卡廷(Fernão Cardim)：十六世紀耶穌会传教士，他的信件中有关于他在巴伊亚、伯尔南布科、圣保罗和里約热内卢等地旅行的記載，是民俗学和人种学的丰富資料。——英譯者注。

aequinoctialem non peccavi"[1] 引导而来。最初娶好几个卡波克洛妇女[2]，后来堕落到公开的荒淫无耻，就連教士們也不干淨。諾勃莱伽神父[3]在他写給国王的那封有名的信里(1549年)，明白地肯定了这个事实；他实事求是地描写了风俗的敗坏；他說，这个国家的內地充滿了基督徒的后代，他們按照异教的风俗增加着，繁殖着。他認为最好是把孤兒們送来，甚至把"有过錯的妇女也送来，土地这样广大富饒，她們都会找到丈夫"。如此說来，欧洲人和印第安人最初的大量混合，是在这最初时期发生的。卡沙尔說："图平金人是性情优良的异教徒，他們不久受了基督教洗礼，嫁給欧洲人；国內有許多土生的白人，都有图平金人的血統。"

另一方面，非洲人在国境之內虽然为数众多，他們在最初一百年間只起着次要的作用。在許多地方，只能找到很少几个。据我們刚才引用过的那位可靠的叙述者說，在里烏一格兰德一杜一諾特州，他們人数不多，"当地印第安人尽管很凶蛮，人数却早已减少；他們的后裔同欧洲人和非洲人通婚，扩大了白人和棕色人的阶层。"

这句話很有意义。如果在这个题目上沒有什么先入之見，可以断定，北部土著的消失，正如万哈根[4]所相信的，并不是眞

① 拉丁文："赤道的終点很不錯。"

② 卡波克洛妇女(Caboclas)：即印第安妇女。——英譯者注。

③ 諾勃莱伽(Manoel de Nobrega)：著名的十六世紀耶穌会教士。他的著作《巴西信札，1549—1560年》(*Cartas do Brasil*, 1549—1560)，1886年在里約热內卢出版。——英譯者注。

④ 万哈根(Francisco Adolfo Varnhagen, Visconde de Porto Seguro, 1816—1878年)：巴西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有一本著作名为《巴西通史》(*Historia geral do Brasil*)。万哈根以憎恶巴西文明中的印第安成份和贊揚葡萄牙成份聞名；他是殖民地政权的热烈拥护者。——英譯者注。

正被消灭，而是由于接連不斷的杂婚。

此外，我們还知道，地主們巴不得尽量利用这样的通婚來博得土著的好感。这种态度反映了母国的一种本能，1570年到1758年間历次王家詔書中已經表明，尽管"一連串的犹豫和矛盾从未間断"①，对于殖民者方面一意要奴役野蛮人来掠夺財富，却頗有劝阻之意。其中有些詔書，例如1680年所頒布的，王室的保护扩大到甚至賜恩把土地分給异教徒，"連那些已分給他人的未耕土地也在內，因为印第安人旣是土地的自然主人，应該有优先权。"

耶穌会敎士

在这种堅持不懈的同化土著的努力中，耶穌会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在南部虽然被迫妥协，在北部却有无上的权力。这个地区的耶穌会敎士抛开了一切不正当的意图，完成了一个崇高任务。最低限度，他們是掠夺成性的殖民者的敌手。这些永离乡井的人們，把对野蛮进行的倔强顽固的冲突，作为一件与他們有意义的任务。他們做了很多工作。他們是当时唯一受过訓練的人。虽然企图把土著的思想情况提高到一神論的抽象概念，可能是梦想，但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直到本巴尔②恰好出面干預——却也起了把土著吸引到我們历史洪流里的作用。

北部各敎会在从馬拉揚州到巴伊亚州一带的传敎記录中，表明它們在緩慢地努力滲入腹地的心脏，从伊比亚帕巴的山坡到伊蒂烏巴的山坡，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邦德拉队的狂热活动。

---

① 見若安·佛兰西斯科·里斯本(João Francisco Lisboa)所引。——原注。

② 本巴尔(Pombal)：1750—1777年的葡萄牙首相，实行改革，曾下命令宣布印第安人是自由人，答应給他們土地。——英譯者注。

如果說，邦德拉队尽管在所到之处造成混乱，却在新发現的地区广泛散布了三个种族的血液，从而造成了种族的大混合，那么在另一方面，有組織的居民地，也就是使徒們发揮吸引力的中心，則起了統一和联合各土著部落的作用，把它們的小村落合并为市鎮。传教士們經过百年的努力，深入腹地；我們种族中这一因素之得以保留，一部分要归功于他們。有些历史学家，被大批前来的非洲人——这事件从十六世紀末开始，到我們这个时代(1850年)还陆續不断——弄昏了头，認为非洲人在殖民地时代是葡萄牙人最好的同盟者，因此，一般都夸大了他們对于北部腹地居民的形成所起的影响。然而，就这些被征服的和不幸的人們的侵入来說，即使把他們强大的生殖能力和久經非洲烈日考驗的适应环境的特質都考慮在內，他們对于腹地区域是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还是可以爭論的。

无疑的，非洲人和卢西泰人的結合是年代久远的，甚至远在美洲发現之前，因为这种結合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紀，追溯到吉尔·亚納斯和安东·賈薩尔維斯的“阿曾納格人”和“杰洛弗人”①。1530年，里斯本街上的黑人就有一万多，别的地方也是一样。在埃伏拉，黑人的人数超过了白人。有一位同时代人名叫伽尔西亚·德·雷曾德的詩句可以为証：

Vemos no reyno metter,
Tantos captivos crescer,
Irem-se os naturaes,
Que, se assim fôr, serão mais
Elles que nós, a meu ver.②

① “阿曾納格人”(azenegues)和“杰洛弗人”(jalofos)，均当时对黑人的称呼。

② 大意是：“我們看見这么多俘虏带回国来，他們的人数增加得那么快，如果这样下去，照我看，他們将成为本地人，在数目上超过我們。”——英譯者注。

莫拉托人的起源

因此，莫拉托人的起源要到我国以外去探求。同非洲人最早的通婚发生在母国。当然，对我們来說，这种婚姻有过增加的趋势。但是，这个被統治的种族由于当时存在的社会情况，在发展能力方面受到了限制。黑人身强力壮，在压迫下十分順从，沒有印第安人的反抗精神①，因此殖民地生活的整个重担立即落在他們的肩膀上了。他成为負重的牲口，注定要不息地劳动。旧有的法令曾經規定"奴隶与牲口患病或残废后怎样处理"，那个时代的残酷由此可見。此外，有一点是不容爭議的，就是无数进口的奴隶都集中在沿海。广大的黑人居住区在巴伊亚州到馬拉揚州的沿岸，但是并沒有扩展到內地。甚至在爆发公开叛乱，謙卑的黑人聚集在"莫康波"②里，变成了凶猛的"基隆波拉"③的时候，也似乎避免到国家的中心去。有三万"莫康波罗"④的帕尔馬里斯，离开海岸也只有几哩。

沿海地区土地肥沃，使得三个人种因素有两个留了下来，而解除了印第安人的因素。由于广泛种植从馬台拉輸入的甘蔗，使得腹地被大家遺忘了。在荷兰人入侵以前，从里烏一格兰德一杜一諾特州到巴伊亚州，便已經有一百六十处甘蔗种植园。这項开发，規模很大，到后来就急剧发展了。

这样一来，非洲人的因素留在沿海广大的甘蔗种植区，被束

---

① 巴西历史上历次黑人奴隶的英勇起义，可以証明这种說法还值得研究。

② "莫康波"(mocambos)：黑人奴隶逃亡或起义时聚居之地，許多莫康波合成一个政治社会中心，就叫做"基隆波"(quilombo)，如帕尔馬里斯。

③ "基隆波拉"(quilombola)："基隆波"的成員。

④ "莫康波罗"(mocambeiros)：是"莫康波"的居民。

縛在土地上，因此这里的种族混合和內部領地发生的大不相同。在內地，自由的印第安人流浪着，不习惯于苦役，經常反抗，或者經过传教士的頑强工作，勉强呆在居民地里。黑人奴隶制度，作为殖民者自私自利的产物，使神父們不必象在南方那样从事許多体力劳动，可以有更多的时間来传教。至于开拓者自己，到达了他們冒险旅行中这个最后阶段时，他們的战斗意志已經消失了。有一些人，如多明各·塞尔东，結束了他們的冒险生涯，开始追求这时已經在大地产上开辟的大牧場的利潤了。

这样，腹地的杂婚和沿海地带的杂婚便迥然不同。結果，虽然这两种情形中白人的因素相同，但在沿海地带主要的結果是产生了莫拉托人，在腹地，却是庫里包加人。

二

甲貢索人的起源

毫无疑問，在亚热带的巴西——我們不說巴西北部——的腹地人口的形成中，有一个显著的独特迹象。我們簡单地把它描述一下；而且为了不致离題太远，讓我們靠近那个上演卡奴杜斯历史剧的舞台，迅速穿过圣佛兰西斯科河流域；这条河一个历史学家曾叫它作“巴西文明的康庄大道”①。

我們从上面几頁的鳥瞰中已經看到，圣佛兰西斯科河經过的地区性質大不相同。它在发源地就分散开来，向山脉和森林的地带扩展，許多支流形成一个河网，包括半个米那斯州在內。

① 見若安·里倍罗著：《巴西史》(João Ribeiro: *Historia do Brasil*)。——原注。

此后，到了中游，它变得狹窄起来，經过优美壮丽的康普斯—杰拉斯草原地区。到了下游，从若塞罗城往下，夹在两边的山坡中流过，河床崎岖不平，蜿蜒地通向大海；在这里它的支流减少了，差不多全是断断續續的；它被封鎖在一条长达数百哩一直伸展到保罗—阿封索瀑布的科里迪拉当中，向前奔流——就在这里，它穿过了卡汀珈的半沙漠地段。

圣佛兰西斯科河的这三种不同状况，画出了一幅我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图画，这幅图画以平行的形式反映着它的各种不同现象。它平衡了蒂埃德河的影响。蒂埃德河因为河道无比地适合殖民的目的，成为开拓者所选择的道路，主要是为了奴役和摧残野蛮人；而圣佛兰西斯科河，它的发源地基本上是采矿活动的中心，下游是传教士活动的地带，而中游则是牧人最理想的土地，代表着和当时殖民地的社会与經济情况相适应的唯一生活方式。邦德拉队員、耶穌会教士和伐盖罗① 的足迹，同样遍布在它的两岸。

等到将来有一天，积累了更丰富的資料，使我們能够描繪出这个殖民地从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末的生活面貌，那么，很可能，今天完全被遗忘了的伐盖罗，由于他們对我国人民生活的形成所起的影响，就会显著突出，受到应得的重視。他們跟邦德拉队員一样勇敢无畏，跟耶穌会教士一样坚定頑强；并且还具有一种其他二者所缺乏的补充的特質，就是扎根在土壤里。

至于邦德拉队，他們的活动有两个方面，有时候很分明，有时候攪混在一起。有时候他們要的是土地，有时候要的是人。有时候他們寻找黃金，有时候寻找奴隶。但是他們确实做成了一

---

① 伐盖罗(vaqueiro)：北方的牧人。——英譯者注。

件事，就是发現了大块大块的土地——这些土地他們并不耕种，并且很可能，当他們迅速通过乡村和"卡泰"的时候，反而使它变得比原来更荒蕪。他們的历史，直到現在，还象故意含糊地在旅行日志里記載的事情一样，很难看懂，总是以上两种刺激的接連不断的更替和混合，随着那个冒险者的个人性格或冒险計划实际可行的程度大小而定。在这两个动机之間的长期搖摆之中，他們真正的有用的作用，即发現未知，看来似乎是一种附带的事情，是他們想不到的必然的結果。

經过格里茂的探险(1601年)以后，"翡翠山"的騙人的幻景消失了——这个幻景，从十六世紀中叶起，已經誘惑过許多人，如勃魯佐·斯宾諾沙、塞巴斯蒂安·杜林諾、狄亚斯·阿杜尔諾和馬丁·卡伐約，不顧屢次的失敗，到埃斯宾亚索山的山坡来。伽布里尔·索亚雷斯的浪漫主义的想象所美化的那片神仙土地在北部消失以后，十七世紀的大部分便被猎取奴隶的人們的黑暗传說所充斥；这种传說以安东尼奥·拉波索这个残暴的英雄人物为中心。大約在这个时候，神秘的"沙巴拉—布苏"和永远无法到达的"銀矿"的幻象也同样消失了。这些梦想，由于帕埃斯·莱梅的目的不定的探险，发現了格里茂的已有半世紀以上无人走过的道路而得到了新的生命。后来阿尔松在1693年沿着杜林諾和阿杜尔諾的足迹所发現的天然金块，使这些美梦一直存在。最后，这些美梦又因为巴托洛穆·波埃諾在依塔貝拉巴，以及米盖尔·伽尔西亚在里倍良—杜—卡尔摩的发現而更加真了；过去的腹地探险热情又重新燃燒起来了，它从奥罗—普莱托地区輻射出去，現在变得更强烈，更遍及全国。

在这个短短的时期中，从各方面来看，沿海地区沒有发生值得注意的事，除了同巴塔威人的斗爭，以及邦德拉队向高原地区

中心的大批涌流，因而在圣佛兰西斯科河中游开始了一个殖民过程，它的結果到后来才显著。

圣佛兰西斯科河的历史任务

这是一个緩慢的过程。开始时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到莫来亚矿区去的探险队，他們尽管名气不大，却似乎一直达到了兰卡斯特罗的总督轄地，从而为后来陆續不断成群結队的移民开辟了一条道路，通向巴拉米林那边的馬考巴斯高地。由于找不到同海岸成正綫的直接道路——这样一条道路較短，但是由于崇山峻岭的阻隔，和森林的封鎖而不能通行——探险者們便沿圣佛兰西斯科河进入腹地。这条大河給他們提供了两个入口，一个在发源地，另一个在入海口，使南方人会見了北方人；它从一开始便起着統一人种的作用，是联結两个互不了解的社会的巨大的紐带。虽然来自不同的地点，有着同样不同的背景，多明各·塞尔东的保里斯塔人，伽尔西亚·达維拉的巴伊亚人，連同泰巴杰拉人①同盟者的少数队伍，或者甚至从卡林南亚的“阴暗的法森达”出发去鎮压莫尔特河的恩包巴②的馬諾尔·努納斯·維亚那的葡萄牙人——这些新来者，不論他們是誰，也不論他們来自何方，在到达腹地中心以后，就很少回来。

这土地既肥沃，交通又方便，使他們对渴望矿藏的幻想的破灭得到了补偿。地質构造的原有性質形成了地形的整合，高地，即沿海山系的最后横脉和支脉，被广大的台地所錯断。这里的植物，复杂繁多，其中穿插着森林，但不象沿海那样广大而不能

① 泰巴杰拉人（Tabajara）：西阿拉州的印第安人。——英譯者注。

② 恩包巴（emboabas）：殖民地时代靠近采矿地的保里斯塔人后裔給那些到腹地去寻找黃金和宝石的葡萄牙人取的綽号。——英譯者注。

穿过；还有使田野与平原的"魅力"和"田园美"突然之間全部消失其中的卡汀珈的大片空地。它那特殊的水文形成，以几乎对称地向东西两方奔流的支流，把它一方面同沿海連接起来，一方面同高原地区的中心連接起来。这些都是宝貴的誘惑，吸引着分散的人种因素，引导它們融合起来。最后，这里还有牧人生活的机会，自然而然地适合康普斯一杰拉斯草原这个地区。

談到牧人生活，这里除了土地少有的肥沃以外，主要的因素——盐，也并不缺乏，在"大坑"的咸質低地上可以找得到。①

在这些有利条件之下，开辟了广大的养牛地带；十八世紀初，已經从米那斯州的北部伸展到哥雅斯州和比烏伊州，在西北方伸展到馬拉揚州和西阿拉州的边境，在东方伸展到巴伊亚州肥沃的高地。随着居民的增加，这个地区成为一个强大的自治区；由于当时的編年史家对它很少注意，就不大为人提起，因此，不但是遙远的母国，甚至連行政长官和总督自己也把它遺忘了。这里并不上繳国税和地賦，引不起自私自利的君主的兴趣。然而，同沿海地区的混乱以及采矿地的冒险插話相比，它代表着

---

① "一切动物都貪婪地寻找这些地方，不但是哺乳动物，就連飞鳥和爬虫也是一样。牛站在沒膝的池塘里，舔着地面，津津有味地喝水和吃泥。"（埃斯克拉格諾尔·道內〔Escragnolle Taunay〕）。

阿雷斯·德·卡沙尔談到巴拉一多一里烏一格兰德的山坡地点說："在河的远处和近处，有許多小湖，水都多少带些咸味；由于太阳的热力，湖边出現灰霜般的盐。把这些湖（甚至淡水湖）的水通过附近一块土地，滤到带有很細小的洞孔的木桶或皮桶里去，然后露天放在台地上，經过八天便結晶，成为和海盐一样的盐。这种盐大部分出現在米那斯一杰拉斯州的中心。"（《巴西地理》*Chorographia Brazilica*，卷二，第169頁。）——原注。

“我国文化上几乎是唯一的平静方面”[①]。除了少数几批伯尔南布科和巴伊亚来的移民之外，这里发家的富裕养牛人大都来自南方，和邦德拉队同屬一个热心的精力旺盛的种族。

甲賈索人：可能是保里斯塔人的亲屬

根据彼得罗·塔克的宝貴著作[②]中所收集的材料，圣保罗城有許多人家不断迁移，找到这些遙远的角落；这很可以相信，如果我們接受一个識見远大的历史学家的意見，即：“长期以来，由保里斯塔人和他們的后代定居的圣佛兰西斯科河河谷，从十八世紀起，就几乎成为他們独占的居民地。”[③]因此，很自然，巴托洛穆·波埃諾在发現哥雅斯的时候，惊异地見到了前人的遺迹；这些不知名的开拓者必然是从东部越过巴拉南山脉来到这里的。后来在1697年，最有名的一次搶金狂潮开始了，一批批的移民在喧嚣和动乱之中，沿着里烏—达斯—維雅斯河的河谷，踏上埃斯宾亚索山脉的东坡；也許，这些移民中最能吃苦耐劳的，可能还有那些最早发現卡埃特矿的人們——他們和另外的人交臂而过，朝着相反方向前进，好象由北方发源的一股逆流——便成为“巴伊亚人”的队伍；这个名詞和“保里斯塔人”一样，注定要成为一个通用的名詞，涵义扩充到包括所有的北方移民在內。

---

① 引若安·里倍罗語。——原注。

② 見《保里斯塔世家系譜》(*Nobiliarchia Paulista*)。——原注。

③ 見若安·門德斯·德·阿尔梅达博士著：《系譜札記》(João Mendes de Almeida: *Notas genealogicas*)。——原注。

伐盖罗

事实是，在圣佛兰西斯科河的中游的河谷中，已經在形成一个美斯蒂索种族，跟那些在圣保罗城兴起的勇敢的馬墨洛科人相等。我們不能太大胆地假定，說保里斯塔人这一特殊类型，在南方兴起又衰落，它退化的彻底，由于就在使它得名的地区发生这一事实而說明，而在这里却得到了重生，毋須遭到移居和杂婚的危险，因此能够把祖先那种英勇和冒险的性格完整地保存到我們这个时代。在这里，他們是同巴西其他部分以及全世界完全隔离开的，东面有盖拉尔山脉挡住，西面被广闊的康普斯一杰拉斯草原所封閉；这个草原向比烏伊州伸展，直到今天当地的人还以为它是无边无际的。

环境立刻把他們吸引住了。子午綫两边的水口并沒有起分散作用，反而便利了我国遙远地区的联合，在空間和时間上把它們結合在一起。这个簡陋的社会，它在內地保証了延綿不断的人口；这在沿海地区，有部分还是缺少的；它是在为新生的祖国爭取自治而斗爭的东北人，以及扩大地域，同时用来供应肥碩的牛群的南方人之間产生的；南方人的这些牛群，有的在里烏一达斯一維雅斯河流域游牧，有的一直走向巴拉伊巴河的上游；这个社会，这个被誤解和被遺忘的社会，却是我們民族生活的生气勃勃的核心。

作出了这种創造性努力的最早开拓者，一路上战胜了并替代了野蛮人以后，接着便动手捕捉他們，奴役他們，在自己創立的新产业中利用他們的力量。結果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杂婚；于是出現了一个純粹的庫里包加种族，几乎不混有非洲人的血液，这从这个地区居民的正常面貌上很容易看出来。他們是从胜利

者和被征服者的猛烈拥抱中誕生出来的。他們是一个定居在肥沃土地上的、混乱而冒险的社会的产物。为了发揚祖先的优秀品質，他們或者在那同一的茫茫无际的草原上受到体力和勇气的严格鍛炼，那里甚至到了今天，还有美洲豹在肆无忌惮地吼叫，还有快腿的三趾鴕鳥在游蕩；或者就在采矿剝离的山腰，讓后来巴伊亚人把这些强壮的牧人喚去，离开他們的牛群，前去采矿。这里要追述他們性格的发展，未免太长。他們身上有几分殖民者的冒险气質，掺杂着土著的冲动性格，并且又进一步受到环境的影响；环境使他們孤独，帮助他們保存了祖先的特質和习慣，只是由于新生活的特殊情况才稍稍改变。

他們在这里生活，保持着他們特有的装束，他們古老的风俗，他們謹守的最古老的传統，他們到了狂热的程度的宗教感情，他們近乎夸张的对荣誉的重视，以及他們极其美丽的民間故事和民間詩歌，已有三世紀之久。

一个强大古老的种族，有着确定不变的特点，甚至在生活的严重危机中——这时牧人的皮衣变成了甲貢索人的柔軟盔甲——也是如此；它由遙远的因素汇合而成，但和国內其他居民都不相同，这个种族不能否認地是一个有意义的例証，足以說明环境引起的反应的重要性。他們在哥雅斯、比烏伊、馬拉揚、西阿拉和伯尔南布科各州的边界和附近地区散布开去，他們的性格表現出高度的独特性，甚至他們建造的房屋都能看得出来。所有使这个地区充滿生命的村庄、市鎮和城市，都同出一源，外表上同北部和南部都截然两样。在南部，住屋是盖在矿場附近或卡泰边緣；在遙远的北部，从伊蒂烏巴山和伊比亚帕巴山之間的一条漫长路綫开始，住屋是建筑在古时候的传教村庄的原址；但是在我們現在討論的这个区域，所有的住屋都兴建在古老的

牧牛場上。

例子多得很，恕不一一列举。无論誰观察一下圣佛兰西斯科河沿岸从发源地到出海口的居民地，不会不发現我們已經指出的三个不同类型的区域。离开阿尔卑斯山似的地区，那里城市高高坐落在山腰上，反映着邦德拉队的无比勇敢；他就穿越广大的草原，这是粗野、强健和爱好自由的人民——伐盖罗的巨大用武的場所；最后，就来到了被厌弃的地区，被干旱所荒蕪，却被敎士們选中，来不辞辛苦地緩慢地进行巡廻传敎。

为了完成这些草率的比較，我們还要把在这一带土地上的耶穌会基础描述一下。

巴伊亚州耶穌会的基础

事情的实际情况是：現在腹地的市鎮和别处的市鎮来源完全不同，它們是由古老的印第安人乡村形成；1758 年，由于本巴尔施行的严厉的政策，从神父們的权力下夺取过来的。我們就以現在还存在的近在眼前的甲貢索人筑有泥墙围住的特洛伊①为限，也能在这个很小范围內发現最好的例証。

的确，这一带地方有一些很古老的居民地，由于濫用特权，把它交在一个家族，即伽尔西亚·达維拉家族（卡沙·达·托雷）手里了。十七世紀的传敎团体，慢慢地前进着，从"依泰比古魯一德一西瑪"到盖萊莫波城，再从那里沿圣佛兰西斯科河到达罗台拉斯和卡勃罗波的腹地地区，一直繼續到我們这个时代。

他們沒有历史家。今天要从現存的少数文件中对这一項不平常的事业得到一个概念，那是困难的，因为这些文件太少，使

① 指卡奴杜斯城。——英譯者注。

我們找不到来龙去脉。但是，那些現存的文件，对于这里所考慮的特殊問題，却是有說服力的資料。它不容怀疑地告訴我們，当黑人在沿海地区的混乱中过日子的时候，土著正在乡村里永远定居下来，后来都变成了城市。由于耶穌会敎士的郑重关心和卡普青敎派以及圣芳济敎派的克己精神，才使得当地各部落能和我們的民族生活結合起来。十八世紀初，当保里斯塔人攻进邦波和杰各比那的时候，他們惊奇地看着这些已經从一堆堆部落茅屋中成长起来的敎区。邦波那个地方，从保罗—阿封索瀑布上行只有五十多哩，从 1682 年起，它便是大主敎敎区管轄的一部分。它的命运掌握在一个卡普青派敎士手里，他解决部落的种种糾紛，并且兢兢业业地治理着和平的莫罗比却巴人。杰各比那也完全是土著的村庄，从古老的薩伊传敎会开始时就存在了。

至于盖莱莫波城，我們发現它在 1698 年便已經是一个自治市鎮，因此我們可以說它的起源更为久远。在这里，土著的因素和非洲人的因素，即卡尼波拉人和基隆波拉人，稍有混合①。这个小鎮，在当时要比現在活跃得不知多少，主要是在各印第安酋长，領有各領地的完全合法証明書，彼此間的敌对行动日益尖銳时，于是不时受到巴西总督若安·德·兰卡斯特罗的注意。1702 年，最早的一批圣芳济传敎士着手在这些居民地进行敎导，他們的努力証明比总督的威胁更加有效。各部落言归于好，被俘的印第安人紛紛信敎，依泰比古魯的敎区神父一天之內便給三千

① 基隆波拉人（quilombola）是住在基隆波內的逃亡黑人。卡尼波拉人（canhembora）是逃亡的印第安人。这两个字的形、声、义都非常相象，第一个字起源于非洲，第二个字起源于巴西，說明了两个起源大不相同的种族遭遇着共同的不幸。——原注。

七百名新信徒施了洗礼。

附近还有馬沙卡拉的传教区，这也是很古老的地方；1687年，显赫的伽尔西亚·达維拉曾把他的兵团的一个連駐在这里。再往南还有一些地方：那士巴——耶稣会教士建立的一个十分古老的乡村；英南波貝——当該地提升为教区时，神父們和上述土地分配者之間发生了爭端，久悬不决；最后还有依泰比古魯(1689年)，是圣芳济教士創建的。

然而，从十八世紀开始，北部的移民工作进行得最为积极，各种族因素相同。十七世紀后半期，南部邦德拉队的先鋒出現在罗台拉斯地区。当时索伯拉杜地方多明各·塞尔东的法森达①是腹地活跃的生活中心。这位粗野的开拓者对这个地区影响很大，但沒有受到应得的注意。这个乡下大地主的領地实际上是位置在北部各領地的汇合点，同时和比烏伊、西阿拉、伯尔南布科和巴伊亚各州相接，他利用勇猛好动的庫里包加人在他那五十个牧牛場上劳动。这个邦德拉队队員醉心于一种粗暴的封建主义，这就使他把下屬变成家僕，把温順的泰波亚变成农奴；他既然到了这里，梦想的財富和权力已經到手，便和他那謙恭而又頑强的敌手——教士，联合起来，繼續完成他联合居民的任务。事实是，北部的大主教教区毫不犹豫地支持教士的工作；在这以后的很长的期間，确定了以印第安人打印第安人的方針，每一个有新信徒的传教村都被看作是一个堡垒，用来对付游蕩不羈的野蛮人。

十七世紀末，兰卡斯特罗和他屬下信了教的土著，建立了巴拉的居民地，来抵抗阿卡罗亚兹人和莫科亚兹人的掠夺；从这里

---

① 法森达(fazenda)：即大庄园，大种植园。

沿圣佛兰西斯科河顺流而下，可以发現一个接一个的传教村，例如恩一斯一杜一比拉、索罗巴貝、邦波、阿拉卡帕、本泰尔和帕杰烏等等。显然，正就是在巴伊亚腹地的这个地带，这个和北部其他各州有密切联系的地带——沿着卡奴杜斯区域的整个边界——在我国的历史初期展开了一个强烈的殖民运动，在其中，土著起了主要作用，他們同白人和黑人混合，但是白人和黑人的人数从来不曾多到足以破坏他的无可否認的影响。

那些在耶穌会教士被驅逐后建立的基础，也是同样的方式。从十八世紀末到現在，在本巴尔，在孔貝，在波姆一貢塞約和圣多山等地，坚忍的传教士还在繼續做艰苦的传教工作，阿波約尼奥·德·托狄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

事情是这样的，这些居民僻处在腹地的一隅，迄今依然如此，自己繁殖，沒有外来的人种因素混杂其間；可以說，他們是孤立的，而且正是由于这个事实，才能以一致的和最大的强度实行种族同化，說明了一个界限分明的完整无缺的美斯蒂索类型的出現。

在沿海地带，由于移民和战争，产生了无数錯綜复杂的因素，而在其他中心地点，还有邦德拉队一扫而过所产生的别的障碍；在这里，却不同，土著居民，在跟少数流浪的莫康波罗人，逃避法律制裁的白人亡命者，或者胆大妄为的冒险家所結成联盟中，一直是主要的因素。

美斯蒂索种族在腹地形成的一些有利原因，跟沿海地区的血統混合不同

我們不要以詭辯家的态度对待历史。土著种族得以孤立，得以保存，是有重大的原因的。

首先是，大土地封赠，这代表我們无耻的封建主义的最持久的一面。土地所有者，其中典型的人物便是安东尼奥·古埃德斯·德·勃里托的繼承者，对于广大的領地非常妒忌，这种領地沒有界綫来划开，使它的領主做了乡村的統治者，不过勉强接受母国的干預。在他們的土地上修建教堂或建立教区，总是不可避免地和神父們发生爭执；虽然最后神父們占了上风，但是却还是受到这些权貴的挾制，他們把新建教区轄地周围散布着的牧牛場，变成吸引居住在教区內的美斯蒂索种族的中心，使得新的移民或竞爭者难以进来。

因此，这个美斯蒂索种族在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发展着。庫里包加人或黝黑的卡夫索人，从事畜牧生活，对他們的天性非常适合；他們是今天伐盖罗的直接祖先，同南方居民和沿海地带紧张的殖民活动完全隔离，走着他們自己的进化道路，因此面貌十分独特，无异于另一国家的居民。1701年2月7日的詔書，是一項增加这种隔离状态的措施。它禁止腹地这一带和南部圣保罗采矿地有任何来往，违反者严懲不貸。甚至連商业关系都不許发生，最簡单的产品交换也在禁止之例。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根据北方內地山林人的起源，还有一个因素必須加以考虑，便是腹地的自然环境，从瓦沙—巴里斯河河床到西部的帕納伊巴河河床整个这个广漠地带都在內。

这个地区的不寻常的面貌，我們已經了解了一些：茂盛的植物；严酷的气候；循环的干旱；土地貧瘠的崎嶇不毛的土脈，孤零零地处在中部高原的庄严壮丽的“阿拉沙”①之中；大片的森林

① 据古托·德·馬伽良斯說，这个漂亮的字眼“阿拉沙”（araxa）可以拆成两个字，即 ara（白天），和 echá（从远处看）。阿拉沙是首先远远瞥見太阳的地方，引伸作內地的高平原解。——原注。

沿着弯曲的山坡边緣生长着。这个討人厌的地区是泰波亚人的避难所；图皮語給它起了一个有暗示意义的名字——"波拉—波拉—埃馬"①，这个名字至今还在东面的一条給它作屏障的山脉（波波雷馬）使用着。不屈不挠的卡里雷人②，受到葡萄牙人、黑人和图皮人的联合力量的打击，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节节后退，在这个崎岖不平的狭窄地带才找到唯一安身之所；这里有暴风雨的袭击，有坚硬的岩石穿插其間，太阳把它晒得干裂，又被一片片的荆棘和卡汀珈所隔断。也正是在这里，在这一望无际的荒野上，邦德拉队寻找不到渴望的矿藏，終于丧失了推动他們前进的力量。至于神秘的"泰波亚—雷泰馬"地区③，传教士認为最宜于刻苦修道，因此在它那漫长、偏僻的小径上，可以看到教会的使徒們在緩慢地辛苦地跋涉。另一方面，邦德拉队一到这个地区，就迅速地四处分散，逃往他方；这里可能是为了宗教信仰的斗爭而造成的場所，但是对于他們，却是沉重的、压抑的，因此，他們就离开了，什么也不能使他們回来；他們走了，讓异教徒們安安穩穩地过活。

因此，在观察中便发現一个可喜的情况：就是这些地方的地名大多数用泰波亚語，一直沒有被其他地方流行的葡萄牙語和图皮語所吸收。我們无需走得太远，只要讓我們看一看卡奴杜斯周围的土地就可以說明这个能够很好地反映一个民族的历史盛衰的語言問題。

从圣佛兰西斯科河向南进发，我們再一次来到一个条件不利、气

---

① "波拉—波拉—埃馬"(pora-pora-eyma)：即无人居住的不毛之地。——原注。

② 卡里雷人(Carirys)：印第安人一族。

③ "泰波亚—雷泰馬"(Tapuy-retama)：是泰波亚人的居住区。——原注，

候恶劣的地区；从此繼續前进，經过瓦沙—巴里斯河的上升盆地，再經过巴伊亚平原的那些分散的和較为低洼的地区，从这里通过保罗—阿封索瀑布，通过卡奴杜斯，通过圣多山，我們便到达伊蒂烏巴、东巴杜和阿苏魯亚。在这里，这个最貧瘠的土著地区，一度是奥里兹族、普罗卡族和卡里雷族①的劫后余生的人避难之地，今天我們发現泰波亚語的一些原始字眼，又一次作为地名而出現了，都是葡萄牙語和图皮語所代替不了的；我們发現在該区地图上，有一些名字跟地形标記一起頻頻出現，例如：邦波、帕泰莫特、烏亚烏亚、本台古、孔貝、馬沙卡拉、科科罗波、盖莱莫波、特拉伽古、康采、巧罗丘、金庫恩卡、貢丘；桑多西、阿苏魯亚、契克—契克、杰盖埃、辛科拉、卡庫莱或卡托莱、奥罗波、莫庫盖，以及其他一些同样古怪和发音原始的名称。②

很自然，腹地的广大居民，象生息在圣佛兰西斯科河中游的那样，一定是混合了占优势的泰波亚血液而形成的。他們处在流放之中，三百年来直到現代，在封閉的范围中进化，与世隔絕，它們的命运同我們完全无关，完整地保留了过去的传統。因此，今天无論是誰經过这些地区，都会观察到居民之中的統一性；面貌和身材同一个固定的模型相差不多，給人的印象是他們屬于一个不变的人类学类型；这类型一看就看出来和沿海形形色色的美斯蒂索人不同；因为，美斯蒂索人随着主要构成因素的不同，有着多种多样的肤色，类型也不一一分明，而腹地人却好象是用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每个人的身体特点几乎都相同：肤色都是馬墨洛科人的青銅色和卡夫索人的黝黑色之間的同样顏色；

① 奥里兹族(Orizes)、普罗卡族(Procas)和卡里雷族(Cariys)：都是土著部落。——英譯者注。

② 見西奥多罗·薩姆巴奥著：《論图皮語的发展与它在民族語言中的重要地位》(Theodoro Sampaio: *Da Expansão da lingua tupi e do seu predominio na lingua nacional*)。——原注。

头发直而光滑，或稍呈波浪状；体格同样結实；精神上的特点也相同，同样的迷信，同样的缺点，同样的优点。

各方面的一致性，給人以极深刻的印象。毫无疑問，北部的腹地山林人代表一个已經形成了的人种分支。

令人不快的插話

在这里我們必須插进几句話。

差异程度很高的种族互相混合，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偏頗的。根据进化論者的結論，即使一个高等种族的影响已經在后代身上反映出来，这个后代也还要表現出低等种族的显著迹象。种族混合进行到极端，便意味着倒退。印欧人、黑人、巴西—瓜拉尼人或泰波亚人，代表着混血中的进化阶段；种族混合除了抹去高等种族的优良品質之外，还会刺激低等种族的原始特質恢复起来；因此，美斯蒂索人作为种族之間的一个中間环节，一个有古老力量压縮在內的短期单独的存在，它几乎永远是一个不平衡的类型。富維尔籠統地把它們比作歇斯底里的，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的神經不均衡是无法补救的；不同种族突然互相結合，融合成为一个单独的有机体，它們原有的对抗性傾向必然会发生冲突。两三个民族，在长时期內——历史和这些时期相比，不过是瞬息之間而已——相距如此之久远，能够突然相合，把各不相同的精神气質合而为一，从而在短时期內就把一个緩慢、艰苦的长期选择过程所产生的差异消除无遺，这是很难理解的。象代数一样，并列因素的特質并不是因为有了正号負号，就加起来、减掉或消除。美斯蒂索人——莫拉托人、馬墨洛科人或卡夫索人——与其說他們是一个中間类型，不如說他們是一个退化类型，他們既缺乏未开化祖先的体力，也沒有另一方面祖先

的发达的智力。他們具有很强的生殖力，但是相反地，精神結合却有特殊情况：有时异常聪明，但是不稳固，不安定，不經常，一时出現，一时消失，是生物規律的犧牲，被压低到天資較差的种族水平以下。他們无力在对立的祖先之間构成任何共同的联系，他們只能以經常的对比反映他們的各种主要特質。并且，他們时常表現出进行广泛概括的能力，能抓住最复杂的抽象关系；这一切精神力量（更能証明規則本身的例外情况，現在姑且勿論）会发現是完全建立在一个基本的道德上面，表現出低等种族的冲动性自发作用。

事实是，在各民族的惊人的竞爭中，它們都无止无休地掙扎着进化，自然淘汰利用了遺传保留下来的那些特質，而美斯蒂索人却是闖进这个竞爭中来的。他們不进行斗爭；他們不代表力量的集合；他們是旣容易消散又容易溶解的东西，突然成长起来，沒有自己的特点，在不調和的祖先的对抗势力之間搖擺不定。向原始种族倒退的趋势就是他們不稳定的标記。这是向均衡情况发展的一种本能的趋势。自然規律的作用，好象是把违反这些規律的反常产物送回到产生它的根源，然后一点点地把它消灭掉。于是，莫拉托人对黑人非常輕視，他們頑强地企盼能够消除子孙們黑肤色烙印的通婚；馬墨洛科人当了冷酷无情的邦德拉队員，凶猛地掠夺被征服的土著村庄。

这种趋势很重要。可以說，被种族混合切断了的进化的綫索，是由它接起来的。高等种族成了抑郁的美斯蒂索人所向往的遙远的目标；他們追求这个目标，也不过是服从自存和自卫的本能罢了。物种进化的規律是不能违背的；然而，如果說，传教士的一切巧妙手段在赢得野蛮人的心，使他們接受优良精神状态的最簡单的概念上，还无能为力；如果說，也沒有任何力量能

够使非洲人在最高明的老师的教导下，至少能接近印欧人的智力水平——因为每一个人，无論如何，都是种族力量的集合，他的头脑是一种遺产——如果說这些都是眞实的，那么，如何解释一个人种类型突然出現，把十分对立的一些趋势合并在一起的正常現象呢？

一个强大的种族

同时，对于北方人費力地进行观察，可以看出对抗性趋势的这种相互作用显然在减輕，在突变的类型的生理特点上几乎是固定不变的。这个事实，和上面刚刚說过的話虽然似有矛盾，但却是那些論点的最有力的反証。

不容否認，美斯蒂索人是由一些很不相同的种族組成的，他們的不正常状态主要是由于人种因素越提高，生活方式随着也越提高，使得适应过程成为一个困难而又痛苦的过程；并且，当一种文明的智慧和道德的額外負担落在他們身上的时候，他們必然会失去平衡。美斯蒂索人的不一貫的、不均衡的和騷动的性格，可以認为是表明他們內心为了消除某些特質所作的內在的极大的努力，这些特質，在一个更进步和更复杂的环境中影响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它反映着在一个小范围內的沉默而艰巨的战斗，这正是种族的生死斗爭——一場十分动人而持久不断的斗爭，在根普劳維茲①的名言中被描写为历史的动力。格拉茲城的这位大教授不是从我們現在所討論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它的。然而，事实上，如果强大的人种因素“动輒使它所接触的較弱的因素置于自己的命运支配之下”，那么它便会发現种族混合

① 根普劳維茲（Gumplowicz，1838—1909年）：奥地利社会学家，是格拉茲城（Gratz）人。

是一个扰乱的因素。它的生殖范围的难以制約的扩充，虽然这样避免了，却不过仅仅是拦住，并沒有消灭。斗爭起了变化，变得具有更严重的涵义，从通过战爭公然消灭低等民族的卑劣方式，直到以通婚形式，慢慢把它排斥，把它同化，把它削弱等等。在这个衰微过程中出現的美斯蒂索人——变化很多，肤色各种各样，体型和性格很不相同，沒有显明的外表，沒有生气，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生存——在最后的分析下，不过是历代无形的冲突中不可避免的牺牲而已。在后一情况下，强大的种族不是用武力毁灭弱小种族，而是用文明把它打垮。

我們北部的粗魯的同胞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形成的。他們与国內其他部分的隔絕，倒起了有利的作用。这使他們无需十分痛苦地去适应一个較高的社会情况，同时也防止他們由于一个更进步环境的反常和罪恶而向后倒退。融合是在和低等因素更相适应的情况下发生的。卓越的人种因素在把文明的傾向轉移給他們的时候，并沒有把文明强加在他們身上。

在沿海地区背后的內地，种族混合的基本的突出的事实便是如此。这些人是显然不同的产物，如果从环境条件方面看，而不从人种因素方面看的話。对比可以簡化为最簡单的比較。腹地居民从未开化人身上大量吸取了他們对自然环境的接近，这一点不但沒有发生压抑的影响，反而丰富了他們强壮的身体机能。結果，他們在性格和装束上，反映出他們从别的构成种族取得的，只是最适合于他們社会生活最初阶段的那些特質。

他們屬于一个后退的而不是退化的类型。历史的变迁，在他們形成的最脆弱时期，使他們摆脫了外来文化的不能适合的危机，而賦予他們将来有一天征服外来文化的能力。因此，他們的精神进化，目前无論多么落后，却有强健結实的身体作保証。

于是，这个混血种族，作为一个自发的，多少又是独特的种族而出現，在它自己內部改变着一切遺传的屬性，因此，等到它最后擺脫了原始生活之后，它便可以获得文明生活，这是那些阻挡它立刻就这样做的原因所产生的結果。合乎邏輯的結論便是如此。

这里的情况和沿海城市里所能观察到的情况恰恰相反，那里存在着严重的轉化現象，极复杂的任务强加在虛弱的身体机能上，使身体还沒充分发育以前便受到了压制和萎縮的作用。相反地，在腹地，美斯蒂索人的健全的机能是完整的，沒有受到損伤，因为他們不受外来血統的混合，能够在适应更高的新的命运时使自己进化并且改变；为了未来的道德方面的进步，早已具备了稳固的物質基础。

以上这段插話，叫人不大愉快，現在我們可以結束了。讓我們更直截了当地繼續考虑我們落后的同胞所呈現的独特面貌。我們要虛心考虑，不采用任何方法，竭力避免人种学家非常喜欢使用的那些漂亮的新名詞。我們既沒有时間，也沒有能力来卷进这种精神几何学的幻想；今天这种幻想已經实际上被虛妄地說成是一种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了，因此我們就不花費心思去研究顏面角，也不去探討甲貢索人的 norma verticalis①。如果我們老是糾纏于这种精神配位②（这已經被人濫用得太厉害了）的虛拟的綱領，我們就不能讓大家了解得更清楚，我們就不过是一些抄袭者了。

我們宁願尽力把一切眞实的或幻想的印象如实地表現出

① 拉丁文，意即：混杂的外貌。

② 精神配位(psychic topography)：心理学名詞。

来；这些印象，是我們随着一支行动快速的出征軍队，經过腹地，突然面对面地遇到这些整整三百年来被遺弃在那里，很少有人知道的奇特的人們时得来的。

三

塞尔泰納霍人

塞尔泰納霍人或是腹地人，首先是坚强的人。他們并不显示出沿海地区神經衰弱的美斯蒂索人的那种虛弱无力傾向。

不錯，乍看起来，他們的外表并不給人以这种印象。他們并沒有毫无瑕疵的容貌，文雅的举止，而且也沒有运动家的健美体格。他們丑陋，粗笨，弯腰屈背。赫克里斯和加西莫杜[①] 混合在他的体态中，反映出軟弱无力的人們那种典型的不討人喜欢的特質。他們那种不稳定的、稍稍有些搖摆的、歪斜的步伐，給人以关节松散的印象。他們那种經常提心吊胆的样子，由于一付严肅的表情，更显出被压抑的謙卑。他們站着不动的时候，只要一看到門柱或墻壁，便要靠在上面；騎馬的时候，如果勒住馬繮同熟人說話，便把身子撑在一只馬鐙上，身子靠着馬鞍；步行的时候，哪怕速度很快，他們也不是稳定地走直綫，而是急速地搖晃着，好象在沿着曲折的腹地小路的几何曲綫前进。走到半路的时候，只要有一点极平常的理由，例如卷一支烟，打一个火，或者和朋友聊聊天，他便跌了下去——"跌了下去"就是蹲着，而且以这种不稳定的平衡姿势呆上半天，把全身重量都放在两个大

① 赫克里斯（Hercules）：是希腊神話中的大力士；加西莫杜（Quasimodo）：是《巴黎圣母院》中的駝背。

脚趾头上；他們这样坐在脚后跟上的样子，一看便使人觉得又好笑又有趣。

他們总是疲倦不堪。不管在做什么的时候，向来都显得慢条斯理，萎靡不振，講話慢吞吞，举动很勉强，步履不稳定，哼着忧郁的小調——总而言之，他們随时随刻都傾向于靜止和休息。

然而，表面上的这一切无精打采的現象都是一个幻觉。看到塞尔泰納霍人懶洋洋的作风突然消失，眞是再惊人不过。这个軟弱的有机体，几秒鐘內便会发生徹底的轉变。只要有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需要把沉睡的精力发揮出来，这个人就改变了形状。他挺起腰，变成一个新人，姿势和举止都出現了新的綫条；現在他昂起了头，挺起寬大的肩膀；他的目光向前直射，毫不畏縮。因为神經的精力在瞬息之間解放出来，他馬上糾正了各器官經常处于松弛状态而产生的一切缺点；笨手笨脚的乡下佬出乎意外地显現出一种强有力的銅色巨人的风采，完全判若两人，足以完成需要力量和机智的不平凡的事业。

只要从表面稍稍加以观察，这种对比就很显著。这种对比，在腹地生活的一切最微小的細节上面，随时随刻都可以显現——总是表現为极端的冲动和长时期的冷漠之間不停交替的印象。

很难想象有这么一个更不优美更不漂亮的騎士来了：毫无风度，两条腿貼在馬腹上，身子向前探，随着不釘蹄鉄、喂养不佳的腹地矮种小馬的步子来回晃动；这种馬却非常健壮，跑起来飞快。这个懶散的牧人便是以这种忧郁和随便的姿态，騎在馬上，跟着步伐緩慢的牛群在平原上走，几乎把馬变成了花費了他一生三分之二时間的催眠的吊床。但是，只要前面有一头魯莽的小牛离了群走进卡汀珈的杂乱丛林，或是远处的一头牛被树丛

絆住，他馬上便成了另一个人；他把寬輪齿的馬刺向馬腹一踢，便箭也似地飞跑起来，以最快的速度冲进茂密的朱萊瑪丛林的迷宮里去。

讓我們看着他怎样来进行这場勇猛的“草原賽馬”吧。

他向前冲去，什么东西也拦阻不住。峽谷、石堆、大片丛林、荆棘的树丛或者河岸，这些都不能阻止他去追逐那离群的小牛，因为“牛到哪里，牧人和他的馬也到哪里”。他粘在馬背上，两膝紧夹着馬腹，馬和人好似合成一体，給人一种古怪的印象，仿佛这是一个粗野的半人半馬的怪物。他意外地出現在一处空地，又冲进高高的杂草，跃过沟渠和沼澤，一跨而过小丘，飞也似地闖过多刺的灌木丛，以最快的速度在广闊的台地上馳騁。

他那健壮的身体，在这样的时刻非常有利。好象这矫健的騎士把活力貫注到瘦弱的矮种馬身上了，他用那卡罗阿①纖維做的簡陋韁繩控制着它，用馬刺夹着它，叡它冲向前去——他迅速地从馬鐙上跳起，提着两腿，膝头向前伸出，鉗住馬的两側——紧紧跟在离群的小牛后面；他一会兒敏捷地伏下身子，避开一根树枝，以免被扫下馬来，一会兒又象杂技演員那样輕快地跳在一侧，用手抓住馬鬃，以免同忽然出現在眼前的树桩相撞，然后又重新一蹦上了馬鞍——这样不停地奔馳再奔馳，过了各种障碍，右手平衡地提着一根长长的鉄尖皮柄的刺棒，从来不脫手，从来不掉在纏藤树丛里面；这根棒如果拿在别人手里，一定会給前进造成严重的障碍。

但是一等这場追逐結束，一等不馴服的小牛归群，牧人就又懶洋洋地坐在馬鞍上，重新成为一个沒有生气的、貌不惊人的人

① 卡罗阿(caroá)：一种劍状的仙人掌。

物，随着他那矮种馬的緩慢步子搖来晃去，現出一个衰弱无力的病人的无精打采的样子了。

完全不同的类型：甲賈索和加烏乔

南方的加烏乔[①]若是在这个时刻遇到伐盖罗，一定会以怜悯的心情打量他。这个北方的牧人同他正好相反。在外表、姿态、講話方式、性格和习惯各方面，二者都无法相比。前者是一望无垠的平原上的居民；他們在邦巴斯上奔馳过日子，他們的环境是順利而迷人的；他們肯定有更勇武和更引人的风度。他們不知道干旱的恐怖，不知道同干裂的土地进行的残酷斗爭。他們的生活并不凄凉，因为他們沒有見过周期性的灾害和不幸的景象，沒有見过赤道地带的炎日把土地晒得干焦，把它变成粉末，以致棵苗不生的悲慘景象。在安靜而愉快的休息时刻，他們不必为可怕的未来而担心，以致使他們的快乐短促，轉瞬即逝。他們一覺醒来，便置身在光輝灿烂的振奋人心的大自然的財富之中；他們过的生活，冒险、快乐、英勇而驕傲，講起話来滔滔不絕；他們把劳动看作是生活的調剂，一种群兽潰奔的游戏；他們騎着馬在寬闊平坦的牧場上馳騁，不怕路途遙远；他們肩头总是披着一条"帕拉"，即围巾，好象一面快乐地飄蕩着的旗帜。

和伐盖罗的粗蠢的衣服相比，他們的衣着簡直是节日的盛装。他們那寬大的褲子剪裁成使他們騎在风馳电掣的或野性难馴的布朗科[②]上能动轉自如的式样，卡汀珈的尖利的棘刺不会

① 加烏乔(gaucho)：巴西南部的牧人；阿根廷、烏拉圭的草原上的牧人亦称加烏乔。

② 布朗科(bronco)：即西班牙語巴古亚尔(bagual)：一种未馴的馬，只有用套索才能駕馭它。——英譯者注。

把它扎破。他們那漂亮的邦却①也从来不会被弯曲的树木的枝椏掀掉。他們穿一双装有亮閃閃銀馬刺的赤褐色长靴，脖子上围一条鮮紅的围巾，头戴一頂軟檐的大松勃萊罗②，腰間的皮带上佩着一把耀眼的手枪和一柄匕首，象一陣旋风似地在路上疾卷而过——这样打扮着，完全是一个胜利的英雄，快活而勇敢。馬匹是他們浪漫生活时刻不能分离的伴侶，加上那些复杂而华丽的馬具，简直可以說是一件奢侈品。一个衣衫襤褸的加烏乔騎在一匹馬具考究的"宾古"③上，是常見的現象，完全合适；他可以大搖大摆地、兴高采烈地通过城鎮，一点也不覚得有什么不对头。

伐盖罗

另一方面，伐盖罗是在与此相反的情况下生长起来的，好日子和坏时光、富裕和飢荒不断地交替，很少有什么变化；逼人的太阳一年到头悬挂在他們的头頂，在季节的变换中不断給他們带来灾难和不幸。他們的青年时期便是在这样接連不断的灾禍中度过的。他們几乎沒有經过兒童的阶段，便长大成人；童年时代应有的快活日子，因为腹地干旱的魔影而变成痛苦，而且过不了多久，他們便不得不去应付等待着他們的苦难生活。他們命定要这样过日子的。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所从事的是一場永无休止的斗争，这場斗爭不可避免地要求他們投入最后的一点精力。因此，他們便成为强健、老練、听天由命和講求实际的

① 邦却(poncho)：加烏乔所穿的一种衣服，用毡子做成，形如大氅，可披可盖。

② 松勃萊罗(sombrero)：西班牙語，帽子。

③ 宾古(pingo)：牧人騎的烈种馬。

人。他們需要把自己装备起来进行斗爭。

他們的外表，初見之下，会使人模糊想起打仗打腻了的古代武士。他們的衣服是一套甲胄：一件硝过的羊皮或牛皮制成的紧身上衣，一件皮背心和紧腿皮套褲，套褲长及大腿，上面釘有护膝，手上戴着小牛皮手套，腿上穿着护脛，这副粗野外表，頗有几分象一个迷失路途走到現代来的中世紀騎士。

然而，他們这一身甲胄，顏色灰紅，好象是用柔軟青銅做成，却沒有什么光澤；太阳照在上面并不閃閃发亮。它是死气沉沉的，看上去象蒙着一层尘土，就象战斗中不曾取得胜利的武士所穿的。

他們那自制的馬鞍是模仿里烏一格兰德一带的式样，只是短一些，而且是凹形的，上面沒有那样华丽的綁带。它的附件包括：一条盖在馬屁股上的不怕风吹雨打的羊皮毯子，一条馬兜肚，还有馬护膝。人畜的披挂都是和环境相适应的。沒有这些，他們便不可能平安地疾馳着穿过卡汀珈或跑过尖石刺脚的河床。

說老实話，再沒有比这种清一色的非常原始的衣服更加单調难看的了，硝过的皮革的褐灰色，沒有一点变化，連一条任何别种顏色的带子都沒有。只有在很难得的机会，和着吉他的音乐举行狂欢舞会，这些腹地山林人在长时間的劳动后松散一下时，他們的外表才出現一点新奇的东西，或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丛林野猫皮或美洲豹皮的背心，把斑点露在外面，或是摘一朵鮮紅的鳳梨花插在皮帽上面。但是，这不过是一件轉瞬即逝的事情，并且是难得遇到的。

寻欢作乐的时刻一过，塞尔泰納霍人便失去了他那豪放而嬉鬧的情緒。不久以前，他們还随着吉他的顫抖的节奏一起跳

着"塞巴蒂杜舞"①，凉鞋踏在地面上发出响亮的噠噠声，同馬刺的玎玎声和小手鼓的鈴声混成一片；而現在，他又重新恢复了他那原有的惯常姿态：粗野、笨拙、迟鈍，同时还表現出一种奇怪的缺乏精力和非常疲倦的神情。

充沛敏捷的精力，和長期的无精打采，这两种极端表現的永久存在的矛盾状态，是很容易解释的。这是自然力量的全面反映，在他身上所起的作用；北部腹地居民在艰苦的环境中經过了刻苦的訓練，很快地学会了認真对待灾难和对它迅速反应的本領。他們过的生活，各方面都埋伏着自然界的突如其来和变幻莫测的奇袭，他們什么时候也不能放松警惕。他們是战士，一年到头軟弱无力，疲憊不堪，同时又一年到头强壮坚定，勇敢无畏，随时随刻准备进行一場战斗；在这場战斗中，他不会获胜，但是他也不会讓自己被打败；他从极度的靜止状态轉变为极度的活动状态，从他那舒服安适的吊床跨上坚硬的馬鞍，象一道閃电那样冲向前去，順着狹窄的小径去寻找他的牛群。因此，他們那矛盾的外表是大自然本身在这个地区的反映——在自然因素的作弄下处于被动状态，在不知不覺之中从一个季节变成另一个季节，使郁郁葱葱的丰饒景色变为驕阳烤炙下干旱的草木不生的沙漠。他們和大自然一样变化无常；很自然的，他們必然会这样。要生活便得适应环境。大自然就按照自己的模样改造了他們：原始，魯莽，粗野。

加烏乔

加烏乔，是勇敢的牧人，講到动武，他們肯定是无与倫比的。

① 塞巴蒂杜(sapateado)：由塞巴塔(sapata)，即"鞋子"这个字而来；这种舞蹈的特点是由鞋子发出的噠噠的声音。——英譯者注。

喇叭发出顫抖的尖叫，他們便在草原上疾馳，长矛的柄稳稳地抵在馬鐙上；他們象狂人似地冲进战斗的中心，威风凛凛地大喝一声，卷进战斗的漩涡里，除了刀剑相击迸出的火花之外，什么也不見，他們的馬变成了冲撞的子弹，将整队的敌人冲散，把他們踐踏在脚下，或者——他自己倒了下去，牺牲在这場他奋不顧身地参加进去的战斗中。

甲貢索人

甲貢索就不这样戏剧性地英勇；他們更頑强，更能坚持，更健壮，也更厉害；他們是用更結实的材料做成的。他們很少以这种浪漫的和虛荣的姿态出現。相反，他們一心要找到敌人，不择手段地坚决把敌人置于死地。他們慣于进行长期的和隐蔽的斗爭，从不过分显示熱烈的血性。他們的生活是在日常工作的过程中长时間地辛辛苦苦地进行征服而获得的。在沒有把握的时候，他們絕不使用一点力气，花費一点精力。他們冷靜地估量敌人。使用匕首搏斗时，并不装虛作假；使用长火枪或沉重的弩炮[①]瞄准的时候，总是反复矫正。

如果一击不中，敌人并沒有倒下，加烏乔就灰心失望，垂头丧气，变得軟弱无力，落进对他不利或者結果未知的情况中。甲貢索人却不是这样。他們总是耐心地等着时机。在逗引敌人战斗时眞象恶魔一样；从这一刻起，敌人就发現面前是一个把他們恨入骨髓的人，这个人伏在丛林的暗处，正用火枪对他瞄准。

伐盖罗

这些矛盾的特点，在平时是很显著的。

---

① 弩炮（trabuco）：发射石块、牛角尖等等的弩机。——英譯者注。

这样，每一个塞尔泰納霍人都是一个伐盖罗。除了河边低地的种植园里种着一些生活所必需的谷物这种原始的农业外，在这些地区，养牛是对居民和土地最为适合的劳动。然而，在这些腹地的牧場上，人們看不到南方"埃斯坦西亚"[①]的节日般的忙碌情景。

"兜围畜群"，对于加烏乔来說，是每天的节庆，比起来，举行大典时的盛装騎兵队也不过稍稍多打扮了一下而已。在芒果从林的狹窄范围內，或在寬敞的平原上，可以看到牧人、工头和短工在兜围畜群。他們穿过溪流和峽谷，追赶着不馴的小牛，用套索套住野馬，或用絆索把后腿站立起来的公牛拖倒，好象在玩套圈游戏。他們的动作非常敏捷迅速，一个跟一个地馳騁着，拚命地大声喊叫，造成一場极大的騷动，好象在过着世界上最快活的日子。另一方面，他們也有一些不那么紧张的工作，他們給牛烙印，治伤，把要屠宰的牛牵走，把馴順的小牛分开，把应該用馴馬师的馬刺[②]去馴服的布朗科挑出——在这样的时候，烧烙鉄的火同时也用来烤肉，連皮在一起烤着，供他們大嚼，或是用来烧开水，沏他們那种又浓又苦的巴拉圭茶，即"馬黛茶"。他們便这样过着日子，既丰富又多采。

不知覺的奴役

北方的情形却与此不同。腹地的法森达主人和埃斯坦西亚主人[③]不一样，他住在沿海，离开他那广闊无边的地产很远；有

① "埃斯坦西亚"(estancias)：巴西南方的大庄园或大牧場。

② 这种馬刺非常厉害，齿輪上的尖刺有时长达好几吋。——英譯者注。

③ "埃斯坦西亚"和"法森达"两字的意义都是庄园或牧場。作者在此把南方的叫作"埃斯坦西亚"，把北方的叫作"法森达"，以資区别。——英譯者注。

时候，这份財产他根本就沒有看見过。他是历代相传的一种陋规的繼承人。他跟殖民地时代的地主一样，象寄生虫一样地享受着来自沒有定界的广大田产的收入，牧人就是他的恭順的僕人。牧人根据签訂的合同，被束縛在同一块土地上，分得产物的一定成数；他們在这里出世、生活和死亡，誰也沒有听說过他們，他們也默默地在腹地的小路上，或在簡陋不堪的茅屋里过日子，一輩子勤勤恳恳地照顧着屬于別人的牛群。他們那远在他处的眞正主人，清楚地知道他們是多么忠实可靠，对他們不加监督，最多也不过知道他們的名字罢了。

塞尔泰納霍人身穿一种特殊的皮衣，用茅草和木桩紧靠着水潭的边沿盖起茅屋，迅速得就象搭帐篷一样，从此听天由命地开始了他們的毫无生趣的奴役生活。他們首先要学习一种本領的一切基础知識，一直到成为这方面的能手为止；这种本領便是識別自己牧場和附近各牧場的"烙印"。所謂烙印，就是一切用火烙在牲畜屁股上面的各式各样的印記、記号、字母和以形形色色的笔法写出的字头等等，此外作为补充的，还有在牲畜耳朵上割开的小口。憑着这样的烙印，便可以确定一头牛的主人是誰。它可能越出界限去自由游蕩，可是因为它带着不可磨灭的印記，便会被送回原来的"索尔泰"① 来。因为牧人并不以把自己牧場的各种烙印牢記在心头就滿足，他們还要学会辨認别的牧場的烙印；有时候，由于特别强的記忆力，他們不但把照管的牲畜一头一头地都認識清楚，并且把邻人的也都認清，知道它們的种系、特殊习惯、名字、年龄等等。因此，遇到一头陌生牲畜在他們

---

① 索尔泰（solta）：一个不拦圈的牧場，有时离开农舍很远。如果离得近并且环境美丽，則以畜群之名为名。——原注。

的"洛格拉多尔"[①]出現时，只要能認出烙印，他們立刻便把它送还原主。否則，他們便把它收养下来，象照料别的牲畜一样照料它；但是他們不把它带到每年一度的集市上去出卖，也不用它来干活，因为它不是屬于他們所有；他們会这样讓它活着直到老死。

当一头母牛生下一头小牛时，他們便給小牛打上同样的专用印記，这件事做起来技术非常灵巧。凡是这头母牛所生的后代，他們都这么办。每生四头小牛便有一头归他們所有，这是他們的报酬。他們同从未謀面的主人和邻居都有同样的諒解。他們严格遵守这个奇特的合同，既不需要法官也不需要証人；这种合同誰也沒有在紙上写下或签字。

常常发生这样的事：过了不少年以后，他認出了一头无主公牛的烙印，这时，那幸运的主人收到的就不单是他早已忘掉了的从他畜群里走失的一头牲畜，而是連同它传种生养的所有的后代。这种事似乎很难令人置信，但却是腹地人所皆知的事实。我們提起这件事，是为了說明內地山林人那种令人敬慕的誠实。大地主，即畜群主人，对这一点是清楚不过的。他們同伐盖罗都訂有同样的合伙合同，合同內容总共只有一条：作为他照料畜群的报酬，牧場的出产四分之一归他所有。主人們确信他不会在这个数目上舞弊。

結賬是在冬末进行，利害关系最大的一方通常都不到場。这种形式本来是可以免除的。伐盖罗認眞地把屬于主人的大部分新生的小牛分开（牛身上都打上了牧場的烙印），自己只保留应該屬于他所有的每四头中的一头。这些他都打上自己的私人

① "洛格拉多尔"(logrador)：畜群。

印記，或者留养着或者出卖。他們給主人写信①，把牧場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仔細地向他报告，講得极其詳尽，然后就繼續去做那从不間断的工作。

这种工作，虽然有时候相当劳累，却是极其原始的。北方并沒有养牛这个行业，牛群是听其自然地生长繁殖的。6月間，新生小牛打上烙印以后，便跟着牛群一起走进卡汀珈。在那里，厉害的牲畜传染病使它們的数目越来越少，主要的病症是叫作"倫格"②的一种瘸腿病和一种叫作"痲尔·特里斯脫"③的疾病。牧人們沒有什么办法来制止这些传染病所造成的損害，他們的活动仅限于在漫长的、无尽头的小路上騎馬馳騁。如果牛群发生了寄生虫流行病，他們只知道一种比水銀剂更好的特效药——禱告。牧人用不着和遭受病痛的牲畜見面，他們只要面对着它的方向禱告一番，同时在地上划一团神秘的綫条。然而，說来更加奇怪的是，他們往往用这种办法会把它医好。

他們便是这样过日子的，非常活跃，但是一点也不引人注意。难得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情，一些細微的变化，打破他們生活的单調。

一种团結的精神把他們結合起来，他們总是无条件地互相帮助。只要有一头輕率的小牛逃离牛群，伐盖罗立即抓起他的"圭亚达"④，用馬刺踢一踢他的馬，飞也似地急忙赶了上去。如

① 在写信的时候，他不用"您的卑賤僕人"这个老套，而是天眞地用"您的牧人朋友某某"。有时候，在报告一件不幸的消息时，比如走失了牲畜，他的精确性是惊人的："亲爱的主人：兹特写信报告您，您的牛群完好无恙，只有四头小牛死在丛林里，其余的都还在活蹦乱跳。"——原注。

② "倫格"(rengue)：牲口瘸腿病。

③ "痲尔·特里斯脫"(mal triste)：这个名字有时指一种痲疯性的传染病，有时(在巴西南方)指一种恐水病。——英譯者注。

④ "圭亚达"(guiada)：赶牛用的长叉。

果他不成功，他便向邻近的伙伴們求援，請他們“上陣”，这个說法很能代表这些乡村騎士們的特征。于是他那一二十个朋友便騎着馬在他后面飞奔，大声地喊叫，在田野各处搜寻，横过山坡，在卡汀珈里搜索，直到那头牲口，用牧牛人的話說，“丢了脸”并且“鼻子朝天”或被牧人强有力的双手抓住了犄角，摔倒在地为止。

追捕牛群

团結一致、互相帮助的精神，在追捕牛群（vaquejada）时最为显著；这項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步驟，首先是把牛群赶攏在一起，然后把邻近各牧場的牲口分开；这些牛惯于混在一起，在一个很大的公共牧場上吃草，这个牧場沒有任何围墙或濠沟作为界限。这項工作在六、七月間进行。

負責围攏牲口的“罗迪多尔”① 先选择一个大致位置在中心的地点，通常是一块沒有草木的平坦低地，然后就把附近的牧人集合起来。他們全都参加这項工作，派給每人一个特定的职务。接着，这些穿皮衣的人們便在多沙的土地上分散开来，和周围的卡汀珈展开一場体育比賽。

这場情景的剧烈和可怕的行动，使人联想起一队韃靼騎兵。几分鐘以内，这些塞尔泰納霍人便消失在附近的丛林里，这里就空空蕩蕩了。

忽然間，从一边传来馬蹄踏在岩石上的杂沓得得声，树枝噼啪的折断声，牛角相碰的格格声；一小团一小团的尘霧往上升起，空地上忽然出現一部分牛群，牛犄角上都套着皮制圓球；牧

① “罗迪多尔”（rodeador）：即头目。

人跟在后面，两脚用力踏在馬鐙上突然把馬勒住。

他赶来的只是所有牲畜的一小部分。他把它們交給留在原地的伙伴們看管，自己飞奔回去再次搜寻。同时，在远处，又一些牲口出現了，接着又有一些，一个跟着一个，沿着那条长滿矮树的狹长道路走来。这时，整个圍捕便变成一件又热鬧又混乱的工作；在这一場平原上的大混战中，有的小牛犄角糾在一起，有的用蹄子抓地；馬匹用后腿立起，騰跃向前；平原上发出地震般的久久不停的轟鳴。这时，在旁边的卡汀珈里，运气較差的伐盖罗正在同頑强不馴的牛战斗。逍遙自在的公牛或离群的小牛一般都不願重新归群。它鑽进卡汀珈里，牧人在后面紧紧追着；他不讓它跑开，等待着决定性行动的时刻到来；于是，他猛然一跃，把逃走的牛抓住；他在馬鞍上把身体斜向一边，重量压在一只馬鐙上，一手抓住馬鬃，一手使劲揪住逃跑的公牛的尾巴，用力往旁边一拉，把它扑通一声翻倒在地上。这时他便把"皮亚"①，也就是絆索，把它套住，或者給它戴上皮眼罩，把它这样絆着或蒙着眼睛带到指揮圍場的头目那里。

这时候，伙伴們鬧鬧嚷嚷地向他欢呼。他把他的战功講給他們听，他們也以同样的故事相告。在这样交换着英勇事迹的时候，要使用許多特有的形容詞，逐漸加强，从生硬而清晰地吐出的"德斯塔拉多"，到用拖长的、沙哑的顫音說出的"鉄米罗"②。

这一天結束的时候，最后还有一件工作，就是計算赶攏来的牛的头数，把它們分开。接着，每个人便赶着屬于自己的牛朝自

---

① "皮亚"(peia)：即絆牲口脚的絆索。

② 原文为 destalado 和 temêro，都是贊美英勇行为的感叹詞。——英譯者注。

己的牧場走去。这时，人畜四散的平原上，便传来“阿伯亚多”①的忧郁的小調。

然而，就在这一件辛苦的工作刚刚結束的时候，另外一些更重要的工作又来了。

回家的路上

牛群随着凄切而緩慢的歌声的节奏，慢慢地蜿蜒前进。牧人以特别的姿势伏在馬鞍上，梦想着将要生下的小牛，計算着可能賺到多少錢，根据合同上的条件，主人将得到多少，他自己将得到若干。然后他便估計要赶几头到市集上去——这时候，他想起一头已經十来年的公牛；由于长远的友情，他从来沒有把它赶到市集上去过。此外，那头一岁的瘸腿小牛身上扎了刺，必須取出来。前面，那只戴着眼罩和高傲地昂着头的不听話的畜生，因为别的牛把它挤住，才沒有乱窜；在卡汀珈里，他不得不給它穿上“裙子”，把它拖倒，才馴服了它。还有那头健壮的公牛，悠閑自得地走着，步态矜持，漂亮的大脖子和水牛一样寬，左右摆动着，别的牛都离它远远的，不敢上前，乡下人人都羡慕它。它那短小坚硬的犄角裂了縫，尖也磨鈍了，上面沾着泥土，使人一看便知道它曾在牧場上跟强大的对手进行过可怕的战斗。队伍里还有許多别的牛，牧人对它們都很熟悉，談到每一头他都可以給你講个故事，因为他的原始的、朴素的生活正是由这些細枝末节构成的。

他們这样繼續前进，慢吞吞地，有条不紊地，随着忧郁曲調的节奏；这曲調好象搖籃曲一样对他們起着催眠的作用：它那单調的叠句：

① “阿伯亚多”(aboiado)：即牧歌。

E cou mansão……

E cou…… cão……①

在寂静的田野上蕩漾，使人怀念起自己的故乡。

潰逃

但是，突然之間，整个牛群，那上千个光滑的脊背同时顫抖了一下。它們的脚步一刹那停下了。然后几百对犄角碰撞起来，糾纏起来，在空中折騰翻滚，上上下下乱成一团。大地在牛蹄的雜踏下战栗着，牛群潰逃了。

牛群四散奔逃，不能控制。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有时不知是什么原因，使牧人束手无策。最微小的事，比如一只甲古鳥②突然低飞下来，或是一只莫科③匆匆横过道路，都可能使这种事情发生。一头牛受到惊吓，神經馬上为之震动，便传染給全体。它們同时受惊，情形十分可怕；这些平时动作迟鈍緩慢的巨大躯体，在同一时間里混乱地向前猛冲，跌跌撞撞，那些套着皮制圓球的犄角团团乱轉，教人眼花繚乱。

它們奔逃开去，誰也拦不住，誰也追不上。卡汀珈遭到践踏，树木折为两段，树干被撞成碎片；溪流因为大批的牛群涌进而漫溢出来；一股奔流似的牛蹄踏在破碎的岩石上，格格作响；台地上远远传来一陣低沉的雷鳴。

辛辛苦苦地耕耘的古老农田，不到几分鐘就毁坏了，底面光滑的死湖变成了崎嶇不平的掘翻过的沼地；房屋被撞倒，遭到践踏；即使房屋沒有倒，受惊的住戶也要跑出去躲避，跑到这里那

① 意即：回家走去……

回家……去……

② 甲古鳥(jacú)：学名 Ortalis squamata。——英譯者注。

③ 莫科(moco)：一种鼠类小动物。

里，随便什么地方，去避开迎头而来的"畜群"的正面冲击——这畜群是几千头牛构成的一个单一的、惊人的、无定形的、无法形容的、光怪陆离的牲畜集体，疯狂地向前飞奔。在这一片騷乱之中，牧人也在縱馬馳騁；他們有时走在畜群的旁边，有时鲁莽地奔上畜群过后留下来的残破的路途，有时繞一个大圈，越过路上的一切障碍，面对着一切危险：泥沼、墙壁、小丘、疯狂的牛群的犄角。他們手里举着刺棒，放掉繮繩讓它搭在馬頸上，两脚輕套在馬鐙里，身体伏在馬鞍上，紧抓着馬的鬃毛，急急地奔馳。

他的伙伴們远远听到潰逃的声音，这时候便前来帮忙，下午的劳动和斗爭又重新开始：重新花費力气，重新发动进攻，完成更多的战績，遂到并且克服新的危险，直到不听話的牛群最后找回来为止；这与其說是牧人追赶的功劳，不如說是牛群漸漸疲倦了，已經精疲力尽，这时不能不停歇下来。

牧人們再一次把它們赶上回家的道路，朝牧場前进；于是在荒凉的平原上，重又传来"阿伯亚多"的忧伤的歌声。

传 統

牧人們回到家里，躺在竹吊床上，回想着追捕牛群的惊险經历，或者在市集上的奇遇，不折不扣地消磨着时間，渴了便喝那甜津津的"恩波沙达"①，餓了便吃那味美无比的牛奶拌南瓜。

如果季节好，低地种植园里的庄稼長得茁壮，"巴那斯科"和"米摩索"这两种牧草長得茂盛，并且也沒有干旱到来的現象，他們便利用閑暇来散心行乐。如果湊巧市鎮上有节日，有游行和摩尔人的哑剧可看，他們便到市鎮去。那都是些古老的节目，腹地居民地已經把它們完整地保留了整整三个世紀，一切細节俱

① "恩波沙达"(umbusada)：用恩波树果实制成的甘美飲料。

全。在这些节目中，有一个是外来的"夜袭"①，这便是腹地居民地墨守最久远的传統的奇妙的事例之一。这种节目是很久以前模仿古代在半島②上夜間出击摩尔人城堡的故事而产生的，現在在它的誕生地已經完全被遺忘了，連它的名字都过了时，不再使用了；这是一种費錢的但是有趣的节目，用提灯和火把照耀着进行，身穿白衣或穆斯林服装的人，排成长长的行列，步行前进，另一些人装扮成奇怪的野兽，騎在馬上。他們都排成縱队，迅速走过，一路上发生小冲突和假遭遇；这便是腹地山林人狂欢时刻的最大乐趣。

舞　蹈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参加这样的娛乐的。有些人財力不足，无法远离牧場，他們便留在家里，以传統的方式取乐。他們照旧穿着皮衣，跳起喧鬧的"桑巴"和"卡德雷台"；单身汉都是賽詩的伟大即兴詩人，他們跳着"巧拉丁諾"和"巴亚諾"③，亮閃閃的五弦琴夹在腋下，已婚的夫妇則作东道主。他們在装飾着过节的茅屋里大声欢呼着，粗声吼叫着，接待客人；因为通常室内容不下这么許多人，他們都到室外去，在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場上弄了一个更寬敞的跳舞場，他們把这地方用树枝装飾起来，預备好树桩、树干和一些凳子，用星星的亮光照耀着。他們痛飲白兰地酒以消除一天的劳頓，他們把这种酒叫作"泰莫沙"④意，

① 夜袭（encamisada）：原来是軍队夜間穿着肥大的衬衣，乔装起来，出去袭击敌人的意思。——原注。

② 指伊伯利安半島。

③ "桑巴"、"卡德雷台"、"巧拉丁諾"、"巴亚諾"（samba、cateretê、choradinho、baiano）：都是巴西民間舞蹈。

④ 泰莫沙（teimosa）：形容酒力厉害。

思是"冲头"，酒喝过以后，就喧鬧地兴致勃勃地跳起舞来。

一个精神抖擻的小伙子用六弦琴弹起一支活泼的曲子，美貌的卡波克洛姑娘的身躯开始了緩慢的动作①，莽撞的腹地青年便旋轉着跳起舞来。

賽 詩

在跳舞的休息时間，便举行"德薩菲奥"②即賽詩。由两个民間歌手作为对手，先行开始，韵脚脱口而出，組成四行詩节，有时非常优美：

在上帝的大好时光，阿門！
不，我不会开玩笑！
我輕視整个世界，
就在这个場合歌唱。

他的对手接着作答，用最后一句作为开始，接着唱下去：

就在这个場合歌唱，
我的好朋友，好同伴，
接受你挑战的人在这里，
你知道，是个举国聞名的人！

这是竞賽的开始，直到后来，一个歌手遇到一个困难的韵脚，結結巴巴地唱不出口，焦急地拨动他的五弦琴，因为失败而引起轟堂大笑，这时才算結束。在这样的欢乐中，一夜的时光很快地逝去。东方发白了，塞里科阿鳥在沼澤中开始歌唱，这是这次欢乐的集会应該散去的信号。

欢乐的节日过去以后，牧人重新去做那費力的工作，重新去

① 这是极为緩慢的舞蹈，脚不发出声音。——原注。

② "德薩菲奥"(desafio)：即席对唱詩歌的比賽。

睡那舒适的吊床。有时候，牧人离开安静的住所出一次远門，一去便是一年。他們穿过圣佛兰西斯科河，在东部广大的康普斯上流蕩；这是一望无垠的平原，圣佛兰西斯科河和土康廷斯河泛滥的时候，它們的河谷便在此处相接；有几条河流不很显著地由这里发源，有的流向东方，有的流向西方。他們从这里繼續前进，进入哥雅斯州，或是經由更偏北的一条道路，前往比烏伊州的山陵地带。

他們是去买牛的。这些遙远的地方，这些伸展到納雄那尔港的偏僻貧困的村庄，由于这些"巴伊亚人"的光临，一时活跃起来了。他們是市集的統治者。这些身穿皮甲胄的人們，騎着生气勃勃的馬，揮舞着牛叉走来时，忽然神气活現起来。他們进入这些小村落时的那副目空一切的架势，就象是心滿意足的征服者。平原上沒有指路的标記，如果他們在归途上冒着危险"穿越"平原的时候沒有迷失，他們一回到家里便重新恢复了他們那种单調而原始的生活方式。

干　旱

接着，突然之間，单調的日子不幸地被打乱了。干旱正在临近。

由于灾难来临时有着特殊的节奏，塞尔泰納霍人能够予先得知。以西阿拉州为中心的火的地獄一步步地侵蝕着这个地区，可是他們并不抛开它逃往他方。勃克尔写过一段动人的話，他提到一个奇怪的事实，就是，人类对于自己周围的自然灾害从来也不懂得如何去适应。再沒有比秘魯人更怕地震的了，可是，在秘魯，搖籃里的小孩都要受到地震的搖蕩。然而，就这一条規則来說，塞尔泰納霍人倒是例外。干旱吓不倒他們，反而使他們

的痛苦生活更充实，給他們增添一些极其富于戏剧性的插曲。他們冷靜地对待它。虽然他們熟知的传說証明这种悲痛的考驗不知已經发生过多少次，但是他們依然怀着能够抵抗它的不能实現的希望而堅持着。

他們自已和他們的祖先都进行过观察；这些观察中，常識的指导摻杂着极大的迷信；他們利用这些观察所給予他們的一点兒帮助，尽可能对这种灾难进行研究，以便使自己了解它并且能够忍受或避免。他們异常冷靜地把自己准备好，进行斗爭。在夏至前的两三个月，他們便支撑并加固堤壩，或是把水坑弄干凈。他們照料田地，在河边的一条条窄长的耕地上犁出許多沟畦，为这些小小的农田迎接第一陣雨水作好准备。

然后他便对未来努力进行估計。他抬头向上，又极目向四面八方观看，寻覗良久，想要从周围的景色中发現最微細的暗示。

干旱的迹象不久便出現了，一个跟着一个，冷酷无情地接踵而来，好象一种周期性疾病的症候，好象大地害了可怕的間歇性热病。十月的短暫雨季，即所謂"南瓜雨季"过去了，陣雨下过不少次，但雨水很快便在干热的空气中蒸发掉，不留一点痕迹。卡汀珈变得斑斑点点了，这里，那里，到处，都現出一簇簇灰褐色的雕落的树木；这些斑点就象一場悶住的看不見火焰的大火遺留下来的灰烬堆，数目不断增加；地面龟裂了，坑里的水面慢慢下降。同时可以注意到，白天象火烧一般地炎热，甚至在天亮时也是如此，夜晚却不断地越来越冷。大气象干渴的海綿那样，把塞尔泰納霍人額上的汗水吸了去，而他們身上的皮革甲胄却不象从前那样柔軟，变得又硬又热，披在肩头，象是青銅做的胸甲。下午一天短似一天，漸漸成为沒有黃昏的傍晚；他們望着离开这

个地区飞往他方的第一批鳥兒，悲愁地遐想。

这是即将来临的苦难的序幕。情况越来越明显，一直到12月。

伐盖罗采取了予防措施，焦急地照看着牛群，他們在广闊的放牧地上繞圈子，一直走到位于不毛的高地之間的較为肥沃的低地，他們就把牛放到那兒去吃草。他們平心靜气地等待着这个月份的第十三天，因为到了那一天，他們将按照世代相传的习俗，預卜未来，并且探問老天爷的意旨。

这是圣泰·露西亚的传統的試驗。12月12日晚上，他把六块盐摆成一排，使它們吸收露水；六块盐从左到右分别代表未来的六个月份，从1月到6月。第二天早晨天一亮，他便对它們进行观察。如果它們仍然是完整的，那便預示着干旱；如果第一块溶解了一点，变成了潮湿的一堆，他便肯定1月間有雨；如果第二块出現了这种情形，那么就在2月下雨；如果大多数盐块都是如此，那么冬天就会过得很舒服。

这种測驗是很有趣的。虽然它带着迷信的意味，但是却有确实的基础，而且是可以接受的，我們只要考虑一下，它所吸收的空气中蒸发的湿气的数量多寡，經过推論，也就知道了气压造成落雨的可能性是大是小。

同时，虽然这是一种传統的試驗，但是塞尔泰納霍人还是不能确定。即使預兆是最坏的，他們也不一定灰心丧气。他們耐心地等待春分，到那时再向自然寻求启示。在整整三个月里，他們焦急地期待着，然后，到了3月19的圣若瑟日，他們便求助于最后一次預卜。

对于他們来說，这一天是以后几个月的指南。在这十二小时以內，它要把未来的气候变化都显示出来。如果那一天下雨，

冬天将是多雨的。反之，如果整天烈日当空，一片云也沒有，那便意味着大地沒有了希望，干旱无法避免。

在沙漠中的孤立

于是，他們变成了另外一种人。他們不再是无可救葯地懶惰和极端地冲动，只是一天到晚随着牛群馳骋的人。他們現在越出了他們的原始状态，以强壮的人所特有的超人的冷靜态度，不声不响地頑强地挺身面对着命运，准备同它周旋，虽然他們也知道，他們归根到底是无能为力的。腹地的英雄气概在那里发生的可怕的悲剧，我們現在再也不会听人講起；它們不会再出現，也不会有人作为插話再把它講述了。这个悲剧起自一場从来沒有人描写过的斗爭——大地对人类的抗爭。最初，伐盖罗抬头望着蒼天，祷告着。他首先依靠的是他的宗教信仰。他們抱着創造奇迹的圣象，举着十字架，把放着神象的抬架高高抬起，神旗飘揚——許多人家全体出动了，不仅是强壮健康的人，連年老衰弱的、有病的和瘸腿的都参加了——他們把路边的石头压在头上和肩上，抬着圣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在那漫长的白天，虔誠的队伍緩緩而行，荒蕪的腹地回应着他們悲凉的祷告声；在漫漫的长夜里，忏悔者到处徘徊，平原上到处照耀着烛光。但是蒼天依然无动于中，万里无云；太阳把大地上的一切都晒得枯萎了，干旱的可怕痙攣开始发作。內地山林人望着自己的兒女。他悲慘地望着他的牛群；它們或是横七竪八地伏在低洼的沼地上，或是在远处慢慢游蕩，脖子低垂，脑袋挨近地面，一边用鼻子嗅着搜寻水源，一边悲哀地吼叫。但是他們仍然不放弃他們的信仰，对于使他們陷入絕境的老天爷不加怀疑，还是在同一时間喃喃地念着同样的祷告，他在准备牺牲自己。

他們拿起鉄鍬和鋤头，向大地进攻，到下面的地层里去寻找可能逃到地底下去的水。有时候他們找到了，有时候花费了許多力气，却碰上一块岩石，以致前功尽弃。然而，他們总是再接再励，往往能在地下掘出一洼清水，只是不到一两天，这一洼清水就蒸发掉，或是吸回到地里去，踪迹全无了。他們坚持不懈地追着它，挖得越来越深，寻找这捉摸不定的宝貝，希望它最后在他挖的坑中溢出，好象人死而复生一样。但是，因为他們异常节俭，只要几把"帕索卡"① 便能維持好几天，所以他們不是那么容易灰心丧气的。

卡汀珈就在他們的周围，这是他們自己的野外谷仓。他們把解渴的曼达卡魯或乔斯树的綠枝切碎，喂給瘦弱飢餓的牛吃。他們掘出烏魯古里的根块，把它刮淨搗碎，然后煮熟，做成一种叫做"勃罗"② 的奇怪的面包；誰要吃了它，肚子便发胀，产生一种幻觉，使飢餓的人覺得象是吃飽了一样。他們在盛食物的容器里装满了小椰子。他們也挖恩波树的膨大的树根，这是給孩子們解渴用的。从"契克—契克"树的叶状枝条里，他們榨出收歛性的汁液，保留起来供自己享用；喝了它，人的嗓音会变得沙哑或完全講不出話。总之，他們过度地劳动着，不怕辛苦地利用一切資源；他們变成了强壮而重感情的人，为自己，为那些垂头丧气的兒女，为托付給他們巨大精力的牛群想办法。

然而，他們的一切努力都遭到挫敗。他們在和荒凉的大地相抗衡时飽受折磨。塞里馬烏逃往别的台地去了，长尾鸚鵡跑到遙远的海岸去避难，可是他們要同一种残忍的动物作斗争。

① "帕索卡"(passoca)：把巴西腰壳果烤熟，在石臼里搗碎，和以曼尼奥克粉、盐和糖制成。——英譯者注。

② "勃罗"：原名为Bró。

现在成千上万的蝙蝠飞来，使得苦难的日子更加难挨，它們向牛群猛扑下来，把一部份牛咬死。从一片片焦干的杂草里，发出无数的响尾蛇的声音；夏天越是酷热，它們就越多。

到了夜里，狡猾的美洲豹前来偷窃他們的小牛，公然来到他們那简陋的茅屋的門前。这是他們必須对付的另一个敌人。他們手里拿着火把跑到院里去，想把它吓走。如果它不逃跑，他們便向它进攻。但是他們并不对它开枪，因为他們知道，假使一击不中，或是子弹不能把它打死，美洲豹便会对着一缕枪烟冲过来，这就无法抵抗了。这場搏斗比这个更为惊心动魄。虛弱的壮士左手拿着长叉，右手执刀，向这不速之客挑战，把它激怒，惹它跳起扑来，然后趁它在半空中的时候向它进攻，一击就使它完蛋。

然而，他不是常常敢于冒险去立这样的功的，因为除了别的灾难以外，还有一种很奇特的疾病——夜盲症——在折磨着他們。說来奇怪，这种假盲是由于对光綫的反应而造成的，产生这种病的因素是：光亮炎热的白昼，灿烂的天空和在不毛的大地上空自由流动的一股股热空气。这是由于用眼过度所造成的。太阳西下不久，患者便看不見东西，成了瞎子。黑夜在籠罩大地之前，突然向他們袭来。第二天早晨，天一亮，他們那失去的視覚便得到恢复，到了傍晚又重新消失，經常如此，十分痛苦。

視覚一恢复，他們的精力也随之而来。他們还不認为自己已經失敗。植物的細嫩根茎和野鳳梨树的"松露"还可以供孩子們解渴充飢；有了这些粗糙的食物，他們便产生了滿足的幻覚。

現在他們只得步行了，因为一見馬匹，便感到心如刀割；他走到放牧地去，看看牧場的一片惨象：小牛簡直是幽灵，它們怎么还活着，只有天晓得；它們躺在枯树底下，細瘦的腿勉强撑着衰

弱的躯体，緩慢地无目的地蹣跚着；另一些已經死了許多天，到現在躯体依然是完整的，因为不管老鷹怎样啄食，它們也穿不透被太阳晒干的牛皮；一些快要断气的牛，聚攏在土地凝結成块的空地上，这里原来是它們喜爱的飲水池塘；最使他們难过的是，那些精力还沒有完全耗竭的牛，这时来到他們的面前，滿怀希望地把他們包圍起来，不住地发出凄慘的叫声，仿佛是在哭訴。

附近連一棵仙人掌也沒有，乔斯树的最后的綠叶老早已被啃光了。

然而，穿不过的馬坎比拉树丛林依然还在。这是最后的一个去处。他們把丛林死去和雕落的枝叶点燃，以便尽快剝去它們的荊刺；黑烟升起，在透明的空气中散开，这时，可以看到一批十分可怜，身体虛弱，餓得骨瘦如柴的牛从四面八方跑过来，寻求最后的一餐。

最后，一切来源都沒有了，情况依然沒有变化。一点下雨的迹象也沒有。馬里截罗树是一种能够預报下雨的植物，可是它的树干現在并沒有冒出湿气。东北风繼續猛烈地刮着，在平原上咆哮怒吼，在卡汀珈的叶丛中吹得沙沙作响，呼呼乱叫；在那万里无云的晴空，伏天的大太阳傾泻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暑热。受尽了种种折磨，塞尔泰納霍人終于絕望了。

有一天，他們看見第一批“逃荒者”打他們的門前走过。他們怀着一种强烈的預感，注視着这一大群可怜的人們穿过村子的場地，在大路上揚起一陣尘土，便消失不見。第二天，逃荒的人更多，以后也越来越多。这意味着这个地区的人快要走光了。他們也不能再坚持下去了，只好参加其中的一队离开；他們一路上扔下許多死尸。他們随着队伍千辛万苦地走向海岸，走

向遙远的山区——走向任何有东西足以維持人类最低生活的地方。他們到达了这样一个地方。他們得救了。

过了几个月，灾难結束了。他們对腹地无限怀念，就又回来了。他們回到家里，又快活，又兴奋，不住地歌唱；他們忘記了种种的不幸；他們回来所寻求的，依然是那种好景不常的幸福，漫长而痛苦的生活，无穷无尽的灾难和不幸。

美斯蒂索的宗教

塞尔泰納霍人在一个对他們毫无所知的国家里这样孤立起来，同环境进行着面对面的斗爭，这种环境似乎已經以它本身的惊人的粗獷，給他們的身心打上了烙印。他們或是游牧民，或是在土地上扎根不深的人；实际上，他們沒有取得生活上一个較高地位的固有能力。他們的活动范围有限，阻碍着他們精神方面的发展。他們的宗教是一种他們所不了解的一神教，被极大的神秘主义所損伤，不調和地摻杂着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拜物主义。他們是很单純的人，勇敢而强壮，但也容易受騙，常常被那些最荒謬的迷信引入迷途。对这些情况加以分析，就能看出他們身上种种不同的情感的汇合。

他們的宗教，象他們自己一样，具有美斯蒂索的特点。把产生他們的种族的物理和生理的特点概述一下，对于全面認識他們的道德品質同样是有帮助的。这是这三个种族的生活的索引。塞尔泰納霍人的宗教信仰表明几种不同的傾向极不調和地并存着。这里沒有必要把它們描写。关于滑稽而好恶作剧的卡波拉①，騎着一匹脾气暴躁的开泰突②，在神秘的月夜穿过平原

① 卡波拉(caapora)：一种精灵。

② 开泰突(caltetú)：精灵的馬。

的毛骨悚然的传說；劳凶极恶的薩西①，戴着一頂朱紅色的女帽，袭击那些在不吉利的耶穌受难日前夕深夜赶路的旅客；以及到处作祟的狠人和夜間游蕩的无头母騾；負着天国的懲罰的可恶魔王，下凡到人間，对人們施加各种誘惑；人們要找寻失物，对那个在当地祝圣的圣康貝罗②祷告而給他点的蜡烛，平原上到处都是；为了給牲畜治病和为了"打击"和"出卖"热症而念的神秘咒語；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幻想，各种的妖魔鬼怪，失去理智的传教士的种种异想天开的預言，以及虔誠的进香和布道、苦行——所有这种界限不明的宗教的复杂地表現出来的一切，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美斯蒂索宗教的历史因素

把上述各种表現解释成为不同信仰的混合，那也不見得怎么不妥。显而易見，这些信仰就是：未开化人的神人同形同性論，非洲人的万物有灵論，以及更值得注意的，优秀种族本身在发現和殖民时期的情緒态度。最后这一点是历史隔代遺传的一个显著的例子。

当我們观察腹地的宗教騷乱，看到卓越的福音传教师和弥賽亚③隔一个时期便到內地来，总有一群又傲慢又盲信、又哀伤又狂暴的信徒追随在这些身穿粗毛衬衣的苦行者后面，我們自然就想起十六世紀末葡萄牙的精神生活中那个危机重重的阶段；这个惹人注意的民族曾經是历史舞台的主要角色，这时突然衰落下来，进入了一个迅速后退的时期，这个时期就連堂瑪奴

① 薩西(sacy)：一种精灵。

② 这个当地圣者的名字"康貝罗"(Campeiro)是从"康普"(eampo)一字而来，"康普"意为田野或平原。——英譯者注。

③ 弥賽亚(messiah)：先知。

埃尔王朝在东方的显赫功业也遮盖不住。巴西的大量殖民是在国王若安三世当政时进行的，这恰好是在这个精神生活完全不平衡的时期的頂点；这时候，“中世紀的一切恐怖都結晶在半島的天主敎信仰中。”

塞尔泰納霍人繼承了許多极其荒唐的迷信，这些迷信在沿海已經不存在，因为受到其他一些宗敎和种族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但是在腹地却原封未动。这种遺产是由一些敏感的人带来的，他們对印度的幻梦在东方破灭以后，成群結队地来到我国。他們带着强烈的神秘主义而来；这是一种宗敎热情，和半島上猛烈地燃烧着的宗敎裁判的耀眼火光相通。他們和那些在里斯本的人們同一民族，这种民族热衷于种种奇迹，突然产生了錯觉，以致在里斯本皇宫上看到了預言箱，看到了神秘的火舌，看到一群群包着白头巾的摩尔人列队而过，看到武士們在天空战斗。他們和这些人同屬一类，这些人在阿尔卡塞—开比尔之后的“民族衰落时期”，正如奥里維拉·馬丁斯强調指出的，面临着迫近眉睫的毁灭，却認为抱有更崇高的救世希望，才是得救的唯一道路。

的确，当我們观察今日腹地的混乱和挑起混乱的失去理智的弥賽亚的时候，我們不由得看出他們和古时候半島上的預言家——“貝那馬科尔”的国王，“埃里塞拉”的国王——是很相象的，这些預言家以殉道者的精神在山坡上到处游历，在許多易信的人們中間散布同样疯狂的念头和同样折磨人的梦想。

这种历史上的对比可以回溯三个世紀之久，但是这是一个确实的对比，完完全全，毫无瑕疵。在腹地的乡村社会里，时間一直是停滞的；这个社会沒有受到人类一般进化的影响，它还在呼吸着那些追逐一个米盖略諾或一个彭大拉的疯狂幻想家的精

神空气。这里也不缺少塞巴斯蒂安主义①的政治神秘主义，对比更加鮮明。塞巴斯蒂安主义在葡萄牙虽然已經絕迹，今天却以特别引人注意的形式，还在我国北部腹地保留着。但是我們还是不要跑得太快吧。

腹地宗教动机的可变性

我們这些隔代遺传的烙印，得到了有利的气候反应，就产生了一种特殊心理。从我們前面所作的概述来看，腹地人同土地的作用关系比任何人都更密切。他們是会变化的，完全依照自然力的作用而定。由于意識到自己的軟弱，无法抵抗这些自然力，他們也就經常有一种投靠不可思議的力量的强烈动机，这代表着一个落后的人的低下的思想状态，認为自己是受神保护的。在条件較好的地区，这种保护就不是这样一种强烈的需要。然而，在这里，个人的傾向，說起来，是同外界的变化連結在一起的；这二者的結合——由此产生了我們已經講过的冲动性的兴奋和无精打采的懒散这两方面之間的对比——結果便产生了对将来毫不关心的宿命論的看法，随着出現一种宗教的狂热。传教士所講的道理不能不为这个时代的总的傾向所影响。因此，在动乱的时代，如果內地山林人所不能理解的天主教的崇高观念垮台，而他們那些原始的宗教礼仪又显露了他們那种不发达的思想状态的各种烙印，那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是，甚至在正常的时代，他們的宗教也是含糊而多变的。豪薩的黑人把全部菊魯巴諾仪式改成了礼拜堂的形式，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現象，这在巴伊亚首府很普遍，常常看見教徒們用

① 塞巴斯蒂安是十六世紀葡萄牙国王，他認为政治和宗教一样，是神秘的。

同他們的拜物教礼仪相适应的方式做弥撒；同样，不幸而繼承了古老的罪恶的塞尔泰納霍人，也从教堂出来便去参加非洲人的"康东勃莱"①或图皮人的"帕拉塞"②等异教的爱餐③了。因此，这种含糊的宗教信仰带着惊人的反常情况，那也是不足为奇的。

黄昏时分，在腹地看見一家人跪在簡陋的祭坛或粗糙的圣象前面，在暗淡的油灯光中，为死去的亲人的灵魂祷告，或者祈求勇气以应付生活中的风暴，眞是一个美丽的景象。他們对死人的崇敬給人以极深刻的印象。他們在离开村鎮很远的地方，把死者葬在路旁，使他不致太孤寂，以便經常可以听到过路人的祷告，經常可以有过路人在十字架的角上放上一朵鲜花，一根树枝，或是一件过去的紀念品，而且随时有人更换。騎馬飞奔的牧人，遇到这种簡陋的紀念碑——竖在几块石头上的一个十字架——便会突然勒馬，脫了帽，慢慢走过去，为这个他可能从来沒有見过的人祷告，說不定这个人还曾經是他的仇敌。

尘世是一个不堪忍受的流放之处，死总是一种幸福。一个孩子死去便是一个节日。在穷苦的父母的茅屋里，六弦琴伴着哭声愉快地弹奏，喧鬧热情的桑巴舞又跳了起来，賽詩者高声朗誦着四行詩；但在另一边，在两根牛油蜡烛之間，躺着死去的孩子，周围放滿鲜花，死亡固定在他脸上的最后微笑，反映出回到天堂和永恒幸福去的无上滿足——这就是这些单純、原始的人們最最关心的一件事。

另一方面，同这些有趣的情景相反，他們的宗教也有一些令人討厌的表現，一些丑恶的背离常情的举动，使它敗坏，使它污

① "康东勃莱"(candomblé)：黑人的宗教仪式。

② "帕拉塞"(paracé)：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

③ 爱餐(agape)：原来是基督教初期的一种仪式。

独。

"奇　　石"

从馬拉揚州到巴伊亚州的腹地动乱，还沒有历史家加以記載，我們也不想把这件事攬在自己身上。我們只从許多事件中随意选择一件来看一看。

在伯尔南布科州帕杰烏附近，沿海的花崗岩地层的最后横脉高聳天表，形成奇形怪状的"雕刻的群山"，即泰拉达山，庄严地俯視着四周的整个地区，围成一个巨大的圓形剧場；通过垂直的峭壁之間的一个狹窄峽口，就可以走进去。在这里，聳立着一块孤零零的岩石，好象一个巨大无比的講坛——"奇石"。

1837年，这个地方曾是一个剧場，上演的戏剧令人回忆起阿散蒂人① 恐怖的宗教仪式。一个神話似的馬墨洛科人或卡夫索人，把附近各农庄的人都召集在一起，自己爬上这座岩石講坛，以滿怀信心的語調宣布堂塞巴斯蒂安的仙国即将誕生。这块岩石只要破碎——不是由于受到槌子的敲打，而是由于洒上了兒童的神奇的血液作为祭礼，于是伟大的国王便会一跃而出，由光彩煥发的卫士們簇拥着，对不知感恩的人施行无情的懲罰，而对那些为他"破除魔法"做出供献的人則厚加賞賜。整个地区都籠罩在不安的战栗之中。

这个失去理性的人物，找到了传播他的疯魔教义的适宜的环境。媽媽們怀里抱着小孩，拥挤在这个可怕的祭坛周围，爭先恐后地把自己的孩子奉献出来，作为第一个祭品。鮮血在岩石上淌着，濺着，汇成无数个血沼；流了这么多的血，据当时的报紙記

---

① 阿散蒂人(Ashantis)：是非洲黃金海岸的黑人。——原注。

載，当这个悲慘的鬧劇最后結束的时候，誰也不能再在这块血腥的場所附近停留了。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給人以同样深刻印象的事件抵銷了这些失去理智的行径。內地山林人的心灵对它所发生的影响反应迟鈍；根据这些影响的性質的不同，他們可能极端残暴，也可能非常虔誠。到这里为止，我們所看到的是他們狂热的迷信的情形；現在讓我們来看一看他們的信仰改变以后的面目。

圣多山

圣多山是一个有着很多传說的地方。十七世紀末，由于发現了矿藏，內地就有了沿海地带所沒有的吸引力；进入北部腹地的冒险家們，向着杰各比那山进发，在銀矿的幻影的引导下，踏着培尔科·狄亚斯的如謎的道路，到了这里，都要停留一个很长的时間。景色如画的毕加拉沙山，孤零零地屹立着，俯視四方的原野，成为他們在曲折的道路上前进的向导。

此外，这个山峰本身对他們也有不可抵抗的吸引力。原来在山的一面山坡上，以一块叠一块的巨大岩石嵌着三个神秘的大字——A，L，S，旁边还有一个十字，因此人們相信，渴望中的埃尔一多拉多①，就在此不远向东或向南的地方。但是，这些企图和足智多謀的莫里貝卡竞爭的人們，徒然寻找了一番，最后，还是和友好的波蒂迦拉② 以及装备着比斯开火枪的外国人队伍一道，到别的地方去。于是这座山又隐藏在它所俯瞰的平原里消失了。

---

① 埃尔一多拉多(El Dorado)：黃金地。

② 波蒂迦拉人(Potyguara)：是一个印第安人部落，也称波蒂哥拉(Potygoara)。——英譯者注。

然而，在上世紀末①，一个名叫阿波約尼奥·德·托狄的传教士重新发現了它。这位北方的大使徒是从馬沙卡拉的教会到这里来的，这座山的形势給他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发現它很象耶路撒冷的耶穌受难地”，因此决定在这里盖一所教堂，这所教堂应該是一个最簡陋的同时也是最庄严的教堂。

这位教士詳細叙述了工程开始和进展的情形，以及附近移民給予他的慷慨援助。他描写了教堂落成时举行的隆重仪式；庄严的队伍緩步登上山坡，平原上刮起的强烈的颶风一陣陣地吹来，把所有的火把都吹灭了；最后他在忏悔詞里告誡人們說，“在神圣的日子，他們必須到这神圣的地方来，因为他們生活中对于精神的事物过分疏忽了。”

“接着，”他最后說，“我沒有經过仔細考虑便对他們說，从今天起，他們不应該再把这座山叫作毕加拉沙山，而应給它起个新的名字——圣多山，就是神圣的山。”

这个不平凡的教堂便是这样盖起来的，由大自然和信仰共同建成；它比世界上最高的大教堂还要高。腹地人民完成了这位传教士的事业。

今天，誰登上这条两哩长的神圣道路，看見沿路每隔一定距离一个，一共二十五个石头修建的小教堂，教堂里悬挂着耶穌受难象，誰都会意識到修建这个地方时所花費的艰巨的坚持不懈的劳动。这一条白色的石英岩道路，有的地方用暗墙支撑着，有的地方是鋪修过的，有的地方則在原有的岩石上凿出了阶梯，还有一些地方是逐漸往上的斜坡，眞是粗陋大胆的工程技术的一个奇迹；一百多年以前，这里便曾經响起过四旬斋游行队伍的祷

① 十八世紀。——英譯者注。

告，曾經有大批的忏悔者在这里走过。开始向上走的时候坡度最大，大約有二十度的傾斜。过了四五个小教堂以后，向左轉弯，便不再那么陡峭了。繼續向前，过了主要的小教堂之后——这是一个很别致的小教堂，建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面，下面是深渊——又折而向右，坡度漸漸減小，一直到达山巅的脊梁。从这里，道路經过一小块低地，之后突然升高，成为峻峭的斜面，直达尖聳的山峰，通向尖頂上的“耶穌受难地”！

气喘吁吁的游客在向上攀登时，在每个小教堂稍作停留，便会发現景色之美越来越迷人：开头是平原和台地，在下面鋪展开去，平坦无垠；然后远处四周出現了群山；最后到达山頂的时候，就看到許多山峰，感到空間无比辽闊，高度令人胆战心惊；山脚下的小鎮只是一堆杂乱的屋頂，这样就更增加了高的感覺。

在复活节前周，附近的家庭都到这里来，信徒們在古时候不安分的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們一度游蕩的山坡上經过，这就可以看出，阿波約尼奥·德·托狄在解释那巨大的石头字母的秘密方面，比莫里貝卡更为聪明；他在这荒地上发現了一个奇妙的埃尔一多拉多，一个丰富的宗教矿藏。

今天的教会

可惜的是，这位使徒竟后繼无人。近代的传教士总是一种偏見很深的势力，极少例外；他們总是要加剧“泰巴累人”即腹地居民的不平衡的感情状态。他們缺乏前人的精神方面的才智，他們起了消极作用，因为他們破坏、消除和颠倒了早期的福音传教师通过传教輸入到这些单純的头脑里去的良好动机；他們沒有具备福音传教师的改造灵魂的天才和技术。他們所使用的方法恰恰相反；他們不是劝誡人和安慰人，而是对人加以威胁和詛

咒；他們不是祷告，而是咆哮。他們既残暴又狡詐。他們从黑色教衣的褶縫中一跃而出，抓住听众的单純的心灵，好象从武装埋伏的暗处跳出来一样。当他們登上乡村教堂的講坛时，他們并不給听众看到一幅天堂和天堂快乐的图画，而却描摹一个残酷的、燃烧着烈火的地獄。他們的传道辞是由一些莫名其妙的冗长語句所組成，再加上愚蠢的手势和小丑的表情。他們都是些可笑而又可怕的人物，享受着做鬧剧中插科打諢的小丑的奇怪特权；但是从他們嘴里說出来的，却都是些悲惨的語句。他們不給这些朴素的內地山林人描繪出一种更好的、更高尙的生活方式——他自己对这种生活方式也不熟悉——而是对着罪恶吼叫，用粗俗的語言描摹将来受苦的情景。他們滔滔不絕地咆哮叫嚣，把忏悔神功对那些无以自卫的信徒当头压下。他們一面講述可怕的預言，一面順手捏着鼻烟，忽而打开潘多拉的盒子①，忽而打开鼻烟盒子。

他們成功地把輕易信人的塞尔泰納霍人迷惑住，使他們产生錯觉，意志消沉，走入歧途。

讓我們只举一个例子，最后的一个例子。1850年，卡里雷腹地因为那些"沉靜的人們"所进行的大規模搶劫而大受震动。"沉靜的人們"，是給一队队的"忏悔者"起的名字，他們是一些热狂的信徒，夜間在荒野十字路口的神秘十字架下聚集，举行鞭身敎徒的可怕仪式，用粗毛衬衣、荆棘、蕁麻和其他厉害的苦行办法折磨自己。有一天，天气晴明，这些狂热的信徒忽然从克拉托教堂出来，乱哄哄地四散到乡間各处去——妇女們悲叹着，男人們滿腹忧愁，孩子們号哭着——他們都去准备承受严峻地加在他

① 潘多拉，見希腊神話；宙斯送她一个盒子，里面装着各种罪恶，潘多拉打开以后，这些罪恶便散布在人間。

們身上的懲罰。原来一些新来的传教士，在教堂里預言了世界的末日即将来临。上帝已經說过——用蹩脚的葡萄牙語，蹩脚的意大利語，蹩脚的拉丁語——他受不了地球上的罪恶了。

就这样，这些受騙的人們各处流浪、乞討、哭泣、祷告，过着道德极端敗坏的懶惰生活；公众的布施照顧不了这許多人，最后，他們就变成了强盗。这时人們不能容忍了。挑起这次罪恶的人們被送到别的地区去传教，繼續为害社会，强大的法律之手花費了相当力气才把刚刚开端的搶劫行为鎮压下去。

四

安东尼奥·貢塞也罗——隔代遺传的突出例子

我們那些深埋地下的人种层中，产生了安东尼奥·貢塞也罗这样一个不平常的反斜层，这是很自然的。

这个隐喻十分正确。地質学家对于十分古老的削断地层的斜度和方位进行估算，便能构成一座已經消失的山岭的輪廓；同样，历史学家衡量一下这个本身并沒有价值的人的才干，对于研究产生他的那个社会的心理情况，也是很有用的。作为一个单独的事例来看，这只是許許多多普通精神病患者之一，可以归入进行性精神病这一总的类别。另一方面，如果結合着社会背景来看，它便是相当惊人了。它旣是一个病原因素又是一个綜合因素。很可能，这个人一生当中的各个时期，并不代表一种严重的疾病的几个連續阶段，但是却十分肯定地供給我們一种非常严重的社会的病症的概括。作为这种社会的病症的产物，这个不幸的人本該送入医院，作为医疗的对象，但是他却被比他自己

更强大的力量所迫，同一种文明发生了冲突，竟成了历史的人物。因为对于历史家来說，他不是一个不平衡的人，而表現为各种社会特性的集合体——模糊、不确定，在大多数人身上并不显著，但是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时，却很突出而有力。

从原始的拜物主义到天主教的变形，这种种素朴的信仰，这种种低等种族在腹地的杂乱生活中随意发泄的冲动傾向，都凝聚在他这种强烈的放任的神秘主义里面了。对于在他周围出現的动乱，他既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也是一个消极的因素。一种非常敏感的气質使他只能吸收他的环境里的各种信仰和迷信，在这个过程中，他那为逆境所折磨的头脑，最初只不过是一个不健全的被动的容器；这些影响，大大加强，被处于狂热状态的意識反映出来，就反过来又对产生它們的环境发生作用。

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很难在个人的傾向和集体的傾向之間划出一个界限。这个人的生活，立即成为一个社会的生活的提要性的一章。在討論个人的傾向时，我們同时要和社会力量簡单地作一下比較；在这两方面同时加以研究，我們便得到一个各种影响相互作用的良好范例。

这个假使徒过份主观，傾向于反对事物的自然秩序，当他巡視他周围的景象的时候，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观察他自己的疯癲的公式。他并不是被人誤解的人。民众拥戴他为他們最高願望的当然代表。他們的看法既然这样，对于他的癲狂，就并不在意。他繼續走弯路，这本来会使理智完全陷入黑暗之中的，可是环境反过来对他起了作用，保护了他，多少糾正了他的乖僻行径，迫使他即使在最放縱的想象中也要建立某种无懈可击的邏輯，即使在妄想中也要有一点条理，并且在无論在做什么的时候都要有持久性。在控制他的情感方面，他总是表現出少有的訓

練有素的精神，因此，結果是，多少年来，敏感的腹地人民从他的一言一行都可以看到一个古代宗教使徒的沉靜、高尚的道德和无上的坚忍。

事实上他是一个疾病深重的人，我們只能用坦齐·埃·里瓦对偏执狂的观念来說明他。在他的观念的錯觉之中，人种的因素总是主要的，可以說这是唯一可以察觉的东西。他是一个少見的隔代遺传的例子。他那不健全的体質使他对客观情况予以狂想的理解，从而改变了他和外界的关系；这种情形看来基本上是向人类原始种族的思想状态的倒退。

一个粗糙的諾斯替教徒①

用不着医学方面的帮助，一个人类学家也会发現他是正常的，合理地表現出人类心理状态的某一个水平，一个回溯到許久以前的遙远进化阶段的水平。医学家会認为是屬于迫害狂或权势妄想阶段的典型的有系統妄想的病例，在人类学家看来，却是和更高的文明要求不相适应的現象——一个隔代遺传的明显例証，恢复了极其遙远的心理特質。他的古怪的神秘主义，对于我們来說，是很自然的东西，它的最典型的証据，由于其日常的宗教表現，在我們这时代也已經人人都知道。甚至把低等种族的影响放在一边，我們簡单地看一看葡萄牙生活的危机时期，也能找到神秘主义的較近的例証。

我們也可能找到規模更大的例証，但是只要回溯到教会的初期也就够了，当时一种普遍的諾斯替教正在作为从异教向基督教过渡的必要形式而兴起；那是罗馬帝国的末期，当时正是野

① 諾斯替教徒(Gnostic)：想用波斯、希腊的宗教哲学說明基督教教义的一种古代宗教哲学的一派。

蛮人入侵之前，拉丁文学在东方已經进入突然衰落的时期，它的地位不能令人滿意地正被拜占庭的詭辯家和眼光狹小的文人取而代之。事实上，站在新兴的基督教和古老的佛教中間的弗里吉亚的蒙塔納斯信徒①，伤风敗俗的裸体教派，拜蛇者，双脸的摩尼教徒，以及馬可的門徒，自制的禁欲者，鞭身教教徒，和由新兴的宗教分裂出来的許多派別，連同它們那些歇斯底里的医生和夸大的經典注释——所有这一切，現在都会被看作是令人討厌的疯狂的例子。然而它們都是正常的。它們很适合于一个时代的趋向，在这个时代里，一个名叫亚历山大·阿布諾提加斯的人的信徒們，正在搖撼着馬柯斯·奥勒里烏斯的罗馬；这个罗馬穷奢极侈，举行幻想游行，神秘的宗教仪式，用活的獅子进行大規模的燔祭，由身为哲学家的皇帝主持庄严的仪式，把它們投入多瑙河。

历史重演了。安东尼奥·貢塞也罗是一个粗糙的諾斯替教徒。过一会，我們将会看到这个比喻是多么恰当。

走上歧途的伟大人物

"冷淡的偏执狂"这个說法可能对他并不完全恰当。他具有精神病的气質，表現于明显的观念倒退，这当然是值得注意的智力退化的例子；但是，在他生活的环境里，这一点并沒有使他孤立，并沒有使他被誤解和失去平衡，因此表面上看不出他是倒退和反叛的。相反地，这一切却增加了他的力量。他是先知，是天上降下的使者。不錯，他經受了艰巨的再生，发生了变化，但是这里面所牵涉的一切人性的偶然性都經过了严格的观察：他是

① 弗里吉亚(Phrygia)：是小亚細亚的一个古国；蒙塔納斯(Montanus)：是公元二世紀在該地兴起的一次基督教运动的領袖。

一个不怕受苦，不怕死亡的人，他唯一的使命是向罪人指出得救的道路。他对上天賦予他的这項任务一直很滿意，并沒有超越它。他是被束縛在一件艰苦工作上面的奴僕，因此，我們看見他年复一年地拖着他那疲憊瘦削的身躯，跋涉在荒蕪的腹地上，一个固定不移的目标使他瘋狂，而生活上的一举一动却都相当光明磊落；他以不容怀疑的决心追求他的旣定目标，永远給人以什么也不能动搖他的坚定意志的印象。

他的有病的意識在清醒神志和癲狂之間的理想的中綫左右搖摆，这条中綫是毛斯萊[①]所寻找不到而感到遺憾的。他曾經长久不稳定地停留在动搖不定的癲狂的边緣上，处在一个罪犯和英雄、光輝的改革家和道德敗坏者相逢，天才和堕落相搏斗的精神地带。他的情况便是如此。他的神經衰弱受到一个有文化社会的强有力紀律的压抑，本来会以反叛的形式爆发出来，他那受压制的神秘主义，本来会冲破理性的界限；但是在这里，它們的作用和环境得到了感情上的协調一致，并且通过向他周圍的人們传播他那神秘主义的道理，就变得正常了。

他是他所降生的环境的自然代表

助长了这个人身上神秘的精神病的社会学因素，为这种精神病划定了界限，而沒有对它加以不正当的約束，这样就造成一种諧和，拯救了这个患病的人。傾向于公开反抗自然秩序的头脑，就这样屈服于唯一可能的反应，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之中把流行的錯誤和迷信具体化了。

---

① 毛斯萊（Henry Maudsley，1835—1918 年）：英国医生，精神病研究专家。

家世：馬西埃家族

安东尼奥·貢塞也罗的传記是腹地社会生活的梗概和摘要。他的传記帮助我們了解他所害的那种病的病源。讓我們順便把他的传記簡明地看一看。

> 居住在基塞拉莫比姆和坦波里尔之間的地区的馬西埃家族，人数众多，都是一些强壮、积极、勇敢并且聪明的人，靠牧牛和小規模的养牛为生。由于时代的一个不可抗衡的規律，他們卷进了一場家族械斗，参加了西阿拉州的巨大罪行。他們的仇人是阿鲁約家族；一个富有的家族，同本州北部一些最古老的家族都有关系。两个家族都住在同一地区，这个地区的中心是波亚一維亚根城，距离基塞拉莫比姆約二十五哩。这是西阿拉州腹地从来沒有过的一次最血腥的械斗。双方参加的人都很多，他們的家业和社会地位不同，但却都是凶狠的斗士，在使用暴力方面都經过鍛炼。

一个公正的作者这样开始了对安东尼奥·貢塞也罗的家世的簡述。①

上述的罪行比起这些地区的混乱生活的特色：永不停歇的"动乱"来，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插話而已。这不过是千百次中的一次；这种情形可以說明乡村执政当局所滥用的沒有节制的权力，和他們利用塞尔泰納霍人的凶猛天性的可耻方式。这一次家族械斗，只不过是在这里发生的永无休止的械斗的一种，这种械斗甚至要传給开始者的子孙，一代一代繼承着祖先的宿仇；这一切便造成一种生理素質，和仇恨和复仇情緒一起，通过遺传而世代相繼。

---

① 指若安·勃里其杜·杜斯·圣多斯上校（Colonel João Brígido dos Santos）。——原注。

馬西埃家族和阿魯約家族的械斗

馬西埃家族和人数众多的阿魯約家族之間的械斗是由一件小事情引起的，据說前者偷了后者庄园上的一些东西。各方面都說明馬西埃家族是受了毫无根据的誣賴，因为他們是一伙"强健的，受人欢迎的，面貌温和、真誠而亲切的人"，在附近一带享有令人羡慕的声誉。但是阿魯約·达·科斯泰和他的亲戚西尔凡斯特·罗特里格斯·凡拉斯，看見这个貧穷的家族既沒有巨大的牛群也沒有广大的庄园，而势力却和自己家族不相上下，心里感到很不痛快。他們是富有的养牛人，是生和死的主宰，慣于由自己执行法律，因此就决定懲治这些被控告的罪犯，以儆效尤。但是，后者既然勇敢得令人望而生畏，阿魯約家族便把他們那支由"卡本伽"① 組成的卫队召来，装备好，出发到基塞拉莫比姆去进行罪恶的远征。

但是，不久之后，出乎大家意料，他們弃甲曳兵地敗退回来了。馬西埃家族把他們那批身强体壮、无所畏惧的小伙子聚集起来，迎头痛击这批雇佣的烏合之众，对他們毫不留情，把他們都吓跑了。这是1833年的事。

这些有权势的人們的驕傲无能，遭到这样严重的挫敗，挨了打以后就忍受不住失望和憤怒，于是决定采取更有力的手段。那时候也和現在一样，并不缺少声名远揚的罪犯，专門出卖他們的勇气；阿魯約家族想办法找到了两个最有名的：一个是若瑟·若亚金姆·德·梅納塞斯，是脾气暴躁的伯尔南布科人，因为同著名的摩罗恩斯进行过血腥的斗爭而声名四播；另一个名叫維

① 卡本伽（capanga）：意思有时指腹地黑人，有时指雇佣的打手。——英譯者注。

生特·洛貝斯，是阿拉卡蒂--阿苏人，一个可怕的匪徒。他們把这杂乱的队伍集合起来以后，便和西尔凡斯特的几个兒子和女婿一道，立即开始了非法的行动。

但是，他們走近馬西埃家的时候，这些打手虽然人多，想到一定要遭遇抵抗，便惊慌起来了，于是他們要求对方投降，答应保留他們的性命。馬西埃家族肯定知道自己无法长时間堅持，同意接受条件，便投降了。匪徒們却正象人們所預料的那样不守信义。俘虏們被戴上手銬，押解着，送到索勃拉尔的监獄去，在那里，只走了一天的路程，他們便被杀害了。在这一次死去的人們中間，有族长安东尼奥·馬西埃尔，和安东尼奥·貢塞也罗的一个祖輩。

安东尼奥的一个叔父，米盖尔·卡洛斯，想办法逃跑了。他戴着手銬；两条腿还綁在馬肚子下面，怎样能够逃脫，实在是一个謎；但是这却是一位可靠的历史家告訴我們的。① 阿魯約家族的人們发覚他們最可怕的敌人逃走了，立刻便去追赶；他們騎着馬，又有枪械，野蛮地想追上去抓住他，好象他們是在追赶一头凶猛的山獅。可是这个逃亡者是一个出沒山林的能手，他設法逃到了一个姐妹的家里，在那里躲避了一会兒，避过了彼得罗·馬丁斯·凡拉斯領头的追兵。后来他来到基塞拉莫比姆附近的一个名叫“过道”的庄园，藏在一个上面盖着奥伊蒂西卡树②树枝的破旧不用的茅屋里，这时他已經精疲力尽了。

追捕的人不久便赶了上来。这时是上午九点鐘。展开了一

---

① 見瑪努埃尔·希梅納斯著：《回忆录》(Manoel Ximenes: *Memorias*)。——原注。

② 奥伊蒂西卡树(oiticica)：指两种树，一种屬薔薇科，学名 Licania rigida，一种屬桑科，学名 Clarisia nitida。——英譯者注。

場战斗，一場众寡悬殊的战斗。这位英勇的塞尔泰納霍人虽然瘸了腿，忍受着脚踝脱臼的痛楚，仍然饒勇地抵抗这一群进攻的人，把其中的一个打死在地上；这人名叫蒂奥托尼奥，一个鲁莽的恶棍，他大胆地跑在伙伴們的前头。他正好倒在門檻上，把門軋住，无法关閉。米盖尔·卡洛斯的姐妹上前来想把尸体拖开，被打倒了，一顆子弹射穿了她。打这一枪的是彼得罗·凡拉斯本人；但他也受到了报应，一顆子弹爽快地打在他的身上。进攻的人們看見領袖死了，向后退了一下，使逃亡者得到时間，刚好来得及把門关上。

这样一来，茅屋成了一座堡垒，枪弹不时从壁縫里打出来。匪徒們不敢向它猛冲；怯懦却使他們加倍凶恶。他們点着了屋頂上的树叶。立时产生了效果。米盖尔·卡洛斯在火舌四竄的避难所里不能呼吸，决定放弃。他把一罐水泼在屋子的一头，把那边的火焰暫时扑灭了一下，就跳过他姐妹的尸身，腋下夹着来福枪，手里拿着“巴那伊巴”（长刀），向攻打他的人群中扑去，終于冲出重围，消失在卡汀珈里。

过了一些日子后，阿魯約家族的一个人，要和泰巴亚拉一个有錢的养牛人的女兒結婚；在举行婚礼的那天，他們向教堂走去的时候，一顆子弹結果了他的性命；客人們大惊失色，可怜的不幸的新娘絕望地嚎哭。这个塞尔泰納霍人时刻都在寻找复仇的机会。

米盖尔·卡洛斯还有一个姐妹，名叫海倫娜·馬西埃尔，她分担着他的血海深仇；根据我們引用过的历史家的記載，人們都把她叫作“家里的尼米西斯”①。米盖尔·卡洛斯的生活中充滿

① 尼米西斯（Nemesis）：希腊神話中的复仇女神。

着种种可怕的冒险，許多惊險故事无疑是想象力非常丰富的內地山林人的創造。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他成功地逃脫了为他布下的一切陷阱，在基塞拉莫比姆查訪出他下落的不小心的告密者，死在他刀下的不止一个。上面我們提到的記述接着往下这样說道：

看样子，那里一定有保护米盖尔·卡洛斯的人們，他們保証他的安全。无論如何，虽然他的伙伴遭到了不幸的命运，他在城里出現却并不奇怪。

一天晚上，他站在瑪努埃尔·普罗科比奥·德·弗莱泰的鋪子門口，有一个人进来买白兰地酒。米盖尔·卡洛斯肯定这人是一个暗探，想当場把他杀死。店主把他劝阻住了，于是他便跟在这个可疑的人后面，当那人准备沿帕亚河离开这个城鎭的时候，就用刀杀死了他。

最后，一天早晨，他从安东尼奥·卡埃泰諾·德·奥利凡拉的家里出来——奥利凡拉的妻子是他的亲戚——到房子后面的一条溪流里去洗澡。房子座落在該城的主要广場的尽头，旁边便是通向小小的科多凡洛广場的沟渠。那时候，房子后面，正如我們說过的，是帕亚河的出口；这条河围繞着广場流过，几乎形成一个完整的圓圈，冬天水流不动，好似一条美丽的腰带。米盖尔和他許多同伴都在这里，已經脫掉衣服，忽然大吃一惊，原来有一伙敌人正蹲在茂密的丛林里等着他們。米盖尔·卡洛斯的亲戚和当时在場的别的人，抓起放在沙地上的衣服，一面穿一面逃跑了。米盖尔·卡洛斯自己只穿着一条衬裤，手里拿着刀子，向一所房子后面跑去，这所房子几乎正对着小河，1845 年居住在这里的是瑪努埃尔·佛兰西斯科·达·科斯塔。这逃亡者跑到这所房子面前，打开了花园的柳条門，正要把它关上的时候，被后面飞来的一顆子弹打中了。另外一些人說，他是在跑过靠近一个迴水池塘的沟道的时候被打中的。他倒在地上，手里握着那把刀子，眼看就要死去。这时候，被害的新郎的弟兄瑪努埃尔·德·阿

魯約，帶領着人追来，一条腿把他踩住，一匕首刺死了他。可是，就在他要断气的时候，在要死去的一刹那，他还了一刀，刺中了敌人的頸靜脈，两个人一个压在另一个身上，同时死去了！同时，海倫娜·馬西埃尔凶猛地跑到战斗的場所，在杀死他兄弟的人的脸上踢了几脚。她說，失去她的弟兄她也滿意，因为他和仇人算清了帐！

据說，打手們头一天是在伊那西奥·門台斯·盖莱罗家里过夜的，他是本城的邮政局长，是阿魯約家族的人。他們到这里来的借口是要把馬西埃家族的人看管起来，但眞正的目的却是杀死他們。

这一切并沒有使海倫娜灰心。这个家族的尼米西斯想办法要鏟除一个敌人，作为对她兄弟的阴魂的祭礼；因为，据若干年以后她自己承認，正是在她的唆使之下，安得莱·杰辛托·德·苏薩·比門台尔才挨了一頓毒打的，他是一个少年，出自本城一个重要的家族，和阿魯約家族是亲戚。她認为关于米盖尔·卡洛斯在波亚—維亚根的来往都是他通知阿魯約家族的。由于受了这次毒打，这个不幸的少年得了心脏病，在可怕的痛苦中死去了；阿魯約家族最后一次攻击行动归咎于他，这倒并不冤枉。

事实是，这一罪行是在海倫娜的指使下由正規軍的兵士們干的，他們屬于由佛兰西斯科·格萊哥里奥·宾托少尉指揮的一个支队；少尉是一个出身微賤、受过很少教育的人，比門台尔得罪过他；这一切，使人长期間内都相信，这个声名狼籍的軍官是这次罪行的主使者。

海倫娜一直保持着沉默。

这一場腹地械斗使无数的人喪失了生命，消灭了整整两个家族和他們的同党。馬西埃家族最后的一个直系子孙是安东尼奥·馬西埃尔，他是米盖尔·卡洛斯的弟兄，死在波亚—維亚根。米盖尔·卡洛斯的勇敢成了传奇，他和他的亲屬都受到同时代人的敬爱和尊重，因为他們亲眼看見了这个产生了这么許多坚强人物的家族的力

量，他們竟能同波亚—維亚根和坦波里尔那些有势力的人物进行一場械斗。①

沒有必要再繼續引下去了。

前途美好的生活

关于安东尼奥·維生特·門台斯·馬西埃尔（即貢塞也罗，意为“劝世者”）的父亲維生特·門台斯·馬西埃尔在这場悲慘的械斗中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現在无法肯定知道。他的同时代人描写他为“脾气暴躁，但是品行端方，很富于幻想而常常不信任別人，但是极其能干；虽然他目不識丁，几处大庄园的大部分事务却都由他处理，一切帳目和事情都清清楚楚地記在脑子里，甚至連欠債人的姓名都用不着記在帐上”。

在以正直見称的严父的管教下，兒子所受的教育多少使他和家族的混乱生活隔离开了。那些还活着的認識他的人說，他是一个安靜靦腆的青年，沒有一般年輕人那种奋发的热情。他不苟言笑，厌恶輕浮，很少离开他父亲在基塞拉莫比姆的办事处所，在那里，他全部精神一心一意地貫注在錢柜的神秘上面，听任二十年的韶光流逝而毫无怨言。同时，他也不免听到許多故事和传說，夹杂着內地山林人講故事时习惯的許多夸张——在这些故事里面，他自己的血肉往往是主角，总是表現出同样少有的传統的勇敢。但是，这些故事对这个青年可能发生的启发作用，很快便被严肃庄重的老門台斯·馬西埃尔糾正了，因此，这些故事似乎并沒有使他的思想发生不应有的波动。可能这一切

① 若安·勃里其杜上校著：《西阿拉州阿鲁納和馬西埃两家族的有名罪行》(Colonel João Brigido: *Crimes Celebres do Ceará, os Araujos e Macieis*)。——原注。

都是潜伏着的，在更加有利的情况下就会发展起来；但是，无論如何，他的父亲在1855年死去以后——这时离开我們講过的悲剧已有二十年——安东尼奥·馬西埃尔繼續过着同样安静和十分規矩的生活。

他担負着照料三个未嫁姐妹的責任，表現了不寻常的自我克制的精神。他把她們都嫁出去以后，才开始张罗自己的婚姻，这个婚姻注定把他毁了。

最初的挫折

正是在这个当口，他的人生的戏剧开始了。对他来說，結婚就是在毫无光彩的家世的重大負担之上，再加上重压。起初，生活很有希望，但結婚后就失去了平衡。从1858年开始，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表明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只說一件事：他失去了原来那种不好动的习惯。这可能是由于天赋上的矛盾，更可能是由于他妻子性情不好；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他的生活現在非常不安定。几年之間，我們发現他曾在好几个城鎮住过，做过各种不同的职业。

但是，在这样的不安之中，却可以看到一个在奋斗中的性格，它决不会被打倒而失败。安东尼奥·馬西埃尔沒有繼承到什么产业；虽然家庭生活很不美滿，在这为前途作准备的阶段，他却每到一个新的住所，便立刻去寻找工作，只要能安分守己地过活，便什么都干。1859年，他搬到索勒拉尔去住，找到了一个出納員的位置，但是沒有干多久。后来又去康普—格兰德，給一个治安推事当秘書，任职时間也不长。此后再去伊波，在那里充当法院职員。

在这个过程之中，可以发現他越来越喜欢輕松的、花費精力

极少极少的工作。安东尼奥·馬西埃尔离开了他青年时代所受的教养，显然傾向于更有刺激性而更少有成就的那些活动，他在走着导向落魄流浪的生活的下坡路。同时，他的家庭糾紛也夺去了他往日的宁靜。

可是，他这一时期的生活，表明他还有一些高尚的情操。在他的周围进行着无休无止的党派斗爭，他可以象許多別人那样投靠第一个在竞选中获胜的人，开始一种投机的生涯；由于他家族的传統声望，他是会受到欢迎的。可是他一直避免这样做；在他走下坡路的整个过程中，我們所看到的，也許是一个漸漸頹废下去的人，不过速度是緩慢的；他在痛苦地掙扎着，想要立定脚跟，然而虛弱的身体已經精力衰竭了。

复 灭

后来，突然之間，他遇到一場极大的灾禍，他的走下坡路的生活，可怕地崩毁，立即結束了。他的妻子在伊波离开了他，跟一个警官私奔了。这件事使他完全毁了。这可怜的人羞愧得无地自容，想把自己埋藏在腹地深处，找一个最遙远的地区，那里誰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他可以完全隐居起来。他的路綫是向西阿拉州的南部进发。当他經过克拉托大路上的帕奥斯—勃朗柯斯地方的时候，一天夜里，他象疯子一样在盛怒之下攻击了留他过夜的一个亲屬。警察当局进行了簡单的調查，因受害人声称过錯不在攻击者身上而銷案。这样一来，他才不曾入獄。接着他便朝着克拉托的方向南行，尽量加快脚步，从此便看不見他了。

十年过去了，这个基塞拉莫比姆的不幸的青年似乎已經被人完全遺忘。隔一段很长的时間才会有人想起他的名字，想起

結束了他在这一带的生活的那件丑事——在这件丑事里，当地的一个要人，一个警官，担任了重要角色，他是这段插話里的勒芙萊斯①。由于这一个荒唐的事件，安东尼奥·馬西埃尔的名字在家乡才算沒有完全忘掉；但是大家都認为他可能已經死去了。

怪物是怎样形成的

于是，在巴伊亚州出現了一个忧郁的隐士，头发披在肩上，长长的鬍子纏結在一起，面容憔悴，目光銳利；这是一个穿着蓝色帆布衣服，拄着一根朝圣者用来支持蹣跚的步子的典型手杖的怪物。

在这样长的一个时期里，他的生活怎样，誰也不知道。一个年老的卡波克洛人，在战役快要結束的时候在卡奴杜斯被俘的，他对我談起了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可是他也十分模糊，講不清确实的日子和具体的細节。他是在伯尔南部科的腹地認識安东尼奥·馬西埃尔的，那是在后者离开克拉托一二年以后的时候。我从这个見証的話里了解到，安东尼奥·馬西埃尔还年輕的时候，就在塞尔泰納霍人的头脑里留下了生动的印象。他到那里的时候是一个流浪汉，沒有一定的目的地，对于自己的过去絕口不提。他說話时，語句簡短，有时只說一个字。他从这里到了那里，对走的方向似乎全不在意；他不把危险放在心上，从来不考虑自己的生活；他吃的东西很少或什么也不吃，常常露天睡在路旁，似乎是在完成一个艰苦而长期的忏悔。

那么，如果他在这些单純的人們的眼里，成了一个多少不使人喜欢的怪异的幽灵，那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如果这个刚过三十

① 勒芙萊斯（Lovelace）：英国作家理查特孙（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年）所写小說《帕美拉》（Pamela）中的人物。

岁的古怪老者一走近"特罗貝罗"① 的农舍，欢乐的六弦琴便立刻停止弹奏，即兴詩也不再唱下去，那也沒有什么奇怪。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他常常从妖魔群居的平原中突然出来，身穿破烂衣衫，又肮脏又憔悴，象鬼似的默不作声。接着他便繼續前进，走向别的地方，使迷信的內地山林人目瞪口呆。这样下去，到了最后，他就控制了他們，虽然他本来无意这样做。

在一个由于它本身的人种特点，由于教会的恶劣影响，以致更容易領悟以不可理解的奇迹表現出来的生活的原始社会里，这个人的神秘生活方式必然使他取得不平常的崇敬，因此而加剧了他的精神錯乱的气質。围繞着他而产生的各种传說和猜測，是使他自己的幻覺生长起来的肥沃土壤。他的癲狂从此表面化了。人們对他非常景慕并且絕对尊重，因此他漸漸成为一切誤会和爭执的无条件的仲裁人，成为人們在决定各种事情的时候的顧問。这样一来，人民大众就使他不必再痛苦地去探索他自己的情感状态，免除了他的一切努力和充滿煩恼的思考，以及整个神志昏迷的內省过程；这个过程通常都是和不健全的头脑里的癲狂病的发展分不开的。人民大众創造了他，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了他。他們推动他陷入两千年以前常見的錯誤，无限地扩展了他的生活范围。人們需要一个人为他們解释他們自己的那些模糊的理想，需要有一个人在天国的神秘道路上給他們当向导。

这个福音传教师就这样出現了，他是一个怪杰，也是一架自动机器。这个支配人民大众的人，不过是一个傀儡。他推动他們，但是又象一个影子那样被动。总而言之，他不过是把三个不

---

① "特罗貝罗"(tropeiro)：赶獸馬或騾子的人。——英譯者注。

同种族的蒙昧主义凝聚了起来。他的威望不断增高，最后成了一个历史人物。

流浪和殉道

他从伯尔南布科的腹地来到了塞其貝的腹地，1874 年在伊泰巴伊亚那城出現。他到了那里，正象他到了任何地方的情形一样，沒有人認識他，还引起了怀疑，他那奇特的装束使人产生了惊异的印象——他穿一件沒有腰带的蓝长袍，戴一頂寬边下垂的帽子，脚上是一双皮带凉鞋，背着一个装有紙张笔墨、一本《传教要略》和一本《圣母日課》的皮囊。

他靠布施为生，但是超过日常需要的任何东西都拒絕接受。到了要睡覚的时候，总是找僻靜的地方。他不要什么床鋪，有一块光秃秃的木板就够，如果沒有木板，便睡在硬帮帮的地上。

他这样流浪了一个很长的时期，最后来到巴伊亚以北的腹地。在这个期間，他的威望不断增高。他不再是单独流浪了，他的第一批信徒在他那漫无目标的旅途上追随着他。他沒有号召他們；他們是自动前来的，因为允許同他一起过着艰苦貧困的生活而心滿意足。一般說来，他們都是屬于下层社会的人，因为厌恶艰苦的劳动，常常受到輕視和怀疑；簡单地說，他們是各式各样沒有成就的人，慣于游手好閑，专靠取巧为生。

后来，他的一个門徒自告奋勇，做了一个神龕，这就是这一伙人数不多、刚刚組織起来的人的唯一神龕；这是一个簡陋的小圣堂，用杉木制成，中間立了一个基督象。当他們沿途停下来的时候，便把它挂在树枝上，然后跪下祷告；如果走进城鎮和乡村，就兴高采烈地把它高高抬起，齐声唱着祷詞。

1876年，这位"劝世者"出現在伊泰比古魯——德——西瑪城时，就是这个模样。这时他的名声已經很大，当年在巴西帝国首都出版的一本書，可以証明：

> 在北部腹地出現了一个名叫安东尼奥·貢塞也罗的人，他对下层阶級的思想有很大影响，以他的神秘装束和禁欲习慣打动他們的无知和单純。他蓄着长鬚长发，穿一件棉布长袍，吃得很少，外表仿佛是一个木乃伊。有两个女信徒伴随着他，他日常的生活是背誦圣詩和祷告，如果当地教会許可，他便向前来听他講道的人群劝世传教。他抓住他們的宗教感情，吸引他們成群地追随他，任意支配他們。他显然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缺乏教养。①

这些离腹地几百哩以外地方出版的一本年鉴里的話，都是絕对真实的，充分証明他已經享有普遍的声誉。

传 說

这时候，他那惊人的一生几乎在伊泰比古魯城結束了，因为就在同一年，当他的信徒們发疯似地胡說八道的时候，他忽然被捕了。被捕的原因是一項无根据的控告；他的生活方式既是古怪，并且以前家庭里鬧过这样的事，看起来就似乎可信的了：他被控杀死了他的妻子和生身的母亲。故事听来令人毛骨悚然。

据說，他母亲非常不喜欢兒媳妇，一心想把她干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告訴兒子說，他被欺騙了；兒子大吃一惊，要求拿出証据来看，她答应他証据很快就可以得到。随后，她建議他假装到某地去，但是却守在附近，这样就可以亲眼看見和他妻子通奸的人如何走进他們的家里。計划商量好了以后，这个可怜的

① 《拉埃茂日志》(*Folhina Laemmert*)，1877年出版。——原注。

人便騎馬离开城鎮，走出了一哩多路，便把馬勒住，調轉馬头，偸偸經过人迹罕至的小道，走到他早已选好的地点；从那里他可以清楚地看見发生些什么事情，并且可以迅速采取行动。

他在那兒等了几个鐘头，最后，到了深夜，果然看見一个人朝他家走去。那人偸偸摸摸地走上前，准备从一个窗子里爬进去。可是这个作丈夫的沒有容他爬进，便一枪把他打倒了。于是他一下子跳进房子，朝着沉睡的不貞的妻子开枪。这以后，他轉过身来，看看被他杀死的男人是誰。但是一看之下，大惊失色，原来却是他自己的母亲；她故意这样假扮着，来实現她那恶毒的計划。他所做的事情使他惶恐万分，所以便象疯子一样逃跑了，抛弃了所有的东西，躲进了腹地。

由此可見，人們憑着想象，开始把他的生活改編成了传奇故事，表現出了悲劇性的狂想能力和高度的創造性。

苦行者

不管这是怎么一回事，可以肯定的是，1876年他被逮捕了，当时他的乖僻思想正在最后形成，正在完完全全地沉浸在永远不会覚醒的幻梦里。經过十五年忏悔的刻苦鍛炼，这个苦行者已經修炼成功，备尝了古代教会的先知們大为称贊的种种殉道的痛苦。他确实受到了严格的考驗，忍受着飢渴和肉体的疲劳，压制着悲伤和内心的苦恼。沒有任何痛苦他不曾受过。他那干癟的皮肤布滿皺紋，好象被践踏过的破旧胸甲，盖在他那无生命的肌肉上。痛苦本身成了他的麻醉剂；他穿着比席草还要粗糙的粗毛衬衣来折磨自己的肉体；在大路的石头上拖着身子走，用干旱时期的热火来燒烤它，把它暴露在夜間的冰冷的露水里，在短暂的休息时刻，把它放倒在卡汀珈的針毯般的床鋪上。

有好几次，他在長期的絕食中几乎死去，这种純正的苦行精神，就連那个宣传物質逐漸消灭的忧郁的特尔图利安[1]見了也要感到惊奇；这个特尔图利安“不断消耗自己的血液，急于要摆脫那沉重的和討厌的灵魂的負担。”[2]

对于这样一个惯于吃苦的人来說，坐牢是一件区区小事。他泰然处之，禁止信徒們为他进行任何辯护。相反地，他完全承認。他們便把他移送到巴伊亚的首府去了。在那里，他那古怪的外表引起了人們普遍的好奇。他的脸象假面具似的死板而沒有生气，毫无笑容，仿佛什么也看不見；他的眼瞼下垂，盖在深陷的眼窝里面。其次是他那奇异的裝束，他完全象一具出土的尸体，寬大的长袍好似黑色的尸衣。最后，他那长长的、光滑的、尘土色的头发飘落在两肩上，和长达腰部的硬直的鉄絲般的胡鬚連在一块。

当他穿过大街的时候，害怕的信徒和受了惊吓的虔誠的妇女用欢呼和驅魔仪式（“作手势”）向他致敬。法官們审問他的时候也很惊慌不安。他們控告他多少年前在他的出生地所犯的罪。他象大理石那样不动声色，听着他們的問話和指責，一言不发。后来知道，把他送进监獄的卫兵，曾經可耻地虐待过他，他也沒有絲毫怨言，照样心平气和，毫不介意，抱着一个斯多噶派的那种高于一切的态度。只有一次例外——这一奇怪的細节是一个講話很負責的人告訴我們的：在他們出发去西阿拉的一天，他曾經請求当局把他遮掩起来，免得引起公众的好奇；这是唯一使他感到厌煩的事。

他回到老家时，已經判定加在他身上的罪名是沒有根据

---

① 特尔图利安(Tertullian，150—230年)：罗馬神学家。

② 特尔图利安著：《論狹窄》(*De jejuniis*)。——原注。

的，他被释放了。同年，他重新出現在巴伊亚，出現在一直等待着他的門徒中間。据說，他回来的一天，正好是他在被捕时預言的日子，因此整个事情就仿佛成了一个奇迹，他的影响于是增加了几倍。

之后，他在庫拉薩腹地游蕩了一些时候，他最喜欢的住处（在 1877 年），是巧罗丘，一个不过几百居民的乡村，它那热鬧的市集吸引着圣佛兰西斯科河附近一带很大一部分居民。直到今天，还有一个漂亮的小教堂在那里，作为他居留的紀念；但是，可能更受人敬重的，却是村口的一棵小树，它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內一直非常受人崇拜。这位圣徒曾經在它的蔭影下休息过，因此它就成为一株圣树。它的树蔭还能給人治病，它的树叶是万应的灵藥。人們制造了一連串的奇迹，很可能，这个可怜的人是作梦也沒有想到的。

从 1877 年到 1887 年，他曾在这些腹地地区四处流浪，最后到达沿海的維拉—杜—孔德（1887 年）。这一带的城鎮，他大概个个都到过。阿拉果英那斯、英南波貝、波姆—貢塞約、盖萊莫波、孔貝、穆康波、馬沙卡拉、本巴尔、圣多山、杜卡諾以及別的一些地方，都看見他来到过，后面随着他那一群烏合的信徒。差不多在所有这些城鎮中，他都留下了过路的痕迹：这兒一处坟場的倒坍墙壁重建起来了，那兒一座教堂修复了，在另一个地方，又新建了一个小教堂，到处都表現出精巧的手艺。

他进入一个市鎮的时候，后面跟随着一大群沉默的悔悟的人，高高地举着圣象、耶穌被釘十字架受难象和圣旗，眞是一个肃穆感人的場面。一切正常的工作都停頓下来，周围村落的居民都紛紛涌到鎮上，鎮上就象市集那样热鬧；在这以后的若干天里，地方当局完全被掩沒得暗淡无光，任凭这个謙卑的流浪的苦

行者发号施令，按照他的意志行事，成为当地实际上的唯一权威。

人們在广場上搭起盖滿树叶的凉棚，在这里，到了黄昏以后，礼拜的人們便数着念珠，朗誦着祷文；如果鎮上有一个中心大广場，人們便在广場中心市集的貨攤旁边，搭起一座临时的平台，好使每一个方向都听得到先知的声音，讓信徒們得到应有的启示。这时，他便走上平台，講一次道。那些还活着的听过他传教的人告訴我們說，他講的教义是原始的，可怕的，有意使听众听得毛骨悚然。这些教义是从《圣母日課》里各段摘引下来編成的，互不連貫，深奥費解；有时候，更糟糕的是，他竟大胆地使用拉丁引語。他的話支离破碎，只是教条式的劝世辞，基督教道德观的世俗箴言和怪异的預言，杂乱地混在一起，令人无法理解。

这是一出滑稽戏，但是很可怕。我們只要想象一下，一个对启示录抱有幻想而疯狂了的丑角的模样就可以了。

他很少做手势，講起来很长，两眼下垂，不看他那被他的滔滔不絕的譫語、被他那使人厌倦的有节奏的胡言所压倒的听众的脸。但是，他对于这样或那样一句突出的話的效果似乎还是注意的。他把話說出来，停頓一下，抬起头，突然张开眼皮，这时人們才能看到他那双烏黑明亮的眼睛；他的目光，是一道耀眼的光芒。这时候誰也不敢看他。他的听众服輸了，一个个把目光放低，被这种可怕的疯魔对他們所施展的催眠术的奇怪力量迷惑住了。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場合，这个不幸的可怜人才有可能完成他那唯一的奇迹，就是不讓人看了覺得好笑。

他講的那些教义，比得上卡普青教派的流浪传教士；他所宣揚的是一系列又模糊又沒有条理的宗教信仰。听过他講道的人

很可能会从历史中去作一些有启发性的比較，很可能去重讀勒南那本令人难忘的著作①，勒南用那种动人心弦的优美风格，使这一时代最初几个世紀的瘋狂祭坛領袖們在我們面前重新复活了；而且在目前这件事中，他会指出这就是那些早已消失了的异端的不折不扣的复活。同样的敎条，同样的圣象，同样夸大的公式，連說的話都几乎相同，再也找不到更完美的复制品了。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証明各民族的发展阶段都是相同的。腹地的落后类型重現了古代的神秘主义者的面貌。人們看見他，都感到很惊訝，仿佛看見了多少世紀以前的人物。

他是一个不屬于我們时代的人。他完全屬于那些发展緩慢的类型，福伊叶②曾高高兴兴地把这些类型比作"越来越落后的在文明田野上的賽跑者"。

蒙塔納斯信徒的箴言

他是同台米逊完全一样的背叛国敎的人。他挺身而出，反对罗馬敎会，对它发出譴責；他提出的論据也和台米逊提出的相同：敎会丧失了它原有的光荣，在按照撒且的意旨行事。他提出的道德观念句句簡直是蒙塔納斯的逐句逐句的翻譯：强調貞操，过分到以致可怕地看待妇女，和意味着婚姻制度实际消灭的絕对放縱的自由恋爱針鋒相对。这个弗里吉亚人，可能和这个西阿拉人一样，嘴里还留着不幸的性关系的苦味。他們都严格禁止青年女子打扮，都喊叫着反对穿着漂亮衣服，都特别堅持說裝飾头发是淫蕩的；而最奇怪的是，他們为这种罪恶定出的懲罰也是

① 約瑟夫·欧斯特·勒南著：《馬克—奧累勒》（Joseph Ernest Renan: *Marc-Aurèle*）。——原注。

② 福伊叶（Alfred Jules Emile Fouillée，1838—1912年），法国哲学家。

相同的：魔鬼要用荆棘做的梳子来梳那些爱慕虚荣的人的头发。美貌是撒旦引誘人的面具，因此这位"劝世者"表示对它极为畏惧。他从此不向女人看一眼。他和虔誠的老太婆講話时甚至也要轉过脸去，其实她們的容貌連色鬼看見了也会老老实实的。

預　言

我們把这一位使徒向塞尔泰納霍人宣講的荒謬观念和古时候盛行的那些观念繼續比較下去，便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出这两套信仰是相同的。象蒙塔納斯信徒那样，安东尼奥·貢塞也罗也是出現在世界就要毁灭的时期。他們宣揚同样夸大的千禧年，同样害怕在生活普遍遭到破毁的时候反基督的人的出現，和世界的末日已經临近。

那么，讓虔誠的人們抛弃他們一切世俗的东西，一切可能以一点点的虛荣来污損他們的东西吧。一切財富都是在接連不断的灾难的边緣，想要保存它們是无益的、愚蠢的。讓人們放弃种种轉瞬即逝的东西而把生活变成一个严峻的炼獄吧。因为末日总是要来的，那是一切的最高裁判。

他預言在几个連續的年头中将发生以下的一些灾难①：

1896年，将有成千上万的羊群从沿海跑到腹地；然后腹地将变成沿海，沿海变成腹地。

1897年，将有很多牧場，很少小路，却只有一个牧羊人，一群羊。

1898年，帽子很多，人头很少。

1899年，水要变成血，星星要随着太阳光出現在东方，树枝要掉

① 这些預言是写在卡奴杜斯发現的許多小笔記本里的。出征軍总司令的秘書有一些这样的笔記本，这里記下的一些預言是当場从其中的一本抄录的。——原注。

在地上，地上的一些地方要到天上去。

星星将象雨点般落下来，那将是世界的末日。1900年光将熄灭。上帝在福音里說：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須領它們来，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①

和古代一样，先知来到世界上是神的意旨。基督自己曾經預言先知就要降临人間：

九点鐘，基督正在奧里維山上休息，他的一个門徒对他說：主啊！这次世界末日你要給我們一些什么預兆呢？他答道：預兆很多，将出現在月亮上、太阳上和星星上。我亲爱的天父要派遣一个天使，在門口传道，在沙漠中建立城鎮，建筑教堂，并且劝人为善……

在这种疯狂的叫囂之中，宗教弥賽亚的教訓停止了，开始了种族弥賽亚的教訓，叫人起来反抗共和制度的政府：

我向你們老实說，当国家与国家发生了糾紛：巴西和巴西，英国和英国，普魯士和普魯士，那时候，堂塞巴斯蒂安就要率領他的全部軍队，从海上的波浪中起来。

从开天辟地的时候开始，他和他的軍队就被一道符咒鎮住，这要用战爭来补偿。

被符咒鎮住的时候，他将宝剑插进岩石，一直插到剑柄，他說，再見吧，世界！

一千多年，两千年，你不要来！

在他和他的軍队起来的那天，他要用剑刃斬断这个共和国的羈絆，解放大家。

这場战争将在罗馬的圣堂里結束，鮮血甚至将在会众之中橫流……

---

① 参閱《約翰福音》，第十章。

現代世界里的一个第二世紀异教祖师

大家知道，在他向西走去的时候，他嘴里說出的預言，是和弗里吉亚的預言相同的。上帝的裁判相同，打倒有权势的人相同，践踏凡俗的世界相同，千禧年和它带来的快乐相同。

說实在話，难道这里面沒有更高的犹太主义的痕迹嗎？这是不容否認的事实。况且，黃金时代的回复，是使徒們和巫婆式的預言家所津津乐道的題目，这样古老幻想的复活，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只不过表明基督教在不断向它的犹太搖籃后退罢了。蒙塔納斯的形象在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能遇到，不过按照不同民族的性格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但是同样大声咆哮，同样反叛教会特权阶級，同样宣揚超自然的力量，同样企望天堂，同样原始地梦想；这种梦想在被宗教会議的封圣詭辯家弄得面目全非之前，便存在于这古老宗教的深处了。安东尼奥·貢塞也罗和他从前的同道一样，是一个渴望上帝允許的天国的虔信者，这个天国总是可望而不可即，結果到了第二世紀的正統教会，便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他的教义只不过是对他并不彻底理解的天主教信仰的接近而已。

积极采取法律措施

为了达到他所献身的使命，在講道以后，他便发出命令以苦行来忏悔，这种苦行常常使地方受益。他們重建失修傾圮的教堂，修复废弃的墓地，建造新的漂亮的建筑物。石匠和木匠不要工錢作工，有錢人免費供給必要的材料，人們搬运石头。在无尽的日子里，这些工匠虔誠而热心地为儲存在天上的工資而工作着。

随后，工程完竣，这个先知又要走了——到哪里去呢？那完

全看机緣，他碰到第一条道路便沿着它走去，走向腹地，走过那有許多条小路的起伏的平原，对跟在他后面的人看也不看一眼。

他无需和一个人的敌对情緒作斗爭；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危险的敌人。这个人便是教士；如果我們相信一个可靠的見証人的話①，神父一般都准許和鼓励他的这些行动，因为他沒有任何收益权，却提倡那些作为教士們的一个收入来源的礼仪，如施洗、忏悔、节日和九日敬礼。当地神父們温厚地容忍这个疯狂的圣者的种种沒有节制的行为，因为他至少帮助他們增加了他們那少得可怜的收入。1882年，巴伊亚的大主教注意到了这个情况，想制止这种寬大行为，或者甚至可以說是遮掩不好的袒护，就向全体神父发出了一个通令：

> 兹获悉，在本大主教所轄的几个中部教区，有一个名叫安东尼奥·貫塞也罗的人四处走动，向前来听道的人們宣講迷信和一种极端严格的道德，这不仅扰乱人心，而且大大削弱了这些教区的教士的权力。我們通知貴司鐸，不得同意在貴教区里出現任何此类不正当行为，必須向教区民众宣告，我們絕对禁止他們聚听这样的传教。鉴于在天主教教会中，向人們講道的神圣职責应完全由神父担負，因而一个俗人，不論是誰，也不論有多大学問和多高道德，都无权行使这种

① "当我們在那里的时候〔1887年在孔貝〕，鎮上有一个著名的'劝世者'，一个黃褐色皮肤的下层社会的人，长着黑色的长发和鬍鬚，穿一件蓝长袍各处走动，独自一人住在一所沒有陈設的房子里。虔誠的妇女成群結队地去看他，把食物送給他吃……人們总是一群群地集合起来給'劝世者'效劳；他只要点点头，他們就盲目地听他吩咐，甚至違反抗任何法律当局都在所不計。由于这个原因，当地的神父們大着胆子准許他'自称圣者'，而其理由是他不取教区的錢，却提倡施洗、婚配、忏悔、宴会、九日敬礼，以及其他各种教会可以取得巨額收入的礼仪。"（杜瓦尔·維埃拉·德·阿萏亚尔中校著《巴伊亚州实况》(Lieutenant Colonel Durval Vieira de Aguiar: *Descripções praticas da Provincia da Bahia*)。——原注。

权利。

同时，希望本通令能唤起貴司鐸的热情，負起布道的职責，以便使貴教区的人民有足够的認識，而不致被一陣邪說之风所吹走……①

教会的干涉沒有发生效果。安东尼奥·貢塞也罗毫无阻碍地繼續进行他那漫无目标的使徒事业，繼續在腹地地区流浪。他好象要把他以前所受的迫害永远記在心头，常常回到伊泰比古魯去；該地的議員最后被迫向当局提出請求，給警察方面正式写了一封信，信中簡单回顧了这个鼓动者的履历以后，說道：

他現在在这个地区設立了大本营，目前正在用众人拿出的錢在这个城中建造一个小教堂。不錯，这項工程是公益事业，虽然并非必不可少的；但是所得到的好处与所造成的浪費和所付出代价相比，还是得不偿失；并且鉴于現在人們普遍存在的思想状况，对于严重的灾难即将到来的恐惧是有充分根据的。

为了讓閣下知道安东尼奥·貢塞也罗是怎样一个人，只要說出一件事就够了：現在有成百上千的人追随着他，听他講道，情願执行他的命令而不执行教区神父的命令。这个人和他的追随者的狂热是沒有止境的；我有事实根据，不怕发生錯誤，我可以告訴您，他們崇拜他就象崇拜活的上帝一样。

在布道、念經和祷告的日子，他的听众多达千人。建造这所小教堂的工价約值一百密耳瑞斯②，也就是应花的工錢的十倍；在工程进行的时候，这个安东尼奥·貢塞也罗雇用了西阿拉来的人，他盲目地保护他們，容忍并且掩盖他們的罪恶；因为这些錢都来自輕信的和沒有知識的人們，他們不但不为自己工作，并且把仅有的几件貨物卖掉，甚至于进行偷盗，以免这个"劝世者"缺少一件他所需要的最不重

① 大主教路易兹于1882年2月16日发給巴伊亚州全体神父的通令。——原注。

② 密耳瑞斯（Milreis）：巴西貨币。

要的东西。这还不包括在卡宾—格罗索地区巧罗丘地方修建别的工程所花的錢。

写信的人接着提到热狂的人們最近的一次混乱情况：

安东尼奥·貢塞也罗和他的一批人同英南波貝的神父发生了誤会，前者把队伍集合起来，好象要打一次大仗，据說他們埋伏着等待神父，等他到一个叫雄科的地方去的时候把他杀死。經过那条路的人看見这些歹徒拿着棍棒、匕首、猎刀和大口径火銃，非常害怕，也为那个被怀疑和安东尼奥·貢塞也罗作对的人担心。①

可以想象得到，这件呈文的措詞虽然这样紧急，却沒有引起注意。直到1887年年中，也沒有采取什么措施，这时巴伊亚主教区又一次进行了干預，大主教請求省长采取某种行动，管制"安东尼奥·維生特·馬西埃尔这个人，因为他宣講破坏性的邪說，对宗教和国家損害很大，引誘人們放弃他們的責任而去追隨他，設法使他們相信他就是圣灵……"

省长得到这个材料以后，去向內閣大臣請示，請求他为这个疯子在里約的疯人院找一个名額。大臣在复信里提出了一个充足的理由，即該院沒有空額，省长又把政府处理这件事的妙法照样通知了主教。这便是在帝国时期所采取的法律措施的始末。

更多的传說

"劝世者"仍然沒有受到干涉，繼續执行他那喚起和顚倒人們的想象的使命。正是在这个时候，关于他的最早的传說流传开了。我們不想費力从档案里把所有的全都挖掘出来，只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

① 伊泰比古魯的議員于1886年11月写給巴伊亚警察局长的正式函件。——原注。

波姆—杰苏斯的居民地是他所建立的；惊訝的人們講着一个关于他的故事說，在建筑那座美丽的教堂的时候，有一次，十二个工人使尽气力想抬起一根沉重的房梁；先知站到这根木头上，命令两个人把房梁和他自己一起抬起；这两个人做到了全体工人沒有做到的事，而且很快，毫不費劲。

还有一次——这是沒有被他的狂热所欺騙的人們告訴我的——他来到了圣多山，宣布举行一次朝拜巡礼，登上山的頂峰，直到山頂上的最后一个小教堂。仪式在下午开始，散开的人群慢慢登上陡峭的斜坡，一路上唱着贊美詩，并在每个小教堂前停下来忏悔。他走在他們前面，一个严肃而不祥的形象；光着头，长发随风飘揚，拄着那时刻不离的手杖。夜幕降临，忏悔者們点着了蜡烛，沿着一条山脊行进的队伍有如通至山背的一条明亮的大道。

到达山頂的圣十字架时，安东尼奥·貢塞也罗气喘吁吁，在用石头粗粗凿出的第一层台阶上坐下，出神地仰望天空，凝视着滿天的星斗。

第一批信徒开始涌进小教堂，其余的人留在外面，跪在坚硬的岩石上。于是，沉思着的神秘的人站起身来，因为他是最厌恶疲劳的。他从排列在两旁的毕恭毕敬的信徒中間走过去，也走进了小教堂；他低着头，謙卑恭順，一面还在喘息。可是，当他走到巨大的祭坛前面的时候，他抬起了乱发丛中的蒼白的脸，就在这个时候，人群看到了可怕的景象：有两滴血紅的眼泪从圣母的純洁脸上慢慢流下。

这些和另外一些传說，到现在还在腹地流传着。这是很自然的。安东尼奥·貢塞也罗是一个走上歧途的那类伟大人物。他那悲伤的神秘主义把构成我們民族的共同削弱因素的全部錯

謨和迷信汇总在一起。他吸引腹地的人們追随他，这并非是他支配了他們，而是他們的乖僻支配了他。他的环境帮助了他，正如我們已經講过的，有时他感到可笑的事情自有它的用处。他的行动服从着世代相传的冲动的不可抗衡的規律；他被这些冲动所掌握，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里都表現出一个无可相比的福音传教师的平靜。实际上，正是他的这种难以說明的平靜减輕了他的神經衰弱。

有一天，某一个腹地教区的神父看見一个人朝他的門口走来；这人瘦极了，显得很疲倦，乱蓬蓬的长发披在肩头，长胡須垂在胸前；这是一个可尊敬的朝圣者模样，連那传統的耶穌受难十字架也带在身上，挂在他腰带的花飾中間，垂在一边；外衣很破烂，盖滿尘土；还有皮水囊，长手杖等等。神父拿东西給他吃，但他只接受一块面包；他給客人一张床鋪，可是客人宁可要一块木板，他不要鋪盖，和衣躺在上面，連皮带凉鞋也沒有脫掉。

第二天，这个一直很少說話的非常奇特的客人，向神父詢問說，能否准許他在教堂里的节日庆祝上講道。

"我的弟兄，你沒有圣职，这是教会不許可的。"

"那么，讓我办圣路善工吧。"

"这我也不能答应，这必須由我亲自去办，"神父又回答說。

于是那朝圣者目不轉睛地看了他一会兒，从长袍里掏出一块手帕，撣了撣皮带凉鞋上的尘土。这是使徒們的一种古老的、鎮靜的和不冒犯人的抗議。

逃亡腹地

但是，反对他的情緒既然发生了，他的心情便憤懑起来；这个人必須做无上的主宰，只要他的小小一点願望遭到拂逆，他便

生起气来。

有一次，在那土巴，同他关系不很好的当地神父出去了，他到了那里，命令人們运石头来修理教堂。等到神父回来，看到他的神圣領域受到这样的侵犯，心中大为不悅，决定制止这种无法无天的做法。他是个講究实际的人，决定利用一下人类的自私心理。几天以前，卡馬拉的产业主們刚接到命令，要他們鋪他們屋子前面的便道；于是神父便把收集来的石头送給他們去做这个用途。“劝世者”这一次并不是撣一撣凉鞋上的尘土就算，在他离开鎮上的时候，在鎮边停了下来，第一次发出了他的詛咒。

过了一些时候之后，在上述那个神父的請求下，当地某一政界人物召請他回来。教堂已快成为一片瓦砾，墓地上长滿了草木，教区又很穷困。如果要进行必要的修理，他們就必須找到一个能够掌握那些輕信的內地山林人的人。这位使徒屈尊接受了邀請，但是却任意提出了一些条件，并且那种傲慢的态度也是这个本来温和的人不曾有过的；因为他沒有忘記他所受过的侮辱。現在他的性格正在改变，变得越来越坏。

只提一件事情。他憎恨共和国，不断地散播反抗新法律的言論。从1893年开始，他采取了完全新的战斗态度。这是由于一件本身不很重要的事情引起的。各州已經宣布自治，巴伊亚內地各地方的議会在传統的布告牌上貼出了征收捐税和其他等等的規章，代替了在报紙上发表。采取这項新措施的时候，安东尼奥·貢塞也罗正在波姆—貢塞約。他不喜欢新捐税，計划立即加以回击。在一个市集的日子，他把人們集合起来，在煽动的叫喊和喧鬧的示威之下，叫他們在广場上用布告牌来点起篝火。他在这一次由于当局軟弱无能而未能防止的“异端裁判”上，提高了嗓子，开始公开鼓动叛乱，反对国家的法律。随后，他感到

罪行严重，就离开了鎮上，沿圣多山大路到北方去了。

这件事在首府也引起了反响，一支人数众多的警察分队被派去捉拿这个暴动者，并把那些扰乱治安的人群解散。当时这一些人群的总数不超过二百。警察队在馬塞特赶上了他們，这是杜卡諾和孔貝之間的一块沒有人烟的不毛之地，就在奥伏山附近。三十名武装齐备的騎兵向这些乞丐似的忏悔者猛攻，認为不消一个回合就能把这些人消灭干净；但是他們发現他們面对着的是一批无所畏惧的甲貢索。結果是他們一敗塗地，拔脚就逃，他們的指揮官还是第一个带头逃跑的。

不幸的是，这一場小型战斗，以后竟扩大許多倍，变成了很大的規模。

信徒們建立了这一次功勛以后，又繼續前进，跟着先知逃亡；但是他們不再象以前那样奔向城鎮，而是朝着沙漠进发。他們打垮了警察队，这意味着更厉害的迫害在等待着；他們相信在大自然的荒野中，同新来的敌人周旋时，能够取得胜利。事实上，警察队也沒有耽擱时間，就又从巴伊亚出发，这是一支拥有八十名正規軍的队伍。但是他們到了塞令那便停步不前，沒敢进入內地就折了回去。

至于安东尼奥·貢塞也罗，他对于同警察队交手所取得的不可解释的胜利并不抱有幻想。这一回他領着他那支难以描摹的队伍，朝着一定的方向在腹地的小路上前进；队伍日益扩大，每天都增添几十个新信徒。这些地区他很熟悉，他在这里已經接連不断地游蕩了二十年。他知道一些偏僻的地方，到了那里警察便永远找不到他；那时候他已經記住了一些藏身之所，准备大难临头时之用。他决定径直向北前进。

信徒們跟随着他。到哪里去他們并不过問。他們踏着祷告

的节奏，跟先知的緩慢而适度的步伐协調一致地前进，走过峻峭的山坡，貧瘠的台地，荒凉的平原，多少天来，沒有停留。

五

卡奴杜斯的历史

卡奴杜斯是瓦沙—巴里斯河岸的一个古老的牧牛場，1890年时，是一个內地小村子，大約有五百間泥草頂的小木屋。早在1876年，包括孔貝的敎区神父在內的几个敎士，便到过这里，来向这个地区的根本无人放牧的羊群传敎。他們之中有一个人告訴我們說，当时聚居在那些还很兴旺的法森达周围的，是一些懶惰和可疑的人，他們“武装到牙齿……全部时間几乎都花在喝白兰地酒和抽一种斗柄有一碼长的古怪的泥烟斗”①，斗柄是用双子叶植物（canudos de pita即管葦）的天然管子作成，这种植物河边很多。

甚至在劝世者到来以前，这个偏僻的村庄，它的名字前面已經解释过了②，和我国腹地的大多数不知名的村子一样，便已孕育着許多混乱和罪恶的萌芽。1893年他到达这个村子时，它已肯定在衰敗，它的外围房屋无人照管，住屋空空洞洞，法維拉山的一个横脉上的古老庄园主住宅，已經傾圮，屋頂不复存在，只有一些断壁残垣聳立着。

它的复兴和这以后的迅速发展，是从这一年开始的。这个由流浪的山林人建立的临时的居民地，它的中心是一个古老的

---

① 依图敎区V. F. P. 神父《通信稿》，1898年出版。——原注。

② 卡奴杜斯（Canudos）的原意即管葦。

教堂，那时教堂还存在；在一段很短的时間里，这个地方的面貌便改变了，发展成为甲貢索人的筑有土墻的特洛埃。它的周圍有一个由山脉构成的保护圈，不久它便成为一个神圣的所在，被詛咒的政府对这个地方总是鞭长莫及。在这些单純的人們的眼中，它那有趣的地形好象是登上天堂的阶梯的寬闊的第一級。

飞跃的发展

因此，一队队的移民从四面八方，从极遙远的城鎮，来到这个地方，那是毫不奇怪的。一个历史家① 这样写道：

> 这个地区和附近一些地区的某些地方，甚至远至塞其貝州，都沒有居民了，多得不可胜数的人家涌向卡奴杜斯，这个安东尼奥·貢塞也罗选择的活动中心。因为这个缘故，市集上出現了大量馬、牛、羊等等出售。还有一块块的土地、房屋和别的东西，几乎都和白送差不多；唯一的热切希望是把东西卖掉，得到一点現錢，去和劝世者一块兒过活。

这样，許多家庭都拆散了。从英南波貝、杜卡諾、孔貝、伊泰比古魯、波姆—貢塞約、那土巴、馬沙卡拉、圣多山、蓋萊莫波、烏亚烏亚和其他附近的地点，从恩特列—里烏斯、門多—諾沃、杰各比那、伊泰巴伊亚那和其他遙远的地方，都有接連不断的人群一队一队前来。少数敢于到这些地区来的旅客常常遇到一批又一批的信徒，背着剩下来的一些世俗的物件——仅有的一点家俱、籃子和輕便的祭坛等，目标都是向那上帝选民的城市。一群群的朝圣者起初是单独前进，他們在十字路口相遇，便結队而行，直到最后到达卡奴杜斯。

① 指蓋萊莫波男爵(Barão de Geremoabo)。——原注。

因此，这个居民地以飞跃的方式发展起来，在山上伸延开去。房屋是草草搭起来的，非常簡陋；这些无处安身的人們，一天能建造十几所之多。这一大片杂草般的房子逐漸形成的时候，仿佛是用一种立体画法，把那个躲在那里的社会阶层的道德特性反映在它的物質特点上了。这是一种程度很深的癲狂的具体表現。这是一个活的証明，它的意义不容忽視；是一批人的反常行为的直接的、确凿的証据。它是以瘋人的狂热，完全随意地建立起来的。

原来的状况

这个畸形的市鎮，这一大堆泥屋，是这些建立它們的走上歧途的不祥居民的最好表現。这座新的城市当初原是一片废墟，不消几个星期，便成长起来了。它一誕生便显得古老。从远处望去，只見它鋪展在山丘上，占据着一个很大的地区，中間又有峽谷和崎嶇起伏的山坡穿插其間，完全好象一个被地震猛烈地撼动过破坏过的城市。看不出有什么街道，只有許多縱橫交錯的极为狹窄的小巷，勉勉强强把一排排杂乱无章的随意盖起来的茅屋隔开；茅屋朝着各个方位，屋頂指向四面八方，好象是由一群狂人在一夜之間乱抛在一起似的。

这些房子是用木桩搭起来的，分作三个小房間，和古代罗馬人的住宅十分相象：一个狹窄的門道；一个主室，兼作厨房、飯厅和客厅；一边是一个小間作为臥室，墻上开着一个黑暗的小洞，低矮和狹窄的房門几乎看不見。屋頂鋪着一层泥，足有八吋厚，泥下面是一层树枝，这些小屋很象凱撒时代的古代高卢人的房子。它們代表原始洞穴和房屋之間的过渡形式。如果我們那些带有进步特点的大厦被認为是具体表現了人类的性格，那么和

印第安人的小屋很相象的甲貢索人的泥頂茅屋，便成了一个可怜的对比：同样不舒服，同样令人厌恶的簡陋，反映出的不是人的貧穷，而是一个种族的衰老。

当人們的眼睛习慣了这种狹小的住所的半黑暗状态以后，便会看到几件形状奇怪的粗糙家具：一条粗板凳，两三只脚凳，两三只杉木箱或籃子，房頂下吊着一只食物盛器，还有几个吊床；这就是全部家具。沒有床鋪，也沒有桌子。角落里可能挂着几件不重要的用具：一只"波哥"，意即口袋，一种运水的皮袋；几套柳条籃子；几只"亚奥"，就是用卡罗阿纖維做的猎袋。在这一間房子的尽头，还可以看到一个粗糙的祭坛，看来和周围的物件一样不精致；圣象和神象雕刻得面貌凶恶，这是带有显著的偶象崇拜痕迹的美斯蒂索宗教的具体表现——圣安东尼变了样子，并且非洲化了，相貌完全象物神；圣母跟米吉拉①一样丑陋。

最后，就是他們的武器，这也和古代的东西一样：闊刃而結实的"杰加累"，即"鰐魚刀"；象剑一样长的土匪用的"巴那伊巴"长刀；三碼长的叉，即"圭亚达"，不象长矛那样美观，和古代的长枪更为相似；和闊剑一样沉重的灌了鉛的空心木棒；还有弩炮和旧式的火枪。火枪是各式各样的，有发射小子弹的細筒枪，也有大口径的布拉加式枪；有仿照蛇炮制造的能够发射火石和牛角尖的利害的抬枪，也有輕来福枪和鐘形枪口的大口径火銃。

这就是一切。这就是这些人所需要的全部东西。卡奴杜斯日漸成长，它采取了介乎战士的营房和非洲的村庄之間的外表。沒有街道，除了教堂的广場以外，所有的空地只不过是杂乱无章的小屋的普通后院，这就使卡奴杜斯成为散布在山丘上的整整

① 米吉拉(Megaera)：希腊宗教中的复仇女神之一。

一座巨大的房屋，注定要在一段短促的时間內保护安东尼奥·貢塞也罗的混乱的氏族。

它沒有光耀夺目的白墙和石灰屋頂，在較远的地方便看它不見，和下面的土地并不分明。人們看不見它，要一直来到在东南方圍着它流过的瓦沙一巴里斯河河湾，它才突然出現在面前。它是鑲在眞正的一个靜物（“死寂的大自然”）背景里面的：凄凉的景色；千篇一律的光禿丘陵朝着远处的山脉起伏而去，不見一片树木；在一条条破裂的滑石片岩地层上面，这兒那兒长着几棵鳳梨树或一株弱小孤独的仙人掌。庞大的法維拉山聳立在南面，在它的脚下，正对着广場有一个荒蕪的花园，几株吉沙貝里的幼树杂乱地长在那里；半山坡上，是古老的庄园的寂寞废墟。

在一边，离此不远，有一个高大的横脉——禿头山，它突然中断，在河上面形成一座峭壁；河从这兒开始，形成一个急弯，繞过山側，包圍着城市，河床很深，好象一条城壕。这里有兩側垂直壁立的峽谷，有因强烈的侵蝕而形成的缺口；冬天，漂浮着泡沫的季节洪流从此滚滚流过；这种洪流被誤称为河，例如摩古伊姆河和恩波拉那河，以及一条由于后来发生的事情而被称为普罗卫登西亚（天命）的河。

这些通道，和其他山路結合起来，便把这一新兴的居民地同比烏伊、西阿拉、伯尔南布科和塞其貝的腹地深处連接在一起，一队一队的信徒不断沿着这些道路前来。他們来自四面八方，携带着他們全部的家財；当他們走上最后的一段路程，望見那古老的教堂的簡朴鐘楼时，就都在坚硬的地面跪下祷告。他們的流浪生活結束了；他們現在已經很安全，不致遭受这个福音传教师所預言的大屠杀了。他們終于踏上了上帝所許給的土地——一个神圣的伽南，被慈悲的耶穌用一条山脉之带把它同世界的

其他地方隔离开来。

他們来到这里时，因为經过长途跋涉，疲劳已极，但是非常高兴；他們象流浪者一样在山丘頂上露营。到了晚上，被露水打湿的朝圣者在休息地前面燃起篝火，形成一条围繞全城的閃动的光带；这时群声齐唱，新来的人們和居民地原有的住戶一起，这无数的忏悔者响亮地唱着悅耳的贊美詩。

第二天拂晓，他們便急忙建筑茅屋。起初，茅屋都密集在洼地上原来的教堂的周围，以后就在沿着通向河边的短山坡上傾斜着建造；再以后便散乱地伸展到远处的崎岖地带。这些住所都是輕便的建筑物，离开密集的茅屋中心有相当距离，好象是按照事先拟訂的防御計划盖起来的。它們盖在道路两旁，随着地面的高度，一座比一座高。它們邻接盖莱莫波大路，盖在瓦沙—巴里斯河两岸，沿河而上，一直到达“特拉波波”和馬坎比拉河。沿着罗薩里奥大路，只有星星点点的房屋；大路在这兒穿过河流，繞着法維拉山脚而过。这些房屋并且盖滿了烏亚烏亚那一方向的許多山丘。房屋被密不可通的絲草屬植物丛包围着，沿着一条围繞着的濠沟，因此每一座房屋就既是住家又是堡垒。它們的排列形式，成为一行行不整齐的棱堡。

这个荒野中的城市从开始发展的时候起，便有沿山坡挖掘的一圈坚固的战壕保护着，这一圈战壕造成一条和地面相齐的火綫，控制着各个方向的通道。战壕隐蔽在糾結的馬坎比拉树或石堆后面，从远处看不見它。从东边走来的人，看到那哨亭似的分散的小茅屋，一定以为前面会出現一处庄园住宅和馴順的牧人居住的外屋；但是当他忽然来到密集地建筑起来的市鎮的面前时，准会大吃一惊，好象中了埋伏。另一方面，从南面經由罗沙里奥大路或卡倫比大路前来的人，走到法維拉山頂或通向

薩根托河的陡峭山坡时，往下望去，便可以向北一覽无遺那离此四分之三哩的居民地，把那里的防御情况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

乍一看来，情形是可悲的。这个市鎮好象是专門为接受高处的炮轟而設立的，炮弹借助于自然的地心吸力，可以从峻峭的山坡上猛烈地滚滚而下。敌人不必費力进攻，只要用大炮向那里开火就够了。他用一尊大炮把通道全都控制，便可以有效地把它包围。

然而，事实上，战术条件还是极好的，不过要有一位粗野的伏邦① 才能理解。

南面有山丘的屏障，通至河边，被一道道峡谷割断；西面得到一道墻壁和一条战壕保护。的确，瓦沙一巴里斯河在这里向北繞一个弯，它的一边是村鎮的外围房屋，一边是笔直聳立的峭壁，形成一个很深的山谷。它的急弯围繞着居民地所在的那块洼地，东面被山丘連接起来，西北面是高坡，向远方康巴奥山和开伊潘山的横脉以及南方的群山逶迤而去。

卡奴杜斯是坐落在一个地洞里的村子，建有教堂的那个广場，同河道在同一水平，这是最低的地区。从这里开始，村子順着北面的一条軸綫，在一片小小的斜坡上逐漸向上发展，形成一条长长的战壕的傾斜边壁。后面便是茅屋，把低地完全占滿，还延展到东面的山坡上去；其中有一些，我們已經知道，是散布在山頂上的，上面也挖有战壕。很显然，暴动的人們在进攻部队的直接火力下，并沒有上高处去避难。相反地，他們深藏在沟里。在这个山峰和高地交錯的美丽地区，他們所选择的恰恰就是最象一个巨大的城壕的地点。

---

① 伏邦(Se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1633—1707年)：法国軍事家。

市鎮的政权

在这里建立的政权是以这位无节制的使徒的宗教教义为根据的。人們完全由他支配；一个低級社会所具有的那些生活条件在这里就更为显著。居民們虽然不是血亲兄弟，可是他們找到了道德上的血緣，使他們在外表上完全象一个氏族，族长的意志就是最高的法律，他那不可挽回的决定便是正义。誠然，卡奴杜斯是在最早的未开化部落中間盛行过的可怀疑的社会組織形式的翻版。这个单純的塞尔泰納霍人，一来到这里，就变成了另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严厉的和无所畏惧的狂热者。他吸收了集体的精神病，最后甚至采用了"甲貢索"这个名字——直到那时为止，这个名字是用来指市集上的无賴，选举日的暴徒和城市里的强盗的。

形形色色的居民

卡奴杜斯的居民是由一些极不相同的成分构成的。从自动放弃了别处一切生活上享受的狂热信徒起，到有肩上扛着大口径火銃到这里来寻求新的活动場地的土匪止，什么都有。但是，在这个地方的魔力下，所有这些成分都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統一的和一致的社会，一个下意識的残暴集体；它沒有机构，也沒有专門职能，仅仅通过各个相續阶层的机械并列，象一个人类水螅那样，繼續生长——不是繼續进化。这样一个社会，就很自然地原封不动吸取了这个不平常人物的各种傾向；他那多方面的外貌——一个放逐到尘世上来的圣者，一个有血有肉的物神，一个无力的祭司——是特别有意地要把三个种族的退化的烙印复活。他們对他的教导完全盲目接受，完全沉溺在宗教的梦想

之中，对于未来的生活常常发愁；他們在山脉的保护圈里找到了自己的世界，对于可能保証他們在世界上得到另一种命运的制度一点也不考虑。这一切，对他們来說，都沒有意义。卡奴杜斯就是他們的宇宙。

就連这个，也是一个短暫的和片刻即逝的宇宙，它不过是路途上的一站，一个他們很快就要由此动身的出发点，在穿越尘世这块沙漠时的最后一次停留。流浪的甲貢索人在向他們那不可思議的朝圣目的地——天堂前进时，在这里最后一次搭起了帐篷。

他們对人生一无所求；由于这个原因，他們的財产带有貝杜因人①的部落集体主义的夸张形式。个人財产限于可以移动的东西和自己的茅屋，土地、牧場、牛群和羊群，以及少数种植的产物，絕对公有，土地主人只得到他們的份額，其余都归“社会”所有。新来的人把他們所带东西的百分之九十都交給劝世者，包括应該放在公共圣堂里的圣象在內。他們覺得有了剩下的一点点东西，就已經是幸福，就已經很够而且还多了。先知教导他們，无論多么短暫的享受，都是一种严重罪恶，对它要畏惧。他們甘心牺牲，受穷受苦；他們所忍受的苦难愈深，他們却愈是幸福。他們穿着破衣烂衫，就覺得心滿意足。这种自願的艰苦生活走向极端，便失去了一些腹地家长制生活长时期內灌輸給他們的高尙道德品質。对于安东尼奥·貢塞也罗来說——同样地，在这一方面，他不过是模仿另一个时代的历史范例——性格的力量是和較大的虛荣相类似的。这几乎是一种邪恶。改进这个世界上的条件的努力，多少意味着对不久将要实現的超自然的幸福漠不关心，意味着忘怀了神奇的、渴求的“来世”。他那受压抑的

① 貝杜因人(Beduínos)：非洲北部游牧民族。

心灵只有跟所受的痛苦相比，才能对来世有所了解。在他所宣講的全部教义之中，他所念念不忘的唯一的教条便是：受苦的人是有福的。

极端的痛苦便是极端的安慰。严峻的苦难意味着絕对的解脫；它是一切巨罪大恶的毒藥的灵験解毒剂。

至于人的行为是不是符合道德的要求，这是一个沒有意义的問題。他們可能犯錯誤，而他总是把事情往好的方面作解释。他所要求的，是讓罪人所流的一滴一滴的眼泪，把伤风敗俗的生活的肮脏污秽最后洗净。他听到一个淫蕩的浪子污辱了一个不自检的处女这么一件丑事时，他講了一句可怕的憤世嫉俗的話，塞尔泰納霍人沒有抓住这話的邪恶意义，便到处去传說；他說："她完成了一切妇女的义务；因为人人都要在善恶的树下走过！"因此，如果卡奴杜斯盛行杂交和乱婚，便不值得大惊小怪。私生子身上并不带着洗不掉的出生烙印，他們的情形和德国人中的不幸私生子完全不能相比，因为他們人数很多。

他們的領袖对于自由恋爱，如果不鼓励，至少也是容忍的。在他每天的"劝世詞"里，他从不談論夫妇生活的問題，給这些朴实的家庭提出应該追求的理想。这是很合乎邏輯的。看到这个世界的日子已經不多，大祸随时可以临头，最亲密的关系将被扫除，家庭要被拆散，一切道德和一切罪恶将被投入同一奔旋的深渊，在这个时候宣講无用的訓誡，不过是浪費时間。他督促人們做的，是受苦和殉教，准备灾难的来临。他劝人延长戒斋的时間，忍受飢餓的痛苦，慢慢把生命耗尽。他在这方面树立了榜样；他讓同他最亲近的人們知道，他过一会兒吃一小碟麦片就可以活下去。人們传說，有一天，附近一个有錢的信徒来訪問他，他和客人分吃了自己的少許食物。奇迹出現了，使整个居民地

大为吃惊——原来客人在这次小型宴会后酒足飯飽地离开了，好象吃了一餐丰盛的酒席一样。

这一严厉的政权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迎合信徒們的弱点，把他們不健康的神經感应提到更高的程度；另一方面，它使他們对于忍受被围的困难有了准备，可能这是已經預見到了的。这也許就是安东尼奥·貢塞也罗的秘密意图，因为除此以外，便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准許一些性格和他自己那种謙卑而和平的生活方式完全相反的人留在居民地。

卡奴杜斯是著名罪犯的避难所。这些动刀弄枪的英雄，到这里来同輕信的內地山林人和被騙的伐盖罗杂居在一起；說老实話，他們是对这位奇特的領袖最忠誠的人；他們是他精选的部下，他們保証着他的不可违抗的权力。由于一种可以理解的对比，他們也是他最忠实的信徒，因为这一个怪异的教派——它是一个道德共生的例子，美丽的基督教理想被拜物教变了形，可怕地成长起来——認为这些能够把念珠装进杀人的大口径火銃里去的残忍的施洗者約翰，就是他們当然的代表。

土匪警察

安东尼奥·貢塞也罗通过他自己的强大权力，統治着这个居民地，糾正着背离常軌的人們的錯誤。在这里不合理地設立着的监獄中——甲貢索人把它叫作“波埃拉”（即垃圾箱）——每天都有一些犯了杀死几个人这种輕微罪行的人，和沒有参加祷告的罪大恶极的罪犯关在一起。在这个由土匪維持秩序的氏族里面，法律也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是自相矛盾的；对待輕微的罪行冷酷无情，对待重大的罪恶則絕对寬容。它特别注意一种过失，因此把罪恶的观念完全顚倒了。那种特有的严厉制裁，是

屡見不鮮的；对于最輕微的错誤，給予最沉重的懲罰。

例如，喝白兰地酒是一种严重的罪过，积习难改的酒徒想要逃避禁令，一定要遭殃！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几个不知道这条禁令的赶駄子的小販，从若塞罗带着几桶酒来到卡奴杜斯。他們怀着賺一筆錢的希望，因为他們所携带的貨色，难道不是山林人休息时刻的永恒朋友嗎？可是当他們刚来到广場上，搬下他們那貴重的貨物时，却使他們大吃一惊；酒桶立即被人用斧头砍破了，这种在这里是亵瀆神圣的东西流了一地，都糟踏了。他們大失所望，馬上离开走了，两手空空，沒有得到原来所希望的賺头；不知感恩的主顧还把他們乱打了几十下拳头，他們身上还在隐隐作痛。

这个例子是很重要的。实际經驗教导了劝世者，使他認識到这种人人喜欢的麻醉剂会造成一切危险，所以就把它禁止了；这倒并不是为了防止罪恶，却是为了避免混乱。另一方面，在市鎮外面，便可以为所欲为；經常有强横的队伍到乡下去騷扰。只要能增加这个市鎮的收入，一切不法行为都是可以容許的。1894年，在有名的歹徒率領下进行的这种袭击，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罪恶和搶劫增加得那么多，就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在巴伊亚州議会中进行了一場照例热烈而沒有結果的討論。

劫　掠

在卡奴杜斯周圍很大范围內的一个地区，庄园遭到了破坏，村子受到了搶劫，城市被强行侵占。在波姆一貢塞約，一群暴徒在占領了市政厅以后，把該地完全包圍起来，治安推事以下的官員都被赶跑了；并且作为在这可耻的疯狂行为里取乐的插曲，他們折磨塡发結婚証書的文書；他如坐針毡，保护着自己的头发，

不讓好开玩笑的宗教信徒把它剪成一个大圓頂，为的是要懲罰他侵犯了神父的神圣职权。最后，暴徒們滿載着搶劫来的东西回到鎮上去了，那里的人对于他們的不法行为毫不在意。

腹地的人众口一詞地說，有許多次，这种出征具有另外一个动机。信徒之中某些富有的人是有政治傾向的；一次选举临近了，这些伟大的投票箱征服者，和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同样的人一样，要把普选的幻想变成維护我們尊严的赫克里斯的巨棒，于是便来寻求劝世者的帮助了。于是卡奴杜斯便成为匪徒們組成的选举卫队的临时大本营，这些卫队从这里出发，前往某些地点，去用棍棒和枪支加强人們的至高无上的意志；这种意志的表現，就是第一个获选的耀武揚威的小首領，他用撕毁記录，用法律指定的定期吵鬧，就是所謂"选举"，而爬上了台；"选举"，这是一种花言巧語，对我們来說，它是大胆濫用語言的最突出的例子。我們的第二手的文明，和任何时候一样，起了把腹地的土匪組織起来的作用。

这种任性的劫掠也有它的用处；这是一种很好的訓練，是一种实用的和不可少的練习，使参加的人有了进行更勇敢的战斗的准备。很可能劝世者認識到了这一层。不管怎么說，他是容忍这种行为的。然而在居民地里面，則保持着絕对的秩序——我們使用"秩序"这个字眼是因为沒有别的字眼好用，我們的字典里沒有用来表示有訓練的騷乱的字眼。

这里也有一些不惹事的人——由于身体較弱——他們是劝世者的最忠誠的信徒，这些人就是妇女、兒童、年老体弱的和沒有什么用处的病人。他們靠着領袖——保护他們的圣者——的寬宏大度，过着寄生的生活；他們唱詩頌揚他，二十多年以前，腹地曾經流行过这样的詩歌：

我看見光明自天而降，
　是由耶穌基督所发。
这是圣安东尼的血肉之躯，
　来拯救我們免遭天罰！

誰要是听而不学，
　誰要是知而不教，
等到最后裁判的日子到来，
　他的灵魂将找不着上天之道！

这些流传到我們現在的古老的四行詩，使这个可怜的人回想起他的痛苦生活的初期；很可能，当他听到人們这样贊揚他，把他比作优秀的創造奇迹的圣徒的时候，这些詩句重新喚起了他那最后残存的一点虛荣心。

无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他对这些不幸的人們打开了裝滿乐善好施的人們贈送的礼物和普通劳动的果实的仓庫的大門；他覚得这些人表面看来虽然无用，却是这个市鎮的有活力的核心。他們是上帝的选民，虽然披着破衣烂衫，穿着苦行的粗麻布，一无所有，却也悠然自得；他們的生活本身便是苦行。他們手脚僵硬，拄着拐杖，向前拖着行走，感到无限幸福，覚得自己正以最快的速度走向永恒的乐园。

圣　堂

此外，在他們旅途的終点，有一件最后的苦行工作等待着他們，就是建筑圣堂。那座古老的小教堂不够用了。它是一个很小的不結实的建筑物，比它周围的茅屋高出有限。它那极其朴素的外形反映着古代宗教的独特的純洁；但是他們所需要的却

是一座巨大的堡垒，能够以紀念碑的形式来体現出这个战斗的敎派的精神。

于是，他們就开始建造新敎堂了。天还未亮，有些人就出去收拾庄稼；有些人去放羊或是到附近的城鎮去打劫；另有一些人散布在附近放哨，严密地注意着每一个新来的人；其余的人就都从事这个神圣的工作。

新敎堂建在广場一边，和老敎堂相对。这是一所坚固的长方形的巨大建筑物；它的主要墙壁和堡垒的墙壁一样厚；在一个很长的期間內，它一直是这种不正常的模样；直到最后盖起了两座高大的鐘楼，才使它变成为粗糙而大胆地模仿哥德式的风格。事实上，甲貢索人的这座显赫的圣堂，具有着蒲苏埃① 所說的那种沉默的建筑效果。

这座圣堂也只好是这个样子了。它是用极其軟弱的人力，用老年人的虚弱肌肉，以及妇女与兒童的无力膊臂建筑起来的，它只好是一座介乎圣殿和陋室、介乎堡垒和敎堂的粗俗阴森的庞然大物，它在这里，使最大的虔誠和最强烈的人类仇恨在一起和睦相处，后来也就是在这里，祈祷的声音和子弹的呼嘯响成一片。

这座巨大建筑物是劝世者自己設計的。他原是一个敎堂建筑师，这一件工程超过了他的能力，是他一生的最后成就。它矗立在那里，面向东方，正面宏伟而不协調，沒有規則和比例，它的裝飾带紋很粗大，柱头蝸卷，形状奇怪，不正确的曲綫杂乱无章；尖頂穹窿和斜面墙看来怕人，完全是一个粗俗的不成样子的笨东西，有些象发掘出来的地下圣堂，好象建筑师想要用石头和水泥来表現他本人的昏狂錯乱的思想。这是他的第一个創造，他

① 蒲苏埃(Jacques-Bénigne Bossuet, 1627—1704年)：法国敎士，著有神学方面的作品。

在高高的脚手架和竹架上花費了許多日子。他的民众在下面，忙着远送必要材料，他們常常吃惊地看着他毫不在意地在弯曲的摇晃的木板上走动，沒有一絲害怕的神情出現在他那被太阳晒黑的严肃的脸上，仿佛就是他在修建的这座巨型建筑物上的一根游动的人象柱子。

从事这件工作的工人并不缺少。坐落在荒地上的这个居民地經常得到帮助和支援。大体上說来，杜卡諾和伊泰比古魯来了一半居民，給他帮忙。阿拉果英那斯、番拉一德一圣安娜、圣泰一露西亚等地，也都有人来。盖莱莫波、波姆一貢塞約和西蒙一狄亚斯，送来了大批牲畜。那些新来的人們，对于等着他們来做的工作毫不惊奇，因为他們把这一切看作是对于他們不可动搖的信心的必要考驗。

到天堂去的前室

腹地朴素的传說很久以前便教导他們，通往地獄的道路带有迷惑人的欺騙性質；因此，卡奴杜斯旣然是通向乐园的不洁的前室，是天堂的簡陋的围廊，它就必須是——悖逆的、駭人的和可怕的。

同时，許多人到这里来，都怀着奇特的希望。"这个教派的謬誤的領袖們劝导人們說，誰要想得救，必須到卡奴杜斯来，因为在别的地方，一切东西都被共和国污染和糟蹋了。并且，在这里无需做工作，这是上帝允許的地方，这里有一条牛奶的河，两岸都是麦片和'庫斯庫兹'①。"②

① "庫斯庫兹"(cuscuz)：用最好的面粉做成的食物。——英譯者注。

② 据福音传教师若安·德·蒙特·瑪西亚諾(João Evangelista de Monte Marciano)所述。——原注。

于是他們来了。他們或者越过瓦沙—巴里斯河的干涸河床，或者在雨季的泥水使河流"大腹便便"的时候，从高聳的山腰之間穿过来。不錯，他們的幸福幻想消失了，但是他們依然在可怕的神秘主义的掌握中。

他們的祈祷

天快黑的时候，鐘声召喚信徒們礼拜。人們停止工作，挤在树叶茂密的凉棚下，或者散布在广場里，跪倒在地上，开始齐声祈祷。黑夜突然降临；內地的黄昏轉瞬即逝，很少給人黑夜来临的預告。这时在广場四周燃起了篝火，跳跃的火焰照耀成一个人影幢幢的場面。安东尼奥·貢塞也罗按照他的老习慣，或者更恰当地說，按照他的任性，把人群分开，男子和妇女各在一边，分作界限分明的两群；但是人数很多的每一群，本身还是一个各种相反的怪异人物的組合。

奇怪的人群

在这里，可以看到虔誠的妇女，她們沾染着必須經过沉痛忏悔的古代罪恶——簡直和教会所說的女巫相匹敌——身上穿着黑袍，使人想起宗教法庭的葬衣。这里也有"老处女"，这个名詞在腹地带着令人討厌的意义，使人想起可耻而放蕩的淫妇。① 这里还有年輕的姑娘和少妇，也就是那些 moças donzellas 或 moças damas，她們怕羞而拘謹。最后，这里有家庭里的可敬的母亲，她們祷告时都跪在一起。脸上布滿皺紋的老妇人，骨瘦如柴的老泼妇（她們嘴里的祷告一定是褻瀆神圣的），面容严肃、脑筋簡

---

① 老处女是 solteira，淫妇是 solta，两个名詞相近。——英譯者注。

单的主妇，相貌天眞、服从輕信的少女，全都混杂在一起，成为奇形怪状的一群，她們的年龄、外貌和肤色都各不相同。

各种颜色的乱蓬蓬的一堆头发；卡波克洛女子的头发直而平滑，非洲妇女梳着古怪的頂髻，純白种女子的是淡褐色的，上面都沒有一根絲带、一只发夹和一支花朵，都梳成最簡便的形状。她們那破烂的棉布和印花布的衣服，肥大而不講究式样，看来一点也不窈窕。一条羊毛披肩，一件小披风或一条有颜色的围巾，就可以补救她們洗得褪色的衣着的单調；她們只穿一条破旧的裙子和一件衬衣，胸部袒露，胸前挂着念珠、圣牌、十字架、圣物、符籙、兽牙、肩带或装着圣物的圣盒。这便是那实行苛刻的苦行的福音传教师所許可的唯一装束。

在这个衣衫襤褸的人群中一眼望去，这里那里也可以看到一个十分美丽的脸容，在其他悲愁忧郁的滿是皺紋的脸当中很惹人注目，显现出犹太类型多少年来沒有变化地保存到现在的不朽的美丽輪廓。这是憤怒的圣母馬利亚的脸容：深沉美丽的眼睛，黑色的眸子閃耀着神秘的狂热，一綹綹的乱发半掩着两条可爱的眉毛——所有这些都是残忍的亵瀆神圣，埋沒在这流浪的人群中了；人群中发出那肮脏的身体的一陣陣气味，以及贊美詩的緩慢的低沉声音，跟应和的圣歌一样悲凉。

有时候，篝火熄下去，无力地燃烧着，冒出一股浓烟，一陣夜間的冷风吹过，突然又使它旺起来，把人群的面孔照亮。这时候，紧紧地挤在一起的男人就显现出来，他們也同样是形形色色的：有粗魯强健的牧人，好象被打敗的英雄，已經脫去了精致的皮革甲胄，换上相同的难看的帆布衣服；还有富裕的养牛人，舍弃了牛群和馬舍，感到非常幸福；人数較少但是更加特出的是各式各样的流浪汉，他們是犯下各种罪行的硬心腸的罪犯。借着

快要熄灭的篝火的亮光，研究他們不同的側影，是很有趣的。有的已經是知名的人物，他們那些勇敢、浪漫的事迹經过人們的想象力的渲染，早已人人皆知。他們是这个謙恭的独裁者的武士，占据着前面的光荣的地位；但是在这一时刻，从他們的举止和姿态，却都看不到秉性难移的歹徒的胆大妄为的絲毫痕迹。他們跪在地上，两手交叉在胸前，平常带有敌意的邪恶目光，这时变得全神貫注和沉思的了。

这里面有若瑟·万南西奥，他是伏尔泰—格兰德的恐怖人物；他悔悟地弯着腰，前額触在地上，把他杀害的十八条人命和缺席裁判的阴影都忘得一干二净。他的身边，是粗暴无礼的帕杰烏，脸色象青銅，顴骨高耸，身体强壮，微微有些駝背；他坐在那兒，两手合抱着，出神地凝視着天空，看来好象月夜里的一只美洲豹。他身后是他的助手和寸步不离的伙伴拉劳；拉劳跪在地上，身子伏在装好子弹的大口径火銃上，姿态也是极为謙恭。还有契金諾和若安·达·莫泰两兄弟，后来他們曾經負責指揮哨兵，把守科科罗波和烏亚烏亚两条大路通到鎮上的入口；他們以堅貞不渝的信徒的姿态，用同一副念珠祷告着，仿佛两个人合而为一了。还有大个子彼得，一个面貌丑陋、肩膀寬闊的卡夫索人，后来曾經率領三十名好汉防守卡那勃拉瓦山坡。他待在所犯的罪足以相比的埃斯泰凡身旁，只能勉强看見他。埃斯泰凡是一个魁伟而丑陋的黑人，混身都是弹疤和刀伤，他具有神奇的刀枪不怕的能力，在几百次战斗中总是胜利者；他后来守卫康巴奥大路。还有"拐子"若亚金姆，他是另一种冷酷武士的典型，后来被派去守卫"安其科"。他現在正和脸容較为文雅的"少校"沙果馬并排在一起。"少校"是一个沒有固定职务的老兵，蛮勇好斗，是进行大胆的突袭的能手。相貌和他刚刚相反的，是来自伊

泰比古魯的"歪嘴"雷門多，他是一个凶恶的騙子手，面貌猙獰地扭曲着，好象受了可怕的外伤。另外还有飞毛腿"小駝鳥"，后来他統率了快速偵察队；他正跪在一个重要首領諾伯托身旁，在卡奴杜斯的最后的日子里，諾伯托曾經担任了最高統帅。最后还要提一提的，有金姆金姆·德·科伊基，一个自我克制的信徒，后来他在和执行法律的部队交鋒时打了第一个胜仗；还有孜孜不倦地爭取人入教的"大胆的安东尼"；"雄鹿乔"以及法勃里西奥·德·科科波科等等。

在"主矜怜我等"这句带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发音錯誤的話間歇的时刻，其余的信徒不时把希望和羡慕的眼光投向这一群人。

然而，还有一些别的人。例如老馬坎比拉，他一点也不喜欢动武，內地山林人說得很对，他太"心軟"，但是講到設陷埋伏，他就簡直是个魔鬼；他是一个衰老的长者，可是仍然是个危险人物——他就在那边，横躺在地上，身旁是他的兒子若亚金姆，一个勇敢无畏的小伙子，后来他作出了高尚的英雄行为的榜样。还有不象一般人那样輕信的聪明的偵察兵維拉·諾瓦，他假装在头脑里計算数字。在最前面的是广場司令官，被人称作"人民領袖"的足智多謀的若安·阿巴德，他站在那里，威严的目光巡視着跪在地上的人群。在这些悲惨的側影之中，可以发現"虔誠的安东尼"的滑稽形象，他是一个瘦削难看的莫拉托人，由于斋戒而憔悴不堪，劝世者对他非常信任，他既是个圣器看管人，又是个兵士，又热爱大口径火銃；他偵察，守望，搜查，机警地潜入各家去寻找，又到市鎮每个角落去探索；他把最近发生的事立刻报告給很少离开"圣堂"的至高无上的領袖。有着同样的嗜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說是安东尼的助手的是"話匣子"若瑟·斐立克斯，他是教堂守护人，也是劝世者的看門和管家；他負責管理

身穿蓝袍、腰束麻带的虔誠妇女，他也掌管着領袖的衣服和少量的飲食，每天晚祷的篝火也由他燃点。最后，还有那英俊的人物"健美的馬諾尔"，他以高傲冷漠的态度注視着人群；他是当地的医生，是个庸医。在聚集在这里的这些可疑的人們当中，大自然至少有他这样一个崇拜者，他并不屬于这兒盛行着的混乱，他把日子消磨在对森林中的土产药材的研究上，来努力探索大自然的秘密。

"亲吻"神象

祈祷一般总是拖得很长。祷告全部作完，念珠完全数过，押韵的贊美詩全部唱尽，信徒們最后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这便是"亲吻"神象。这个仪式是劝世者亲自規定的，他用这一种拜物主义的仪式完成了对于他所不能理解的基督教的改造。

祭坛的仆人，虔誠的安东尼，取出一个耶穌受难象；用一个神志恍惚的托鉢僧那样的湿潤眼睛，紧釘着它，把它貼在胸前，深深鞠一个躬，然后和它长长地接一次吻，接着便以緩慢而崇敬的动作，把它递給紧挨着他的人；这人把这虔誠的动作照样表演一次。安东尼再把圣母馬利亚象高高举起，然后又把慈悲的耶穌象举起，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这以后，所有的圣象、神象、圣餐巾和十字架都接連地传递着，热情的人群把它們由一双手递給另一双手，从一张嘴传給另一张嘴，从一个胸膛轉到另一个胸膛。可以听到无数亲吻的模糊的啧啧声；在这种声音之上，升起了一种結結巴巴的告誡的含混語調，从喘息的胸怀中痛苦地迸发出来的"我自己的錯誤"；还有就是人群开始发出的低声喊叫，他們压低嗓門，免得破坏这个場合的肃穆气氛。

然而，每一个人的神秘主义漸漸和集体的神經衰弱合而为

一了。有时候，骚动会得增强，仿佛圣物在传递着的时候，这种混乱按照一个预先制定的計划的方式侵袭着集会的人。末了，虔誠的安东尼遞出了最后一件圣物，这时候，最初的几件已經传到后面几排信徒的手里了；于是，这些单純的人們的兴奋和昏眩，达到了最高峰。个人的情感現在奔放开来，突然和总的压制不住的狂热气氛打成了一片。好象一种原始万物有灵論賦予了这些神象以超自然的力量，这力量最后穿透了他們的意識，因为現在他們正受着无法抵抗的幻觉的折磨。礼拜的人們从四面八方发出了喊叫声，一半出于虔誠，一半出于憤怒，同时，又作出看見了幻象的人的那种冲动的动作；其中有許多人暈倒过去，响起一陣刺耳的叫声。迷惑的妇女把被口水弄脏了的神象抱在胸前，在强烈的歇斯底里的翻騰中倒了下去，受到惊吓的孩子齐声哭号。身为斗士的男人們，也同样被这种疯狂的气氛所控制，他們在一片喧鬧和武器的叮当声中，随着同一个吓人的、有韵律的节拍战栗着，显示出野蛮的神秘主义的猛烈爆发。

不一会，骚乱突然停止了，人人都屏住呼吸，眼睛釘着凉棚尽头，旁边就是"圣堂"的敞开着的大門；安东尼奥·貢塞也罗的怪誕形象已經在那里出現。他走到一张小桌面前，开始講道。

为什么不宣講反对共和国的道理？

他宣講反对共和国的道理，这是用不着否認的。这种敌对情緒是他那神秘主义的憤怒的必然产物，是强加在他身上的宗教狂热的变态。但是他并不表現出一絲一毫对政治的直覚，因为甲貢索人对共和政体的了解和对君主立宪的了解一样迟鈍。这两者对他們都是抽象的概念，都不是他們的智力所能懂得的。他們本能地两者都反对，因为在他們所处的进化阶段，他們能够

想象的唯一統治，只是由一个祭司或一个武士当的酋长来担任。

我們必須堅持这一点，卡奴杜斯战役标志着我国历史上的一次低潮，一次倒退。我們在这里面对着的，是一个古老的社会，一个死去的社会，在一个狂人的激发之下，拿起武器，出乎意外地复活了。我們对这个社会是不熟悉的，我們也不可能会熟悉它。当然，十七世紀的冒险家会在这个社会里发現他們所熟悉的情形，正象中世紀的幻想家会在瓦增尼斯①的"鬼路"中，或是在俄国的斯登教徒②中感到很习惯一样；因为这种流行的精神病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都会作为明显的时代錯誤而出現，这是在各民族不均衡的进化中不可避免的矛盾，当一次广泛的运动大力推动着落后民族朝向更高級的和文明的生活方式前进的时候，这种矛盾就更加显著了。于是，我們看到，夸大其詞的至善論者突破了北美洲耀武揚威的工业主义；忧郁的狂飆派不可理解地受到克魯泼斯托克③的天才的影响，同样在德国复兴的搖籃中占一席地位。

对于我們，这种現象可能更加容易解释。我們在广闊的沿海地带住了四百年，享受着文明生活的种种乐趣，現在忽然以共和国这样的形式意外地承繼下来。在現代思想潮流的席卷下，我們驟然爬上高梯，把我們国家中心的三分之一的人民抛在后面，讓他們仍旧处在几世紀以来的半黑暗状态之中。我們受到間接传来的文明的迷惑，又因为我們是盲目的抄袭者，我們排斥了别国构成規律中的一切最好的东西，并且，在革命热情中，避

① 瓦增尼斯：原名为 Varzenis。

② 斯登教徒(Stundistas)：沙俄时代俄国西南部的一个福音主义教派，在农民中很流行，显然是以路德教派为主的德国福音传教师在該地区的德国人居住地内創始的。——英譯者注。

③ 克魯泼斯托克(Klopstock, 1724--1803年)：德国詩人。

免同符合我們自己国家利益的情况进行絲毫的协調，我們只是加深了我們和那些未开化的土著同胞的生活方式之間的矛盾；他們在这个土地上，对于我們却比来自欧洲的移民更要生疏，因为使我們和他們相隔絕的，不是海洋，而是整整的三个世紀。

由于我們不可否認地缺乏远見，我們竟讓一个狂人的核心在他們当中形成，我們沒有看到这个事件的更深刻的意义。相反地，我們从党派斗爭的狹隘观点来看待它。在这些可怕的背离常軌的行径面前，我們惊愕了一陣；我們本該用之于更有价值的事业上的勇气，現在竟拿着刺刀前去鎮压，因此使历史重演，使我們又一次不光采地侵入这些不幸的地区，又一次打开了邦德拉队曾經走过的长滿青草的小路。

这个腹地鼓动者的叛乱，是对事物的自然秩序的一种反叛，我們却竟把他当作一个严重的对手，一个强大的敌人，代表那个我們已經打倒的政权，以为他能够推翻我們的新生制度。

于是卡奴杜斯成了我們的旺岱①。

在这个居民地的最后的日子里，征服者們終于进占了所余无几的茅屋，可是他們一进去，便大失所望。他們的胜利得来不易，所以他們有权利搶劫这些破敗的家宅，任何东西都可以随意动手，来滿足他們貪得无饜的好奇心；但是这却是历史上所記載的收获最少的一次劫掠。他們找到的不是金銀財宝，而是破烂的神象和椰子壳的念珠；但是最引起他們貪心的是字迹潦草的文件，特别是在这些文件里发現的惊人詩句。粗劣肮脏的紙张上所写的野蛮詞句荒唐透頂，乱七八糟的难看笔法好象是这些人的怪癖思想方法的真实写照；它好象总結了这次冲突背后的

---

① 旺岱（Vendée）：法国西部沿海一带地区，1793年，地主、貴族、富农在这里发动暴动，反对法国革命政府。

心理状态。这些紙张是世界上的无价之宝，因为它們恰恰一文不値。紙张上面所写的是安东尼奥·貢塞也罗所講的教义；讀到这些記載的人，便会发覺他所講的話原来是多么沒有害处，所反映的只不过是这个可怜人物的智力上的混乱。每一行字都透露出同样模糊的和不調和的宗教感情，但是字里行間很少发現有政治意义的东西，可以对它所表現的救世主的傾向起什么帮助。如果說这个反叛者攻击旣定的秩序，那是因为他相信，上帝許給的幸福世界就要来临。他譴責共和国，說它是人民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恶，是宣告反基督的人們的暫时胜利的最高异端。一些粗鄙不文的詩人把他的幻想写成了沒有光采的詩句；因为他們缺乏腹地即兴詩人那种十分突出的自发性質。但是，他們在这些愚蠢的詩歌里也給我們留下了活生生的証据；当我們讀这些詩歌的时候，我們不能不同意勒南的意見：在人們結結巴巴的語言中，可以发現人类的第二部粗糙而有表現力的《圣經》。

我們在这里抄下几首：

堂彼得罗二世逃跑了，
　向里斯本而去，
君主制度从此結束，
　巴西也就站不稳。

共和国是邪恶的根源：

邪恶的人眞不少，
　法律給他們撑腰，
我們遵守上帝的法律，
　他們却受猎狗的指导！

呵，在选举来临的时候，

那些卑鄙的人們眞多，
上帝的法律被打倒，
猎狗的规矩却起来！

他們拿婚姻开玩笑，
取消了一切眞正的婚姻，
却要一个治安推事，
来作我們的証婚人！

但是这个残暴的政府很快就会消灭：

堂塞巴斯蒂安来了，
率领一支強大的队伍，
他停止了这种婚姻制度，
我們大家都心滿意足。

反基督的人誕生了，
他要对巴西进行宰割，
但是我們的劝世者，
拯救我們脫离罪恶！

堂塞巴斯蒂安我們的王，
他就要来人間探望，
那受猎狗的规矩支配的可怜罪人，
到时就都要遭殃！

那"猎狗的规矩"……

这便是这个教派的最高的格言，它总括了它的綱領。这里也无需对它作什么評論。

这些可怜的反叛者，实际上是非常軟弱的。

他們从我們这里得到的应該是另一种反应。他們应該迫使我們从事另一种不同的斗爭。这时候，我們已把孔勃林这位立法官① 派到他們那里去了，还有那道德家的至高无上的犀利論据——子弹。

但是，最初曾經作过一次更高尙和更实际的努力。

一次失敗的使命

1895年5月的一个早晨，在法維拉山一个横脉頂上，出现了一个人，另外有两个人陪伴在他的左右，他們是由外地来的。他是一个卡普青派的传教士。他对下面不整齐地散布着的市鎮俯瞰了一会，慢慢地走下了山坡。他是走进獅子窟的但以理②。

讓我們跟他一起走吧。

福音传教师若安·德·蒙特·馬西亚諾，由卡埃泰諾·德·圣萊奧神父和孔貝的司鐸陪随着跨过了河，走近了外围的茅屋。他朝着广場走去，那里挤滿了人，"大約有一千个男人，装备着大口径火銃、散弹枪、刀子等等"；当他向前走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印象，彷佛自己落进了貝杜因人的营地。他毫不激动，走到教堂前面的空地，看見一群人挤在教堂門口。他的两个使徒伙伴跟着他，走上一条弯曲的小路。教堂門口的人們看到了生人，很是惊訝，站在那兒，"情緒不安，眼睛放出銳利而險恶的光芒，說明他們心地不良而且怀着敌意。"

教士們繼續前进，走到年老的孔貝的司鐸的住宅（这房子已經关閉了一年多，因为人們对他很不尊敬，使他非常恼怒，所以

① 孔勃林(Comblain)：指孔勃林式来福枪。——英譯者注。

② 《旧約》故事，但以理曾入獅子窟，沒有被伤害。

长期在外)；他們在这里好好休息了一番，解除了旅途的劳頓。他們方才在广場上看見的那些武装到牙齿的不幸的人們，以及这个混乱的賽拜德① 的一般情况，使他們感触很深；可是他們还有一些更加不愉快的印象在等着他們。不久，他們門前就抬过八具尸体，是抬到老教堂后面的墓地去的，一点宗教仪式也沒有：尸体用八只卡罗阿纖維的吊床抬着，抬的人呼呼地喘着气，弯着身子，迈着快速的步子，想要把他們的負担早一点去除；仿佛在这个阴森的市鎮里，死人背弃了殉道事业，所以不配得到任何注意。

这时候，他們来到这里的消息传开去了，但是劝世者并沒有前去会見这些教会使者的表示。他一点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照旧去指揮教堂的修繕工程。結果教士們不得不去会見他。

他們离开房子，再一次走过狹窄弯曲的小巷，来到了广場。他們穿过广場，沒有听到一句不逊的話；来到工地时，“教堂門口挤在一块的人群”，給他們讓出一条很寬的路。两旁站立的吃惊的人們有人愉快地欢迎他們，这是和平的問候話：“賛美我主耶穌基督！”他們回答說：“願我主永远受賛美！”

他們走进这座小教堂，見到了安东尼奥·貢塞也罗；他以慣常的温和态度相当殷勤地接待他們，也以同样的問候話向他們致意。

劝世者的肖象

“他穿着一件靛青色长袍，不戴帽，拄着拐杖；乱蓬蓬的长发散在肩上，灰色的长須有点兒斑白，深陷的眼睛很少抬起对人直

① 賽拜德(Thebaid)：即埃及古城賽比斯(Thebes)地区。

視。他的脸色几乎和死尸差不多；他的态度严肃而悲愁。”从这一段話，可以看出客人們得到的印象是很深刻的。①

但是，这种近乎热誠的接待鼓舞了他們。和他們的預期相反，劝世者对他們的来訪好象很高兴。他一反往常的冷淡态度，不象平日那样沉默寡言，把工程的进度講給他們听，請他們亲自到現場去看。他很有礼貌地要充当他們的向导，領他們去参观这座建筑物。于是，他們就都去了，慢慢地跟在这个年老的隐士后面；他一定有七十多岁了，手里拄着拐杖，脚步很緩慢，虛弱的身体不时为一陣陣突发的咳嗽所震动。

他們这次出使所受到的初步接待，是再令人滿意不过的了。这样的接待已是一半胜利，但是这位传教士由于缺乏机智，把事情又搞糟了。他們来到唱詩班的楼廂，跟在后面的信徒們离他們有一段距离，他認为这是断然进行談判的最理想的时机。但是，他这么匆忙，反而使他达不到目的，注定要失敗了。

> 看到周围沒有旁人，我抓住这个机会告訴他，我的使命完全是和平的；我說，我看到这里的人带着武器非常吃惊，家家戶戶在这里过着懶散而淫蕩的生活，周围的条件又这样恶劣，以致每天有八九个人死去，我实在不能不表示不滿。因此，我根据大主教的命令，并且以他的名义，建議設立一个传教会，劝說人們散去，各自回家，重理旧业，这对他們自己和社会福利都有好处。

这个神父放下了外交辞令，搬出了僵硬的教条；这种生硬的态度，这种露骨的威胁，一定得不到圣乔治的贊許，他是并不認为撒克逊人的野蛮仪式是可耻的。簡单地說，这是一种輕率的挑衅行为。

---

① 蒙特·馬西亚諾神父的記述。——原注。

“甚至在我說这段話的时候，在我的話还沒有說完的时候，挤在教堂和唱詩班楼厢里的人便齐声叫道：‘我們要跟着我們的劝世者！’”

混乱眼看就要发生，但是安东尼奥·貢塞也罗那可敬佩的平静态度，他的謙恭——为什么不能說是基督教的謙恭呢？——阻止了混乱。我們还是讓这位传教士自己来講这个故事吧。

> 他讓他們保持安靜，轉身对我說：
>
> “我准許这些人携带武器，是为了保护我自己；神父，你一定知道，在一个叫馬塞特的地方，警察攻击过我，想要把我置于死地，那兒路两边都堆滿了死尸。如果是在君主时代，我情願就逮，因为我承認那个政府；可是在現在，我却不能，因为我并不承認共和国。”

这一段恭恭敬敬、清清楚楚的解释，并沒有使这位卡普青派的教士滿意，他有信徒的勇敢，但是缺少使徒的机智。他把“本德”解释出来，回答道：“先生，如果你是一个天主教徒，你必須記住，教会反对暴动，它承認一切政体，并且教导人們，当局是以上帝的名义治理人民的。”

这是保罗在尼祿① 时代說的話，几乎一个字沒有更改。

“到处都是这样，”神父接着說，“在法国，欧洲的一个主要国家，許多世紀都是君主当政，但是二十多年来，那里已經成立共和国，所有的人，除去君主主义者以外，都服从政府的权力和法律。”

蒙特·馬西亚諾神父認識不到腹地騷乱的眞正意义，就說了这样一套政治上的老生常談，我們由此可以看出他的使命为什么会失敗了。这个宣传者的不寻常的身份暴露了他只缺少一

① 尼祿（Nero，公元前54—公元前68年）：罗馬皇帝。

支象圣塔—克魯兹的司鐸那样藏在衣服里面的來福枪。

"我們在巴西也是一样，从主教起，到最低的天主教徒，都承認現在的政府；为什么你不服从它呢？这种思想是邪恶的，你所信仰的是一种邪道！"

最后一句話說得很干脆。人群立即給了他傲慢的答复："神父，你信仰的才是邪道，我們劝世者却不是。"

这时候，騷乱眼看要达到高潮，但是劝世者的鎮靜态度約束着他的信徒，他轉身对传教士說道："我不能将我的人解除武装，可是我也不来干涉你的传教圣职。"

这样一来，这一次的使命开始碰到困难了。尽管如此，一切都还順利，大家相安无事地过了三天。会众約有五千人，身体健壮的人們在里面特别引人注目，"他們带着大口径火銃、散弹枪、火枪和长刀；从腰間的子弹盒和头上的圓帽看来，好象他們就要走上战場。"

劝世者也参加弥撒，他站在祭坛的一边，全神貫注而毫无表情，好象一个严厉的监察員；"他有时作出不贊成的手势，这时大多数听众便都跟着大声抗議。"这种抗議好象一点也不講究礼节；有时候，一个兴奋过度的人，不顧传教士的古老特权，就对他所講的道理大加批評。因此，在談到斋戒的时候，講道者說这是通过节制来压抑肉体和約束情欲的办法，但是并不要求长期禁欲，反而指出，"一个人晚飯吃肉，早晨只喝一杯咖啡便是斋戒"——講到这里，便有人无礼而諷刺地打断了他的話："什么！那不是斋戒，那是养你的膘！"

到了第四天，这个卡普青派的教士又談論起危险的政治問題来了，情形更加恶化。很多人都在热烈地議論着"这个共济会的、新教的和共和国的神父所講的道理"，說他是"政府的密使，

勾結政府，将要带領軍队前来冷不防地捕捉我們的劝世者，把我們全都消灭”。然而，神父却并沒有被即将发生的暴动吓倒，他勇敢地挺身迎接它。他下一次講道就以杀人为題；他不想避开他这大胆的題目所引起的危险，他仿佛在罪大恶极的人的家里談論綾索；他夸夸其談地作出了許多輕率的暗示，这些我們就不在这里重述了。

反应立即发生了。領头的是若安·阿巴德，他在广場上把哨子尖声吹起，把信徒們都召集在一起。这事发生在5月20日，卡普青派的教士到来后的第七天。他們集合起来以后，就向客人的住宅走去，一路大声向慈悲的耶穌和圣灵高呼万岁，目的是要这些人知道，关于永生的問題，卡奴杜斯的人不需要他們来效劳。

他們这次的使命就这样結束了。除了“为五十五对同居的人結婚，行了一百零二次洗礼，并听取了四百多次忏悔”以外，什么結果也沒有，或者更可以說，得到了消极的結果。

对圍着泥墙的耶路撒冷的詛咒

这个传教士“象被拒之于城門之外的使徒那样，撣了撣皮带凉鞋上的尘土”，要求上帝給他們以严厉的裁判。

他和他共患难的伙伴一起，偷偷地溜掉了；为了安全起見，他們走的是狹窄的小巷。他一路爬上法維拉山的山坡，在山頂上停留了片刻，对下面的居民地最后了望了一番。一陣悲痛袭来，他不由得把自己比作了“耶路撒冷城外的神师”。

可是这位神父却发出了一声詛咒……

第二部

斗　　争

第三章 冲突开始

一

开場白

当卡奴杜斯地区急待綏靖的时候，巴伊亚州州长正在忙着应付其他的暴乱。朗索斯城遭到一群匪徒的猖狂袭击，他們的騷扰正在向“金刚鑽矿地”① 蔓延；勃里陀一曼德斯鎮落入另外一群暴徒之手；同时，在杰盖埃，种种罪行层出不穷。

背 景

这种禍患由来已久。那片被辛科拉山脉切成扇形的土地，一直伸展到圣佛兰西斯科河两岸，不久以前，原是腹地不法之徒辽闊的出沒之地。这个地区富有珍貴的矿藏，反而因为富庶而遭殃。二三百年以前，漂泊不定的冒险者，沉迷于发财致富的幻梦，經常到这里来寻找矿藏；他們不怕辛苦，在山坡上，河源上东寻西找，他們的十字鍬和捞网，他們的拚命挖掘，不仅仅造成了一块块的荒地（即卡泰），使大地疮痍滿目；并且他們那种动蕩

① “金刚鑽矿地”：原名为 Lavras Diamantinas。

不安的和不利群居的生活方式，还遺留給了他們的后裔，感染了繼他們而来的粗犷的伐盖罗；在这片多少年来就用金砂和粗金刚鑽做交換媒介的肥沃的地区上，这种生活方式沒有受到絲毫的約束。結果，他們沒有安家落戶，沒有費力气去使土地生长更多的东西，只是到处游蕩，寻覓“挖掘的地方”；他們繼續过着散漫混乱的生活，反映出了他們的祖先——原先的沙漠制造者——的冒险习性。最后，当他們淘尽了所有的石子，用尽了儲存的毛皮时，如果他們要繼續过着习以为常的生活，那就除了打家劫舍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因而，洗劫城池的甲貢索人，就代替了那些到处掠夺金刚鑽的戛林比罗人①。而且，政治首領也代替了卡邦格罗——就是从前的匪帮头子。这种变化提供了环境反应的很好例証。我們且把它的特点扼要地总結一下。

我們已經看到，一方面是邦德拉队的旋风式的活动，另一方面是教会的优閑的緩慢行动，从这两者之中怎样兴起了勇敢勤劳的馬罂洛科种族，他們在我們的殖民地历史上恰好以保守的因素出現，在产生的过程中构成我們民族的核心，在淘金的热狂和使徒的梦想烏托邦之間保持了平衡。这个种族，从十八世紀初期起，当里烏一达一康达斯到杰各比那一带的矿地开始被发現的时候，或許是代表了当时我們活动的唯一可靠的一面，他們发現自己面临着危险的力量，如果說这些力量沒有能够腐蝕他們的刚强性格，至少会把他們的命运导入可悲的方向。事实上，这个种族同利欲熏心的塞尔泰尼斯泰②人接触时，就經历了一

① 戛林比罗人(Garimpeiros)：就是导覓金刚鑽的人。——英譯者注。

② 塞尔泰尼斯泰(sertanista)：这个名字指腹地(sertões)的开拓者，有时指研究腹地生活的人；另一方面，塞尔泰納霍(sertanejo)，是指腹地的土著或居民。——英譯者注。

种变化。这些塞尔泰尼斯泰人当时从东方来，用火与剑吓服了野蛮人，建立居民地；这些居民地跟原先已有的不同，并沒有一个放牛的牧場作为中心，而只有本地村子——即馬洛克——的废墟。他們在这个区域里横冲直撞，在那些从卡提泰向北延綿的山脉的重重屏障之前，待了一个很长的时期；但是当矿藏挖掘干凈，非有特种設备不能施行进一步的开采时，他們就开始注視横在眼前的丰饒的处女地，这片土地位于本国的中心，介于馬考巴斯到阿苏魯亚的广闊森林之間。

于是他們向前行进，一直走到一个新的天险，圣佛兰西斯科河，渡了过去。在他們面前，极目所至，但見里奥·达斯·埃瓜斯的优美山谷，好象刻在平原之間似的横亘着，产金甚富，因此杰各比那的財政稽核官在1794年写信給女王馬利亚二世說：“在陛下領土上所发现的矿藏中，要算此处最为丰富。”那时候，他們已經到达了哥雅斯州的边界，但是他們沒有再往前走。整个事情的結局是很悲慘的。只見牧牛人的土地上点綴着一堆堆掘翻了的赭色泥土，标志着埋沒在下面的废矿；而从那些体格健壮的伐盖罗当中，則兴起了无所畏惧的人們，即甲貢索人。我們的历史曾因不受覊絆的英雄而被詛咒，但在甲貢索人身上，却找到了一个最阴沉的主角。整个的社会在这里經历了一种变化；古老的、健康的和安宁的农民社会讓位給另一个漂泊不定的、动蕩不安的、好勇斗狠的社会，一个非常散漫而又风俗敗坏的社会。

試想，伐盖罗的那种魁梧的体格，突然又增添了邦德拉队員的那种巨大精力，这就形成了甲貢索人。他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产物，是在后来的种族杂婚中誕生的，而自然环境又使他們进一步分化了；他們一方面辛辛苦苦地猎野牛，一方面进行匪

徒式的大胆侵略，在这样的双重活动中，結合了二者的基本特点。同时，那片土地，那片无可比拟的土地，甚至在干旱的威胁下，虽然荒蕪貧瘠，还是以鍋状硷性低地来养活了他們的牛群——这片土地在他們动蕩的战士生活中，还象以前那样給他們以帮助，到处白白送給他們硝石来制造火葯，至于枪弹，这种用鉛和銀制造的奢侈的弹丸，在阿苏魯亚那些含銀的鉛矿里，多得不可胜計。

很自然的，自从上世紀初叶开始，圣弗兰西斯科居民地那部戏剧性的历史开始反映了一个异常的局面。在一个以地方权势人物为基础的不可容忍的政治制度下，党派紛爭，罪恶横行，这些都在所有构成那段历史的动人的插曲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确是如此；但是在采矿的狂热本来如火如荼的地方，这种骚动一再发生，这就接触到我們已經指出的远因了。

我們可以举个例子。里奥·达斯·埃瓜斯河的整个流域和以北的普来多河流域，构成了我国最勇敢而又最沒有出息的人們的出身之地。他們經常从这些地方出发，冒险远征，把政治巨头的假威风打得落花流水；但是这些远征結果免不了在大河流域① 的城市集鎮放火打劫。他們逆流而上，在1879年时，已經到达了杰奴阿里亚的矿鎮，他們就把它攻占下来；接着，他們就回到他們的出发点卡林南亚，满載着战利品。从北方的这个城市起，他們进行掠夺的事件一直有增无减，直到我們来到西克—西克这个帝国統治下竞选运动中具有传奇意味的地方。

但是，这一切不是用六七頁的篇幅就能說得完的。这些居民地中連最偏僻的地方也自有其独特的邪恶的传統。其中有一

---

① 指圣佛兰西斯科河。——英譯者注。

个居民地，由于某种不同的原因而十分突出，就是波姆—杰苏斯—德—拉帕。它是塞尔泰納霍人的麦加①。它那构造非常独特的地形；有鈴声般回音的峰巒高山，以及群山环抱中的奇形怪状的岩洞，好象灯光暗淡的教堂的主殿，挂着鐘乳石，宛如天花板下吊的烛架；还有向两旁迤邐而去的走廊，滿是古老冲积层的遺骨；最后，那关于住在这里的僧侣与美洲豹为伴的奇聞——这一切使它成为虔誠的香客們所向往的目标，他們从最远的地方，从塞其貝州、比烏伊州、哥雅斯州跋涉而来。从相当多陈列在地上或挂在洞壁上的祭品中，游客們一定会在神象和圣骨匣堆里，发現以刀子和火枪的形式表示的特异宗教感情的令人不快的証据。

枪手們往往走进这里，脫下皮帽子，拿在手里，表示忏悔，武器挂在子弹带上。他跪下来，把前額碰到湿漉漉的凝結着露水的石灰石上，祷告着。很长时間，他呆在那里不动，捫心自問，捶胸悔过。然后，他就会虔誠地实行上次相斗时許下的“愿心”，只要万事大吉，他就把他著名的火銃献給耶穌基督，銃柄上有他用大折刀刻出的不少缺口，表示杀死的人数。然后，他就怀着忏悔的心情走开了，但是对这次献礼感到很高兴。此后，他又会去干劫掠的行径，重新过着肆无忌惮的生活。

比拉奥—阿卡多，从前曾經是繁华的市鎮，从1856年起就到了衰落的最后阶段，如今已成为废墟；西克—西克，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为了爭夺它，曾經斗了几十年；馬考巴斯，阿雷格雷山等地，以及周围的牧場，坍毁的或弹痕累累的房子，都給从前这种无法无天的制度提出了証据。一种有紀律的强盗行径使这

① 麦加(Mecca)：伊斯兰教的圣地。

些地方的騷动正常化了。这听起来是荒謬的，但却是事实。

事实上，甲貢索人是非常有紀律的人。他們对于胆大勇敢的强盜生涯感到非常驕傲，并且忠心耿耿地为指揮他們的首領打仗；只是在发生小型的战斗，要他們以眞正的軍事的有組織的方式作战时，他們才有混乱的行动。至于对被占領的城鎮的洗劫，那只是作为战爭的战利品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一切历史都能为他們开脫。除此以外，搶劫的案子是很少有的，他們認为这是有失身份的事情，有損名譽的事情。一个最无依无靠的"伙伴"要到海岸边去，要經过这些田野和森林，他沒有携带武器，但也不会蒙受灾难；他的荷包里尽管塞滿了金刚鑽和金块，到了旅途終点也不会丢失一块。一个对这地区不熟悉的人，对当地党派之爭也不熟悉，經过这里时，同样可以免于灾难。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一个商販，他那些牲口馱着沉甸甸的貴重物品，自已拖着慢騰騰的步子跟在一旁走；当他来到了道路的拐角处，碰上駐扎在那里的一群甲貢索人，不禁大吃一惊，停了下来。然而，他的恐惧很快就过去了。枪手的头目来到他面前，友好地招呼他，和他攀談起来，笑着鬧着，用这种善意的表示驅散了他的恐惧。接着，这个甲貢索人会向他索取过路錢——一支香烟。他做着个漂亮手势点着了烟，讓商販过去了，生命財产安然无恙。这样的事例屢見不鮮，說明了这些勇敢而誤入歧途的人們是具有高貴的品質的。

距离西克—西克約二十哩或二十五哩的地方，是圣多—伊格納西奧居民地，这是强盜們的首都；这地方建筑在群山峻岭之間，迄今仍然是警察勢力所达不到的地方。一般說来，只有当某些地方发生騷动时，警察才出来平息，以中立者的身份在敌对的派系之間进行調解，就象两国之間的外交家。武装的司法者跟

罪犯进行了談判，斟酌了双方各自提出来的条件，討論了这个事件，但却避免提出任何最后通牒。結果是：簽定了眞正的和平条約，使强盗行径沒有受到懲罰，反而取得合法的地位。因此，法律的宽大无边，使美斯蒂索人历来的坏名声变得更加厉害了。因此，强盗的势力遍及圣佛兰西斯科河整个流域，并且扩大到北方，罪行的数量也大大增加，那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巴拉伊巴和伯尔南布科的岡加賽罗人①，名称虽异，实际相同。他們和甲貢索人的区别，或許只是武器稍有不同，也就是說刀刃长而硬的“巴那伊巴长刀”，代替了著名的传統的喇叭口火銃。在很长的时期內，这两个社会集团互相隔离。岡加賽罗人往南面侵袭，而甲貢索人則向北方进击，他們有时遙遙相望，但却沒有会合，因为保罗—阿封索的陡峭屏障把他們隔开了。只有在圣多山一带暴动的时候，他們才会合在一起；到后来，卡奴杜斯的战役，自然而然地使所有隱藏在腹地中的这些越軌的力量联合起来了。

二

冲突的近因

这一次的冲突是一件小事情引起来的。安东尼奥·貢塞也罗在若塞罗城弄得了一批木材，这是卡奴杜斯的极其貧瘠的卡汀珈所不能供給他的。他和若塞罗城的一个全权代表②簽定了

① 岡加賽罗人（cangaçeiros）：他們携带的武器叫岡加索（cangaço），故名。——原注。

② 即若安·伊凡杰利斯特·派雷拉·埃·梅罗上校（Colonel João Evangelista Pereira e Mello）。——原注。

有关合同，可是，这批准备用来完成新教堂建筑工程的木材到了双方所同意的交貨日期时，却并不看見送来。这一切都說明，这是有意的对抗，公开的决裂。

事实是，若塞罗城的市政长官打算和腹地的騷扰者算一笔旧賬，因为，早先他在波姆一貢塞約当法官的时候，曾經由于劝世者的信徒的攻击，被迫匆匆逃离該地；他就利用目前这个情况，借此机会以雪前仇。他知道，稍微挑拨一下，他的敌人就会回击。况且，早在合同破裂之前，他的敌人就已經威胁說，要到圣佛兰西斯科流域这个优美的小城里来，用武力搶走他們所需要的木材。

这件事情发生在1896年10月。我們在下面的叙述里，将严格地遵照官方的文件。①

> 情况是这样的，我接到了若塞罗城治安推事阿林多·里奥尼博士的急电，向我报告，目前的流言不无根据，大意說，那个繁华的城市在数天之內将遭到安东尼奥·貢塞也罗的信徒的袭击。他要求我予以援助，保証居民安全，阻止居民离城，这种現象，已經开始发生。我回答說，政府不能仅仅依据流言而出动軍队，同时提出建議，由他派遣一队哨兵在一定的距离內沿途駐扎，以便监視匪徒的动靜，随时打电报給我，这样，政府接到通知，立即可以用专車調遣必要的軍队，以击潰劫掠者，保卫城市。
>
> 由于我前面所提到的那些事情，駐在首府的警察队被抽調空了，我特要求本区司令拨正規軍一百名給我，只要我一接到若塞罗城治安推事的信息，立即派去。几天以后，电报来了，向我报告說，安东尼奥·貢塞也罗的信徒距离若塞罗城只有二三天的路程。我就把这件

① 根据1897年巴伊亚州州长（路易斯·維安那博士）致巴西共和国总統函。——原注。

事情通知了司令，他答应了我的要求，命令皮雷斯·費雷拉中尉率領整装待发的軍队，搭乘专車前往，此后这些軍队即按当地治安推事的命令行动。該軍官到达若塞罗城以后，会同当地地方当局，出击匪徒，阻止他們侵入城市。

无足輕重的行动，竟演变成这样严重的事件，眞是很难想象。我們节录的引文清楚地表明，巴伊亚州州长認为不屑調查事情的背景，以致忽略了这个事件所具有的重要性。

那时候，大約在二十二年以前，或是从1874年起，安东尼奥·貢塞也罗的声誉传遍了整个北部腹地，甚至沿海各城市都知道；在那些地方流传着他那神秘生活的最有趣的和半传奇式的插曲，并且添枝添叶地說得十分夸张；这样一天天地，他对居民們的影响就逐渐增长。这一切，都是他那传奇式的游历所造成，二十五年来，他的足迹遍及这个地区的每一个最边远的角落，他离开一个地方，就留下了巨大的紀念物，标志着他的行踪。他盖了十几座教堂的鐘楼；波姆一杰苏斯居民地也是他奠立的，現在几乎发展成为一个城市；从巧罗丘到維拉一杜一孔德，从伊泰比古魯到盖萊莫波，沒有一个市鎮，沒有一个偏僻的村子，沒有他的热心信徒，也沒有不依靠他的力量，才重建了墓地，拥有了作礼拜的地方，或是得到一座水壩那样的天賜礼物的。已經有相当长的时間，他大胆地鼓动人們起来反对政府，反对新的政治制度；每当他来到一个城市，他就毫无顧忌地把該城議会发出的布告踩在脚下，或者，更确切地說，在他的信徒們燒毁了布告牌以后，把灰烬踩在脚下。1893年，馬塞特的一支警察分队全部被他歼灭了，另外把一直追他追到塞令那的八十名正規軍也逼回去了。此外，在1894年，在巴伊亚的州議会上，这件事情曾引起了热烈的討論。一个議員提請当局注意，“腹地的部份地区受到了

安东尼奥·貢塞也罗这个人的騷扰"；可是其他的民众代表，其中有一个神父，却認为他是最坚定的基督教正統派的模范。1895年，巴伊亚州大主教派出去的传教使团，也由于他的关系，遭到了失败，在福音传教师若安神父对这件事情所写的一篇令人震惊的紀事里，这个传教士断言，在卡奴杜斯，除了衰老、病弱和妇孺以外，至少有一千个大胆而强壮的男子，"武装到了牙齿"。最后，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他的权力遍及很大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很难接近的他亲自构筑的城堡。据說，他的信徒对他絕对忠誠；而且，除了他周圍那一伙忠心耿耿的人以外，到处都有敬畏他的人做他的义务的同謀。

大家認为，要应付这样的一个局面，一百名兵士組成的一支軍队就足够了。

第三軍区司令弗雷德里庫·索倫将軍，在报告中曾經这样写道：

> 今年年底(指1896年)，我遵照上述指令，立刻应本州州长亲自提出的要求，从駐防地派出兵士一百名，前去同卡奴杜斯居民地的狂徒作战，据有人对我說，这个人数是綽有余裕的。我認为本州州长对州内的情况必然了如指掌，因此毫不犹豫，立即命令派遣步兵第九营英勇的瑪努埃尔·达·西尔瓦·皮雷斯·費雷拉中尉前往，听候他的命令和指示。該軍官执行了命令，于該月7日前赴若塞罗城，該城座落在圣佛兰西斯科河右岸，位于鉄道的終点；他率領了該营兵士一百零四名，随带小型救护車一輛；后来我又派軍医一名前往，随带其他装备数件，以供他执行任务之用。这些装备大部份由州方供給。

11月7日早晨，当这支队伍到达若塞罗城时，这么一小撮兵士引起了人們的惊訝。軍队的到来非但沒有制止大部份居民的逃跑，反而更刺激了他們。居民們很了解情况，馬上看出，人

数这样少的一支队伍，只能起完全相反的作用，只能是使劫掠者前来侵犯的更大吸引力。他們預料到失敗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当这位劝世者的秘密党人——他在附近一带有不少这样的秘密党人——正在大喜若狂的时候，还有几个有見識的人去恳求出征軍司令不要繼續前进。

軍队在設法弄到行軍需要的物品时遇到的种种困难，使他們一直拖到当月12日，才在傍晚启程。与此同时，他們到来的消息，也一定传到了卡奴杜斯。他們幷沒有必需的配备在荒无人烟的野地上行軍一百二十五哩，但是，尽管如此，他們还是在若塞罗雇了几个向导給他們带路，向前进发了。

从一开始，司令官就知道，为了爱惜部下，限定每天的行程是办不到的。在腹地，即使在仲夏以前，要全副装备的人，背着行囊和水壶，在早上十点鐘以后开步行軍，那是不可能的。在高地上，烈日当空，看不見遮蔭的地方；荒蕪的土地反射着幷且加强了太阳的光綫；由于高温的消耗作用，一切生活机能都会奇异地加速，結果是突然垮倒。另一方面，利用清晨或是夜晚的时間来行軍，也很困难；兵士們不得不繼續往前走，直等到达伐盖罗人的房屋和水坑才能停住。再加上，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这个地区是我們国土上情况最不明的地方。很少有人冒险进入瓦沙—巴里斯河流域的荒地，这片荒地，自东边从伊蒂烏巴延伸到盖萊莫波的山坡起，向外伸展，成为一个荒凉的、人迹罕到的地方；周围好几哩之內，只有零零落落的几戶人家。而靠近巴伊亚的地区，由于干旱的緣故，就更加荒凉了。

然而，这片广漠的荒地周围却围繞着絢丽的风景，从山脉的分布来看，这对比是可以理解的：在北面，美丽的庫拉薩和极端肥沃的田地，向东越过了圣佛兰西斯科河右岸，远达圣多—安东尼

臭—达—格罗里亚；在西面，非常富饒的土地，环繞在維拉—諾瓦—达—累那的四周。但是，这些比較好的地方，只是在沙漠中鑲了一条边，其中有一条几乎时常干涸的瓦沙—巴里斯河流过，蜿蜒曲折，好象长长的弯曲的旱谷。这一带地方比康普斯草原还要糟糕；在这里，連最最足智多謀的探矿者有时也会"暈头轉向"，說不出这片浩瀚的平原上哪里向东、哪里向西；这里景物千篇一律，总是那副凄凉景象，大自然非常野蛮，使眼睛感到舒适的，只有匍匐植物。甚至卡汀珈也呈現了不同的外貌。如果有人想要更确切地描写腹地的植物，考虑到这些植物时时改变着状貌，打算使用不同的名称，那么，他最好是把这个地区当作卡亚坦杜瓦①的典型地区，它向东南两方延伸，直达圣多山附近。

这支小小的出征軍在若塞罗城外几哩路的地方露营以后，第二天就进入了这个地区；他們发現必須在一条荒蕪的道路上行軍二十五哩，才能到达一个名叫"牛湖"(Lagôa do Boi)的小型死湖，那里还剩下一点水。从那个地方起，他們繼續向沙漠进发，在卡果宾赫斯、瑪丽、穆康勃、朗察里业以及其他一些孤零零的房屋或是法森达歇宿。有些房屋已經无人居住，因为夏天的酷热預示着干旱就要到来。留下来的少数居民，或者是为了躲避干旱，或者是被新的动乱吓怕了，这时紛紛奔向北方，一路赶着他們的山羊，因为只有这种动物能够适应这种土地和这种气候。

烏亚烏亚

精疲力尽的軍队經过了十分艰苦的行軍以后，于当月19日

---

① 卡亚坦杜瓦(caatanduva)：意即貧穷的森林。——英譯者注。

到达烏亚烏亚。这个居民地是这一带最热闹的地点，它有两条大街，会合在一个不方不圆的广場上。它同那些大模大样地載在我們地图上的大多数小村庄一样，只是印第安人营地和白人村庄的一种結合物，大約有百十来間簡陋的房屋和傾斜的棚屋，看来十分凄凉，令人沉悶。这个村庄座落在四条大路的交叉点上——一条是經过卡奴杜斯的盖萊莫波大路，一条是圣多山大路，一条是若塞罗大路，一条是帕泰莫特大路。有时在星期六，大批乡下人从这些道路走到烏亚烏亚来赶集，他們沒有办法走更远的路，到更繁华的地方去。在节日里他們蜂涌而来，好象赴奔“大地方”① 的首府一样；他們穿着节日的盛装，或是嶄新的皮革衣服，呆呆地望着两三家店鋪里的陈列品，估量着市集摊子上陈列的一些可怜的工业品：硝过的皮革，卡罗阿纖維的吊床，以及其他等等。在平日，广場上闃无人迹，只有这家或那家店鋪开着，烏亚烏亚彷彿是个被遺弃的村子；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日子，正当居民們呆在家里躲避中午的酷暑时，他們被軍号声所惊动。軍队来到了。

軍队从通向烏亚烏亚的大路而来，进入大街，在广場上駐扎。这是一件重大事情。居民們又怛怯又好奇，瞅着这些兵士——他們滿身尘土，队形凌乱，肩上扛着刺刀閃閃的步枪——好象在看一支漂亮的軍队一样。兵士們架好了枪，就駐扎下来过夜。四面都需要警戒，于是就派出哨兵，到四条通向烏亚烏亚来的大路上去站崗。

---

① 大地方(Terras grandes)：內地山林人对不熟悉的沿海地方的泛称。大地方泛指一切的地方，从里約热內卢到巴伊亚、罗馬，甚至耶路撒冷。在他們的想象中，这些地方相距很近，但离腹地却十分远。其实“大地方”泛指整个其余的世界，他們所畏惧的和躲避的整个文明世界。——原注。

这时出現了一片战爭景象，然而，这个簡陋的村庄却只是路旁的一个小站罢了。出征軍稍事休息以后，就准备在第二天一清早，也就是20日，立即向卡奴杜斯进发。但是沒有这样做到，因为在这里，和在别的地方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謠言，应当怎么做，很难形成一个正确的意見。因此，这一整天东詢西問，白白消磨过去了；經过了最不利的这个耽擱以后，終于决定立即出击了。傍晚时分，发生了一件事情，到第二天早晨才发現，原来几乎全部居民都偸偸地离开村子逃跑了。他們离开了家，在崗哨之間穿过，人不知鬼不覺地溜掉了。全家老小，包括病人在內，都参加了这次惊慌失措的出走，趁着黑夜逃到曠野里去了。

事实上，这件事情是一个警告。烏亚烏亚跟附近其他地方一样，是处在卡奴杜斯的統治之下的。安东尼奥·貢塞也罗在这里有可靠的信徒；軍队刚在广場上駐扎下来，这些忠实的信徒就动身到那个受威胁的居民地去了，他們在20日清晨到达那里，报告了消息。

居民們的集体逃跑可以說明，这些密使已經回来了，并且警告居民們說，卡奴杜斯的人已經决定反击。居民們走开，只是給作战者騰出战場罢了。另一方面，出征軍的人員却沒有重視这件事情，只是准备第二天繼續进軍。那天晚上，他們在营地上安然地睡覚，絲毫沒有覚察到情况的严重。

第一次战斗

然而，他們准备着去偸袭的敌人，却已經行动起来了。21日早晨，甲貢索人就在地平綫上出現了。

远处传来了合唱的歌声，打破了平原上原来的寂靜，在荒野上远远地响起了陣陣回音。杀气騰騰的人群正在向烏亚烏亚走

来，随着“主矜怜我等”的悠揚的調子挺进，一边唱歌一边祷告，很象一次漫长的夏天带来旱灾时，老实的內地山林人为了求上天的怜憫而时常举行的那种忏悔游行。

这一切看来虽然很奇怪，但却是相当典型的。塞尔泰納霍人放弃了夜間攻击的好处，到破晓以后才来，并且在很远的地方就宣布了他們的到来。他們是在喚醒敌人起来作战。他們本来是来作战的，乍一看来，却一点不象。他們来的时候，带着和平的象征：一面圣旗，一个木制大十字架，有克魯若罗①那么高，由一个身强力壮的信徒高高擎在手里。战斗人員拿着老式火枪，伐盖罗的长矛，大镰刀和长木棍，混杂在一大群信徒中間；这些信徒不带武器，拿着他們所喜爱的圣徒的画象和神象，以及从祭坛上拿来的枯干的棕櫚叶。其中有一些，好象虔誠地在朝圣，把路旁的石头頂在脑袋上，一边走着，一边数着椰子壳做的念珠。对他們来說，兵士的到来，就象一向时常到这里来光顧的天灾。所以，他們投入战斗的时候，又是祈祷，又是唱歌，好象要明确地考驗一下他們灵魂的信仰。

他們人数很多。按照事后夸大的报导，有三千人。这也許是原来数目的三倍。他們的队伍毫无秩序；只要派一小排步兵分散到周围的卡汀珈去，几分鐘的工夫，就能够把他們打散。可是，在他們面前的那个居民地里，却看不見防卫者的影子。他們都还在睡觉。

一切报导都指出，这支前进的队伍来到前哨时他們还睡着未醒。哨兵們猛然惊醒，胡乱放了一排枪，把一个受了刀伤的同伴丢在敌人手里，就慌慌张张跑回广場后卫駐扎的地方。这

① 克魯若罗（crozeiro）：是石头做的大十字架，豎在大街上，或是公共場所。——英譯者注。

时候，才响起了警报；睡梦初醒的兵士跑过大街，跑进广場。他們来不及穿好衣服，就冲出了門口，跳出了窗外，一边跑，一边尽力整理衣服和武器。他們不企图編什么队，只是在一个中士的命令之下，象沒有受过良好訓練的狙击兵那样四面分散开来。甲貢索人緊緊追着逃跑的哨兵，已經来到了广場，于是一場可怕的肉搏战开始了；眞是一場猛烈的战斗：在棍棒和枪托、匕首和軍刀的碰击声中，在火枪和左輪手枪的互射声中，入侵者扑向毫无用处的防綫，追使兵士后退。这些狂热的信徒們高呼“好耶穌万岁”和“劝世者万岁”，他們的塔格拉① 做的哨子尖声响着，头頂上的圣旗迎风招展，他們揮舞着圣象和武器，蜂拥地跟随着那个大胆的庫里包加人，这个人把木制大十字架当做攻城槌，杀开一条血路，一起乱哄哄地冲过了广場。

这一切都是在刹那間发生的；而且根据这場战斗的目击者的說法，他們所能辨别的軍事行动，只有这一件事；从这以后，他們就分不清敌友了；到处是一片混乱，就象市集上发生了騷动。兵士們大多数都躲到房子里去，在墙上挖个枪眼射击，尽可能保卫自己。现在，內地山林人在广場上拥在圣象周围，紛紛中弹倒下。他們有許多人倒下了；因为，尽管他們在人数上占着优势，但是这次战斗却是单方面的事情。他們遇到了連发的来福枪的射击；他們只能用一发火枪来对付孔勃林枪的一百发子弹。兵士們能够向甲貢索人射出密密麻麻的子弹，而甲貢索人却必須摆弄着火葯盒，經过緩慢的过程，才能把火葯、塡料、子弹再装到他們笨拙的武器里去；他們必須把枪探条插到火枪的长枪管里，慢慢地把必要的材料塞紧，就象装地雷那样，然后他們还得装上

① 塔格拉(taquara)：是巴西野生的竹子或是蘆葦，有尖而硬的刺。——英譯者注。

火石，扳起机头，最后才能发射；这一切，需要在这場冲击的令人头昏眼花的混乱中，勇敢地呆两分鐘，一动不动。

于是，过了一会兒，他們就放弃了这种强弱悬殊的战斗，拔出匕首，挺着牛叉，举起閃閃发光的大鐮刀，向敌人扑去。这种沒有把握的进攻方式，使他們遭到了更大的損失；当他們設法把隐藏的敌人赶出来时，他們的队伍就被抽空了，这对他們并沒有好处；而敌人則从噼噼啪啪的子弹打开的窗戶里，突然向他們进行射击。在这样的一个窗戶里，有一个中尉，他醒得很迟，半裸着身子，就把来福枪擱在窗台上，瞄准着攻击者齐胸射击，弹无虛发，这样战斗了很久，直到他倒在床上死去为止；那张床原是他睡覚的地方，他都沒有来得及离开。

斗爭就这样激烈地进行了四个鐘头光景，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也沒有絲毫战术动作的迹象，每个人都根据情况的需要，自顧自地战斗着。司令官在他歇宿的那所房子的花园里，做着在这場混乱中唯一能做得到的事情：他用斧子劈开子弹箱，貪婪地一把把抓起子弹，扔过花园的墙头，分配給部下。

圣旗被打得弹痕累累，現在倒很象一面战旗了；甲貢索人仍然聚在它周围，穿过大街，繞过村子，紧接着又漫无目的地回到广場上来，高呼"万岁"和咒語。他們毫无意义地繞了一圈又一圈，渐渐地，他們放弃了这种乱斗，分散到附近的田野里去了。他們也許是認識到这样的努力是沒有用处的，也許是想把敌人引誘到空曠的平原上来。不管怎么說，他們逐渐放弃了格斗，到了最后，除了他們带回卡奴杜斯去的那面圣旗，在远处的卡汀珈中变成一个小点以外，就看不見他們的影子了。兵士們已經筋疲力尽，也就沒有去追赶他們。

烏亚烏亚現在眞是凄慘极了。有好几个地方着了火。屋內

血迹斑斑的地板上，阳台上和門檻上，大街上和广場上，尸首狼籍，还有受伤的人在阳光下痛苦地輾轉反側。其中有几十个塞尔泰納霍人；据官方的战斗报告，則是一百五十个人，这个数字，跟政府出征軍队方面死十人——中尉一名、中士一名、兵士六名、向导二名——伤十六人比来起，似乎太大了一些。司令官虽然还有七十名强壮的兵士，他却放弃了繼續向前进发的念头。这次袭击使他吃了一惊。他亲眼看到了內地山林人的胆量，同时也被自己所得来的胜利吓昏了；如果从令人气餒的后果来看，可以把这个說成胜利的話。随軍医生看到这場格斗，失去了理智，变得疯疯癲癲，不能医治伤員了；这些伤員中，有几个是伤势很重的。

因此，在夜幕降临以前，或者在另外一次进攻发生以前——一想到这个，这些胜利者就渾身发抖——必須赶紧撤退。他們决定立刻行动，于是，把陣亡的伙伴草草在烏亚烏亚的教堂里埋葬以后，就重新在烈日之下开拔了。这情形非常象逃跑。

他們以强行軍在四天的时間里，走到若塞罗。到达以后，这支出征部队，衣衫襤褸，有受伤的，有残废的，有筋疲力尽的，呈現出一副慘敗的景象。居民們大为惊惶，准备逃跑。車站上，机車升火待发。凡是适合打仗的强壮居民，都被征入伍。同时，电报綫把这个消息，这个腹地战斗的序曲，传向全国各地。

三

复仇計划

烏亚烏亚的失敗必然会使政府方面采取复仇的措施。然而，在巴伊亚州的联邦軍队司令和州长之間，偏巧有意見的分歧。州

长似乎是个乐观主义者，認为复地的騷乱不过是一种违法乱紀行为，警察能够很容易解决；而联邦軍队司令則認为情况要严重得多，可能引起大規模的軍事行动。

因此，第二支出征部队就根据这两个官阶相同而又各自为政的官員的互相矛盾的指令組成了，它既沒有明确的計划，它的行动也沒有明确交代的責任。起初，这支出征部队由一百名兵士和八名軍官，以及从州政府軍队調来的一百名兵士和三名軍官，联合組成。

这支軍队，于11月25日，在步兵第九营的一个少校，費布罗尼奥·德·布里陀的率領之下，开拔到盖伊馬达斯去。与此同时，这个軍区司令官要求联邦州长增加配备：計諾登費尔机关枪四挺，克虏伯野炮两門，又增調兵士二百五十名，即从阿拉卡丘的第二十六营抽調一百人，从阿拉哥阿斯的第三十三营抽調一百五十人。

額外配备的要求算是得到了批准；因为每天都传来了令人吃惊的消息，报告局势的严重。除了种种夸大其辞的話外，有两件事情是明显的，一是暴动者声势浩大，二是他們所盘踞的地区，环境荒凉，对們他有利。然而，这个消息却是从几种互相矛盾的說法中收集来的，再加上沒有在表面上暴露出来的政治上的自私自利，就更增加了混乱；这一些，我們在这里不必詳細說明了。可以提一提的是，当电报綫嗡嗡作响，向全巴西发出来自腹地的消息时，当新的出征軍司令率領着二百四十三名官兵在盖伊馬达斯整装待命时，却由于一些无謂瑣事的爭吵，浪費了許多时間。这个軍官缺乏才智，无法应付各种各样的困难，他接到的报告又互相抵触，使他搖摆不定，有时認为整个事情徒劳无益而放弃了希望，有时又認为能够达到目的而忽然充滿信心，振

作起来；这样一直拖延到12月，他才率領軍队向圣多山进发，同时，从巴伊亚也給他派来了一百名援兵。

現在，这次进击要按一定的作战計划来进行了。这个地区的司令官了解情况，打算在两个点上攻击暴动者，派两个縱队夹击同一个目标，由步兵第九营的彼得罗·紐恩斯·塔馬林多上校統一指揮。这是一个符合斗爭的緊急情况的計划：这就是說，首先对暴动者布下一个大包围圈，每次只和他們的少数人作战，最后以几支小型的訓練有素的分遣队来压縮他們。这些分遣队既然摆脫了大队官兵免不了的迟緩行动，就能够更好地适应崎嶇的地形，因此失败的危险也就减少了。另一方面，尽管內地山林人的作战方式如何独特——令人吃惊的打完就跑的那种神出鬼沒的游击战——但他們总是被限制在这个包围圈里，而且战斗也不会轉移到可以使潰散的小队能够在任何指定地点再集合的地面上去。用这种方法攻击他們，把他們吸引到不同的地点，就一定能够把他們打败。

早在百年以前，我們的土著居民的子孙就开始認識到这一点了；他們在腹地变化无穷的斗爭中变得很熟練，发展了一种符合情况需要的軍事組織形式——他們的看法是，把"非正規軍"予以有系統的編队；这些"队伍"既不受任何严格的战术的牽扯，也沒有任何預先規定的战斗队形，因此能够在森林深处和坎坷的地面随意行动，作为一支輔助的偵察部队来补充正規軍。我們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历史上所記載的全部功績，就是都从这里得来的；至于这些小型軍队在"林中队长"率領下所鎮压的暴动或者所扫蕩的基隆波，或者他們所进行的一切未載史册的激烈的战斗，那就不必提了。开拓者模仿非洲人和印第安人自己的作战方法，能够战胜他們，完全是由于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可

以用"分散而加强"这个矛盾的公式来表示。

这个公式也正是我們处在相同情况下所应当采取的公式。毫无疑問，这是向原始战爭的倒退；但是，如果这不是精明强悍的甲賁索人促使我們采取的，那么至少也是他們所賴以为屏障的地形的特殊性誘使我們这样做的。这話是否眞实，我們馬上就会知道。

卡汀珈中的战爭

今天，欧洲的那些精通杀人艺术的博士們，可耻地侵犯了科学的領域，用馬刺的玎玎声攪乱了它的安宁；他們在制訂战爭規則和战斗方程式时，淸楚地說明了森林的作用，把它当做攻守动作都能采用的战术因素。那些聪明的老元帅們——他們是手里放下了英武的弗兰西斯卡[①]而拿起战略家的鉛笔的战士——如果有人对他們說，在一場战役中，我們貧瘠的卡汀珈比大片的原始森林有着更明确更重要的作用，他們一定会哈哈大笑。因为，虽然卡汀珈給战綫鑲上一条边，可以阻挠迅速的調遣，可以拦住大炮的运送，因此减緩侵略的冲击力，在保卫領土上有它的重要性，但是，說起来，在战役的进程中，它却是具有中立性的。卡汀珈对交战双方不偏不倚，一視同仁，它旣給双方提供同样用来打埋伏的簇叶，也給双方造成同样的困难，使交战的軍队不能进行战术所要求的散开和种种其他的动作。在难以求解的战爭題目的公式里，卡汀珈是个可变数，可能代表完全相反的数値。

由于这一切，卡汀珈就成为塞尔泰納霍人在暴动中的可靠同盟軍，而且它也确实以某种方式参加了战斗。它为战斗而武

① 弗兰西斯卡（francisca）：是古代佛兰克人用的战斧，斧头长而窄，有点弯曲，斧刃向外突出，斧头和斧柄之間形成一个小小的鈍角。——英譯者注。

装起来，采取攻势。对入侵者来說，它是一片不可穿越的荒野；但对土生土长的內地山林人来說，它却有着无数的小道，可以在其中四通八达。因此，甲貢索人就变成了刺客般的战士，很难捉住。

卡汀珈与其說是隐蔽了甲貢索人，不如說是保护了甲貢索人。在夏天，一縱队兵士看到它的时候，并不会吃惊，只是繼續沿着曲折的小路吃力地走下去。兵士們能够从沒有叶子的树丛頂上张望，所以不会想到敌人就近在咫尺。他們一則由于暑热起的作用，一則由于长途的行軍而自然有些松劲，一路上便七嘴八舌地談着話，还夹杂着武器的碰击声以及他們愉快的半压住的笑声。这样看来，似乎沒有什么东西值得他們大惊小怪。当然，要是敌人胆敢在这里抵抗他們，他們一定会立刻干掉他的。这些簇叶的細枝嫩芽，不消几刀就能劈得粉碎；至于这片美好的树丛竟能妨碍迅速的軍事行动，那簡直是不可相信的。于是，他們繼續朝前挺进，大模大样，滿不在乎。

驟然間，在旁边很近的地方，打出了一枪。

子弹呼嘯着从他們身旁掠过，也許他們之中有一个应声倒地，一命嗚呼。过了一会兒，又飞来一顆子弹，然后又飞来一顆子弹，在兵士們的头上噓噓作响。一百只、二百只、一千只焦急的眼睛，巡視着四周的叶丛，可是什么也看不見。这是第一次的惊慌，一陣恐惧从队伍的这一头传到那一头。枪声繼續着，疏疏落落，但并不間断；按照計算过的一定間隔，就射来几枪，有的从左，有的从右，有的从前面，整个队伍現在处在經常的致命的火力之下了。

这时候，在敌人見我、我不見敌人的情况下，連那些最勇敢的人，那些勇气經过許多次考驗的人，也被一种奇异的焦虑控制

住了。一連狙击兵赶紧組織了起来，他們好不容易才从挤住在狭路上的主力軍各營里分出来。現在这些人就在卡汀珈边緣四周散开，只听得一声命令，接着响起了一片枪弹穿过矮小树丛的树枝的响声。

可是，在整个队伍所在的地方，一般隔着相当長的时間，总是繼續不断地有流弹从对方隐蔽着的狙击兵那边射来，嘘嘘作响。情况越来越坏，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其他作战单位，现在都散开了，分遣到沿途各处，待命行动。司令官决定向隐蔽的敌人发动进攻，但很快他就发現他所进攻的是个幽灵般的敌人。在扩大了范圍的火力下，他的部下急忙用枪刺把树丛砍倒。他們迅速地向前冲去，敌人似乎稍稍退却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卡汀珈証明了自己是一个厉害的敌手。队伍朝着发出枪声的地点冲过去，却被朱萊瑪树丛这种可弯曲而不可穿越的障碍物挡住了。他們被糾纏在藤蔓丛中，藤蔓絆倒了他們，搶走了他們手里的武器，不讓他們过去；他們不得不轉到一旁，从它周圍繞过去。此刻但見枯干的灌木林中蠕动着一排刺刀，很象一条火龙。它在阳光中閃耀了一会兒，鑽进了脫叶的树枝，接着就消失了，随后又在更远的地方，这兒那兒地閃着光，碰击着一排排密密匝匝的契克—契克树，这些树長滿棘刺，圍攏在一起，象一个个固定不动的方陣。

兵士們大为惊訝，只得繞个大弯，迂迴前进。他們分散开来，跑着跑着，就一头闖进乱树丛莽中的迷宮里去了。他們給匍匐的葵芭藤的滑結套索絆住，倒在地下；或者就是給强有力的攀鬚拉住了腿，动弹不得。他們拚命掙扎，馬坎比拉树長着弯曲的棘刺，就象小猫的爪子似的，把他們的軍服撕得粉碎。

他們憤怒地掙扎着，但是徒劳无益，掙脫不开，只好站在那

里沒精打采地咒駡，又恼怒又沮丧。最后，混乱消失了，因为兵士們越走越分散，漫无目标地乱放枪，談不到什么紀律，枪弹說不定就会打在自己伙伴的身上。增援部队赶来，向矮树丛又一次展开了苦恼的斗爭，这一次規模更大，混乱和紛扰也就增加——同时，在他們周圍，可怕的敌人却稳定地有节奏地从安全的藏身之处射来了百发百中的致命的飞弹。

刹那間，射击停止了。敌人走了，誰也沒有看見过他們一眼。分遣队的人員减少了，經过这番无謂的披荆斬棘以后，現在回到縱队里来。他們仿彿刚和野蛮人打了一場肉搏战；他們的武器或是丟掉了，或是打得破烂，不可收拾；他們的手上和脸上有着深深的伤口；他們瘸着拐着；他們至多只能忍住卡汀珈的刺叶造成的难熬疼痛，忍住身上棘刺伤痕的苦楚而不哭出声来而已。

于是，队伍整頓了一番，重新行軍。他們两个人一排，繼續沿着小路走下去，兵士們的蓝色軍服，带着朱紅的袖章以及閃閃发光的搖晃的刺刀，給土灰色的风景增添了一抹强烈的色彩。他們就这样向前进行，直到他們在远方消失不見。

几分鐘过去了，接着在战斗的現場上，有五个人，十个人，最多不过二十个人，从疏疏落落的树丛里站起来了，他們迅速地、无声无息地在干枯的灌木中間溜走了。

他們在大路上会合，在那里略微站了一会兒，了望着这支在地平綫上隐約可見的軍队。他們揮舞着射击后仍然发燙的火枪，匆匆奔上小路，走到他們那不知在哪里的住所去了。

至于出征軍队里的人們，从此以后就比較謹愼了。他們默默地朝前走的时候，兵士們不得不焦虑地想到这些神出鬼沒的敌人，头脑里老是浮現遭到突袭的幻想。司令官采用种种預防

措施；几支分遣队掩护他們两側，前面，在縱队之前二三百碼的地方，有一支精銳的小队。然而，他們在走下一个崎岖的山坡时，来到一个峽谷跟前，必須穿过去。幸而峽谷两旁被洪水冲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点点草根，这里那里，在乱石堆之間，在因干旱而枯死脫皮的恩波那树干之間，还有几株瘦細的仙人掌。

前卫小队走下峽谷去了，后面跟着第一个营，慢騰騰地七零八落地走着。現在可以看見縱队的整个先头部队都在下面，他們順着蜿蜒曲折的狹窄的峽谷行进，武器在阳光中閃鑠，就象滚滚浊流閃着片片的鱗光。

然后，他們突然停住了，身不由己地发起抖来。一顆子弹刚刚从他們身旁呼嘯而过。这一次，子弹和以前一样，隔一会兒放一枪，似乎是从上面来的，而且是一个孤单的射手。現在，只因为靠紀律的訓練，才維持住队伍的秩序，才抑制住瀕临暴发的恐慌。和前天一样，一支分遣队派出去了，朝着发出子弹的方向奔上斜坡，但由于嘈杂的回声，兵士們很难保持自己的方向。在这个炎热的大气里，狙击者的武器冒出的烟不致凝集，所以沒有暴露他的藏身之处；他从容不迫地繼續射击，效果十分可怕，同时却保証了自己的安全。

射击終于停止了，兵士們跑遍各个山坡，寻覓消失了的攻击者，結果一場空。他們筋疲力尽地回来，軍号吹起来了，队伍重新踏上征途，不过少了几个人。当队伍走过山丘，連最后一个人都已看不見了的时候，乱石堆中伸出了一张結实的晒黑的脸，接着就是那强健的穿着皮衣服的体育家的身躯，活象这个巨石廢墟中的一根人象柱。这个可怕的专猎武装兵士的人，矫捷地跑上峽谷的陡峭的山坡，轉眼之間就不見了。

軍队繼續朝前走去，士气完全消失。从現在起，这些久經鍛

炼的老兵就象小孩那样胆怯了。每当道路轉弯的时候，每当灌木丛中枯叶沙沙作响的时候，就有一股凉气順着他們的脊椎骨流下。这支軍队漸漸感到它的力量就是它的弱点。它沒有任何机动性，精力却一再消耗；它必須在經常的伏击威胁下，穿过这些荒蕪的地区；必須在并不挺身迎战而总是脫逃的可怕敌人面前，慢慢地一个个牺牲。这場斗爭不是势均力敌的；一支軍队被迫降低到一个最低的水平上进行战斗；它不但要和人作战，并且还要和土地作战；当腹地在干燥的炎夏中热得滚烫的时候，这就不难預料哪一方面会得到胜利了。强有力的米諾都[1]虽然有鋼鉄的盔甲和刺刀般的爪子，但他一感到喉头渴得快要干裂，一感到飢餓的折磨，他就要轉身逃回后方，逃出这片无情的危险的荒漠；另一方面，这个地区凶猛的植物群，却把塞尔泰納霍人摟到它那友爱的撫慰的怀抱里去了。

在这些"綠""瘦"难分的季节，当沼澤的烂泥里只剩下最后的几滴水，当巴拉烏那树的树枝上只剩下最后几片黃叶，当受惊的陌生人逃避开即将到来的干旱——就在这个时候，內地山林人却由于熟悉每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的来龙去脉，而有了好处；因为他确实很熟悉，熟悉得記住了他这个碩大无比的无頂之家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道裂縫。即使旅途漫长，途中的房屋又稀少，距离又远；即使井水已經干涸；即使疲倦的牧人常去歇晌的那些低地上的树蔭越来越稀疏，对他都沒有影响。一种长久的相熟的感覚使他支持下来。这些树木是他的老伙伴了。他很熟悉它們。他和它們一起出生，一起成长，仿佛兄弟一样；他們要应付同样的困难，要跟同样的艰苦斗爭，要分享同样的平靜的

① 米諾都(Minotaur)：希腊神話中牛头人身的怪物。

日子。恩波树会使他止渴，会用它那残存的叶子勉强给他遮蔭；阿拉蒂庫树，葱蘢的烏魯古里棕櫚，姿态优美的馬里截罗树，小果实累累的吉沙貝里树——都会給他够吃够喝，而且还綽有余裕。用迅速的燃烧去掉帕瑪托里亚树的无数棘刺，用刀子切割下来的曼达卡魯树，或是茱亚树的叶子，都能够养活他的馬；茱亚树叶还能給他旅途中临时的睡眠之处作为复盖物；富有纖維的卡罗阿能供他做又結实又柔軟的繩索。如果在夜幕降临以后他还必須赶路，而他的眼睛在黑暗中只能隐隐約約地望見裘曼南①的淡蓝色磷光，象奇异的花圈那样从树枝上垂悬下来，那么他在沿着小路走去的时候，只消点燃一根康东巴的綠枝，在面前搖提，这支閃爍的火炬，就能使美洲豹眼花撩乱，把它吓跑。

是的，大自然保护着塞尔泰納霍人，使他成为难于征服的安泰。同时，他也就是使軍队在挺进中发生动搖的那个青銅的泰坦②。

四

可疑的自治权

这个刚刚开始的战役，就会証明这一切。这里是一支整个北部地区向所未見的最庞大的軍队，它必須克服这一类的困难，本是应該預料到的事情。索倫将軍所拟定的办法表明，他确实考虑到在这个最不寻常的斗爭的过程中，会有这样一些意外，但是这里的情况和战爭艺术的一般公認法則截然相反，因此也就

① 裘曼南(cumanan)：大戟科屬的一种灌木。——英譯者注。

② 安泰(Antaeus)和泰坦(Titan)：都是希腊神話中的巨人。

沒有若米尼[①]这样的人，来給这次斗爭制定規則。

卡奴杜斯就是我們旺岱，尽管这个比喻并不完全恰当。朱安人[②]和他們那荒蕪的石楠荒原，正好跟甲貢索人和他那卡汀珈遙遙相比。同样的政治理想产生同样的神秘主义，同样的勇气带着同样的机警，还有同样的不利地形——这一切都使人想起了布里塔尼[③]那个传奇式的角落，在那里，反叛者赶走了一支后来注定要席卷整个欧洲的軍队以后，却終于屈服在一个默默无聞的司令官的游击队手下了；这个队伍就是蒂乐将軍的"地獄縱队"；他們人数比主力軍少，但是行动迅速，并且在这一点上跟神出鬼沒的旺岱人較量了一番，直到旺岱人最后被包围在十六个围以塹壕的兵营构成的圈子里。

然而，这个历史教訓，在这个事件中，却沒有受到重視；虽然它在平息无足輕重的腹地暴动上能够保証取得必然的胜利。

巴伊亚州州长声称，"已經采取的步驟完全足以平息并消灭这群热狂之徒，并不需要为了这个目的而增援联邦軍队，因为本軍区司令所采取的措施，大都是預防性質的；"他又补充說，"安东尼奥·貢塞也罗这一派人，人数不多，至多不过五百来人，"等等。

軍队的司令却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認为，这个事件到如今已經超过一般警察工作的范围，不再是捉拿一些罪犯的問題，"而是要根絕卡奴杜斯居民地的道德堕落的傾向，以及公然侵害地方当局和我国政治制度的趋向。"此外，他認为，联邦軍队必須足

① 若米尼(Jomini,1779—1869年)：法国将軍，著有有关战术的書籍。

② 朱安人(Chouans)：是法国西北部的布里塔尼半島的农民，参加了旺岱反抗法国革命政府的战爭。

③ 布里塔尼(Brittany)：是法国西北部的三角形半島。

够强大，才能防止"有失体統而損失重大的退却"的意外。然而，州长却根据2月24日的宪法中有伸縮性的第六条办事，假装本州的統治权受到了威胁，并且拒絕干預——这意味着他自己沒有能力在管轄地內維持秩序——就这样結束了这場爭論。他忘記了，在一个文件里他已經坦白承認自己沒有能力平息叛乱，而且，他在向联邦政府求援这一行动中，自然而然地說明了他是贊成干預的，尽管他希望避免这样做。

当統治权被逍遙法外的暴徒破坏的时候，再来談統治权，就未免太晚了。况且，对腹地的情况，就連具有一点点想象的人都沒有。除了那个精神錯乱的人，也就是那个策动者以外，还要对付全体落后居民的整个社会。那个地区的道德环境，助长了这种特殊形式的神經衰弱的感染和传播，而且这个地方性的騷扰很可能成为星星之火，在整个北部腹地造成燎原之灾。根据这一切来看，联邦政府的干預，只不过表明联邦原則本身所具有深刻的意义：就是說，在不仅和巴伊亚一州有关而是和整个国家有关的大事上，各州是通力合作的。

而且发生的事情也确实如此：整个国家都来干預了。但是，从国家的最北方和最南方，从里奥—格兰德州到亚馬孙州各地来的軍队之上，說来有些令人費解和奇怪，总是由宪法的解释者高高举着州的統治权的旗帜。

为了更好地保卫这种統治权，就把那个軍队司令官从巴伊亚調走了，尽管他的行动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等到这件事情办到以后，費布罗尼奥少校的出征部队——到现在为止一直在圣多山和盖伊馬达斯之間进退不决，它的倒退行进，反映了政府的举棋不定——才得到警察部队的增援，严格服从巴伊亚州政府当局的筹謀。

同时，浪费掉了許多时間——这段时間被敌人利用来准备强有力的防御。在卡奴杜斯周围半径七哩的范围內，田野都荒废了。四面八方，在所有的大路旁边，在每一个地方，牧場的建筑物和农舍被烧成了灰烬，使居民地孤立在一个巨大的焦土圈里。現在，上演我国历史上另一出惊心动魄的戏剧的舞台，已經准备好了。

第四章　越过康巴奥山

一

圣多山

12月29日，各出征部队进入了圣多山。从这一天起，这个阿波約尼奥·德·托狄教士的市鎮，就成为向卡奴杜斯发动一切进攻的作战基地而出了名。它是該地区最有利的地点，座落在战役的主要路綫上；而且，那里还可以通过盖伊馬达斯的火車站，同沿海地方迅速联系。

除了这样一些原因以外，还有其他的原因。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这个地方当初建立时的令人难忘的印象。然而，我們不能随便說，在建立的时候，这个北方的禁欲主义者安契艾达①，就已經完全注意到它的一切有利特点。事实是，这个市鎮建筑在这些高地上一个突起的山峰下面，孑然独立在周围的荒原之中。市鎮以北和以东的原始岩石，巍然高聳，挡住了按时从海上吹来

① 指阿波約尼奥·德·托狄（Appollonio de Todi）；在这里是把他跟巴西最出名的传教士之一，即十六世紀的安契艾达（Anchieta）相比。关于他的工作，可以参閱当代的一个詩人兼小說家若热·德·里馬（Jorge de Lima）所著《安契艾达》（里約热内卢，1934年版）一書。——英譯者注。

的风；这些风由于沿着山壁突然上升而产生的冷却作用，就使它所带着的一些湿气很好地凝結起来；这些湿气于是化为相当有規律的雨，因此，这里的气候就比只有几步路之外的貧瘠腹地的气候好受得多；失去了湿气的海风，越过高地以后，就繼續向前吹到腹地上去了。結果是，四周是茫茫一片荒蕪的平原，而另一方面，在圣多山的数哩半径之內，却出現了一个无比肥沃的地区。有一些小溪在这里流过，它們經得起干旱，不会干涸。在低地上，在山丘脚下，有一片低矮的森林，卡汀珈到了这里就变为庞大的繁茂的灌木丛；还有卡里阿卡河，和它的許多小支流，同这个地区其他大多数支流一样，是間歇河。无論干旱多么严重或是多么持久，它們都不致于完全干涸。遇到干旱时，这条河縮小了，分隔成一些水沼，有一些看不見的細流在岩石中間溜掉了，然而这却使附近的居民能够經得住干旱。

长期以来，冒险来到这些荒野地方的人都喜爱圣多山，把它当做平静的避风港，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它在历史上出現，这并不是第一次。在最近这几个世紀以前的年代里，别的出征部队，抱着不同的目的，曾經从这条路上經过，也許更加勇猛，而且一定更有意思。可是，对十七世紀的邦德拉队来說也好，对今天的兵士們来說也好，这个命运注定的地点，却只是路旁的打尖处，只供暫时休息；在更为重大的事件中，只起很小的作用。虽然如此，就腹地的这些蹂躪者来說，圣多山的历史作用还是重要的；这些蹂躪者本性截然不同，他們之間还隔着三个世紀，但是，正象我們将要看到的一样，他們的憎恨非常相似，而动輒受到剧烈的冲动，也极相象。

罗勃托·狄亚斯的父亲培尔科·莫莱亚，在他們那次勇敢的旅行，“从瑞尔河到杰各比那山脉，經由伊泰比古鲁河，溯流而

上，前往馬沙卡拉的腹地"时，就曾經在这里停留过。繼他以后，还来了一些别的人，被早先旅行者的杂乱无章的記录指引着；然而，在那些記录里，总可以找到这座山的古代的名称——比加拉沙，以表明这是干燥的荒地之中的一个美好地方。

由于这个緣故，当那第一次騷动的浪潮发生时，圣多山就成了一个众所投奔的地点；那个浪潮以传說中的"銀矿"为中心，并以莫里貝卡的徒劳无功的探寻为嚆矢，而以彼得罗·巴伯沙·里尔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为終結。莫里貝卡来到这里，裹足不前，"既沒有起什么作用，也沒有下多少苦功"。彼得罗·巴伯沙·里尔踏着莫莱亚的足迹来到这里，在山上呆了許多天，发現了某些不能理解的記号，表明有同样大胆的先驅者曾經走过这条道路。然而，随着时間的消逝，这座神秘的山就在腹地中淹沒无聞了；有許多人一直認为它很可能就是人們所向往的埃尔一杜拉多，直到阿波約尼奥·德·托狄出来，就象前面已談过的，才把它变成一个簡陋而庄严的圣地。

今天，任何人沿着大路走向盖伊馬达斯，越过一片到处都是岩石和仙人掌的土地，看到几哩以外的"基令金加"这一边的地方时，就会站停不走。当他把眼花撩乱的視綫直接投向东方，他一定会以为，在微微发亮的受热过度的空气里，在作弄人的阳光下，在万里无云的天空和下面一望无际的平原之間，他所看到的就是一片令人目眩的巨大的蜃景。这座山是由石英岩构成的，这种材料很适宜做大地上的紀念性建筑。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見这座山岭高高聳起，峰巔林立，山的东边垂直下降，宛如市鎮上方的一堵壁垒，而沿着山脚有一块低低的阶地，距离不大，被上面巍然聳立的高山遮住。沿着这座山的山頂就是圣多山最美丽的街道，从广場起一直延伸到山巔——这就是腹地的

"苦路"，用閃閃发光的石英岩鋪成，一百年来，不知有多少朝圣者在这条路上經过。內地山林人受到他們素朴的宗教的鼓舞，在这里沿着一个接着一个的斜坡，凿出了成千累万的曲折盘旋的梯級，砍成了这条一哩多长的白色矽土小路，好象他們是在修建一条直通天堂的道路。

从远处看，这个幻景是很惊人的。人們可以看到，这条道路从陡峭的山坡开始，順着山势蜿蜒曲折，愈升愈高，每隔一段路，就点綴着一座白色的小教堂；这些小巧的教堂，建筑在悬崖削壁上，看上去規模一个比一个小，一路上去，直到最后一个，最頂上的一个，逐漸消失在蔚蓝色的天空中。

踏上盖伊馬达斯大路的人，必須穿过一片狹长的沙漠地带，这里有一部份被可怜的灌木丛簇叶复盖住了——这些灌木因为枝条扭曲，好象在抽筋；蓟草攀在岩石上，宛如蜷縮着的触毛，还有鳳梨树，开着血紅的花——看到这种令人心情不安的景色，就会使他带着沮丧的感覚，匆匆走向前去。到达市鎮以后，他就一点都不失望了。大路一直把他带到一个长方形的傾斜的广場，就在一小块被山洪冲出沟来的土地上。在广場的中心，有一个随时都在場的市集小攤；在广場的一边，有一个小教堂，另一边，是一棵有几百年历史的罗望子树，这是当地的一件装飾品。四周是一些古老的矮房子；一所孤伶伶的双层楼房兀立其中，后来就做了軍队的总司令部。

这个广場呈現出了圣多山的全貌。有几条小街以这里为中心，有的沿着沼地的斜坡通到下面去，有的通向平原，有的在山腰上就断了，沒有出口。至于山本身，近看起来就較逊色，高度似乎减低；它不再象远望那样輪廓整齐。山坡上长着一种非常頑强的植物群，根子扎在岩石里，鮮花开在地层的裂縫間，多亏

奇异的太阳发生的作用，好容易才活着。那些从远处看来很白很白的教堂，現在显得又小又糟糕；盘旋的道路边上的石墙，有好些地方坍落了，台阶也裂开了，給人总的印象是一座坍毁的大楼梯。这个滿目凄凉的市鎮，处在完全沒落的情况下，反映着一个被遺弃的失意的种族，在历史上默默无聞，現在正在泥屋的四壁之間慢慢死去。在这里，沒有內地农村的那种典雅。这些矮房子，为了适应地势上的要求，一个紧挨一个，形式完全相同，四堵泥墙上搭着个低低的屋頂，而且都是按着早期殖民者所喜爱的那种簡陋矮胖的式样設計的。有些房子一定有一百年历史了，但大多数都是新的；新房子也模仿着其他的房子，有着一模一样的討厌的外形，因而也就显得很旧了。

这样看来，圣多山处在这一带富于自然美的景色之中，在荒凉的腹地里很是特别，显得很不好看；即将开始的战役，也注定要加深它的令人不快的状貌，把这个偏僻的乡下市鎮改变成为一个巨大的低矮的兵营。

預料中的胜利

就在这里，駐扎着五百四十三名正規軍，十四名軍官和三名軍医——他們就是进攻卡奴杜斯的"第一批正規出征部队"的全体人員。这是一支混杂的軍队，是从三个营：第九营、第二十六营和第三十三营里抽調拼凑起来的，外加几十名警察和一小队炮兵，两門75口径的克虏伯大炮和两挺諾登費尔机关枪。它比一个团小，但又比一个完整的营稍大。

同时，这里的地方当局在官方的乐观情緒影响下，在作战前就給軍队举行了一个庆祝胜利大会。这个寒酸的市鎮，挂着旗子，扎着簇叶，面貌焕然一新，兵士們的鮮艳制服和閃閃发光的

武器，在大街上交相輝映。这胜过一个节日；人数最多的布道会，最热鬧的市集，都从来沒有这样的盛况。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新鮮事兒。伐盖罗們經过了令人疲倦的旅行，来到这里，发現滿街都是兵士，不禁大吃一惊；他們把"老馬"拴在广場上那棵罗望子树的树蔭下，就会站上很长一段时間，望着这些时常"听人說起"而未曾目見的"火器"①——据說，这些火器只要放一炮，就能把山岭轟成粉碎，使整个区域都震动，比一千門投石弩机还要厉害。这些飽經风吹日晒的巨人，看到了人类文明所产生的这些强大武器，不禁在他們那革制盔甲里发起抖来。他們有許多人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立即跨上馬鞍，跑出鎮外，奔向卡汀珈而去。有的人飞也似地策馬向北，奔向卡奴杜斯，但是誰也沒有注意他們；在大家的普遍欢乐之中，安东尼奥·貢塞也罗的机警的密探們，东张西望，到处打听，点清了兵士的数目，徹底查察了整个出征部队，完成了使命以后，就赶紧溜掉，奔向神圣的市鎮，而沒有被人发覺。

留在那里的人們中，还有一部分暗中同情劝世者的人，对这一切，冷眼地旁观着，知道这只是一个欢乐的序幕，悲剧还在后头。預言者是不会錯的；他的胜利已經命中注定。他自己曾經說过，入侵者根本就别想看到神圣不可侵犯的教堂的鐘楼。与此同时，隐藏起来的祭坛点上了蜡烛；外面大街上，兵士們的欢笑声，靴子踏在路上的咔咔声，震耳欲聋的軍号声，热情奔放的"万岁"声，却透过了房屋的墻壁和裂縫，打攪着跪在地上的信徒們的低声祷告。

这时候，鎮上一座最好的房子里正在举行宴会，会上都是慷

---

① 指大炮。——英譯者注。

慨激昂的講演——这是軍人特别具有的一种言簡意賅而又感人至深的口才，它的表达能力和它的粗俗形成了正比——講詞是由脱口而出的簡短的成語組成的，仿佛尖利的口令："祖国"、"光荣"、"自由"，这些具有魔力的字眼，用各种各样的腔調发出来，并且成了发言人的高談闊論的主要題材。叛乱者将在火与剑之下毁灭。这些克虏伯大炮的輪子，就象湿婆①的战車的車輪，滚过广漠的平原，越过高山，穿过浩瀚的台地，将在所經之处留下血迹斑斑的車轍。因为必須拿这些人来做一个例子，必須給他們一个教訓。这些无知无識、头脑頑固的人，这些犯罪的墮落分子，由于愚蠢地墨守着最古老的习俗而有了罪，必須严厉地加以懲罰。必須把他們从野蛮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免得我們的时代遭到耻辱，必須用剑尖指着他們，叫他們立即踏上文明的大道。

必須要拿他們做个例子，这是普遍的想法。高兴的、不动脑筋的、脾气急躁的全体居民，全都同意这一点。官兵們这种吵吵鬧鬧的欢乐，这种节日般的庆祝，在作战的前夜在这里举行，离开到处布下埋伏的腹地，不过几步之遥。

傍晚时分，吵吵鬧鬧的人群拥到广場上，奔向大街小巷，散到全鎮各处。有些人被这少有的景色吸引住了，沿着蜿蜒的道路，經过一座座的白色小教堂，爬到山上去。他們爬得筋疲力尽，就在苦路站②那里停下来喘口气，好奇地看着圣画、圣象和簡陋的祭坛；之后，他們又繼續往前走。在"圣十字架的山頂"上，强烈的东北风陣陣袭来，于是他們就站停不走，四下张望。瞧，腹地就展現在眼前，在他們下面。

① 湿婆(Shiva)：印度神話中的毁灭之神。

② 苦路站：即这条"苦路"旁边的小教堂。

有片刻时間，他們中間胆子較小的人，不禁有一种压抑的感覺；但是这种感覺很快就消失了，接着他們就平静地回到鎮上，那里已經暮色蒼茫，灯火明亮。

显而易見，这次战役是在吉祥的征兆中开始的。圣多山不是給他們——已經——戴上了胜利的桂冠嗎？

二

不能掌握战役的性質

这一切都是一个不幸。在准备战爭的气氛——閱兵場上的耀武揚威——的影响下，圣多山的居民們給兵士們造成了一个概念，即胜利是必然的。这种自发的假定，感染了士兵們，使他們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了。热狂的信徒的失敗，事先就肯定了。

現在，在战爭中，敌人必敗的这种成見，尽管很荒謬，但却是积极的因素。这对取得胜利是一个最好的刺激。全部軍事史上，都充滿了奇怪的对比；可是，除此之外，战爭本身总是个万恶的东西，完全不合情理。在現在这个情况下，战爭是一件高度技术組織的事情；可是，它背后原来的强盗行径的全部污点，仍然把它給沾污了。在那战略家的深謀远慮之上，在那一切战术的格言之上，在那拥有杀人装备而具有的安全感之上，在那用冷冰冰的数学方程式表示出榴霰弹的爆发情况，并把枪弹和炮弹的猛烈弹道、納到数学方程式的不可变更的抛物綫里的整套阴暗的技术之上——在这一切之上，还是原始人的野蛮，原封未动地保留下来了；而且，不管怎么說，它仍然是战爭的“推动力”①。危險

① 原文系拉丁文：vis a tergo。

的必然性刺激了这种冲动；胜利的必然性又压抑了这种冲动。

大家都認为，这支出征部队必操左券。它只要意識到有危险，就会迅速动員起来，出其不意地进击敌人。必胜的信念，使軍队延宕时日，在圣多山呆了两个星期。

讓我們来分析一下情况。出征軍司令官为了避免耽誤行軍，不讓敌人有更多的时間来巩固陣地，便把很大一部份軍需留在盖伊馬达斯了。他的企图是要进行閃电式的攻击。他遇到了許多困难，其中值得注意的便是完全沒有运輸工具，因此使他很感到沮丧；但是，尽管他所有的弹药，比兵士們用弹药盒所能携带的弹药多不了多少，他还是打算直搗暴乱的根据地。然而，他并沒有这样做；因此，他从一个地方迅速动身，却被在另一个地方的无謂耽擱抵消了。如果他利用这段时間把軍需集中，特别是把其余的輜重队从盖伊馬达斯送来，那么这次耽擱就是合情合理的了。这样一来，所得到的好处就会把延宕时日的損失弥补过去。他在速度上虽然有所損失，但在力量上就会有所增加；而且，那个企图猛然直搗敌人的过于冒险的計划，也会被一个比較从容但却比較安全的作战計划所代替。但是他并沒有这样做。事实上，他做的恰恰相反。出征部队长时間在圣多山按兵不动之后，就把数量已經大为减少的剩余的軍需品抛弃（又一次）了一部分，带着比它两个星期以前到达时还要少的配备，踏上了征途。

与此同时，跟那些預言胜利易如反掌的人的想法相反，頻頻传来了有关热狂的信徒的人数，以及他們所掌握的物資的情报；有的人認为他們最多不过五百人，有的人断言至少要多十倍，总共有五千人左右；在这些分歧的意見中，本来是可以得出一个合乎情理的数字的。况且，在这些小心地悄悄地說出来的控訴里

面，在那些窃窃私語的密告里面，本来可以找到充分的根据，証明暴动者正在大肆活动。首先，当地某些有势力的大人物，根据他們以前和劝世者的关系，人們完全有理由可以假定，他們正在暗中帮助他，把必要的物資接济他；一有进攻的迹象，就馬上通知他。

再者，大家也都知道，虽然軍官們的考慮是絕对保密的，但当軍队行进的时候，敌方老練的探子一定会走在他們之前，或者跟在一起；据后来了解，在这个鎮上就有很多探子，跟出征部队厮混在一块。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已經失去了时机的情况下，出征部队如果再疏忽大意，那就不可原諒了。在卡奴杜斯，甲貢索人一定已經知道，哪条大路已被选定为行軍的路綫，而且事先把这条路綫了解得十分清楚，因而能够在途中最险要的地方設防；所以，在进攻居民地以前，必然会在大路上先打一仗，重演烏亚烏亚那件旧事。因此，軍队以这种方式离开作战根据地，显然是軍事判断的一个錯誤。出征部队就象这样开拔向目的地而去，仿佛打完仗班师回来。軍队在盖伊馬达斯时配备就已不足，在圣多山时更加不足，但它在朝前挺进时，又撇下了一部分弹葯，就仿佛它能够在卡奴杜斯取得必要的供应一样。这就等于說，出征部队在接近敌人的时候，解除了自己的武装。他們这次出发，是要尽最大的力气，跟情况未明的敌人厮杀一場，他們把我国人民的那种輕举妄动的勇气，当作自己唯一的保护物，而在事实上，这却是一个弱点。失敗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一些倒不是唯一的錯誤；还有一些其他的錯誤，足以表明对战争技术一窍不通。当天发出的关于战斗部队的編制的命令，就暴露了这一点。大部分关于各部队的調配的命令是言簡意賅的，但是面对着这些本来是可以預料到的意外情况，它在有关战

斗单位的分散、集合或是調动方面，竟然絲毫沒有作出指示。对于必然会遭到的伏击，只字未提。对于战斗单位按照敌人和地形的特点的分配，也同样只字未提。出征軍司令官只知道普魯士战术的几个基本原則，就把它們生搬硬套到我們自己的軍队中来，仿佛他是带着这个小小的兵团在穿过比利时境內暢通无阻的战場；他居然把它分成三个縱队，看来似乎准备按照步兵和后备部队的旧式軍陣来投入战斗。这就是他发出的全部指示，一点也沒有超出那几条又古老又生硬的規則，以及古典的作战方式；这些东西，却对当前的情况是恰巧不能适应的。

現在，正如封·戈尔茨① 所看到的，任何軍队編制都必須反映出一些民族气質。一方面，是严格的普魯士战术，炮火的机械的准确性就是它的一切；另一方面，有拉丁人的神經战术，强調騎士式的勇猛的剑术。至于我們自己，我們却經常同狡猾的武士进行危险的击剑；这些武士的力量就在于他們的軟弱，在于有計划的潰逃，在于高深莫測的打完就跑的袭击；也經常同利用有利的地形，作为掩护，分散开来，借机逃脫的敌人作战。在这样的情况下，軍队的冲鋒，或是武器的射击，都起不了什么作用。在这样的地形上，和这样的对手作战，根本就談不到任何种类的战陣。甚至展开战斗——就这个名詞的技术上的严格意义来說——也是不可能的。目前这場斗爭，或者，更确切地說，这場人猎人的活动，这場披荆斬棘来搜寻以卡奴杜斯作为代表的猎物的可怕狩猎，因此就簡化成为猛烈的进攻，小心的等待，突然的散兵袭击，随时随地的战斗；从这些事情中，如果認为在一开始时候的猛烈炮击到結尾时候的瘋狂刺刀冲鋒之間，会出現典型战役的

① 封·戈尔茨(Von der Goltz, 1843—1916 年)：普魯士軍人，曾經写过軍事著作。

那种主要場面，那就太可笑了。根据敌人的种类，根据作战的場地，这場战斗应該由一个革命性的战略家，一个革新者来掌握。在这場战斗里，任何軍队在作战过程中所能遇到的一切情况——稍息、行軍、战斗——在一般都是很分明的情况，都会同时地互相錯杂地混在一起而紛紛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行进中的軍队必須准备着在大路的每一个拐弯的地方遭遇敌人；它也必須有所准备，免得敌人忽然从自己的队伍中鑽出来而措手不及；而当它列开陣势进入战斗的时候，还必須从容不迫。

面临着这样紧急的情况，司令官却竟然沒有加以考虑。司令官把他那三个縱队編好以后，就到前面去領队。他是在用他那三个难以发揮力量的坚实的方陣——都是装备着漂亮武器的非武装人員——去和甲貢索人的狡猾計謀相抗衡。在目前，一个軍事領袖应当有点兒象心理学家才对。尽管一个兵士經过軍事訓練后变得怎么机械，变得傾向于做"矮人"① 的邪恶的想法：骨胳上盖着一堆肌肉，硬直的四肢中有无意識的力量，沒有神經，沒有脾气，沒有自己的意志，象一架自动机器那样响应軍号的呼喚；但是，即使如此，当他被战爭的情緒所左右，他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这次穿越腹地的行軍，却似乎故意安排得随时都会激起这种情緒。我們的巴西兵士，在周围一片荒野之中，踏上了陌生的道路；他們遇到敌人的时候，是英勇的；但是遇到了一个隐蔽的敌人，一个埋伏起来，只聞其声不見其人的敌人，他們就变成了懦夫，变成了恐惧的牺牲。結果，先头部队的遭遇战，本来是給后面的軍队打个招呼，提出警告的，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却反而成为一場灾难。惊慌失措的各部队几乎不可避免

---

① 原文是拉丁文：homunculus。

地在突如其来的混乱中乱了队伍，并且在一种本能的反射作用下，想要退到后面去。

这些不可避免的意外，本来都是可以预料的。要减輕这种遭遇战所发生的作用，各个作战单位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尽管这样一来，在刚遭到攻击的时候，他們会完全陷于孤立。这样安排会使他們鼓起更大的勇气，因为他們可以相信那些沒有参加这一場遭遇战的同伴們会从另外一面攻击敌人，帮助他們，从而大大提高了士气；而且，除此之外，这样做，还可以避免全面惊慌的危险，还可以便利人員的掌握。虽然許多場战斗不能由一个軍官来統一指揮，但是各个小单位的指揮官可以随机应变，更加有效地发揮主动性，所以这样把队伍充分分开还是必要的。而且也应当模仿敌人的正常作战方式，軍陣也和他們相一致，但是却有更好的紀律，遵循原来的公开战斗的方式。这是唯一能够减少失敗可能性的方法，唯有这种方法可以对付突然的伏击所产生的后果，創造比較好的条件来应付敌人。簡单地說，保証得到最后胜利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一系列的連續的局部的攻击；只有通过这唯一的方法，才能够取得胜利。

概括說来，这支出征部队在离开作战根据地，踏上行軍道路的时候，就应当分散开来，在逐渐接近热狂的信徒的时候，再在卡奴杜斯集合。现在他們做的恰恰相反。他們排成整齐的縱队出发，一队一队地，軍陣密集，浩浩蕩蕩繼續前进。可是，沒有多久，它就突然——在卡奴杜斯——被打散了。

进軍卡奴杜斯

就在这些不利的条件下，他們在1897年1月12日踏上了康巴奥大路出发了。这条大路是最短的路，但也是最崎嶇的路。这

条大路是蒙人的，看来似乎是卡里阿卡河河谷的延长，两旁有肥沃的土地，有广大的灌木从遮蔭——这些灌木丛是眞正的森林即将到来的先声。可是，走了几哩以后，它的坎坷崎岖就很明显了；現在，它成了一条岩石累累的小路，越接近阿卡魯山，就变得越难走。从这里起，它拐向东方，接連經过三个山坡，越过高地，来到“拉庚·德·当特罗”庄园，这里高出河谷几乎有一千呎。

花了两天功夫，才到了这个地点，因为带着大炮，行軍便緩慢了。克虏伯大炮困难地隆隆响着爬上斜坡，工兵就在前面修筑道路，肅清树枝和杂物，开辟蜿蜒曲折的小道来躲过比較陡峭的坡地；虽然成敗的关鍵就在于克虏伯大炮的移动可能性，但是人們发現，这些庞大金屬块的拖拉行动，使自己絆住了脚，等于瘫痪了。

大路經过“拉庚·德·当特罗”庄园，和依泰比古魯河和瓦沙—巴里斯河两岸之間的分水界以后，就向下傾斜。这条道路現在越发难走了，这是由于本台古河的季节性支流所发源的那些横脉的关系。本台古河的貯水低地現在出現在眼前，把阿卡魯山脉、格兰德山脉和阿泰那西奥山脉的边緣連接起来，在这里会合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当时出征部队走下这个跟深坑一样的河谷，到达另外一个庄园，名叫“伊浦埃拉”，在这里安营。这是一件有勇无謀的事情。营地被岩石累累的山脊环繞着，要是敌人忽然在山頂上出現，就成了四面受攻的目标。幸而甲貢索人沒有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第二天早晨，这支軍队躲过了一个严重危险以后，向正北方，朝着“潘納多”庄园繼續进发。

現在他們已經走了一半路，道路越来越坏，无数小道在小丘中間繞来繞去，有时突然上升，有时陷入露天的大岩窟里，沒有任何遮蔭的地方。

从"潘納多"庄园，直到五哩外的"木兰古"庄园，一路上工兵們繼續給大炮清除道路。随着炮队的磨磨蹭蹭的脚步，行軍的速度越来越慢了，而当时的这件事情却非常紧急。現在，四周的景色开始露出痕迹来：路旁篝火的余烬和烧毁了的农舍，表明敌人曾經在这里待过。晚上，在"木兰古"庄园，显然敌人已經近在眼前，于是整个营地恐慌起来。在夜色的掩盖下，附近瞥見了探子的脸——这不过是瞥見罢了，但兵士們都抱着枪睡覺。17日清晨，当时这支出征部队被困在丛山峻岭之中，离开本来应該行軍三天就到的原定目的地还远得很，就遭到了另一个可怕的苦难。他們的粮食吃完了，留下来的两头牛不得不宰了，好讓五百多个人吃一頓飯。这件事本身就等于打了一个败仗，还沒有放过一枪一弹，在行軍中就打了败仗。繼續向几哩外的卡奴杜斯进发，是他們唯一的活路。这是一場有关他們生死存亡的战斗。

而且祸不单行，他們在圣多山雇的赶馱子的人，在晚上溜掉了；而那个跟出征部队一起来的該鎮軍需委員，借口急需寻找軍需品，就不知去向了——从此沒有回来。

然而，有一个人却挽救了当时的情况，同时也保持了忠誠的腹地传統。这个人就是向导多明各斯·吉苏伊諾，他領头带着他們到了"廊乔·达斯·帕德拉斯"庄园，在那里安营。現在他們离开卡奴杜斯大約只有五哩光景。晚上从营地向北面了望，就能够看到远处散散落落閃爍着微微的亮光，时明时灭，断断續續，这些亮光高高在上，宛若云霧間的繁星。它們表明了敌人陣地的所在。第二天早晨，这些陣地就可以看得見了，原来是气势非常雄伟的陣地。

三

康巴奥山

康巴奥山的岩石主体現在聳立在他們面前，山势奇特，上面深深地刻着一条条长长的环状的壕沟般的峽谷，或者以接二連三的阶地向上升去，就象泰坦巨人盖的坍毁棱堡的巨大墙沿。

这个比喻十分恰当。在腹地的这一带，这种奇怪的地形是普遍的。只有这个才能解释巴伊亚州那些“魔城”的传說；而且，由于这个情况，內地山林人的幻想还引起了学者們的認真調查，結果出版了几本論著，这里就不用一一提出了。

請不要認为，这些純朴的人們在这方面的夸大想象是有过失的。学术团体和研究机关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发現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辯論題目，它們派了認眞的調查員，到現場进行研究，这个現象甚至还超出他們的期望之上。一些头脑冷静的观察者，带着輕便的行李，越过瓦沙—巴里斯河河谷后，惊訝地突然停住了，发現他們面对着“許多天然地一块块砌起来的石头的山峰，形状象要塞和不可攻陷的方形堡，而且非常完整，看来仿佛一件艺术作品。”①

有的时候，这种幻覚会进一步地加深。一些巨大坟地高高聳起；因为这些山丘的結构显露出鋒芒銳利的突出部，一堆堆的石块，和支离破碎的岩石山脊，看起来的确象巨大的死城；腹地山林人騎馬而过时，不停地用馬刺催着馬，总是心惊胆战，以

① 引自杜瓦尔·維埃拉·德·阿基亚尔的著作《巴伊亚州实况》。——原注。

为有默不作声的悲惨凄凉的居民——“地獄的幽灵”躺在那里。

在阿拉卡蒂山脉附近，靠近盖莱莫波通往波姆一貢塞約的大路，可以看到的那些“小房屋”，就是屬于这种类型的；在这个地区还有其他种种，都給这种忧郁的景色添上了特殊的神秘的外貌。

“Sine Calcii Linimenti”① 棱堡

康巴奥山是这种天然的紀念物之一。当然，在这座山上，沒有人会发現壁垒，或是胸墙，或是壕沟环繞的凸角堡的几何形綫条。这些原始的方形堡并不是那么完美細致的工程。它們反映了当地居住者的性格。从远处看来，岩脊模糊不清，沟壑形成的豁口平整光滑；这座山的一般外貌使观察者得到的印象是，在这里，沿着边緣，順着接二連三的阶地上升，又在山坡上伸展开，确实是古老城堡的复壁，它曾經一次一次地遭到攻击，曾經被拆除，連地基也受到震动，現在只剩下一堆堆的乱石，聚成一个巨大的半圓，对着一排排的柱脚、尖塔和平头壁柱，远看碩大无比，好象画中的坍毁的巨大柱廊。

康巴奥山是一座坍毁的山。它象一堆沒有定形的大块，在突然的暴风雨和烤炙的阳光的周期性侵袭下，分开而断裂了——这是一个緩慢的长期的风化过程。

通往卡奴杜斯的道路，并不繞过这座山，而是沿着两边峭壁聳立的陡峭小路，径直奔上山坡，最后通到一个狹窄的隧道般的山隘。軍队必須排成縱队，穿过这个山隘。

在早晨的这个时刻，这座山看来令人目眩。太阳的光綫，直射在碎石上和裂开的石板上，强烈而又顫动，它在空中被折射，

① 拉丁文，意为：“沒有石灰石岩層的”。——英譯者注。

再照到发亮的武器上时，就形成一种热狂地运动的幻影，好象远处有支庞大的軍队在准备战斗。同时，环視着那荒蕪的山腰的望远鏡，也沒有用处。只有大地本身那副阴险的外貌，暴露了敌人的存在。他們照常在挖着壕沟。他們趴在地上，蹲在土地的起伏处，挤在掩体中——分散着，一动不动，等待着——手指鉤着枪机；这些塞尔泰納霍人就待在那里，默默地試着枪上的准星，眼睛盯着下面远处的縱队；这时，縱队正跟在小心翼翼地探索着附近一带的偵察兵后面向前挺进。

他們慢慢地走来，一直走到半山腰的第一个陡峭的山坡；他們被沉重的大炮所拖累，步履緩慢，队形散乱；他們喘着气，弯着腰，跟无能为力的騾子輪流把大炮拉上斜坡。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出其不意地向他們袭击了。从隐蔽的犄角，从躲藏的地方，从这里那里的灌木丛，从簡陋的胸墙上，或者平躺在傾斜的地面上，甲貢索人現在用一陣突然爆发的火力，表明了自己的存在。

在康巴奥山的战壕下面，整个出征部队全綫陷入了包围。

第一次交战

交战开始时，他們高声呼喊，慣常的"好耶穌万岁"和"劝世者万岁"的呼声，和毁謗的詛咒以及下流的辱駡交織在一起，其中有一句挑战的話，在战役的过程中，一再响起，好象一句諷刺小調："来吧，你們这些政府的膿包！"

整个縱队动搖了，先头部队停下来，正要向后退，可是被費布罗尼奥少校一声大喊，把他們喝住了。这位軍官从惊慌的队伍中冲出来，用雷一般的声音，使騷动平息，使抵抗加强，在当时这种不利的情况下，这样做法是十分可嘉的。大炮迅速装上了

炮弹，胡乱地轟击着內地山林人；这些內地山林人第一次看到这种威力强大的武器，它有十倍的效力，甚至能够打穿岩石，馬上惊慌失措，拔脚就跑。步兵三十三营的一百多个兵士，利用敌人退却的这个机会，馬上展开了进攻。兵士們在岩石板上跌跌撞撞，踉踉蹌蹌，有的繞过它，有的跳过它，在沟壑中冲向前去，从四面八方爬上斜坡；这以后，一条进攻的战綫就組成了；这是一条不整齐的搖摆不定的战綫，右起第九营，左达第十六营和巴伊亚警察大队。

这場战斗在几分鐘之內就普遍展开了；而且，就象已經預料到的，由于地形的障碍，战綫就切断了。这是一場非常沒有秩序的进攻。战斗員彼此分散，用手臂的力量攀上悬崖峭壁，武器鏗鏘作响，子弹带上挂的来福枪碰着牙齿，乱哄哄地向上冲去，根本沒有什么队形，各营和各連混杂在一起——这是一股人潮，一股人的波涛，随着来福枪的射击，刺刀的閃光，震耳欲聋的爆炸，还有那高过一切的刺耳的冲鋒号声，向山陵上冲去。

在下面，在炮兵所在的斜坡上，騾子和赶騾子的人，被雨一般的子弹吓坏了，就突破火綫，把筐籮和行李甩掉，飞也似地奔跑，或者就顺着陡坡骨碌碌地滚下。其余赶馱子的人也仿傚着，不顧用手枪指着他們发出的命令，一心只想逃跑，因而增加了当时的混乱。

在高处，稍远的地方，塞尔泰納霍人現在又在山脊上出現了。他們的队伍里似乎有两种战士，一种沿着道路很快地跑上跑下，时而出現，时而隐沒；另一种高高待在山上，固守陣地。他們利用这些陣地，創造了一种巧妙的方法，来弥补武器的不足，以及弥补把他們的少数武器装塡弹藥所花的时間。他們三四个人聚在一起，坐在壕沟底里，不被人发觉，围着一个狙击手，把装

好弹藥的武器遞給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狙击手倒下来，其他的一个人就馬上起来接替他的位置。因此，进攻的兵士会看到，显然是同一个人的身躯，忽然又起来了，硝烟还沒有散掉，又用火枪瞄着他們。于是兵士們又向他放了一排枪，他們看着这个奇怪的狙击手又倒了下去，却立刻又奇迹似地起来了，簡直刀枪不入，令人胆寒。

若安·格兰德

这种战略是已經攀登到最高陣地的一些进攻小队发現的。他們一次只能上去一两个人。神出鬼沒的敌人和特殊的地形，使軍队在战术部署时，不得不尽量适应这些条件；由于这个情况，再加上敌人的武器射程不远，他們才較少伤亡。进攻道路上唯一的障碍，就是地面的崎嶇不平。他們火力的效果被悬崖絕壁减弱了。至于甲貢索人，他們并沒有坐待进攻。他們知道自己簡陋配备的弱点，所以他們似乎是尽力要引导对手把那些准备用在卡奴杜斯的弹藥大部份消耗在这里。他們所干的，就是假装打硬仗。他們中間，只見有一个身材魁梧、行动灵活的黑人在来回走动，手里拿着支短枪。这就是他們的領袖若安·格兰德。运用他那久經腹地战斗的匪徒的一切詭計来策划他們的行动的，就是这个人；腹地暴动者仿傚着他的那种行动，那种跑跑跳跳的原始的战略。可以看見他們时而前进，时而退却，时而散开，时而集合成群，排成緊密的陣式或非常稀疏的行列；有时用手用脚匍匐而行，有时滚下山坡，有时跑上去，有时跑下来，有时进攻，有时脱逃，一路上有許多人被击中倒下，而其他受伤很重的人，就一直滚下来，滚到兵士群中，挨一頓枪托。有的时候，他們又完全消失不見。

枪弹继续漫无目的地噼噼啪啪打在坚硬的山岗上。同时，行动最迅速的部队，克服了地形的种种困难，继續爬上山腰，直到敌人忽然闖出来和他們遭遇上。他們有些人站住了脚，有些人却惊慌失措甚至退了下来，怯懦的軍官們也沒有設法使他們再鼓起勇气来。公报里饒过了这些軍官們，并沒有提出他們的名字，但是战友們的严厉批評却沒有饒过他們。大部份的軍队又集合起来，突破了火枪的射击，向就在眼前的热狂的信徒扑去，打碎了他們的行列，吓破了他們的胆子，使他們在山丘上四散奔逃。

最后，那个粗獷的暴动首領着手把他的部下集合起来，以便展开他所認为有决定性意义的肉搏战。他的外貌象一只大猩猩，只見他勇敢地大踏步在他那忽然集結起来的队伍前面走着。現在，他們以无比的勇气向炮队冲来，但是一顆霰弹爆炸开，拦住了他們；这顆炮弹把走在最前面的人打得粉碎，其余的人就慌慌张张地逃回原来的陣地，但是陣地却已經被軍队的前鋒占領。这些前鋒部队是由各个单位的兵士混合組成的，他們紛紛跳进右边的最后一条战壕里去，这时候，那个一直指揮着他們的軍官温塞斯罗·利尔陣亡了。

經过了三小时的战斗以后，这座山被攻下了。然而，这次胜利却要归功于盲目的勇气，以及毫无射击訓練的胡乱打枪——因此，在事后发布的命令中，把主要功劳归之于下級士兵，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三五成群的兵士，沒有軍官率領，就胡乱开着枪，向奔逃的甲貢索人傾泻漫无目标的火力，就象猎人猎野猪到了最后的阶段，那么猛烈、敏捷而热闹。

甲貢索人逃走了，背后有人追赶着。这时候，下面的大炮已經用手拖着滚上了斜坡。已經順利地越过了山岭，除了弹藥消

耗外，損失很小——死四人，伤二十余人。相反的，甲貢索人被打死的，根据仔細查点，共有一百五十人。

悲慘的插曲

这次大屠杀以一个悲慘的插曲而告終。这場乱糟糟的格斗有一个戏剧性的收場。这是他們到达山麓的最后一带横脉时发生的。

在崎岖不平的坑坑洼洼的斜坡上，有一块大石板，架在其他两块石板之間，歪歪地傾斜着，一头几乎触及地面，只是由于玄妙的相互銜接才支撑住的，看来就象一个坍倒了的石室。在这个簡陋的掩蔽物前面，是一堵天然岩石的副壁，里面，有相当多的塞尔泰納霍人躲着——根据一个目击者① 的說法，約有四十来人——这些人大概还剩最后几发大口径火枪用的弹藥了。卫护他們的大地給他們提供了这个最后的据点，他們就加以利用。他們向追击者射出了稀疏的子弹，使他們暫时停了下来，使远处的大炮也停了下来，这时大炮就准备轟击这些有勇无謀的人們。只消一发炮弹就够了。这顆榴弹差了一点，沒有击中目标，打中了那块石板所依靠的岩石中的一块，把它打得粉碎，从头到尾都裂开了。那块石板失去了支撑，轟隆一声直压下来，把下面的那些不幸的人們都活埋了。

繼續向前行軍。至于这些康巴奥山的保卫者，他們越接近卡奴杜斯，显然就越来越精疲力尽，这从他們逐渐减少的火枪射击上可以看出来，到了最后，就連他們的影子也看不見了。

---

① 即軍医艾伯塔吉博士。——原注。

四

在“小台地”上

中午时分，各縱队到了“小台地”，这里几乎已是居民地的边緣，但是，他們沒有利用乘胜追击敌人的优势，却竟在这里停了下来，安了营。刚才的战斗使他們疲憊不堪，而且从昨晚上起就沒有吃到东西，这时只能在縮小了的西波湖里喝点水勉强解渴。但是，由于积劳，也可能是以为打了一場胜仗的幻想，他們就安安逸逸地休息起来，沒有注意到甲貢索人正在他們的周围警戒着监視着。进攻的消息已經随着逃亡者传到居民地，为了吸收掉迫在眉睫的进攻的冲击力，就有大批的战士从市鎮出发，进入卡汀珈中未被发覺的陣地，逐漸向营地接近。

这时，夜幕籠罩着酣睡的兵士，仿佛一个可怕的敌人在监視着他們。

第二次交战

第二天早晨，却仍然看不見敌人的影子，各縱队走了一刻鐘的时間，經过一片平坦暢通的地带以后，就迅速整队，准备最后进攻居民地。

在他們动手以前，发生了一件小小的意外。一顆霰弹卡住在一門野炮的炮筒中了，怎么也弄不出来。后来突然想到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門克虏伯大炮对着卡奴杜斯轟击。这就等于敲了一下这个市鎮的大門，大声宣布一个不肯罢休的危险的不速之客来到了。于是轟的一声开了炮。这当口，軍队本身却

遭到了四面八方的围攻！烏亚烏亚的事件又重演了。塞尔泰納霍人放弃了不中用的火器，拿起了棍棒，大車横木①，大镰刀，牛叉，长刺棒和闊刀，大喊一声，同时一跃而起，仿佛这一炮就是事先安排好的进攻信号。

幸而，出征部队这时已經排成行軍队形，武器都在手里，于是他們就向敌人进行了連續不断的射击。但是甲貢索人并不退却。恰恰相反，他們插进了排与排之間的空档，这样，兵士們才第一次有机会就近看到了敌人黑黝黝的脸膛，这是山地居民的阴沉沉的面貌。

第一个牺牲的是第九营的一个班长。他和进攻者一起陣亡；那个甲貢索人用牛叉把他打倒，而自己也被这个班长的刺刀戳穿了；这时候，进攻者就象浪潮般地在他們两人的尸体上涌过。率領他們的，是一个身强力壮的馬墨洛科人，黧黑的脸上长满了雀斑，生就一副斗士的身材，在队伍中高人一头。这个可怕的战士并沒有写入历史；他的名字被遺忘了——但也只是他的名字；他那驕傲的喊声，盖过他人，盖过战斗的喧嚣的喊声，却沒有被人遺忘；那时他向右边的大炮冲去，用他有力的手臂把它抱住，仿佛在和一头怪物搏斗："瞧！你这畜生，叫你領教領教什么是勇气！"

他把这門被俘的大炮强行拖走，那些管炮的兵士都吓得退縮了。灾难临头了。出征軍司令官——事事証明他是部队中最优秀的战士——認識到了这一点。他勇敢地鼓舞那些吓得发楞的兵士，以身作則，向夺炮的人群冲去。一場残酷的搏斗发生了；这場搏斗沒有声音，不使武器，只限于拳打脚踢，扭搏摔跤，

① 馬車或大車的車側用来拦住裝載貨物的横木。——英譯者注。

夹杂着那些被扼住脖子的人的喘气声、呻吟声、垂死前喉嚨发出的咯咯声以及猛然跌倒的碰撞声。

那門大炮被重新夺了回来，回到原来的炮位上；但是情况并沒有好轉。很难說甲賈索人已經被击退。他們的退却动作，不是逃跑，而是危险的引誘。現在他們在稀疏的灌木丛中轉来轉去，他們的脸在那些沒有枝叶的地方忽而出現，忽而消失，只能清晰地很快地瞥見一会兒。他們又分散开来，躲躲閃閃，向敌人投来簡陋的发响的抛射物——牛角尖、圓石子和釘子头——都是他們从很早以前就不用了的古老的死亡兵工厂里拿来的。他們又从远处展开决战，用燧石发火的火枪和长筒的大口径火枪来和敌人死命的現代来福枪相抗衡。他們又恢复了慣常的作战方式，就是无止境地延长战斗。这种作战方法比他們刚才进行的猛烈进攻要严重得多。現在战斗变得残酷而单調了，沒有特別重要的事件发生，只是一再重复的令人极其厌倦的小事情，直到后来使入侵者疲憊不堪，尽管兵力还相当完整，但終于被非常无聊的小胜利累倒了，就象劊子手那样，对杀人的勾当感到可怕地厌倦，他們的拳头由于打人过多而松散了，軟化了，他們的人員在可疑的对看不見的敌人的遭遇战中浪費掉了。情况变得肯定毫无希望。

入侵者只剩下一个絕望的解救方法，那就是大胆地轉移陣地，向居民地进行报复性的攻击，不管两側的大胆的敌人，也不管前面村子的入口处可能还有援兵埋伏着阻挡他們的去路。但是，在他們和居民地之間一又四分之一哩的作战过程中，他們那在康巴奥山胡乱浪費所剩的弹藥，很可能会耗尽，不过，假使不用枪炮去对付遭遇战，則連目的地的一半都不会走到——这些飢腸轆轆的軟弱无力的兵士，又被七十多名伤員拖累着，非但不

能作战，反而增加了混乱。而且，事先来个有效的炮击也办不到，因为他們的炮队只剩下二十发炮弹了。

現在，撤退是非常紧急而且不可避免的了。在战斗进行中，司令官把部下召集在一起，把大致的情况告訴他們，并且要他們必須在进退两难的形势下选择一条出路：或者是繼續进行战斗，直到完全牺牲为止，或者是馬上放弃战斗。选择的結果是放弃战斗，但是明确規定，不許留下一件武器，留下一个伤員，留下一个未曾掩埋的死者。然而，这样的一种撤退，却是和战斗的直接結果相矛盾的。因为在前一天，敌人的伤亡和軍队的伤亡簡直不成比例。軍队不过死四人，伤三十多人，而甲貢索人虽然死伤人数不明，但他們的队伍却丢掉了十分之一。有一个軍医草草地数了一下，他們就有三百多具死尸。西波湖渾浊的湖水染紅了，阳光映在湖面上，不祥地把湖面和深棕灰色的龟裂的土地区分了开来，仿佛一滩很大的血迹。

若安·阿巴德的队伍被閃电击中

撤退是他們的得救方法；但冒险进攻居民地却也很可能出奇制胜。

讓我們翻翻档案，并且根据可靠的目击者的証明，看看这个战役中的一个不平常的事件吧。“小台地”的战斗进行了一些时候之后，卡奴杜斯的居民看到战斗如此激烈，便惊慌起来；因此，若安·阿巴德預見到如果兵士突然出現，扑向这些胆小的信徒时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于是便着手把剩下的身强力壮的人——大約六百人——集合起来，前去援助他們的伙伴。然而，当他走到半路的时候，他的队伍出乎意料地发現处在火力之下。原来那些兵士在原先作战的地点射击那里的敌人时，枪法欠准，

大都打得太高，子弹在交战人員头上越过，尽着武器射程所及，射到最远的地方。这时，所有这些浪費的子弹却紛紛落到若安·阿巴德的队伍里来，甲貢索人十分惊訝，尽管四下里沒有敌人，却看見伙伴們好象中了子弹似地倒了下去。四周疏疏落落的树皮剥落的灌木林，是不可能有机会設埋伏的，而最近的那些山丘，又正如他們所看到的，都光禿禿杳无人迹。然而子弹还是繼續落下来，无尽无休，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有时来自前面，有时来自旁边，象无声的閃电似地打在这支惊惶的队伍中間。他們看見同伴在身边倒斃，迷信的恐惧就在这些精神飽滿的臉庞上投下了阴影。在惊慌中，他們抬头仰望耀眼的天空，那里子弹順着看不見的拋物綫紛紛落下；这以后，就再也約束不住他們了。他們飞也似地奔回卡奴杜斯，把他們所遇到的事情講开去，造成了恐怖。

无庸置疑，拥有这种样子的杀人武器的敌人，紧紧追着最后的一批保卫者，随时会来到这里。劝世者的符咒破灭了。天翼的居民們吓得要命，轉眼間就丧失了牢牢抓住他們的信仰。成群結队的逃亡者背着匆匆打成的包袱，越过广場，穿过小巷，奔向卡汀迦，飞也似地逃跑了；連那些最受尊敬的領袖，也止不住他們。同时，妇女們在混乱中喊的喊，哭的哭，叫的叫，造成了无法形容的喧嚣，但她們依然在劝世者的符咒控制之下，搖晃着圣物，做着祷告，蜂拥来到"圣堂"門前，請求福音传教师出来对她們講話。

劝世者又演了一个奇跡

可是，安东尼奥·貢塞也罗在平常的时候是避免正眼看妇女的，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就更不願意接近她們了。在六个信

徒的伴随之下，他来到新教堂的高高脚手架上，就把梯子撤走。下面，激动的人群正在祷告、哭泣和赌咒发誓。这个高傲的信徒，冷淡地走过摇晃的轧轧作响的脚手架，連看都沒有看她們一眼。他俯视着这个反叛的市鎮，背弃信仰的人正在匆匆逃走，他自己准备从容殉道。

就在这当兒，消息传来，說軍队退走了。这是一个奇迹。混乱就以这件奇事而告終。

五

撤　退

事实上，撤退已經开始了。这支不幸的出征部队的唯一选择就是留在那里，在失败与胜利之間摇摆不定，一切成功的希望已經破灭，进行着一場实际上得不到胜利的战斗，而那些被击败了的人却一步一步地在取得胜利——这是个不可能战胜的敌人，他踩着自己的土地，在每一場遭遇战中，在每条路的拐角处，都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現。

事实是，費布罗尼奥少校的撤退，虽然作战的場面不大，不能和其他值得紀念的同样性質的事件相比，然而，从所处的环境来看，却是我国軍事史上最惊人的插曲之一。軍队沒有一点口粮，在那里整整打了两天——两个白天加上其間一个虛假休战的惊慌夜晚。这时他們的队伍受到七十多名伤員的拖累，而其他大多数的人也都失去了战斗力，几乎連武器都拿不动。身体最好的人，不得不离开火綫，去拖大炮，或者去背一捆捆的来福枪，摇摇晃晃地走，或者去抬伤員的担架。在他們后面，是暴动

的群众；在他們前面，是穿越腹地荒野六十多哩路的行軍，埋伏在在皆是。

甲貢索人看到这种情况，就立刻追赶。現在他們由一个非常驃悍的美斯蒂索人率領着，他名叫伯杰烏，英勇无比。他是純粹的卡夫索人，具有他所出身的低下种族的气質所混合的易于冲动的天性。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原始战士，驃悍、无畏而天眞，旣单純而又詭詐，旣野蛮而又幼稚，天生勇敢，是个不自覚的英雄——一句話，是倒退的隔代遺传的最好范例；他有着从前的猙獰的穴居人的身軀，昂头站在这里，还是多少世紀以前，他的祖先在洞穴口揮舞石斧时所表現的那种勇猛气概。

現在，这个詭計多端的野人就把他的伙伴分布到卡汀珈里，沿着縱队必經之路的两旁。

軍队在行进中不得不一路作战。这些进攻者放了最后一排枪告別以后，就沿着通往山腰的小道排成縱队；在这个和战斗中任何行动同样重要的运动过程中，最后残存的一些战术也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古典格言所强調的必須以梯状队形以便作战单位能够互相更換着抵挡敌人的撤退，完全被忽視了。事实是，出征部队这时已經毫无軍紀可言，軍官們和兵士們都面临着同样的犧牲。同时，那个从来沒有失去勇气的司令官，給自己找了一些最危險的任务，尉官們和副官們，也不发任何命令，就和兵士們混在一起开枪，而有一个中士，却违反了作战的一切常規，跑到前面去带队。

他們就是以这样的队形再度进入康巴奥山的峽道的。他們在这里又面临着以前所經过的同样危險的翻山越岭，要通过一条在狹窄的隘口中穿过的小道；現在，到了半山腰，来到一处俯临深淵的悬崖上。峭壁之間的道路变窄了，然后又只是在山坡

上无目的地伸延出去；同时，一路上俯視着整条道路的，都是山上敌人的那些居高临下的战壕。这景色，的确，只呈現出一种新奇的东西：在岩石上，在掩体的出入口，在各处的山坡上，前一天被杀死的甲貢索人，尸体狼籍，有的俯首向地，有的仰面朝天；他們那些还活着的伙伴們，这时正跨过他們向前走，就象一群复仇的魔鬼越过一堆躺着不动的孤魂。

敌人并沒有不顧最后的一批榴弹而从正面进攻縱队；相反地，他們自上而下地进行側面包抄，以他們的可怕的武器——大地——来首当其冲。大地也沒有辜負他們。在混战中失掉了火枪或是弄丢了牛叉的庫里包加人，只要向身旁一望——大山就是他的軍火庫。巨大的石块到处都是，有的垒成摇摇欲墜的石堆，随时都能够以巨大的冲力从山上滚下来。他們很会利用这些石块。他們把忠心的火枪当做杠杆，把石头撬动，这些孤零零的石块就摇摇而动，隆隆作响着向下冲去，起初方向不定，只是順着地形的凹处，但是随着坡度的加大，就越滚越快，到了最后簡直是横冲直撞，把其他的岩石击成碎片，一起落下来，象可怕的炮弹似的落到惊惶失措的軍队头上。在陣陣袭来的乱石之下，兵士們只能紧紧靠着半山腰道路的拐角处，自己救自己。說实在話，使他們打了敗仗的，是疲劳，而不是敌人。而且，最糟糕的是，炎炎的烈日，在这荒蕪而多石的地区上射下了热带天气的灼人阳光，仿佛使整个山岭着了火。在这耀眼的阳光下，他們周围的大自然都在夏日的热气里凝然不动。他們射出的子弹很难打破沉静，因为在这稀薄的呼吸困难的空气中沒有回音；他們的大炮的沉悶的声音，也引不起共鳴。然而，在这里，在万籟俱寂之中，人类的暴行却在进行：圓石滚滚而下。

他們越过壕沟，进程十分緩慢；尽管按照实际的情况，很难

說塞尔泰納霍人在进攻他們。这些腹地山林人象一群活蹦乱跳的猴子那样兴高彩烈地在跳来跳去，仿佛把这場战斗变成了一种作弄人的游戏——搬石头砸敌人。他們叫着鬧着在高地上冲来冲去，而兵士們却在下面繼續走着，扮演着一出不佳的舞台剧尾声中的狼狽角色。最近两天来的紧张，一切大大小小的战斗和袭击，这时似乎突然归結成为一場无理取鬧的爭吵。比炮火更难令人忍受的是冷嘲热諷的吆喝，又长又尖的猫叫，以及一陣陣的哄笑，好象他們被一群无法管教的无賴在追赶着一样。

最后，經过了三个鐘头的行軍以后，他們到达了本台古—德—巴伊索。这个地方位置很好，对他們很有利；这是一片小小的高原，大路在这里变得很平坦，提供了一个比較有效的防御手段。就在这里发生了最后一次战斗，当时黑夜已經降临，腹地在一片蒼茫的暮色中。这是一次短暫而激烈的战斗。甲貢索人向炮队发动最后一次进攻，目的是要从軍队手中把大炮夺走。然而，机关枪却向他們进行了扫射，把他們赶走；他們被密集的射击击潰以后，留下了二十来个陣亡的人，就向低地逃去，在暗夜中消失了。

这是最后一場遭遇战，这場战斗以一个皆大欢喜的插曲而告終。有一群野羊，也許被子弹吓着了，几乎就在打敗的塞尔泰納霍人退却的时候，跑来冲击营地。这是一个幸运的机会。完全筋疲力尽的兵士，这时就猛追这些跑得飞快的野兽；他們已經餓了两天，現在可以飽餐一頓，不禁大喜若狂。一个鐘头以后，只見这些不幸的英雄們，衣衫襤褸，渾身肮脏，脸容难看，都蹲在篝火旁，撕着烤得半熟的羊肉，木炭的搖曳火光映在他們脸上，活象一群飢腸轆轆的食人者在举行野蛮的会餐。

次日清晨，出征部队向圣多山进发。他們中間，身强力壮的

一个都沒有了。就連那些抬着受伤的伙伴的人，走路时也都瘸着腿；他們的脚被荆棘刺破，被石头割伤，流着血。他們戴着寬边的草帽，穿着破烂的軍服，有的人难看得可笑，破烂的斗篷几乎遮不住赤裸的身体，但总算保持着行軍的队形，象一群被炎炎的烈日逼迫着逃避干旱的荒蕪和灾难的“逃荒者”一样，进入了这个市鎮。

居民們默然不作声地接待了他們。

六

担架队

当天下午，康巴奥山的山坡上又热鬧起来。然而，这一次，听到的却不是刀枪并举的交鋒声，而是悲痛凄凉的祷告声。一个长长的行列慢慢地走下山来，向卡奴杜斯走去。这些人不是战士，而是信徒，肩上抬着用藤梗綁住的圓木做成的簡陋担架，上面躺着殉教者的尸体。整整花了一天的时間来寻找这些尸体；全体的居民都参加了这个悲惨的工作。他們寻遍了每一个犄角和裂縫，寻遍了山岩之間的每一个糾結的树丛，寻遍了所有深邃的洞穴和露天的岩罅。

有許多战士，从山坡上滚下来，掉在洞穴和凹地里；另外一些，衣服被尖尖的岩石鉤住了，就在断崖上晃蕩；因此，甲貢索人就走入最深的洞中，爬上陡峭的岩脊，把不幸的伙伴們的尸体收集攏来。他們还沒有来得及完成这件虔誠的任务，黑夜就来到了。只有几具尸体沒有找到——被軍队燒掉了。于是，送葬的队伍就繼續向卡奴杜斯进发。

低低沉在地平綫上的太阳正在慢慢落下，它的余輝給远远伸展出去的平原尽头鍍上了金色；它的最后几道光綫，越过已經籠罩着低地的夜色，这时正落在山背上，把它照亮了一会兒。这些即将消逝的光綫，同样也照在随着祷告的抑揚声調而前进的送葬的队伍上。这些光綫不知不覺地逐漸向上，阴影就在后面升起，直到它們到达山頂，在那里，最后的光綫在巍峨的峰巅上閃爍着，象巨大的蜡烛那样旺了一会，瞬息間就在黑暗的暮色中顫动着熄灭了。

第一批星斗閃閃爍爍地出現，这时照耀着这片高地的，是那高高地挂在腹地上空的亮晶晶的猎戶星座。

第五章　莫莱拉·西塞的出征

一

莫莱拉·西塞和他成名的由来

維护法律和秩序的軍队最近这一次的失敗，是誰也沒有預料到的，而且正好发生在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危急时期。巴西社会，还被新政权建立以来連續不断的騷动和叛乱所造成的一次血腥內战的悲痛結果所折磨着，在1897年，正是对于革命和分裂进行活动极为有利的时候。将来无論是誰，要是根据重要的文件来衡量和闡明这个时代的有趣的心理状态，都不能不提到民众对于新政权較高的立法制度不能适应的問題。好象这个政权不合时宜地加速了緩慢的进化过程，它的主要成就，便是在当时由于君主制度的疾苦而依然軟弱无力的国家內普遍散布了一种强烈的混乱情緒，因此使共和国直奔下坡路，灾难有节奏地間歇发生，好象一种到期复发的瘧疾一样。

1894年成立的政府，缺乏一个有組織的輿論的必要的基础。它发現国家分成战胜者和战败者两方面；当它着手糾正当前的一个局面时，它仍然是軟弱无力的。这个局面虽然不是公开的革命，却肯定并不正常；要应付这个局面，使用武力和依靠法律

的平稳的力量都沒有成效。它所面临的社会，是跳跃着、踊突着从极其散漫的状况进到极其严格的紀律，从不断的阴謀进到完全包围的状态的，这反映了知識方面缺乏組織和民众不能理解的高度政治組織之間的尖銳矛盾。而且，由于不可能有任何东西来代替把知識提高到政治的水平的这个緩慢的进化过程，于是不可避免地，民主原則的崇高意义便被貶低了——被顚倒了，被抹杀了，变成了詭辯。

弗洛里亚諾·皮索托

沒有办法可以制止这种下降的趋势。弗洛里亚諾·皮索托元帅的前任政府，由于形势所逼，扮演了一个好战者的脚色，进行了毁灭的工作；但是，消除了一連串煽动活动造成的混乱之后，社会的不稳定却更加严重，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肆无忌憚地违反和破坏了已經建立的綱領。这样一来，鎮压违反宪法保証的政变的結果，就使这些保証受到了限制；由于过分执着于宪法，反而把宪法本身置之不顧了。“合法”成了一切政策的試金石，这个字眼范围大大扩大，以致可以用来为一切罪恶进行辯护，完全成了一个无秩序地区的荒謬的公式。因此，这位鋼鉄意志的元帅，可以說是把自己着手做的事又放弃了。他也許是不由自主的，因为他那十分独特的性格至今还是一个不解的謎。弗洛里亚諾·皮索托面对着无法挽救的危机，无条件地利用一切手段和一切人，不問他的来历如何，只要能替他出力就行。他完全不顧国内的輿論行事，只是按照一个政党的願望和利益，而組成这个政党的，却都是些野心勃勃的庸才，很少例外；他們受自卫的天性所驅使，总是想設法避免一个較文明的社会环境給予他們的义务。在他执政的末期，他鎮压了 9 月暴动，这是总括了

历年各次叛变和騷乱的一次暴动；这以后，更为危险的起义的幼芽正在緩緩地成长；暴动虽然潜伏着，但是可能随时爆发。

弗洛里亚諾·皮索托消灭了暴动者，因此也就制造了暴动者。他用騷乱来平息了騷乱。当他退职的时候，他并沒有全部带走那些在他的政府最困难的时期和他站在一起的人。因此，就留下了許多并不安分守己的人，而且都作恶成性，当然也就被贬黜到不重要的地位。他們一向一帆风顺的前程，冲昏了他們的头脑，这样突然受到这种待遇，很不甘心，因此他們准备尽量利用当前內部的形势。

后来所发生的事，是集体心理状态的一个很普遍的事例。国內大多数民众在大吃一惊之下，都处在靜止状态，并且絕对中立，因此成为传播顚复势力的有利工具，使个别公民大为惋惜。根据这种在社会范围內反映着的一种遙远生物癖性的遺传的本能作用，就象西皮欧·西格利所謂“精神摹仿”这种很好的說明，有良心的但是怯懦的大多数人，这时也部分地接受了居于領导地位的那些胆大妄为的庸才的道德观念。于是，在公共講坛上，在报紙上和街道上，出現了那种在平时为人所不齿的人。这些鼓动者，沒有理想，沒有崇高的目标，把他們的思想局限在狹小的范圍里，里面混合着对于共和国的可疑的热心，肤浅的保护土著主义，以及完全是抄袭来的和历史一点也不适应的雅各宾主义；他們利用一具死尸，开始了极其无耻的生活。弗洛里亚諾·皮索托將軍的坟墓变成了这些顽固的叛徒的团結标志。这位大人物的名字成了制造混乱的暗語。

国內有見識的大多数人，对此全不过問，給各种放縱行为造成了机会；而且，在这普遍的和不負責任的冷淡态度中，这些不滿的平庸的人們得以給这个时代染上一层独特的色調；这个时

代幸亏是一个短暂的过渡的时代。前政权留下来的紛爭对他們还不够，危急的經济局面使他們也无动于衷。他們的目的是使紛爭加剧，使經济問題无法解决。而且，从废除奴隶制度运动的时代开始到共和国成立止①，軍队不合理地掌握了国家大事的举足輕重的大权，因此，他們便厚顏无耻地千方百計向軍队献媚，想要把它攏絡。

现在，在軍队的所有軍官中，繼承了那位有名的叛乱鎮压者②的衣鉢，以及他那种少有的頑固性格的，似乎就是步兵上校安东尼奥·莫莱拉·西塞了。政治上的拜物主义要求身穿軍服的偶象，而他便是一个新的偶象。

莫莱拉·西塞

灾禍的消息传来后，腹地冲突的严重性大大加剧了。政府認为应付这种紧急局势沒有比莫莱拉·西塞更恰当的人了，于是他就被任命为新的出征部队的統帅，前去报仇。

这位新任命的統帅，已經有了驍勇善战的传說。他最近才从圣泰—卡泰里納州回来，他在那里，在联邦主义者的里烏—格兰德战役的最后阶段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他的声名大噪，人們总是向他欢呼致意并且用亲暱的綽号称呼他，这是那个时期漫无节制的举止輕率的风气。不要忘記，在当时那个时期，人們对海軍的叛变所引起的从里約热內卢湾一直扩大到南方的那次內战中許多較小的事件，都还記忆犹新。全国的輿論，搖摆于加莫辛多·薩雷瓦的大胆无畏和戈梅斯·卡內罗的自暴自弃这两个极端之間，表現出战胜者和战败者的两种距离很远的想

① 巴西于1888年废除奴隶制度，1891年建立共和国。——英譯者注。
② 指弗洛里亚諾·皮索托。

法；从这一切思想的不稳定和混乱中，一切民众方面表現出来的忿怒和相当可疑的感情中，肯定出現的一种东西，却是一幅英雄主义的諷刺画，用每一种不同的声調，每一种不同的色彩和每一种不同的情况所完成。在一刻鐘以前还享有不朽声名的英雄，注定要得到在广場上树立銅象的最高荣誉的，却突如其来地意料不到地被推到历史中去，象一个陌生的闖入者一样，自己也弄不清楚是圣者还是匪徒，因为他們一方面受到称頌，一方面又受到侮辱；当他們从印罕都希的血泊，从坎普—奥索里奥的屠場，从拉帕的令人难忘的围攻，从比科—多—迪亚伯的防寨，或者从伊泰拉列的战斗的柏拉图主义，走上历史的地位的时候，既有热烈的贊美，又有恶毒的譏諷，也有不恭敬的謾罵。他們人数眞多，成群結队；他們都受到喝采，也都被毫不留情地咒罵。

但是在这些人当中，莫萊拉·西塞上校却是一个特殊的人物。敌人也好，仰慕他的人也好，第一次見到他都要为之一楞；因有他的仪表实在有損他的名声。他身材矮小，胸脯扁平，两条罗圈腿象弓一样；他的身材和他选择的职业很不相称。他沒有笔直的身材和飽滿的精神，这在一个軍人身上却是勇敢的物質基础。他很少脫掉軍服，他束紧皮带，象小孩一样的狹窄肩膀上披着斗篷，这副样子更不能令人肃然起敬，他那沒有表情的带着病容的脸，使他更显得身体虛弱。从他好象久病初愈的、沒有絲毫果敢和突出特色的脸容上——前額隆起，头頂光秃，使一张蒼白的脸显得更长，一双黯然无神、含着无限忧郁的眼睛——沒有任何迹象，絕对沒有任何迹象，显示出这个人的惊人精力和名不虛传的过人的勇敢。这是一个象腊制的毫无表情的脸，表現出因肌肉松弛而产生的冷酷。不管是勃然大怒还是精力奋发，从他的脸上都看不出来，由于肌肉組織的松弛，看来总是呆板而冰冷，毫

无表情。

第一次看見他的人，很难相信这样一个举止温文、态度冷淡、动作緩慢而相当醜覫的人，就是那个显赫的武士，或者那个被人們理想化了的无情魔鬼。这两者的特点他都不具备。这可能是因为两者同时集于他一身的关系。因此，贊美他的人和謾駡他的人都能找到同样充足的理由；在这个独特的人物身上存在着可恶的傾向和优秀的品質之間的敌对冲突。他頑强，忍耐，专一，忠誠，无畏，残忍，有仇必报，并且野心勃勃；在极虛弱的躯体中藏着一个多方面的灵魂。

然而，这些特点却被一种愼重而从容的矜持态度遮掩住了。只有一个人发現了或者說是識透了这些特点，那就是弗洛里亚諾·皮索托元帅。他們两人有相似之处，因为他們有着同样的傾向。因此元帅就重用了他，犹如路易十一重用巴亚德①一样，假如这位清白的騎士的传奇式的勇敢可以用弗拉·戴阿弗罗②的狡猾来相比的話，莫萊拉·西塞既还沒有前者的高尙品德，也及不上后者这样道德敗坏。虽然如此，把他看成两者少量的混合物，也不算是一种过份的夸张。他身上具备着一种残缺不全的伟人品質，好象进化本身把他創造成为一个伟大人物的神奇过程中，在最后选择这种人物必須賦予的那些独特品質的时候，忽然住了手，而这却正是决定他成为一个伟大英雄还是一个万恶罪犯的紧要关头。結果，使他成了一个不平衡的人。在他的灵魂里，最坚貞的忠誠可以变成最刻骨的仇恨，极度的鎮靜变

① 巴亚德（Chevalier de Bayard，1474—1524年）：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勇敢、慷慨的騎士。

② 弗拉·戴阿弗罗（Fra Diavoló，1771—1806年）：意大利匪首，忽为官兵，忽为盗賊，狡猾而反复无常。

成突发的粗暴，忘我的英勇变成令人发指的暴虐。

他的脾气，是一个多年癫痫病患者的喜怒无常的古怪脾气，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的不稳定的神經，潜伏在虛假的沉着稳健之下。然而他的平静却时常被这种痼疾所特有的冲动行为打破；虽然直到后来，已經开始出現剧烈的錯乱状态时，他的病症才通过屡屡发作时的症状充分显露出来。如果我們有可能追溯他的历史，我們就会見到，这种病症的繼續不断的发展，使这个患者，如同其他患同病的人一样，古怪而有趣地改变了性格，表現为一連串的行动，这些与此有关的行动本身便可以說明原因。这些行动中間，間隔的平静期越来越短，形成了一条孤度极小的曲綫的决定的一点，这就是紧紧纏住他的不治之症的結果。

事实上，他在軍队中的同袍很熟悉使他在軍事上非常有希望的前途遭到挫折的那些离奇举动，这类举动总是以不变的节奏每隔一段时間便发生一次。因为篇幅所限，我們不能在此把它們一一列举，更不用說还有被錯誤和夸张的叙述的蒙蔽的危险了。但是，姑且不論那些令人怀疑的总是具有过度狂暴成份的事例，譬如：有一次，鞭撻一个軍医；另一次，因为一个阿根廷官員沒有听清楚他的一句話，竟拔出匕首向他刺去，幸而有人及时把他拦住——姑且把这些事例抛开，只簡单扼要地談一談那些人所熟知的事件。

那是1844年在里約热內卢。某一个新聞記者①，或者不如說，一个疯子，由于对誹謗之罪懲办的法紀松弛，曾經恣意誹謗了旧帝国的朝廷，造成了一件历时頗久的丑聞；随后，他又对陆軍加以无礼的諷刺——这个事件，是对于从最低的公民到君主

---

① 即阿帕尔卓·德·卡斯特罗(Apulchro de Castro)。——原注。

所有阶級人士的侮辱——某些軍官，不幸地想要采取断然措施，决定要用在他們权力之內的唯一的糾正办法：私刑，来予以糾正。

这个决定付諸实施了；在負責执行判决的軍官中，当时才三十岁的年青的的陆軍上尉莫萊拉·西塞，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关于他的評語，直到那时为止，一直是一个模范軍人；他在完成各項任务时的情形，常常被人談起。在这一次——在通衢大街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以整个警察部队所代表的武装正义面前——他立刻証实了他是軍人之中最勇猛、最毒狠无情的一个。被害者，事先曾經要求法律保护，当时正和軍队中的一个高級軍官并坐在馬車上經过街道，莫萊拉·西塞奔上前去，把匕首刺入了他的肋部。

由于这个罪行，他被調到馬托—格罗索，直到共和国宣告成立，他才从那个軍队的炎热如焚的流放地回来。

在这个时期內，他还不过是一个上尉，虽然他从来沒有揮刀作战过，却以一个战胜者自居。新政权当时还不稳固，政府似乎很願意把这个坚定的支持者置于它的左右——一个在危紧关头足資倚畀，干事大胆手狠的人。不論在营房里或在大街上，人們总对他这个孩子似的仪表窃窃私議和献媚称贊。他是一个經得住生活中的艰险风浪的人物；虽然，說实在話，他不过是一个胆小而沒有什么作为的小官僚，人們对他的称贊仅仅是加之于他所完成的那些純屬太平性質的任务。很显然，他整个軍人事业的經历是极端崎嶇而波折的；在这經历中，匕首时常起作用，而軍刀却始終未曾动过一动。

直到他的晚年，他的軍刀才算出了鞘。1893年时，他在两年之內晋升三級，已經是陆軍上校，这时海軍叛变爆发，弗洛里亚

諾·皮索托元帅派他到圣泰—卡泰里納去，平息南部再度蔓延开来的叛乱，这場叛乱已經开始威胁边疆各州了。他去了，被授予便宜行事的大权。我国任何其他地方，都沒有象在莫萊拉·西塞的鉄掌下所执行的戒严那样严格或残酷的。

当时的那种恶毒的、不可原諒的枪杀，是人所熟知的事，用不着贅述。国內輿論大为震动；叛乱平息后，新成立的政府就要求主要負責人說明情况。答复即刻送到了，是一封电报。电文只有簡短的一句話“用不着”。这件事就以这种斬釘截鉄、睥睨一切的态度結束了。这对新組成的政府的輕率的好奇心是一个直接的打击，沒有任何飾詞，沒有拐弯抹角，沒有为保持面子的最簡短的解释。

几个月以后，他被召回里約热內卢。他带着他的一营人（第七营）登上了一只商船，正在海上的时候，他逮捕了船长，使他自己的同伴都大吃一惊。他沒有絲毫根据就指責他有反叛的嫌疑，只因为这只船稍稍越出了航綫，便認为他心怀叵測。如果我們不把这种举动作为他所患的精神錯乱症的一种特殊表現，便决不可能得到解释。

但是，尽管有这类事情，他的威望却并未稍减。他使自己成为他所統率的那一營人的无条件的主宰，把該營的名額增加到远远超过規章的規定；并且还公然违反法律，兵士中竟招了数十名連枪都拿不动的未成年人。但是，他的意志便是法律；他成功地組成了陆軍中最精銳的部队；因为，在他疯狂間隔的长时期神志清醒中，他表現出一个杰出的軍事領袖和聪明的教練所具有的卓越而稀有的才能，这一切，和侵袭着他的間歇性发狂症，形成了一种对比。

他的病症的发作显然在逐漸加剧，他已經失去了控制的能

力。現在发作越来越頻繁，他的左右的人也看得越加清楚。自从委派他充任卡奴杜斯出征軍司令以后，他放縱地干出一連串輕率的事来，最后釀成一場灾禍。作为純屬冲动性的行为的实例，有两件事特别突出。一件是，在官方日程表所規定的日期前一日，他突然任性地离开了圣多山，使他的參謀部惊訝不止。第二件发生在三日以后，又在預定日期的前一日，一千名左右兵士經过长途行軍精疲力竭的时候，他却向居民地发动了进攻。这两个事例，是他間歇性神經病的客观表現——两次发作之間只隔着一个短短的間歇——具有暴露的性質。在他不諧調的生活过程中所作的所有离奇的事，現在可以看出，都是先兆的症状，根据这些症状，能够作出一个万无一失的診断。

癲癇病，事实上是依靠热情来維持的；随着情緒的强烈而突然的迸发，癲癇病就逐漸增长。但是，当它还处在潛伏时期时，或者当它以难以覺察的精神錯乱的方式表現出来时，它便在不知不覚之中伤害了患者的意識，在患者意識的自由发泄之中找到了出路。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說，一件罪行或一件稀有的英雄行为，时常仅仅是病症发作的机械的相对現象。如果杀人者的胳膊被阻止，或者英雄在率領英勇的冲鋒时猝然停住，患者便可能突然現出原形，即所謂被狂怒所控制。患者本能地用以逃避疾病的所有这些突如其来的难以理解的或残酷无情的行为，时常轉化为罪行，成为癲狂的一条出路。在很长的期間內，患者只是模糊地意識到自己的情况，他經历着一系列簡短的昏迷的发作，其他人都覚察不到，有时連患者自己也不知道，他覚得他的生命越来越不稳定，就竭尽所能向疾病作斗爭。他的間歇性的清醒期，便是他搖摆的意識的支持点，他苦苦地寻求一种抑制方法，

使他自己适应周围的正常环境。同时，他的抑制力越来越弱，而他的病态的智力也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适应外界环境，难以把各种事件互相适当地联系起来——現在繼續往下坡路走去，它混淆、攪乱、顛倒、改变了一切。正如某些人恰当的說法，患者这时已陷入神志不清的状态；他的衰弱的脑力，現在把过去所有的譫妄状态凝聚起来，可能随时爆发成为狂暴的行动，可能驅使他去犯罪，或者，由于机会，根据潜伏着的癲狂，使他得到荣誉。

社会对于这种疾病的患者，沒有其他办法，只有加以严格拘禁，或給以显要的职位；因为集体热情也同样受着按比例的普遍法則所支配。如果一个伟人，由于天才的輝煌作用，能够駕馭一个伟大的民族，那么，一名危险的狂徒，也同样能使落后的群众为之神魂顛倒。这样，我們的社会便受到了"caput mortuum"①这班人的支配；一个个的人物从政治舞台上倏然而过，他們之中，以莫萊拉·西塞最为显著；他的过去的微不足道，只是加强了他晚年所表現的狰猛的精力。

要說明产生莫萊拉·西塞的社会环境水平的高低程度，还为时过早。在評价这类事实时，应当以时間代替空間，来把这历史景象集中地仔細观察，历史家对他目睹的景象应該进行透視的观察。因此，讓我們就此結束了这段危险重重的文章。

第一次正式出征②

莫萊拉·西塞奉命于2月3日向巴伊亚进发，他統率着以下的部队：他自己的步兵第七营，由拉法埃尔·奥古斯托·达·庫

① 拉丁文，意思是病重垂危的人。

② 莫萊拉·西塞的出征是第二次正式出征，是历次出征中的第三次。——英譯者注。

尼亚·馬托斯少校指揮；炮兵第二营的一个炮兵队，由若瑟·阿古斯蒂諾·莎洛蒙·达·罗賓上尉指揮；还有騎兵第九营的一个騎兵队，由彼得萊拉·佛朗哥上尉指揮。这一些队伍組成一个兵团的核心，代表着三个兵种，是按照情势的需要匆忙地集合起来的。这一支軍队由另外三个部队作为后援，这三个部队都是編制不全的，計有：駐扎在圣若安一德尔一雷依的第十六营，現已由苏薩·梅內薩斯上校率領出发，計有軍官二十八人，兵士二百九十人；从第三十三营抽調出来的一百四十余人；由彼得罗·紐恩斯·塔馬林多上校指揮的步兵第九营；以及巴伊亚州部队中的几支小队伍。

出征軍司令沒有在巴伊亚逗留，他集合了所有的部队，立即向盖伊馬达斯进发；在那里，他仅仅离开共和国首都五天，即2月8日，整个出征部队便集結起来了——装备齐全的官兵一千三百名左右，一千五百万发子弹，七十发炮弹。看来，这支軍队是以神奇的迅速調动起来的，而事情也繼續以同样的速度向前发展。委派了一名中尉駐防"第一作战基地"盖伊馬达斯，名义上的駐防軍由八十名病員和七十名連背囊都背不动的未成年兵士組成。随后，部队的主要部份便向"第二作战基地"圣多山进发；20日到了那里，作好了进攻的一切准备。

但是，軍队的到达并不順利。前一天，司令官的病曾一度轉入癲癇性的昏厥。这种状况，在行軍途中曾經发生了一次，那是在一个名为"基令金加"的庄园的地方，病情很严重，使医疗队的五名軍医預料到有复发的可能，而且后果可虑。另一方面，高級軍官們明明知道这个診断的严重意义，因为軍事行动的重担，要求一个司令官坚定沉着和負起責任，但是他們却小心翼翼，畏縮胆怯，避免使自己有一点兒牵涉。因此，莫萊拉·西塞上校便向

战役的目的地繼續前进；根据他本部队軍医的說法，完全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

因此，很自然的，軍事行动便不可能以那种最为重要的清晰的头脑和互相配合的計划来执行了；并且，自从出征軍开始行軍以来，所有上次出征軍司令所犯的那些錯誤，那些无法解释的缺乏远見，以及对基本方案的忽視，尽管已經在慘痛的經驗教訓中得到糾正，或者至少由于过去遭受的灾难而看得非常清楚，也难免不再次出現。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配合这次出征的特殊情形。相反地，一切决策都受一个旣定計划的支配，这个計划也許是一个有能力的警察官会采用的，那就是：以一千余名兵士跑步向卡奴杜斯冲去。

派到兵团司令部参謀部来的工兵軍官多明各斯·阿尔維斯·勒特和阿尔弗雷多·杜·那西門托，恰好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間，来偵察这个他們完全生疏的极端复杂的地方。在这样短促的时間內，他們不可能把那些加强軍事行动所必不可少的战略据点挑选出来。在大多数軍事測量进行中所要求的迅速敏捷，如果同这次对这两个工兵軍官所要求的速度相比較，簡直算不了什么；他們仅能应用想象的三角測量法，用眼睛估計基点，就憑不清晰的一瞥用山頂来量分界綫，距离也是根据装在这两个匆忙的測量师皮靴上的步程計的指針而定的。他們打算探詢路过地方的少数居民，以便确定方位，但却十分困难，距离是以里格①这一不可靠的单位来計算的，腹地偏僻地区的居民习惯于长途跋涉，因此自負地夸大了里格的长度，而且所有的方向都完全弄不清楚；結果，假使工兵軍官测定的路綫不超过五度之差，那就

① 里格（legua）：长度单位；一里格約合五千五百余米。

算作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了。至于有关当地的地形、土壤結构以及水源等等的情报，都是极不可靠的，而且他們所列举的地形是否存在，也很成問題。他們把測量結果交給司令官，他沒有进行复查，便批准了。

根据測量結果，选定了一条新的路綫。这条路綫在康巴奥大路之东，比它远二十或二十五哩，被認为具有可以避开山岳地带的优点。出征軍从圣多山出发，直向孔貝居民地前进，方向是正东偏东南；到达該地后，轉換方向，直接向北，沿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繞过阿拉卡蒂山的边緣，这条小路逐漸引向正北偏西北，在“罗薩里奥”庄园地方与老馬沙卡拉大路相銜接。当部队走上这条大路时，軍官們并沒有想到选择两三处易于防守的据点，把这条大路作为战斗防綫；即使駐少数軍队，如果遇到挫敗需要撤退或总退却时，也可以作頑强的抵抗。

評 論

任何人，对于失敗的可能，甚至連想也沒有想过。进行了的这番偵察，仅不过是按照陈旧的战略規則的必不可少的步驟罢了。对于他們，只要有目光犀利的向导杰苏伊諾上尉在队伍前面走着，就足够了。

同时，他們知道这条路要穿过一大片卡汀珈，必需用鶴嘴鋤清除出一条路来；他們又知道，或者說应該知道，在这种盛夏行軍二十五哩，除非象罗馬軍团在突尼斯一样，每人身上都带一点水，否則便不可能。为了克服这种不便，他們带来了一架深井水泵，好象对土地深处的地层已經十分洞悉，其实連土地的表层还茫无所知；又好象他們队伍中有精通以杖探矿的法术的人，能够用他的魔杖精确地指出地下水的所在。我們不久便可以看到，

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很小的作用。

这时候，他們沿着人迹罕至的小路繼續向茫茫的前途进发；因为在这些地方，所有穿越荒野的小路都通向这条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大路。这条大路从波姆—貢塞約起到盖莱莫波止，是一条曲折蜿蜒的道路，先向东，躲开北面突兀不平的台地，不知不覺地逐漸向瓦沙—巴里斯河傾斜，最后伸展至瓦沙—巴里斯河和伊塔比古魯河之間平坦的 divortium aquarum 区域，这一区域的特征是广大的面积上沒有任何河流的踪迹，即使下一場暴雨，地面也会象海綿一样立即把水吸干。

他們应該知道，他們的行軍路綫既漫长而又险阻重重，至少有六十哩路，然而由于当地荒无人迹，荒漠連綿的特点，距离就不啻增加了十倍。在这种情形下，至少应該确保供应基地，免得被困在荒漠之中，应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在防御条件极坏的圣多山，背后是一座高插云表的大山，五六个敌人用一陣炮火便可以摧毁的这个地方，他們却只留下力量非常薄弱的駐軍，为数不过数十人，由梅內薩斯上校指揮。結果是，当其余的部队向卡奴杜斯进軍时，甲貢索人很可能不費吹灰之力把它占領。他們并沒有这样做，但是当时应当想到他們可能这样做；因为，从所有得到的情报看来，塞尔泰納霍人正在不遺余力地为即将到来的战斗进行准备。

卡奴杜斯人口增长

軍队得到的消息是很确实的。在三个星期內，卡奴杜斯人口的增长异乎寻常。战胜了費布罗尼奥出征軍的消息——这一胜利的重要性被渲染得大大超过了实际——迅速传播开去，并且加添了許許多多离奇的插話。这个消息，解除了有一部份迄

今还未敢参加安东尼奥·貢塞也罗領导的团体的信徒們的最后疑慮。正如居民地初期的情形一样，从早到晚都可以看到成群結队的朝圣者携带着家私，越过山頂，来到这个传說中的避难所。許多人用吊床抬着他們在病中的亲屬，这些亲屬几乎已經奄奄一息，渴望在这圣地覓得最后的安息地；盲人、癱痪病患者、痲疯病患者，想要在他們所崇拜的施奇迹的人的仅仅一个手势之下，立刻获得痊愈。正如一向的情形那样，有各种各样的人：小規模的养牛者，体格强健、性情朴实的牧牛者，以及腹地形形色色的流浪者；还有头脑簡单的家庭主妇，以及現在成为修女的最不可改造的极端狡猾的不正經女人。經常在队伍后面跟着，也不参加祈祷，独自高視闊步，好象瞧不起别人似的，是那些亡命之徒，土匪和职业杀人犯，現在他們来寻找一个更广大的活动場地，以便表現他們冲动性的勇敢和滿足他們冒险的欲望。整天，整天，在卡倫比大路、盖莱莫波大路和烏亚烏亚大路上，从四面八方，都有脚夫背着各色各样的粮食走来；这是居住在較远的地区，如維拉—諾瓦—达—累那，阿拉果英那斯，以及其他村鎮的信徒們，直接送到卡奴杜斯来的。所有的人都有許多事要做，热情也愈来愈高涨。

甲賈索人对这次新的出征軍的态度

黎明时分，居民地便为所有的人分配好了任务，他們人手众多，足够完成任务而有余。每队二十人的巡邏队，由可靠的队长率領，沿着所有的道路布崗，到科科罗波和馬坎比拉大路的交叉口，恩波拉那洼地和法維拉山巔，接替那些在夜間放哨的人。某些刚刚在前一天献过貢品成为居民地成員的人們，便到河两岸的小种植园里去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則到教堂去当建筑工人。

还有一些比較机警比較活跃的人，便散布到圣多山、孔貝和盖伊馬达斯等处，担任比較細致的使命。他們的任务，是与信徒們交談，尽量搜集有关新出征軍的情报。这些信徒們在当地不顧当局的监視，購入禁运的武器，藏在秘密的地方，而且这种事还是很容易办到的。巡邏队的职責是监視所有发生的事，并且通过仔細的詢問，尽量了解所有的情况。

当他們出发去执行各种任务时，个个精神愉快。三五成群的人热热鬧鬧地順着大路走去，带着武器或工具，边走边唱。他們已經忘記了过去的大屠杀，在許多人的心灵的深处，也許怀着这样的希望：現在終于有可能太太平平地在这片腹地里过純朴而平靜的生活了。

战壕

但是，他們的領袖們却并沒有这种幻想。他們不是偶然一时高兴，而是傾注全力地从事紧急的防御工作，在漫长而酷热的一天里，可以見到塞尔泰納霍人在路边和山巔推滚、搬运、砌垒石块，用鉄鎬和鉄鍬挖地，繼續不断地辛勤劳动着。他們是在修筑战壕。

这种急速修筑临时性的防御工事的办法，是很合乎理想的。这种工事先是在地上掘一个圓形或橢圓形的坑，狙击手在里面可以隐蔽着并且随意轉动，坑的边緣，用石块垒成胸墙，开着火枪的枪眼。当地滑石片麻岩的結构，使这些胸墙的修筑得到了莫大的便利；它有各种形状、各种大小的石块，可以随意选用。这就可以說明卡奴杜斯外围四面八方地面上为什么每隔一定距离就有那么許許多多的坑，仿佛一座沒有围墙的奇形怪状的要塞的炮眼。这些防御工事，分布在控制敌人进路的交叉火力綫

位置上，特别是在那些长形地带內，利用了岩縫的干涸河床，因此，即使是最精銳、最輕装的部队，也极难通过。而且，防守者預料到敌人会躲开这样的道路，轉換方向而进攻外围的战壕，他們就在山坡頂上就近修筑了第二道壕沟，另外还在較远的地方以同样的布局修筑了一些壕沟，以便狙击手从前面的战綫被迫撤退时可以以这里作为据点繼續作战。这样，无論敌人是走大路或放弃大路，都将陷于排枪的火力网中。

暴动者在进行这些准备时，并不需要任何指导。大地本身便是一个极好的模型：鋸齿形的坡尖突出着，好象方形碉堡；河水冲刷出来的河床，好象外濠和坑道；四周交織在一起的卡汀珈，自然而然形成了树木的防寨。甲貢索人选择树身最高大、树叶最茂密的灌木，很巧妙地不損伤树冠外层的树枝，而把里面的粗枝編成高出地面数碼的小吊床或平台，里面能够舒适地容納一两个暗藏在树叶中的狙击手。这些特別的炮塔，代表着祖传的一种习惯，这是在对付凶猛的豹子等猛兽的埋伏战中应用很久的战略。这些土法的“木坦”① 用上面所述的方法搭成，散布在各处，使壕沟的战綫更加完备了。有时，塞尔泰納霍人也采用規模更加宏大的防御工事。他們寻找一处堆滿大块圓石的山头，把岩石間的隙地清除，这些寬闊的間隙长着一排密密的薊草和鳳梨科植物，这样便形成了由茂密生长着的絲草掩蔽着的狹窄窗孔；随后，他們便清除里面的空地，直到最后形成一間能够在里面自由行动的大石室，俯瞰着小路和大道。他們从这里，可以絲毫沒有危险地控制最遙远的地点。

① 木坦(mutans)：猎人等待野兽用的高台。——原注。

武　器

然而，他們的准备还不止于此。他們也把武器整理就緒。这时，市鎮里响起了軋軋不絕的交响乐，鉄錘叮叮当当地打在鉄砧上，把弯曲的鐮刀砸直，把发亮的牛叉磨尖点鋼，把剑一般长的“刮刀”的宽刃鍛冶；他們又綳起了弓（这是介乎未开化人使用的武器和古老的弩机之間的一种武器），又修理古老的火枪和双筒猎枪的机簧。从所有这些热閙的作坊里传出了震耳的金屬鏗鏘声，这是一座忙碌的发着巨大响声的兵工厂。

火　药

从附近市鎮找来的火药不敷应用，他們就开始自己制造。他們有木炭；硝石可以从北部較远的圣佛兰西斯科河附近一带的地面上得到，不久以前他們并且儲存了一批硫磺。因此，他們就能够制造出成分精确的产品，比得上猎戶通常使用的質量。

枪　弹

枪弹并不缺乏，或者至少弹丸并不缺乏；大口径火枪的大枪口可以装进各种东西：圓石子、釘子头、牛角尖、碎玻璃、岩石片，等等。

战　士

最后，也并不缺乏“有名的”战士，他們的惊人冒险是整个地区所传誦的。宗教感情具有包容一切的性質，再加上反叛的本性，就不但集合了巴伊亚人，并且还有来自边疆各州的人。除了圣佛兰西斯科河一带的甲貢索人和卡里雷的岡加賽罗人以外，

还有形形色色的传統的“坏人”，过去腹地历次冲突和小規模暴动中的英雄；这类小規模暴动即使从它們的名称，也难加以区别，例如有叫“蜥蜴”的，有叫“脚鐐”的，有叫“籃子”的等等。对乡下各地区，都发出了武装起来的号召。

若安·阿巴德

每天都有外貌特别的陌生人来到居民地，这些人誰也不認識。他們来时全副岡加索装备，他們的子弹带飽装子弹，火葯盒滿是火葯，一支双筒猎枪横挂在肩带上，肩带下面吊着一把必不可少的巴那伊巴长刀，另一条子弹带上又挂着一支喇叭口的大口径火枪。他們就这么来了，簡单得很，径往公共广場走去，沒有人問他是誰或从哪里来，好象他們是多年熟人一样。足智多謀的若安·阿巴德在那里接待他們。他和他們一样，是經历过一場动乱的生活的，但是他更为机警，另外，他还受过一点教育。在某一个时期，他曾經在北部某州首府的一所公立学校里讀書，但是由于他杀害了他的女朋友，就不得不潛逃出境，这是他第一次犯的罪。总之，他是个約束并訓練这群暴徒的人。他的称号叫做“街道司令”，在这些錯綜复杂的小巷里說来，这真是一个不可捉摸的称号。但是，他不用出居民地一步，便可以絕对控制十二哩周围的乡区，因为他那些行动迅速的时时刻刻都在观察着周围动静的探子，經常向他报告情况。大家都无条件地服从他。在分配各种各样的工作时，以及在完成这些工作时，虔誠的乡下人和不知悔改的罪犯并肩一起，可以看到一种少有的合作的力量；而且他們大家意見都完全一致，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击退逼上前来的侵犯。

虽然如此，根据战役結束后某些俘虏的透露，所有这些作战

准备几乎由于传来的一个消息而遽然中止。暴动团体是如此震惊，如此沮丧，几乎即刻解体。这是派到各处去偵察入侵軍队的动静的探子，他們回来后，根据确凿可靠的資料，不仅报告了軍队的人数和装备；而且还报告了这个新司令官的名字和盛誉，因此便引起了这种情形。甲賁索人热狂的活动突然停止。他們听着那些最夸大，最吹嘘，完全虚构的描述这个司令官的勇敢剽悍的故事，不禁吓得渾身发抖。他是个反基督的人，要到这里来給这些不幸的忏悔者以最后的考驗。他們把他描述成一个身經多次战斗的英雄——十四次战斗，据一个腹地村野詩人为紀念这次战役而編的一支歌曲中的說法。他們已經能够預見到家园糜烂，不可名状的痛苦岁月，以及各种各样的灾难。卡奴杜斯将要遭到大火、利剑和子弹的洗劫。他們給他起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綽号："砍头者"。

据事后了解，历次出征，还沒有象这次这样引起人們如此重大的焦虑。甚至还有一些人逃走了，以致应当站得最稳的人就减少了；这些，主要是可怕的冒险家，他們到这里来，不是出于宗教的热情，而是由于对战斗的爱好以及沉湎于反叛的本性。从遥远的地点回来的探子，总是报告說，他們有一些凶恶的同伴失踪了。但是，其結果是，由于这个恐惧的流行病，这个团体却清除了一批缺乏信念和怯懦畏难的人。絕大多数眞正的信徒还留着听天由命。

忏悔行列

居民們尽管沒有被那些恐怖的謠言所动摇，在这个时候，却还是寻求宗教信仰的安慰了。此后，居民地的全体居民，往往带着新磨礪过的武器，排成长长的忏悔行列在田野里走过。不停

地前来的朝圣者突然絕迹了。热狂的备战活动也陷于停頓。黎明时走上崗位的哨兵，也不在小路上大声唱出欢乐的贊美歌，只是急急忙忙地、小心翼翼地穿过丛林，隐藏在那里，默默地守望几小时。

祈　　祷

在这种最令人苦恼的情况中，身体孱弱但为数众多的虔誠信徒，便出来鼓励强壮的战士中間那些比較怯懦的人了。傍晚时分，在撒着卡汀珈里采集来的芳香树枝的凉棚里，在篝火的映照下，一大群跪着的人們延长了他們的祈祷，超过預定的时間。在凉棚的尽头，"圣堂"大門的旁边，有一张松木小桌，鋪着雪白的桌布；当他們用念珠祷告完毕后，一个奇怪的人物便走近桌子来。他穿着一身长长的蓝色长袍，不系腰带，很不講究地貼在他瘦弱的肢体上；他弯着背，低着头，目光下視，出現在人們面前，这就是安东尼奥·貢塞也罗。他在摒息靜待的人群面前，长久地沉默着，一动不动。随后，他徐徐地仰起蒼白的脸，他那閃爍而犀利的目光突然間亮了，于是他便祈祷。

这时，黑夜来临，深沉的黑夜；整个居民地，在这位最謙卑但又如此令人敬畏的福音传教师治理下的居民地，便安息了。

二

从圣多山出发

2月22日是軍队预定开拔的日期。依照軍事上的慣例，軍队在前一日的下午，排好行軍队伍，进行检閱并检查武器和装

备。一般都認为这只不过是一次检閱，因为根据"日程表"，第二天出发的行軍命令已經确定，于是各营便列成方陣，从公共广場起，一直排到圣多山山上。

队伍如下：第七营，裝备超过規定，暫时由拉法埃尔·奧古斯托·达·庫尼亚·馬托斯少校率領；第九营，已經是第三次参加这次冲突的战斗，人員低于規定編制，由彼得罗·紐恩斯·塔馬林多上校率領；第三十三营和第十六营的分队，由若亚金姆·吉林諾·維拉里姆上尉率領；炮兵第二营的一个炮队，携带克虏伯野炮四門，由若瑟·莎洛蒙·阿古斯蒂諾·达·罗查上尉率領；騎兵第九营的一个騎兵分队，有騎兵五十人，由彼得莱拉·佛朗哥上尉率領；几个巴伊亚警察小队；由費列拉·尼那軍医率領的医疗队；另外还有一个工兵队。还有第十六营的七十名兵士不在此內，同苏薩·梅內薩斯上校一起留守本市鎮，作为駐防軍。

全軍共計兵士一千二百八十一人，每人在子弹袋和背囊中各带二百二十发子弹，此外，部队还总儲备子弹六万发。

检閱开始了；但是，同一般的預料相反，沒有发出架枪解散的命令，司令官身旁的軍号却吹起"縱队，开步走！"的命令。莫莱拉·西塞上校拍馬离开了原来站立的地方，飞奔到队伍的最前面。

他們出发向卡奴杜斯行軍的时候，天已經快黑了。这件事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但是兵士中間連絲毫怨言都沒有；每个人流露出来的吃惊神色，毫不妨碍严格执行行动的命令。前面响起了軍鼓；各队伍排成两人一排的行列，踏上了狹窄的道路；炮队也出动了，輜重車队也轔轔作响地向前移动。

过了一刻鐘以后，圣多山的居民最后一眼瞥見了在远处大

路拐弯地方前去攻打卡奴杜斯的第三次出征部队。

最初的錯誤

三日之后，前卫部队到达孔貝，其余的队伍落后了数小时，因为司令官的癲癇病又发作了，躺在附近的一个牧場庄屋里。

26日黎明前，他們从头天晚上抵达的距孔貝六哩名为"卡杰树"("卡杰薩拉斯")①的庄园出发，取道正北直向距此八哩多的"白山"("塞拉—布兰卡")庄园进发。这个区域，是在远达盖萊莫波的台地的边緣上，与我們在上文草草描述的那些区域截然不同。它并不那样崎嶇不平，然而也更加干燥。险峻陡峭的山丘比較少，所見到的是一片辽闊无际的高地平原。然而，一方面这里的土地并不那样崎嶇不平，另一方面却出現了其他甚至更加可怕的阻碍。平坦的沙質土壤，由于沒有洼地可以在夏季蓄积生命所必需的水，完全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地。雨量稀少，間隔很久，降下的雨也只不过湿湿地面，傾刻之間便被沙土吸干。結果是，植物群落稀疏，卡汀珈改变为卡亚坦杜瓦了。

在盛夏，从9月到3月，到处一片荒蕪。无論是誰在这时冒险来到这个区域，都有这种印象，好象自己置身于一片一望无际的丛林中，树枝干枯，互相糾結，一支火柴的星星之火便可以突然引起燎原的大火。在这种干旱季节里，中午烈日当空的时候，强烈的东北风刮得树枝互相摩擦，有时竟然会引起自燃的大火来的。腹地的这一情况特殊的区域里，沒有市鎮，仅仅偶然有个別旅客匆匆地从盖萊莫波到波姆—頁塞約的大路經过。这个区域，位于一个不規則圓形的广大地区內，以周围的市鎮作为決定

① 卡杰(cajá)：是巴西出产的一种水果，形似黃李(学名 Spondiaslutea)。——英譯者注。

点，南边是孔貝，北边是圣多—安东尼奥—达—格罗里亚，东边是盖萊莫波，西边是圣多山；在这整个区域內，正在逐漸形成一个大沙漠。現在，树木已經稀少，主要的植物，实际上是某些地方仅有的植物，便是枯萎的、糾結的曼戛巴树① 灌木丛，这是唯一能够在这里生长的植物；由于这种树分泌一种保护性的液汁，使它在炎炎夏日的暴热过去，比較温和的季节再来时，仍旧能够长叶开花。

新的路綫

出征軍进入这些地区强行軍的时候，正是一年中最不适宜的季节，温度表的水銀柱猛升。在这种干燥、使人困憊的酷热中，他們沒有其他办法，只有繼續前进，直到他們到达知道能够找到一眼井的最近的地方，才有可能停下来休息。他們确实是經历了一番辛苦。土壤的性質使他們步履艰难，流沙在他們的脚下滑动；輜重車队的前进更加困难，因为車子陷在沙里，一直沒到車轂。有时候，突然前面一片灌木挡住道路，只好用刀把它砍掉。热得象火烧一样的流沙，又始終輻射着酷暑的炎热阳光。因此，毫不奇怪，当軍队在下午到达“白山”时，兵士們已經精疲力竭了。他們又疲又累，又渴得难受。他們在炎炎夏日之下繼續行軍达八个小时，中途未曾停頓。出汗使他們血管里的血液几乎完全涸竭，由此产生了特別的暴渴；到了这里，正要痛飲解渴的时候，他們却仅仅在一个洞穴的深处找到了几升的水。

这一切，正如前面講过的，事前都已預料到的；于是，他們便

---

① 曼戛巴树（mangabeira）学名 Hancornia speciosa，是結曼戛巴子的树，这种子圓形，桔黃色，熟透后可食用。这种树分泌一种乳胶，“伯尔南布科橡胶”就是用这种乳胶制成。——英譯者注。

想鑽一眼井。但是，这个工作——每个人都着急地等待着得到結果——却失败了。鑽井根本不可能。他們本来应該携带一架打桩机，以便把鑽头打下去，現在却带来了一架用途恰恰相反的工具，一架絞盘。面对着这个狼狽不堪的局面，他們沒有其他办法，尽管已經經过了长途行軍，也只好再立即出发，向距此十五哩的“罗薩里奥”庄园前进。軍队这样疲憊不堪，还是在下午很晚的时候重新上路；天已黑下来，繁星閃爍，他們还在掙扎向前，竭尽全力穿过一片片糾結纏繞的灌木丛。

这样繼續不断走二十或二十五哩的行軍是什么模样，完全可以想象。一千余名渴得难以忍耐的兵士，在装备的重負之下，在敌人地区的中心，蹣跚地向前行进。沉重的脚步声，車輛和炮車的軋軋声，武器的玎璫声，在沙漠的寂靜中有如寂靜的大海中的一个发声的小島——同时，一路上，在深草丛中，有一种覚察不到的树枝的噼啪声在发响。

甲貢索人派出的探子，抄着小路，躡手躡脚地一路随着軍队在走。但是，沒有人注意到他們。出征軍兵士行軍一天，精疲力尽，已經忘記了战斗；他們心目中想得到的只是最近的水井，因为他們正在向水井前进，同时，完全信賴着向导的判断和忠誠。

但是，他們終于在半路上停下来了。远远地可以看見队伍后面有几个掉队掙扎着走的人，这时，即使身体最强健的人也跛着脚在走了。停留的时間很短，他們尽量抓到的一点兒休息，也簡直等于一个幻梦。軍官們睡着了——那些能睡得着的——把馬繮繩系在手腕上。第二天早晨，当他們在黎明前重新出发时，他們发現自己正是在危险地带之中。沿途都是篝火的灰堆，有些灰堆里余烬未熄；还有好菜的残剩，如烤龟肉和烤小山羊腿等留着；沙土上有新的脚印，曲折蜿蜒地伸展到卡汀珈中——所

有这些迹象，表明塞尔泰納霍人曾經到过这里，在这里过了夜，小心翼翼地隐蔽着偵察侵入者的行动。当軍队抵达“老維克”（“波尔泰拉—維尔哈”）庄园时，他們好象真是遇見了敌人，前卫部队馬上散了开来。其实不过是一堆篝火旁有一支双筒手枪和一根牧牛人使的牛叉而已。

他們在中午之前到达“罗薩里奥”庄园，正逢着一陣很急但一会兒就过去的陣雨，这是腹地在这个季节常有的事。这座在战役的过程中注定要成为聞名之地的庄园，同附近其他大多数庄园相似：一两幢用空心砖砌成的房屋，沒有地板，周围是用圓木或木桩围成的篱栅，前面有一片打扫得干干凈凈的場地，栽着几棵枝叶稀疏的树，稍远的地方有一个水潭或池塘，庄园的地址便根据它而定。

出征軍在这里扎了营，就在敌人的境內。如果說，現在兵士們第一次体驗到战爭的恐怖之感，那是不足为怪的。发生了一件事情，可以作为証明。3月1日，正当另一場陣雨淋着毫无遮掩的部队时，一声警报响起了。这一定是敌人趁着恶劣的天气向入侵者扑来，在雷声隆隆傾盆大雨之下，突然开火了。

軍官和兵士都在湿漉漉的滑溜的地面上乱跑、打滑、跌倒，在傾盆大雨中互相碰撞，企图想作办不到的事——集合；他們一面跑一面穿衣、系上腰带和肩带；他們不顧向他們大声喊来的前后矛盾的命令，勉强在一場大騷动中按排按連地集合起来。在兵士們的混乱中，突然有一个孤独的騎士冲了出来，使兵士們大吃一惊，只見他疯狂地策馬奔上大路，冲着敌人可能所在的方向馳去；工兵軍官多明各斯·勒特拚命地在后面追赶。这个人就是莫莱拉·西塞上校。幸而，他以这种无济于事的方式追上前去攻打的假想敌人，只不过是附近一个牧場的主人① 打发来的一

个护送队。除了这件事之外，这一天总算平静无事。下午，从圣多山来了一个运送队，給騎兵送来了馬匹；这些騎兵到現在还很不恰当地騎着騾子。第二天日出时，各营就向“安其科”前进，上午十一时到了那里，在这座废弃的庄园的馬厩大院場中扎营。

所有这一切，都和原来拟定的計划不符，原来的計划是旨在减輕强行軍的疲劳的。根据該計划，队伍当天其余的时間应在“維卡尔”庄园（“朗乔·德·維卡里奥”）休息，3日出发前往“安其科”，只行軍五哩左右，便再行休息过夜。4日拔营，便直向卡奴杜斯进发，这段路程不过三哩半多一些。他們既已深入敌境，他們就应該采取必要的警戒措施，如布置崗哨和游动哨兵等，来保卫营地。

同时，莫萊拉·西塞上校却鑽进了附近的卡汀珈里，命令支起他的营帐。他在那里召集他部下的軍官，告訴他們，他絕对肯定这場战争会胜利。有人向他建議了种种使进攻更加可靠的办法。其中之一是第七营的指揮官提出来的，首先要求改变截至目前为止所采用的行軍次序，建議把一个統一的縱队分为两段，一部分組成一个坚强的前卫，进行偵察和初步进击，其余的一部分作为后备部队待机行动。这样一来，如果敌人过于强大，不能取胜，便可以秩序井然地撤退到圣多山，到那里进行整編和补充。出乎每一个人的意料，出征軍的司令官并沒有拒絕这个建議，3日黎明，軍队就依照审慎拟定的計划出动了。

向“安其科”进軍

这时候，向“安其科”进軍时所采取的队形，是和从孔貝出发

① 即“卡希貝”及“奥略斯一瓜达”庄园的主人若瑟·亚美利古·德·苏薩維洛。他就是劝出征軍采取这条路綫的人之一。——原注。

时的队形一样的：縱队的先头有一队騎馬的偵察兵，带着一个勇敢而富有經驗的向导曼諾尔·罗桑多，工兵队，以及由費格萊拉中尉率領的第七营的一个步兵連；后面是由庫尼亚·馬托斯少校率領的第七营的右翼，在两側行进，护卫中間的弹藥車輛；后面是由涉洛蒙·达·罗查直接指揮的炮兵第二营的第一个炮队；然后是阿尔培托·加維奥·貝累拉·宾托上尉指揮的第七营左翼；然后是由普拉德尔·德·阿佐波亚中尉率領的第二个炮队；然后是由塔馬林多上校率領的第九营右翼；該营左翼分了出来，由菲利普·西蒙斯上尉指揮，中間隔着各自护送的輜重車队。殿后的是医疗队，由吉林諾·維拉里姆上尉指揮的第十六营的几个分队，由巴伊亚警察队护送着的总輜重車队，最后是騎兵。西塞上校騎馬走在部队的前头，带着一連步兵和第七营的右翼。

他們在早晨五时出动，不久后便到达卡奴杜斯的近郊。这里地形是特殊的；一个丘陵地带，植物复被是枝叶稀疏的薊草丛和鳳梨科植物；有許多曲折的溪流貫穿其間，土地越来越崎嶇荒凉，只有最近的雨水在石堆和洞口留下了一些生长短暫的綠苔。正如夏季通常的情形那样，傍晚的陣雨下过以后，就沒有了痕迹，干裂的土地，把水分吸收排出，依然干燥不平。極目所至，只見起伏的丘陵上和上升的平原上，沿着羊腸小路和被风雨侵蝕的山坡，处处都是同一的色調，同一单調而予人以深刻印象的景色；大自然死气沉沉，被一陣巨大的痛苦所控制，禿枝上沒有一朵鮮花，沉靜的一动不动的空中沒有一只小鳥飞过。

行进的縱队前后几乎有二哩之长，在这片景色中是一条曲折的黑色斑点的綫。前面正北，軍队可以看見現在已近在目前的紧紧环繞着卡奴杜斯的丘陵。当他們这样向这个軍事目标逐

漸接近的时候，心里不免激动起来。

巴西軍人的心理

他們以习慣的沉着的步伐平稳地前进。行列中从前到后，可以听到一千多人模糊的压低声音的窃窃私語，偶然夹杂着这里那里突然发出的欢乐的笑声。在以神速的进軍逼近敌人时，我們的兵士表現了他們突出的特点。具有各种肤色、屬于各种种族的兵士，他們身临这种进行冒险行动、激起强烈情緒的場合，就受着集体心理的某些規律的支配了；統治着他們思想的是原始战士的本能：未开化人的无知，对危险的不顧，对生命的輕視，在死亡面前的卤莽从事。他們投入战斗，好象是寻求一种粗卤的娛乐。在太平无事的时候，他們令人不能忍受，变得軟弱，无力，而且松懈；队伍在大街上走的时候，一付难以形容的形状，沒有威仪，沒有沉着的举止，笨拙地扛着枪，低头弯腰地走；但是他們在战斗的时候，却成了截然不同的人。的确，战爭是他們最好的練兵場，敌人是他們最好的教官，在数日之內，就会使他們变为訓練有素的坚强軍人，在短时間內通过漫长而疲劳的行軍和实际的战斗，賦予他們以在旗帜飘揚的首都所沒有的一切——笔挺的姿势，沉着的步伐，百发百中的射击，和迅速装弹的技术。他們永远不向环境低头，而宁願一下子在最崎嶇难行的道路上連着行軍数日。在这一点上，他們是无可比拟的。无論发生什么事，从来听不到他們发出一点兒怨言；他們有时一連数天得不到食物，按他們自己俏皮的行話来說，靠“吃风”过日子；这是誰也不能同他們相比的。經历了最大的艰险后，这些面色蒼白的英雄依然对苦难的折磨毫不在意，視死如归。

毫无疑問，在战斗中，巴西軍人不能模仿普魯士軍人，出入

随时在皮靴上装着步程計。他們放蕩不羈，喧嚣吵鬧，粗鲁剽悍，是凶狠而英勇的莽汉，无論是用子弹或軍刀攻击敌人，嘴上总离不开戏謔的笑話。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們不适宜于正規战役中的那种大規模的集团行动。他們在正确的軍陣中縮手縮脚，对复杂运动的規則茫然不解。他們覚得严格地按照軍号的节奏进行战斗，无异是一种折磨的痛苦；一方面他們在总的战略計划的执行中欣然服从命令，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毫无怨言地向前挺进，但是，一旦敌人持刀冲到面前，他們便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战斗了。那时候，他們就眞打起来，絲毫沒有一点勉强，嚷着叫着，鬧鬧烘烘地在子弹如雨和刀剑揮舞中欢乐嬉笑，甘冒无謂的危险，卖弄自己的勇敢。但是，他的眼睛却始終盯着指揮官，他們自己的生命似乎完全維系在指揮官所表现的精力上。如果指揮官稍有动搖，他們所有的勇气便完了；他們立刻垂头丧气，陷入他們自己无力克服的萎靡不振之中。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一切表明出征軍这次必打胜仗。旣然有这样一位司令，便根本談不到失敗。因此，他們以坚定的步伐走上前綫，急于和頑强的敌人一决雌雄。他們要对待腹地居民的办法是可耻的；他們要大张撻伐。他們已經在想象他們預期的功勛；他們回家后要述説的經历将使胆小的人吓得目瞪口呆；他們説什么，人們便信什么；他們端着枪，在那片辽闊的草地里冲上前去的时候，将是个多么悲壮的場面。他們不断地想出一些奇怪的計划，一些为时过早的計划，而且一律都用这同一天眞的开場白："当我回去的时候……"

有时候，有人講出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于是喋喋不休的談話暫时中止，报之以一陣压制住的笑声。

此外，灿烂的晨曦又使他們精神焕发。他們头上是腹地美

丽的蔚蓝色的蒼穹，采虹般的色采逐渐地不知不覺地由深到浅，从天頂的深蓝到东方耀眼的紫色。再說，敌人不是到現在也沒有阻挡他們的来路，沒有利用最有利的地方攻击他們嗎？只有一件事使他們煩恼，如果他們到了这个叛乱的老巢，却一个人也沒有，那怎么办呢？这种可能的失望使他們产生了惊慌的想法：整个战役变成一次漫长的强行軍；随后，他們毫无光荣地归来，一顆子弹也沒有发射。

三

“皮托姆巴斯”庄园

他們就是怀着这种可钦佩的心情来到“皮托姆巴斯”庄园的。这里有一条小河，又深又曲折，有时和大路并行前进，有时穿过大路，最后，在到达庄园以前，就和大路岔开了，构成一条漫长的弓形曲綫，几乎繞了一个半圓，大路就象是弓弦。庄园就是以这条河而得名的。

第一次战斗

軍队就是沿着这段大路走来；半路上，射来了六七顆子弹。敌人終于出現了。这是一些一直跟随着出征部队的探子，他們也許是利用有利的地形，躲在那兒等候出征部队，突然从側面袭击，然后，就在河岸的掩护下，安然脱逃了。他們弹无虛发，步兵連的一名尉官，波利中尉，受重伤倒地，另外还有六七名兵士也受了伤。涉洛蒙炮队的野炮就赶紧装上炮弹，而机关枪的子弹也对着杂草丛生的树丛扫射，把灌木林打得弯了下来，好象被狂

风卷扫一样。它的回声还未消逝，就响起了有节奏的来福枪响，于是，本来和其他步兵合在一起的第七营右翼，这时就从縱队中分出来，向敌人冲鋒，快速冲入乱草丛中，用刺刀把灌木丛劈倒。这是一个迅速而英勇的反击，但是敌人临陣脫逃了。几分鐘过后，这支队伍在全軍的欢呼声中归了队，軍号照例吹起了“三一調”，表示胜利，声音抑揚地响徹云霄。司令官由于衷心的高兴，拥抱了那个击退敌人的幸运的軍官；他把这次战斗看做是吉祥的开始。这么精良的配备，这么多的兵士，又是这么一个令人难忘的作战背景，敌人只放了几枪，就結束了这个战斗，未免太坏了。

“这些人是沒有武器的”

甲貢索人的武器是很可笑的。兵士們在河岸上撿到了一件战利品——一支“啄木鳥”式的来福枪；这支枪分量輕，枪筒細，枪里还装有弹藥；西塞上校騎在馬上，接在手里，对空中放了一枪。作为武器，这支枪是不足道的；只能用来打鳥。

“这些人是沒有武器的。”上校泰然地說了一句。

接着，出征軍就以較快的步伐，繼續挺进；軍医和伤兵留在“皮托姆巴斯”庄园，由警察小队和其余的騎兵保护。主力部队以快速的步子进軍，已經在远处消失不見了。敌人的魔法已經破灭。前卫部队和保卫两側的步兵，搜索着路旁的杂草，深入到卡汀珈里，寻找可能躲藏在里面的探子，一心想从他們可能藏身的地方把他們赶出来，或者追上那些逃向卡奴杜斯去的敗兵。

这次战斗好象触了一下电。軍队在繼續急行軍的时候，就被一种不可抑制的渴望战斗的情緒刺激着；他們处在一种非常

危险的陶醉的心理状态中，兵士們覺得自己更加强壮，因为他們确信自己的力量，認为可以放縱最野蛮的天性，为所欲为。

惊慌和勇敢

追踪敌人的軍队，正和敗逃的軍队一样，都有着同样不能自制的冲动。恐慌和蛮勇，极度的恐惧和极度的勇敢，在两种情况下都会掺杂在一起。当人們跌跌撞撞地闖上最可怕的障碍的时候，同样会有那种昏昏然的惊慌，同样会有席卷整个队伍的那种神經質的恐惧；逃避死亡的人和追着去杀人的人，同样有那种痛苦的焦急心情，同样有力地刺激他們，使他們产生幻覺。这个情况可以这样解释：一支軍队，首先是一大群人，“一大群各种成分掺杂的人，在这群人里面，只要有人打起一个激情的火花，就会突然起变化，一种自然发生的变化，使成千个不同的个人变成一个动物，一个无以为名的可怕野兽，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决心，走向一个既定的目标。”只有指揮官的精神力量，才能防止这种可悲的变化。他发出明确而坚决的命令，消除混乱，恢复秩序。伟大的战略家都本能地意識到，在战争中要打赢第一仗，就在于克服这种情感上的剧烈的传染病，这种兵士們的不可靠的心理状态，它可能以同样的紧张程度，迫使一个人去面临最严重的危险或者轉身逃走。一个用圓規在地图上拟出来的作战計划，要求毫无感情的灵魂——杀人的机器——在那些預定的路綫內，发揮坚定的作用。

然而，莫萊拉·西塞的兵士，远远沒有达到这种严刻的理想；他們的司令官，非但沒有抑制队伍中的神經質的激动，反而亲自做出了神經衰弱的榜样，把事情搞得更糟。这时候，出現了一个使情况恢复常态的机会。他們来到了“安其科”庄园，根据

决定，这个地点是他們最后的停歇处。按照計划，他們要在这里休息一夜，第二天早晨拔营，行軍两小时后，就可以直搗卡奴杜斯。然而，兵士們的冲动傾向，由于他們司令官所起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了；他們被一种欲望所糾纏住：急于要去和敌人厮杀。因此，他們在"安其科"庄园只歇了一刻鐘，只够用来召集各級軍官开个会；这个会是在一座小山上举行的，从山上可以看見兵士們气喘吁吁，列队围在四周。出征部队的領袖忘記了格言所說，筋疲力尽的兵士們是什么都完不成的，就提議繼續挺进，立刻进攻。

"弟兄們！你們可以看出，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已有好几天沒有吃飯。可是我們現在距卡奴杜斯很近——讓我們奋勇前进，把它占領吧！"

这个提議被采納了。

"我們到卡奴杜斯去吃早飯！"他喊道；兵士們报以由衷的軍人气概的欢呼。

于是队伍繼續前进。这时是上午十一时。走在前面的一連狙击兵，散开到丛林里去了，从那里不时传来遙远的枪声，敌人奔逃了；他們似乎有一个目的，就是把队伍引誘到居民地去。在那里，經过六小时行軍，已感到虛弱而疲劳的軍队，将不得不在显然不利的条件下作战——这就是他們的聪明的战略。

"快 步 走！"

这是一种疯狂的冲动，在战斗的前夕，这样剝夺了兵士們的休息；因为，其結果是，只要它不讓步兵的进程緩慢下来，那么就不得不允許兵士們抛掉背囊、水壶、飯盒以及一切随身携带的配备，只除了武器和弹藥；由后面的騎兵队把这些东西去撿起来，

事实本身說明了这个情况。

他們就这样匆匆前进，来到恩波拉那山丘上的一块小平地。卡奴杜斯必然近在咫尺，已在他們大炮的射程之內。于是队伍停住了。

“給劝世者送两张拜訪的名片去”

人們詢問向导杰苏伊諾，他就指出了居民地所在的方向；他是不会弄錯的。于是，莫莱拉·西塞就命令普拉德尔的炮兵队进入战斗，把目标定在一又五分之四哩的地方，下令向所指的方向发射两发炮弹。

“这是給劝世者送两张名片去。”他以一个强者所具有的优越的幽默感半开玩笑地說。这句話在队伍里传开来，博得了大声的喝采。疯狂的进攻馬上展开了。这时烈日当空，各营克服了地形上的最后困难，在一片浓厚的令人窒息的尘雾中，投入了战斗。現在他們忽然望見了卡奴杜斯。他們已到了法維拉山的山巔。

眺望卡奴杜斯

这里，終于到了以往各出征部队沒有能够到达的那一大片草地。这片草地一覽无遺，在起伏的平原中間，平鋪在一个寬闊的洼地之中。观察者在沒有习慣这一片茅屋和迷宮般的狹窄小巷以前——有些小巷直通到教堂所在的大广場上——他的第一眼的印象，恰似出乎意料地来到了一个大城市。瓦沙—巴里斯河在左边那些最高的小山丘脚下形成一条大而深的沟渠，当洪水季节最初的水流緩緩而来的时候，繞过半个市鎮，然后就向东急轉而去。广場周圍的密密层层的茅屋，漸漸向四面散开，伸展

到东边和北边的小山丘上，最边上的房子，看来好象零零散散的閣亭；同时，在这复盖着一片低洼地上的一大堆单調的五千間茅屋中，竟沒有一堵白墙和一个瓦片的屋頂。两座教堂兀然屹立其中。在观察者左边的那座新教堂，尚未完工，它的主要墙壁，又高又厚，可以看見外面用木梁、大椽和木板搭成的脚手架，在这一片木板木架之中，聳立着起重机和搖晃的滑輪的清晰的輪廓。这个建筑物高聳在市鎮的一切房屋之上，俯临着辽闊的平原；它是一个高大的坚实的长方形房屋；它的四壁是用一块块大石头以十分高明的手艺垒起来的，看来儼然是一座庞大的棱堡。那座老教堂就在它对面，外表比較簡陋，就象腹地一带一般的教堂那样。再往右边，是一个略呈圓形的平墓墓地，簡陋的小十字架星罗棋布，但是旣沒有花坛，也沒有鮮花，也沒有灌木，眞是个悲慘的蒂比蔻亚拉[1]。墓地正对面，在河的另一边，有一块小平地，平平的地面和四周荒蕪而起伏的山丘形成对比；那里有几棵疏疏落落的树，几排顏色鮮艳的帕瑪托里亚棕櫚，六七株枝叶葱蘢的吉沙貝里树，这一切，使这个地方有了乡村庭园的景色。法維拉山的一个横脉下降到这里，突出到河边，到那里就突然成为一堵悬崖而告終。这些处于山脉尽头的小丘陵，由于山坡光禿不毛，所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禿头山”。在圓形的半山腰上，可以看見一所房屋的废墟，“老庄园住宅”，上面有一个陡峭的台地，就是“馬里奥山”。軍队就在这山的山頂上。

軍队的到来

首先到达的，是第七营的前卫部队，还有炮队；当其他的步

---

① 蒂比蔻亚拉（Tibycoara）：图皮語；意即地上的一个洞，一个坑，或是一个坟墓。——原注。

兵在攀登最后的一片山坡时，他們就抵挡右边猛烈的进攻。这时候，他們很少注意到居民地本身。大炮列成了战斗队形，头几个排冲上来了，队伍凌乱；兵士都气喘吁吁；接着，开始了炮击，所有的炮沒有經过配合，便一齐发射起来。这样大的目标是不会打不中的。头几发炮弹的效果，在各个地点可以显而易見，炮弹在茅屋中間爆炸，把茅屋轟倒，崩裂，碎成一堆乱石；炸得屋頂上的泥土和木板，在空中飞舞；砖墙粉碎了；火开始燃燒起来。

現在，受到轟击的市鎮被濃密的尘土和烟霧籠罩着，完全看不見了。其余的軍队也看不清楚了。大炮庄严的轟鳴震动天空，震耳欲聋的回声从山腰上折回来，在整个广袤的荒野上响起了遙远而深沉的共鳴。

困惑的事情

但是，几分鐘过后，在大炮的怒吼声中，忽然听到了清晰的銀鈴般的鐘声。这是下面老教堂的鐘在响，号召信徒們起来战斗。

战斗还沒有开始。除了少数几个游击队員在向炮队进行无足輕重的側面攻击以外，塞尔泰納霍人直到目前为止还沒有起来抵抗。軍队在傾斜的山頂上散布开来，他們的运动沒有受到一枪一弹的打攪；因此，当射击开始的时候，就成为一片持久而沒有目标的連續火力。八百支步枪閃发出火光，八百支步枪对准山脚下扫射。

当烟霧偶尔散开的时候，居民地就依稀可見了。它乱得好象一个蜂窝：到处是无数的人群，有的在广場上进进出出，来回穿梭，有的四散到沿着河岸的小路上去，有的奔向教堂，有的手

里拿着武器，冲到狹窄的小巷里，爬上了屋頂。

在市鎮的尽头，有几个人似乎是在逃跑；只見他們沿着卡汀珈的边沿走着，在小山丘后面消失。还有的人似乎是忘却了这場騷动，忘却了不断从山上射来的噼噼啪啪的子弹，滿不在乎地踏着緩慢的步子穿过广場，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这时候，第七营的整整一个連，把枪口朝着一个在烏亚烏亚大路上走着的甲貢索人試火力，足足打了好几分鐘，但是这个塞尔泰納霍人沒有加快步伐；的确，他有时甚至还停住步子一动不动。他抬起头来，对軍队注視一会兒的时候，他那张冷漠的脸在远处也依稀可見。一会兒以后，他就又泰然自若地接着走他的路。这是一个惹人发火的挑衅。兵士們很惊异，就激动地把火力集中在这个异乎寻常的人身上，一时竟把他当作了全軍的靶子。有一个时候，他在路旁坐了下来，好象是打火点烟袋。兵士們不禁笑起来了。随后，他站了起来，依旧迈着从容的步子，漸漸在远处的房屋中間消失不見了。

市鎮那边沒有打来一枪一弹。广場上的混乱已經平息。这时走来了最后一批掉队的人，其中有几个妇女，抱着嬰兒，牵着孩子，朝着凉棚走去，躲到新敎堂的巨大墻壁的掩蔽之下。

四

战斗的命令

鐘声終于停止了。这时軍队开始沿着較平緩的斜坡向下走去，几百支刺刀在阳光下閃閃发光。出征軍司令官在望着他們的时候，对恰巧站在身旁的他的直屬营的某連指揮官說：“我們

用不着再放一枪一炮，只凭刺刀就能拿下这个市鎮！”

那时正是下午一点鐘。軍队到了下面，有一部分步兵在长着吉沙貝里树的那个山谷里占住陣地；它的右边是第七营，沿着瓦沙—瓦里斯河排成一列；它的左边是第九营和第十六营，分布在一片不适当的地面上。炮队居中，在山丘的最后一个山头上，列成直接俯临河流的前哨陣地，它面对着新教堂，和新教堂的飞檐在同一个水平面；因此，它就成了鉗形攻势的軸心，准备向居民地的两側两面合攏。这是一种最基本的作战路綫，一个簡单的平行的队形，只有少数在开闊平原上作战的情况下宜于采用，而且人数和士气都要占有优势，用不着进行比較复杂的运动，就能使所有的作战单位在同一的地形上采取同时并行的步調一致的行动。

地形的性質；評論

这样的一条进攻战綫，在这里是不能想象的。战綫的各部分，以大炮所在的高地为中心，各自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地形条件。右边，是一小块平地，进攻很容易，因为河流到了这个地点有一段平坦的河床，河岸也很低。左边，土地比較崎嶇，傾斜成为起伏的丘陵，并且还有一道深沟和市鎮隔开。因此，即使草草观察一下，也能指出，左边一带的地形条件，是完全不利于战斗单位向前冲鋒进攻的，相反地，这个地方如果布置着一支后备队，根据战斗的发展情况，或是进行稍微的牵制行动，或是待机而动，那就有头等的战略价値。因此，可以看出，地形本身的总的結构，就要求一种斜进的战綫，或是一条簡单的战綫，或是加强其中的一翼的战綫；而且，并不同时发动进攻，而在右边展开局部的进攻，由炮队給以坚决的支持；炮队离敌人只有一百来碼的

射程，火力必然十分猛烈。

再者，这样部署，可以避免一切意外；如果敌人表現出意料之外的抵抗能力，那么后备部队由于沒有参加混战，就能够根据临时发生的情况，进行比較自由的活动，并且能以明确的目标，进行决定性的运动。然而，莫莱拉·西塞上校却不屑把这些必要的事情予以考虑，坚持要把所有的軍队全部投入战綫。看来，与其說他是依靠兵士們的勇敢和軍官們的忠誠和能力，倒不如說他是依靠一个可疑的假定：甲貢索人发現自己突然被几百支刺刀所包围时，会惊慌恐怖地逃跑。这个假定显然是不合情理的，这表示出他对他这一行的基本原則完全无知，把以往各出征部队的遭遇忘得干淨。現在他竟然在最危险的环境中准备发动进攻来結束这个事件。

事实是，各营从两側同时进攻，冲向同一个目标，过了很短的时間后，他們就会对面相碰，把本来用来对付甲貢索人的子弹打在自己人身上。大炮在开始时可以轟击教堂和市鎮中心，但它們的活动范围随着軍队的挺进就逐漸受到限制，最后，在战斗进入决定性阶段时，它們却不得不沉默下来，怕炮弹会落到在縱横交錯的茅屋丛中和敌人混做一团肉搏的自己的軍队身上。

这并不要求任何战略专家所独具的鷹隼般的眼睛才能預見这一切；战斗开始的头几分鐘里，就已經明白显示出来了。

“杂草陷坑的堡垒”

战斗英勇地开始了，全部軍队同时行动起来，軍号齐鳴。教堂的鐘声又响起来了，一陣猛烈的排枪火力从离河最近的那些屋子的墙壁上和屋頂上射了出来，同时，集結在新教堂里的游击队的大口径火銃所产生的效果，則相当于一次爆炸。第七营

利用有利的地形，冒着陣陣打来的鉛弹和石子①，快步走下河去；他們爬上对岸不久，先头的兵士就已經来到广場的入口处；他們一小群一小群地，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战斗队形。他們有些人在过河的地方跌倒了，有些人滚到河水里，被混着血水的水流卷走；但是大部份人还是冒着迎面和两側射来的密集火力，繼續挺进。在左端，第九营的一翼，克服了途中的障碍，在新教堂后面占了一个陣地，同时，第十六营和第七营的右翼，则向中央进攻。这时，剧烈的战斗在仓促挺进的縱队四周展开了；从此以后，既沒有任何最簡单的軍事調度，也沒有任何配合的运动，足以表明有司令官在場。

現在战斗分散开，变成一些較小規模的遭遇战，既无作用又冒危险，毫无光采地白費了許多值得贊揚的勇敢。这是不可避免的。离开广場不到一两碼，卡奴杜斯就变成了一个杂乱的小巷的迷宫，蜿蜒曲折，縱横交錯。从它用泥土盖的茅屋看来，这座市鎮可能給人不堪一击的印象，但这是一种錯觉；实际上，它却比一座多边形堡垒或是一座由坚不可摧的墙壁保护起来的城市还要可怕。它对进攻者四无遮拦，他們可以用来福枪枪托把它破坏，可以用力一击把泥墙和屋頂推倒，或者把它們打得碎裂粉飞，但是，它却具有一张大网那样的不固定性和使人上当的伸縮性。进攻它，压倒它，征服它，摧毁它，把它打得稀烂，都很容易——困难的事情是如何离开它。这座城鎮完成了塞尔泰納霍人的危险战术，它的可怕就在于它并不抵抗。那里沒有一片坚硬的瓦片可以制止榴弹的冲击；这些榴弹沒有爆炸就落下来，一下子穿透数十来个屋頂。那里沒有任何东西会使人数最少的一伙进攻者犹豫不前；不論他們从哪一面进来，只要过了河。卡奴

① 这是用大口径火銃或弩炮发射的。——英譯者注。

杜斯欢迎进攻；对那些轟击它的敌人有着不可抗拒的吸收力；可是，入侵者如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分开四散到弯弯曲曲的小巷里去的时候，它就有了一种防御的手段，既令人惊訝又特别有效。

在許多城市被袭击陷落的感伤的故事里，这个簡陋的市鎮必然是一个独特而悲剧性的突出的例子。在完整无缺的时候，它确实是很軟弱的；但是在淪为瓦砾堆的时候，它就变得勇不可当了。它屈服是为了制胜；它突然以一堆难于攻陷的废墟出現在目瞪口呆的胜利者面前。因为，一支軍队可以用它的鉄掌搖晃它，粉碎它，把它撕裂，使它成为一堆乱七八糟的泥墙和木桩，但是这同一支軍队也会忽然发現自己的手被捆住，陷在搖搖欲墜的木板和藤梗之間，仿佛一头陷落在做得很好的陷网里的笨拙的美洲豹，只能有力地徒劳无益地挣扎。甲貢索人是經驗丰富的猎人，因此，也許就是这个緣故，才使他們創造了这种“杂草陷坑的堡垒”①。

莫莱拉·西塞上校的軍队，这时正在自己跳进这个陷坑里去。

遭遇战

他們过了河以后，虽然略有伤亡，起初进攻却似乎相当容易。有一支部队，在几个勇敢的尉官的率領下，奋勇地进攻新教堂，可是沒有什么效果，反而損失了两名軍官和几名兵士。其他

① 作者的原文是“cidadella-mundéo”，mundéo 是設在野兽到河里去飲水时必然經过的小路上的陷阱，用木板做成，并不固定在地面，而用藤梗扎在一起，拦在小路上。野兽絆在藤梗上时，藤梗就把木板拉下来，打在野兽身上。——英譯者注。

的人繞过这个抵抗的核心，奔向沿河一带的边上的房屋。他們占領了这些房屋，放起了火，居民們則逃到別的地方去躲避。居民們在兵士身旁逃走时，兵士們就开始追赶；就在这个乱哄哄的追赶过程中，这种可怕行动的严重危险就显露出来了：各排开始分散开来。兵士們这时乱作一团，两个人一起，冲进狭窄的小巷里去。那里有数以百計的轉角要拐弯，一个接着一个，一所房屋到一所房屋；兵士們在里面乱轉，有些人根本不用武器，有些人則胡乱对着前面开枪。就这样，整个部队就逐漸拆散成为一些东奔西窜的小队，而这些小队又分散成为一些不知所往的小組，而小組里的人又越来越分散，越来越少，到了最后，竟成了这里那里的单独个別的战士。

从远处看，这个場面真是奇怪，整营整营的人忽然被茅屋吞沒，仿佛陷進了一个黑洞；泥土屋頂上，則盘旋繚繞着刚燃起的大火冒出的浓烟。总而言之，这次进攻，根本沒有軍事的性質。它不再是一場战爭，而只是街头巷尾、房前屋后的一連串冲突遭遇的械斗。

然而，在这些地方，进攻还是很猛烈的，因为途中毫无障碍。用枪托一击，就可以把門或墙打开，打得粉碎，可以从任何方向打出一条通道。許多房屋空无一人。在有一些房屋里，入侵者会出乎意料地发现一支火枪的枪口頂住了他們的胸膛，或是被墙縫里就近射来的子弹打得象篩眼一样，倒了下去。于是离他們最近的同伴就跑去帮助，这时就在这里展开了一場野蛮的肉搏，直到比茅屋居民人数多的兵士們冲进茅屋的小門为止。茅屋里，还留着一个单独的居民，蹲在阴暗的角落里，向他們放了最后一枪，然后就逃之夭夭。或者，他就坚持着进行抵抗，頑强地保卫他那簡陋的房屋，独自一人可怕地奋勇地作战，向这些得

胜的恶棍报仇雪恨；他奋勇地抓起身边的任何武器，用匕首和枪弹抵挡他們，用大鐮刀或牛叉砍刺他們，把破烂的家具扔在他們头上，或者，当他力量耗尽、气喘吁吁的时候，就一头向他們冲去，用坚强有力的胳膊抓住第一个落在他手里的人，尽力把他掐死。这时候，妇女們就躲在角落里啜泣着，直到最后这个英勇的战士倒在地上，被刺刀刺透，被枪托敲打，践踏在兵士們的皮靴之下。这样的情景是屡見不鮮的。

胜利前的搶刧

飢腸轆轆的兵士，占据了一所房子以后，几乎总按捺不住心中——最后——在卡奴杜斯吃早飯的欲望。放食物的容器挂在天花板下，于是他就忙着搜索。他会在里面找到晒干了的肉，也找到了滿盛帕索卡（塞尔泰納霍人打仗时吃的面粉）的泥罐，以及裝滿烏魯古里的香果的口袋。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些湿漉漉的皮袋，里面盛滿了透明而又新鮮的水。这种誘惑是他所忍受不了的。仓促間，他急急忙忙地大嚼起来了，最后还喝了一大口水。然而，有的时候，他也会尝到一种残酷而痛苦的飯后水果——一排鉛弹。

甲貢索人走进門来，向他扑去，于是又是一場厮打，但是这一次角色倒过来了，直到那个冒失的战士倒在地上，遭到匕首的刺戳，棍棒的毆打，以及甲貢索人的粗皮凉鞋的践踏。

在小巷的迷宮里

許多人在小巷里毫无办法地迷了路。他們紧紧地追赶着奔逃的山林人，当他們轉过一个弯的时候，往往会发現自己忽然被一群敌人包围起来。他們在惊慌中几乎来不及瞄准就放起枪

来，接着轉身就跑，冲进房屋里去，那里时常有其他的人在等待着，准备向他們扑上来；或者，他們便向前进攻，把那伙敌人击散——于是那同样的情景又重演了一遍。他們始終被一种幻覚鼓舞着，一心以为胜利易如反掌。从所有这些混乱看来，从这場惊慌和騷动看来，从这个可怜而丑陋的小市鎮所表現的恐怖看来，胜利不是已經够明显了嗎？不是嗎，居民們都吓得要命，仿佛遭到了凶猛而飢餓的美洲豹袭击的厩里的牲口一样？

这还不算，在入侵者的路上，并沒有什么不能排除的障碍。这些勇敢的英雄不时挺身出現，起来保卫他們的家庭，还得照顧那些被大火、軍刀和子弹追赶着，一面嚎叫一面祷告四散奔逃的妇女，或者还得照顧那一大群装备着拐杖的人——顫顫巍巍的老头子和老太太，各种各样的瘸子和跛子，病人，弱者和残废者。

这样穷追猛打的結果，許多人在小巷的迷宮里迷了路，他們为了要重新和同伴們集合在一起，便疯狂似地冲过了成千个拐弯，越来越摸不清方向，最后就完全迷失在这个碩大无比的外表丑陋的居民地里了。

忧虑的情况

出征部队的司令官，駐守在河右岸司令部的前面，观察着进攻的情况，对这件事心中始終拿不定主意。他所能知道的是，他的兵士在卡奴杜斯的无数的洞穴和藏身之处中消失不見了，随后是一片巨大的喧嚣声、咒駡声、尖叫声和枪声，混成一团。他所能看到的是，三五成群的兵士，毫无队形的小部队，以及小群的甲貢索人，这些人有时忽然出現在广場的空地上，在混乱的肉搏中一会兒又消失在烟霧里。

这就是一切，但已足够使他惊慌了；現在情况可眞令人忧

慮。还沒有任何迹象說明塞尔泰納霍人在放弃斗爭。新教堂里的狙击手还坚守着陣地，他們能够毫无顧忌地向四面八方开火；因为炮队害怕目标不准打中兵士，最后不得不停止了射击。現在，老教堂的鐘声又坚定地响了起来，盖过了战斗的嘈杂。大約只有半个市鎮卷在混战里；其他的一半，即右边的一半，通向盖萊莫波大路的地方，却沒有受到影响。这一半房屋比較稀疏，同时也比較难于进攻。它散布在一片辽闊的高地上，可以在和敌人同一水平的火綫上进行抵抗，使敌人不得不采取冒险的手段，設法以猛烈的进攻来占領它。因此，当其他一部分市鎮被攻占了以后，它却仍然原封未动，而这也許就意味着必須在这里花費更多的力量。

事实是，这里虽然不象在下面那样，需要对付那些弯弯曲曲的小巷，但是这些疏疏散散的房屋，由于分布的情况有一些象棋盘，因而有大好的机会可以組織交叉的火力，一个单独的狙击手，不必离开自己那个小方格，就可以控制四面八方。只要考虑一下市鎮的这一部分，形势的全部严重性就变得很明显了。即使假定他們在市鎮中心得到成功，这些获得胜利的筋疲力尽的軍队，也不得不向那个以一道深壕和广場截然分开的斜坡进行徒劳无益的进攻。莫萊拉·西塞上校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形势。因此，当警察小队和騎兵队組成的后备部队走上来的时候，他就命令警察小队开到右端去，进攻居民地的这个未受損害的部分，以配合左边进行的行动。同时，騎兵队則向中間，向教堂附近进攻。

騎兵队向卡奴杜斯冲鋒了！当然，这是一个反常的做法。騎兵是开闊的平原上使用的古典武器；它的力量就在于冲鋒时的冲击力，等步兵奋勇进攻以后，騎馬的兵士就突然飞扑上来。

然而，在这里，它的行动却受到茅屋墙壁的限制，只能一个一个地冲进那些狭窄的过道里去。

骑兵队——他們喘着气的坐騎在不稳的四腿上摇晃着——开始小跑着冲向河边，那里子弹正打得水花四濺。他們只能冲到那么远，因为他們受惊的坐騎不肯向前了。騎兵們用馬刺踢着馬腹，用刀背乱打牲口，才勉强前进到河流的中間，到了这里，馬匹腾起前蹄，乱蹦乱跳，用牙齿咬着嚼鉄，把騎馬的人从鞍上甩下来，就狂暴地奔回原先出发的河岸。警察队則蹚着沒膝深的水，顺着水流的方向涉过了河；当他們看見了沟渠的又深又滑的沟底时，便停住了。这条沟渠在这个地点从北向南延伸，把他們准备要进攻的"郊区"和市鎮的其他部分分隔开。配合的行动刚一开始，就这样受到了挫折；这时候，出征部队的司令官就离开了他所駐守的"禿山头"半山腰炮队和长着吉沙貝星树的平原之間的地方。

"我要去給那些人鼓鼓士气。"他說。

莫莱拉·西塞"失去了战斗力"

他策馬而去，但是还沒有走到半路，就松了繮繩，突然向前一歪，伏在鞍桥上。一顆子弹打中了他的腹部。这时，他的参謀們就向他圍攏过来。

"沒有什么，只是輕伤。"他說着，力图减輕他那些忠实伙伴的恐惧。事实上，他受的是致命的重伤。

他并沒有下馬，由阿維拉中尉扶持着，回到原先駐守的地方去，这时又有一顆子弹击中了他。現在他 hors de combat① 了。

---

① 法語，意即"失去了战斗力"。

立刻把这件不幸的事情通知了塔馬林多上校；他是应当接替他的人。然而，塔馬林多上校所关心的，却是如何拯救河对岸他自己的那一营人，因此也就不可能想到接受指揮权。他是个单純的脾气好而愉快的人，已經年近六十，盼望退休去过安静的晚年，因此就当然嫌恶显赫的功勛了。况且，他被派到出征部队里来，又并非出于本意；即使他具有应付目前危机的能力，現在也沒有挽救的方法了。

这时候，警察队伍在进攻时，也采用了伙伴們在市鎮另一部分使用的战术，即搗毁房屋，付之一炬。到处都是一片混乱，絲毫沒有軍事行动的迹象；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軍事行动是不能想象的。这不是一次进攻；这只是胡乱地搗毁一座可怕的防寨；这座防寨越是在烟火瀰漫中逐漸坍毁成废墟，它就越是可怕，因为在街上狼籍的杂物堆下面，在倒塌的屋頂和冒着烟的木材下面，躲躲藏藏的塞尔秦納霍人更加能够安然逃脫，也更加能够找到更加安全的隐藏处。

这时，一个更大的不幸，一个不可避免的不幸降临了：黑夜突然籠罩在經过五小时的战斗而已經筋疲力尽的混战中的战士們身上。

軍队的退却

夜晚来到以前，軍队就开始退却了。在河的左岸上，只見三五成群的兵士——第一批逃脫的队伍——混乱地奔跑着，不久，別的人也和他們会合了。队伍完全潰散，他們有的从教堂的轉角冲出来，有的从沿河一带的茅屋后面冲出来，軍官和兵士都渾身肮脏，焦头烂額，制服破成碎片，不管任何方向，只看敌人的火力，就朝似乎是最有利的地方飞奔；完全是一群疯狂的、嚎

叫的、惊慌的、踉蹌奔逃的乱民。

这种冲动从左翼开始，一直蔓延到右端。整个战綫被迫退回原来的陣地；他們在敌人火力的扫射下，跌跌撞撞地退到下面的河岸边去。沒有人发出命令，人人都各自逃命。他們来到河边，仍然有几个小队伍分散开来，跑去放火焚烧附近的房子，或是进行短暫的遭遇战，而其他受伤的人或失去武器的人，却一心想渡河。这是一場眞正的潰敗。

兵士們已經退到了最后的陣地，这时候，突然在恐慌的催眠般的魔力下，在不可名状的混乱中，都离开了他們的队伍，紛紛跳到水流平静的河里去！他們爭先恐后，踩着受伤的人，粗暴地推开残废的人和耗尽气力的人，把他們推倒，压住他們；第一批逃跑的人冲到右岸，开始爬上岸去。他們不顧一切地抓住稀疏的杂草，用武器撑着身子，抓住上边那些幸而已經爬上去的同伴的腿，向上爬去。到了河对岸，他們又成了一个叫嚷的逃跑的人群。只能看到一大堆人的身体，在河里随波逐流，还发出大声的杂乱的叫喊。这情景，仿佛瓦沙一巴里斯河由于一場傾盆大雨而猛然上涨，溢出河床，水花四濺，泡沫漂浮，奔騰汹涌地冲去。

"福哉馬利亚"

这个时候，老教堂鐘楼里的敲鐘人，忽然闖进了这場混乱。黑夜已經来临，在即将消逝的半明半暗的暮色里，响起了"福哉馬利亚"的抑揚的声調。

甲貢索人脫掉皮帽或淡兰色的帽子，扔在地上，喃喃地念着熟习的祷告，放出了最后的一枪。

五

在馬里奥山上

兵士們过了河以后，就聚集在炮队四周。他們这时成了一群惊慌失措的乱民，完全不象一支軍队；他們是一个完全解体了的队伍，剩下的只是一些心惊胆战的和沒有用处的个人，他們唯一的念头，就是躲开这些他們早先急于要想去抓的敌人。他們目前所在的这座小山离开敌人太近了，敌人很可能在黑夜的掩护下来袭击他們，因此就有必要放弃。于是，他們依然毫无秩序地拖着大炮，奔向四百碼以外的馬里奥山。在那里，他們临时組成了一个不正确的方陣，包括四分五裂的队伍、軍官、伤兵的救护車、炮队以及輜重車队。在他們的"营地"中心，是"老庄园住宅"的废墟，他們的司令官就躺在那兒奄奄待毙。出征部队現在所剩的，就只是散布在山坳里的这堆乱七八糟的人、牲口、制服和来福枪。

夜晚来临了，这是腹地常見的分外明亮的夜晚，每一顆星星——不是閃閃爍爍的，而是一动不动的——仿佛都发射出热力来；万里无云的天空，不时被远方暴风雨的閃电的反射照亮。

居民地現在看不見了；或是，更确切地說，看得見的只是那些泥土墻壁和屋頂下面木材还在燃燒所发出的冒烟的火焰；或是这里那里在黑暗中慢慢地移动的閃动着的灯籠的幽光，仿佛提灯的人在从事某种悲痛的搜索。这些灯光表明，敌人在戒备着，但是射击已經停止了，一点声音都沒有。明亮的星光，使聳立在一切之上的教堂，依稀可以看見輪廓；但是那些密密层层的

茅屋，四周的山崗，远处的峰巒，却都消失在夜色里了。

营地上的混乱和四周的宁靜形成了对比。一百多个残废的和受伤的兵士，挤在他們的伙伴中間，受着疼痛和干渴的折磨，在地上輾轉反側，或是手脚并用地爬着，冒着被輜重車受惊而嘶叫的馬匹践踏的危险。想要在这里黑暗中治疗他們，那是絕对办不到的，因为在这里随便划根火柴，就是一种輕举妄动而十分愚蠢的事情。此外，軍医也人手不够，其中有一个——也許死了，也許迷了路，也許被俘虏了——在那天下午就消失不見，沒有回来①。

塔馬林多上校

現在，最最需要的，是一个堅定果敢的司令官。对塔馬林多上校来說，落在他身上的負担实在太重了，他暗自埋怨运气不好，使他不得不落到了这个灾难深重的职务中来。他并不拟訂任何計划，当一个軍官急切地問他打算怎么办的时候，他以苦中作乐的幽默援引了北方民歌中的一句重唱叠句作为答复：

E'tempo de muricy

Cada um cuide de si……

意思就是：“死亡的时候已經到了，每个人只能自己顧自己……”这就是那一天他唯一的命令。他坐在一只鼓壳上，痛苦地而又无可奈何地沮丧着，抽着烟袋。所有来向他征求意見的人，他都給以同样的答复，或是喃喃地說出几个单音节的字；他已經完全放弃了职責，不想設法創造奇迹，把悲观失望的混乱的人群組成新的战斗单位，恢复秩序。

① 即佛多納托·雷蒙多·德·奥利維拉軍医。——原注。

当然，他們中間有勇敢的人，他們的軍官也准备牺牲自己；可是这个年迈的司令官的直覚却認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数的总合并不等于个人精力的总和，而且他也不得不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当群众成了强烈的情感的俘虏，最优良的个人品質往往会被抵銷。因此，他就无动于中，对大家的焦虑漠不关心，默不作声地把指揮权讓出来交給大家。有些不知疲倦的軍官自动地采取了一些最迫切的防御措施，尽力把这个徒有其名的由各連兵士胡乱拚湊一气的方陣整頓一番，准备了救护車队和担架，企图鼓舞起兵士們的士气。他們有許多人受到这样的想法的鼓舞：次日清晨，他們就会重新以全力下山进攻，先給这些狂热的信徒嚐一嚐比头一天更厉害的炮轟，就向他們发动猛烈的冲击。他們怀着这样的念头，就湊在一起拟定計划，准备以饒勇的行动，挽回今天的敗局；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必須取得胜利。他們想到，这个胡乱列成的方陣，已經使共和国的命运处在危急的关头。他們无論如何必須取得胜利；他們处在这个严重而又可笑的境地，不能服气，而且羞愧得十分痛苦；他們周围有的是新式的野炮，制造精良的武器，坐在装滿子弹的箱子上，但却被一群暴动的腹地山林人困在这个角落里。

然而，大多数的人却冷静地看待这个問題。他們沒有幻想。他們只要想一想几小时以前軍队到来的时候，热情洋溢，对胜利充滿信心，再看一看目前的这个情况，两相比較，他們就清楚地看出，只有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撤退。

撤退的建議

再也想不出其他方法了；他們必須撤退，而且立刻撤退。

晚上十一时，軍官們一致采納了这个計划，并指定一个步兵

上尉去把他們的决定向莫萊拉·西塞上校說明。莫萊拉·西塞上校知道了以后，大为吃惊，十分沮丧。起先他保持着平靜，談到了軍人的天职必須履行，指出了他們仍然拥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可以另外想办法再試試，还有三分之二的軍队能够作战，弹葯也相当充足。后来，随着苦恼和憤怒的增长，他开始破口大罵那些将要永远使他的声名扫地的混蛋；到了最后，他再也控制不住了，便大声喊道：不行！他决不能向这种难以相信的怯懦行为讓步。

但是，尽管如此，軍官們还是坚持他們所采取的决定。

莫萊拉·西塞的抗議

这一切就足以使这位不幸的英雄痛苦到极点。他怀着深恶痛絕的心情，发出了最后的命令：叫他們把这一切情况都明文写下，并且給他留出空白地位，好讓他写下他的抗議和辞呈。他們两次受伤的上級发出了这种充滿悲痛的譴責，也沒有动搖他那些身强力壮的部下的决定。事实上，他們确实仍然有几百名兵士，可能是八百名；他們的弹葯也还有三分之二沒有动，何况又占有居高临下的陣地。

不过，正是在这天晚上，腹地的战斗开始呈現出神秘的現象，一直保持到战斗的最后阶段。大多数兵士是美斯蒂索人，和腹地山林人屬于同一个种族；他們遭到了这个难以解释的失敗，又失去了号称无敌的司令官，情緒十分沮丧，因此竟成了奇思遐想的牺牲品。当他們看到这一切事物中所具有的奇异而超自然的因素时，心中便充滿了难以理喻的恐怖——这种恐怖由于夸张的謠言的散布，就进一步加深了。

健壮而粗野的甲貢索人現在变成了难以捉摸的妖怪。大多

数战士，甚至把那些在最近战斗中負伤的人也算在內，連一个敌人也沒有看見过。那些曾經参加前几次出征的人，看到了两三个暴动領袖，惊得目瞪口呆，他們断言說这两三个人已經在康巴奥死去；他們相信这准是肉身复活。对他們大家来說，即使是那些最不輕信的人，这种幽灵般的形影不見的战士，也开始显得有些不大正常。他們在和这些战士进行的搏斗中，完全无能为力；只是这里那里地瞥見少数几个，在废墟瓦砾中大胆地进进出出，在着了火的残存茅屋中毫无損伤地横冲直撞。有許多兵士是从北方来的，他們听到了安东尼奥·貢塞也罗的大名，往往把他和童年时代故事里的英雄人物联系起来。关于他的越来越多的言过其实的传奇，他的那些奇迹，他的无可比拟的术士功业，現在在他們看来，已經毫无疑問地由这場巨大灾祸証实了。

随着午夜的来到，他們的恐惧大大地增加了。昏昏欲睡的哨兵，守卫着組織松弛的营地，突然惊醒过来，大声贼叫报警。夜晚的寂靜，被山腰边传上来的奇怪声音打破了。然而，这并不是进攻队伍的沉重的脚步声。这种声音更为可怕。敌人正在下面，在那个看不見的市鎮里——祷告。这个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在这样的夜晚——凄厉的連祷声，女音盖过着男音，从战場的废墟上升了起来——的确是很可怕的。它的效果由于对比而增加了。惊惶的兵士恐怖地窃窃私語着，这些以"主啊怜憫我們"为結尾的凄凉的声音，对他們說来，要比直接的威胁还要可怕。这种戚人肺腑的声音在告訴他們：一个因宗教信仰而改变了形状的敌人，是不能与之匹敌的。

現在，撤退就更加有必要了；第二天早晨，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使得它变得更加迫不及待：莫萊拉·西塞上校死了。

撤　退

这个消息，刚好使大家的沮丧达到了极点。他們在无法形容的混乱中匆匆忙忙地进行撤退的准备。天刚破晓，由各营中抽調的兵士組成的一支小队伍，作为前卫部队首先出发，后面紧跟着輜重队，救护車队和伤兵的担架队；其中的一个担架上，就是出征軍不幸的司令官的遺体。这一切，沒有一件足以說明他們是在进行严肃認眞的軍事行动。

这次撤退事实上就是潰逃。出征部队越过山頂，朝着法維拉山进发，在山的另一面，順着那里的山路，走下陡峭的山坡；他們在山崗上拉成一支漫长的零落的队伍，沒有一点軍事的队形。他們便这样掉轉身来，离开下面的敌人而去；敌人虽然警戒着，但是还沒有打擾他們，因此他們似乎完全相信，能够以迅速的行动摆脫这場灾难。他們沒有象这一类軍事危机中所特有的那样安排，部署节节撤退、攻守兼顧的队形。他們只是以最高的速度冲下道路，向前飞奔，一点都不考虑秩序或方向。他們不是退却，而是逃跑。只有一支队伍，带着两門克虏伯大炮，在一名英勇的尉官指揮下，由一支步兵队伍帮助着，在馬里奥山上留了一段时間，以便抵挡势所不免的追击。

戏剧在一片嘘声中結束

当这支自我犧牲的队伍最后也上路了的时候，就受到了猛烈的攻击。敌人由于轉守为攻，同时也看到了他們在潰逃的軍队中引起的恐惧，这时平添了一股动力。随伴着高亢而热烈的“万岁”声，他們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猛烈地进行攻击。在下面，教堂的鐘正在疯狂地敲着，新教堂里又射出了一陣排枪，这

时卡奴杜斯的全部居民都拥进广場，或者冲到山頂上，来看热鬧，千百个人的嗓子尽情地悠长地尖銳地发出了一片可怕的嘘声，使这个悲剧性的插曲加上了恼人的嘲笑的情調。

这出腹地战事的可怕戏剧，又一次在凄厉的罵声和嘘声中結束了。

在很短的时間內，营地就完全撤空了。最后的炮队回答了几下敌人的炮火后，接着也緩慢地隆隆地沿山坡而下，作全面的撤退。

正是下午；极目望去，出征軍順着大路跌跌撞撞地走着，处处受到甲貢索人的夹击。

六

潰散；逃走

这时队伍完全散乱了。八百个人在逃跑，抛掉了来福枪，放下了伤兵还在上面痛苦地掙扎的担架，丟掉了装备，解下了腰带，以便可以逃得快些——逃着，逃着，不辨方向，沒有武器，三五成群，乱奔乱竄，逃下大路，冲进交叉的小径，奔向卡汀珈的深处。他們丧魂落魄，沒有理智，沒有領导。

惊慌开始时被抛在路旁一具担架上的，是司令官的遺体——眞是悲慘的事！他們絲毫沒有尽一点力来保护他的遺体，也絲毫沒有尽一点力来阻挡他們看不見的敌人；只听得見挑衅的喊叫，时斷时續的枪声，表明敌人的存在，就象躲在灌木丛里的猎人。第一声枪一响，各营便完全潰散了。

莎洛蒙·达·罗査

只有炮队，在最后面緩慢地走着，也可以說是庄严地走着，队伍整齐，步伐一如往常，仿佛在受检閱。他們常常停下来，用炮火扫射路旁可疑的草丛，然后繼續从容地隆隆地向前走去，既免去了敌人的攻击，又使敌人胆战心惊。

軍队的潰逃到这里为止了；这些鋼制大炮和駕馭这些大炮的兵士，在英勇的指揮官的精神感召下，受到了鼓舞，显示了不平凡的勇气，高出于他們所有的伙伴之上。結果是，不一会兒之后，追击者便集中力量来对付这支炮队了；其他出征部队能够逃脫，还是多亏有了这支队伍。进攻莎洛蒙·达·罗査的四門克虏伯大炮，就象冲击一道堤壩，甲貢索人的咆哮的汹涌的高涨的人流，总是冲散了退下去。

这时候，追击者不断怪声叫喊，代表着残酷和怯懦的丑恶的混合。接着就发生了一件事，其性質簡直可以比拟一首史詩。

起初，追击的塞尔泰納霍人被阻挡在远处，后来就逐漸向这两支队伍接近。这两支队伍或者一面逐漸退却，一面把他們击退，或者就排成战斗队形，讓他們吃一下大炮的猛烈炮火。

榴弹在干枯的残梗断枝中爆炸，在草丛中燃起了大火，接着就可以听到大火燃燒的嗶剝声，不过在晴朗明亮的早晨，看不見火焰。这时候，传来了塞尔泰納霍人的痛苦和憤怒的喊叫声。他們被烟熏迷了眼，从藏身之处跳了出来，沿着靠近路旁的卡汀珈的边緣，成群結队地走着，一面喊叫，咒罵，奔跑，用大口径火銃和手枪射击；他們不能了解为什么这一小群不屈不撓的英雄这样抵抗，他們决心用匕首和长矛来进行冲鋒。

炮队的这些英雄这时人数已經大大地減少了，还在緩慢地

向前进行。这支坚忍不拔的队伍里的兵士，一个个地倒了下来。輜重車队的騾子有的受了伤，有的受了惊，跳着轉着，堵住了去路，无法繼續前进。最后，炮队停了下来，大炮在大路拐弯处陷住了，不能拉动。

塔馬林多上校已經回到后面，英勇地不倦地竭力鼓舞逃散的兵士，因此，他就在这个危急的灾祸中英勇地弥补了以往的怯懦。他看到这种潰逃的慘象，大受感动，就尽力帮助他部下的这些兵士。归根結蒂，能够到达卡奴杜斯的，也只有他們这些人；但是他的努力却毫无用处。他抱着这个目的，下令号手吹起这样的命令："縱队，向右轉，立定！"尽管号手們使尽了全身的力量吹着軍号，但是沒有一点效果，或者，更确切地說，只起了使兵士們加速奔逃的效果。在这一片混乱中，只有这样的一个命令才有执行的可能，那就是："解散！"

几个憤怒的軍官用左輪手枪頂住了逃兵的胸膛，但这也徒劳无益；什么都制止不了他們。他們逃着，逃着，疯狂地逃着，逃开了他們的軍官，逃开了甲貢索人；当那些逃在最后面的人被击中倒地的时候，他們連头都不回一回。維拉里姆上尉頑强地几乎是孤独地进行战斗，但是当他倒下来奄奄待毙的时候，他的那些兵士竟然沒有一个人来搀扶他。残废的人和受伤的人，无人理睬，任他們蹒跚地爬着走着；他們一面艰难地拖过地面，一面咒駡他們的身体較好的伙伴。

在这場紛乱中，号手的軍号声，根本就沒有人听見，沒有人理睬。最后，軍号也停住了。再也沒有任何軍队可召集了。步兵已經完全消失。

沿路两旁，可以看到遍地抛散的軍用装备，背囊和来福枪，腰带和軍刀，都被当作无用之物而随便扔掉了。塔馬林多上校

只剩下了独自一人，連一个勤务兵也沒有，在这时已經杳无一人的大路上拚命拍馬疾馳，仿佛决心要亲自去做先鋒队一样。至于炮队，終于被完全放弃了；最后，还没有到达“安其科”，甲貢索人一齐向它扑来。这就是結局。莎洛蒙上尉現在身旁只剩下了六七个忠心的兵士；敌人向他围攏来，他倒下了，倒在他始終沒有放弃的大炮旁边，被大鐮刀割成了碎片。灾禍已經到了頂点。

此后不久，塔馬林多上校沿着山峽正策馬奔向“安其科”的时候，被一顆子弹打下了馬。工兵队軍官阿尔弗雷多·杜·那西門托跑到他身边时，他还活着。这个年老的司令官躺在路旁，在他伙伴的耳边低声地发出了最后的一道命令：“把庫尼亚·馬托斯叫来。”

这是一道难于执行的命令。

一个露天軍火庫

第三次出征軍現在完結了，垮台了，完全消失了。大多数的逃兵，躲开了大路，在荒野里迷了路，毫无目的地乱走着，不知方向；他們有許多人在这里——特别是許多受伤的人——在完全无人过問的情况下，咽了最后的一口气。有一些人离开了主要的路綫，奔向孔貝或其他更远的地方，其余的人則陆陆續續地来到了圣多山。駐防部队的司令官苏薩·梅內薩斯上校，根本沒有料想到他們会潰逃而回；他知道了这个慘敗的消息，立刻跨上馬向盖伊馬达斯飞馳而去。那个地方已經成为潰逃的人群的終点站了。

这时，塞尔泰納霍人正在收集战利品。沿着大路以及附近的地方，遍地都是武器和弹藥，还有兵士的制服、軍用斗篷和鐵

着深紅色条子的褲子；穿着这种东西在灰色的卡汀珈中逃命，未免太显眼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大多数兵士不但把他們的武器扔掉了，而且把軍服也脫光了。

因此，就这样，从“罗薩里奧”和卡奴杜斯之間的大路上，甲貢索人便来把这个仓促之間形成的露天軍火庫集中起来；他們現在有了足够的而且还綽有余裕的軍火来滿足他們的需要了。看来，莫萊拉·西塞的出征軍已經完成了这样一个目的，就是把所有这些装备供給敌人，把所有这些新式武器和弹藥送給他們做礼物。

残酷的消遣

甲貢索人把四門克虏伯大炮拖到居民地去了；他們的前綫战士現在都以可怕的曼利希枪和孔勃林枪装备起来，而不再拿着装弹緩慢的古老的火枪了。至于制服、腰带、軍帽以及任何接触过那些該詛咒的兵士身体的东西，是会沾污神圣的战士的皮肤的，因而就被他們用一种既残酷又可怕的方式处理了。

他們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胜利，既加深了他們的神秘感，也加深了他們的残酷的傾向。軍队的声名已經扫地，塞尔泰納霍人的粗獷而高傲的領袖們，开始尽量利用每一件事物和每一个細枝末节。現在，政府的力量事实上已經成了政府的軟弱；“政府的脓包”这个名詞，在以后的战役中，他們就这样一直使用下来了。他們眼看着这支軍队到来，大模大样，望而生畏，装备的武器如果以他們自己所用的簡陋火器去相比，簡直是娃娃的玩具。他們眼看着軍队直扑居民地，攻击它，侵占它，放火燒它，蹂躪它。随后，他們又看見这伙兵士撤退了，逃跑了，完全潰散了，沿途扔下了武器和装备。毫无疑問，这是一个奇迹。事态的发

展使他們大惑不解，他們从这一切事件中，只能得到一个解釋：他們显然是处在上帝和他的全能力量的保护之下。这个信念，由于这場冲突的野蛮性而加强了，而且还在繼續增长着，結果使他們的野蛮天性完全复活，因而降低了他們的品質。

当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可以为上述情况作証。这件事情，使人想起阿散蒂人倒退的宗教意識的邪恶消遣，同时也成了上述种种事件的一个繼續。甲貢索人把大路和小径搜索一番之后，把发現的武器和弹药收集起来，然后便开始收斂遍地的尸体，梟首焚尸；之后，他們就把首級摆在大路两旁，每隔一段摆一个，脸对着大路。在这些首級上面，他們把残存的制服和装备，褲子和各色的短制服，馬鞍，腰带，紅色条紋的平頂帽，斗篷，毛毯，飯盒和背囊，統統挂在最高的灌木枝上。

荒蕪枯干的卡汀珈，頓时开出了奇异色彩的花朵：朱紅色的軍官袖章、淡蓝色的短制服，和亮光閃閃的肩章、晃晃蕩蕩的馬鐙相映。

一个令人痛苦的細节，为这幅慘酷的图画描上了不可缺少的最后一笔：在道路的一旁，塔馬林多上校的尸体阴森森地挂在一棵干枯的安其科树① 的树枝上。

这是一个可怕的景象。这个搭拉着的尸体，挂在柔軟而弯曲的树枝上，手脚迎风摇曳，仿佛一具可怕的骷髏模型。在这个荒凉的地区里，看来就象一个跃跃欲动的幽灵。它在这里挂了很长一段时期。

三个月以后，当新的出征部队向卡奴杜斯进发时，映入他們眼帘的，就是这幅景象：大路两旁一排排白色的骷髏，周圍是糾

① 安其科树(angico)：是一种产胶的树。——英譯者注。

缠在树枝上的旧制服的碎布条，而在另一面，则是年老的上校的晃动的死尸——这个可怕戏剧的沉默的主角。

第六章　第四次出征

一

灾　祸

莫萊拉·西塞出征軍的失敗，是一場严重的灾祸，消息传来，举国震动。然而，当第四次出征开始的时候，反映这种思想状态的行动，却和局势的严重性很不一致。

首先，当时这种惊惶情緒遍及各处；其次，民众多方推测，力图解释一支人数这样众多，装备这样齐全，而且又在这样一位威名赫赫的司令官指揮下的大軍，怎么会遭遇到这样严重的潰敗。在这一片混乱的思想之中，出現了一种想法，起先只有少数人在这里或那里含混地談論，后来竟逐漸成为一种坚定的信念；这就是說，挺而走险的腹地人，在反对政府的暴动中并不是孤立的，他們是一支眞相不明的队伍的先鋒，这支队伍很可能突然同时在各个地方出現，向新政权进攻。若干年以前，在联邦和州的首府，曾經出現过六个空談的"革命家"，他們都屬于温和的梦想的一派，为君主复辟进行过毫无成效的宣传。因此，人們便抓住这件事，以此为出发点，进行一場毫无結果的爭論。

卡奴杜斯——一个因素

对于这样重大的事件，某种解释的确是不可缺少的，于是他們便想法找到了一个：腹地的动乱只不过是反对我們新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巨大阴謀的前鋒。卡奴杜斯是个由小茅屋建成的科勃倫兹①；暴动者首領帕杰烏的粗野的姿态后面，潛藏着一种勃隆斯威克②似的的高貴形象。被废黜的布拉岡薩王朝③終于找到了若安·阿巴德这样一位僧侶；而乡村市集上的救世主安东尼奥·貢塞也罗的瘫痪的双手，則掌握了人民的命运。

在一片狂乱当中，响起了一个呼声：共和国遭到危险了；必須起来拯救共和国。

也許我們是过甚其辞了吧。但是人們只要浏覽一下当时任何哪一种报紙，就会碰到这样武断的意見：

> 在狂热的宗教伪装下所进行的武装运动，已經猛烈地打击了我們的政治制度；这件事的冲击，已經动摇了我們所建立的政权的威信，已經伤害了祖国的名誉、传統以及实力。人們不再对帝制同情者所走的道路存有任何幻想；他們現在已經拿起了武器。

这位作者最后結束說：

> 在这个时刻，沒有人不認識到反叛的君主主义已經起来要摧毁共和国，摧毀巴西的統一。④

---

① 科勃倫兹(Koblentz)：德国旧普魯士萊因省的首府；法国大革命时，許多法国貴族曾流亡該地。

② 勃隆斯威克：指普魯士将軍査理·威廉·勃隆斯威克公爵(Charles William, Duke of Brunswick, 1735—1806年)，曾率領普奥联軍进攻法国資产阶級革命政府。

③ 布拉岡薩王朝 (Bragança)：葡萄牙王室名。

④ 引自《新聞报》(Gazta de noticias)。——原注。

这里又有另一种說法：

> 在3月3日的悲剧中，随着莫莱拉·西塞的潰败，著名的塔馬林多上校以及我們許多最优秀的軍官都丧失了生命；这場悲剧只能說明，君主派的政党是怎样利用了群众的寬容，甚至也利用了群众的不自覺的支持，日益强大，越来越大胆。①

下面这种說法也普遍存在：

> 这是一个恢复君主制度的阴謀的問題；为了实現这个目的，一支拥护帝制的軍队正在形成中。危險是巨大的，必須采取同样巨大的手段来对付。那么王党又在武装自己了，不是嗎？讓我們的总統号召所有的共和主义者都武装起来吧。②

諸如此类的說法这里不再一一引述。在报紙上表示出来的全国的輿論，就是这样。报紙上，街头巷尾，都是这样。

在共和国的首都，有几个积极的公民，召开了一次大会，通过了一項措詞激烈的决議，用来表达他們的愛国热忱：

> 里約热內卢的民众，鉴于我們的武装部队在巴伊亚腹地遭遇到帝制派匪徒的袭击而受到的惨重失利，因此举行集会表示对政府的支持，表示对当局为了洗雪祖国和軍队所蒙受的耻辱所将要采取的一切有力措施的拥护。我們急切地等待着鎮压叛乱的行动。

四面八方都可以听到同样的声調。到处都被帝制派的幽灵所迷住；这个幽灵把那六个彻头彻尾是頑固空想家的反动分子变成为軍队——变成为神秘的軍队，在黑暗中不声不响地前进。

共和国的总統这一次却抛开了他那惯常的从容不迫态度：“我們知道，在卡奴杜斯热狂的信徒背后，政治正在起作用。我

① 引自《祖国报》(O Paiz)。——原注。

② 引自《圣保罗州报》(O Estado de São Paulo)。——原注。

們已經准备就緒；无論需要采取什么手段，无論需要和什么人进行战斗，我們都具备了获得胜利的一切条件。”

搗毁帝制派的报館

最后，暴民終于采取了行动。我們在这里引述报紙上的报导：

> 时間已經很晚，人数越来越多，情緒也越来越激烈。他們在激憤之中，偏巧想到了帝制派的报刊，这就仿佛受到了一种单純的复仇观念的刺激，他們就向《午报》、《自由报》以及《使徒报》①的編輯部和印刷所前进。警察跑着赶来阻止对这些財产的袭击，但是他們未能及时赶到。于是暴民一面高呼“共和国万岁！”以及紀念弗洛里亚諾·皮索托的口号，一面侵入上述的各报館，搗毁和焚烧了所有的东西。
>
> 他們把所有能够拿到的东西全部搗毁焚烧；举凡書籍、紙张、相片、家具、用具、招牌、隔板等等，都被抛上街头，然后又被搬到圣佛兰西斯科一达一保拉广場，付之一炬，同时，另一批东西也在罗阿一杜一奥維多尔同样被堆起来，化为灰烬。②

罗阿一杜一奥維多尔和卡汀珈

到了这里，我們决不能再在这堆灰烬上浪費笔墨了。在那些我們已經开始叙述的事件中，我們必須再一次避免对一些插曲作詳尽的分析，因为这些插曲是屬于更高的历史領域的。我們以上所写的这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罗阿一杜一奥維多尔所发生的事件和卡汀珈的騷动具有某一种共

① 《午报》：原名为 Gazeta da tarde。《自由报》：原名为 Liberdade。《使徒报》：原名为 Apóstolo。

② 引自《巴西日报》(Jornal do Brasil)。——原注。

同点：在野蛮的程度上来說，这两个事件是不分軒輊的。腹地上那种无法无天的情况正在迅速地成为历史的事迹；而卡奴杜斯的暴动，总的說来，不过是一种宿疾的征象，它决不仅限于巴伊亚一隅，而是普遍在沿海各州首府蔓延的。腹地的那个粗鄙的身披皮衣的人物，在为非作歹这些事情上，是有同伙的，这批同伙，很可能更加凶恶。比較詳細地叙述一下，也許是値得的吧。

在这里，正象在所有的地方和所有的时代一样，遺传的惊人力量正在最适宜的环境下产生出一种彻头彻尾的类人猿，尽管这种类人猿衣冠楚楚，带着文化的装飾。总的說来，在正常发展中的文化是蔑視这种类人猿的；它統制他們，束縛他們，使他們毫无用处，并且一步步地摧毁他們，把他們赶回一种毫无意义的生存的黑暗境地中去。只是由于某些好幻想的社会学家的好奇，或是由于某些心理学家的研究，他們才有时候偶而被拯救出来。但是，一种巨大的打击必然要使他們和法律发生冲突，于是他們便起来，侵入历史，于是产生了一个无耻的事件。他們是历史的奖章的反面；他們为奖章上的事迹的主要浮雕提供了必需的光綫和阴影。除此以外，他們并不具有任何功能，也沒有任何意义；只要經过分析，就可以揭示。在观察他們时，連最敏銳的智慧也失去了作用，正象一片火石玻璃做的透鏡，在折射和放大明亮的物体时，它是良好的工具，然而在黑暗中，它就毫无用处了。但是讓我們还是把他們擱下，繼續談下去吧。不过，在繼續往下談以前，我們不得不强調这一点：不管把腹地的激变归之为什么性質的政治阴謀，都不过是表明对于围繞我們种族的自然环境的茫然无知而已。

感　想

这个問題，如我們所見，事实上要复杂得多，也有趣得多。它牵涉到一連串事实，而这些事实和那浸沉在恢复帝制的梦幻中的梦游病患者是毫不相干的。不知道这些事实，就会导致比过去三次出征所遭到的消灭还要糟糕的灾祸。这表明我們自己并不比我們那些未开化的、落后的同胞高明多少。后者至少是合情合理的。甲貢索人在时間和空間的隔絕之中，是一个种族上的时代錯誤，他們只能作他們已經作了的事情——就是：战斗，用一种可怕的方式进行战斗。而我們的国家，把他們抛弃了几乎达三个世紀之久以后，突然想起要用刺刀尖把他們提高到我們自己的文化水平，在使人眼花撩乱的大炮閃光中，向他們显示了我們文化的光采。

对于这样的做法，他們起而反抗，这是很自然的事。使人惊訝的是，这个事实所造成的震惊。卡奴杜斯是一片荒蕪的杂草从生的土地，甚至在我們的地圖上也看不到；它隐藏在沙漠中，正好象从我們浩瀚的民族传統的巨著中撕下来的一頁，使人无法理解。在这里，人們所能想象得到的唯一比拟，就是地質层，它往往被打乱，翻轉过来，近代的岩层压在古老的岩层下面；因此，民族思想的結构层次，也这样会出現顚倒錯乱的現象，起伏的痕迹和陡峭的斜向紋，往往以种族久已經历过的古老阶段的形式，在断层中出現。如果这样来看，卡奴杜斯首先就是一个教訓，应該喚起人們强烈的好奇心，其情况应該象考古学家在近代的瑞士，由于看到湖上架屋而居的村落和工业城市并列而經历的好奇心一样。

然而，对于我們，就象一般情况那样，只是激起了悔恨。我

們并沒有抓住这个事件的更重要的意义。这个最不平常的古代百花的盛开景象，它揭露了我們进化中所存在的一切裂縫和痕迹，正是給我們提供了一个研究、糾正和消灭那些錯誤的大好机会；但是我們沒有能够了解它所提供給我們的意义深刻的教訓。在国家的首都，愛国之士对几家敌对的报紙执行了判决，感到心滿意足；随后，政府便开始行动起来。所謂行动，就是說，重新集結一支新的軍队。

互相矛盾的叙述

当这場灾祸的第一个消息传来的时候，全国大为震动，历时数日。庫尼亚·馬托斯少校的战役报告，很不能令人滿意，它仅仅說明了战役的几个主要方面；此外，一些奇怪的錯誤使它变得更糟，并且它也不是用在当时情况下所应有的富有感情的有力笔調写成的。我們这些讀过这份报告的人，都留下了一个印象，覚得发生的事是一場大屠杀；而后来接到的报告，也傾向于証实这种看法。这份报告极不可靠，而且本質上是矛盾的；它仅仅做到了增加民众的激动和好奇心的效果，結果是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談論和猜測。在这一片混乱而玄妙的議論声中，要想对造成这場事变的原因得出一点点的概念，簡直是不可能的。外表看来非常眞实的叙述，被人們高兴地接受了，随后他們又会接受另一种不同的說法，于是后者就成了事实眞相的忠实报导。一种謠传能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一天或一小时，随后就讓位給另一种同样曇花一現的說法。人們在家里战战兢兢地低声議論着这些謠传，而无耻的謊言則公然在街头巷尾传播。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人們不断被令人苦恼的疑惑所折磨，变得越来越不安，越来越惊慌。誰也不知道确实是怎样。甚至也不知道誰經历了这次

失敗。在这一切互相矛盾的謠言传聞中，一点点的新聞，传来传去，很快就会歪曲得完全无法辨認。

过甚其詞的謊言

例如，有人断言，塔馬林多上校并沒有死，他带了少数几个忠心的伙伴英勇地逃了出来，这时候正在前往蓋伊馬达斯的途中。不久，这个謠言就被糾正了：不錯，他已經逃了出来，但是伤势沉重，正躺在馬沙卡拉，他到那里的时候已經命在旦夕。这种說法之后，又传来了一个令人感到沉痛的肯定消息：这位不幸的軍官，确实已經死了。謠言就这样一个个地传下去。

与此同时，最令人惊慌的議論正在传播：腹地的人并不是“一群发了疯的狂熱信徒”，他們是一支“紀律严明，訓練有素的軍队”，装备极好，全是毛瑟尔来福枪；这还不算，他們还有大炮，而且能够运用自如。我們軍队中的一些人，包括維拉里姆上尉在內，就是被他們的榴弹炸得血肉横飞而死的。

罗克班长

在所有这些难以肯定的传聞中，也有些事实真相常常以夸大的姿态出现。莎洛蒙·达·罗查的悲剧式的死亡，对于撫慰民族的自尊，总算有些用处。此外，还有关于罗克班长的传說，虽然并不特别惊人，但是毕竟在群众的心目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罗克班长是一名普通的兵士，他单憑一股罕有的勇气，竟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的英雄行为标志着战役的白热点。他是莫莱拉·西塞的传令兵；当軍队潰逃而把这位司令官的尸体丢在路旁的时候，他一个人留下来待在旁边。他是一个忠誠的兵士，保卫着这个被軍队遺弃的可敬的尸体。他匍匐在他的司令

官的尸体旁边进行战斗，直到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他終于被打倒了，为一个死尸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个可歌可泣的情景，在民众的想象中大大地受到渲染，几乎本身就足以补償遭受的重大失敗了。于是人們举行了爱国捐款，并在市民的贊助下，拟定了紀念这一事迹的公祭追悼詞。在报紙的百般推崇的文章，和动人心弦的哀歌的大合唱声中，这位默默无聞的兵士正走上名耀青史的道路，然而，不幸的是他并沒有死，他随着最后一批掉队的兵士，活生生地在盖伊馬达斯出現了，因此而断送了加在他头上的留芳百世的美名。

这还不是人們在局势澄清的时候所碰到的唯一的失望。一方面，这場灾祸的严重性已經大大地减小，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全部意义也就更加明显。死亡三百余人的官方报告发表了，战斗过后不过三天，出征軍的大部分人員已經回到了盖伊馬达斯，距卡奴杜斯达一百二十五哩之遙。一星期以后，到达那里的軍官查明已有七十四名，而两星期以后——3月19日，安全到达該地的兵士有一千零八十一名。

我們已經知道开始时有多少人①，因此用不着在这里再进行計算。数目字本身就能說明問題。但是，尽管数目字有独特的相反的意义，却并沒有使人們的狂热情緒銷沉。

大量征集

各州的州长和州議会以及市政当局，繼續大嚷大叫，揚言要进行报复。所有官方的宣言都堆砌着同样响亮的詞句，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說明同一个单調的主題，他們的要旨是，必須粉碎

① 約一千三百人。——英譯者注。

帝制派的領袖所武裝起来的共和国的敌人。正象联邦首都的居民一样，其他城市的居民也举行集会，听人演說，通过决議，支持政府采取任何的措施，只要足以用来洗雪遭受耻辱的軍队和祖国（这样牽扯上去，等于上百頁的雄辯的字句）。宣布了一个全国举行哀悼的时期；甚至在最遙远的城市和乡村，地方当局也都詳細地記下了为此而采取的正式規定。所有的教堂都为死者举行弥撒；并且，为了使这一切得到宗教上的批准，大主教給教区的和普通的教士发出了一道命令，指示在这些弥撒中包括祈祷，"Pro pace"①。身体健全的公民到处都志願投效，許多营也建立起来了，其中有"拔牙者"营，本哲明·貢斯当营，阿卡德米古营和弗雷·坎尼卡营；这些营都是由那些在海軍叛变时在炮火下經过鍛炼的老兵組成；另外还有其他諸营，包括蜂拥而来投效軍队的各种类型的愛国人士：德奥多罗营，西尔瓦·賈迪姆营，莫莱拉·西塞营。但是这样还不足够。

計　划

陆軍总部已开始进行一个募兵运动，来为各部队补充缺額；共和国总統宣称，如果必要，他将号召联邦議会的議員参軍；副总統在愛国热忱的鼓舞下，写信給軍人俱乐部，英勇地請求拿起复仇者的軍刀。許多方案和罕見的无可比拟的出于天才的計划，也出現了。著名的工程师献出了一张蓝图，計划从維拉—諾瓦到圣多山，越过伊蒂烏巴山巔，筑一条奇迹似的鉄路，在三十天內完成，到时候汽笛齐鳴的火車头可以胜利地冲进蛮荒的腹地。但在这一段时期中，在卡奴杜斯，共和国的命运却处在紧张的关

① 拉丁文，意即"为了和平"。

头。

証实这种情况的情报传来了——这是令人惊訝的情报。卡奴杜斯并不是残暴的匪徒糾集的市鎮；那里有无比英勇的人們，接着就提到了这些人的名字，其中有9月暴动的亡命之徒——一些著名的海陆軍軍官，他們响应了劝世者的号召，前来归附。

野蛮的脚步声

有一个保証可靠的事实是：暴动的領袖中有一个是絕頂聪明的意大利工程师，他很可能在阿比西尼亚战爭中得到过鍛炼。細枝末节叙述得非常詳尽。暴动的居民地的人数如此众多，以至出走了将近七百人以后的許多天，人們才发覚。报告不断传来，一个接着一个，毫不留情，每一个都加重了人們早已紧张过度的忧郁心情的沉重負担。圣多山，孔貝，馬沙卡拉，甚至可能連盖萊莫波，都已經被甲貢索人占据了。入侵的掠夺者在洗劫了这些城鎮以后，正向南部集中。他們在杜卡諾重新整頓了队伍，在那里，他們的队伍由于加入了生力軍，更加壮大了。他們現在正向着沿海，向着巴伊亚首府进軍。

空气紧张到了极点，民众想象中以为已經听到了沉重的野蛮的脚步声。

莫萊拉·西塞的各营，变成了伐魯斯的軍团①。他們在潰逃中被声势浩大的人群所追逐。这批人群不只是甲貢索人。在西阿拉州的若塞罗城，有一个阴险的异端論者西塞罗神父②，正

① 伐魯斯（Varus）：公元前一世紀时罗馬执政，被日耳曼人所战敗。

② 西塞罗神父（Padre Cicero）：一个宗教幻想家。1914年巴西北部的革命是他領导的。詳見伊林紐·比涅罗著《論若塞罗城的西塞罗神父和1914年的革命》（Irineu Pinheiro: *O Joazeiro do Padre Cicero e a revoluçao de 1914*，1938年，里約热內卢）。——英譯者注。

在为劝世者募集一大批新的叛教者。在伯尔南布科，有一个狂人若瑟·古德斯，在受到当局审問时，显示了象一个先知者那样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使当局大为震惊。在米那斯，一个狡詐的恶棍若安·布兰达奥，击敗了守卫的兵士，擄走了一个滿載来福枪的騾馬运輸队，現在正躲藏在圣佛兰西斯科腹地的深处。疯狂的灵光在南部也出現了，在那里，巴拉那的僧侶在这次历史的狂热角逐以及疯人院的事件中开始露面。

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是一个阴謀的种种活动，长期以来就在对我們的制度进行顚复。帝制反动派終于采取了攻势，这一些只能算是最初遭遇战，由腹地的热狂的人們为代表的先头部队所进行，到目前为止，干得极其成功。政府必須采取行动，而且要迅速采取行动。

二

动員軍队

各州的各营軍队現在都动員起来了，其中有：里烏—格兰德—杜—苏尔的第十二、二十五、三十、三十一以及三十二等营；巴拉伊巴的第二十七营；里烏—格兰德—杜—諾特的第三十四营；比烏伊的第三十三以及三十五营；馬拉揚的第五营；巴拉的第四营；塞其貝的第二十六营；伯尔南布科的第五以及十四营；西阿拉的第二营；联邦区的第五营、騎兵第九营的一部分以及一个炮兵部队；巴伊亚的第七、九以及十六等营。

第二軍区司令官阿瑟·奥斯卡·德·安德拉德·吉馬良斯將軍被委任为这次出征的指揮官，他接受了。在接受以前，他通

电发表了自己对局势的看法："所有的伟大理想都有为之献身的人；为了給后代子孙留下一个光荣的、基础巩固的和受人尊敬的共和国，我們注定要作出牺牲，决不退縮。"

到处都是同样的話題：必須拯救共和国。

向盖伊馬达斯集中

各地軍队都向巴伊亚集合，他們以分散的部队編制抵达那里，然后立即向盖伊馬达斯进发。这一部署不仅是为了配合在该城市——作战的临时基地——迅速組織一支軍队的紧急需要，同时也由于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理由而不得不这样做。这个理由是：在新的出征軍的許多成員的头脑中，怀着一种过分的毫无根据的怀疑，認为巴伊亚城有同情帝制的情緒。因此他們便以征服者自居，耀武揚威地来到了这个城市。他們心目中早已認定，这个地方是另一个卡奴杜斯，只不过規模較大罢了。这个外貌古老的旧首府高高地座落在山腰上，多少年以来，巴塔維亚和諾尔曼"海上扫蕩者"的水手們曾給这个地方賦于一种往昔的海洋都市的传統面貌；尽管岁月消逝，依然保留到現在：这是一个为防御而建筑起来的都市，各个高地上散布着古老的炮台的残垣断壁，就象被拆除了的希腊卫城，大炮的炮眼仍然直指着海洋，陡峭的斜坡依旧俯临着当年湯姆·德·苏薩① 所建的同一道土墻的外壕——一座街道曲折狹窄的古老城市，有如迷宫；今天的費南·卡廷或伽布里尔·索亚雷斯之流的人物在街道走过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出这个地方有什么显著的改变——在他們

---

① 湯姆·德·苏薩(Tomas de Sousa)：葡萄牙軍人，1549年，葡萄牙国王若安三世任命他为巴西总督。他在巴伊亚城統治全国，因此两个世紀以来，巴伊亚就成了首都。——英譯者注。

看来，这座城市不过是杂草丛生的腹地的扩展而已。它不能感动他們，反而激怒他們。他們恰似华沙街头的哥薩克人。他們大模大样地把軍刀和靴子上的馬刺弄得叮当直响，在公共場所說些粗鄙的話語，使当地的居民听了不禁大为惊訝。这种情况一天天繼續下去，終于发生了侮辱居民和违法乱紀的事情。

我們在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第三十营的一些軍官，竟讓他們忠于共和国的热誠发展到偶象破坏的极端。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們居然想用木槌把海关門口一面盾牌上的帝国紋章打碎。他們的部下在这种煽动性的景象的刺激下，竟破口大駡当地的居民，毆打他們。

第四次出征部署就緒

事实是，爱国的热情已經发展到疯狂的地步。北方的报紙和青年終于提出了抗議；比正式抗議更有效果的，却是整个地区的居民的不安情緒就要达到爆发的頂点的这个事实。因此，作为一种預防措施，各营到达这里下了火車，立刻又上中央鉄路的火車前往蓋伊馬达斯。不久，向圣多山进軍的全部队伍，就都在这个市鎮集結了。司令官在4月5日的命令中，部署了这一次的出征队伍的編制。現在我們把这个命令引在下面：

从本日起，本司令官所屬部队确定編制如下：

步兵第七、第十四以及第三十营組成第一团，由若亚金姆·瑪努埃尔·德·麦德罗斯上校指揮；第十六、第二十五以及第二十七步兵营組成第二团，由伊納西奥·亨利克·高維亚上校指揮；炮兵第五連、步兵第五以及第九营組成第三团，由奥林皮奥·达·西尔維亚上校指揮；步兵第十二、第三十一第三十三营以及一个炮兵分队組成第四团，由卡罗斯·馬利亚·达·西尔伐·台尔斯上校指揮；步兵第三

十四、第三十五以及第四十营組成第五团，由朱里奥·奥古斯托·达·塞拉·馬丁斯上校指揮；步兵第二十六、第三十二营以及一个炮兵分队組成第六团，由杜那西亚諾·德·阿罗若·潘托札上校指揮。

第一、第二和第三团組成第一縱队，由若安·达·西尔伐·巴波塞将軍指揮；在該将軍未到达以前，暫由指揮第一团的上校負責指揮。第四、第五以及第六团組成第二縱队，由克劳迪奥·杜·阿馬腊尔·薩瓦盖特将軍指揮。

評　論

这就是第四次出征軍的編制。当日的命令并沒有談到作战計划，也許原因是为了这个計划大家对它早就了解，并且和从前几次出征也沒有什么不同。他們放弃了从战略上各点看来最后可以直搗居民地的大包围計划——在他們指揮下的十六个营都是主张采取这个計划的——却决定从两面向那些热狂的信徒进攻，第一縱队由圣多山进軍；第二縱队在阿拉卡丘集合，繞道塞其貝到盖萊莫波；从这两个城市同时向卡奴杜斯挺进。

当然，按我們在前面所說过的情况来看，强調这个計划的意义是沒有必要的。过去的錯誤正在这里重演，而且規模更大。唯一的不同是：这次并不是一个集合的大軍，而是两个，注定都要突然陷入腹地战术的圈套。即使从好的方面来看問題，假定上述情况不会发生，也不难預見，要执行这个計划，会使战斗的成果大成問題。只要看一下地图就会明白，按照計划中的两路縱队集中攻击的方式，即使准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艰苦的陣地战作为最后的手段，也无法保証粉碎暴动。

所选择的进攻路綫——罗薩里奥和盖萊莫波大路——在距离卡奴杜斯还有相当路程的地方就汇合在一起，是不宜于圍攻

的。甲貢索人遭到一方面的攻击，譬如来自东南方的进攻，他們在北面和东面仍然有暢通无阻的康巴奥和烏亚烏亚两条大路，以及横过瓦齐—达—埃馬①平原的通路。他們可以把圣佛兰西斯科腹地的全部广大地区作为无法进入的避难所，在这里，他們可以退守，也可以准备反攻。不过，指望他們会全部放弃居民地，就說明围攻者未免过份乐观。塞尔泰納霍人一定会抵抗，正象他們事实上进行了抵抗那样。因此，正如后来事实所証明，单从一方面进攻，反而使他們在其他各方面有了无数的出口，他們可以通过这些出口，和邻近的地区联系，得到給养。

要預先看到这一切，本来不是难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成立第三縱队，从若塞罗或維拉—諾瓦出发，經过相当于其他两路縱队所走的路程，和他們会师，从而逐步地把各条道路切断，最后完成一条有效的封鎖綫。然而，当时对这一支如此必不可少的部队却并沒有考虑。已經沒有时間考虑这一点了。軍队和祖国所蒙受的耻辱必須洗雪；全国都在沸騰叫嚷。

当时所作的事是向前挺进，征服敌人。因此，薩瓦盖特将軍以总司令官的身份，4月初就从盖伊馬达斯出发，前往阿拉卡丘，准备进攻。

延 迟

直到两月以后，也就是6月底，进攻才开始。兵士們和爱国志士們来到了圣佛兰西斯科河谷的一个偏僻的火車站，有气无力地在这里歇脚，等待命令向前进发。3月份的全部軍事大調

① 瓦齐—达—埃馬(Varzea da Ema)：瓦齐，意即一个临河的低平原；埃馬，是鴕鳥的意思。——英譯者注。

动，不过是一場幻景。从軍队这个名詞的眞正意义来說，我們实际上根本就沒有軍队，因为軍队不仅仅意味着拥有好几千人和好几千支来福枪；价値更重大的是，要具有一个行政、技术和战术的指揮系統，包括从运輸車輛一直到战役的最高战略等等全部軍事勤务——一句話，就是一个优秀的筹划軍事行动的組織。

事实上，什么都缺乏。沒有有組織的供应机构，結果是，在一个有鉄路和海岸联系的临时作战根据地，竟然无法得到軍粮；也沒有能够运輸将近一百吨軍火的运輸設备；最后，也沒有眞正的兵士；在这里下車的背枪的人們既不是行伍出身，也不是来自操場。此外，各营的兵額也都不足，人数比連还少；他們的装备非常恶劣，缺乏最根本的战术概念。因此，必須补充各营的缺額，发給装备，发給被服，供給軍火，并对他們进行訓練和教导。

于是，盖伊馬达斯就成了新兵訓練站，日子就在单調的周而复始的操練中消逝了。在附近卡汀珈的一个空地上，設立了临时打靶場，进行来福枪实弹射击。因此，如果兵士們当初所有的战斗热情逐漸地冷淡下来，那就并不奇怪了。处在这个顚倒的卡帕阿的枯燥乏味的气氛中，他們越来越軟弱了；几百名英勇的兵士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一面打着呵欠，一面在操場上踏步消磨时間。

由于运輸工具的不足，他們不得不一营一营地开到圣多山去，那里也是同样的情况。他們經过同样的操練和过着同样朝不保夕的生活，一直繼續到6月中旬。三千多名整装待发的兵士，但是却不能离开，只有——我們不要忽視这一个独特的情况——依靠一个穷困的城市所能提供的給养过活；这个城市还在前几次出征軍的重担下掙扎，未能摆脫。

在这一段期間內作成的唯一的工作，便是在西奎拉·德·

梅内薩斯中校的指揮下，經过相当的困难完成的盖伊馬达斯的电报綫。要不然，所損失的时間就更多了。部队缺乏最根本的物資，甚至連运輸軍火的大車也沒有，总司令官并沒有召开軍事会議，只是束手无策地面对着在这里露营的部队；这些部队的給养非常糟，他們只吃到他們自己在枯草遍地的平原上抓来的几头瘦弱而飢餓的牛。軍需部的代表[1]无法从盖伊馬达斯得到一次至少足够維持作战基地軍队的一个星期的正常供应。因此，到了7月，当第二縱队出发取道塞其貝前往盖萊莫波的时候，圣多山的仓庫里竟連一袋面粉也沒有了；匱乏和飢餓的威脅，竟使这个战役的总司令官所指揮的軍队无法活动。

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使兵士們焦虑万状，同时也使全国十分震惊。这支軍队在圣多山的資源既然如此缺乏，为了扭轉局面，或者为了节省一千多人几天的口粮的借口，有两个团被派去进行毫无收获的偵察，远及孔貝和馬沙卡拉。这是唯一付諸实行的軍事調动；但是这样做甚至連消除軍队的不安情緒的目的也沒有达到。

两支分遣队中，有一支是新近由步兵第三、第七营（这时这一营已經脫离了第一团）以及炮兵第五和第九連組成的，这两个炮兵連还增加了一門速射炮；由一个非常勇敢的軍官指揮，但是他的暴躁性格却不宜于克服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在路上，这支分遣队截获了一些前往暴动居民地去的騾馬运輸队，他們并沒有回到作战根据地来，却取道罗薩里奥大路，向那个市鎮走去。在計划实行这个草率而沒有紀律的行动时，湯普森·弗劳里斯上校不仅夸大了他自己的精神不安，同时也反映了他的部

---

[1] 指瑪努埃尔·貢薩尔維斯·阿貝罗·弗兰薩上校。——原注。

队的士气和思想情况；因为所有的人都准备违抗这样按兵不动，使他們当初参加战役时的英武精神消沉下去的做法。其他軍官本来都是可以作到制止这位指揮官实行他的計划的。

当他們想到薩瓦盖特将軍会怎样来听取攻下卡奴杜斯的突然消息而許多人感到不安的时候，他們也不得不注意到这种迟迟不采取行动的做法对群众所造成的影响，群众急于要看到事情得到解决。他們也同样注意到，这种休战三月的局面对于一連三次获得胜利而士气大振的敌人是多么有利。归根結蒂，最后一点是最主要的理由。

沒有作战計划

阿瑟·奥斯卡将軍終于决定采取行动；他在6月19日这天发布的命令中宣布了这項决定，宣称他要“讓公正的历史家来評判这种延迟的局面”。他的命令并不象这一类的公文那样簡練。在預言了对安东尼奥·貢塞也罗的信徒——“共和国的敌人”——的必然胜利之后，他向軍队指出，他們一进入腹地，危险就在等待着他們；怎样在那些“該詛咒的森林”的深处，“敌人将从我們的两翼和后方向我們攻击”，还要碰到“障碍重重的道路，壕沟，各式各样的埋伏以及战爭所必然带来的一切最令人苦恼的东西”。

尽管这种說法会造成惶恐不安的后果，但是却毕竟是实情。工兵队在偵察任务的报告中，强調了这个地区的崎岖险阻，它的地形特点使得战役的胜利取决于三个条件：能够使軍队在这个貧瘠的荒野之区生活下去的充足粮秣；最大限度的机动性；以及适应这一地区的灵活編制。

进一步的評論

上面这三点，是主要的补充条件，但是竟沒有一个是作到了的。軍队离开了基地，只带了一半粮秣。在行軍途中，一門重达数吨的攻城炮又使他們大受其累。他們按团的編制行軍，各营四人一排并肩前进，各营前后仅仅相隔数碼。

事实是，認为这个战役可以按照古典的方式来进行的观念，依然存在。从几天以前向各部队指揮官发出的指示就显示了这一点。这些指示只不过是古老的格言的摘要，这种东西，任何一个門外汉都可以在維亚尔①的書里找到；它反映了一个頑固的信念，認为甲貢索人以及他們的神出鬼沒的游击队可以适合将軍办公桌上所拟定的作战計划。

出征部队的总司令对于部队的調配十分注意，而对于战役的主要狀况却漠不关心。这个战役，从战术的观点来看，不过是包括了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地形，以及派出的軍队本身的随机应变的机动性而已。这个总司令的組織很坏的軍队，既沒有任何补給路綫，而且仅由做得不多的偵察引导着，或者只是从参加过以前几次出征的軍官那里偶然得来的情报引导着，出发去对付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而且，附带地，也沒有切合实际的指示来保証两翼和背后的安全。另一方面，他們事先就有了传統的混合战斗規則的想法，各作战单位假定按照規則所規定的距离列开，因此，每个团在空曠的战場上运动时，就有可能作几何形的——前面是哨兵綫，随后是支援綫，增援部队以及后备兵——动作，象战爭艺术的先輩們所要求的那样机械似地正确。說到

① 維亚尔(Jean Baptiste Chales Vial, 1771—1837年)：法国剧作家。

这里，司令官引証了賽·布朗的話。他沒有提出新办法的意思。他无法想象，他所提到的这位头脑冷靜的战略家，逢到一場腹地战爭的現实問題，会願意放弃这些理想化的格言；他虽然是个天才，但是在这个时候却敌不过一个山林队长①的种种狡猾手段了。腹地战爭，是千变万化的战爭，沒有任何固定的規則或一定的計划，会在一个偶然出現的情况，道路轉弯处的突击以及到处出現的埋伏下，不被打乱。

他不过是在抄袭那些毫无价値的指示，原因就为了它們的性質都太明确了。他企图把不可預見的未来安排好。一場只需要一个有胆略的指揮官和六名勇敢而老練的上士来进行的战斗，却落到了古老阶級制度的复杂机构中，結果整营整营的大批士兵，都被且战且走的可怕敌人，誘入了狹窄而曲折的腹地小道。最最糟糕的是，他們还带着一門重达两吨的巨大鋼制維特华斯32口径大炮！这个庞大的武器，原来是为了海岸要塞安靜的四郊用的，現在却只是阻塞道路，拖延行軍，阻碍軍需車輛，以及打乱阻撓任何进行中的軍事行动。然而，用这个巨大吓人的稻草人来恫吓腹地人，却是必要的，哪怕其他不可缺少的措施都置之不顧也在所不惜。

讓我們举个例子。各路縱队在絕对难以想象的条件下——只携带一半粮秣——离开了基地。在行軍的途中，我們不久就会看到，他們的軍队根本就不可能抵挡敌人的攻击。一句話，他們既沒有有效的前鋒的保卫，也沒有在两側巡邏的足以击退埋伏的偵察兵。他們实际上所有的偵察兵，是絲毫不发生作用的，因为他們不得不在主力部队旁边前进，这在卡汀珈中是不可能

---

① 山林队长(Capitão do mato)：这个名詞可以回溯到殖民地时代，当时是用来称呼那些追捕逃亡奴隶的队伍的无賴首領的。——英譯者注。

的。身穿布制軍服的兵士，不得不在杂乱的鳳梨树丛和荆棘丛中开路前进，結果是只走了几步，他們的軍服就被撕成了碎片。另一方面，他們本来可以为这种局面作好准备，本来可以供給他們适当的服装的，因为伐盖罗的裝束对他們就是一个教訓。偵察兵在卡汀珈中行进时应該穿着塞尔泰納霍的皮制甲冑——坚固的皮带凉鞋，綁上使契克—契克树的棘刺无法为害的护脛和綁腿，穿上紧身上衣和护胸，戴上顎下有带子系住的皮帽。只有这样穿戴起来，他們才能够穿过这些树丛而不受到損伤。如果讓一两个部队这样装束起来，并且經过适当的訓練，最后就会仿傚甲貢索人的惊人的行动了；特别是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各营都有来自北方的战士，他們根本就不願意穿这种野蛮的装束，所以就更有必要了。

不管怎么說，这样做本来不是什么特殊的事情。綉有鮮明飾带的欧洲式短軍服和擦得雪亮的靴子，在卡汀珈的矮树丛中却更是特殊。此外，这些腹地的优秀同胞已經向我們表明，他們的奇异服装虽然是用粗劣的材料制成，却能够使人的体型变得魁梧，显得孔武有力。这是抵御冷热多变的气候的最好的服装：它减低了炎夏的酷热，也緩和了冬季的严寒，使穿这种服装的人免得遭到气候突变的伤害；一句話，它能使人的生理官能正常化，有助于培养强健的人。而且，这种衣服还能够适应战争的重大变化。它撕不破，穿不坏；經过一場长久战斗之后，精疲力尽的战士所穿的服装还是完好的，可以就地在荆棘之上躺下休息。軍号声一响，他就能一跃而起，站到队伍中去，他那身柔軟的盔甲上不会留下絲毫皺痕。他可以冒着傾盆大雨行軍，不会淋湿。他的前面即使有个烈火熊熊的牧場，他也可以絲毫不受損伤地穿行而过。他的前面或者出現一条水流湍急的河，他也可

以穿着这身不透水的服装涉水而过。

不过，在战略家們看来，这可能是过份标新立异。他們害怕兵士們的皮肤上蒙着甲頁索人的粗糙的皮。这次出征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須尽力做到正确无誤。正确无誤了，但却軟弱无力。

14日这一天，第一支出发的队伍是工兵队，由一个团加以保护。这支队伍面临一項艰巨的任务，要使腹地的羊腸小道便于大軍的进行，或者予以加寬，伸直，塡平，或者在上面架上便桥，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完全不适于行軍的炮队通过这些崎嶇曲折的、有着許多凹坑和洞穴的、两旁高山壁立的小道。这是为了克虏伯炮队，几門速射炮以及吓人的32口径大炮鋪平道路；这門32口径大炮本身就需要一条坚实的車道。这条車道終于修筑好、开辟好，多亏得工兵队的出色努力和罕見的頑强；它一直通到法維拉山山巔，全长三十六哩。

工兵队；西奎拉·德·梅內薩斯

担任这項出色任务的軍官，是西奎拉·德·梅內薩斯中校。当时，誰也比不上他更清楚地了解这場战役的性質，或者更宜于担任指派給他的任务。他具有坚实的理論基础和善于观察的敏銳头脑；他成为这数千通过一个陌生的蛮荒之区的人的唯一向导。他的足迹遍及各地，而且总是单身，只带几名副官。他知道这个蛮荒之区的一切值得知道的东西。这个不屈不挠的战士，是在兵营生活之外学会他的本領的，他不知道什么是恐惧，就連腹地最桀驁不馴的战士也为之惊訝。他会在寬闊的起伏不平的高地上巡視，也会在遍布埋伏的荒野上出現；他观察、研究这个地区的地形，而且有許多次都是一面走一面和敌人作战。他所騎的是一匹甚至連小跑可能都感到吃力的瘦馬，但是他在进行

危险的偵察任务时，却会奔入凹地，飞快地跑过，又爬上陡峭的山坡。在开伊潘，在卡倫比，在康巴奥，总之，在任何地方，都会看見他，他关心他的記录本和他所夸的“快馬”，比关心自己的生命更甚。

这个富有原始情調的景色吸引了他。这里的奇异植物，极其峥嵘的地形輪廓，以及未經研究过的地質結构——都出現在他眼前，围繞着他，恰似地球史上一个沒有任何人翻閱过的杂乱的章节。常常，这位一身是胆的軍官会变成了一个沉思冥想的人。一块岩石，一朵花，或者是土壤的一点引人注目的特点，都会使他忘記了战爭的任务，把他升高到宁靜的科学世界中。他和附近的牧人結識，交上朋友，最后，和甲貢索人也交上了朋友。他使他們感到惊奇；这个貌似耶穌，看来很軟弱的人，出現在每一个地方，身上背着一支来福枪，皮靴上挂着一个步程計；他藐視他們的詭詐，逢到了一处埋伏也毫不畏惧，当他的四周响起一片大口径火銃的枪声时，他也不停下来看一看小指南針辨明方向。

总司令官是完全了解这个人的价值的。梅內薩斯中校是出征軍的眼睛。他来自北部的一个腹地家庭，在卡奴杜斯的热狂信徒中有近亲。这个发色金黃，看来很瘦弱的甲貢索人，不論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都曾受到过近代文明的熏陶，而且天生成一种与他的大胆相媲美的机智，使他成为軍队安全行动的最好保障。他为出征軍所提供的一条行軍路綫，甚至連塞尔泰納霍人都感到惊訝。

卡倫比大道

通往卡奴杜斯的大路，其中有两条由以前的出征軍走过，

即康巴奥大路和馬沙卡拉大路。現在还剩下卡倫比大路；这条路比較短，在許多地方比較易于通行，沒有第一条路旁的那种深沟，也沒有第二条路两边的那种辽闊荒蕪的平原；这一切都使塞尔泰納霍人相信，出征軍一定会选择这条路，于是他們便在路上筑起防御工事，如果出征軍眞由这条路进軍的話，那么远在他們抵达居民地之前，就会遇到复灭的危险。工兵队所拟定的計划，却避开了这条路，把进軍的路綫更往东移，繞过阿拉卡蒂山的支脉。

向卡奴杜斯进軍

在选定的路綫上，各个团同时行进。炮兵队在17日从圣多山出发，一开始就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輕便的野炮走了六哩的路程，已經到达佩奎諾河的时候，笨重的32口径大炮几乎落后了三哩。二十对公牛拖着这門大炮，在滿是泥濘的溜滑道路上沉重地緩慢地前进着；赶牛的人是新手，人和牲口对这种完全新的运輸方式都无法适应，在每走一步，在突然轉弯的地方，在走过簡陋的桥梁，在把这沉重武器拉出泥沼的时候，随时随地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障碍。

直到19日下午，也就是花費了三天工夫，前进了八哩以后，他們才把这門巨炮拉到"卡尔德罗—格兰德"，这样，他們才有可能把炮队組織起来；这个炮队和步兵第二十五营一起，組成了丹特斯·巴萊托上校的第二团的前鋒部队。翌晨，这支先遣队以同样步步艰难的緩慢步伐向五哩外的"古蒂拉納"进发。

同一天，总司令官也从圣多山出发，随同出发的是这路縱队的大部分人員，由第一第三两团組成，計一千九百三十三人。整个出征軍三千多人，就这样开始了行軍。一直到达阿拉卡蒂山，

距圣多山二十九哩，他們的行軍方式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說，每次以一个大单位为主体，有时集中在一起，然后再分开，輕装的前鋒部队經常由于炮队的艰难进程而緩慢下来。

第五巴伊亚警察大队

在所有部队的后面是輜重車总队，这支队伍由軍需部代表閥貝罗·弗兰薩上校直接指揮，由正規軍的四百三十二名兵士和第五巴伊亚警察大队护送。在整个出征軍中，这支警察大队是唯一的一支眞正准备着来应付这次战役的各种条件的部队。这支队伍是由最近在圣佛兰西斯科河流域招募来的塞尔泰納霍人組成。它旣不是一个步兵营，也不是一营警察。他們都是凶猛而頑强的卡波克洛人，兴致高，喜欢吵吵鬧鬧；后来，在围困卡奴杜斯那些焦虑困苦的日子中，即使当时子弹横飞，他們还弹着五弦琴唱着愉快的歌曲；实际上，他們是一支由甲貢索人組成的队伍。在正規部队中，他們那种原始的勇敢作风，显得非常突出，这种作风旣粗野，又有浪漫情調；多少有些野蛮，同时又显得英雄气概；旣是騎士风度，又是残酷无情；总之，这种勇敢也就是那些和邦德拉队战斗的森林混血兒的勇敢。这些人所显示的，是一个种族的原始气質，他們被高地所隔离，沒有受到外界的影响，而現在，突然带着原封未动的本来特性出現了。这是一种有趣的不合常理的特性的混合体：使人感动的眞誠，近乎牺牲的忠心，几乎会变成野蛮的英雄气概，所有这一切都紧紧混合在一起，这种情况，我們下面就会看到。

改变队形

第五警察大队和輜重車队是最后从圣多山出发的，走在出

征軍的后面；結果，在有必要把整个部队集中在一起的时候，这部分人却和部队的其余部分完全隔絕了，其他各营情况也是如此。尽管事先队形曾經一致同意，后来却发現一旦遇到战斗，根本不可能立刻集中。整个炮队由于依靠工兵的工作才能前进，常常和其余的部队相距很远，恰似一个巨大的障碍物，在前鋒部队和輜重护送部队之間挡住了去路。因此，如果甲貢索人从仔細选定的据点在后方发动一次攻击，走在前面的部队为了支援同伴而折返的时候，就会发現炮队阻梗在狹窄的道路上了。

評　論

对官方所記載的詳細行軍路綫进行研究，就会发現上述的种种情况。当这路縱队的主力，在21日破晓从距圣多山两哩多路的佩奎諾河出发，行进五哩，于早上九点鐘左右抵达“卡尔德罗一格兰德”的时候，护送炮队的后卫部队，連同那32口径大炮及保护它的麦德罗斯团，还离这个地方相当远。同时，走在最前面的高維亚团，在晚上到达了“吉蒂兰納”，工兵队和阿瑟·奥斯卡将軍都在这个地方，这位将軍是率領了二十名偵察騎兵和步兵第九营的步兵一起到这里来的。只要想一想阿貝罗·弗兰薩上校指揮的第五警察大队保卫下的輜重車队，是殿后的队伍，我們就会看到，出征軍分散在将近十哩路长的道路上，而这种情况是完全违反指示的。

22日黎明，头天留在“卡尔德罗”的巴波塞将軍拔营，向“吉蒂兰納”进发的时候，总司令官却率領了第一团，第三团的第九营，第二团的第二十五营，卡罗斯·德·阿倫卡少校指揮的騎兵队以及炮队，正从那个地方出发，按照事先决定的路綫进軍。第十四和第三十营領先；騎兵队和炮队居中；第九和第二十五营殿

后。总司令官这一天的行軍速度很快，在一个很短的时間內就和前鋒部队到达了“茱亚”，距“吉蒂兰納”四哩。但是这时炮队却在“吉蒂兰納”受阻了，等待工兵队来修筑道路。旣然大部分部队仍然沿着卡尔德罗大路而来，他們一路就不得不常常分散；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遇到敌人的攻击，非常不利，因为兵士并沒有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調遣的准备；这种調遣应該事先作为战术上的不可缺少的要点安排好，而不应該听任环境逼迫他們这样做的。

那天晚上，各团終于在六点鐘左右抵达“茱亚”集合；繼炮队而至的是这路縱队的其余部队，步兵第五、第七、第十五、第十六和第二十二营；所缺的只是輜重車队，在途中某地被阻了。23日晨，两位将軍从这里出发，前往八哩路外的阿拉卡蒂，由高維亚上校的几个营組成前鋒部队。不过，麦德罗斯上校指揮的炮队直到中午才出发，他們是等到工兵在弗劳里斯团的帮助下，把极其艰巨的修路工作完成后才动身的。

如果我們詳細叙述这次行軍的細支末节，甚至連次要的偶然事件也談到，这只是因为这些事件能够表明出征軍究竟是在什么特殊情况下出发的。他們离开“茱亚”，抵达已成为一片废墟的“普索”老庄园，发生了一件事，足以說明他們对于自己所到的地带究竟了解到什么程度。

意外事件

工兵們放弃了繼續靠“錫蒂奥”庄园右边前进的方向，而选择了庄园左边的道路；这个庄园是屬于当地一个土著托馬斯·維拉·諾瓦所有，他是一个全心全意拥护我們事业的人。工兵前进了相当路程，并干了許多小时工作之后，西奎拉·德·梅內

薩斯中校終于看到，以必要的速度把道路修筑到可以行軍的程度是办不到的。“要从这个卡汀珈的矮树丛中挖出去的泥土是这么多，搬开的石块是这么重，更不用說車輛上下所逢到的崎嶇地形了。”于是，他們放弃了已經干了的工作，回到維拉·諾瓦的庄园。他們从这次經驗中吸取了教訓，开始修筑一条新的道路，虽然多少远一些，但是却实用得多。傍晚，炮队就从这条路上前进，經过“佩里拉斯”庄园。到了午夜，在拉谷亚—达—拉吉扎营，这里离阿拉卡蒂約一哩多一点，而这一縱队的其余队伍早已在那里有好一会工夫了。还有后卫部队的第三团和那門笨重的32口径大炮仍然沒有到，他們因为天色已黑，停留在里伯拉斯奥—杜斯—佩里拉斯的陡峭的河岸上了，他們无法在黑暗中过河。

现在，他們走进了危险地区。那天，在拉谷亚—达—拉吉，司令部的一队偵察兵，在一个中尉的指揮下，碰上了几个正在拆除該地一所房屋①的暴动者。当时发生了一場迅速的遭遇战，塞尔泰納霍人受到一陣来福枪射击，沒有还击便逃之夭夭。但是他們有一个人掉了队。他当时正在房頂上，一下来就被包围了。尽管他已受伤，他还是一把揪住就近的对手，一个上士，把他拖下馬来，搶走他手中的来福枪，用枪托把他打倒。接着他背貼着那所房子的墙，把那支枪在头上风車般地飞舞起来。最后，他終于被全体偵察兵压服，精疲力竭地躺在地下，不再抵抗，于是他們一拥而上，把他杀死。这是他們的第一个战果；从获得这次战果的人数来看，这实在是太小了。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多起。

到了24日，行軍更加困难了。縱队中午从阿拉卡蒂出发，因为他們不得不等待前一天晚上掉队的兵士，現在各个部队都

---

① 指若瑟·亚美利柯上校的房子。——原注。

已聚齐，便向"裘特"进发；这个地方有八哩半远，到了那里，各部队又不得不再一次分散。道路越来越坏，除了工兵的修筑工作外，还要用鹤嘴锄在荒野的卡汀珈中一路开辟两哩多长的道路。这个地方，和当地人所起的名称完全相符①。

負責这項出色工作的軍官給我們留下了这样一段記載：②

在契克—契克、帕瑪托里亚、拉博—达—拉波薩、曼达卡鲁、克罗阿斯、卡布薩—德—弗拉德、卡倫比、康桑松、法維拉、吉沙巴，甚至在很有名的馬坎比拉，都会遇到常常談起的和非常害怕的裘曼南。这是一种藤本植物，形状象灌木，看来特别象我們在花园里見到的那种人工培植的有椭圓形叶子的那一种。裘曼南的茎在离地数吋左右的地方分成許多支，支叶出奇的茂密，形成一个巨大的杯状物，或是靠本身的力量屹立着，或是靠围繞它生长的植物支持着。它那圓筒形的叶子在地面上伸展开去，上面有八道凹痕，和相等数目的紧密的胶質纖維，恰似一个巨大水螅，带有无数柔軟而伸縮自如的触鬚，往往盖着大片地面，在这个植物瘦小疏稀的地区形成一片无法穿过的网。工兵队的兵士，用战斗部队的俗語来說，就是"苦力"，和警察大队的人，在用所能到手的最鋒利的尖头工具清除这种植物网时，极为困难；要劈开这种植物，清理出一条道路，无論怎么努力，它总是意想不到地抗拒。工兵队必須在几小时內，在这个新型的迷宫里开出一条长达三哩多的道路，而炮队紧跟在后面，等着向前挺进。尽管共和国的爱国志士在完成这項艰巨无比的任务中付出了巨大而坚决的努力，但当他們还沒有抵达一种开拓地，即当地土著称之为盖伊馬达斯的之前，天已經黑了。在这里，这种頑强的植物突然在他們的路上消失了，就象被吓跑了一样。我們的兵士毅然担負着这个任务，繼續苦

① "裘特"(Jueté)：意即大荆棘。广义說来，就是一大片荆棘，或灌木丛生的地方。——原注。

② 即西奎拉·德·梅內藤斯中校以笔名"霍芝"(Hoche)在《祖国报》(*O paiz*)上所发表的文章。——原注。

干，克服了沮丧、忧虑和困倦。負責这項任务的軍官，都屬于上述工兵队和警察大队，除指揮官外，还有那西門托和克里桑托中尉，庞西亚諾、維吉里奧和梅尔契阿德斯少尉，而科里奥兰諾上尉和多明各斯·里柏罗中尉，則在后方从事别的工作。在天黑以后，工兵队采用了有效办法，到处燃起熊熊的篝火，以便这些爱国志士能够在火光下継續工作。

就在这种情况下，这最后一段通往前面說过的叫做盖伊馬达斯的开拓地的路，終于在晚上八九点鐘时，在一片欢乐和喜悦声中完成了；到了这里，裘曼南也就消失，换成一种比較柔軟的植物。那門32口径的大炮，由于无法在黑暗中克服路上的重重障碍，仍然停留在遍長灌木的小路上，直到第二天才到达。負責这門大炮的，是多明各斯·勒特軍医；他率領了一伙“苦力”，把这門大炮从佩奎諾河一路拉着前往卡奴杜斯。

九点鐘过后不久，工兵队在滂沱大雨下集合，在开拓地露营，这場大雨一直下到第二天，使他們深感麻煩和厌恶。在这里露营的还有炮兵队、步兵第十六和第二十五营，而步兵第二十七营則留着保卫那門32口径大炮，在丛林中露营。这是一片动人的景象，而且不仅这样，簡直是一片宏伟的壮观，誰看見了，就会留下生动的印象；大炮擦得雪亮，閃閃发光，驕傲而威武，仿佛是这世界女王显示着无比的力量，在那些巨大篝火的奇异光輝的照耀下，昂首前进；这可以說，是自由本身的天才之光在照耀着它，向出征的人們指出責任、荣誉、光輝的道路。

这时，奥斯卡将軍和他司令部的參謀以及一支騎兵偵察队，已經到了“裘特”，在那里过夜。与此同时，巴波塞将軍正率領着第一和第三两团向距此三哩之遙的“罗薩里奥”庄园进发。总司令官在第二天早晨到了那里，接着是本縱队的其余部队，于是又有必要把罗薩里奥河西岸修成斜坡，使炮队得以渡过。

大胆的探子：帕杰烏

現在敌人又露面了，这是一伙行动迅速出沒无常的敌人。他們只是一队偵察兵，在甲貢索人的領袖帕杰烏的指揮下，出来狙击軍队。这位赫赫有名的匪徒，最初只是出来偵察一下，但是后来事实証明，他抱有一个更明确的目标，就是象对付前一次出征軍那样，利用看不見的来福枪狙击，再一次在軍队中制造恐慌，促使他們加快步伐，带来巨大的損伤。兵士們穿过卡汀珈前进时，他們就成了盯牢不放的側面打来的快速狙击的目标。敌人往往会悄然而去，过后又突然在远处出現。他們向前鋒部队进行猛烈的袭击，随后便再一次沿着道路逃走；这一次当前鋒部队是步兵第九营。要把这些袭击者看一眼都是不可能的；他們打上几枪，立刻便飞奔而去。一个十二三岁的庫里包加孩子受伤被俘，但是在訊問他的过程中，沒有得到任何情况。

在"罗薩里奥"

軍队沒有受到意外的袭击，在"罗薩里奥"庄园扎了营。所有的战斗部队現在都集結在一起了，只有第三团除外，这个团已經前进到四哩外的"巴伊薩斯"。总司令官发了一封信給薩瓦盖特将軍，提醒他以前的約定，即27日在卡奴杜斯附近会师。他們稍事休息后，便于26日拔营，向距此有十一哩路的"維卡尔"庄园进发。

这时，他們已到达危险地区的中心，距圣多山約五十哩。前一天晚上双方进行的一陣短时間射击，是同类性質的战斗即将来临的先奏。甲貢索人可能已經从偵察中获悉了一些情况，現在正准备着进行規模較大的战斗。正象往常一样，他們又在这

里潜伏起来，仿佛在大地上消失了；地形的构造，从这兒到"巴伊薩斯"，变得更加崎嶇险阻，荒蕪的山崗交錯起伏，其中聳立着罗薩里奥山脉的陡峭光秃的山坡。

軍队这时不得不爬过环繞卡奴杜斯南边的副壁。他們极其小心地前进；軍号也不再响了。各营迅速組成队形，向高地走去，爬上去后，又分散开，順着把"維卡尔"庄园和群山截然隔开的峽谷而下。于是整个縱队分成了許多部分。当前鋒部队在日落时分抵达庄园的时候，輕炮队已把笨重的32口径大炮交給工兵，紧跟着登上第一个小山崗，从另一边的斜坡緩慢地向上爬，前面有工兵为他們开路。这时，天已黑了，又下着傾盆大雨。在这种情况下，长久以来就熟悉这一带地形的敌方游击队，很可能輕而易举地进行袭击。但是，他們却沒有这样做，因为他們另有更好的計划，这一点，我們在后面就要看到。他們也同样沒有去碰輜重队，这支队伍正殿后沿着裘特大路前进。拖車的牲口已經卸了下来；五十三輛大車以及七輛大牛車所載的全部东西，都打成包裹，由第五警察大队的强壮的塞尔泰納霍人背着走。

黑夜相当宁静地过去了。第二天，27日，是两路大軍冒险会师的預定日期；他們馬上就能胜利地踏平被围的居民地的废墟了。为了进行这場最后的战斗，一切都已行动起来；在这片异常的忙乱中，显出极其焦急不安的情緒，以及大战前夕所慣見的那种使人战栗的热情，这时誰也沒有想到那些落在后面的同伴。各团出发了，把远隔在后的輜重队忘得一干二净，而这輜重队伍已經沒有絲毫保护，因为負責保卫的兵士或者背着沉重的包裹，或者忙着照顧那些拉車的騾子，因而甚至連最不足道的小接触也无法对付。尽管如此，各团依然繼續前进。在縱队前面的是高維亚上校率領的部队，带着两門大炮；居中的是奥林皮奥·

达·西尔維亚上校的部队和騎兵；湯普森·弗劳里斯和麦德罗斯两位上校所率領的队伍殿后。他們在輕便的浮桥上通过了名叫"安其科"的河，然后緩步前进，首尾散开足有六哩之长。为大軍开路的是第二十五営，两翼配佩着两个完全不发生作用的排；这个营在清除挡住去路的树枝残干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在前往"皮托姆巴斯"的路上

結果是，那天中午，甲貢索人在他們抵达"安其科"之前，发动了一次出其不意的攻击。这是一个性質比較严重的遭遇战，尽管还够不上后来所称的"战役"。帕杰烏把他的偵察兵集結在一起；这些人原来是从这里到卡奴杜斯沿途散布着的，这时他們从側面向这个縱队进行狙击。軍队正在一个草木不生的斜坡上，由于位置較高，正好成了塞尔泰納霍人的大好射击目标；而这些塞尔泰納霍人却躲在下面的乱草丛边緣，几乎看不見。尽管如此，軍队还是坚定地抵挡了这次攻击，結果只有一死一伤。随后他們照常踏着习惯的步伐，秩序井然地向前进发，一直到了那个值得記念的"皮托姆巴斯"庄园；就是在这个地方，莫萊拉·西塞第一次遇到了热狂的信徒。这是一个只能使人引起最不愉快的記忆的所在。

残酷的遺物

軍队中所有的人，发現了这里的残酷的往事的遺物，大为激动。干枯的树梢头迎风飘摇着撕成碎片的褪色的軍服；残旧的馬鞍，撕成片片的軍用斗篷和軍帽，伴随着一节节的白骨，散布在地面上。路的左边，一根树干上——它已成了一只衣架，上面挂着一身飽受风吹雨打的軍服——是塔馬林多上校砍去头顱的遺

骸，两只胳臂下垂着，剩下枯骨的双手还套着一付黑手套，脚下是他的骷髅和靴子。

兵士們离开路边，深入到野草丛中去，便看到了其他不幸的人們的遺骸：一具具枯骨还套着撕得稀烂的肮脏軍服，在这里那里仰躺着，模样十分凄惨；有的挂在被陣陣微风吹弯了的灌木枝上，仿佛这些孤魂在跃跃欲动。所有这一切都是甲貢索人存心这么放着的；除了枪支和弹藥以外，他們沒有从这个現場拿走任何东西。第二十五营的一个兵士发現一具只剩下枯骨的尸体的小腿上，扎着一块手帕，里面包着一卷四千密耳瑞斯① 的鈔票；錢币和其他值錢的东西一样，是敌人所輕視的。

然而，受惊的軍队并沒有很多时間去仔細观察这个情景，因为敌人繼續从側面进行攻击了。塞尔泰納霍人的前一次进袭，因为右方受到特罗吉里奥·德·奥里維拉上尉所率領第二十五营中的一个連的迂迴，被打退了，但是他們一路向后撤，一路还不断射击着。于是第二十五营出发追击，后面还跟着恩利克·塞凡里安諾·达·西尔伐少校指揮的第二十七营，一直把他們追到了“安其科”。

現在正是中午时分，一場战斗已不可免。在正前方和两翼的各点，可以听到疏疏落落的枪声。于是总司令官布置了击退敌人的最有效的預防措施；每一个迹象都表明敌人正要包围和攻击他們。隶屬司令部参謀部的馬格斯·达·罗恰少尉所率領的一个騎兵偵察队，奉命从左方进行搜索，結果毫无所获；因此大軍就繼續前进。

两三小时以后，当他們正在越过一座山崗时，敌人突然又发

① 密耳瑞斯（milreis）：巴西錢币，即一千瑞斯；这里原文是四康托·德·瑞斯(4 contos de reis)，即四百万瑞斯，等于四千密耳瑞斯。

动攻击，几門克虏伯大炮发射了几发炮弹，予以还击。一个騎兵中士带了几名兵士大胆地鑽入了卡汀珈，但是又一无所見。这当口，部队繼續前进着，第二十五营領先，以一个偵察連为前哨。后面紧跟着第二十七和第二十六营。这些队伍回答了敌人的疏疏落落的射击，反而使进攻更激烈。

黑夜漸漸来临，前鋒部队掙扎着走上恩波拉那大路的最后一个陡峭的斜坡。他們气喘吁吁地爬了上去，但是行軍的队形并沒有因之动搖，同时还击退了敌人不止一次对两翼的猛攻。接着又出現了高山。在爬上最后一段山路的时候，他們发現已踏上一个稍微有些傾斜的平原。这片平原在两个寬闊的高地之間，几座光禿禿的丘陵挡住了前面的路。他們已經到了法維拉山山巓了。

在法維拉山上

这座传說中的山丘，从这个地点看来，实际上是一个山谷。爬上这个山丘以后，人們意想不到地会有到了一个低地的印象，彷彿是向山坡下面走。精疲力竭的旅行者在吃力地爬上来以后，会大失所望。他发現自己的視野局限在种种零乱无緒的景色之中。本应是一带重叠山巒的地方，却看到一条“谷底綫”，这实际上是罗薩里奥大路的延长部分，形狀象寬闊的地沟，象一种一千呎长的巨大壕沟，远处尽头被一座小山丘挡住。

爬上这座山丘，他可以俯瞰两边的斜坡，坡上刻划着深深的沟渠，山洪就从这些沟渠里滚滚而下。在一边，靠右面，可以看到崎岖下降的道路，在峻峭的，几乎是壁立的山崖之間的狹窄隘道穿过，使人想起古代的隧道。靠左边，是另一片洼地，达到馬里奥山的斜度不大的山坡为止。这片洼地向北向南伸展，在北面，有另一座小丘把它围住，挡住了市鎮，不能看見；在南面，它驟

然直降，直抵恩波拉那河河床，形成一个深不可测的峡谷。前面，在一个較低的平面上，屹立着“老庄园住宅”。“秃头山”的小山脉在这里繼續下傾，一直到下面的瓦沙—巴里斯河。在四方面——东面，直向馬坎比拉河谷，科科罗波山脉的这一边，以及穿过山脉的盖莱莫波大路；北面，一直伸展到起伏不平的寬闊平原；西面，直向两条小河，恩波拉那河和摩古伊姆河，接近康巴奥大路的尽头——总之，向四面八方，任何方向，这片傾斜的土地都呈現出同样的山巒重叠，洼地相杂的杂乱景象。这幅画面显示的是一种历經暴风雨侵蝕而逐渐崩潰的山岳，带着年复一年的滂沱大雨不断在加深的峡谷，沒有任何植物来抵抗盛夏的灼热和山洪的侵蝕。

因为，法維拉山，正象这部分腹地的其他丘陵和山岳一样，甚至連卡汀珈的粗野草木也不生长，完全光秃秃的，模样十分崎嶇不平。几株不带叶子的瘦弱灌木，一两棵仙人掌，以及散見在这里和那里的鳳梨树，是生长在山巔僵硬土地上和岩石皺褶处的隙縫間的仅有植物。这种岩石皺褶显而易見地并列在地层的表面上，沒有任何土层的遮盖，因而揭露出这里大地的內部結构。然而，尽管这座山上連灌木也不生，从南面爬上山的人，却看不到北面的居民地；就象我們已經說过的，他必須走下斜度不大的山坡，到了山的寬闊的低凹地，才能看見。这片低凹地恰似两个并列的山峰之間的一具馬鞍。

排　　枪

天黑的时候，縱队的先头队伍已进入这个洼地，連同一个克虏伯大炮的炮队，后随着第二团的其余部队和第三团；第一团和大部分队伍还落在后面。不过，他們并沒有前进多远。始終追

随着出征部队的疏落的枪击，在他們爬上山去时，逐漸密集而連續不断了，走在前面的人則迎面遭到猛烈的排枪射击。

一場极不平常和极其残酷的战斗現在开始了。怎么也看不見敌人，他們都藏身在洞穴里，地坑里，安全地躲在山坡側面挖成的掩蔽壕沟里；黑夜来临，使他們又得到了一重保护。第二十五营的两个連，英勇地抵挡了敌人的攻击。他們分成了几个狙击队，冲上前去，胡乱射击；而前面的两个团就閃开道路，讓炮队通过。大炮与其說是駕着的耗尽力气、受尽惊吓的騾子拉着，还不如說是人在拉着，急忙地在队伍之間以愈来愈快的速度，隆隆地响着拉上前去。大炮爬到洼地尽头的小山頂上，列开作战陣势。接着国旗揚了开来；向卡奴杜斯发了二十一发排炮。

阿瑟·奥斯卡将軍騎在一匹拖炮的馬上，在晃眼的大炮火光中，第一次瞥見了山脚下的那个神秘的腹地市鎮，并且在这块过于鲁莽地暴露了自己的直接处于敌人火力綫下的高地上，享受了轉眼即逝的胜利。原来当时的形势是极其严重的。他的部队局促在山脉的这个狭窄皺褶中，被一群居高临下地藏身在战壕里的敌人包围住了，四面八方都遭到攻击，因此无法进行任何运动。如果全部軍队集結在一起，那么，只有一个可能解决的办法，就是向前挺进，完成翻过山头的危险行軍，与薩瓦盖特将軍的部队会师。那路部队經过間歇发生小遭遇战的一段行軍之后，这时已在前面两哩的地方停住了。可是，第一团还沒有到达；它不得不留在后面保卫速射炮队和那門32口径的大炮；而輜重队則落后更远，还在五哩之外的"安其科"。

評　論

出征軍所采取的作战計划，只可能得到这样一个后果。按

照这个最初的計划，出征軍不得不以一个完整的单位来进行作战。由于它是在一个司令官的指揮之下，而且只有一个輜重队，它就不可能分开为較小的作战单位；然而就在一到战場上的时候，它却不得不分开，不管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从这一切情况来看，向卡奴杜斯发射排炮这种值得怀疑的攻击方式，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获得任何結果的胜利。可是出征軍总司令事后竟說这次战斗非常成功，多亏它才迫使敌人放弃了出征軍猛攻的陣地。可是事实上，后来的情况却表明，倒是出征軍兵士不可抑制地願意放弃这个陣地，甲貢索人則反而努力阻止他們撤出。

甲貢索人的战壕

这里布下的是一种极不平常的陷阱，凡是事后到法維拉山山坡上巡視的人都能亲眼看到。这些山坡上都挖了坑道。每隔几步就是一个圓坑，坑口和地面一样平，围着一道用石头垒成的胸墙，表示这里是一道战壕。这种壕沟数不胜数，都能組成和地面相平的火力綫，足以說明这是經过深思熟虑布置好的，預計到軍队会企图越过这座山。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从“安其科”出发以后，沿路和塞尔泰納霍人发生的小遭遇战，都是小規模的；他們在矮树丛里奔跑跳跃，繼續着效力不大的射击，目的显然是要引誘出征軍沿着一定的方向前进，防止它走上那些通往居民地的小路。他們这个詭詐的計謀非常成功。在不断地追逐一伙四散奔逃的敌人时，出征軍就冒失地开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事先沒有进行过偵察的地区。他們自己毫不覚察地被一个他們所意想不到的机智而可怕的偵察員——帕杰烏，引导到这里来了。

于是，他們就带着征服者的那种沉着鎮靜的气概掉进了这个陷阱。但是，他們这种沉着鎮靜的气概很快就消失了，队伍杂乱地攪做一団，原来整个斜坡从上到下突然之間化为一片流动的火焰，几百条壕沟里的火枪一齐向他們狠狠地打来，来回敬这方面的炮轟；他們脚下的土地仿佛都炸开来了。

繼續不断的排枪

这是一場大屠杀。

各营遭到了这場完全出其不意的袭击，变成了一堆惊惶失措的乱哄哄的暴民，成百成百的兵士跌跌撞撞地向四面八方逃竄，乱踩着倒下的同伴；大炮和排枪交相轟鳴，使他們視而不見，听而不聞——一句話，他們已經絕望地陷入了重围，在这絲毫不了解情况的这一地区連前进一步都不可能，而且天又黑下来了。想猛冲那些斜坡来击退敌人的攻击，是毫无用处的。甲貢索人的狙击手在陣地中很安全，他們蹲着或平伏着躲在壕沟底里，只有火枪的枪筒露在外面。出征軍放弃了用刺刀猛然冲上斜坡赶跑敌人的企图，也放弃了把殿后部队拋在后面，上前迎击可能更加猛烈的袭击的念头；他們沒有别的办法，只有在这个危险的形势下坚守陣地，等待白昼来临。

在法維拉山上扎营

这个办法事实上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一小时以后，敌人的火力开始减弱，而且最后出乎意料之外，竟完全停止了，这个事实就足以証明。于是，各団就按照战斗队形扎营。第二団进入了自右翼至中央的前沿陣地，第一団則在其后；炮队仍然駐扎在对面的小山崗上，速射炮队居右，維特华斯32口径大炮居中，由

图皮·卡尔达斯中校指揮的第三十营保卫。該营奉命担任这个危险任务，是由这位曾以上校身份指揮过該营的将軍亲自交代下来的。他說："憑着第三十营的荣誉，我滿怀信心地命令它担任保卫炮队的任务。"

巴比多少校的第五营的其余部分，駐守左边的陣地，紧靠着卡罗斯·阿兰卡少校的騎兵队。馬里奥山下面的洼地一带，是整个陣地的弱点，后来所发生的事件，竟使这块地方得到了"死谷"这样的一个名字。弗劳里斯上校指揮的各营就拥挤在这个地方。在一个不太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的山沟里，成立了一个臨时野战医院，五十五个伤兵和二十个陣亡者送到了这里（因为他們无法处理死者），这就是說，一个多鐘头的战斗，竟使这一天的伤亡总数达到七十五名。

营地的周圍布下了哨兵綫，軍官和兵士以最民主的精神隨和混杂地躺在地上，安靜地休息。敌人出乎意料的停火，使他們产生了胜利的幻覺；第三团的音乐爱好者們还奏起了祝捷的曲子，多少还嫌太早了一些。他們一直鬧到夜深兴尽才罢手。这时，天空升起一輪出奇地皎洁的明月，給酣睡的兵士撒上了一层銀光。

这种宁靜是騙人的。事实上，塞尔泰納霍人已經达到了他們狡猾的目的。他們既然已經把出征軍引到了这个地点，他們就可以任意摆布缺乏保护的殿后部队以及装着軍火粮秣的輜重队了。就在这同一天，他們同时向法維拉山和"安其科"两个地点发动了攻击。尽管在前一战斗中軍队方面似乎打了胜仗，但是現在却落进了不得不沒有軍火而向居民地进攻，也就是說，沒有作战的武器而进攻的处境。

卡奴杜斯

然而，这种情势并沒有使那些輕率地走上战場的人們担忧。28日黎明，当他們在炮队駐扎的高地上集合的时候，軍官們和兵士們終于看到了那个，拿总司令在当天命令中所用的生动的名詞来說，那个“匪窟”。

卡奴杜斯依然在扩大，尽管它看上去并不比过去大多少。紅土的房頂，在河道急轉处紧密的茅屋核心周围环繞着的山崗的頂上散布着，数目越来越多。在西南和西北，河流形成了环繞市鎮的一道护城河；在东面和北面，居民地則以延綿起伏的山崗为屏障；因此，在晨曦之下，这一个地方看来恰象一座的确很难攻下的城堡。不难看出，如果一支軍队进入了这个地形崎嶇到处縱横的山沟迷宮，就会象在一个排列着巨大武器的战場上的狹路里行軍一样。要想找出一条暢通无阻的道路，完全是不可能的。盖萊莫波大路，在两百碼之外，沿着瓦沙—巴里斯河的干涸河床，通到市鎮；大路的两旁各有一道战壕，掩蔽在連綿不断的鳳梨草之中“神圣的”馬沙卡拉大路——劝世者去南方巡游时所走的路——沿着恩波拉那河的河岸，在群山之間蜿蜒而下，同样是行不通的。至于北面的烏亚烏亚大路和瓦齐—达—埃馬大路，倒是沒有障碍；但是，要走这两条大路，必需进行一个漫长而危险的迂迴行軍。

新教堂这时已快落成了，它的两座高塔昂然聳立在密密麻麻的矮茅屋之上，完成了这个攻不破的城堡的一幅完整图画。这座教堂望得見所有的大路，所有山巒的頂峰，以及所有山谷的深处。登在它任何那一个坚实的飞檐上的狙击手，沒有任何凹角的阻碍。的确，如果不是缺乏雉堞和枪眼，这座教堂看来就完全

象--座角面堡了。

我們已經看到，这片崎岖不平地带，北面順着法維拉山向河沿傾斜而下，左边却有一块寬闊的洼地，通向馬里奧山，以及沿着"老庄园住宅"的方向下降的山脊。第三团在这里排成縱队，占住陣地，右边是高地上的炮队；后面是第二团和第一团。黎明时分，軍队已經列成作战队形。根据他們陣地的有利战术条件，他們覺得必須开始战斗，而且应以炮队为主。他們相信，由炮队来对这个四千呎之外的市鎮进行交叉射击，在短时間內就可以得到完全的胜利。因此，在这最初的时候，全部希望都集中在奧林皮奧·达·西尔維拉上校的炮队身上了。他們的期望如此之大，以至在清晨六点第一发炮弹还沒有射出之前，其他队伍的兵士便已聚集在大炮的周围，做起旁观者来，急于想欣賞一下炮轟后的那幅富于戏剧性的可怕的画面：在炮队撒下的"火幕"下面，卡奴杜斯变成了一片火海，全部居民都在五千所紛紛倒下的茅屋的废墟中消灭了。但是，这幅幻景却注定要被无情地粉碎的。

最右边的克虏伯大炮发出了第一炮，这一炮的效果倒的确是富有戏剧性的。甲貢索人整夜就睡在出征軍旁边的那些密布战壕的山坡上；現在他們又使軍队感到和听到他們那看不見的存在了。

"弹　雨"

后来，在談到这次战斗的时候，出征軍总司令承認，他簡直沒有能力形容这令人丧胆的"弹雨，从山崗上和平原上嗖嗖作响地傾泻而下"，这是使人惊訝得手足无措的。至于第一縱队的指揮官，則在当天的命令中声称，他在巴拉圭战爭的五年經历中，从沒有見过与此相比的情况。事实是，塞尔泰納霍人在攻击中

显示了他們惊人的坚定性。他們的火力是連續不斷的，子弹又密又快，在山丘边上炸裂开，好象是用同一条导火綫点燃的一样。他們袭击了下面洼地里的那些毫无掩蔽的軍队以后，便集中攻击炮队，打死了許多人。几十名兵士倒下了，軍官也有半数。尽管如此，炮队余下来的人員仍然坚守住陣地；在这一切之中，有一个勇敢的老人，大踏步地在大炮之間走来走去，毫不畏惧，仿佛在打靶場上講課那样，不慌不忙，鎮静如常；这个人就是奥林皮奥·达·西尔維拉上校。他挽救了局面；因为，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中，如果放弃了大炮，就会招致失敗。

慌张与混乱

現在整个軍队都着慌了。三千支来福枪既沒有明确的目标，也沒有根据命令，完全出于本能地同时向山坡射击起来。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几分鐘的时間里；就在这几分鐘里，就在这出征軍进行徒劳无益的掙扎的狹窄地区，发生了最可悲的大混乱。

沒有举行会議，也沒有拟定計划，人人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各排既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沒有发动冲鋒或进行最簡单的运动的余地，于是便向四面八方胡乱开枪，他們的武器瞄得高高的，以免打着自己人——他們在向一群把他們包围，从各方向他們攻击，但又到处看不到的阴险而难以捉摸的敌人射击。在这一片騷乱之中，左翼的第三团排成了战斗队形，以第七营为前鋒，对着"老庄園住宅"的方向，向下挺进；最密集的枪弹好象就是从那个地方打来的。四个月以前，第七营曾經从这同一条道路走来，当时他們大敗而逃，把莫萊拉·西塞上校的尸体都抛在路旁。現在正是他們洗刷耻辱的时候了；一起前进的还有第九营，这一营当时也正是它的伙伴。这一个前鋒部队由庫尼亚·

馬托斯少校率領。

这些参加过前次出征，并且在这里吃过敗仗的兵士，現在好不容易得到了复仇的好机会；他們有一个在許多方面都和那位在这里陣亡的不幸的前指揮官非常相似的領袖。他就是湯普森·弗劳里斯上校，一个第一流的战士，虽然他缺乏一个指揮官所必需具备的主要稟賦，特别是那种能够在白热的战斗中沉着地考虑作战运动和执行这种运动的冷靜头脑，但是他却天賦一身經得住任何考驗的胆量，同时也生就一种不把任何敌手——不管他多么强壮，多么大胆——放在眼里的气概。所有这一切，在采取紧急行动的当口，使他成为无可匹敌的領袖。这一点从他目前全力发动的这个性急的进攻中就可以看出来。他这样做，完全是憑着自己的判断，是一种沒有紀律的方式，他沒有得到命令，就下定决心率領这批兵士，一举而攻下聳立着教堂的市鎮广場——就是这批兵士，四个月以前在这里被击敗潰逃的。他的一团人就这样展开了攻势，冒着藏在战壕里的敌人的直接的有效的火力的扫射。他們不过从原来的陣地前进了一百碼光景，前面的队伍就自顧自地散开了。弗劳里斯上校原来騎着馬走在縱队的前面，这时就跳下馬来，准备亲自指揮火力射击。他憑着一时的勇气，不肯扯下袖子上的袖章，因而成了甲貢索人喜欢的射击目标；不久，当前鋒部队再度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发現他已經胸部中弹，死在地上了。

損　失

庫尼亚·馬托斯少校接替了弗劳里斯上校的位置，忠实地繼續执行这次安排得过于急躁的攻势；因为，事实上，第七营正是在这地形上唯一无法后撤的队伍。他沒有指揮多久；一顆瞄

得很准的子弹把他从馬上打了下来；于是卡罗斯·弗雷德里庫·德·默斯基塔少校接替了他的位置，但不久也陣亡了，因而，这一团的指揮权便落在貝累拉·宾托上尉身上。

这一場战斗是损失最大的一次；半小时之內，第七营就伤亡了一百一十四名兵士和九名軍官。这支队伍的人員在敌人連續不断的射击下减少了三分之一。在其他的地点，也遭到了同样的毁灭性打击。指揮官們在不变的吓人的节奏中，一分鐘接一分鐘地很快倒下，他們的职务都由那些較低級的軍官来接替。步兵第十四营，在前去增援右翼陣地时，只不过前进了几碼，便损失了指揮官貝累拉·德·梅罗少校。馬丁尼亚罗·德·奥里維拉上尉接替了他的位置，但是不久，这位上尉就被一顆子弹打倒，抬到了后方去。然后由苏薩·康普斯上尉担負起指揮的責任，但是他只走了几步，就被打死了。于是，第十四营便在一个中尉的率領下繼續前进。

全綫上下，一片屠杀的慘象；更糟的是，他們在毫无一点战术模样的条件下进行了两小时战斗以后，发現弹葯耗尽了。炮队尽管人員减少，仍然英勇地坚守在高地上；可是，現在他們发射的已是最后一发炮弹，随后，野炮就沉默了。半数的軍官已經伤亡，第五团的軍需上尉納斯托·維拉·巴里托·科丁諾就是其中之一。司令部的参謀人員現在接到了各营补充弹葯的强烈要求。

接着，軍需部代表的副官科斯塔·埃·西尔瓦上尉被派往后方，尽量設法催促輜重队赶快前来。但是，这个行动已經太晚。两名在西尔瓦上尉之后派去的騎馬副官，只走了半哩路，便飞馳而回。他們发現要穿过封鎖他們去路的排枪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殿后部队已被切断；而且，在这一片騷乱和喧嚷声，刀

枪撞击声，以及炮弹爆炸声中，法維拉山上的軍队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第五警察大队的枪声，他們正在五哩之外和甲貢索人打得难解难分。

整个第一縱队就这样陷入了重围。不管这一事件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議，这些胜利者却根本沒有办法撤出他們攻占的陣地。他們的司令官曾經这样承認："輜重队遭到了袭击，連一个兵士也无法穿出火綫，这一点从进行的尝試中可以說明。我們沒有其他办法，只得派一支騎兵队到克劳迪奥·杜·阿馬腊尔·薩瓦盖特将軍那里去要求支援弹葯。然而，这一措施，是违反我的判断的，因为我知道，沒有一支队伍能从我們的左翼穿过敌人的火力綫。"① 因此，右翼遭到了攻击，騎兵队就在这里被打垮，不得不退下来；后方遭到了攻击，連两支英勇的輔助队伍也无法从这里突围而出；左翼遭到了攻击，第三团在这里进行光荣的、自我牺牲的抵抗；最后，正面也同样遭到了攻击，大炮已經不再轟鳴，炮队的兵士死伤惨重，所有的軍官几乎都被击毙——現在，出征部队已經完全落到敌人的掌握之中了。

最后还剩下一个危险性极大，而效果难以預料的办法，那就是憑着刺刀和軍刀設法撤离法維拉山頂的这个不祥的谷地，象一条大壕沟似的谷地。可是，在这以前，他們已經尝試了最后的一个办法。派出了一个信使，偷偷摸摸地爬过卡汀珈，去寻找駐扎在北面一哩左右地方的第二縱队。

① 見第一百一十八号命令。——原注。

第七章　薩瓦盖特縱队

一

从阿拉卡丘到卡奴杜斯

克劳廸奥·杜·阿馬腊尔·薩瓦盖特將軍統率的軍队，从阿拉卡丘出发，行軍一百七十五哩之后，在卡奴杜斯附近停住了。他們每次以一个团为单位，穿过塞其貝州內部，一直行进到盖莱莫波；6 月 8 日，他們在这里完成了縱队的編制，全軍都集合在一起了，于是于 16 日向战場进发。这是一支两千三百五十人的战斗力量，包括装备着两門克虏伯輕型野炮的炮队；他們一直是以緩慢的步伐和最适宜于周圍环境的队形行軍的。

这位將軍并沒有怎么样严格地把指揮大权独攬在自己身上，因为这样做并不会得到最好的結果；相反地，他認为，在不放松軍紀的条件下，与三个他部下的直接助手分担責任，最为适当。这三个助手是分别指揮第四、第五和第六团的卡罗斯·馬利亚·达·西尔伐·台尔斯上校、朱里奥·奥古斯托·达·塞拉·馬丁斯上校以及杜那西亚諾·德·阿罗若·潘托扎上校；在这几位軍官的率領下，这路縱队以一种不平常的行軍，一直挺进到居民地外围的房舍。他們并沒有事先发布命令；他們根本

不打算在这个蛮荒的战場上采用老一套的队形，或者遵循預先拟定好的計划。从开始时起，他們对这次战役便有了应有的了解，認識到教科書上所写的正規理論对腹地山林的变化多端的战斗是完全不适合的。在这里，战术的范圍被限制住，事事都得依靠临时情况的变化来决定。

軍队感到自身已經有适当的准备来对付甲貢索人和他們的作战方式，这还是第一次。他們分成了独立行动的、紧凑而富有机动性的单位，因此能以最大的速度进行运动和动作，来保卫自己，抵抗出其不意的袭击，使他們能够应付这种新奇、冒险、同时又无固定規則可循的战斗中必然会发生的——預料不到的事情。这三个团，行动敏捷、灵活，又組織坚强；他們有各自的輜重队，在行动上不会受到它的限制。現在他們能够根据地势的崎岖不平，象游击队那样以体操的方式四处散开。兵团的庞大队伍分散开了，他們不依賴人数众多，却强調根据特定战斗区域的形势而进行迅速有力的行动，并且不带象毕路斯大象队[①]那样的炮队，因为不管它多么威风，在这种环境里是毫无作用的。

这时，第四团开到前面去了；这一团由苏卡皮拉·德·阿兰卡·阿拉里普中校率領的第十二营和若安·伯奇古·德·阿西斯少校率領的第三十一营組成。

卡罗斯·台尔斯

卡罗斯·台尔斯上校指揮这一个团——这个团是近年来我們軍队中涌現出来的給人印象最深的一个軍事单位。台尔斯上校是那些里烏—格兰德州出色領袖的完美典型之一，他英勇，快

---

① 毕路斯（Pyrrhus，公元前318—公元前272年）：古埃及王，軍队以大象为騎乘，于公元前280年战胜罗馬軍队。

活，意志坚强；他和那些其他領袖一样，也是按照軍事領袖安德拉德·納維斯的模型塑造出来的；他胆大而心細，勇猛而审愼；在他那英勇的行为中旣流露出輕率，也表現了头脑清醒。他一等到冷靜地盘算好即将进行的战斗計划，就会和普通兵士一起，投入激烈的战斗，并肩作战。南部联邦主义者的战役，使他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这个身材高大象是巨人、目光沉着而毫不畏縮的人物，就是作为一个战士，在那围攻巴澤的英雄事件中获得了桂冠；現在，卡奴杜斯的战役，又将使他的声名更加显赫了。他具有加烏乔人的那种征战的天性，他了解这場战役不得不在什么条件下发动；这是别人很少能够做到的。

台尔斯上校率領了第四团，单独向西蒙—廸亚斯进发，在5月4日到达那里；同时，他已經把这支队伍改編成一支完全合乎战斗需要的小部队。他使它更輕巧，更灵活，同时还对兵士們进行了訓練。尽管不可能把参加里烏—格兰德州战場上紧张战斗的兵士所得到的实际知識完全传授給他們，他还是尽力使他們不管这一地区的困难，多少能做到同样的行动迅速，同样的对敌人冲鋒的热情。他又从第三十一营的各連中，遴选了六十名訓練有素的騎士，落魄的"草原之王"，他們是完全不适合步兵的緩慢步伐的；把他們組成了一支枪騎兵队，由一名少尉率領。这是一个創举，从表面看来似乎是个錯誤。达米洛夫的这种"冷冰而无声"的武器，是为了在草原上或邦巴斯上进行冲鋒和騎兵攻击而制造的；乍看起来，似乎在这崎嶇险恶、遍地荆棘的地区絕对不适用。不过，这一步驟的全部意义，后来就明白显示出来了。

这些临时組成的枪騎兵，都是富有經驗的騎士，慣于在南方草原上的那些"牛坑"上飞跃；現在他們又以同样的方式，跨着坐騎，跃过北部腹地的凹坑和山沟。后来，当两支縱队在法維拉山

的荒蕪的地区再度会合的时候，枪騎兵的长矛便成了牧人的刺棒，用来围攏邻近地区走散的牛群，这是餓得疲弱不堪的軍队所依靠的唯一食料。由此可見，枪騎兵就完成了双重任务。自从薩瓦盖特将軍的部队从盖莱莫波出发向卡奴杜斯挺进时起，他們便担任了清除道路的极其有价值的任务。几天之前，这支枪騎兵队的二十名兵士，已經一路前进，直达居民地的边緣；他們这次偵察的結果，直到科科罗波山脉的第一个丘陵就在那里出現的“塞拉—維尔米拉”庄园的道路，都暢通无阻了。薩瓦盖特将軍的縱队以每日行軍五哩的速度前进，一路經过了“帕薩吉姆”、“卡那勃拉瓦”、“布里基諾”、“莫亚里”、“康采”、“埃斯特勒达—維拉”等开垦地，而于6月25日抵达“塞拉—維尔米拉”庄园，断定会在这里和敌人遭遇。深入腹地的出征軍，不容敌人进行出其不意的襲击，这还是第一次。

科科罗波

科科罗波并不是某一座山丘的名字，而是一大群数不清的山丘的名字。这群山丘使人联想起古代峽谷的遺址，或是历經侵蝕的山谷或峽沟，由于瓦沙—巴里斯河的冲刷而形成；在古代，这条河的河水力量和今天大得不能相比，很可能是由于当时淹沒卡奴杜斯那崎嶇平原的大湖泛濫而造成。当时，大量积水被围在更高大的山巒中間，从法維拉一面向开伊潘，向西南和西北伸展，另一面向东北，由“普索—德—西馬”和“卡那勃拉瓦”等高地拦住，因此，沒有其他出路，只有向东泛濫，顺着狹窄的壕沟般的水渠流去。

地質的追溯

这一地区的地形构造，不免使人要追溯一番它的地質概况。这里的高地破裂成为峽谷和陡峭的、鋸齿状的斜坡，呈現出一个被洪水冲坍的堤壩的景象。这些岩壁屹立在那里，仿佛是从平地上雕刻出来的；尽管它們的輪廓极其不規則，但仍然可以使人重新刻画出这一地区的原始外貌。它們是一座山岳的化石遺迹。这里的土地核心呈現着我們在别处发現的同样的志留紀层，由于山洪把比較近代的沉淀层冲刷掉了，因而在地平面上显露了出来。在这个冲刷的过程中，原始的山岳出現了，露出了那些鮮明的岩理曲綫，表明許多世紀以来侵蝕着这座原始山岳的自然力量的作用。因为，象法維拉山这样，由于起抵抗作用的卡汀珈在山脚下消失了，因而山的四面山坡就变得光秃不毛。这些山坡有些地方突現着圓石，有些地方則陡然直升，好象石壁，隙縫里还长着几棵瘦弱的絲草；有些地方又密密麻麻地聳立着礁石状的或突出的悬崖，突立在山坡上，直到山頂，形成一条与周围平地在外貌上或主要結构上都显然对立的犬牙交錯的山脊。

凡是从卡奴杜斯前往盖莱莫波的人，都要經过一个特别的山隘，这是一个深深的峽谷，往东流的瓦沙—巴里斯河就从这里通过，曲折地流去。在这里，这条河变成了眞正的道路；人們在干涸的河床上走了几碼以后，就会产生一种通过狹窄的小門的感覚。峽谷到了这里便是尽头，它两边險陡的斜坡很快消失了，人們发現自己已置身在一个半圓形的露天剧場之中。大地的外貌依然是崎嶇的，其他的小山丘形成了中間的焦点。原来的通道分而为二，在右面的一条，包含着瓦沙—巴里斯河的弧形的

河床。这两个寬闊不同的峽谷，有的地方縮小到只有二十碼左右的寬度，便順着两个凸出的横脉所形成的弯度不大的曲綫延伸下去，分开了一段距离以后，又合而为一，形成另一个单独的峽谷，这个峽谷就直通盖萊莫波大路。在会合之前，这两个峽谷的两边都是斜坡，中間山丘的斜坡則和对面的較大斜坡相对。这些較大山坡上聳立着許多陡峭的悬崖，胡乱地在这里那里散布着，或者就形成楼梯一样的順序的阶地，使人想起巨大的竞技場里的看台。

科科罗波的峽谷可以給人这一地区地形的崎嶇险阻的一个大概概念。峽谷的漏斗形两端，分成两个叉一样的小谷；这两个小谷实际上更难越过。大路就順着这难以辨認的双重通道中伸展；到了雨季，两边就积滿了瓦沙—巴里斯河的河水，中間的小山丘則变成了島嶼。最后，直到两条側路重新相遇，才来到平原上，盖萊莫波大路就穿过这片平原，一直向东伸展。

另一方面，如果有人从相反的方向走来，也就是說，从市鎮的东边而来，也会遇到同样的分叉路。在穿越的时候，他必須走两条側路中的一条，或是向右，或是向左，直到他来到另一头的单独出口为止。但是，当他一走出这个迂迴曲折的峽谷，他却不会象在另一头那样，遇到一个平原；这里的土地呈現出同样的崎嶇，只是程度較低，瓦沙—巴里斯河在这里的两排山巒之間曲曲折折地流过。沿着这条河的或就在河床里通过的大路，非常崎嶇不平，滿是障碍，必須繞过无数丘陵的斜坡和横脉；这种情况一路繼續到一条季节性河流的山谷里为止。这个山谷以一个在这里有一所房子的腹地酋长的名字"馬坎比拉"命名。这条大路从这里起，沿着这条河的左岸或右岸，不滿五哩，就到了卡奴杜斯。

在敌人战壕的前面

6 月 25 日正午前，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前卫部队在离这个壁垒这一边的五百碼左右的地方停住了。枪騎兵队已經和敌人遭遇。他們沿着敌人的簡陋战壕疾馳而过，根本沒有能够瞥見他們一眼。甲貢索人向他們开枪射击，打伤了两个人，他們就以全速奔回到縱队前面的第五团。于是，这个团的第四十营，在諾納托·德·賽薩斯少校的指揮下，立刻分成小股的狙击队，而另外的两个营，第三十四和三十五，留着作为后备。薩瓦盖特將軍得到了发生遭遇战的报告，便随着第四团开上前来，在距前綫四百碼的地方設下陣地，以便等待第六团和炮队以及輜重車队到来；这些部队还在后面两哩来路的地方。在这样部署的时候，由八百余人組成的前卫部队，在塞拉·馬丁斯上校的指揮下，展开了持續不断的攻击；这时，狙击手的疏落的枪声和支援部队的有規律的排枪声响成一片；这些支援部队已經开上前去，有力地向敌人回击。塞尔泰納霍人勇猛地抵挡了攻击。指揮官在报告中說：“他們大胆而頑强，并且有俯瞰整个平原和一大段大路的优良陣地；他們沒有后退一步，恰恰相反，他們毫不动搖地精神抖擻地抵挡了我們的攻击，繼續不断向我們的队伍頑强射击，而我們的人很快就被击中倒下，非死即伤。”

不难看出，康巴奥山和法維拉山的事件，正在这里重演。在細枝末节都完全相同的背景下，塞尔泰納霍人正在表演同一粗野、邪恶、单調的戏剧，由他們担任不露面的角色。不管他們学习战爭艺术的道路是多么漫长和艰苦，他們的方法从来沒有变化，因为这个方法实在太好，不允許有任何修改或补充。从那些破毁的雉堞壁垒中，他們可以毫无危险地对我們的軍队进行射

击；这些軍队在他們脚下荒蕪不毛的平原上，成了他們最好的靶子。他們发射的子弹使得最接近的軍队的人数逐漸減少，狙击兵首先被击毙，接着向支援部队扫来，最后又以高而远的弹道向殿后部队的最后一排飞去，这样，整个縱队就都处在他們的射程之內了。

虽然他們这样射击着，他們却并沒有浪費子弹；他們不依靠子弹的数量，而是依靠射击的准确。可以看到，他們是多么吝惜子弹，一顆一顆地数了又数，以免浪費一顆。不一会兒以后，他們經过仔細瞄准和計算的排枪，造成的伤亡就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虽然有八百支来福枪霹靂般地进行回击也沒有用。

第五团証明是一支訓練有素的队伍，他們在瓦沙—巴里斯河畔的陣地上，在那里长着的稀少灌木的掩蔽下，抵抗敌人的射击达两小时之久。在这段时間里，我們的軍队始終沒有前进一步。只要稍微看一下，就可以看出要直接进攻展現在他們面前的两个峽谷是多么危险；他們必須分成小队，才能在峽谷中穿过，这就意味着，当决定性的时刻到来的时候，用人数来体現的实力便沒有了。另一方面，也沒有路可以迂迴繞过这两个峽谷。右边左边，都是一排延綿不絕的遍布支脉的丘陵，要想在这中間找一条穿过的小路，就必須在敌人的监視下，进行一次側面运动，而且可能是一次范围很广的側面运动。所有这一切，都使任何想象中可能获得的利益大成問題。

薩瓦盖特将軍在估計他的軍队所面临的极端危险的形势时，把这一切情况都考虑到了。就他这八个装备充分的营来說，这場战斗是并不勢均力敌的。直到目前为止，他們行軍始終很順利，有效的偵察勤务，保証了他們的安全，并且事先就断定了他們和敌人相遇的时間和地点；但是現在已經足足两小时了，軍

队却在一群大胆进行攻击的腹地暴徒的火力之下，沒有能力运动，白白牺牲。这是一个需要作出具体計划的局面，而且应該是一个就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快考虑好立刻就执行的临时战略。但是，就在上面解释过的进退維谷的形势中，竟沒有人能够針对着敌人所占的陣地来解决这个难题。看来，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冒着一切危险，坚持在这狂暴的排枪射击之下。因此，前卫部队得到增援，带着一門克虏伯大炮的炮兵开上前来，在接近前綫的地方进入陣地。

这时，开始向山上炮轟了。就近发射的榴弹和霰弹打在山坡上或者反弹起来，空气中充滿着子弹，弹片，以及被猛烈炮轟着的斜坡上飞起来的碎石。炮弹在圓石中間爆炸，把它們打得四分五裂，崩下山坡，就象墙壁塌下一样，似乎已經把敌人的陣地完全暴露出来了。但是，这却并沒有收到什么效果，反而激怒了敌人；他們从掩蔽的陣地的废墟里，发动了猛烈的反攻，这是一次惊人的、难以形容的反攻，比以前規模更大更激烈。进攻者几乎要抵挡不住了。而事实上也是如此，他們的队伍人数大为减少，两个支援营这时已全部投入战斗，継續在作无謂的牺牲，伤亡的人越来越多。至于这路縱队的其他队伍，則拉长在从前沿到后方足有一又四分之一哩的路綫上，沒有参加行动。这种局面多少有点象吃了败仗。

战斗已經进行了三小时，但是进攻者并沒有前进一步。他們在距离敌人五百碼光景的地方，上千只眼睛盯着这些光秃秃的山坡，却沒有看到一个人影。誰也无法知道那里究竟有多少人。最高的一个山丘，象堵扶壁似地突出在平原上，看来似乎根本沒有人迹。火辣辣的眩目的阳光直射在这些山丘上，它們的自然結构的最細微部分，都可以望得清清楚楚；人們可以一块一

块地数出散布在山坡上的圆石，这些圆石在狭窄的基础上东倒西歪地竖着，很不稳固，仿佛馬上要落下来的搖石，有的垒在一起，形成一个尖堆。圆石之間，可以看到疏落的几棵坚硬的鳳梨树，卡罗阿树，和长着又直又长的、色澤鮮明的佛炎苞的馬坎比拉树，象剑一样地在阳光下閃閃发光。另外，还可以看到几株細小的孤独的仙人掌；远处，是重重叠叠的峰巒，同样呈現出荒蕪的样子。

从这所有的一片荒蕪之中，从这一个絕对的深沉的孤寂中，沿山坡竟然爆发出“持續不断的排枪，仿佛有整整一个步兵团駐守在那里！”①

一場不平凡的刺刀冲鋒

山丘上的甲貢索人也許是两百，也許是两千。出征軍又一次发現自己碰上了这个战役中永远无法解决的謎。他們的道路被切断了；他們必須作出这种或那种根本性的决定：他們或者是慢慢地向后撤，且战且退，退出敌人的射击范围；或者就不得不进行迂廻运动，繞过这个无法通过的地带，寻找另一条比較易于通行的道路，冒着可能招致不可避免的失敗的側面运动的危险；最后，或者就向山丘猛攻把它們占領。这最后的办法，是最直截了当，也最英雄气概的办法。这是卡罗斯·台尔斯上校提出的，薩瓦盖特将軍采納了。在一份正式文件中，这位将軍尽管感到十分厌恶，却不得不承認有一支强大的敌軍阻止了他部队的前进；他說，他无法想象竟能允許“二三百名匪徒把第二縱队的进軍阻拦这样久的时間”。投入战斗的人員不过是他全部兵力的三分之

① 引自薩瓦盖特将軍当日的命令。——原注。

一多一些，这个事实就証明这是一个安全的因素，使一个大胆的运动成为确实可行。如果从一开始起，各营便集中在一起，企图拥进峡谷的两个入口大举进攻，那么这个运动当然也就无法进行了。

这个計划是这样的："从开始时就在卡汀珈中保持障地的第五团，沿着河岸向左翼进攻，目的是扫蕩中間山丘及其側面斜坡上的敌人；而第四团則在大路进入平原处分散成作战队形后，向右翼进攻。"枪騎兵队則在这两个队伍之間，从中央发动攻击。第六团不参加战斗，留在后面，作为后备部队，同时保卫輜重队。

这样，指定参加这次攻击的五个营，就列成了一个直角队形，两翼都有支援；左翼是塞拉·馬丁斯上校的前卫部队的連續縱队，在后面四百碼的地方和右翼，則是台尔斯上校的第四团，枪騎兵队就在这一团的左面。这个軍陣，从平原上的平面投影来看，恰似一把巨大的鉄鍾。后来，向山坡上发动的冲鋒，标志了这次战斗的高潮，事实上，它就很象一个敲打的动作——一千六百把刺刀集中起来，向山坡猛烈地敲打。

进攻者同时一齐冲鋒；走在前面的各排冲上山丘，然后排成縱队，穿过左边的隘口；而第四团的兵士则以快步走的速度，背着枪，不发一弹，急速地走过和敌人之間的距离。走在队伍前面的，是卡罗斯·台尔斯上校。这个杰出的軍官——以奥索里奥①那样的雄姿，以杜倫納②那样的騎士般的勇敢，率領着他的队伍，在枪林弹雨中穿过那块地面，甚至連軍刀都沒有拔出刀鞘；这个习慣，他在整个战役中一直保持着。

---

① 奥索里奥（Osorio, 1808—1879年）：巴西軍人，晚年曾任陆軍大臣；以勇敢著名，他的兵士称他为"无敌者"。

② 杜倫納（Turenne, 1611—1675年）：法国将軍，以勇敢果断著名。

在高地左边脚下，是峡谷的右边入口，这时，騎兵队以飞也似的速度，大胆地馳騁而入。然而，第四团却避开山峽，直接冲上山坡。甲貢索人沒有估計到会有这种大胆的行动，尽管攀登的路上障碍重重，却直接針对着他們所占的陣地。这是第一次，他們突然遭到事先沒有預料的战略上的攻击，把他們的計划完全打乱了。他們駐守在这里，是为了切断那两条狹窄的通路，認为这样做，可以袭击整个縱队；但是，現在他們却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陣地，退到其他据点去。正是这第四团，展开了一場最不平凡的刺刀冲鋒，攻上一个滿布障碍的陡峭山坡，注定要决定战斗的結局。

这是一次了不起的冲鋒。起先，他們排成完全正确的軍陣向前进，一排足有几百碼长的閃光的刺刀，浩浩蕩蕩地冲到山脚下，接着便攀登山坡。他們在各个点上前后动搖，战綫終于破裂，失去了联系；而塞尔泰納霍人則照例得到了崎岖地形的帮助，傾全力向他們进行射击。由于战綫在各个点上都分裂了，于是軍队便結成排的队形，分散开来，盲目地在险阻的山坡上跌跌撞撞地向前冲。

台尔斯上校正率領着步兵第三十一营的右翼向前进，这时候，他的馬被一顆穿过馬鞍的子弹打倒了。他跳上另一匹馬，把分散的队伍聚集在一起，虽然他几乎已經再也无法辨認他率領的两个队伍，因为他們都混合在一起了。他鼓励兵士，率領他們勇猛地向最近的战壕进攻。他們发現这些战壕已經空了，但是在每个战壕底下还有几十顆仍然发热的空弹壳。甲貢索人按照他們习慣的战术，已經溜掉了，向后撤退，引誘敌人深入，利用地形特点的有利条件，轉移陣地，誘使軍队用尽全力进行徒劳无益的追逐。然而，过了很短一会兒时間，第四团就占領了第一綫

陣地；只見他們現在正在攀登形成这里峽谷的墻壁的山坡。可以看到打死打伤的人从上面摔下来，有一些一直滚到峽谷的底部，那里正是七十名枪騎兵和炮队进入峽谷的地方。这两支队伍現在正处在河流两岸构筑堅强的战壕之間，在很象一座水閘的峽谷分叉点上。在左边的山坡上，第五团也同样失去了原来的队形，混乱地战斗着。

这时，战斗的确已經进入了可怕的阶段。五个营在山丘之間掙扎着，虽然已經鏖战了四小时，却并沒有得到显然的优势。敌人强大的火力把他們挡住了，他們不断遭到損失，伤亡的人越来越多；到处可以看見伤兵，有的一步一瘸地走着，有的倒在地上，有的撑着来福枪站着，有的在遍布尸体的山坡上漫无目的地往下走。在下面，在狹窄的溪谷里，枪騎兵队的失去騎者的馬，受了惊嘶叫起来，向四面八方乱奔；这支队伍的人現在正在大胆地猛攻河上防御堅强的战壕。

穿过峽谷

在这一团混乱之中，步兵第三十一营的某些排，以无比的勇气，終于成功地攻上了右边山坡上最高的战壕。沿着山脊筑的一个个战壕里的甲頁索人，就这样被切断了，他們不得不立刻放弃。而且这不是他們慣常的那种小心的撤退，而是潰逃。軍队現在第一次瞥見了敌人；塞尔泰納霍人分散在各个山丘上，手里拿着火枪一路奔跑，滚着滑着冲下山坡，就消失不見了。兵士們开始追赶，全綫又一次以新的力量展开了攻击；这是一个步調一致的向前猛进，一直伸展到左翼尽头。这一行动得到了胜利。几分鐘以后，两个团以快步走的速度，乱糟糟地一拥而进峽谷的那个最后的单独隘口。

甲貢索人虽然被打得乱成一团，但在奔逃的慌张过去之后，又恢复了他們慣于采用的那种难以說明的抵抗方式。他們放弃了陣地，听任敌人自由通过险要的咽喉，現在只是从远处間隔很久地以疏稀的射击来阻拦胜利者。

正当这路縱队的殿后部队进入右边的山峽，而前卫部队的第一个胜利呼声传到他們耳朵里的时候，薩瓦盖特将軍中弹墮馬，他的一部分参謀和一个副官也受了伤。正象往常一样，塞尔泰納霍人又出乎意料地站了起来，从失利的艰苦情势中，打击胜利者的气焰。他們虽然被打敗，但是并沒有完全垮掉。他們虽然失去了各个据点，却在別的地方找到了掩蔽；他們虽然被征服，却极其危险；他們一路逃走，一路攻打，与帕提亚人[①]的方式一样。尽管如此，他們毕竟是遭到了一場严重的慘敗；事后把他們打敗的队伍曾因此而得到了"优秀营"的称号，这一事实足以說明这一点。科科罗波的战役，开始时，在进行三个小时毫无效果的射击中，前途是搖摆不定，难以預卜的，胜利的天平在等待着决定，而最后的刺刀冲鋒，事实上是贏得胜利的大胆行动；这个行动，如果不从严格的軍事观点来看，而从迫在目前的特殊环境来看，至少是正确的。里烏一格兰德州的兵士在队伍中占最多数；他們是无畏的加烏乔。虽然他們不习慣于忍受持久战的艰苦，但是到了这种大胆而突然的冲鋒时，他們就所向无敌了。在南方，担任突击任务的部队是步兵。在紀律上，射击的准确上，或者是在执行复杂的运动上，其他部队也許比較高明；但是在軍刀或刺刀的肉搏战中，这些下了馬的神騎手，就会象在邦巴斯草原上降伏野馬那样地对付敌人。在目前这一場惊人的战斗中，命运之

① 帕提亚人（Partas，即安息人）：是伊朗高原东北部的古代部落，公元前3至2世紀建有帕提亚国；他們善于馬上作战，往往佯敗，回馬以弓箭杀死敌人。

神在对他們微笑，他們极其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那天下午，軍队在峽谷的那一边扎营时，他們計算了一下受到的損失。伤亡总数共达一百七十八人，其中二十七人陣亡，其余受伤，包括軍官陣亡两名受伤十名。第六团由于沒有参加战斗，奉命担任掩埋尸体的工作；这支部队在其他两个团的后面扎营，占据了俯瞰大路的一片寬闊的台地。

“馬坎比拉”

从这里起，他們的行軍就緩慢下来了，同时也不断遭遇到战斗。26 日的整整一天，就完全化在經过馬坎比拉河合流处的一段短短的距离上了，这里离科科罗波不过一哩左右。

于是，薩瓦盖特将軍便通知他的部下，按照最高統帅的决定，第二天——即 27 日——他們要抵达卡奴杜斯的外围，两路縱队的六个团要在那里会师，以便向居民地进击。那个市鎮現在必然近在咫尺了。他們已經看到散落在山坡間的草編屋頂的茅屋，都是按照我們前面已經叙述过的那种特殊式样修筑的。这些茅屋屹立在鳳梨树干所隐蔽的圓坑和壕沟之間，就象許許多多的堡垒，同时又是許許多多的住家。第二縱队，在这一天的行軍中——长途行軍的最后一段——以第六团領先，随后是步兵第三十三营，进入了这个巨大的城堡的“外围”；他們仅仅走了一哩半路，縱队的大部人馬在后面还沒有拔营，潘托扎上校率領的各营便已遭到了一場激烈的战斗，攻击从四面八方一齐而来。

另一次刺刀冲鋒

于是，他們便立刻采取了前一天傍晚証明行之有效的措施。第二十六营、第三十三营以及第三十九营，上好刺刀，排好队形，

在非常混乱的情况下，勇猛地冲上山坡。他們周圍四面八方都可以看到山丘，无数的山丘，都有着同样的崎嶇輪廓，一哩又一哩地伸展开去。

这时，从所有的这些山丘上，从山丘頂上散布的茅屋里，向他們的队伍直接打来了密集的排枪火力。战場的确很广闊，非常适合狡猾的敌人的作战方式。在攻占了这么一个高地之后，我們的兵士便会发現还有几百个其他高地要去一一占領。下降到低地中去，无异是掉进了一个峽谷的网里。进行攻击，已經成为一件不断消耗精力的事；攻上一个山丘，又跑下另一个山丘。这样前进了一哩多路，他們便隐隐約約地看到了卡奴杜斯，它那凄凉的渺无人烟的外貌，仿佛露天采矿者留下的一片荒蕪的开墾地。

在敌人的射击下

現在战斗已推进到居民地的近郊；这是一場非常激烈的战斗。不久之后，作为先鋒部队的三个营，便发現他們抵挡不住敌人的攻击了。从挤滿甲貢索人的茅屋中，从分布在各个山丘上的战壕中，打来了准确的子弹，使他們的人数銳减。战斗刚刚开始的时候，第三十九营的一个連，在企图猛攻这么一个簡陋的要塞时，簡直被打得七零八落。他們突然冲到了山丘頂上时，发現自己在一条圍繞着一所屹立其中的茅屋的寬沟边沿；茅屋的墻縫以及寬沟中，打来了猛烈的排枪，在近距离內把他們一一射倒。这支队伍失去了指揮官，随后两个接任指揮任务的尉官又一一被打倒。最后，在一名上士的率領下，他們終于攻下了这个陣地，但是本身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根据这个事先沒有預料的抵抗，单独一个团是无法控制整

个广闊的战場的；于是其他两个团便开上去增援。第十二营、第三十一营、第三十五营以及第四十营，相繼被派上前去。这就是說，已有一千名以上的兵士，或是說，几乎整个縱队都参加了战斗。于是甲貢索人后退了，慢慢地后退了，从一个山丘退到另一个山丘。他們从一个据点撤出来，又会跳到另一个据点里去，追得他們的进攻者不得不繼續不断地在山坡上爬上爬下。他們的明显企图是：把被这种消耗实力的火力攪得精疲力竭的軍队引到居民地去。塞尔泰納霍人恢复了他們的不变的战术；于是战場就很快地在进攻者的脚下开始移动。这里的刺刀冲鋒已不象在科科罗波的那样輝煌，它的效果由于敌人撤退时的极端机动性而大为减低。各排兵士勇猛地冲上山丘，到了山頂，却会发現一个人也沒有。他們到了高处，就处在周围山丘上的敌人的火力之內，于是他們便冲下低地，去找隐蔽的地方——結果只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同一个行动：同样费力地往上爬，同样发現自己危险地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

現在伤亡很重；除了大批的兵士，还有不少高級軍官陣亡或受伤。第十二营的指揮官特里斯东·索克壁拉中校，在到前卫部队去的途中受了重伤。第三十三营的指揮官維其尼奥·拿破里奥·拉摩斯中校，同样在战斗中受了伤，被抬到后方；一同抬回的还有同一部队的軍需官若亚金姆·德·阿吉亚尔上尉。此外，还有其他許多人，在这場血腥的"馬坎比拉"战役中犧牲了；这場战役就因附近的同名庄园而得名。这一带的地形不适于进行任何战术上的运动，因而无法制止敌人的迅速而有目的的逃跑，唯一成功的希望，就在于显示个人的勇敢。有些軍官——例如第三十二营的上尉副官，尽管受了不止一处的重伤，仍然頑强地拒絕离开战斗，不听上級軍官命令他們退下战綫的命令。那

条战綫現在已經拉开到两哩多长。山丘上爆发着火光，霹靂般的声音轟鳴着，回音順着卡奴杜斯那方面的低地逐漸消失。

天黑时，战斗停止了。出征軍現在距居民地不到五分之三哩，兵士們可以看到新教堂的鐘楼在暮色中发着耀眼的白光。

他們以盖萊莫波开始的漫长行軍，終于結束了。然而，第二縱队却付出了慘重的代价。仅仅在这一天，伤亡的人数就达到了一百四十八名，其中四十名陣亡，其余的受伤，包括軍官陣亡六名受伤八名。伤亡的总数，已达到三百二十七人；这就是从科科罗波出发到縱队目前所在的地点为止，經过不到八哩的土地所付出的代价。

但是，一切事情都指向足以弥补損失的胜利。薩瓦盖特将軍的軍队准时地执行了預定日程；他們安下营不过几分鐘，腹地之夜的寂靜就被他們左边远处传来的炮声打破了；炮声在法維拉山的支脉間响起了回音，这时，第一縱队的前卫部队正开始对居民地进行炮击。

炮　轟

28日，他們迅速前进，在一个距市鎮一哩多的小小台地上占領了陣地，輪到他們开始炮轟；同时，卡罗斯·台尔斯团的两个营，从战綫更向前进，进行迅速的偵察活动。一支騎兵小队，在一名英勇的軍官率領下，向这一地带的左側进行搜索，一直前进到法維拉山；这个軍官是汪特萊少尉，他注定要在这次战斗中英勇地陣亡。这时——早晨八点，法維拉山又开始了猛烈的炮击。

第二縱队已經作好进攻的准备，司令部的参謀人員就在几步之外。他們經过了一百七十五哩的行軍，进行了三天战斗，終于到达这个地点。兵士們掌握了这里所要求的异乎寻常的作战

方法，急于要和敌人較量一番。通过科科罗波的第一次冲鋒，他們产生了一股抵挡不住的动力，驅使他們一路无阻地推进到这里，現在他們感到这种动力也很可能使他們胜利地直搗卡奴杜斯的心脏，深入到屹立着教堂的广場。尽管他們遭到了损失，但是他們仍然充滿着希望，具备着力量。26日这一天的命令，是很有意义的；司令官在这道命令里告訴他們說，他們和第一縱队的同伴們，很快就要向居民地进攻。

在“特拉波波”发布的命令

26日的命令是在“特拉波波”发布的，当时他們正在通过峽谷；它虽然簡短扼要，含意却很深。兵士們热烈地听取了这即将发动的进攻的消息，它是用这样几句亲切而直截了当的話下达的：

1897年6月26日于科科罗波战場营地：

軍官們兵士們，我刚刚接到总司令的一封电报，通知我說，明天我們将在卡奴杜斯会师。当然，我們不能拒絕这个邀請；这对我們說来是莫大的荣誉，我們完全有理由以此自豪和感到巨大的欢乐。

然而，他們所热烈期待的这次会师，却注定要在四面敌人攻击之下，在这个战役目标的市鎮外面完成，而不是在市鎮里面。

一个意想不到的密使

第二縱队的所有眼睛都注視着法維拉山，希望看到第一縱队的各营从北面山坡上下来。这时候，使他們大吃一惊的是，营地里突然来了一个塞尔泰納霍人，对他們說，他奉总司令之命，前来通知他們另一縱队目前的危急处境，需要他們立刻前去支援。这个消息是难以置信的；乍看起来，这好象是敌人的詭計。因此，这个人就被拘留起来，等有新的密使前来証实这个消息。

新的密使不久就来到了，他是一个屬于工兵队的忠勇的少尉①。出征軍的总司令官，急切地要求支援。薩瓦盖特将軍接到了这第二个消息，以及一些弄清楚眞相的情报以后，起初想只派一个团随带一部分弹葯前去，而他的縱队的余下部分仍保持已經攻占的陣地，但是后来他又决定采取另一个方案，就是率領整个縱队向左轉，开往法維拉山山頂去。他們在十一时左右到达，及时解救了被围在那里的軍队。

战斗計划的破灭

整个战斗計划現在被打乱了；看来，从"罗薩里奥"和盖萊莫波分两路行軍所花的努力，全部等于白費。

現在，两路縱队終于会合了，因此有可能派一支分遣队去援救被拦阻在切断的第一縱队后方的輜重队。这項任务委派給了塞拉·馬丁斯上校，于是，他立刻率領第五团出发，前往"恩波拉那"。从以前的两場战斗来看，这是一个危险的运动。这个团及时赶到那里，挽救了第五警察大队，不致潰敗，并且救下了一百八十駄物資中的一部分；这些物資散乱地丢在路上，已經遭到了甲貢索人的严重破坏。

然而，这个幸运的行动，却并沒有减輕多少出征軍的危险处境；形势仍然是紧急的。这时开始发生了一連串各式各样的不幸事件，足以使一支軍队完全失去希望。

---

① 这个少尉是恩利克·若瑟·勒特。——原注。

二

奇异的胜利

6月28日的命令，把这一天說成是“充滿恐怖的一頁，然而充滿光荣”。但是事实的眞相却說明，这一天是失败的一天。

打败仗的人的大喊大叫并不就能欺騙历史。这个“胜利的軍队”，就象蓄意要掩盖我們的軍队的失败的官方报告那样理直气壮地称呼的，在那天晚上，完全是一副乱哄哄的逃兵的样子。他們是不敢越出自己所占陣地一步的胜利者。战役这时已經发展到了危急的阶段。他們当初参加战斗时的那种高度勇气，都被那些絲毫沒有作用的遭遇战，或者那些与吃败仗毫无区别的可疑的胜利消磨尽了，仿佛这是一些泄气管子，同时把他們的热情和他們的战斗力泄掉了。他們这时感觉到，他們之所以能团結在一起，如果眞算是团結的話，那也只是由于他們当初原以为很容易就可以踩在脚下的敌人的外在压力。因此，英雄主义被强加在他們身上，而勇敢则由于和恐怖的妥协变成了畏惧。他們周围，四面八方都被一种最奇怪地打败了的敌人包围住；这是前所未聞的无情的敌人；这場围攻，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解脫。这个敌人仿佛是一个从不变节的守紀律的軍官，他把每一条潜逃的后路都截断了。不管我們的兵士看来多少缺乏斗志，也无法逃出这个极其危险的处境；在这里，怯懦者和大英雄是同样无能为力的。

略論恐惧

軍事历史，从結构上說来是戏剧性的，有时候，还添上了許多奇特的对照；它里面滿載着由于恐惧而得到光荣的事例。波斯人凶猛追赶的結果，使"一万希腊兵士"成为决一死战的英雄；哥薩克的凶暴，使納伊元帅① 永垂不朽。

現在我們必須在这一切之外加上激动人心的一章，这一章所述的事情虽然規模較小，但和其他各章却完全适合——因为正是甲貢索人的凶猛和頑强，使阿瑟·奥斯卡将軍被打垮的各营获得了荣誉。如果說这些营是坚守了陣地，沒有人开小差而減少队伍，那是因为他們被一道战壕的石墻围住了；如果說他們是大胆无畏的，那是因为他們不可能撤退。他們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反正都是英雄，就因为他們被围在那里，被雨点一般的子弹逼得躲在地面上的窟窿里了。

伤亡

这些兵团互相挤在一起，根本不象什么营地。他們沒有支起帐篷，因为这样做只会把他們这局促的地盘占去更多的地方。他們并沒有打算把軍队有組織地分成作战单位。这支五千人的軍队，伤亡了九百多人，带着一千多匹騎兵的和馱載的騾馬，以及成百的輜重車，成为一支沒有前卫、后卫和側翼的完全沒有組織的軍队。第一縱队伤亡五百二十四人，加上前一天伤亡七十五人，共达五百九十九人。第二縱队現在巳經和第一縱队会合，它的伤亡是三百二十七人。加在一起，伤亡人数就达九百二十六

① 納伊元帅(Maréchal Ney，1769—1815年)：拿破仑手下的一个将軍。

人。这个数目里，还不包括那許許多多残废的、筋疲力尽的、以及在长途行軍中由于忍飢挨餓而身体孱弱的人；也不包括那些由于最近的屠杀而成为懦夫的人。这一种人包括很大多数，他們看見同伴們那天早晨还是热情的生气勃勃的同伴，現在却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死了，連葬礼也沒有举行。

在陣亡者中間，有湯普森·弗劳里斯，他就是步兵第七营的那个时运不济的指揮官；特里斯东·德·阿兰卡·索克璧拉，他和第二縱队一起到达时，已經受了致命伤；納斯托·維拉，第二团的軍需上尉，他是和炮队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軍官一起陣亡的；古蒂埃累茲，一个有声誉的軍官，他原来是个艺术家，由于爱好美术，被战爭的阴沈的画面吸引来了；苏薩·康普斯，他当第十四营的指揮官只当了一分鐘；此外，还有各軍級的人和各部队的人。

一条被山洪冲出来的又长又深的山沟，从这个山頂峽谷的一头延伸到另一头，在这个天然的壕沟里，有八百多名伤兵在痛苦中輾轉反側，在一团混乱之中，又添上了他們那刺耳的喊叫。这个地面的皺褶，从这一头到另一头都是敞开的；这里設了一所临时野战医院，这个光景正好象表現了出征軍的遭遇。看到这里，鉄石心腸的人也会心酸。因为，归根結蒂，这样的損失是无法补償的，而且，也令人难以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审愼安排的計划竟然会落空。这两个縱队获得了胜利并且把兵力合在一起了，但是，在这个現实面前，却不能动弹，无能为力。当时发布的命令虽然字句鏗鏘，他們听来却毫无意义。他們在这里正处在战斗的中心，但是却不能前进一步，而更糟糕的是，也不能后退一步。他們毫不在乎地浪費了一百多万发子弹，在所有的战斗中都把敌人打退了，但是仍然感到敌人就在周围，威胁越来越大；可能是，他們在野战中打敗的敌人，已經把他們的退路截断。

事实上，每一件事情都表明他們是完全被包围了。第五团在向后移动的时候，損失了十四人；第五警察大队損失了四十五人。向后退回的行軍，是在两側战壕密布的大路上不断的火力下进行的。

处在敌人地区中心的出征部队，現在被切断了，他們和圣多山基地之間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战略交通綫，除非把布滿伏兵的危险的罗薩里奥大路算上。他們現在有自已的輜重队，但是規模大大減小了，一大半的东西落到塞尔泰納霍人的手中，或是被他們毀坏。因此，軍队就失去了那些在目前危急情况中无比宝貴的弹藥；而且，他們竟送給了敌人四十万到五十万发子弹，足以使他們无限期地支持下去。換句話說，他們是在武装他們的敌人。前一次的出征部队曾經把来福枪送給了甲貢索人，这一次的出征部队又把装那些来福枪的子弹送給了他們。因此，“被征服的人”就以这样的配备，重新向这些愚蠢的“胜利者”展开猛烈的进攻，而“胜利者”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回敬他們。

天黑的时候，攻击仍然异常猛烈，始終沒有中断，根本不容我們的軍队稍稍整頓队伍的秩序。皎洁的月光，使兵士成为甲貢索人方便的靶子，他們冷靜地算計着，每隔一段相当长的时間，就从容地放一陣枪，这說明这些勇敢的內地山林人依然在进行监視。有些兵士偶尔破坏紀律，胡乱开几枪回敬敌人，而他們的伙伴，却疲憊不堪地抱着沒有用处的来福枪，把头枕在硬地上东一堆西一处的背包躺下了。

持久战开始了

6月28日晚上，一場持久的战斗开始了。从这一天起，直到战役結束，軍队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之中。同时，这也是一系列

悲惨遭遇的开端。29日清晨，第一縱队发現口粮不够用了；其实，一个星期以来，这个縱队早已削减了口粮。第二縱队虽然准备比較充足，但和另一縱队均分以后，就不能保証三天的給养了。結果是，正当这一天斗爭进入紧张关头的时候，他們不得不动用了最后的資源，把那些一直拖着沉重的32口径大炮的公牛宰掉。

同时，他們面临着一个最危险的任务：把各个散乱的营整頓秩序，重新編制各团，使这一堆人和行李組成一支軍队；一方面还要照顧几百个伤兵，埋掉死人，在他們所占領的这一小块地区里清理乱七八糟散乱地堆着的行李和輜重。这些必要的任务他們都执行了，但是既沒有方法，又乱成一团，沒有堅强的意志来指导他們的行动。指揮官們和副官們自动地表示通力合作的意願，提出許許多多必須馬上就办的事情，这种行为本身值得嘉奖，但結果却是，一会兒之后，这一群熙熙攘攘的人，四下乱竄，各干各的；有的急急忙忙在挖战壕，有的胡乱站在一起，排列成一个不大象样的軍陣，有的把行李和尸首搬开清理出一块地方，有的把騾子牵走，因为它們的鉄蹄对伤兵是經常的威胁。总而言之，他們由于缺乏合作，这一切努力就見不到什么效果。

然而，他們却并沒有完全灰心。随着黎明的到来，勇气也恢复了；因为，尽管他們有了种种的經驗教訓，但是对塞尔泰納霍人的勇猛和頑强还是沒有充分的認識，現在他們心里充滿了告慰的希望，希望用大炮来进行有力的轟击；它可以利用居高临下的陣地，很快就会使居民地大受打击。毫无疑問，在十九門新式野炮的交叉火力下，一个座落在曠野上的市鎮显然是不能支持几个鐘头的。

炮轟；甲貢索人的回击

第一顆落在卡奴杜斯的炮弹的效果，仿佛是蜂窝里扔下的一块石头。直到那时候，法維拉山上的营地始終相当沉寂，但是，这时忽然又象前一天晚上那样被枪火照得通紅了；兵士們再一次認識到，要应付从四周这样寬闊的包围圈上打来的扫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况且，他們得在这个大地的皺褶中，沒有固定的目标就向上射击，根本一点效果都不会有，不过浪費了仅有的一点弹藥。另一方面，炮击的效果完全等于零。榴弹在茅屋里炸裂，只是在墙上和屋頂上穿了几个洞，被脆裂的泥間壁全部抵消了力量；隆隆的爆炸声很响，却沒有造成很大的破坏，有許多速雷管都沒有着火，就原样未动地落了下来。由于这个緣故，新教堂又成了招人轟击的靶子。这座教堂聳立在这些低矮的茅屋群中，儼然象一座壮丽的城堡。保卫者都駐守在这里，有的在主墙的飞檐后边，有的趴在鐘楼上，有的蹲在下面的尖頂形窗戶上，有的挤在沿着地面挖有枪眼似的狹窄隙縫的屋基下。

維特华斯32口径大炮的炮火既然对准了它，誰都以为不一会兒教堂的墻壁就会坍下来。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中，大炮虽然在轟击，却沒有打中教堂，炮弹呼嘯着越过屋頂，落在茅屋群里。只有一顆炮弹落在教堂墓地里，把教堂的門面削掉了一块。其他的炮弹都沒有打中。这門巨大的炮所以瞄不准，主要是因为开炮的时候太仓促了。这个庞大的武器，在目前的情况下，本来是打猎的猛犬，却变成了一个愚蠢的妖怪，一个巨型的偶象，只能引起人們的原始的幻覚。炮弹打不中，其他各部队的兵士們都围攏在周围，着急得喘不过气来，抑制不住心里的失望。后来，有一个旁观者，名叫阿弗萊多·伽馬的軍医，再也抑制不住

心里的焦急，就上去动手帮忙。結果是送掉了他的性命。气体从弹葯沒有很好裝塡的炮机里漏出来，点燃了旁边的一桶炸葯，爆炸开来，把伽馬軍医、奥迪隆·柯里奥拉諾少尉和几名兵士炸死，烧成了灰。从这一件事情中，可以看出战爭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的。

声音很响但却不足为害的炮轟，变成了向勇敢的內地山林人致敬的礼炮，因此可以預料，这場战斗是不会有結果的。

天黑了，这种长距离的攻击毫无結果。同时，四周的排枪火力使得人們明白，事实上他們是被包圍了，尽管由无数战壕組成的敌人的战綫，是在一个界限不明的半径范围之內，沿着山坡松弛地延伸开来的。一个团，一个营，甚至一个連，都可以从中間的开闊地上扫蕩这些战壕，或是用刺刀冲鋒把它們占領。但是，軍队只要刚刚重新开始行軍，就会发觉这个冷酷的暗藏敌人似乎从地里跳了出来，把他們团团围住，从側面进攻他們，阻止他們的行动。甲貢索人的英勇的不变的战术，再也沒有比这次战斗中表現得再清楚的了；即使在退却的时候，他們也利用地形所提供的每一个掩蔽，进行抵抗。这是蟠曲的波亚蛇和强大有力的公牛之間的斗爭。波亚蛇盘成一团时被捕获了，它只要把各个骨节伸展开；这样就可以使行动得到不受限制的自由，足以使敌手筋疲力尽；随后，它就把猎物困在这个收縮自如的螺旋圈里，忽而收紧，忽而放松，讓它再一次用犄角去抵触泥土，消耗力量；于是这个誘引、收縮的过程，一直繼續下去，直到牺牲者完全耗尽了力量为止。

在这里，扮演的角色似乎倒过来了。一方面，是用現代工业的所生产的物資武装起来的兵士，实力雄厚而野蛮，他們的大炮向暴动者发射了成吨的鋼鉄；另一方面，是这些粗犷的战士，他

們用內地山林人的巧妙而不可捉摸的战略，同这一切相抗衡。內地山林人願意讓对手获得一些沒有意义的胜利，来誘惑他們；但是，即使这些"胜利者"用子弹鋪滿了卡汀珈的泥土，举起大旗，用鼓声震动整个荒野，这些內地山林人虽然沒有这种文明的利器，却还是会用鳥枪子弹的呼嘯声来給对方的凱歌打拍子的。

6月29日的炮轟并沒有使他們动搖。30日黎明，他們向整个营地襲击。跟平常一样，突然間发生了，腹地遭遇战的一成不变的全部特点，又一次全部在这里表現出来。这意味着另一次的"胜利"。敌人从四面八方进攻，又四面八方被打退，只得几小时以后再来，又再被打退。一个短暫的間隔时間一过，又发动了进攻，又被打退了——这一切，以一种时断时續的节奏进行着，仿佛时漲时退的潮汐在单調地冲击山坡。炮队和前一天一样，朝下面的屋頂放了几排炮弹；也和前一天一样，受到来自法維拉山的山坡和附近各个山崗的一陣疏落排枪的反击；从早到晚子弹不断落在我們的軍队头上，情况毫无变化。

重重困难

局势現在变得确实无法忍受了。最主要的是，出征軍停駐在法維拉山，是有害而无利的，因为他們这样伤亡日益增加，成就却一点沒有，这样等于一天天地使出征軍发生敗坏作用，污秽它的名誉；而且，他們的弹葯現在已經几乎完全消耗干淨，情况变得极不正常。放弃他們的陣地，比公开决战还要危险；因此，有一些高級的軍官建議，采取紧急步驟，立即进攻居民地。看来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

然而，尽管如此，6月30日那天，我們的部队还是很有秩序；炮兵还能再繼續对卡奴杜斯轟击几小时，之后便可以对这座城堡发动进

攻。各縱队、各团和各营的指揮官，甚至連尉官和兵士在內，都贊成这个作战方案，他們一致渴望早日到达瓦沙—巴里斯河，因为，在他們看来，瓦沙—巴里斯河有着大量他們所缺少的东西；在这个四面受敌的狹小陣地上，連两千人都容納不下，当然，更容納不下一支六千人的軍队了。①

但是，总司令却拒絕采納这个計划，因为他"認为从圣多山来的那批粮秣馬上就要到了，这是軍需部的代表答应他的；只有到那时候，兵士們有了三天全份口粮以后，才发动攻击劝世者的防綫"。

然而这支輜重队却实际上并不存在。麦德罗斯上校的团在30日那天被派去接应，他們在"巴伊薩斯"庄園等着，想从这里把它护送到营地，但是却白等了一場；于是他們便繼續前进到圣多山，可是在那里也不見它的踪影。当这一团人出发时，出征軍已經开始尝到飢餓的滋味，現在它已进入了一个难以形容的痛苦阶段。

冲破封鎖；危险的行猎

他們尽力就地寻找食物以求果腹。兵士們开始自发地，并不經过任何手續，或是在这种环境下可以免除的任何批准，单独地或成群結队地到附近地区作危险的游猎，掠夺那里仅有的几小块庄稼地里的玉蜀黍或苦薯，猎取那些从战事爆发以来已变得半野了的小山羊，并且騎馬围赶牛群。要制止他們这样干，是沒有办法的，因为这是他們的最后一条生路。从7月2日起，給伤員們吃的只有面粉和盐。因此，尽管这些行猎带有极大的危

① 引自丹特斯·巴莱托上校著：《最后一次出征卡奴杜斯》(Colonel Dantas Barreto: *Ultima expediçao a Canudos*)。——原注。

险性，却也是出于必需。那些参加这种极端大胆的冒险行动的人，便着手仿效甲貢索人，披上他們所穿的皮衣，使用他們所慣用的巧妙方法，小心翼翼地匍匐前进，利用地面上的每一道土埂和沟渠作为掩护。

要把这場战役的这个黑暗而可怕的阶段中所发生的每一桩事件一一詳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吃得只剩子弹箱的挨餓的兵士，在高地里消失了，小心謹愼得就象是去猎獅一样，很快就被莽莽的丛林所吞沒。他們不得不折断那些纏繞多刺的鳳梨树的坚不讓路的树枝，而且，眼睛和耳朵警戒着最微細的动靜，最輕微的声音，花上許多小时，进行这种耗人精力的寻覓。他們往往劳而无益，到晚上垂头丧气地空手回到营地。另外一些命运更差的人，从此一去不回来了，或者迷失在荒野里，或者便在一場永远不为世人所知的激烈搏斗中被杀死了。因为甲貢索人后来为这些胆小的猎人布下了意料不到的陷阱，他們在智力上不是甲貢索人的敌手，因而也就不知道怎样避开这样的圈套。

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徒劳无益地寻找了好几个鐘头以后，挨餓的英雄会听到一陣鈴声，說明渴望已久的猎物已近在眼前；因为母山羊挂鈴鐺是腹地的风俗。他充滿了希望，鼓起勇气，暂时忘掉了疲劳。为了不惊动这只奔馳如飞的猎物，他現在更加小心翼翼地前进；他离开旧径，穿过茂密的草丛，悄悄地繞路而行，追逐着这个打破山中寂靜的淸晰而响亮的鈴声。他一直摸到离鈴声很近的地方，尽管結果使他大失所望，可是当他又听到这鈴声从远处错綜复杂的小径里隐約地淸楚地传来时，他还是感到很高兴。因为他根本无法想象在这种时候他所冒的危险是多么大。卡汀珈的深处并沒有他所寻找的那只胆怯的猎物，却潛伏着一个狡滑的甲貢索人，一个阴险的家伙，他反过来在猎

取这个猎人。这个塞尔泰納霍人平伏在地上，他的火枪枪机与鬍子相齐；他靜悄悄地匍匐着爬过草丛，每动一下，挂在他脖子上的小鈴鐺就响起来；原来走动着的并不是什么母山羊，而是这个凶猛的牧羊人；猎物正在猎取猎人。而这个猎人由于毫无經驗，通常在他还来不及向他到最后才看到一眼的脸先开枪时，就被一顆瞄得很准的子弹打中了。

有时候，一群挨餓的兵士会看到一座小山頂上有一个牲口圈，里面有几头牛！这是个巧妙安排下的誘餌，这个牛圈便是个大圈套。然而，这些兵士碰上这个意外的发現，仅仅四下里扫一眼，便一拥而上，扑向这些牛，用刀子或枪宰它們……突然間，伏兵从四面八方向他們发出了一陣密密麻麻的子弹，使他們惊慌地四散而逃。

营地里的軍队常常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激烈的枪声。終于，这些冒險的征粮队不得不听从某些規則的約束了。头一天晚上发布的命令中，会指定哪些营参加哪天的行猎。这些队伍真是名副其实的武装出征队，然而却是一支旣沒有旗帜又沒有軍号地通过这片荒野的毫不光采的武装出征队。敌人的陣綫横在他們的前面，四处分散，旣看不見，又捉摸不定。这些征粮队偸偸地穿过开垦地，不辞辛苦地长时間在这一带田野里进行搜索；从这里的枯萎的树叶，已經可以看出干旱季节的来临。在他們出征的过程中，那些看不見的敌人說不定会向他們开五六回枪。最后，他們不得不垂头丧气地筋疲力尽地回来。

只有枪騎兵队还可以說有些成績，他們每天在附近一带的小路上很远很广地奔馳。这些加烏乔騎着瘸腿的馬，用馬刺踢动它們顚着小跑，立下了眞不愧为牧人本色的功劳。他們不顧路途的遙远和遭到的种种危险，走遍了这个对他們完全陌生的

地区；他們捕获了几头野牛后，便在每天下午把它們赶到营地旁边的牛圈里。但是，他們在这些出征中也并不是毫无阻碍的。除了围赶这些容易受惊的牲口的劳动外，他們还得注意不讓敌人以突然的袭击来把它們驅散。在这些来势凶猛的遭遇战中，他們有着双重任务，一面防止这些受惊的牛群逃散，一面向隐藏的敌人还击。有时正当他們走过一片低地时，会出其不意地碰到了埋伏；在这种情况下，他們从来不放弃惊恐不安的牛群，只是把它們围在一起，向前赶去，不但表現了惊人的英勇，同时也表現了高超的騎术。

然而，这样每天得来的牛——八头或十头左右——根本不够这头有着六千张嘴巴的怪物来充飢。而且，用非常不干淨的带有苦味的水，不加盐或其它佐料煮出来的肉，或者用叉子烤出来的肉，是难以下咽的；不管一个人多么飢餓，对它也会感到厌恶。小种植园里的少量玉蜀黍、豆子和苦薯，起先可以使他們少吃一些野牛肉，但是很快就吃光了，因此需要寻找其它供应来源。

这些兵士現在不得不依賴野生植物过活，就和不幸的“逃荒者”一样，他們挖起恩波树，采集它的含有水分的块根；寻找烏魯古里棕櫚树的果实，割开曼达卡魯树的軟茎，或者就吃仙人掌，它既能充飢又能解渴。但是这些来源并不充分；因为即使是吃这些东西有經驗的人，这样做也是有危险的；有几个人就因为誤吃了野苦薯和其它不熟悉的块根而中毒死亡了。

到了最后，連水也喝光了，或者很难找到了。恩波拉那河谷的小溪畔，有不少口渴难忍的兵士，被敌人的枪弹打死了。他們的苦难一天一天地增加。从7月7日起，停止发口粮給伤兵，这些缺腿、断臂、发着高烧的不幸的人們，現在只有依賴他們同伴的靠不住的慈悲心了。

气 餒

当这些不幸与日俱增时，他們还得应付其它同样严重的灾难。部队的紀律松弛了，一般的兵士已經忍耐到了限度，再也不願坐待听憑最后的命运到来。有人在憤怒地嘰咕着抗議，但是軍官們无法使兵士閉上嘴，只好假装听不見；对于这样的抱怨是毫无办法的；它是不可避免的，就好象人餓时肚子就必然要咕嚕作响一样。

与出征軍的困境相反的是，敌人虽然每一次战斗都打敗，粮食却似乎很充足，并且充足到竟然无需动用虏获的給养。有一次，第五团在到"巴伊薩斯"去的途中，在該地附近，沿着直到"安其科"这一边的大路，发现尽是成包的熏肉和成堆的面粉、咖啡和白糖，旁边就是甲貢索人做飯的篝火的灰烬。这无疑只是他們在战争中所表現的那种野蛮的傲慢的一个証明，因为无論如何他們的粮食也不会充足到可以任意糟踏的地步。事实是，这些粗野的战士，平时就儉約节省到了极点，在和平时期，他們吃两三把"帕索卡"，喝一点兒水，就可以度过一天，到了战时，他們更儉約，并且儉約到很高程度，他們能够忍飢挨餓到了惊人的地步。我們的兵士就沒有这样的能力；他們天生就办不到这一点。起先，他們反应还好，甚至还給飢餓取了一个可笑的别名。他們还把那些冒险的征粮队和在被弃的种植园里寻找零星的食物的工作当作一种消遣。只要警报一响，他們立刻就冲上火綫，因为尽管他們被迫挨餓，可是还沒有丧失斗志。然而到了后来，他們就开始軟弱下来了。这不仅是体力的消耗使他們不能支持，同时也是由于对未来失去信心。第一团出发去寻找輜重队去了，但是始終渺无信息。这使他們的气餒加深了一层。日子一天天地

过去，可是这支队伍却依然音訊毫无，使他們更加灰心失望。此外，敌人不断向他們展开的始終不懈的进攻，似乎变成一件极不合情理的事情。敌人根本不容他們有一小时喘息的机会。在夜間，在清晨，在整个白天，攻击一次接着一次到来；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攻击；而且往往是在他們很难預料到的时候。敌人有时对炮队攻击，有时对側翼发动进攻；有时全軍遭到攻击，子弹从四面八方飞来；这是最严重的情况。那时候，軍号响了，兵士們也不管什么战术队形，便投入战斗；他們心惊胆战地打了一陣，直到进攻者再次被击退，山頂上突然又恢复了寂静为止。但是敌人始終在那里，距他們不过数步；而且真是个狡猾的敌人，不断地在作弄这些"胜利者"。进攻虽然停止了；可是每分鐘隨时都有一顆子弹落在部队中間，并且打得出奇地准确。射击的方向不断变化，到后来，逐渐地，整个战綫，由这一头到那一头，都受到了射击。子弹飞来飞去，从这一点到那一点，划下了一个令人丧胆的大圓圈。仿佛远处的一个小山丘頂上，有一个单独的狙击手，他担負了处死整个大軍的这桩残酷任务。事实也确是这样。这些勇敢的人，刚刚毫无惧色地打完了一仗，还在喘息，这时听到了这些向一个巨大靶子胡乱射来的子弹的呼哨，終于也战栗了；在成千的人中，这些子弹总是注定会找到它的牺牲者的。

对营地的袭击；"杀人魔王"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短促而激烈的遭遇战和不时为枪声打破的长时期的沉寂互相交替着。

現在，这些进攻往往不象往常那样一会兒就过去，正相反，往往惊人地越来越猛烈，使全軍不得不全力应付，到后来就完全象是一場战斗。在这些进攻中，7月1日的那一次，塞尔泰納

霍人攻进了营地，直向中間的炮兵陣地扑来。他們对这些天天在击毁他們的教堂的大炮，切齿痛恨，因而想立一个出奇的大功，把那門最大的大炮，他們称为“杀人魔王”的維特华斯32口径大炮俘虏或毁灭。参加这桩工作的人并不多，一共只有十一个，由若亚金姆·馬坎比拉率領，就是那个同名的老酋长的兒子。这一伙人发現他們遭到各营全部兵士的反击。軍号声响起了，兵士們象一整个兵团似地以密集的队形冲鋒。等到战斗結束，这些甲貢索人全部战死，只有一个，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从乱軍中溜出来，奇迹似地逃走了。軍队因为又打了一次胜仗而庆幸着，但是他們却不能以此自豪，反而使他們对敌人的視死如归的精神更加欽佩。

甲貢索人一天比一天更占优势。出征軍可以看到那些围繞着营地的战壕已經离开很近，正在逐漸进逼；在他們的左边，切断了經过“老庄园住宅”的来路；在他們的右边，威胁着他們的牛圈，并且使他們放牧騎兵和炮队馬匹的那块小牧場越来越縮小；在他們的后面，則沿着罗薩里奥大路密布着。被派去占領并破坏这些战壕的部队，发現这項工作并不困难，每次完成任务回来时伤亡很少，或者毫无伤亡；可是到第二天，他們又得重新来过，因为在一夜之間，这些战壕又都重新修筑好了，并且一次比一次离营地更近，威胁更大。

白天就这样过去了，他們利用晚上的时間埋葬死者，这不仅是一桩令人伤心的工作，而且也是充满了危险的工作。担任这項工作的人，往往自己也倒了下来，参加到这个他亲手一起挖成的集体坟墓中的尸体中去。

因此，他們在占領了这个山丘之后一个星期，全綫兵士都紀律松弛，充满了不滿情緒，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甚至炮队，发

現轟击幷不起什么作用，同时又不得不节省弹葯，几天以来也只是隔很长时間才頂多打两三发炮。

总司令的态度

他們仍然在等待那个失踪的团回来，只要回来，他們就得救了。要是敌人——这是很有可能的——在“罗薩里奥”或“巴伊薩斯”附近截住这支队伍，那么，出征軍就沒有希望了。一般都是这种看法。在目前的情况下，軍队还能进行微弱的抵抗，但是却不可能再这样支持一个星期。事实上，完全是由于某几个軍官的威信，才使得軍队沒有全部潰散；軍紀早已到了渙散的地步，只是对某些团的指揮官个人的忠誠，才使得兵士服从命令。

阿瑟·奥斯卡将軍頑固地坚持守在原地不动。起先，他把希望寄托在一支实际上幷不存在的輜重队上，到后来，又坚决認为撤退絕对不可能。作为一个軍事将領，在采取这种态度时，他表現了一种惊人的品質，就是，只要他占領了一个陣地，就决不后退一步。这种品質和他个人的性格正好相反。他天性好动，心地坦率，把軍人的职务看成是高尚的职业，动輒暴跳如雷；一談起他自己的那些令人吃惊的功勛，他就簡直成了个吹牛能手。在策划奇袭时，他是无可相比的；在最紧急的关头，他总能說出几句鼓舞人心的話，充滿了英雄的乐观主义精神，幷且用了生动而机敏的兵士切口，因而能立刻打动兵士的心弦。这位将軍虽然經常表現得很急躁和气質坚强的人的那种大胆果敢，但是在現在，在战役的中途，在迫切需要他这种突出品質的环境之中，他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坚持一个战术——按兵不动，使得那些了解他的人大为惶惑。他不要听有关这个問題的任何意見；他只是坚持。

在敌人面前不但絕对按兵不动，他甚至也不以計划周密的袭击或刺刀冲鋒去騷扰敌人，只是頑固地以坚守原地来对抗。他幷不和敌人交战，只是想使敌人疲劳；他幷不去征服敌人，只是想使敌人精疲力竭。作为出征軍的統帅，他的心目中只有一件事：这次战役的目标。从一开始起，他就沉湎在这次战役的最后阶段，而且只有这个阶段，根本不考虑到中間的过程。幷且在进行这次旣沒有供应基地又沒有战綫的极不寻常的进攻时，他也沒有考虑到失敗的可能性，或者有撤退的必要。他只有一个計划，就是到卡奴杜斯去。其余都是次要的。他当然要去；麾下有着六千兵士，他就要冲到瓦沙—巴里斯河岸，打贏这个战斗。他决不后退。他把那古罗馬人的名言[①]改了一个字：我到来，我看見，我坚守。

如果說，6 月 28 日放弃輜重队的錯誤——到很晚才得到糾正的錯誤——就是充分的理由使他沒有发动进攻，那么，在 6 月 30 日他就应該发动，要是他最得力的副官們的話是可以相信的話。但是他幷沒有这样做，尽管这时候两路縱队已經会合，而居民地就展現在山下，在来福枪的射程之內。因此，他就犯了第二个錯誤，守在一个根本守不住的陣地，要不是事情起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他也許永远不会脫身而出。然而，他却幷不气餒，他頑固地坚守不动，忍耐着这个共同的命运。

“别泄气，弟兄們！”这就是他爱說的一句話，象一把剑一样猛然斬断了最不滿的怨言和最令人悲观失望的念头。至于兵士們，却就不同了。他們感到敌人已用这种难以置信的方式把他們陷住了，围住了；敌人的具有伸縮性的战綫，无論怎样的冲鋒

① 指凱撒大帝的那句名言：“我到来，我看見，我胜利。”(Veni, vidi, vici.)

也冲不破，刚破裂，馬上就又全都合上了。他們感到筋疲力尽，敌人虽被击退，却始終无法消灭。他們也感到情况越来越危急，因而不想再坚守下去。換句話說，他們已經泄气了。現在，他們以恶毒的、充滿了怨恨的低声謾罵，来发泄他們的不滿，并且譏諷那些他們認为应該对目前困境負責的人們。軍需部的那位代表，在当时和事后，都是全部責任的无辜承担者。兵士們抱怨說，一切都怪他一个人。他們并沒有好好想想，这种不合邏輯的指責，却指的正是他們的总司令；因为即使在这件事情上他可以不負責任，他却不能开脫另一个更严重的錯誤的罪行，那就是，作为出征軍的最高統帅，他沒有尽到他的职責。事实上，从另一方面来說，那个軍需官，由于他一直担負着这个重任，却是受到了兵士們的充份信任的。

这时候，他們的司令官掌握着决策的大权，却不顧普遍的不滿，依然叫他們死守在这里，在法維拉山上白白耗費时光；他自己則还在梦想着那个輜重队，談論着各种办法；根据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輜重队，又是加，又是减，又是乘，又是除，用一包包的面粉和干牛肉，想象出种种奇妙的抽象的方案，以此来解决他們的飢餓，来减輕他們的深重痛苦。

他所作的努力也仅是如此。第一团依然沒有信息，每天派出去的营，沿着渺无人迹的公路一直去到"巴伊薩斯"，結果始終不見它的踪影，只好失望而回。其中有一个营，第十五营，在戈梅斯·卡內罗率領下，7月10日从一次徒劳无益的搜索回来时，带来了一头牛；这是一头孤独的、瘦弱的、餓得几乎站不起来的牛——对六千个挨餓的人来說，每个人只是吃一口而已。

卡奴杜斯的另一个景象

最糟糕的是，日子单調得使人难以忍受。在同一个单調而乏味的場面中，每天在同一个时間以同样的方式反复地发生着同样的事件，使得精疲力尽的兵士有了一个模糊的印象，似乎时間已經停滞不前了。

在一天中甲貢索人停止进攻的难得的片刻，有一些兵士便乘着这个机会眺望一下捉摸不定的居民地，聊以松散一下。这时候，他們就小心翼翼地匍匐爬着，一个个地保持着相当距离，一直爬到一个安全的隐蔽地点，可以清晰地看到山下的杂乱无章的茅屋。他們数着茅屋，就眼花繚乱了：一間、两間、三間、四千間、五千間茅屋！五千間，也許还要多！也許有六千間！有一万五千或两万人蟄伏在这个建立在一片草地上的巴比倫中。而且全都看不見。当他們向这里那里一眼望去时，只能勉强看出从那个寬闊无人的广場伸延出去的一两条狹窄的小巷，消失在广場的后方。他們所看到的就只是这些。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象《圣經》中那样的景色里，一片无限忧郁的荒蕪的山丘，一棵树也沒有。一条干涸的河，蜿蜒繞过这座市鎮，变成了一条漫长的尘土飞揚的大路。远处，四面八方都是一排排起伏綿延的山岭，同样的荒蕪，在明亮的地平綫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分明，仿佛这幅奇异的景色周围的一圈巨大的框子。

这是一幅令人难忘的景色，充滿着各种涵义。仿佛太古的戏剧又在这里重演。在这一片景色中，有某种东西不禁使人会想起以东——传說中的这个死海南岸的地区，由于先知的詛咒，由于从也門灼热平原吹来的热风，永远五谷不生——的某个偏僻的角落。

居民地本身——它是"四方"的，和《圣經》里的市鎮一样——使这幅幻象更加逼眞。随着黑夜的降临，市鎮里传出了陣陣的声音；这声音越过了荒野，打破了沉寂，消失在远处群山的漸漸低沉下去的回音中。这是"福哉馬利亚"的鐘声。

法維拉山上的大炮又怒吼起来，因为它們又被这恬靜的鐘声喚醒了。那座簡陋的鐘楼成了它們的目标，霰弹在它的上空和四周炸开。可是鐘声依然从容不迫地繼續响着，每隔半分鐘打一次，緩慢、清晰而响亮，盖过了隆隆的炮声。那位泰然自若的教堂执事，在神圣的鐘声間隔上是分秒不缺的；沒有一个声音有差錯。可是只要它的宗教职务一完，甚至連最后一响还余音未絕，这同一口鐘立刻就連声响了起来，发出了告警的鐘声。于是只見巨大的火舌从两个教堂的飞檐上迸发出来，一串串的火蛇竄过了居民地。它穿过广場，穿到山坡上，迅速地蔓延开来。这时候，山頂上的敌人发出了一陣响亮而猛烈的来福枪火力，迫使大炮停止轟击；于是双方的营地都被一片死寂籠罩住了。接着，兵士們就会听到，从半毁的教堂的厚墙后面，模糊地神秘地传来忧伤而抑揚的祈祷声。

迷信的恐惧

敌人的这种罕見的坚忍态度，給兵士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确，这已經成为他們一个心病。因为在他們的灵魂深处，有着和敌人同样的迷信和同样单純的宗教冲动，因此，他們終于在这个如此信赖上帝的敌人前面动摇了。他們以为敌人有着特殊的能力。甚至塞尔泰納霍人所用的子弹都有着惊人的效果，它会在空中高声啪啪地炸裂，仿佛破成了无数的碎片。于是軍队便相信了这样的謠言，后来越传越广，說什么甲貢索人使用的是爆

炸的子弹。一切事实都說明了这一点。后来他們又接受了这样的假定，說什么这些子弹之所以爆裂，是由于它的金屬組成部份的膨胀程度不一，子弹內部的鉛比它的鋼壳的膨胀速度要快得多；它所造成的伤口的特点便是不容怀疑的証明。这种子弹在打进人体时，只留下一个小圓孔，但在穿过打碎的骨头和肌肉出来时，却撕开了一个大洞。兵士們由于无法理解足以說明这些事实的物理規律，便深信敌人以这样可怕的武器装备着，簡直是野蛮残酷之极。

大胆的潜逃

接着，开小差的事件便开始发生了。在敌人严密的监視下，开小差是难以想象的大胆行为，需要冒最大的危险。7月9日，第三十三营有二十名兵士离开了他們的同伴，鑽进荒野里去了；一个跟着一个，天天有人学着他們的榜样；他們宁願在甲賈索人的枪弹下获得解脫，也不願等着这种痛苦而緩慢的死亡。

人人的心里現在都有着一个吸引力强大的願望，便是离开法維拉山頂上这块不吉之地。这个願望紧紧地纏繞着他們。被派出去各处巡邏的那几个营，成为留守营地的人的羡慕对象。后者羡慕前者所遭遇到的危险、埋伏和遭遇战。这样，至少还有机会捞到战利品，同时还能暫时躲避一下营地的痛苦的生活，哪怕只是一会兒。

就象古代历史上記載的那些传說的圍城的艰难日子一样，最常見的东西現在都达到貴得惊人的价錢。一块恩波树的根或一点白糖屑，价錢与最昂貴的菜肴相等。至于一支廉价的雪茄烟，簡直是連梦都做不到的。

有时候，有人談起了撤退。这种談論是以謠言的形式出现

的；某一个已經开始动搖的失望的人，偷偷地小声地說了出来，这样，他便使他的伙伴們也产生了这种想法；接着，便不知不觉地传遍了全軍；最初，引起了激烈的抗議和爭論，接着便是充滿疑惑和妥协的沉默。无論如何，撤退是絕对不可能的。一个輕装的团，也許还可以大胆地到邻近地区去巡游一番，打几場遭遇战，然后回来；但是整个軍队却无法这样做。炮队、救护車和一千多名伤兵，牵制着縱队，如果进行这种尝試，后果不堪設想。不顧一切地坚守原地，是他們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办法。但是如果第一团再过一个星期还不回来，那么就連这一点也办不到了。軍队当时已經疲憊到这种程度，甲頁索人終究会在一次进攻时猛然突破他們的战綫的。

使疲弱的出征軍起死回生的好消息

7月11日下午，一个伐盖罗在三名騎兵的护送下突然来到了营地。他带来了麦德罗斯上校的一个口信，說他已經在半路，要求派出必要的队伍去保护他所带来的那支庞大的輜重队。

对疲憊不堪的出征軍說来，这是一个能够起死回生的刺激。当时的情况是笔墨所不能形容的。这个好消息传遍了整个营地，全軍都知道了。兵士們发狂似地四处奔跑，喊叫，互相拥抱，大声欢呼；忧愁的面容起了变化，胸膛也挺起来了。軍旗展了开来，吹起了軍号。所有的队伍都集合起来，唱起了贊美詩。

这个身穿皮衣的强壮的伐盖罗，騎在一匹渾身是汗喘着气的小馬上，手里象拿着一根长长的矛似的牛叉，惊奇地望着这一切。他的肥壮而强健的身体，和周围象潮水般涌着的人們的瘦弱身体，成了鮮明的对比。他彷佛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士，站在一群闒闒褼褼的矮人之中。

欢呼的声音越来越大，一直传到野战医院，伤兵和奄奄待毙的人都停止了呻吟，高呼万岁。

一陣强劲的东北风吹拂着軍旗；在山下的居民地里，甲貢索人可以听到軍乐队的鏗鏘的銅乐器声，夹杂着几千人发出来的胜利的欢呼。

天黑了，市鎮里传来一陣陣的鐘声，越过荒野，打破沉寂，消失在远处群山的漸漸低沉下去的回音中。这是“福哉馬利亚”的鐘声。

第八章　进　击

一

准　备

輜重队在7月13日到达法維拉山山頂，第二天，各团的指揮官被召集起来，拟定进击居民地的計划。他們在薩瓦盖特将軍的帐篷里开会，因为这位将軍在科科罗波負伤以后，至今还臥床未起。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一个全国的假日①，早晨放了二十一发礼炮，以示庆祝。那些粗野的內地山林人听了大吃一惊，手足无措地从吊床上和肮脏的床鋪上跳了下来，这一切都是由于一百多年以前，曾經有一批幻想家为了人权而呼吁，并且为了实現那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奇妙烏托邦而进行了战斗的緣故。

現在进攻已經非常急迫。第一团的指揮官回来向大家报告說：他們假定的作战基地并不存在。他在那里什么也沒有发現，而且，他費了好大劲才把輜重队集中在一起，領了回来。这一些軍需品很快就会消耗光，他們也就会重新面临着和以前一样的危险局面。因此，他們就召开了軍事会議。虽然在細节上意

① 指7月14日，法国大革命时攻破巴士底监獄的日子。——英譯者注。

見分歧，但是大家一致認为，一定要在一个側面发动一次規模巨大的攻击。第三、第四和第五团各指揮官認为，首先应該放弃法維拉山，取得一个比較接近的陣地，以便发动突击。其余的人受了三个将軍的意見的影响，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們贊成把野战医院和炮兵留在法維拉山，同时留下两个团来担任守卫。

事实上，后一种意見和前一种意見也沒有什么不同，結果占了上风。他們在这里又犯了一个錯誤：再一次以所有各团的庞大兵力去和四处逃竄、行踪不定的敌人周旋。可以看出，从战役一开始，他們大多数人就沒有想到去做应該做的事情，那就是說，应該把战斗部队分开。只要对战場稍加观察，他們就自然而然地应該看出来，必須采取从两翼进攻的計划：一面是取道盖萊莫波大路，一面是从最左方，炮兵留在原陣地，繼續轟击市鎮中心。然而，他們誰也沒有对于战場的情况考虑过。当时采用的計划是比較簡单的一个。准备参加突击的两个縱队，向营地的右边側面挺进一又四分之一哩——据估計，挺进不会受到敌方的阻挠，就可以完成——然后就斜插向左，往瓦沙—巴里斯河走去。从这里再轉向左，就可以集中全部火力，攻击教堂所在的那个广場。这个运动，开始时采取迂迴的形式，最后就变成正面的直接进攻了。假定这个計划成功，那么，甲貢索人即使被全部打垮，也还有三个方向空着，可以逃走；他們可以安全地退到开伊潘山或別的什么据点，在那里重整队伍，繼續抵抗。这許多事情都是必然的，也是本来应該預見到的。

最近的事件本該使他們得到这許多教訓。两周以来的炮击以及法維拉山最近运到的給养这两件事，并不曾使塞尔泰納霍人泄气，相反地，反倒使他們活跃起来了。7月15日那天，他們一大群人，还有妇女小孩，赶着大批牲口，公然沿着营地的右方

成群結队地向居民地走去；这个行动对新近发生的事情簡直是一个辛辣的諷刺。第二十五营奉命出击，但并沒有追上他們。同一天，这些現在已經吃得飽飽的出征軍队，一直自以为胜利在望而趾高气揚的，也被禁止在营地附近随便溜躂；理由很簡单，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就意味着死亡。第九营的一个准尉和几名兵士就是这样被击毙的。距离第二縱队只有数步之遙的牧場，受到了袭击，若干騎兵的坐騎和拖車的馬匹被劫走了；当时，步兵第三十营奉命立即出动把它們夺回，也未能办到。16日，甲貢索人又向粮秣充足的对手显示了同样惊人的胆量，向全綫发动了攻击。奉命到附近一带去簡略勘测一下的工兵队，不得不在第七和第五两个营的庞大兵力掩护下，奋力打出一条出路逃回来。这一切都表明敌人正在准备奋力抵抗；所以，在不了解敌人兵力多寡的情况下，进攻的計划就应注意到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不要把全部兵力全部投入，因为这种做法至少对于这个战斗地区是不适宜的。

从法維拉山山頂看来，这个地带似乎相当容易接近。虽然如此，起伏不平的丘陵和峽谷毕竟使縱队无法迅速运动；而且，显而易見，他們既然不得不进行集結的攻击，那么根据阶地特殊的地形，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分散、零星的軍陣。而要这样做到，就必須完全放弃以人数众多的排向山坡上进行刺刀冲鋒的想法，而以一个队形分散的团，初步来显示一下威力，或进行一次积极的試探，避免在这种情况之下一点沒有用处的密集队伍的不利作用。这一支先鋒队，且战且进，一路扫蕩丘陵和山坡上的战壕，它的后面，有別的部队以一定的次序跟随着，能够在最方便的地方給它增援，直到最后，进攻的部队追随着潰退的敌人，自然而然地以集中的力量进抵居民地。

然而，他們計划着做的，恰恰与此相反。总司令在两个极端之間搖摆不定。他所采用的脫离这个瘫痪状态的办法是从完全停頓飞跃到突然行动；并且为了摆脫在法維拉山上困扰他的种种犹疑和压制，采取了他当时所能想到的那种疯狂做法，就是向敌人冲鋒。16日发布的作战命令的主要內容便是如此。这些命令，把一切可能保証在作战中取得胜利的預防措施都抛在脑后，表現了对猛烈进攻的热中成見；五千多把刺刀宛如一条汹涌澎湃的鋼鉄与火焰的河流，在瓦沙—巴里斯河的干涸河床中滚滚前进。

“冲鋒号一响，誰也不許考虑躲避敌人之炮火。你們应該毫不犹豫地全力向前冲鋒。每次冲鋒之后，每个兵士应即寻找原屬各連，各連应即寻找原屬各营，其他以此类推。”

这些指示，反映了这支軍队的一般傾向。根据地形的特殊性質，以及他們要与之作战的不平常敌人的特点而作出的考虑周到而具体的作战动作，是不能使他們感到滿意的。他們遭到了几次失敗，滿怀仇恨，現在必須狠狠地进行一次报复；必須教訓一下这些愚蠢的匪徒；必須尽快把他們打敗，用枪托把他們打回那个叫做卡奴杜斯的沟壑里去。7月17日当天的命令，布置了次日，即18日的进攻部署，人們見了都禁不住大声欢呼。总司令根据他过去建立的功勛，通过大胆的推論，着手揭开未来的一頁，并且在他的部下面前展示了胜利的幻景。

出征巴伊亚州內地的部队的英勇将士們！从科科罗波到現在，敌人在你們的勇敢面前是站不住脚的。科科罗波、特拉波波、馬坎比拉和安其科的历次战斗，法維拉山的另两次战斗，以及敌人对我們炮兵的两次进攻，都表明了这一点。明天，我們要到卡奴杜斯的城堡里去作战了。祖国在注視着你們，一切希望就靠你們的勇敢去实現。叛匪

不敢和我們正面对抗，躲藏起来攻打我們，然而他們已經受到很大的損失。他們的士气已經低落，所以，如果……

讓我們在这个重要的"如果"这里稍稍停頓一下。就在这里，这个 17 日在兵士的欢呼中宣讀的战斗命令，应該停住，等到 18 日晚間。

……如果你們的勇敢絲毫不減，如果你們再一次表現出自己是勇士中的勇士，卡奴杜斯明天就会落在我們的手里。那时我們就可以舒服地休息，祖国将为你們的牺牲而表示感謝。

卡奴杜斯第二天就要陷落，这是肯定的了。敌人自己也似乎覚察到这个勇敢的決心，因为他們停止了恼人的来福枪射击。他們現在害怕了，变得十分安靜，躲在下面的山谷里，在战斗的前夕就屈服了。营地終于安靜下来，下午响起了軍号的美妙音調，一直繼續到傍晚。

攻击的計划

詳細的攻击計划現在已經有了輪廓。薩瓦盖特将軍带着大約一千五百人留在法維拉山，守卫全軍陣地；这支部队由伊納西奥·恩利克·德·高維亚上校率領的第二团和安东尼奥·奈里上校率領的新近成立的第七团組成；准备以猛烈轟击来配合进攻的炮兵，則和上述部队在一起。第一縱队由巴波塞将軍率領，向前挺进，进入战斗。后面紧跟着两翼的騎兵和一个带着两門75口径克虏伯大炮的炮队。第二縱队則殿后。

全軍人数共計三千三百四十九人，分为五个团，投入战斗。第一团由若亚金姆·瑪奴埃尔·德·麦德罗斯上校指揮，只有两个营組成；第十四营和第三十营，分别由若安·安东尼斯·勒特上尉和安东尼奥·图皮·費雷拉·卡尔达斯中校指揮。第三

团由埃米迪奥·丹特斯·巴莱托中校指揮，包括安东尼奥·奴涅斯·德·沙里斯上尉率領的第五营，阿尔培托·加維奥·貝雷拉·宾托上尉率領的第七营，卡罗斯·奥古斯托·德·苏薩上尉率領的第九营和若瑟·塞維尔·杜斯·安約斯上尉率領的第二十五营。第四团由卡罗斯·馬利亚·达·西尔伐·台尔斯上校指揮，包括若瑟·路易斯·布契尔上尉率領的第十二营和若瑟·劳里亚諾·达·科斯塔上尉率領的第三十一营。第五团的指揮官朱里奥·奥古斯托·达·塞拉·馬丁斯代替薩瓦盖特将軍，担任縱队司令的职务，所以这支軍队就由諾納托·賽薩斯少校指揮，由奥尔加里奥·薩帕奥少校率領的第三十四营和維勒尔·庫丁諾上尉率領的第四十营組成。最后是第六团，由杜那西亚諾·德·阿罗若·潘托扎上校指揮，由麦·科斯塔上尉率領的第二十六营和科拉廷諾·高士上尉率領的第三十二营組成。巴伊亚第五警察大队由正規軍上尉沙尔瓦多·皮尔斯·德·卡瓦略·阿拉貢指揮，作为一个独立部队，附属于第二縱队。

一等大部份的出征部队进入攻击，西奎拉·德·梅內薩斯中校就要率領一小支分遣队向右方沿着“老庄园住宅”附近的护墙采取牽制行动。

这一张指揮官名单表明，对某些軍官来說，根据他們过去的經历，卡奴杜斯的腹地是一个范围很受限制的战場。例如卡罗斯·台尔斯，巴澤之役的英雄，在他的軍服下面跳动着一顆最坚强的心。又如脾气暴躁、坐立不安的图皮·卡尔达斯，曾經在印孚都依和南方联邦主义者有过殊死之战，他的英勇使他贏得了极大的声誉。又如炮兵指揮官奥林皮奥·达·西尔維亚，长着一付銅象般的容貌，上面布滿一条条固定的皺紋；他是一个杰出人材，一个謙虛的战士，对荣誉并不在意，而在敌人面前却非常

驍勇；他一生在战場上度过，走着坚定不移的道路，仿佛甘心接受某种命运的支配。在下級軍官中間，很多都是年輕人，他們渴求荣誉，热中冒险，又快活又热鬧，根本不知恐惧为何物。例如沙尔瓦多·皮尔斯，他率領的第五警察大队，是他亲手建立的，全部由圣佛兰西斯科河一带居民地招募来的强壮的內地新兵組成。再如汪特萊，他注定要在最后一次大胆的冲鋒中英勇牺牲。再如勇敢的加烏乔維埃拉·帕契科，他指揮枪騎兵队。再如弗魯图苏·門德斯和道克·埃斯特拉达，他們簡直能把新教堂的围墙摧毁，拆成一块块的石头。再如卡罗斯·德·阿兰卡，他率領的那个側翼騎兵队全部被击毙，自己仅以身免，成了个光杆指揮。此外还有别的許多人。

他們都不耐煩地等待着战斗，因为这一次的战斗意味着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按照古老的习慣，参加这場战斗的人都提醒留在法維拉山的人，要他們保証把早飯准备好，因为他們回来的时候，一定又累又餓了。

会　战

18日天色刚亮，各縱队已經出发了。他們轉身朝后，向营地的右方沿着山坡往下，径直向东边的盖萊莫波大路挺进。不久，他們便折向左方，仍然往下，但是現在却朝着瓦沙—巴里斯河走了。他們一路上以平常的速度前进，沒有发現敌人的踪迹；他們这种迂廻运动似乎沒有引起敌人的注意。他們不时感到的唯一麻煩，就是那两門在崎岖不平的路上隆隆地响着的克虏伯大炮。路上确实有些小小的障碍，但是很快就被清除了。这时候，除了那連續不断的沉重而吓人的进軍脚步声以外，什么也听不見。

这个凄凉的景色現在苏醒了。鳥兒早已离开这个一个月来处处都是枪林弹雨的地区。晨光清明，听不到一点歌声。漸漸地，那些荒凉寂寥的荒蕪地帶便展現在眼前了：寸草不长的小丘，微微起伏的高地和处处正在落叶的卡汀珈群落——卡汀珈群落早在7月就开始变色，現出許多深灰色斑点，这是干旱慢慢扩展的迹象。一片起伏不平的原野，向北伸展，漫无边际；向东北則远达卡那勃拉瓦山脉的山麓小丘；向南通至法維拉山；西面則出現一片片的高地，一片比一片高，終于和远处的康巴奥山山峰相齐。被切成一段一段的瓦沙—巴里斯河，弯弯曲曲地穿过这个原野。这条河径直向西流去，在一处轉弯的地方突然轉而向南，过了几百碼以后，又复向东折回，因此，水流的方向整个兒改变了，形成了一个不完整的半島，居民地就在半島的尽头。因此，防守者只要沿着由这条天然壕沟形成的半圓形的底綫，把兵力散开，在最接近处把河的两个平行的两端連接起来，就可以保卫全綫，不致受到攻击；因为攻击一定要从跟那一条底綫成垂直的方向而来。进攻者越过了特拉波波这边的低地以后，必須跨过瓦沙—巴里斯河的干河床，最后向左轉弯，就能发起一次正面攻击。然而，他們这种迂迴运动还沒有完成，敌人就已經把他們切断了。

这时正是清晨七点。偵察兵抵达河的左岸时，首先遭到甲貢索人的射击。附近有一座小丘，他們发現这个小丘从下到上都布满了不整齐的粗石战壕，仿佛是一堵堵破裂的墻壁。一千五百碼外的那个居民地，現在沉入更深的低地，看不見了；从这些小山頂上望过去，也只能勉强看見教堂的两个鐘楼。两个高大巍峨的十字架，在清晨的阳光中清楚地聳立着。

前鋒受到攻击后，第三十营的兵士立刻向敌人回击，他們不但沒有停下来，反而加速前进，同时，第一团和第三团的四个营

的大部份人，以密集的队形向前挺进，抵达河床，越过了它。現在第一縱队已經全部集結，投入了战斗。

战　綫

殿后的部队一放慢速度，那两門克虏伯大炮在路上引起的那些小困难就立刻消失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使許多营感到不便的压力，就是巴波塞将軍也認为他現在可以着手部署一条战綫了；第一团在右方展开一个狙击兵的队形；第三团在左方也組成同样的队形；两翼騎兵以全速向前奔馳，繞到右側，注意不讓敌人从那方面迫近。

評　論

但是，这次軍队的总的部署，就象早該預見到的，計划得很不周全。除了要在敌人的眼前这样执行而外，它对这一带的地势也不适宜；这种战术所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础，这里并不存在。当时所計划的战綫是，把各团的兵力在一叉四分之一哩这样长的距离上拉开，根据丘陵的最高的斜坡和溪谷的深度，分成若干垂直面；但是，当战斗部队分散开，进入新的战斗部署时，就把他們的側翼暴露給敌人了，这样，他們全部不得不落到一个劣势而不稳定的局面中，而且，不論这个局面多么短暫，也无論如何不可能临时預測会发生什么后果。因此，这个計划是不切实际的。

这个計划旣不切实际，而且还非常危险。周围的种种明显而具体的情形，不論是地势崎岖不平的特点，或是敌人一开始就以猛烈的火力发起全綫攻击时所突然表現的那种惊人的活力，都清清楚楚地說明了这一点。战斗一开始，这个計划的不能适应，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一排排的步兵，端着刺刀，离开了松散的

陣綫，向丘陵冲去，他們猛攻丘陵的两側，好容易才登了上去；但是，所有这些行动却都缺乏順利执行作战計划所需要的堅定和速度。因此，他們旣然不能这样完全按照着执行，只好改变某些細节，这些細节本身也許沒有什么意义，但是在队伍里却引起了混乱。和原来的陣势恰恰相反，第三团現在开始在第三十营的右翼作战；原来在最左方的第九营来到了瓦沙——巴里斯河的河床中，开始在两側猛烈的火力下挺进；而第二十五营、第五营以及第七营的右翼反而居中。

混　乱

在火力下，是不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地形中組成一个散开的队形的。各部队，各連，各营都分散了，到了唯一适合整頓队伍的右方，却发現自己陷入了迂迴曲折的峽谷的迷宮里，而且轉眼之間就迷了路，团团乱轉，認不清方向，不仅見不到其余的战友，甚至連那不成調的軍号声也听不見了。他們有时在慌乱之中向后倒退，以为自己是沿着这种迂迴曲折的行軍路綫在向前进，往往走不出几步，便突然和朝着相反方向快速行进的别的部队撞在一起。

結果是，他們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境地。那个領着他們陷入这个狹窄隘路的将軍，后来在他的当天命令中簡直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来描写这里发生的事情。他在我国丰富的辞汇里实在找不到适当的字眼来形容这場混乱，只好大胆地用了加烏乔語里的一个粗俗的字眼，說这些軍队“entrelisavam-se”——就是“全部乱成一团”。

因此，半个鐘头以后，第二縱队到来时，他們的損失已經相当大了。現在又加上了两个团；只有一个团，就是第六团，在奥

斯卡將軍的直接指揮下，留在后方，作为后备軍。而且，这些部队本来应該根据这个情况下唯一切实可行的一个計划，伸展到右方去的；这样就可能在全綫截击敌人，阻止敌人在側面行动，而且有可能进一步促进最后的集中攻击。这一点从战場本身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广闊的扇形地带，各条扇骨都集中到那个教堂的广場。但是，这个战术虽然是最基本的，却也并沒有被采用。这些助战的团一开来，就遭到猛烈的排枪射击，立即被打乱；他們无法象本来应該做到的那样形成任何形式的陣綫，来接近前面的各团，在薄弱的地方支援他們，加强他們，并且帮助他們完成战术动作——或者他們可以在側翼的两端建立陣地，使軍陣扩大展开，足以用一条寬闊而有力的弹性的鋼鉄战綫，来对抗这些厉害的对手。

卡罗斯·台尔斯上校后来在他的战爭报告中——这个报告的內容是无庸置疑的——直截了当地說，他一到那里，就注意到参加战斗的部队沒有适当的陣势。"虽然如此，在当时情况下，我們唯一的任务就是挺进和冲鋒。"

他們就挺进和冲鋒了。

現在已是早晨八点。这是一个暖和而美丽的腹地早晨，一个霞光泛紅、寸草不生的大地和重迭的石英岩閃閃发光的早晨，就象这地区經常有的那样。这些軍队如果按照原来的計划，眞能用三千把刺刀的金屬的閃光增加到这一切光輝中来，那么，这景色无疑会成为异常壮丽。但在实际上，它却是阴森可怕的。

現在，十个混合的营正开始走下山腰。他們涌过低地，爬上对面的山坡；到达山頂以后，又从另一边的山坡走下去，大声叫喊着，非常混乱——不断地重复登山下山；因为这些山丘在任何一个方向都是无边无际的，于是这些嘈嘈杂杂、混乱不堪的人

的浪潮，便在山坡上此起彼伏，在小片的平原上奔腾，又沿着山坡，呼嘯着汹涌而下，一直流到底下的深谷里，这才象被一座堤壩挡住似地停住。

同时，那些不露面的甲貢索人，还在不断地猛烈射击；他們忽而退却，忽而在敌人的两側集中，有时候又把敌人团团包围起来。

很难說这会产生什么样的結局。从那时候起，兵士們无疑的是非常勇敢地在攻占土地，他們取得了一个丘陵又一个丘陵。他們会在一条战壕边上停一停，发現战壕里面有一些使用过了的弹壳，还是热的，說明敌人刚刚才逃走。但是，不到片刻工夫，他們又不知道到底哪个是他們进攻的眞正方向了；敌人的枪弹先是从这一个方向来，接着又从另一个方向来，仿佛有意使他們迷糊。一会兒工夫，一陣連續不断的猛烈射击从极右方来了，这倒是他們意想不到的。这使他們認为塞尔泰納霍人可能要从那一方向大举进攻；而且，如果这样有力地打下去，那就必然会使敌人成功地插到他們这个杂乱无章的队伍中間来。接着他們发現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示威罢了，敌人已經失掉了集合进攻的机会。这个情况，是由枪騎兵經过一番大胆的偵察发現的。枪騎兵迎着枪弹射来的方向全速騁馳，跑下一个小山的山坡，突然发現面前大約有八十个甲貢索人。这些甲貢索人就守在一个畜栏里，从那兒射击我們側面的人。枪騎兵猛烈向他們冲鋒，他們在矛尖和馬蹄下潰逃了。枪騎兵在后面紧追，把他們赶上一个不象别的那么峻峭的山坡，一直到了山頂，来到一片向东北方向伸展出去的广闊的台地上。这时候，意想不到地，他們看見了居民地，离这里不到三百碼。

就在这时，几排步兵乱糟糟地上前来了。局势逐渐达到頂

点。距教堂大約三百碼的地方，就在那些散布在对面山坡上远离居民地的房子旁边，有一块相当平坦的沒有阻碍的地带，比較适宜战斗运动。人們一小群一小群地向这个地点奔去，沒有什么秩序，勉强可以根据各团来区别：第五团在右方行进，第三团和第四团居中，最后投入战斗的第六团则在左边沿河而上。

这是战斗的决定性的时刻。在他們現在所在的高地上，整个部队暴露无遺，尤其是他們的右方和中央；他們的陣地，敌人从教堂上就可以俯瞰清楚，而且和沿着山坡向北高起的居民地的上面一部分处在同一个高度。从后面这个地点一直到西边广場的尽头——整个象限的距离不到一又四分之一哩——猛烈地射来一陣密集的来福枪子弹。同时，几个团繼續前进，但是軍陣松散，互不配合，既不能鼓舞士气，也不能帮助他們射中目标；因为并沒有什么計划在指导他們的行动。后来，在队伍里普遍存在的一片混乱之中，人們突然感到子弹馬上就要耗尽了，因为每个兵士的子弹盒中只带着一百五十发子弹。因此，有必要使各个营——正在战斗激烈的时候，并且正处在一个敌人火力之下的高地上——停止行动，以便迅速把子弹箱打开，取出新的子弹来分发給他們。

除此以外，居民地的每一堵墻上都开了許多枪眼，向軍队射来一陣陣猛烈的排枪，还有那些勇敢的游击队，現在在很近的距离內向他們的攻击者作战，零零散散地打一陣枪，使攻击者的队伍造成許多很大的缺口。听到了这些規模較小的射击声，說明对方并沒有很多"狙击兵"，但是他們的枪法非常准确，弥补了这一点，足以使整排整排的人前进不得。当时发生的一个插曲，很可以說明。

甲貢索人的掩蔽壕

这是在攻击的最后阶段。当时进攻部队因为第四团参战而增强了战斗力。这个团是由卡罗斯·台尔斯上校率領的，他的参謀几乎全都牺牲了。他們正在急急忙忙越过最后一个山坡时，这一側面的距离最远的部队却遭到严重的打击，他們就迅速冲向右方，企图击退这片荒蕪平原上的看不見的敌人，虽然他們一眼就可以看遍整个平原。因此，他們只好随便朝着一棵还带着叶子的恩波树的方向进行攻击。这是唯一周围看得見的一棵树。枪打得很密，不过都是一发一发地打来的，仿佛是出自一个神枪手之手。枪弹不断地打到队伍中，以可怕的节奏，一个接一个地把兵士射倒在地，使他們遭到很大的损失。許多兵士惊慌地停住了脚步，沒有办法想象在这样一个开闊平坦的地方会遇到这种火力的射击，因为这里連半个小丘都沒有，这个无情的敌人不可能有藏身之地。另外一部分兵士却不停地向这棵孤零零的树跑去；当他們离这棵树相距只有几步时，他們終于看見一个圓坑的边上有一张严峻的黝黑的脸在张望。这个甲貢索人提着枪立刻从坑里跳出来，迅速地跑下山坡，在下面錯杂的岩窟里消失了。坑里三百多个空弹壳，説明这个凶猛的猎人者在这个伪装得很巧妙的掩蔽壕里埋伏了很长的时間。周围的土地都布滿着这种同样的掩体，每一个掩体里都有着同样的一堆子弹壳，表明那些狙击手不久以前还在这里。这些就是射击我們队伍的致命的子弹，使我們的軍队仿佛覚得脚底下的地面都爆炸开来一样。塞尔泰納獾人撤出了这些藏身之地以后，又轉到另一些掩体里去，于是，这些掩体又一个个地发出来福枪的火光，直到再被迫放弃了为止。这时候，軍队不停地向居民地冲去，最后抵达外

围那一带的茅屋时，大約已經早上十点鐘了。

他們向东推进，在一片广闊的台地上散开，这片台地几乎是沿着一条子午綫伸展开去，西边的地势則微微下斜，一直达到那边的教堂广場。他們抵达这个居高临下的陣地以后，便列开一条弯曲零乱的战綫，把它占領；这条战綫左方一直伸展到瓦沙—巴里斯河。有些兵士就躲进了攻占的茅屋，但是大多数人則在軍官的率領下，冒着环形的猛烈火力的扫射，繼續前进，一直冲到那个古老的教堂門前。在这个关头，这些軍官表現出他們是可以担負更为光荣的职責的。第六团和第五警察大队沿着河流的干涸河床前进，完成了这条进攻的战綫。

这就是部队最后攻占的地方了。从这里起，他們簡直沒有再前进一步。他們巳經攻下了这个野蛮市鎮的一个小小郊区，但是沒有力量去完成这次战斗。他們的損失愈来愈大，而后备部队又因为伤亡慘重而运动不灵，仿佛已經潰不成軍；这眞是一个很感动人的景象。因此，队伍現在只好給那两門用人力拖拉的克虏伯大炮讓路。大炮选好了俯临教堂的陣地，开始猛烈轟击；同时，法維拉山頂上奧林皮奧·达·西尔維拉上校的炮兵也开火了，硝烟浓烈，就象大雷雨来临时一样。在炮兵和集中在整个东边的步兵营的猛烈交叉火力下，居民地用雨点般的枪弹向攻击者躲在里面的那些房子的薄墙射击，把他們埋在断壁残垣之中。从河边的新教堂那里，向第六团打来一陣疏疏落落的枪弹。第五警察大队的兵力被削弱得很厉害，最后終于跑进一个狹小曲折的岩窟，才免于全軍复沒。中午的时候，情况的确很严重了，战斗原来是在离此一哩多路的地方开始的，現在依然在市鎮的外围进行着，而敌人的抵抗却越来越頑强，結果如何，实在难以預料。

在这个危急的关头，第三团和第四团指揮官决定派人去把

奥斯卡将軍請来；当时这两个团已經深入到与老教堂相連的墓地了。奥斯卡将軍只能步行着到这两个部队里来，一路上沿着散落在山坡上的小屋的墙边走，作为掩护。这是一个很勇敢的行为。他到了那里，发現第五团的指揮官卡罗斯·台尔斯上校，以及安东尼奥·沙里斯上尉，两个人都受了重伤，待在他們躲避的那所屋子里。在这个小屋里举行的会議很簡短。周围是一片混乱：子弹的呼嘯声；漫无目的奔跑的脚步声；軍号的尖鳴声；急促的命令声；恐惧和憤怒的喊叫声；呻吟和詛咒声。这簡直是一个冲破了門的疯人院。

由于各个营都毫无組織，現在每个人都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斗。可以看見一小群一小群的人，来自各个不同的单位，由于偶然的机会聚攏在一起，挤在泥屋的墙后，躲在轉角地方，能够支持多久就支持多久。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現了某种类似自然选择产生的英雄。到了失去一切希望的时候，就象战爭接近暗淡的尾声时所常見的那样，动物的自卫本能便抹上一层英雄主义的色采——这是一种原始形式的勇敢的野蛮反映。这些战斗单位既不关心战友們的命运，又因为战斗縮小在这样窄小的地方，誰都有送命的危险，便都挤进茅屋里，学着甲貢索人的榜样，在墙壁上打了許多枪眼。他們有时躲在屋角里，有时沿着小巷跑去，后面的敌人只相差数步，有时又和敌人一对一地肉搏，他們就这样盲目地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斗着。由于受着飢餓和口渴的煎熬，他們一走进那些小屋，就忘記里面可能有人居住；因为在这些沒有窗戶的黑洞洞的小屋子里，他們不可能发現有人在內。于是他們四处摸索，想找一壶水或一籃面粉。他們就这样往往被近处打来的子弹所击中。这些体育家一般身材的战士，經过四个鐘头的苦战，喘息未停；有时会被妇女杀死；許多

妇女都比得上男子汉。这些目光炯炯、头蓬发乱的又老又丑的老太婆，往往会疯狂似地和入侵者扭打在一起。即使她們被揪着头发在地上拖开，并且受到軍靴的践踏，然后又被敌人的强有力的双手快要扼死的时候，她們不但毫不屈服，而且还不停地咒罵着敌人，直到最后喉嚨里咯咯地响着，象野兽似的死去。这是一个又痛苦又悲惨的場面。

另一次損失慘重的胜利

在这一片糟糕的混乱之中，司令官下定决心要坚持到胜利。沒有别的出路。經过一次猛攻之后，出征部队又一次发現自己陷入了一个不能自拔的境地。不論是前进还是后退，都不可能。

中午过后，部队在居民地的窄小边界上設下了固定的陣地，說得正确一点，是在居民地东边的五分之一地方，也就是在一个从北向南伸展的小丘的迤邐的山坡上，这个和緩的山坡一直伸展到村里的广場。这里的房子都是新建的，不象在别的地方那样挤在一起；因为卡奴杜斯在惊人的发展中已經舍弃了最早建城的那块洼地，現在正向周围的小山頂上扩展。我們的軍队占据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郊区。实际上，他們还沒有到达卡奴杜斯的城堡，这个城堡有着一个非常原始的粗獷的雄伟的外貌，就在他們前面不远屹立着；它并沒有围墙，然而，它却是难以攻陷的；摆在入侵者面前的是无数的入口和无数的缺口，通向那令人难以脫身的罗网——构成这个市鎮的街道的那些曲折的小巷。

出征部队不管多么勇敢多么努力，这时候也无能为力了。先头部队显然已經停止前进，正在巩固陣地。在极左方，法維拉山西側排水的深洞里，第五警察大队正在修筑工事，他們的战綫伸展到瓦沙—巴里斯河的右岸，那里駐扎着步兵第二十六营。对

岸的那支部队又和墓地旁的第五团相接。然后是，按照次序来說，第二十五营，在老敎堂下面；第七营，同广場东边平行；以及繼第二十五营之后的第四十营和第三十营，他們都在北边那一片迷宫似的茅屋中找不到出路。从这里一直到后方，第十三营、第三十一营和三十八营的軍队以松散的队形，沿着营地的右側作一个半圓形繞过那一大片茅屋；司令部就設在营地对面的山坡上，由第十四营、第三十二营、第三十三营、第三十四营和騎兵担任保卫。

这一天的其余时間以及晚上的一大部份时間，都用来挖战壕、用木板或石头来加强房屋墙壁的防御力，选择那些能避免来福枪火力的地点。这时候，不屈服的敌人一直监視着密密麻麻地集結在居民地边沿的出征部队。敌人已經減少了排枪射击，但是又采取了传統的伏击打法。每一堵墙的每一道罅縫中，現在都伸出一支火枪的枪管来，后面有一只銳利的眼睛在瞄准着。躲在墙角后面的兵士只要跨出一步，就意味着死亡。

他們开始覺得他們目前的情况比先前在法維拉山时还要糟糕。在法維拉山，他們至少还有袭击胜利的希望；他們仍然瞧不起那些躲藏起来的难得讓人看見一眼的敌人。現在，就連这样的一个幻想也破灭了。这里就是难以制服的甲貢索人，現在就在向他們挑战，要和他們面对面地搏斗。对这些"大国"派来攻击他們的职业軍人，甲貢索人絲毫也不害怕。这些軍人現在就在他們旁边，和他們相距不过数步，挤着他們，象他們一样地躲在这些泥屋里，在几分鐘的工夫內突然就給这个神圣的市鎮增加了三千多人口。但是，虽然如此，这些新来的人却还是无法适应他們的那种原始的生活方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老敎堂平静地响起了"福哉馬利亚"的鐘声；接着，从另一座敎堂的寬广深处，又

传来一陣凄凉的晚祷声。

白天的一切騷乱和活动仿佛都是平常的事情，早就在人們的意料之中。

損　失

这时候，出征部队已經到了危急的关头。在这一次的战役中，他們大約伤亡了一千人；再加上前几次的損失，部队的人数减少得相当厉害。三个团的指揮官：卡罗斯·台尔斯，塞拉·馬丁斯和当天下午跟着第七营前来的安东尼諾·湼里，都失去了战斗力；下級軍官和兵士們的伤亡数字，非常巨大。許多中尉和少尉，都以惊人的胆略在战綫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有些人的名字和英勇事迹，后来受到了人們的传頌：例如庫尼亚·利馬，是波多—阿雷格雷軍事学校的学生，他在枪騎兵的一次猛烈冲鋒中胸部受了伤，拼着最后的一口气箭一样地扑向敌人；例如汪特莱，他在最后一个小山的崎嶇的斜坡上騎馬往上冲，連人带馬被杀死在悬崖上，他同自己的坐騎一起滾了下来，最后神奇地被一些山岩拦住立停，就象一个騎着馬的泰坦族巨人；还有别的人，許許多多奋勇作战的人，在一片共和国万岁的贼声中倒下了。这些勇敢的人使这次战斗給人以古代英雄主义的深刻印象，使人想起中世紀神話中的武士所表現的那种自我犧牲的病态激情。这两者是十分相似的。在落后的社会里，往往可以找到隔代遗传的显著痕迹；而在我們的国家里，在共和国那些动蕩不安的日子里，我們那些年輕的軍人特别受到激昂的爱国抒情主义的影响，在情緒上显得极不平衡，使他們产生了幻想家的种种幻景和理想主义的梦。为共和国而斗爭以及向它的假想敌人作战，就是一場圣战。这些現代的庙堂騎士們①，如果沒有穿着鎧甲，佩着十

字架剑柄的宝剑，至少也象他們古代的典范那样，战斗时抱着坚定不移的信仰。在进攻卡奴杜斯开始的时候，那些这样战死沙場的人們，沒有一个胸前不挂着一个带有弗洛里亚諾·皮索托元帅肖象的紀念章，表示他們至死还紀念他。簡单地說，他們表現出同样疯狂的热情，同样彻底的忘我精神和同样疯癲的神經錯乱，完全同高呼着仁慈的奇迹創造者好耶穌的名字，准备喋血沙場的甲貢索人一模一样。

但是，这种疯狂的热情，除了上面所描写的那些不幸的表現外，却也毕竟使軍队在7月18日那天得了救。

当一支完全靠軍紀来維持士气的战斗部队，混乱到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完了。在另一方面，头脑簡单的兵士，虽然因为受了挫折和面对着不确定的結局而感到懊丧，却会坚持着不动摇；他們有的是因为看見长官所表現的那种一己之勇而着了迷，有的却是慑于軍官的威望；有些軍官在受了致命伤之后，只能勉勉强强撑着軍刀，摇摇晃晃地退下火綫——奄奄一息，視死如归。換句話說，在这种情况下，兵士們就在甲貢索人的火力和指揮官的英勇之間左右为难了。

在卡奴杜斯的側面

出乎一般預料，7月18日那天晚上过得相当平靜。塞尔泰納霍人那一边沒有一点声息。出征部队的司令官一直担心着会遭受夜袭，这是他們无法回击的。这些薄弱的防綫，即使假定敌人在某些地方攻不破，也可能受到包围，这样一来，他們在两面火力的夹攻下，既不可能向居民地挺进，就很容易被歼灭。然

① 庙堂騎士（Templarios）：1119年为保护圣墓和朝拜圣地的人而在耶路撒冷組織的一个騎士团。

而，对方却并沒有动静，这种局面也就消失了。第二天，出現了一排用毡子縫成的朱紅色旗帜，用来把一个很小的部份划分出来，这一部份約占这个市鎮的广大圓周的五分之一。这样，就标明了他們的位置。东边的界限并不确定。在这一边的极右方是一个空白点；左边也是一样，沿着法維拉山的山坡和警察大队所在的普罗維登西亚河的河畔，可以看見一大片空地。为了完成这个圓周，他們需要一条通向正北然后向西弯的战綫，沿河而下，順着河向南进，然后爬上卡倫比和康巴奥山脉的第一个阶地的主要高地，最后又沿着“禿头山”的横脉折回东边。这条迂迴战綫大約有四哩长。然而，出征部队的有作战能力的人已經減少到三千多一些，其中有几百个人又被抽調去防卫法維拉山，所以，即使敌人容許，也根本不能够照顧这么广闊的一个地区。战斗一时陷于癱瘓，这是不可避免的了，只能守着陣地，等待后援部队到来，再作努力。

危险的局面

阿瑟·奥斯卡將軍鎮定地观察了当时的情况。他一方面請求增派五千援兵，一方面便采取种种措施，保証他的軍队的安全。他的軍队在眼看就要失败的当口爭得了这么一点兒胜利，使他們又一次处在一个痛苦的境地，旣不敢冒险前进一步，也不能后退一步。战斗命令正式发布說，已經开始把敌人包围；但事实上，自从6月27日形势轉变以后，却是出征部队本身被包围了。他們的西边是居民地；南边的去路被法維拉山堵住，山上又都是伤員病員，至于北边和东边，則都横着一片无法穿行的沙漠。从一切現象看来，战場已經扩大了，現在有两个不同的营地，似乎表示行动有更大的自由，可以超出敌人战壕的狹小范围

以外。然而，就在攻击的那一天，这种幻想就破灭了。在几小时之前他們曾以刺刀冲鋒肃清了的那些小丘，現在又布滿了敌人。至于和法維拉山的联系，那是一桩非常困难的事。企图回到法維拉山去的伤員，又一次被击倒；有一个軍医，托兰廷諾，就在战斗的那天下午，从山頂下来沿河岸行走的时候受了重伤。如何越过他們夺得的那个地区，对这些胜利者来說，确是一个严重的問題。在另一方面，他們自从侵入了居民地的外围以后，就只能照样仿傚从甲貢索人那里观察得来的战术。他們象甲貢索人一样，挤在这些茅屋里，在正午时分，悶热得象烤爐；在里面忘記了时間，一躺就是好几个鐘头；他們的眼睛盯着墙上的罅縫，毫不以为耻地学着敌人的游击和埋伏的战术；他們巡視着那一大堆茅屋，只要依稀看見远处那些迷宮般的迂迴曲折的小巷里出現一张脸或一个衣边，他們一齐开枪——打出一百、二百、三百发子弹！

最后的一批軍粮已經分发掉了——每七个人一公升面粉，每一营一头牛，这就是不久以前救活了他們的輜重队所剩余的一切——现在他們发現，做一顿不足以果腹的飯食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极不方便的。茅屋的泥屋頂上升起的一縷輕烟，便成了子弹的目标！到了晚上，点着一根火柴，打比方来說，就可以引燃几列車火药。甲貢索人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单薄的泥墙并不能保护躲在里面的入侵者。安东尼諾·涅里上校率領他那个团平安地穿过那个广闊而危险的作战地带，一走进一个茅屋却就被打伤了。軍队就动手加强这些房子外墙的防御能力，他們用石头在里面又垒起了墙，或者挡上木板。于是，他們的安全得到了較好的保証，便在茅草屋頂下挺直身子躺在装粮食的箱子上，消磨大半天，眼睛注視着罅縫，手指扳着来福枪的枪

机——这些害怕得渾身发抖的胜利者躺在那兒，等待着战敗的人們。

在以司令官的帐篷为中心的司令部上空，子弹颼颼地响着飞过，由于被小丘的凹角所阻，并沒有造成什么损失。整整一夜之中——这是繼一个使人筋疲力尽的白昼而来的一夜——司令官所着头上枪弹的嘶鳴，这就是說，在战場的另一面，敌人和我們的先头部队正在进行着枪战。那支部队的指揮官图皮·卡尔达斯中校和丹特斯·巴莱托中校都是胆子很大的人，但是現在也感到灾祸是不可免了，因为他們已經認識到，“只要在中央战綫的任何地方后退一步，就会全軍复沒。”的确，誰也无法掩飾逃不掉这个迫近眉睫的大灾难的恐惧。这是从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推論出来的必然結果。这是难免的。好几天以来，他們的头脑里一直盘旋着这样一个想法。

“一个慣于作正規战，知道如何充分利用我們战术上的不利的敌人当然不会錯过这个报复的机会，这就是說，我們将会遭遇到极其残酷的手段。”

但是甲貢索人并不会正規战。严格地說，他們根本并不是什么“敌人”——这是一个随手拈来的名詞，一种很微妙的委婉的說法，用来代替战斗命令那种軍事文件上所用的“恶匪”的称呼。塞尔泰納霍人只不过是保护自己那被侵入的家园，这就是一切。只要那些威胁他們的人还在远处，他們便在周围布下罗网，使对方停步不前；但是，如果对方来打他們的大門，并用枪托来揍他們，他們就不得不以他們所知道的唯一的对策来相拒；抱着唯一的极其可敬的自卫的目的，本着复仇雪耻的高貴精神，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卡奴杜斯只能一家一家地去攻取。整个出征部队为了越过他們和新教堂拱門之間的那一百碼距离，不得

不花上三个月的时間。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反抗，在历史上足以相比的，幷不多見；到了最后的一天，最后的几个防御者——三四个姓氏不詳，忍飢挨餓，穿得破破烂烂的巨人——还要用最后的几顆子弹，向一支有着六千名兵士的軍队射击！

这股可怕的頑强精神从7月18日出現以后，就再也沒有松懈过。进攻結束了，但是战斗还在繼續着，这是一場沒完沒了的战斗，又单調又可怕，表現出法維拉山那次战斗同样的节奏：每隔一会兒便是疏疏落落的枪声，或者就全綫响起一陣猛烈的排枪；突然发动的袭击，突然出現的散兵战，只延續一刻鐘光景，动手快，結束得也快——甚至报警的刺耳軍号声还沒有在空中消失，战斗就已經过去了。在这些突如其来的袭击中，两次之間有着好几小时的平靜，人們总是发覚双方的位置却顚倒了过来。严格地說，进攻者竟成了被攻击者。敌人可能已被逼入絕地，但是这些緊张的战斗时刻却都由他們来決定，战斗每次都突如其来。

黎明以前，有时候会出現几分鐘的休战局面，于是最前列的兵士們便利用这几分鐘来打一会兒瞌睡，脑袋搭拉在来福枪上——在这样的时候，往往会有一支巨大的火箭，发出刺耳的嘶声，射向高空，划破了黑暗的夜空；在它那一閃而逝的亮光中，他們可以看見教堂的墻上爬滿着一片黑魆魆的人群。于是，战斗又在黑暗中繼續进行，枪口冒出时断时續的火光。有时候，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甲貢索人在天刚亮或在明亮而温暖的早晨，也会大胆地出击。

从一本日記摘录下来的話

一本詳細地記述最初几天斗爭的日記，表明了这个斗爭的极其残酷的特色。我們想在这里尽可能用粗粗的几笔把这幅图

画勾勒出来，一直写到7月24日为止，以便把从那时候起就沒有改变过的局势說清楚。

7月19日——敌人从清晨五时即开始射击，整天不停；夜里还延續了一陣。第一縱队司令为了更有力地击退敌人的进攻，决定从后方再調来两門克虏伯野炮，准备在夜里架設。中午十二时三十分，第七团的指揮官① 在营地茅屋里躺在吊床上休息的时候受了伤。下午二时，右方的大炮瞄准新教堂的一个鐘楼，开始射击；托馬斯·巴拉加中尉中弹陣亡。下午，好容易才从法維拉山赶下几头牛来，供部队食用。牛群在横过瓦沙—巴里斯河时，遭到射击，四处奔散；但是，我們的兵士費了很大的力气，終于又把它們赶攏，只丢了很少几头。甲貢索人听見我們这边的走动声，便向我們的战綫攻击，一直到晚上九时三十分才止，以后射击时断时續。結果是：一个高級軍官受伤，一个副官陣亡，兵士中受伤的有十余人。

7月20日——各部队的起床号响起的时候，营地突然受到袭击。射击整天沒有停止。他們只架好了从山上調来的一門大炮。受伤人数和昨天相等，一名兵士陣亡。

7月21日——黎明时分，太平无事。白天只受到很少几次袭击。法維拉山的大炮不断地轟击，一直到夜才止。这一天比較平靜。伤亡很少。

7月22日——不等敌人开火，炮队在清晨五点就开始炮轟；立即引起伏在教堂围墙上的狙击手的猛烈回击。最后一批伤員克服了很大困难才从战場运抵法維拉山上的营地。西奎拉·德·梅內塞斯中校在附近作了一番偵察。他回来說：敌人的工事修

① 指安东尼諾·浬里上校。——原注。

得非常坚固；我們所占的，和卡奴杜斯鎮上的房屋总数相比，只是很少一部份。只有到了晚上，才有可能把很少的口粮分給在前綫的兵士。这在白天敌人的警戒下，是做不到的。晚上九时，两翼受到猛烈的攻击。結果：伤亡二十五人。

7月23日——黎明时分，平靜无事。一个鐘头以后，即早晨六点，甲貢索人偸偸繞过側翼，突然猛攻我們的后方。他們被三十四营和警察大队击退，遺下十五个死者，一个卡波克拉[①]被俘，还虏获一袋面粉。入晚，射击异常猛烈。由于弹葯缺乏，三門野炮只打了九发炮弹。

7月24日——日出时开始炮击。违反慣例，居民地沒有回击。从法維拉山上发射的榴霰弹，在鎮上爆炸，仿佛該鎮是空无人居的一样。大炮打了很久，沒有引起任何反应。到了上午八时，右側終于响起一些疏疏落落的枪声，接着，敌人从这一面向炮兵陣地进袭。一場白刃战随即发生，战斗的范围以惊人的速度扩展着。全綫上下响起了数十个軍号的声音，所有的部队都排好了战斗的队形。进攻的目的是把后卫部队同前綫切断。这是一个很大胆的部署。甲貢索人如果成功，就可以扑向司令部，使围攻的軍队腹背受敌。这是帕杰烏的一个計划；他废黜了其他的首領以后，現在由他担任指揮了。这次攻击继續了半个小时。敌人被击退后，过了几分鐘又攻上来了，猛烈地向右方冲击。費了不少力量，才再一次把他們击退；他們就退到我們軍队沒有占領的最前面的房屋中去，从那里重新繼續不断地猛烈射击起来。在这次战斗中犧牲的有第三十三营指揮官安东尼奥·努涅斯·沙里斯，以及許多官兵。中午，战斗停止。

---

① 即印第安女人。——英譯者注。

双方的营地突然沉寂下来。下午一时，新的攻击开始，比原来更加猛烈。各营都列出陣势。这仿佛是撞車[①]的一种动作。敌人繼續不断地向我們的右翼进攻。性急的帕杰烏这时受了重伤倒了下来。我方也有許多人受伤。来自托巴台的菲格拉中尉陣亡了；受伤有第三十三营的指揮官若亚金姆·貝雷拉·洛布上尉和許多軍官。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司令官决定命令至今还未受到攻击的左翼部队投入战斗。現在，整个部队都向居民地开火了。一挺机关枪急忙調去支援右翼；法維拉山上的炮兵正在猛烈轟击。

敌人被击退了。連連不断的射击通宵达旦。

7月25日——这一天发生的事，和往日沒有多少变化；使这次战役具有一种慘淡而单調的特色。那些构成围攻战綫的工事是在散兵战的間歇里建成的。只有到了夜間，才有可能把分量不足的口粮分发給挨餓的兵士，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这些干渴的人才敢带着飯盒和洋鉄罐，勇敢地冒险走出几步，到瓦沙—巴里斯河的水潭里去找水。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电报传来的胜利

这些事实传到共和国的首脑和各个州的州长那里时，就已經完全走样了。根据上述情况，可以断定，这是难以避免的。战斗者本人在事态的矛盾过程中无法对自己的情况作出任何判断，那么，对从远处观察这个发生在腹地內部的戏剧性事件的人們，自然全凴主观臆測；这些臆測不仅不可靠，而且完全捏造。先是談起胜利的可能。通过科科罗波山峡这件事，表明軍队正

① 撞車(ariete)：或名冲角，古代攻城的器具，是一根鉄尖巨木，或安車上，或裝架上，用来撞击城墻。

在迅速平定反叛者的暴动。除此以外，来自战地的消息，且不説司令官拍来的那个措辞明确的电报，就指明两三天內整个战斗就会結束。

然而，两个星期过去了，这种空想的胜利显然成为毫无意义的了。人們都知道了甲貢索人不止一次地突破刺刀的包围圈。因此，当出征部队在法維拉山的荒地上打得筋疲力尽，在卡奴杜斯外围血流成渠时，出現在报紙上的国內輿論，却极尽想象的能事，对已經遍布各报的极其牵强附会的各种假定加以衡量和进行比較。君主复辟的魔影又一次阴沉沉地在政治气氛中出現，使气压日益降低；而且，不管那些实际上是胜利凱歌的战斗命令講的是什么，塞尔泰納霍人却又一次成为方丹尼[①]之战后的朱安党人了。如果把历史通过倒轉的透鏡来看，这个粗魯的帕杰烏便有着沙特林諾[②]那种超群出众的风度，而若安·阿巴德却象戴着皮帽的沙雷特[③]了。

从7月18日起，人們愈来愈感到不安了。这一天进攻的消息象过去一样，开始的时候象是歌頌胜利的贊美詩，但到后来漸漸消失，留下痛苦的疑虑，最后使所有的人都相信，軍队又吃了一次敗仗。这时候，从战場上还不断拍来自相矛盾的和恣意夸大的电报。这些电报都是同一个模样：“叛匪已經被围！胜利就在眼前！两天之內卡奴杜斯这个堡壘便在我們手中！热狂的信徒显然被击敗了！”

---

① 方丹尼(Fontenay)：法国旺代省的地名，旺代之战时，这里曾发生激烈战斗。

② 沙特林諾(Jacques Chatelinau, 1759—1793年)：法国保皇党将軍，在旺代領导反抗法国資产阶級共和政府的战爭。

③ 沙雷特(Charette de la Contrie, 1763—1796年)：法国保皇党人，与沙特林諾共同率領軍队在旺代和法国共和国政府作战。

但是不久他們便知道了眞相。从7月27日开始，这場灾禍的活生生的証据，就穿过沿海地区，向巴伊亚的首府而来。

二

大路上的伤兵

把伤兵和病員轉移到圣多山去，現在非常紧急了。因此，第一批伤兵和病員就出发了，由步兵把他們护送到危险地带的极南端——“若亚”庄园。这場战役中的这股悲慘可怜的逆流，从法維拉山簫出来，开始沿着大路流动。每天，都有一队队失去了战斗力的沒有用的伤兵，离开山頂上的营地；最弱的人就用卡罗阿纖維編的担架或用圓棍子做的粗大吊床抬着，这种吊床就是一般吊在天花板下面存放粮食用的。另外一些人則痛苦地騎着不宜于上路的瘸腿馬或挤在笨重的馬車里。大部份的人都步行。他們的身体已經很弱，受了种种苦难更是筋疲力尽，然而还是忍受着命运的折磨，一路上經过这片被战火破坏了的土地时，几乎什么食物都得不到。

这是初夏时分，腹地已經开始显示出一片荒蕪的蕭索景象。飽晒着阳光的树木漸漸枯萎，叶子和花朵一天天地飘落；满地都是深灰色的焦枯草丛的残叶，显露出这里潜伏着燃燒着无形大火的干旱。炎热的白天的那种猛烈明亮的光綫，在从早到晚沒有一点兒变化的天空中，使人目眩得难以忍受。白天往往以一个金黄阳光的早晨开始，把大地烤炙了許多小时以后，又突然在夜晚熄灭。坑里的水面不断下降，間歇的溪流漸漸干涸，它們那布满小鵝卵石的河床里，只有涓涓的細流，象非洲的河道一样，

肉眼难以辨認。一句話，这种过热的天气和尘土飞揚的龟裂大地，清清楚楚地表明，沙漠現在正在向这个不幸的地区进行周期性的入侵。至于温度，表現出很大的变化，白昼炎热逼人；晚上却阴寒刺骨。

他們只能在清晨和傍晚才能繼續行軍。太阳升到天頂的时候，絕对需要停止前进，因为在这种极为清明的空气中，太阳光綫是沒有东西可以遮避的；在这片几乎寸草不生的地面上折射，更增强了热力。那些眩目的阳光，不仅从地面上的每一个皺褶上，而且也从山頂上反射过来；炎热、窒息的空气中，仿佛有火星从整个台地上燃烧着的一場无边的大火里飞起。因此，早晨十点鐘以后，这些队伍就找一些最宜于休息的地方停下来；他們或者在溪边停下，溪里的水已經在这兒那兒聚成一个个寂然不动的水洼，这里残存的一点点潮气，就滋养着那些卡拉伊巴树和高大的巴拉烏那树的叶簇；他們或者就在水潭边停步，这些水潭还存着水，本来屬于現在已空无人居的农家；再不然，如果找不到这种地方，他們就爬到散布在小平原上的掩在伊科截罗树的翠綠的树枝下面的"死湖"边上。他們就在那里搭上帐篷；同一天，就在傍晚，不过休息了一会兒——如果停止前进后还能休息的話——他們又繼續上路，用不着什么命令就向前走，每个人都尽体力所能支持，努力前进。

这一队队的人离开法維拉山时，是在一起走的，漸漸地便分散了，最后沿路分成一小群一小群的甚至单个的人。身体較好的和騎上好馬的就走得很快，抄近路到圣多山去，把落在后面的同伴置之不顧。在送回作战基地去的人中間，有一批受伤的軍官，他們躺在吊床上由强壮的兵士抬着。然而，大部分不幸的人都跟不上队伍，便沿路停留下来。其中有一些，当伙伴們休息了

一会兒后繼續前进时，却因为实在困頓不堪，只能默默地留在原处，留在那些枯萎的灌林丛的阴影里。另外一些人，由于內地水沼积水不足，感到非常干渴，而且肚子又餓，难以忍受，往往改变方向，随便走进卡汀珈中无数小路中的哪一条，想用那种长滿果子和棘刺的奇异植物来止渴充飢；当他們这样做的时候，当他們四处挖掘恩波树的树根，吮吸刺蓟的充滿水分的树枝，在那些沒有叶子的树上寻找最后剩留的可吃的东西的时候，往往会迷失方向。

他們已經把敌人忘得一干二净。对他們說来，甲貢索人的凶恶，已經被大地的野蛮残酷所抵銷了。

几天以后，这条弯弯曲曲的罗薩里奥大路上，就挤滿着逃亡的人。这一条路，就是他們一个月以前經过的路，那时候，他們脸上毫无惧色，准备和狡猾的敌人交鋒，他們的眼睛被四千把刺刀的閃光照得眼花繚乱，他們的感覚被战斗的拖遢节奏所催眠。当时这条路在他們眼中并不崎岖，并不难行——一条弯弯曲曲的路，有着一个接着一个的拐弯，斜度很低的山坡，和聳立的丘陵；这条路繞过突出的峭壁，直通进大山的深处。現在他們惊愕地凝望着这条原来走过的道路，引起了許多回忆。

在"恩波拉那"附近，有一座倒毁的茅屋，在这里埋伏着的甲貢索人曾經突然袭击过阿瑟·奥斯卡出征軍的巨大輜重队。过了"巴伊薩斯"庄园，大路两旁至今还是遍地白骨，故意留在那里作为一台悲慘的舞台布景，紀念去年3月的一場屠杀。拐弯的地方，就在他們快到"安其科"之前，就是莎洛蒙·达·罗查在几分鐘之內用他的炮队的鋼鉄般的堤填，拦住了那席卷了莫莱拉·西塞縱队的怒吼的人潮的地方。再过去，在一条小河垂直的河岸下，就是塔馬林多上校連人带馬跌下死去之处。在阿拉

卡蒂和“裘特”庄园附近，有一排农舍，房梁和椽子被火烧光了，菜园和小种植园也杂草丛生，表明了过去历次出征軍所經过的道路。

在“維卡尔”庄园附近，甲貢索人在那些脫叶的矮小树木上盖了另一层形状古怪的植物，簡直是对死亡的深刻諷刺：安其科树的弯曲树枝上，挂着带朱紅色飾带的軍服的碎片，撕破的蓝白相間的短軍服，黑紅两色的破袜子和紅色斗篷的破布——仿佛在这个地区的枯死簇叶中，又开出了血淋淋的花朵。

周围，毫无变化，只是同样粗犷而凄凉的景色。在突然的强力的暴雨侵蝕下，山岳的形状逐漸消失，把丘陵埋在底下，側面露出大地的內部結构，形成坚实的突出形状；或者碎裂成一堆堆的岩石，显示出地壳激变所起的作用；原来是荒蕪的平坦的地带，現在成为大片的平原或草原①；而且，在那潮湿的低地的深处，到处有一种瘦小低矮的植物，几乎不能和环境对抗，在地下爬着，痛苦地扭曲着，挣扎着，在一丛糾結的乱枝中奄奄待毙。

在大路各段的旁边，有一些破落的茅屋，屋門开向大路，屋頂还是完好的，只是空无人居，它們已被那些被战争吓跑了的伐盖罗或移居到卡奴杜斯去的热狂信徒所抛弃。这些住处，現在突然乱糟糟地来了許多人，使原来的那些客人——醜覥而胆小的狐狸——大吃一惊，匆匆逃走；它們有閃亮的眼睛和硬毛聳起的脊背，从窗戶和屋頂的隙縫中跳出，跑到杂草丛中去藏身；几百只蝙蝠被惊起，拍打着翅膀，从黑暗的角落里飞出来。

于是，这些渺无人烟的房子又热鬧了几个小时。在狹小的房間里，尘土滿地的起居室里，或是在戶外草地的树底下，挂起

---

① 草原：原文是 lhanos，等于雅諾斯。

一张张的吊床；騾子拴在空空的畜栏的十字形籬笆上；破烂的大衣，毯子和旧軍服，在草地上鋪开了。三五成群的人，在这里到处乱轉，好奇地张望着废弃的菜园子，里面現在已經长满鮮艳夺目的花朵。喁喁的人声，听来似乎很高兴，一时之間，使人会想起內地山林人在这平静的腹地所过的快乐而悠閑的日子。那些比較健壮的人，都到近处的一个水潭那里去；到了那里，他們就不把落在后面的同伴放在心上了，对于那些随之而来并不得不在这里休息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人，也忘得一干而淨；他們就在这个每年只靠几場陣雨来澄清的水潭里洗澡，擦洗汗水淋漓的尘土僕僕的小馬，洗滌自已的伤口。他們回来的时候，手里提着装得滿滿的甚至溢了出来的水罐和水壶。

常常会有几头牛——由于战爭而走散的大畜群的残余——远远望見它們所熟悉的住所和它們头一次被打上烙印的安静的农舍附近，又出現了种种热鬧的情景，便会奔跑过来，高兴地吼叫着，寻找它們的朋友伐盖罗人，盼望他們再一次唱着著名的民歌或在归家途中唱的那种忧郁的牧歌，把它們再赶出去放牧，赶到它們最喜欢的“牧場”——肥沃的洛格拉多罗或牧地上去，赶到那些清冽的溪流边去。它們便这样跑过那个台地，急急地奔来。

它們所受到的待遇的确是非常残酷的。飢腸轆轆的兵士們高声叫喊着，把它們包围起来；来福枪响了，这些虛弱无力的人立即振作起来，鬧成一团，开始疯狂地追赶。这一切使那些牛大吃一惊，急忙向丛林奔逃，追逐者則在后面紧随不舍。这些人跑得筋疲力尽，伤口又被棘刺拉破，热病越发严重，最后，总算打死了一头，两头，或者最多是三头；而且放了許多枪，听来仿佛在进行一場激烈的战斗。于是，他們在这种幸运的事情发生了

以后，就飽餐一頓，和先前的情况比較起来，似乎十分幸福；他們就等着天亮，好繼續上路。

在这样的时候，在这种短期的休息中，一个可怕的念头会紧紧纏住他們，攪乱他們內心的安宁——万一甲賈索人来袭击怎么办！他們在这里，束手无策，虛弱无力，衣衫襤褸，脸容难看，簡直可以說，餓得发青，仿佛随地被抛弃在沙漠里的无用重物——他們很明白自己的情况，被孩子般的恐惧煎熬着。那个敌人，那个曾經冒险跟能征慣战的兵团交过手，曾經大胆到企图徒手夺取他們的大炮的敌人，无疑地会很快就把他們干掉，不消几分鐘就把他們杀光。于是，到了晚上，漆黑之中就包藏着危险，这些勇敢的人，过慣了残酷无情的战場生活，却听到一点点声响也会惊跳起来；而且，尽管疲乏不堪，他們也会醒着躺在那兒，留神傾听沉睡的平原上传来的遙远而模糊的声音。他們不断被种种可怕的幻覺所折磨。卡汀珈中豆莢的爆裂，发出一陣又响又尖的噼啪声，很象扳动枪机或导管爆发，造成了伏兵夜袭，突然放枪的假象；远处，他們可以看見裘曼南树的花环的閃閃燐光，仿佛篝火的余烬，周围，似乎有多得不可胜数的敌人正在默默地若有所待地注視着。

天一亮，他們的恐惧就消失了。于是他們离开这个令人胆战心惊的环境。然而，总有些人留下了，安靜地僵硬地呆在一个角落里——这是終于被死神解脫了痛苦的同伴。他們并不掩埋这些死者；他們沒有足够的时間。他們只会在这些坚硬的沙石地上弄断自己的鉄鎬，因为这种地就跟石头一样硬。在那些繼續上路的人当中，有一些走了几步，就筋疲力尽地扑倒在大路拐弯的地方。誰也沒有注意他們；他們不过是从此消失不見，完全被人遺忘，孤零零地留着等待死亡。他們終于死了。在以后的

几天，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里，从这里路过的人，都会看見他們在那里坐着，还是原来的那个姿势：在树蔭下伸直着双脚，阳光从枯萎的叶簇間射下斑斑点点的光，他們的右胳膊围着前額，似乎要护着脸，避开那眩目的光，这副模样，看来仿佛是一些疲倦的兵士在休息。他們的尸体并不腐烂；炎热而干燥的天气保持着它們，只是枯干了一些，皮肤皺縮了；它們就这样在路边放很久很久——一些穿着破烂軍服的形状可怕的木乃伊。

然而，事实上，这些尸体并沒有給看見的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随便哪个敢在炎夏穿过北部腹地的人，对于这种不平常的情景早已司空見慣。特别是在周期性干旱到来的时候，炎阳如火的白昼和阴寒刺骨的夜晚相互交替，大地似乎要摆脫掉一切人类，使所有的生命都潜伏起来，使靠大地过活的一切都固定不动，但并不使它們腐烂。因此，不难看出，从生理学的观点来說，在沒有生命的地方，实际生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就是說，一切的活力都收斂起来，催眠入睡，准备一等有利的环境回复，就重新突破一切，发生意想不到的惊人的复生。就象枯干而光秃的树木，雨季第一陣雨一到，先开始分泌液汁，不等叶子长出，就开出花朵，不过几天的工夫，使沙漠变成了一片百花盛开的草地——在悶热的天空掉下来的飞鳥也是这样，卡汀珈中死去的猛兽，以及被烈日致命的光綫晒死的人，一切都似乎已經在那兒躺了很久，沒有虫子来破坏他們的身体，正在等待更为有利的季节的回来。有时候，人們常常碰到一些动物，看起来好象还活着：一些美洲豹，沒有能逃出干旱的熾热圈子，躲到别的地方去，它們躺在那里，扭曲着，爪子插进地里，仿佛在猛扑的一刹那間突然瘫痪的；另外，在枯干的水井旁边，一些瘦骨如柴的公牛，伸着脖子，想找一点那里已經沒有的水喝，它們已經死了两三个

月，再也不能用它們的細腿支撑住，現在挤成一动不动的一堆了。

头几場雨很快就会把这些阴森可怕的骨架冲掉。腐烂得很快，好象被火焰吞沒了一样，大地貪婪地正当地从它們身上吸取使它的草木得到欣欣向荣的复生的一切必不可少的成分。

逃亡者一路走来，很少对这种埋葬的情景看一眼。他們的心里只有一件事情占据着，那就是在尽短的时間內离开腹地的这个可怕地区。恐惧和自感不幸的心情，克服了旅途的劳累；这对他們是一种刺激作用，不顧一切地推动他們在这条无尽无头的大路上向前走，向前走，再向前走。

他們的队伍已經沒有任何軍事的状貌。經过一番适应，他們大部分采取了塞尔泰納霍人的装束，无法再从他們那身破烂褪色的軍服来識別他們。和以前不同，現在他們脚上穿的是眞正的皮带凉鞋，身上穿的是棉布衬衣，戴的是皮帽而不是制帽或軍帽；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們看来象在干旱的鞭策下举家迁徙，乱哄哄地向海岸奔去的"逃荒者"。他們当中有几个妇女，因而使这个假象更加逼眞；这些妇女是兵士的情妇，跟着部队过活的难看的滿是皺紋的老女人。一些高級軍官，如薩瓦盖特将軍、台尔斯上校和涅里士校，因病或因伤退下前綫，在这一队队的伤兵中間走过时，受到非常冷漠的待遇。人們并不向这些軍官敬礼。他們不过是运道較好的战友而已，沒有什么了不起。他們走过去了，很快就在远处消失，只留下一团团飞揚的尘土；但是那些无法掩藏自己情緒的人們，嫉妒他們騎的快馬，就用严峻而凶狠的眼光盯着他們远去。

在路上走了四天，那些比較幸运的人最后来到罗薩里奥、圣多山和卡倫比大路汇合的一个所在——"若亚"庄园，这是一个

坐落在山坡上的泥屋，在周围长着的高大的乔斯树树蔭之下，前面是一片高地的平原，向远处伸展出去。他們現在感到安全了。再过一天，他們就会抵达"卡尔德罗—格兰德"，这是这里一带最好的庄园，坐落在一个寬闊小丘上的一座相当有气派的宅子，下面还有一个很好的蓄水池，由一条屏壩拦住的岩縫中放水进来。在这兒周圍几哩內，整个景色都改变了。他們周围，現在都是小丘，边上长着非常茂盛的草木；过路的人有好几个小时总算逃开了令人黯然神伤的凄凉的瘦瘠平原和荒蕪大山。

他們現在离那个所謂"作战基地"已經很近。第二天，他們向圣多山进发；在路上走了两个小时，看到两哩半外的那个小鎮时，便覚得精神振作起来。这个市鎮坐落在一大片广闊的台地上，看起来使人心曠神怡——一丛小房子，盖在一个坡度不大的阶地上，一直延展到峻峭的山脚边。矗立在山頂上的那座教堂，衬托着蔚蓝色的天空，发出白閃閃的亮光，仿佛正向他們点头，表示亲切而热情的欢迎。

然而，他們的希望很快就成为泡影。到了圣多山，他們发現他們依然置身在荒地之中。这个市鎮是死气沉沉的，空无人居，哪里也找不到粮食，只能容他們勉强逗留一天。当地的居民已經抛弃了这个市鎮，用內地山林人那种意味深长的話来說，就是"鑽进了卡汀珈"，同时被甲貢索人和軍队吓跑了。一小队駐防的兵士就扎在这个簡陋的市鎮广場上，在那里懶散地混日子，比战斗和强行軍更难忍受。在一間低矮，黑暗，但比較寬敞的房子里，算是設立了一个軍医院，可是伤病人員看見它就覚得可怕；它只能增加他們的痛苦。这座市鎮的那些狹窄而曲折的小巷，起了許多响亮的名字——"莫萊拉·西塞大街"，"莎洛蒙上尉大街"！——实际上，只是一个一切都抱着敌意的討厌的所在；是

一个围墙中的荒野，隐蔽在那些肮脏的小路的迷宫中，处处是碎石和当地駐过的各营留下来的垃圾；这里比荒野还要令人不快，荒野里至少还有太阳和疾风来除污去垢。

这一些行路人来到了这个市鎮，为了避开那些空无人居的屋子里出沒的可厌的蝙蝠，就在那唯一的广場上露营。这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大广場，他們在那里为了爭占在市集攤位旁边聳立的那株老罗望子树的树蔭而爭吵了一場。第二天，他們就立刻离开这个地方，每一个人都自顧自地向盖伊馬达斯的方向进发。这就是說，又要在荒野中走一段又长又累的路，因为盖伊馬达斯离这里四十哩，要在炎阳下走六天或八天艰苦的路，只有到了不得不停下来的水潭那里才能舒一口气：一个是"基令金加"，几間阴沉沉的房屋，建在外露的花岡岩岩层上；周围是一些寂然不动的曼达卡魯树；然后是康桑松，一个小村庄，有十二三座房屋，周围又有許多水流不通的水塘；再就是"白山"庄园，使人会想起赶馱子的人的牧場，处处是枝叶茂盛的烏魯古里棕櫚的阴影，显出一种节日的景象；再就是"杰古里西"——事实上，就是所有都是綠沉沉而非常难看的水的湖沼和池塘。

劫　掠

大路两旁的田野原来一直有人居住，現在竟成了一片荒地，因为这些杂乱的人群蜂拥而来，把一切破坏了以后就溜之大吉，就象一些乱跑的野人队伍的掉队的零散小队。这些惱怒的、叛乱的凶恶的伤兵病員，令人毛骨悚然地喊着，嚷着，咒駡着，向大路旁边的茅屋猛然扑来，要求居民无条件地款待他們。他們先是怒火冲冲地要这要那，这种态度与其說是威胁，不如說是要表示他們的憤怒。接着，他們便公开袭击。对照起来，內地山林

人在这些簡陋的房屋中所过的安靜而和平的日子，和他們目前这种痛苦的处境一对照，便大大刺激了他們，使他們采取这样的行动，使他們不能自禁地恣意破坏。这种冲动，具有催眠状态的性質，使他們看見受惊的腹地人家已經安全地逃到附近的杂草地去，便用枪托去打破那些門板。

大　火

于是——因为必需找一些无聊而强烈的娛乐，来暫时驅散內心深处的痛苦——他們就把一些火把投在盖着薩柏树叶[①]的屋頂上，讓它們立刻燃燒起来。猛烈的东北风把火星吹送到卡汀珈的枯干的叶簇上去；不消多久，一場迅速燃燒起来的大火，便蔓延到周圍几哩，无法扑灭。一团团的浓烟和烈火被风刮着，冲向天空，滾下峽谷，带着突然噴发的火山噴火口的那种白热，包围了吞沒了大片的山坡和丘陵。

这些逃亡者現在已經离开敌人，感到安全，但是他們只有依靠这种罪行，才能忍受这最后一段痛苦的路程，因此，他們一路向海岸走去，便扩大了战爭所造成的破坏的范围。他們因为处境恶劣而做了許多坏事，使人对他們感到又可怜又可恨——他們残酷地被牺牲，現在又輪到他們去牺牲别人。他們几个几个地到达盖伊馬达斯，已經筋疲力尽，只剩一口气；他們从那兒搭乘火車到巴伊亚去。

第一批确实的消息

人們怀着极大的好奇和期待等着他們的到来。終于，这个

---

① 薩柏(sapé)：巴西的一种羊齿植物。——英譯者注。

全国上下都为之瞩目的斗争的第一批牺牲者回来了；卡尔沙达铁路的終点站上，一路到杰基达亚要塞去的附近一带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群，要瞻仰一下这些倒运的英雄。人們万万想不到会看到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場面，他們体驗到了种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情緒。

伤兵抵达时模样非常可怜；这股战役的被击退的逆流，一直沿着腹地的小路滾滾而过，現在又分散到这个城市的街道上；这是一股襤褸衣衫和皮包骨头形成的丑恶浪潮；是一个令人心碎的队伍。軍官和兵士都一样，有着相同的凄惨境遇，一切官級的区别都消失了，穿着同样的难以形容的衣服；旧袜子結在一起当作腰布；撕裂的衬衫；披在肩上的破烂短制服；盖在凹陷的胸前的破大衣——所有这一切的确构成了一个悲剧的場面。他們蹣跚地走着，拄着拐杖，拖着沉重的脚步，不时踤倒，他們的瘦削脸容和下垂肩膀就說明了他們的遭遇，道出了这次战役的深刻动人的故事，現在通过这些被子弹打穿的、被卡汀珈的棘刺划破的虛弱而残廢的身体，第一次显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他們还不断地到来，每天都有上百的人：8月6日，二十六名軍官和二百十六名兵士；8日，一百五十名；11日，四百名；12日，二百六十名；14日，二百七十名；18日，五十三名；等等。

这个首府的居民深深感动着，迎接他們。就象往往发生的那样，个人的印象融汇在集体的反应中，而集体的反应又表达了个人的情緒，这一点，許多人都有同样的体驗。所有的心都按着同样的节拍跳动，所有的人都感染了同样的传染病，都受到同样富有煽动性的概念所影响，同时，所有个人的个性，都隐沒在慷慨得不見姓名的好心腸的群众中去了；象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是罕見的。这个巨大的城市，現在已經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家庭。

爱国委員会組織了起来，向每一个人募捐，这种捐款很多，很經常，而且都是自願的。在兵工厂里，医科学校里，医院里，甚至修道院里，都設立了附屬医院；每一个残废的英雄都在这些以赫赫有名的爱斯馬尔赫①，克劳德·柏那尔②，杜波莱③或巴斯德④来命名的地方得到了照顧；这些伟人从来沒有得到后世子孙这样崇高的贊賞过。不等政府采取行动，人們就自动做了这些伤兵病員的当然保护人，把他們接納到家里来，多方面地殷勤看护他們，鼓励他們，在街上搀扶他們。到了探病的日子，人們成群結队地蜂拥到医院里来，沉默着，崇敬着。他們走近床边，仿佛躺在那里的是他們的老朋友。和身体較好的人，他們就談論軍队經历的艰难，遭遇的凶险；当他們听到了諸如此类的解說之后——伤兵和病員講的那些可怕的故事——离开时就会感到自己对这一切总算已經看清楚了，已經看清楚了我們这时代的最野蛮的斗爭。

然而，这种深厚而普遍的同情却带着一种极其广泛的热情的精神，似乎是难以解释的。这些受难者得到了理应是屬于战胜者的热烈欢迎。这是当場发生的，事先并沒有安排——这是一种迅速、自发而鮮明的表現，不到一刻鐘工夫就过去了，这純粹是由于那种无限制的冲动在不断发生作用。这些日子总有一些熙熙攘攘的人群在活动，他們在街上和广場上挤来挤去，又是呼喊又是嘻笑，又是悲叹又是哀哭，这就是他們对民族英雄表示庄严的敬意的方式。不錯，这些伤兵是一个痛苦的启示，但是就

① 爱斯馬尔赫（Johannes Friedrich August von Esmarch, 1823—1908年）：德国著名外科医生。

② 克劳德·柏那尔（Claud Bernard, 1813—1878年）：法国著名生理学家。

③ 杜波莱（Simon-Emmanuel Duplay 1836—1924年）：法国著名外科医生。

④ 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年）：法国著名細菌学家。

某种意义来説，也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启示。在他們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力量。这些被甲貢索人的爪子和大地的棘刺抓得遍体鱗伤而回来的人，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力量，受到了考驗——刀枪的考驗，烈火的考驗和飢餓的考驗。这个民族的表层受到战爭的动乱的震动，显露了这些坚韌的刻苦的巨人的深深埋藏着的本質。尤其重要的是，在所有的人心里，还有另一种想法，虽然沒有說出来，但却普遍存在，那就是对那些粗野的腹地人的胆略的欽佩，他們居然能够把鏊營鏊營的人打得落花流水。

这仿佛是一剂灵魂的补葯，于是他們一口气把它喝干了。他們充滿着热情，象朝圣者那样，到帕尔馬兵营去，那里卡罗斯·台尔斯上校在养伤；又到薩瓦盖特将軍所在的杰基达亚，他的伤势正漸漸好轉；当这位将軍能够試着到街上来走几步时，城里所有的买卖立时停頓，爆发了一片情不自禁的响亮的欢呼声，不多一会，所有的居民已經围住了这个第二縱队的英勇指揮官，其实，他当时只不过偶尔在大街露面，沒想到竟把一个平常的工作日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假日。

損　失

这些表現，每天总被一些令人煩恼的小事所打断。灾难的全部眞相終于宣布，伤亡数字确凿，大得惊人。从6月25日和敌人开火那一天算起，到8月10日，出征部队的伤亡总数竟达二千零四十九人。官方的統計表清楚地說明了这一点。首先，第一縱队就損失一千一百七十一人，第二縱队損失八百七十八人。数字分列如下：

第一縱队——炮队：受伤軍官九名，兵士四十七名；陣亡軍官二名，兵士十二名；騎兵队：受伤軍官四名，兵士四十六名；陣亡軍官三

十名，兵士十六名；工兵队：受伤軍官一名，兵士三名；陣亡兵士一名；警察大队：受伤軍官六名，兵士四十六名；陣亡軍官三名，兵士二十四名；步兵第五营：受伤軍官四名，兵士六十六名；陣亡軍官一名，兵士二十五名；步兵第七营：受伤軍官八名，兵士九十五名；陣亡軍官五名，兵士五十二名；步兵第九营：受伤軍官九名，兵士五十九名；陣亡軍官二名，兵士二十二名；步兵第十四营：受伤軍官八名，兵士一百一十九名；陣亡軍官五名，兵士四十二名；步兵第十五营：受伤軍官五名，兵士三十名；陣亡兵士十名；步兵第十六营：受伤軍官五名，兵士二十四名；陣亡兵士十名；步兵第二十五营：受伤軍官九名，兵士一百三十四名；陣亡軍官三名，兵士五十五名；步兵第二十七营：受伤軍官六名，兵士四十五名，陣亡兵士二十四名；步兵第三十营：受伤軍官十名，兵士一百二十名；陣亡軍官四名，兵士三十五名。

第二縱队——受伤将軍一名；炮队：陣亡軍官一名；步兵第十二营：受伤軍官六名，兵士一百二十六名；陣亡軍官一名，兵士五十名；步兵第二十六营：受伤軍官六名，兵士三十六名；陣亡軍官二名，兵士二十二名；步兵第三十一营：受伤軍官七名，兵士九十九名；陣亡軍官四名，兵士四十八名；步兵第三十二营：受伤軍官六名，兵士六十二名；陣亡軍官四名，兵士三十一名；步兵第三十二营①：受伤軍官十名，兵士六十五名；陣亡軍官一名，兵士十五名；步兵第三十四营：受伤軍官四名，兵士九十一名；陣亡軍官一名，兵士二十二名；步兵第四十营：受伤軍官九名，兵士七十五名；陣亡軍官二名，兵士三十名。

但是伤亡人数还是不断传来，平均每天八名。另一方面，敌人却似乎拥有丰富的資源，能够应付裕如。

---

① 这里原文显然有誤，第三十二营的数字有了两个。經查对原書第二十三版(1954年)，也是如此。

种种的說法和传說

事实上，这些資源，由于人們过于激动，在想象中过分夸大了。联邦議会也受到这次广泛的騷动浪潮的影响，猛烈地要求澄清关于有船把軍火运抵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謠言，据报告，那些軍火将轉运到圣多斯港和巴伊亚港，一切都表明是运給劝世者的那批信徒的。

象这样的一个事件，由于普遍神經衰弱的結果，人們极尽想象之能事，在流传中不断加枝添叶，最后就象眞有其事了。

美洲各共和国究竟怎么看法，从它們最重要的报紙上披露的消息中可以看出来，这些消息似乎要对那些謠言，例如刚才提到的那一种，作辯解，結果反而加重了人們的歇斯底里。那份在南美可能影响最大的报紙①，在描述了这次战役的离奇的事件以后，又詳細地說明了一个奇异而可怕的預兆：

> 有两个文件，它們是两天之內，我們从"巴西帝国之友国际联合会布宜諾斯艾利斯分会"收到的。这两个文件根据設在紐約市的执行委員会的指令通知我們說：該联合会仅在巴伊亚州就拥有一支一万五千多人的后备部队，准备在必要时支援那些狂热信徒的軍队；此外，巴西北部各州有十万人，美国各地又有六万七千人，这些人一得到通知，立即可以到达这个旧帝国的海岸，这些軍队裝备良好，对战斗有充分准备。"同时，"文件上說，"我們也拥有最新式的武器和弹藥以及大量的金錢。"

这两个莫名其妙的通知写得很好，書法工整，拼字正确；上面的字迹和签名所用的那种墨水，使人想起死人身上的那种青紫色；大写字母是用紅墨水写成的，这是血的顏色。

---

①．指7月30日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民族报》(*La Nación*)。——原注。

面对着神秘的"帝国之友"給我們描摹的这个庞大的軍队和武器，我們竟无法把这两个文件归之于某一个在暗中計划进行破坏的恐怖团体之手，还是归之于某个喜欢愚弄邻居的紳士之手。

不过，不管这一切的眞相如何，我們仅在此宣布，上述的两个文件已經收到。

人們对于这一切都深信不疑。在那个燃燒着暴动之火的地区里，第四次出征軍已經被隔絕，正处在复灭的边緣。这个消息是确凿可靠的。据說，仅仅是伊泰比古魯一城，就有三千个热狂的信徒出发到卡奴杜斯去，由一个脫离了正教信仰的神父率領着，去听那个宗教分离論者的玄秘蠢話。成千个武装的歹徒在巴罗卡經过，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人們經常提到这些新参加暴动的領袖的名字，这都是些可笑的名字，和朱安人相象，例如："隐身人彼得"，"黑鬼乔"，"笨狗熊"以及其他等等。

确实可靠的消息传来了，这更增加了人們的猜測。塞尔泰納霍人散布在腹地各处，进行英勇的反击。他們由"鉄胆安东尼"率領着，进攻了米兰德拉地区；他們又袭击、占領和洗劫了圣安娜—多—布列約市鎮；还有这个那个，許許多多的地方。战役的范围現在扩大了，显而易見，甲貢索人是遵照着一个明确的战术方針行事。除居民地外，他們还有两处新陣地；从防守的角度来看，这两个陣地都是第一流的，都有足够的兵力；一个在开伊潘山崎岖的山坡上，一个在名叫瓦齐—达—埃馬河的平原上面的一連串低矮的丘陵上。暴动者从卡奴杜斯浪潮似地涌出，正在这样地以一个大三角形的形式向外扩展，足以包围五万兵士。暴动的規模越来越大了。

輜重队从圣多山出发，虽然当时不是由营而是由团来护送的，沿途还是經历了許多凶险，經常受到袭击。因此，当他們抵

达阿拉卡蒂山时，便不得不派人到卡奴杜斯，要求派两三个营出来护送他們到营地。“維卡尔”庄园和“巴伊薩斯”庄园之間这一段险恶的道路，甚至連最勇敢的老兵也会胆战心寒。突然向他們展开猛烈的射击，把一排排的兵士打得落荒而逃，眞是一幅畜群潰逃、騾馬四散的典型場面。

在这些經过深思熟虑安排好来打乱行軍路綫的連續不断的遭遇战的过程中，我們的軍队不久就发現了一种新的甲貢索人，他們由于别的原因，間接地帮助了敌人。我們的軍队常常看見这些甲貢索人飞快地在树木稀疏的林中空地之間竄来竄去，以游击队員的矫捷姿态出現，接着，他們就会看見兵士制服上的鈕扣閃着发光、深紅色的短袜一掠而过。

挨餓的逃兵正在进攻他們从前的同伴。这是一个很可悲哀的現象，給这次战役带来了另一个特色：一个接一个的小事件增加到一个惊人的程度，使这个战役的形势随之而越来越严重。

那些残廢軍人，常常和人們接触，每天和人們交談，做出了一副村野的历史家的面孔；不管他們在講那些故事时，方式是多么的天眞和富于想象力，却大体上还是眞实的，不过有些地方被夸大所損害。从他們所講的故事里，編出了許多离奇的插曲；結果，甲貢索人变成了一种怪物，可怕而畸形，一半是鬼一半是人；由于表現出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抵抗力，就违反了所有的生物法則；他們勇猛地向敌人进攻，自己却不为所見，难以捉摸；他們象眼鏡蛇似地溜进了卡汀珈，无影无踪；他們象幽灵似地从悬崖峭壁上滚下；他們的体重比身上背的火枪还要輕；他們长得瘦削，平癟，古怪，会化成一个小妖精，身体比小孩子还輕；他們青銅般的皮肤紧包着骨头，象木乃伊的表皮那样粗糙。

从那时候起，人們的想象力奔放无度，疯疯顚顚地沉溺在那

些由幻想編成的惊人事件中。有一些事情講得簡单扼要，对这些桀鷔不馴的猎捕軍队者的性格，表現了敏銳的观察力。

“慈悲的耶穌万岁！”

在对居民地发动进攻后的一次遭遇战中，一个年輕的庫里包加人被俘了。他对每一句問話都以一种驕傲而滿不在乎的神气机械地回答：“不知道！”

最后，問他希望怎么样死。

“枪斃好啦！”

“可是我們要用刀子。”兵士們可怕地回答。

他們果然这样做了。刀刃格格地扎进他的咽喉的軟骨，鮮血迸射出来，这时候，他咕嚕着喊出了最后的一句話：“慈悲的耶穌万岁！”

史詩般的事件

别的一些故事簡直有着史詩般的規模。7月1日那天，若亚金姆·馬坎比拉的长子，一个十八岁的青年，走到这位足智多謀的領袖面前說：

“父亲，我要叫那‘杀人魔王’停止活动！”

这个机灵的老战士，仿佛一个粗野的青銅皮肤的伊斯兰教导师，不动声色地注視着他。

“和动世者商量商量——去吧。”

于是，这个勇敢的青年就跟十一个精选的同伴出发了。他們过了截成一个个水塘的瓦沙—巴里斯河以后，便爬上法維拉山那起伏不平的山坡，以眼鏡蛇那种蜿蜒的动作，偷偷地穿过枝叶飘落的卡汀珈。这时正是正午时分，太阳烤炙着大地，它那

垂直的灼热的光綫甚至穿透到最深的洞窟的底部，連那兒也沒有影子。

在这些地方，正午往往比子夜还要寂静，还要迷惑人。由于暴露在外的岩层的閃光，由于草木不长的平原的反射，以及坚硬干裂的泥土的折射，大地的全部热力激增三倍，倒流到空中，增加了一股股灼热的令人无法呼吸的气流。单調的景色上，一片絕对的沉寂，連一絲风也沒有。天空里看不見一只飞鳥；大地上面的一层透明空气被一股股迅速的沸騰的热气攪乱了。卡汀珈的动物已經躲藏起来，正在睡午覺。树木的表皮早被剝光，枯萎的树枝一动不动地垂着。

山頂上的軍队受不了这种炎热，也在休息。兵士們伸开四肢，横七豎八地躺在山坡上，軍帽盖着脸，挡住太阳；有的已經沉沉入睡，有的在思念着遙远的家乡；他們就这样利用一点点的休息时間来恢复体力，准备即将到来的費力的战斗。在他們对面的許多丘陵上，散布着許許多多房屋，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旣沒有街道，也沒有广場，只是一大堆毫无意义的茅屋——这就是卡奴杜斯，又寂静又荒蕪，仿佛一个杂草丛生的废弃的古老庄园。

軍队正在舒舒服服地休息。

这时候，在炮队陣地所在的較高处，有十二张脸在林中空地边緣密密层层的糾纏一起的矮树丛上出現了，他們的眼睛狡猾地不停地轉来轉去，向四下飞快地扫視着。这十二张脸就隐藏在鳳梨树的叶簇中間，沒有人看見他們，也沒有人能够看見他們。他們慢慢地站起来，带着一种极其鄙夷的神气轉过身，背着那二十营平静的敌人。現在，他們面前就是那垂涎已久的战利品。这門 32 口径的維特华斯大炮，仿佛一只准备突然猛扑的怪

兽，一动不动地架在它那坚固的炮架上。它那凶恶可怕的咆哮怒吼的炮口，曾經对他們那两座神圣的教堂发射了許多榴弹，現在正对着“比洛—蒙特”庄园。这十二个狂热的信徒站在那里，对它注視了一会兒，强烈的阳光射在它那光亮的烏黑的炮身上，发出点点閃光。于是，他們从林中空地的边緣一跃而起，向它猛扑过去，攻击它，扭住它，仿佛要把它勒死。有人带了一把鉄鍬，这时候正以一个又迅速又吓人的姿态高高举了起来。

鉄鍬打了下去，发出一声刺耳的巨响。

于是一陣惊呼声划破了籠罩着一切生物的寂靜，在溪谷和山峽下，在丘陵和盆地上，引起了回响，这个呼喊声的这种雷鳴般的陣陣回响，仿佛充滿了所有的空間。这个旣象征胜利也象征破坏的呼喊声震撼了整个营地。

各个队伍急急排好队形。轉瞬間，袭击者就发現自己被許多軍刀和来福枪包围起来了；这时候，刀光閃閃，子弹横飞，从四面八方向他們围上来。只有一个人逃脱了——这是一个打伤了的人，他跑着，跳着，从受惊的兵士群中冲过；他冒着雨点般的子弹，冲破刺刀的可怕包围圈，跑进杂草丛中，跨着大步猛冲过去，跑下峻峭的山坡，不顧危险地攀着岩石的裂口，最后終于逃脱了。

这个事件，以及其他許多事件，代表了許多微不足道的小事件的浪漫的夸张，因而使这个战役具有了一种传奇般的动人色彩，喚醒了古老首府① 的民众，最后也喚醒了全国的民众。

---

① 指巴伊亚。——英譯者注。

三

更多的援兵

現在迫切需要政府方面采取更多的有力措施。最近发生的許多不幸的事情，使人們的不安情緒愈来愈严重，同时，人們也感到目前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知道得很少。就象往常一样，人們議論紛紛，意見分歧。大多数人相信，暴动者背后有强大的支持。这是显而易見的事。根据那些用了許多夸张詞藻的每日战报看来，暴动者已經被击潰了；但是他們还可以逃到圣佛兰西斯科地区的腹地去；可是他們却并沒有逃，他們还坚守在居民地，如果包圍成功，他們所有的逃路就会被切断。这实在是难以理解的事。某些意义重大、条理分明的結論是可以从这一切事件中归納出来的。他們所以能在圣堂的废墟上紛紛犧牲，除了假定他們具有超人的崇拜以外，他們一定还具有那种使所有正統战略家都感到束手无策的惊人的好战精神。据說，留在卡奴杜斯的人数已經减少了，但是，这显然不过是个詭計，企图引誘軍队在那里进行无效果的遭遇战，而敌人却趁此机会在别的点上集結强大的兵力，准备在全綫发动最后的攻击，使围攻者两面受到夹击。

另一方面，有的看法却比較乐观。卡罗斯·台尔斯上校給报紙写了一封信，清楚地說明甲貫索人的人数已經减少到二百个身强力壮的人，可能已經沒有任何資源，狂热的信徒現在只能靠从前几次出征軍擄获来的粮食和軍火来維持了。然而，在一个参与这場战斗的英雄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乐观主义，实际上是

夸张的，对于普遍在怀疑中的人們，很难起什么作用。所有的事实都与此相反，特别是每天到来的伤兵，他們使全国各地的惊慌情緒不断增涨。

季拉德团

但是，还有别的灾祸接踵而来。为了应付阿瑟·奥斯卡将軍第一次派遣援兵的請求，政府立即編了一个輔助团。这个团和别的同样的部队不同，不是仅仅因为沒有什么意义的众多人数，而是由于根据一个在我們中間并不流行的可贊美的习惯，也就是由于一个指揮官的声望，把它命名为季拉德团，才出了名的。这个团由米盖尔·馬利亚·季拉德将軍指揮，全团分成三个单位，由联邦首都的守备部队組成：第二十二营，由李图·托馬斯·貢薩尔維斯上校率領；第二十四营，由拉法埃尔·托比亚斯中校率領；第三十八营，由菲罗曼諾·若瑟·达·庫尼亚上校率領。全团共有兵士一千零四十二名，軍官六十八名；装备齐全，弹葯充足——共計八十五万发。足以应付腹地战爭的巨大消耗。

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情况，因为說来話长，不便在这里一一叙述了，这支部队不但沒有起“輔助”的作用，反而成了一个負担。这个团在以其为名的指揮官的率領下，从里約热內卢出发，7月31日抵达盖伊馬达斯。8月3日，改由一个上校率領，从盖伊馬达斯出发向圣多山挺进。8月10日又改为一个少校[①]率領，离开圣多山，向卡奴杜斯开拔。这时候，在巴伊亚留下了一个少校和一批軍官，因为有病。在盖伊馬达斯留下了有一个将軍、一个中校和許多别的軍官，也是因为有病。在圣多山又留下了一个上校和許多軍官，全都因为有病。

① 即恩利克·若瑟·德·馬加良斯。——原注。

奇怪的英雄气概

这个团，在一路上分裂瓦解了。兵士中間，現在提出了解散队伍的請求，这比全軍复沒还要令人寒心。兵士們都得了一种很特别的脚气病，这种病用不着医生的高明診治，却只需要目光敏銳的心理学家的注意。事情的眞相很簡单：这一次，恐惧找到了它的伟大英雄；兵士們竟然有这样大的勇气，自願地向全国宣告自己是懦夫。

这支軍队在离开盖伊馬达斯向腹地进发时，开始遇到了一群群从前綫下来的伤兵。薩瓦盖特将軍，涅里上校，庫尼亚·馬托斯少校，却却·貝雷拉上尉，以及别的一些軍官，一路經过他們在"康坦达斯"庄园的营地，得到他們热烈的欢迎；軍官和兵士們都在路旁列队致敬。但是，这以后，他們的热情开始消失。行軍才不过三天，他們已經遇到了許多困难；因为他們发現，每次遇到源源而来的伤兵，每次和这些伤兵分享粮食以后，他們的粮秣儲备就减少了；因此，他們最后到达圣多山时，已經是筋疲力尽、心灰意懶了。

前往卡奴杜斯途中

8月10日，这个团启程前往卡奴杜斯，那里正在迫切地等待着它。現在它已經完全失去了刚出发时的那些地位显赫的軍官，而由第二十四营的軍需官恩利克·若瑟·德·馬加良斯指揮；各营則分别由利迪奥·波托少校、阿丰索·德·奥里維拉上尉和蒂托·埃斯科巴上尉率領。他們的行軍緩慢而艰苦。从盖伊馬达斯起，他們在运輸方面遇到了很多巨大的困难；他們的拉車的牲口都是他們在巴伊亚撿来的又老又弱别人不要的騾

子，赶牲口的人都是强征来的，在路上一瘸一拐，跌跌碰碰地走着，挡住了部队的去路，减低了他們行进的速度。他們就这样来到了阿拉卡蒂山；在那里，交給他們一支輜重队，要他們护送到卡奴杜斯去。

这时候，他們的人数越来越少，許多兵士都得了天花，每天都有两三起送回到圣多山的医院去。另外一些人，由于从首都鋪得平整的街道上突然来到这些崎嶇的山路，走起来不免一步一瘸，掉了队，落在后面，終于消失不見，混到那些朝着相反方向走的伤兵中去了。

8月14日他們路过“裘特”庄园时，总算和步兵第十五营遇上了，眞是侥天之幸。这个营在腹地战爭中已是久經鍛炼，这一次是从卡奴杜斯派来迎接他們的。他們头一天在“巴伊薩斯”庄园停留了一夜，等待一大批掉队的兵士；第二天，离开了那里后，在“維卡尔”庄园附近受到了猛烈的袭击。甲貢索人从一条监視着大路的濠沟里攻击他們的右側，向他們全綫开枪射击。前卫部队里第十四营一个少尉和殿后队伍中第三十八营的一个少尉，还有許多兵士，都被打死了。他們大吃一惊，在这些凶恶的战士面前都吓得魂不附体，有些排登时乱作一团，大部分兵士都毫无目的地胡乱开枪。軍号响了，它那又响亮又顫动的声音中，夹杂着呼喊命令的声音。受了惊的牲口都掙脫开，逃跑了，牛群四处奔散，冲进了卡汀珈。

走在前面的第十五营[①]尽了很大的努力来稳定这个动搖的队伍，但是敌人并沒有退却，因而，当殿后部队經过这个地方时，也受到同样的袭击。这次失敗——事实上的确是一次失敗——

① 由戈梅斯·卡内罗上尉率領。——原注。

只要提一提他們护送的一百零二头牛，后来只剩下十一头，就足够了。在“安其科”庄园附近，这个团又受到袭击；經过一場有名无实的刺刀冲鋒后，終于进入了卡奴杜斯。在卡奴杜斯的那些每天在枪弹之下受到严格鍛炼的坚强战士，热烈欢迎他們，給他們起了一个渾名，叫“脓包团”。后来，幸亏这个团的軍官們英勇无畏，这个渾名才算勾消了；同时，这个团的原来的那个名称也沒有了。

四

更多的援兵

这次袭击的消息传到了巴伊亚时，已經成为一場失利战斗的規模，使当时情緒忽高忽低的人們更是胆战心惊，在推側紛紛的議論中又添上了无数謠言。于是，政府根据形势的迫切要求，开始采取行动。明白了最近派出的援兵沒有起什么作用，它便着手編一个新的兵团，把分散在各州的能够迅速調动的最后几个营集合起来。同时，为了能够直接了解事件的眞相，又派了一个政府要員，陆軍部长卡罗斯·馬查多·德·比登柯特元帅到战地去。这位元帅在8月間动身前往巴伊亚，那时候，新的战斗部队正从全国各地到此地集結。号召武装入伍的运动現在突然普遍起来，几乎成为全国总动員的形式。

从遙远的北方和遙远的南方，部队源源而来。圣保罗，巴拉和亚馬孙三州的警察大队使軍队的人数大大增加。使人想起往日那些好冒险的邦德拉队員的保利斯塔人，来自里烏—格兰德的大胆的騎手，来自东北部很少人能和他們比艰苦的英勇的庫

里包加人，現在都紛紛到这个古老的首府[1]来。这些人来自各个不同的地区，具有种种不同的性格和气質，风俗和种族傾向；深色皮肤的美斯蒂索人和黧黑的卡波克洛人，和白人并肩行进，由于共同的抱負而紧密地团結在一起。于是，这个被一連串古老的棱堡所环抱的古老的首府，便热情而亲切地迎接它这些流浪的子孙——他們已經在外面漂泊了整整三个世紀了。我們各个很好地混合起来的种族因素，长久分散开了，現在突然都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巴伊亚装飾一新，迎接他們。由于战役浪潮的涨落，这个城市的面貌总是在变动——牺牲者不断到来，战斗者不断出发——它放弃了它那慣常的冷漠，又一次現出了往日那种战爭气氛的外貌。它那些无用的城堡，就象分列在街道两旁的中等阶級的房屋，已經坍毁，但是現在很快又修复了；城堡罅隙中生长的树木被砍掉，在阳光的照耀下恢复了旧观，使人想起当年从雉堞中伸出的巨大銅炮怒吼轟鳴的时代。

新到的各部队就駐扎在这些古老的城堡里：圣保罗警察第一营，軍官二十一名，兵士四百五十八名，由若亚金姆·埃列士朋·杜斯·勒斯中校率領；第二十九营，軍官二十七名，兵士二百四十名，由若安·西塞·德·桑巴奥上校率領；第三十九营，軍官四十名，兵士二百五十名，由若瑟·达·克魯兹中校率領；第三十七营，軍官五十一名，兵士三百二十二名，由費明諾·洛貝斯·雷戈中校率領；第二十八营，軍官十一名，兵士二百五十名，外加少尉三十六人，由安东尼奥·貝納多·德·費格雷多中校率領；第四营，軍官（最后这一营的軍官既沒有上尉，也沒有中尉，全部是少尉）十一名，兵士二百一十九人，由弗雷德里庫·馬

---

① 指巴伊亚。——英譯者注。

腊少校率領。最后，还有两个附加的警察大队：巴拉警察大队，战斗人員六百四十名，由若瑟·索德洛·德·梅內藤斯上校率領；亚馬孙警察大队，战斗人員三百二十八名，由若瑟·馬利亚諾中校率領。

这些援兵，总共兵士二千九百一十四名，軍官将近三百名，分成两个团；其中的一个团由桑巴奥上校指揮；各警察大队——圣保罗的队伍除外——組成另一个团，由卡罗斯·尤金尼奥·德·安德拉德·吉馬良斯准将指揮。圣保罗警察大队，由索德罗上校率領，走在部队的前列，作为前卫。

8月份整整一个月，都用来調动这些部队。他們一队一队地分別到达巴伊亚，装备妥当以后，就从那里出发到盖伊馬达斯，然后又开到圣多山去。所有的部队准备在9月初在圣多山集中。正規軍的各个营，正如上述的数字所表明，人員都大大不足，几乎减到每营只相当于两个連；他們来时沒有任何軍事装备，甚至連最基本的东西也沒有——如果他們那旧式火枪以及最近在南方和联邦主义者作战时穿的褪色灰制服不算在內的話。

比登柯特元帅

卡罗斯·馬查多·德·比登柯特元帅既然掌握着大局，这时候便积极展开活动。他无疑是一个敢于面对当前困难的人。他的性格冷静、沉着；在他那安詳的与人无忤的态度里，多少流露出一点怀疑的神色。他那平民化的簡单朴素，却无助于胸怀的寬闊和心地的高尙。說句公道話，他有能力去冒大险，这从他后来悲剧地結束了自己的一生中，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只有当他根据自己的見解处理他职責以內的事情时，他才是冷靜而沉着

的。他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也不是一个胆小鬼。誰也无法設想他会建立什么英雄功績。誰也不能想象他怎样慢慢地巧妙地从危机四伏的境地脫身出来。他虽然不是一个典型的軍人，却仍然不失为絕对遵守命令的典型，他接受命令完全出于自动，仿佛是一架由肌肉和神經构成的机器，它的作用就是要在法律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下进行机械的反应。

但是，这一切与其說完全是由于紀律的訓練，还不如說由于他那又迟鈍又消极的性格；他仿佛是一部复杂的規章制度的机器中的一个齿輪，安安逸逸地在那里轉动。如果放在这架机器之外，他就成为一个废物。对他說来，規章制度就是他崇拜的偶象。他对它們旣不解释，也不批評；他只是执行。不管它們是好是坏，是可笑的，苛刻的，倒行逆施的，无聊透頂的，令人痛恨的；还是切实可行的，成效卓越的，旨趣純正的，可以信賴的——不管怎么样，对他那多方面的头脑說来，都是同样的东西。只要都是写下来規定的，这就够了。由于这个原因，一遇到什么政变发生，他总是审慎地引身而退。

弗洛里亚諾·皮索托元帅对他同时代的人具有深刻的判断力；在他那个政府到了危急的时期，个人的品質在一会兒之間就决定是朋友或敌人的当口，他总是故意把比登柯特抛在一边。他旣不把比登柯特召来，也不把他打发走；他更沒有逮捕他，因为不論是友是敌，他都并不重要。皮索托了解这个人；这个人的一生是这样刻板单調，頑固不化，庸庸碌碌，毫无意义，所以，他絕不会随便动一动，也絕不会对戒严制度表示拥护或反对。

对比登柯特来說，这个在他晚年出現的共和国，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正如和他斗爭的人所看到的，他一点也不把它放在心上。对他說来，这个共和国仿佛是一个又恼人又新鮮的玩意，

原因倒不是因为它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命运，却是因为它更改了一些命令和条例，一些公式和陈旧的规章；这些东西他都能背誦如流，运用自如的。

他一到巴伊亚，便对所有和他接触的热情的人們大泼冷水。凡是想获得一些鼓励，想寻找一些灵感的火花而去找他的人——这些人，在逼得这个元帅亲自出馬的动人心魄的严重局势面前，表現了这样的丈夫气概——却惊愕地发現自己除了听到一些极其浅薄的見解，一些談論到有关分发口粮、补充騎兵的瑣碎小事的冗长累贅、杂乱无章、叫人厌煩得要死的話以外，什么也沒有，彷佛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兵营，而历史不过是一个上士的一本帐簿。他抵达这个城市时，各个阶层的爱国热情正到了頂点，但是他却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向他們大泼冷水。不管他受到叫叫嚷嚷的群众怎样的欢迎，詩人們怎样向他朗誦热情如火的詩歌，四面八方传来的演説家的激昂慷慨的詞句和群众的呼喊鼓掌怎样使他震耳欲聋，他还是带着一种明显的冷淡态度，聆听着这一切。他不知道怎样回答。他說話不多，也很难把話說出来；而且更糟的是，一切越出生活常軌的事情都使他手足无措，心煩意乱。那些新近从前綫回来的人們，那些企图不用医生証明的手續就想轉調别处或請假的人們，跑来讓他看他們被猎枪打的伤口，血肉模糊的刀伤，死尸般的或被热病烧得通紅的脸庞；这一切都打不动他的心——这一切都是些小事，极其普通的小事。

动人心弦的場面

有一次，这种缺乏感受的可悲态度使他周围的人得到一个很深的印象。这件事情是在他到一个医院去慰問时发生的。

那間大病房的情景非常动人。試想，两排长长的白床，床上的人，有的以各种不同的姿态一动不动地躺着，身上盖着尸衣般的被单，有的脸朝下，有的靠着枕头缩成一团，默默地忍受突如其来的疼痛，有的坐着，有的弯着腰，有的翻腾打滚，有的大声呻吟——这就是四百个伤兵！头上包着血迹淋漓的绷带；胳臂截断或是吊了起来；大腿夹着夹板，伸得直直的；被荆棘刺破的脚，肿得不成样子；胸部子弹洞和刀伤处处可見；形形色色的創伤，各种各样的痛苦，令人难以想象。

陪同这位部长前来的人們，有軍政要人，有新聞記者，有各行各业的人。他們一起走进这个房間，都庄严地沉默着，对眼前的情景肃然起敬。接着，这个悲慘的訪問便开始了。元帅順次向病床走去，很不自然地念着挂在床头上的病历卡片；念完之后，又轉到第二张病床前去。

但是在有一张床前面，他不得不停一会兒，因为在他的面前的被单下抬起了一张久經战陣的脸，这是一个老班长，一个在軍队里服役了三十五年的老战士。他的脸，从巴拉圭的沼澤到卡奴杜斯的卡汀珈，因为一直貼着枪柄而憔悴了。这个可怜的老家伙，脸色这样蒼白，还露着热誠而愉快的微笑。他認出了这位部长，在以往的好日子里，他曾經当过他的勤务兵；那时候他还是个小伙子，追随着他冲鋒陷陣，駐守营地和踏上漫长而费力的行軍道路。他兴奋万分地把这些事都告訴了元帅；他的声音沙哑，說着这些粗俗的但是流露出眞情的話时，感到又痛苦又欢乐，禁不住渾身战栗。他的眼睛兴奋得閃閃发亮；他勉强地坐直身子，用那双瘦弱而顫动的手，解开身上的棉布衬衣，露出瘦瘠的胸膛，讓人看看鎖骨上的那些旧日的伤痕。

这是一个动人心弦的場面。周围站着的人长长地透着气，

感到非常痛苦，都热泪盈眶了；只有比登柯特元帅还是那样泰然自若，平静地机械地念着那些病历卡片。所有这一切，强烈感情的流露也好，令人心碎的情景也好，都不是他要看的东西。他不想讓这些东西麻煩自己。

說实在話，他倒是应付这种危急事变的理想人物。政府把指揮整个战役的大权交給他，不加任何限制，讓他在这危机四伏的动乱中走他直綫的路，这样做簡直是再好也沒有。因此，政府就这样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名符其实地变成了一場战役的軍需部长，而最高指揮官却不过成了它的一名下屬。

事实是，这位元帅見聞广博，头脑冷静，沒有任何感情冲动的打扰，使他能够对这次战役的眞正危险一目了然；他已經看出来，最起碼的危险，就是为了应付这場战斗而增加的一大批战斗人員。新到的部队进入了一个燃烧着暴动的熊熊烈火的地区，不过是使他們准备去援助的伙伴的处境更加不妙，如果所謂援助，就是分担同样的困难和依靠同样少得可怜的物資来維持的話。比什么都要紧的，是进行战斗，不是对甲頁索人战斗，而是对这一片不毛之地战斗。必須充分供給这場战役一直到現在还缺少的东西，那就是一条补給綫和一个作战基地。一开始就应該做到的事，現在到了最后才做到了。这就是这位陆軍部长胜利完成的任务。他在巴伊亚待留期間，遇到了許多細枝末节的問題——新来各营的装备，从前綫源源不断地回来的伤兵的供应等等；但是，在他的头脑里，这一切都要服从一个主要的目的，服从一个可能是唯一急待解决的严重問題。克服了許多困难以后，他終于把这个問題解决了。

8 月下旬，終于确定地組織了一支正規的輜重队，不停地在大路上往来，每隔数天就有一次，有效地联系了前綫的軍队和圣

多山。这件事情預示了战斗已經接近尾声；因为从一开始起，先前几次出征的經驗教訓已經表明，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們盲目地把自己隔絕在一个貧瘠的地区，在敌人面前陷于孤立，从事大規模特殊的警察搜捕行动，絲毫沒有任何軍事战略。比登柯特元帅起碼做到了这样一件事情：他把一場毫无計划的大規模冲突改变成一个名符其实的战役。直到那时候，人們的勇敢精神一直表現得过分慷慨，而且毫无效果；其实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跟这件事情毫不相关。具体地說，这場战役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围攻，結果非常值得怀疑，不断射击的排枪并不起什么作用，而人們的生命却高尚而愚蠢地丧失了。这个情况会无止境地延长下去，直到这个邪恶的居民地最后把围攻者一一吃掉为止。在这种情况下，仅仅用新兵去补充伤亡——十个八个一天——不过是挖肉补疮，是残酷而錯誤的。再說，进攻者人数太多也是一个累贅。他們可能把市鎮包围起来，截断了所有的出路，但是过了几天，他們就会发現自己的周围出現了另一个敌人形成的无形而可怕的包围圈；就是面对着他們的卡汀珈的干旱的荒野，和无法逃避的日益严重的飢餓的痛苦。比登柯特元帅对这一切早已預料到了。

平凡的合作者

一个更高明的战略家，在考虑到这个問題的技术方面或全局时，就会拟訂庞大的战术計划，但是却不能把它解决。一个出色的战士，为了急于把暴动鎮压下去，会部署一場新的猛烈的攻击；但結果，当他的部队快步地在这里那里穿过卡汀珈时，只会弄得筋疲力竭而毫无所获。比登柯特元帅却完全不是这样，他絲毫不为公众的急躁情緒所动；他組織了輜重队，購买了許多騾

子。

因为事实上，要想胜利結束这个富有戏剧性的血腥战役，只有一个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却极其滑稽可笑。一千只騾子，在这个危急关头，反而比一万个英雄更有价值。腹地的冲突，包括它那一連串血腥的战斗在內，不得不降低到一个平凡的极其丟臉的水平。英雄主义完全用不着，軍事天才被鄙弃，軍队的猛攻也被擱置一旁，但是，馱东西的騾子和赶牲口的人却非有不可。这种看事物的态度，难免会使历史成为一篇恶毒的諷刺詩，和当时过份激昂的爱国热情是不能相容的，不过，这毕竟是唯一的明白事理的看法。为了我們民族的命运，不得不依靠这样的合作者，实在算不得怎么体面的事，但是事到临头，我們不得不这样做了。这种受尽詆毀的牲口竟成了这个局面的主宰，它們将举起粗野的蹄子，狠狠地践踏这个危机，把它踩得粉碎。

只有这些牲口，才能使这个战役的战斗行动加速；这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必需的。如果必要的話，这場战爭至多只能延长两个月；但是，延长三个月——事实上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就意味着失敗，一切辛苦得来的东西全部損失，一切努力都被迫停止行动。在这个地区，11 月开始就是雨季，到那时候后果便不堪設想了。一直是干涸的河床，就会充滿渾浊的河水，瓦沙—巴里斯河突然泛濫起来，变成一片波涛起伏的汪洋，溢出两岸，冲到周圍的田野，人們根本无法渡过；一切交通都会断絕。

此后，大水很快就退下——因为这些打着漩涡的河水就象来时那样，很快就流到圣佛兰西斯科河里，奔流入海——这时候，复杂的情况就更加严重。每逢到了这个时候，这地区的白天便酷热无比，每一条溪流、每一个季节性的水潭，每一个藏在岩石中間的“大鍋”，每一个水井，都变成地獄里的实驗室，它們通

过空气，把瘴气的細菌蒸发和传播到远处；凡是阳光照射到的地方，就有无数的細菌升起，落到軍队身上；軍队的成千上万个身体因为过分疲劳而变得虛弱不堪，就很容易感染上疾病。因此，就有必要在这个危险的季节到来之前把战爭結束；可以安排一个切实可行的有效的围攻，使敌人很快就投降。而且，当他們一征服这个能够征服的敌人以后，就得立刻从这个永恒的和不可克服的敌人——荒凉貧瘠的大地——面前撤退，一刻也不能拖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那就必需保証軍队的給养；这支軍队的人数，包括最近增援的在內，現在已經增加到八千人左右。这就是必須办到的事，而这位陆軍部长真的办到了。

結果，他在9月初启程前往盖伊馬达斯时，一切已經安排停当，准备迅速結束这次战斗；“輔助部队”各团正在集合地圣多山等着他；第一支正規輜重队，数目虽然还不多，已經向卡奴杜斯进发了。

在卡奴杜斯

輜重队的及时抵达，給出征軍带来了新的希望。到那天为止，出征軍进行这場猛攻居民地两側的冒险而无益的活动，已有四十多天。我們曾經从一本描述当时情景的日記中抽出一小部份来加以引用。我們只引用一小部分是有原因的，就是要避免重复那些性質大致相似的事件，避免使人感到索然无味。这些事件无非是：同样突如其来、即时发生和断断續續的猛烈排枪射击，同样骗人的停火；同样被一次次战斗警报打破的冷靜；同样被来福枪的射击打断的那种奇特和难以忍受的沉寂。每天的战斗，有时候非常猛烈，使他們队伍的人数不断減少，使他們失去了最有才能的軍官；有时候又非常热鬧和拖得很长，但是，就象

中世紀的雇佣兵互相对垒那样，毫无害处，結果只是花了一笔弹药費，双方都沒有一个人受伤或擦去一点皮。最后，是他們那有一頓吃一頓的生活，吃的是三等口粮，每营只分到一头牛，每排只分到一公升面粉；而且，就象在法維拉山上那可怕的日子一样，每天都有队伍出去掠劫，围捕附近走失的牛群。

輜重队很少，而且每队相距很远，沒有一定的时間，到达时，已經把一部分东西沿路扔下了。出征軍不得不又一次面临真正的危险：飢餓。他們躲在茅屋里，或者駐在山丘后面的帐篷里，或者蹲在战壕里；他們并不怎么害怕甲貢索人。他們的危险只在于敌人对不小心地从掩蔽处走出来的人的射击。新教堂的两个尖塔矗立在他們上面，象两个邪恶的"木坦"似地俯視着軍队，誰也躲不了守在那两个尖塔上的狙击手的射击，而且不論大炮轟得多响，他們也絕不放弃这个地方。因此，要到法維拉山上去，仍然是危险的，必需派一队哨兵駐守着和大路相合的那一段河岸，防止任何粗心大意的兵士在这里通行。被派来支援的部队，就是在这里受到了炮火的洗礼：8月15日，季拉德团到达时，人数减到軍官五十六名，兵士八百九十二名；圣保罗营28日到达时，只剩下二十一名軍官和四百二十四名兵士；走在"輔助部队"前面的第三十七营，在費明諾·洛貝斯·雷戈上校的率領下，只剩下十六名軍官和二百零五名兵士。敌人讓他們安安靜靜地走下最后的山坡，只是在最后一段路上，也就是在下面的河床上，埋伏着等待他們；他們热烈而又富有戏剧性地欢迎了这些軍队，包括排枪射击和总是一起来的可怕的咒罵和嘲笑。

事实上，甲貢索人并沒有被这些新来的敌人吓倒，相反地，他們还是那样泰然自若，不动声色。看样子，他們已經建立了一套制度，用大口径火銃作某种方式的发射，来越过这些迷宫般的

茅屋，从村子的一头到村子的另一头传递消息。在那許多勇猛的攻击中，他們也比从前更有秩序，更有把握。甲貢索人自己也接到輜重队，那是穿过瓦齐—达—埃馬的大路上来的。我們的軍队无法截获这些輜重队，因为他們害怕在沒有保护的情况下离开陣地，或者就是考虑得过分严重，害怕落入敌人的圈套。因为越过丘陵向北，从那里一直到卡那勃拉瓦和科科罗波，远远地围着出征軍各营，就是甲貢索人的游击縱队活动的地方。他們行动迅速，不易被人察覚，但是他們留下明显的痕迹，表明他們近在咫尺。往往一个沒有經驗的兵士走到山丘頂上，就被一顆从居民地外面，从包围着我們的部队的那条无形包围綫上飞来的子弹所打倒。在沿河两岸的牧場上，騎兵队和拉东西的牲口遇到射击，往往会四散奔逃。8月的某一天，炮队的二十只騾子被敌人俘获了，虽然当时担任守卫重任的是最有經驗的一个营——正規軍第五营。这些事件表明，暴动者具有十分惊人的活力。同时，我們的部队也沒有給他們任何喘息的机会。自从7月19日起，三門克虏伯大炮就架在山坡上，以第二十五营为前卫，駐在山坡下；这个陣地控制着广場，日以繼夜地开炮轟击，使老教堂引起了难以扑灭的大火，完全毁掉；可以看見这座建筑的木架从部份被毁的房頂中突了出来。令人不解的是，这个大胆的教堂执事怎么还能爬上鐘楼，去敲那“福哉馬利亚”的神圣鐘声。

教堂的鐘

仿佛这种近距离的炮击还不够似的；8月23日，出征軍从法維拉山上把那門32口径維特华斯大炮拉了下来。就在这一天，巴波塞将軍在視察第一縱队司令部旁边的中央炮兵陣地时

受了伤；于是，这門刚刚来到的巨炮立刻就提供了报仇的机会。第二天拂晓开始炮击，这的确是很可怕的。这門巨炮轟鳴的时候，可以看見巨大霰弹落进教堂的墙壁之間，发出一声巨响，把屋頂炸得四分五裂，把鐘楼的残余部分一扫而光，那口古老的大鐘也飞上了天空，鐘舌还在喧鬧地敲着，彷彿依然在那里报警——这口鐘，就是往常黄昏时召喚战斗的甲貢索人前来晚祷的鐘。

排　　枪

然而，撇开这个事件不談，我們在这場战斗里还是失败了。因为有一个机件堵住了炮筒，使它永远也打不响了。八名兵士在火綫上倒了下来，因为敌人这时展开了密集的确实惊人的不可比拟的排枪射击。一直射击了通宵，到第二天拂晓；白天，稍稍停了一会兒以后，又繼續开始；我們的兵士倒下了四名，加上第二十六营六个乘乱开小差的人，使那一天的损失共計十人。26日，排枪繼續射击，死伤兵士四名；27日，死四名；28日，死伤四名；29日，死一名軍官和四名兵士。此后，伤亡就以这个比例繼續下去，直到我們的軍队完全筋疲力尽。

8月中旬以来的这些伤亡，加上历次战斗所遭受的损失，使得改編日益稀少的队伍成为必要的事。团的数目由七个减少到五个；由于伤亡的各級軍官越来越多，很明显，尽管增援部队已經到达了，出征軍还是越来越弱。在二十个步兵营中——不包括炮兵第五連，第五巴伊亚警察大队，一个速射炮队，一个騎兵队——有十五个营現在由上尉率領。在各个团中，有两个团由中校率領。如果說各連的指揮权沒有落在中士的手里，那只是因为中士恰巧要比少尉少一些。

然而，情况馬上就有了改变；精确地說，卡奴杜斯立刻就将有三十个营，还沒有把担任其他勤务的部門計算在內。前来解救他們的那支部队，現在已經上路了。

第九章　斗爭的新形势

一

盖伊馬达斯

盖伊馬达斯是本世紀初开辟的居民地，但是現在已經完全沒落，成为一个喧鬧的兵营。一群貧困的茅屋，杂乱无章地挤在一个形状不整齐的广場周围，广場上是傾盆大雨冲出的一道道深沟。这个地方，实际上是荒野中的一片开拓地，周围的平原和荒凉的山丘的单調景色，使它添上了凄凉的气氛，看来就象一个被废弃的荒村，就要淪为废墟，被荒野淹沒。

而且，这个地方还会使人引起痛苦的回忆。以往历次的出征部队，就是在这里集合的，在一块从市鎮广場延伸到卡汀珈的土地上集合的；卡汀珈那干焦的灰白色叶子，就使这个地方有了这个名字①。一堆堆討人厌的破烂衣衫，旧制服的杂色的肮脏的破片，旧鞋子和破軍靴，平頂帽和軍帽，打破了的水壶——这一切兵营里的零星物件，乱散在这片辽闊的地面上；还有篝火的残余，自从費布罗尼奥出征軍开始在这里架帐篷起，就有遺留下

① 盖伊馬达斯原文为Queimadas，意为大火。——英譯者注。

来。在这块垃圾狼籍的土地上，曾經有一万个吵吵鬧鬧的人在这里露营过，他們有热情，有忧虑，有希望，也有沮丧，簡直不是笔墨所能形容。

狂乱的写作

爬上一座小山，就可以望見有一块又长又寬的笔直的土地，横亙在一片灌木丛林中間，远处一端有一个靶子；这就是阿瑟·奥斯卡部队慣常練习射击的打靶場。附近一边，有一个低矮的小教堂，好象一个有围墙的帐篷，里面到处乱写着兵士們的拙劣作品，字迹很潦草。各营兵士在这些篇幅上全体合作，有的用軍刀刀尖把一时間的印象刻了下来，有的用一段木炭在这些神圣的墙上乱塗一陣。这些狂乱的写作，內容包括簡短、犀利、使人头发都竪起来的句子，可怕的亵瀆之詞，咒罵，感叹，热烈的欢呼等等，塗滿了教堂的四壁，黑字之間还竪立着长矛那么大的感叹号。

圣多山大路就是从这里沿着一个不显明的斜坡开始的——就是在这条名声不好的狹窄的小路上，先后三支出征部队，怀着热烈的希望向前走去的，现在，又是在同一条路上，从相反的方向，走来了一队队可怜的敗兵。涉过杰古里西河停滞的浅水，这条小路就拐了弯，穿过河对岸的平原，側面又分出了另一条路，路旁竪立着新架設的电报綫杆子。

地理上的虚构

鉄道綫从另一方向通来。可是这个現代文明的标志在这里毫无意义，一点也沒有改变这里眞正的乡村风光。下了火車，在两排矮房子中間走上二三百碼路，就来到市鎮广場的边緣——这里就是腹地了。

因为，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两个社会会合的地点；这两个社会彼此完全陌生。穿着皮革的伐盖罗人往往会从卡汀珈中出現，朝着不漂亮的居民地走去，在鉄道旁边把小馬勒住；海岸地方的居民在火車中經过这里，也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祖国的范围之外

新的出征部队在到达盖伊馬达斯时，是認識到这个激烈的轉变的。沿海城市和內地土屋，在这里絕对連接不起来，这种截然的差异破坏了我們的进化的节奏，而对于国家的团結来說又是一块非常不幸的絆脚石。出征部队現在到了异乡，这里有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景色，不同的人民。甚至連語言也是另一种，說起来慢声慢气，婉轉动人，带着一种特别的乡音。他們覚得他們是到了巴西之外，在别一个国家里打仗。社会的完全分离增加了地理的距离，引起了远在他处的怀乡的情緒。他們奉着命令到那里去，不过加深了他們对抗的心理。在东方，在北方，都有敌人躲藏在那些一望无际的山地平原里；而远处，很远的远处，平原以外的地方，正在展开一幕可怕的戏剧。

这个祖国說来真是矛盾的，它亲生的兒子却武装到了牙齿，踏着进軍的步伐，侵犯了它，用克虏伯大炮轟开它的內部。但是，他們却始終对它什么也不了解；他們以前从来沒有看見过它，現在只是以詫异的眼光来观望这片荒蕪的土地，一片崎岖，形势险恶，荆棘遍野，石头堆以及粉碎的丘陵杂乱不堪，还有支离破碎的洞窟和峪谷；四周围是干燥貧瘠的台地，草原般辽闊的起伏的平原。

現在命令他們去做的，正是其他軍队已經干过的侵略外国領土的工作。因为这是地理上的虚构。那些其他軍队倒是事

实，从过去的情形誰都能够看得清楚。兵士們感覚到这一点，心灵中老解脱不开。这里有不認識的山林人，每天把他們的同伴送回給他們，几个月前这些人从同一条道路走下去时，还是身强力壮，精神飽滿的，現在却已残废，已被打敗。結果，他們丧失了信心；他們沒有勇气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完全漠不关心，而打入这些神秘而又难攻的內地深处。

在卡奴杜斯

幸而，在他們到达盖伊馬达斯的时候，从前綫接到了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上面这一切的影响就被抵消了不少。更深一层的灾难是沒有了，尽管敌人天天放着排枪，我們的軍队还是保持着已經占領的陣地。季拉德团和圣保罗营已經及时开到了卡奴杜斯，来补充日益减少的队伍；同时，暴动者开始显示了最初的挫敗的迹象。他們不再敲老教堂的鐘，借以虛荣地表示他們是怎样毫不在乎；原来他們沒有鐘可以敲了；在射击的間隙，再也听不到他們的忧郁的祷告声。他們已經停止向我們的战綫进攻；到了晚上，居民地籠罩在一片黑暗之中，一点閃光也沒有，一点声音也沒有。

那时候謠言开始传播出来，說劝世者被他自己的信徒囚禁了，当他宣布企图投降并且以自身来殉道的时候，他們就起来反抗。其他詳細情况也都提到了，一切都显示着大火很快就要熄灭。

俘虏

的确，新的战斗員想象着他們未到达卡奴杜斯以前，大火就已經熄灭了。一切事情都显得如此。經过了这几个月的战斗，

終于带了第一批俘虏回来；我們的兵士不知不覚都注意到他們中間找不到一个壮汉；这个事实他們也不打算加以解释。这些俘虏在大批卫兵的押送之下，看来实在可怜：六个妇女，怀里还抱着憔悴的嬰兒，后面跟着年龄較大的孩子，从六岁到十岁不等。她們步行經过这个市鎮——一个挤滿着不同兵种和不同軍阶的軍人的市鎮，兵士們却围攏来，以好奇的目光注視他們。

这眞是一幅凄凉的景象：这些衣衫襤褸的可怜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些貪婪的眼睛似乎望穿了她們的破衣——手拉着小孩，进入了广場。她們好象是在市集上表演的动物，看起来很好玩。在她們周围可以听到各种各样以不同的口气发出的評論；有些是低声的評論，有些夹着强烈的叹息，有些带着詫异的表情。这些可怜的人暫时間使人們忘怀了一切；这是一种娛乐，可以使营地的漫长而沉悶的日子輕松一下。这件事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但却沒有打动大家的心弦。

戴軍帽的孩子

孩子之中，有一个非常瘦小，勉强能够站住；他头上戴着一頂路上撿来的旧軍帽，罩到肩膀上，把它消瘦的胸脯盖住了三分之一还多。孩子每走一步，这頂大大的寬边帽就怪里怪气晃一下，有些观众冷酷无情，看見这种样子竟笑了起来。这个孩子于是抬起头，直望着他們的眼睛。他們的笑声就在嘴唇边凝住了；原来这个小孩的嘴巴从这边到那边有一个裂开的子弹伤口！

这些妇女大都令人望而生畏，带着老泼妇的冷酷的面孔，凶恶而斜視的眼睛；可是其中有一个却与众不同，苦难使她的脸容变得瘦削了，但却沒有破坏她的青春，在她那坚实而完美的犹太人面型的綫条上，可以看到一种庄严的美貌；现在顴骨高高突

起，把这些綫条破坏了；她脸色蒼白，餓得发慌，那双大大的黑眼睛炯炯有神，充滿着深深的无限的忧郁。她講了一个小故事，滿足了听众的好奇心。这是一个用三言两語叙述的悲剧，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总是以一顆子弹或一块榴弹弹片收場。

俘虏們被安頓在广場左近平地上的一所茅屋里，被坚持不散的人群包围着，不得不听受无止无休的盘詰。最后，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兒童身上，相信从他們的天眞无邪中可以获得眞相。

另一个孩子

可是，其中有一个孩子，却使大家十分惊异，他还不到九岁，一副小小的体育家的肩膀，象大人一般会說大話，頗为狡猾。他象一个老流氓那样滿不在乎地抽着一支雪茄烟，一面噴着大口的烟，一面停下来回答人家的話。他自告奋勇地說了一大批情况，几乎都是假的，显示了这个流氓到家的小鬼的狡猾。发問的人認眞地全盘接受下来，因为这是孩子說的話；但是，当一个兵士拿着一支孔勃林枪进来的时候，这个孩子便停止了胡言乱語，使大家惊异的是，他带着自信的口吻說，"孔勃林"可不中用，这是种"娇里娇气"的枪，发出"討人厌的响声"，不过后面却沒有座力。他自己宁願要一支"曼利希"枪；那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步枪。因此，人們就递給他一支曼利希枪，他就开始拨弄枪机，熟練得好象是心爱的玩具一样。他們問他是否在卡奴杜斯开过这种枪。

"你想的是什么啊？"他說道。"下面的那些兵士簡直就是一批老傻瓜！……可是年輕小伙子們一追上他們，就严厉地处罰他們，他們就象一只走投无路的老牛似地忍受着；于是一切都完了，我們打下了他們的威风。"

这个小家伙自然是堕落的；但是对于听他講話的人来說，这倒是一个經驗教訓。这里是一个地道的匪徒，是在这次腹地冲突中制造出来的，他幼小的肩膀上負担着一大宗錯誤的遺产。九个年头的年紀，却装滿着三百年的野蛮。明白得很，卡奴杜斯战役一定具有一个比仅仅是愚蠢而又不光彩地扫蕩腹地居民地的更高的目标。必須在一場进行更慢而更有价值的战爭中，和一个更加厉害的敌人作战。如果不好好利用大炮所开辟的道路，在炮轟之后，不跟着展开一个經常的頑强的坚持不懈的教育运动，把我們这些粗魯的落后的同胞引入时代的洪流中，納入我們国民生活之內，那么这整个战役便是一个罪恶，便是一个无用的野蛮的战役。

可是，重重的困难压抑着，需要即刻予以确实的解决，因此就沒有时間去展望将来的远景了。陆軍部长在盖伊馬达斯逗留了四天，克服了妨碍我們部队調动的最后障碍，就出发到圣多山去了。

去圣多山的途中

比登柯特元帅仅仅带着司令部的两个参謀，一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是卡罗斯·尤金尼奥将軍的，不得不穿过到处都是伤兵的地区，到作战根据地去。他們一行人虽然坐騎很好，粮秣充足，但是他們在这条交通頻繁的大路上遇到了許多困难，跟那些沿着腹地不平的小路在他們后面步行的人一样。这次旅行化了他們三天功夫；在路上每一个拐角处，他們都看見了战爭的一些凄慘場面；他們愈向前走，土地愈崎嶇，变得更石灰質更荒蕪的时候，战爭的自然背景也愈明显。他們所停留的第一个庄园，叫做“坦基諾”（“小塘”）庄园，就是許多例子中的一个。这个庄园在

异常的情况中算是最好的：一半淪为废墟，两所被弃的房屋隐蔽在台地上常綠树的枝叶扶疏的优美背景后面，纖弱而忧郁的仙人掌沿途长在大路旁边。庄园所从而得名的小塘，是由花崗岩表面层形成的，这表面层提供了狹狹一带不透水的土壤，停滞的水不致被周围的沙石貪婪地吸收了去，就积聚下来，成为一个小湖。在池塘的边上，横躺着几十个伤兵，和路旁各水潭、池塘的情况一样。輜重队的赶牲口人也就是在这里露营的。这里沒有营地所特有的熙熙攘攘的吵鬧声；只是一片凄凉的沉寂，一群令人黯然神丧的形容憔悴的人，好象瘫痪似的，精疲力尽地死气沉沉地躺着一动也不动。

当天黑下来，熊熊的篝火在一片黑水上反射出閃光的时候，这个光景眞是十分动人而且凄惨。只見有些人拥挤在篝火周围，打着冷顫；有些人踉踉蹌蹌地走着，他們那些不成样子的大阴影投射在平平的湖面上。口渴的軍官們走到沼澤边去喝水，会撞在幽灵般的人們身上；那些人們急急忙忙要行礼，几乎站也站不稳；这些軍官們受到經驗教訓，便会沮丧地回来。从此以后，同样的情景会接二連三地出現；沿着大路，都是同样的打敗的“逃荒者”；在被复着藻类的暗綠的沼澤边緣，都是同样的一群群可怜的人們。

有时当一个沉靜而沒有恶意的人，从伤兵的队伍中沿着路边走出来的时候，就会是以上的情况的一个令人愉快的对比，对这幅画面增添健康的强壮的情調——他就是他們在路上轉弯处遇到的友好的伐盖罗，被雇担任运輸任务的同盟者。这个內地山林人騎着一匹披着皮馬衣的駿馬，黝黑的老实的脸上，神气活現地歪戴着闊边帽，腰带上佩着一把“鰐魚”长刀，右手握着魚叉般的牛叉；他以守紀律的兵士那种驕傲而又恭敬的态度，呆在那

里不动，讓路給騎馬的軍官們經过。他身体結实，穿着灰紅色的皮背心，对他說来，就象一件銅胸甲，使他显露出一个雄赳赳的身上还沾滿着战斗尘土的战士的仪表。

元帅等人一路走着，不久就忘記了这个驕健的塞尔泰納霍人的形象，他們的注意力經常被一队队陆續不断的逃亡者吸引住了：兵士們挂着来福枪，慢慢地走着；軍官們躺在吊床里，被抬着走，帽子盖住了眼睛，听見了沿途經过的騎馬的軍官們得得的馬蹄声，也一动不动，象尸首那么殭硬。在卡汀珈这里那里，但見大大的黑斑点，这是大火燒焦的遺迹，还显露着房屋的梁柱和椽木，在荒野上織成了一带废墟，成为这場战爭的非常愚蠢的背景。

到了康桑松，他們才脫开了这些慘酷的景象。他們在这里总算感覚到心境舒暢了几个鐘头。这个村子实际上是一个氏族，都是一家人，酋长就是一个老派的族长；他立刻召集了他所有的兒子、孙子和曾孙，向元帅表示热烈的欢迎。这番欢迎頗是干脆利落，令人非常愉快，这个老“君主”甚至把这吃惊的大臣从馬上扶下来，把他抱在手臂里——这双手臂經过八十年的劳苦，早巳衰弱了。

这次停留是幸运的。在这一片荒凉中，康桑松是难得的地方。这个治理全村的康健老人，以一种旣有自信而又稳健的态度对待这些生客，把一个白发蒼蒼的兒子和几个头发花白的孙子介紹給他們，这是使人意想不到的。恰恰跟盖伊馬达斯早熟的年輕匪徒相反，他具体表現了不可思議的强壮，表現了身体的健康和灵魂的淳朴，这些都是內地山林人沒有被罪恶和盲信引入迷途的时候所特有的。对元帅这一行人說来，这是一种鼓励；正因为如此，只有这个十二所房屋挤在一条几碼长的街道两旁

的小村庄，在这部战爭史中是唯一沒有引起痛苦回忆的地方。这是动蕩之中唯一安靜的地带。村子里还办了一个小医院，由两个圣芳济会教士負責，他們照顧着沒有余力再向前进往盖伊馬达斯去的人們。

元帅和他的同伴离开康桑松，风尘仆仆地重新踏上了那条小路；这是一条羊腸小路，曲曲折折，岔开成許多小径；路旁有被毁的村舍，一队队逃亡者陆陆續續从这条路上走来。

荒謬絕倫的文章

元帅等一行人来到"康坦达斯"庄园，发現这里的泥屋中凡是比較象样的房屋的每堵墻上，到处可以看到一篇篇乱塗的文章，恶狠狠的提出了抗議。凡是伤兵經过此地，都用木炭乱写一通，留下了內心痛苦的責难。他們任性恣意地表示了意見，因为反正大家都不具名具姓，沒有責任。兵士們在这里伸出了鉄掌，用斗大的字写出了这个戏剧的情节。結果就好象拍成照片，复制了这場可怕的冲突的外貌；这些碑銘的眞正意义就在这里，虽然字迹潦草，却是十分鮮明地表达了执笔者的情感。这些粗犷的历史家，旣不注意形式，也不存任何欺騙的幻想，在这里把我国历史上的大丑事概括而眞实地記录下来，永远磨灭不掉了。他們采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諷刺詩文的形式，还摻杂了令人作呕的色情文字以及悲观失望的呼声，粗暴地、凶恶地乱写一通，沒有一句句子、一个短語象是出于一个正經人的手。怨恨的黑潮沿大路滾滾而来，淹沒了外墻，接着进入室內，把所有的內壁从底下一直到屋頂都塗抹遍了。

元帅等一行人走进了室內，看到了这些有意侮辱和褻瀆的沒有声音的咒罵，非常恶心。歪詩和不象样的韵文表現着荒唐

透頂的猥亵，还附有可怕的图画，仿佛是在房間四壁上施加符咒；乱塗的文字跳着幻想的狂舞，硬挺挺的感叹号象一把剑似地直刺下来。这个万岁！那个万岁！这个該死！那个該死！这些标語东一条，西一条，无緣无故地把大名鼎鼎的人拉在一起，污蔑一番。这里有刻毒的双关語，肆无忌憚的侮辱性的諷刺，还有兵营里令人沉悶的幽默。

这場战役，突然之間丧失了英雄色彩；这不再是什么崇高的、輝煌的事业。未来的历史家哪怕用生花之笔，企图掩飾它的眞相，也是枉費心机；这些荒謬絕倫的不可磨灭的壁上文章，会留下来替他們所写的每个篇頁作証。

在圣多山

新部队来到圣多山时，感覚不到什么战斗的热情。他們都沒精打采。但是，当他們进入这个市鎮，这个作战根据地时，士气才又恢复了。

百余年間从未兴建房屋的腹地居民地，总带着萎縮呆滞的現象，而圣多山現在在短短的几天功夫內，就完全改观了。这个地方現在大得多了。周围的平原上搭起了帐篷，共有二千个，一片白色，形成一个新地区，比市鎮本身在正常的情况下还要大，可以看見几条长长的大街，还有平坦的土地可以一望无遺。这些帐篷分做六組，到处都升起了軍旗，迎风飄揚，时时刻刻传来嘹亮的号声和冬冬的鼓声。

現在从外地涌来大批新居民到了这个市鎮，他們是各种各样的人，操着不同的职业，挤滿了广場，拥滿了狹窄的小巷；有各部队大大小小的軍官，有风尘仆仆的赶牲口的人，有弯着腰背着軍用品的兵士，有一拐一瘸的伤兵和病員，有衣衫襤褸的妇女，有

忙忙碌碌的商人，有一群群欢乐的学生，还有不停地跑来跑去采訪消息的記者——这一切，使得这个地方仿佛成了在节日游行日子里熙熙攘攘的城市广場。比登柯特元帅宣布全鎮戒严，并且抓紧时間，按照局势复杂的需要，采取了具体措施。陆軍医院現在成立了，設备齐全，由熟練的外科医师負責，还有許多从巴伊亚医学院来的学生，志願参加服务。无論哪里，紀律分明。还有那个运輸的問題，部长为此亲自出馬，最后也明确解决了。几乎每天有一部分輜重队从圣多山出发或从卡奴杜斯回来。

以上种种努力立刻收了效果。从战場上传来的消息上反映出来，围攻者現在正在投入决定性的战术运动，他們在战場上处处表現出新的精神面貌。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这一切就要归功于这一个看上去完全沒有热情的人，他甚至在作战根据地也不肯放弃資产阶級的羊駝呢外衣，穿着它就检閱队伍。这也是由于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个人由于表現了高度的献身精神，实际上就担任起这場斗爭的最高司令来了——这样說，决不是要伤害那些同敌人在前綫作战的人們的感情。在离前綫四十哩的地方，他事实上就在指揮这場战斗，他沒有大吹大擂，也沒有权衡战略計划，他只是在圣多山上和那伙赶牲口的粗人打交道；常常可以看見他在他們这一帮人之中，手里拿着表，急躁地站起来，发出启程的信号。

每一支派出去的輜重队，当得上几营兵。这就等于打了一次胜仗。它給战斗人員带来胜利的新的希望，逐漸地消除了那种使我方围攻綫癱瘓的停滞状态。这就是人們从最近的报告中了解到的情况。

在卡奴杜斯

事实是，9月份一开始就十分吉利。在月初——确切地説，在4日，甲貢索人有一个主要的首領被一顆枪弹打死了。他倒在教堂附近，居民地的居民紛紛奔过去，把他的尸体运走；这种急急忙忙的情形，足以説明他是个重要的人物。6日，发生了一件更重大的事情，就是，新教堂的两个鐘楼都倒塌了。这是在連續炮轟六个小时以后发生的，而且完全出于意料之外，其原因却是由于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原来在往前綫送弹药的时候，有誰办錯了事，把普通炮弹給克虏伯大炮送去了，沒有送榴弹，这对当时的需要很不符合；因此就决定用它們来射击教堂。

这次的效果很惊人，在两个热忱的命令中得到了嘉奖。現在軍队終于擺脫了被围的敌人用来有效射击的这两个高高的雉堞了；因为这两个鐘楼控制了我們整个的战綫，減弱了我們战壕的作用。从7月18日以来，鐘楼上就駐守着杰出的狙击手，什么也逃不过他們那双銳利的眼睛，因此誰也不敢从茅屋的掩蔽处后面露面。輜重队来到了，它們到达最后一段旅程，正在渡河而还沒有进入山沟那个有掩蔽的走廊时，教堂的鐘楼上就排枪齐发，猛烈非凡，来迎击它們。我們已經知道，新来的人們，各輔助团，圣保罗营和步兵第三十七营，都是从鐘楼那里接到敌人的第一次粗野的敬礼的。

热烈的嘲笑

現在，这两个鐘楼終于倒塌了。看着它們相繼倒了下去，大块石头砌成的墻壁大部分也随着坍下，把勇猛的狙击手埋在瓦砾堆里，使人印象极深。在石灰的烟雾中，那些石头轟隆一声倒

在市鎮广場上，我們整个軍队便停止射击，欢呼的声音响彻云霄。第一縱队指揮官在他的命令中这样描写道："……我們的前卫部队以及在后面营地中的支援部队当时就齐声对甲貢索的烏合之众报之以热烈的嘲笑。"

这是一篇描写战役本身的好文章。自始至終充满着一种凄慘的情調和呼声。"热烈的嘲笑……"

不管怎样，敌人的魔法被打破了。辽闊的居民地突然縮小了范围。它似乎比过去更小，更矮，在洼地上挤得更厉害，因为这两座又高又細的白色鐘楼已經被扫掉了；这两个鐘楼对周围几哩的牧民来說，本来是一个里程标，它們聳立在蓝色的高空，神秘地溶化在天色之中，或者在星光灿烂的夜晚，閃发着白光，体現了粗獷而輕信的塞尔泰納霍的天真的神秘主义，把他們那和解的祷告更接近天堂。

"9月7日战壕"

这件事对甲貢索人来說是不吉利的。第二天他們受到了一个大灾难。几十个塞尔泰納霍战士固守在"老庄园住宅"已經很久，一直沒有把法維拉山边上的奥林皮奥上校的大炮放在眼里。他們同炮队和支援部队相距不过几步，不顧火綫上直向他們傾泻下来的弹雨，两个多月以来还是在这个方向阻住了我們围攻綫的扩展。他們居高临下，俯視着駐扎在市鎮边緣的我們主力部队，能够扫射我們日益稀疏的队伍，这一事实对于我們每天所遭到的損失关系很大。簡单說来，这个陣地把我們小心翼翼地建筑起来的胸墻和掩体完全暴露出来，其作用可以跟教堂鐘楼相媲美。可是，9月7日晚上十时，敌人突然从这里潰散了。奥林皮奥上校受到前一天的胜利的鼓舞，根据第一縱队指揮官的

命令，带着一支队伍下山来；这支队伍包括蒂托·埃斯科巴上尉率領的第二十七营，第二团第四炮兵連的一个小队，第五团的一个小队和一挺机关枪。前面和后面都是軍事学校的学生。奥林皮奥上校把他其余的部队疏散开，作为两翼的狙击兵。这支队伍偸偸地走下山坡，便象雪崩似的冲在下面的山头上。甲貢索人遭到了突袭，被左右夹攻的三百名兵士围起来，还有机关枪在中央向他們扫射，抵抗不住了，就匆匆退出了石头战壕。这些战壕是在"老庄园住宅"的废墟周围，是他們自己造的。这一仗打了五分鐘。这批亡命之徒敗退了，驅散了，又被前鋒部队一直追到"秃头山"；他們到了这里，跳到下面的河床里，穿过河床，奔进卡奴杜斯就不見了。我們的軍队只死伤两名。

这个陣地，是在已被占領的馬里奥山和瓦沙—巴里斯河之間的小山斜坡的一个广闊的阶地上；奥林皮奥上校把它占領以后，就在这六个月前第三次出征部队司令官去世的地方搭起帐篷。晚上的其余时間，就沿着阶地整个的外緣，用那些从敌人战壕里运来的石头，建筑起一座坚固的角面堡，高約一碼。第二天，"9月7日战壕"就俯瞰着居民地了。围攻綫的圓周朝着南面的方向向左扩充了約一千五百碼，完全把东部两个象限切断了。当天下午，围攻綫繼續扩充，向西拐了一个弯，一直延綿到摩古伊姆河汇流处附近康巴奥大路开始的地方，环繞了整个西部地区。

卡倫比大路

同时，一个比較認眞的軍事行动正在进行着，这也許是战役中唯一眞正的战略行动。这是西奎拉·德·梅內薩斯中校所設計、計划、并且实行的。这位軍官憑着从某一个忠誠的伐盖罗那

里搜集来的情报，开始認識到另一条供应綫即卡倫比大路的优点；这条路本来沒有什么人知道底細，它穿过罗薩里奥大路和康巴奥大路之間的地区，几乎在南北之間形成一条直綫，它比以上两条路都要短，可以和圣多山进行迅速而便利的联系。他建議把这条路綫勘查一下，尽管这样做可能招来极大的危险。

进行这項工作花了三天功夫。梅內薩斯中校在9月4日离开卡奴杜斯，率領着一千五百名兵士，包括第二十二营、第九营和第三十四营的联合部队，統归利迪奥·波托少校直接指揮。他們順利地走过了新发現的大路，在7日以勇猛迅速的行动取道康巴奥大路回来；这一行动的結果，对于战争的結局是十分有利的。

的确，这条新的大路縮短了到圣多山去的路程，可以节省一天多的时間，对于調动軍队和运輸粮食开了方便之門；而对甲貢索人，却封鎖住了，以前甲貢索人旅行到南方去时，就是喜欢走这条路的。在所有道路中，卡倫比大路是最适宜于抵抗入侵的。如同罗薩里奥大路一样，它从“若亚”庄园岔开，朝着正北的方向，向罗薩里奥大路的左方伸展。卡倫比大路一連好几哩，沿着曲曲折折的卡累巴斯河前进，时时穿过河床，却始終保持着同一的方向，而处处跟許多小庄园相接，一直通到另一条叫卡索蒙古河的季节性河流。从此以后，卡倫比大路从战略上看来，便成了一条无比重要的大路。

向南延綿的是卡倫比高地，这片高地有相当大的地方和卡倫比大路的右側相毗連，距离是三百碼。凡是沿这条大路下来的軍队，就只好把側面暴露給駐在山坡战壕內的敌人。經过这个非常危险的地点以后，这支軍队就会发現处境更加危险了，因为，这条路爬上广闊的高地后，突然进入了一条又短又窄的峽

谷，峽谷附近长着恩波拉那树，糾結的树枝完全把它遮蔽。这里可以发現一道用硅石造成的天然胸墙，比地面只高出一点点，这是一种簡陋的副壁，中間有一道小門般狹窄的裂口。这里沒有战壕。沒有战壕也行，平放在这一道壁垒頂上的来福枪，在敌人縱队前来的时候，就能够狙射他們。如果敌人还能前进，也就是姑且說在这样隐蔽得好好的并向他們傾泻弹雨的对手前面，还能侥幸得逞，那么，他們一走上几步路，就会出乎意料之外地陷入了几乎不能通行的阶地里了。

由于腹地北部一种极普通的地質环境，这片土地始終是崎嶇不平而且障碍重重的，和别的地方一样。因此，紧靠着峽谷的那一边，这片土地就向"瓦齐"庄园傾斜，它所提供的显然是一条方便的通道，但是对炮火籠罩下的軍队来說，这条通道实际上是非常难走的。这里展現着一片辽闊的石灰石层，因大气的作用，显然处在分解状态。这片阶地窟窿累累，边緣尖銳而又支离破碎，彼此各不相連；还有一条条深沟和刀片般长而且硬的碎石片，刻着一条条深沟；还有尖尖的横脉，到处都是；它的表面突然又被很大的光滑的岩穴截断了——簡单地說，处处崎嶇不平，到了极点。几百年来，力量巨大的气候因素一直对阶地起着作用，阶地也就在这里提供了确凿的証据，証明它們所产生的效果。紧接着长时期的干旱之后，又来了酸类似的滂沱大雨，把阶地侵蝕了，使它分崩离析，破碎断裂；它的这副荒蕪凌乱的面貌，只不过是暴风雨对它侵蝕的反映而已。

行人踏上这片崎嶇的阶地，处境危险，免不了要顚扑跌倒，哪怕他們穿的靴子是最結实不过的，也会踏得不成样子。在这里作战是不可能的，甚至和平的旅行者也只能沿着一条旁道魚貫而进，走向下面的"瓦齐"庄园——这是一片辽闊的盆地，燧石

碎片狼籍满地，周围是茂密的卡汀珈。結果是，当侵入者到达这个地点时，免不了受到四面的射击。即使他們走到了千碼以外的地方还能前进的話，他們总是注定要被歼灭的；因为到了那里，道路消失不見，落入了薩根托河那条又深又曲折的河床，沿河两岸但見深蓝色亮晶晶的大皺褶，屬于迭置的滑石片岩岩层，还夹杂着白石英岩脉；在若干地方，这些地层从此岸到彼岸，几乎是平行的，因此，走到这里面，仿佛是穿过一条被毁坏了的巨型高架水渠，它的古代的拱頂到处还存在着摇摇欲墜的遺迹。这条大沟有一哩的距离代替了大路。如同附近的其他河流一样，薩根托河不是什么河流，而是一条排水渠，泛濫的大水时时刻刻取道于此，流入瓦沙—巴里斯河。两岸可以看到点綴着甲貢索人的战壕，相隔并不远，他們对河床路上每个拐弯的地方都能进行直接的或傾斜的交叉射击。

阿瑟·奥斯卡縱队的一千名兵士如果想在这里通过，永远也不会成功。他們及早踏上了罗薩里奥大路，那条路救了他們；同时，在他們之前的各出征部队依次沿着烏亚烏亚、康巴奥、馬沙卡拉等大路进軍，总是变更了既定的路綫，这就使得塞尔泰納霍相信最后一批出征部队会按照慣例，取道卡倫比大路而来。如果真是这样做的話，那就沒有一个兵士会到达卡奴杜斯了，結果会使这場战役在經过历次的失败以后又遭到一次大禍；因为这样一来，我們的部队就会听天由命，信步走去，哪里会知道阶地的可怕，哪里会知道严重的困难正在等待着他們。

可是現在甲貢索人放弃了这些陣地，并且撤退到居民地去了。因而这次移动在西奎拉·德·梅內薩斯中校方面是考虑周到的，很有好处的。他在沿路的主要地点，远到"若亚"庄园，布置好兵力，便踏上了卡倫比大路；大路两旁有些空战壕，他留下第

二十二营的一队兵士去占領这些战壕，就前往西波湖，那里白骨累累，使人想起賚布罗尼奥出征軍所遭到的屠杀。他在西波湖吓跑了敌人的几个探子，从他們手里俘获了十三头駄畜。他又从西波湖前往摩古伊姆河的汇合处，出其不意地占領了敌人留在那里的两条战壕。

围攻綫正在扩大。我們軍队的調遣，有了一条又方便又安全的路綫。这条大路的主要部分，从薩根托河起，經由“瓦齐”和“卡索蒙古”，到达“薩苏勒納”庄园，現在駐扎着第二团的第三十三营、第十六营和第二十八营，还有圣保罗营的一个部队。卡奴杜斯現在已在一个大半圓圈的包围之下，这个半圓从极北扩展到南边的“老庄园住宅”，又从那里向东到康巴奥大路开头的地方。在东北边，甲貢索人只有烏亚烏亚大路和瓦齐—达—埃馬大路还可通行。战役快要結束了，这是可以預料的。

二

辅助部队的行軍

新的出征部队从圣多山沿着新开辟的道路前进时，怀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害怕：他們害怕找不到一个甲貢索人跟他們作战。他們以为，到了那里一切都已解决了，因此覺得上了当，被事态的发展欺騙了。

决定在9月13日首批出发的队伍是北方的警察团。其中原因完全屬于行政性質，不过这件事頗使正規軍各团的人員感到很不痛快，他們要在数天之后才由卡罗斯·尤金尼奥将軍率領下出发。

虚荣心的恐惧

暴动者每天有許多倒下来，他們已經遭遇到許許多多挫折，从最有利的陣地上被打退，摆脱不了包圍的罗网；以致在这些迟到的英雄們看来，每小时的消逝，就是减少他們参加祝捷大会的机会。因此，东北的这个团以飞快的步伐前进，从拂晓起就一路上急急忙忙地走来；只是当太阳晒得灼人的时候，这些精疲力尽的兵士才不得不休息一下。正規軍的团也以同样快速的步伐紧紧跟着，他們輕装行軍，受到同样的奢望的鼓舞，要跟这些势衰力弱的敌人較量一番，哪怕是小遭遇战也好。因此，他們勇猛地迈步前进——要知道，他們都很勇敢，吃得很好，身体强壮——火速赶到泥屋的堡垒去。三个月来，这座泥屋的堡垒遭到了炮火的扫蕩，受到了突击的进攻，又被大火所破坏，却始終由一小撮人頑固地守卫着。

当他們到达距离卡奴杜斯十五哩地的"薩苏勒納"庄园的时候，他們精神抖擻，因为他們現在能够听到大炮的迴蕩的轟鳴了；到了"卡索蒙古"，順风的时候，他們还能辨别出来福枪的不停的射击声。

"卡索蒙古"

在这么一片战争的热烈气氛中，发生了某些意料不到的事件，使兵士們吃了一惊。腹地的冲突还沒有完全丧失那种神秘的色彩，要一直保持到最后。当他們愈来愈深入到腹地，走进广大而貧瘠的高地区域时；当他們在空曠的荒野中經过荒蕪的小庄园和被毁的农舍时，这些跃跃欲試的兵士們不禁产生了一种恐怖心理。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

索德罗上校的这一团，在行軍第三天，即9月15日到达了以“卡索蒙古”为名的庄园，这个庄园坐落在危险地带的边緣。凡是从“波亚—挨斯派兰卡”庄园到这里来的，都得穿过一片茫茫的平原，同风景如画的高地相接；如果他取道“薩苏勒納”庄园，那么他就得沿着一个蓄水很多的死湖边緣走过；但是他一經到达，就会覺得四周景色萧条，令人納悶。阶地由粗砂石形成，呈赭色，地层有四十五度这么大的傾斜度。这一点正可以說明雨水落到这里后就被迅速吸收的原因，也使得这一带地方有卡汀珈的粗糙的外表。这座庄园是一所簡陋的屋子，坐落在河旁，那条河簡直就是一条沟，不过有三碼高的直墙罢了；这条“河”完全被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岩石塞住了，全部干涸，消失在光秃秃、沒有簇叶的丘陵中。

軍队在上午九时光景到达这里。其中有两队来自巴拉州，紀律良好，不下于正規軍最好的兵士，还有一队来自亚馬孙州，他們都穿着特殊的制服，这是他們离开巴伊亚时改变的；官兵个个都戴着蜡棕櫚大草帽，帽边翻了下来，外表頗象一大队樵夫。尽管还在早晨，他們就扎了营；因为在附近一个象矿口一样浅黑的深深的水潭里，他們发現了充沛的水源。这里是他們最后駐軍的地方。第二天，他們就要到居民地了。死气沉沉的景物，頓时活跃起来，到处是帐篷和枪架，以及九百六十八名战斗人員的熙熙攘攘的声音。河的两岸长着高大的英格勒納树①，树枝还沒有脫叶，交織在河床上空。几十张搖晃的吊床挂在柔軟的树枝中間，人們都在休息。那天平靜无事。什么也用不着害怕。

随后，天黑下来了，晚上的沉寂被北方遙远的轟声打破，这

① 英格勒納树（ingarana）：是金龟树屬植物，学名Pithecellobium racemiflorum。——英譯者注。

是卡奴杜斯的大炮的轟鳴，沉重而有节奏。

但是敌人被紧紧包圍在战綫之內，当然沒有心思沿着大路来冒险出击了。那天晚上同白天一样，是不会出事的。万一甲貢索人出現的話，他們会发現一个正在热心地等着接待他們的对手。

虚　惊

軍队的全体兵士很快就呼呼入睡了，万籟俱寂——到晚上十时，却突然全都被惊醒了。他們的左側有人打了一枪。有一个布置在营地周圍步哨綫放哨的兵士，发現了，或者自以为发現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在黑暗中悄悄溜走，他就立刻开了枪。这个人，毫无疑問，当然是他們一心想要遇見的敌人。如同前几次出征的情形一样，敌人偷偷地跑到他們这兒，进行一次迅速的、突然的、大胆的进攻了。

这些急于想跟敌人較量一番的人們，就在此刻迷迷糊糊地瞥見了这次战役的眞正面目。現在他們有机会在咫尺之內亲眼目睹一下了。于是，一种难以描写的、催眠性的恐惧籠罩住各营的兵士，到处听到嘹亮的軍号声，惊恐的喊声和命令声。軍官們大吃一惊，从吊床跳到下面的河床，乱哄哄地冲到岸上去，互相碰撞，滑跤跌倒，东奔西跑，焦急非凡。他們拿着出鞘的軍刀，扳着左輪手枪，一头冲到队伍里；这时候，兵士們正在刺刀格格声中整理武器，排成队伍。这情况十分混乱，許多連和排匆匆忙忙地漫无目的地列成了方陣，彷彿等待着騎兵的冲击——整个队伍都上着刺刀，准备着向一片空虛进行反攻。在各連、各排、各队伍中，落后的人和三五成群的人，跑来跑去，东西乱窜，在混乱的队形中找自己的位置。

这些战斗人員在等待敌人进攻的时候，有好几分鐘功夫經历着一种想象不到的情緒的支配。靜睡的景物全部沉浸在一片月光的海中；此刻，全团兵士就宛如船只在这閃爍的平靜的海面上留下了一条漫长的发亮的动蕩的痕迹。但是，这不过是一場虛惊。

半份荣誉

第二天早晨，他們的恐惧消失了；他們又一次成了原来的那种脾气急躁的英雄了。他們迅速地行軍，再沒有什么疑惧不安；他們走下那条名叫薩根托河的沟渠；沟渠里頓时挤滿了軍人。他們接着爬上荒山，荒山另一边的山坡急轉直下，落入恩波拉那斯河河谷。就在他們前头，就在下面，相距一又四分之一哩的地方，他們惊异地看到了卡奴杜斯的市鎮。

这倒是一个慰借。那里有两座被毁的教堂，遙遙相对地坐落在那个传奇性的广場两边——一座是新教堂，两个鐘楼已經坍下，主墻倒毁了，从墻頂到墻根都碎裂开来，完全是一堆废墟；一座是老教堂，也同样毁坏得不成样子，門面都不見了；只有一点点破残的鐘楼，在这个鐘楼上，那神奇的教堂执事曾經不止一次地号召信徒們做祷告和上战場。四周圍是密密层层的茅屋。他們来得正好；他們所关心的那半份荣誉，总算还沒有被剝夺掉。所以，他們以凱旋的姿态进入了营地，充滿着那些注定要名垂青史的人們的气概，然而在实际上，他們是到这里来寻找血腥而又輕而易举的胜利的。

营地的情况

营地的面貌改变了；它已不再呈現往日那种乱哄哄的現象。

它現在好象是靠近卡奴杜斯的另一个市鎮。新到的軍队穿过瓦沙—巴里斯河干涸的河床，沿着曲折的山沟前进。在这道山沟的半途，右边的一个大窩窿里，有一所皮篷的大帐棚，这就是野战医院；向前走不多远，就到了总司令的营帐。

同时，他們所得的印象彷彿是到了一个新建的城市。在道路两旁斜坡上点綴着的，在許多小山谷里聚集着的，是无数具有节日气象的新型房屋，全部用树叶搭成，屋頂和墙壁显露着乔斯树树枝的綠色，这些色彩在帐篷的淡灰色的衬托下，显得很突出。这些居所似乎跟住户們异常不相称，可是在实际上，它們却是唯一适宜于这一区域的房屋。火辣辣的炎热，只会把帐篷变成冒着火焰的爐子，因此炎热就使人們想出了这种原始的农家风光的建筑。

乍看之下，找不出駐有任何軍队的迹象。这里頗有腹地那些捉摸不定的村庄的风光；这种幻象由于"第一批居民"而变得更加象真了——这些討人嫌的人，穿着农民的服装，佩着刀，扛着枪，大多数戴着有穗子的皮帽，或者赤着脚，或者穿着凉鞋；同时，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衣衫襤褸的妇女，她們有的靜靜地在門口做着針綫，有的背着一捆捆木柴走过。一个陌生人也許以为自己已經迷了路，誤入了甲貢索人的居民地——直到他走到前面司令官的营帐时，他才不会这么想。总司令部設在小丘的山脚下，爬上小丘，就能在丘頂上找到工兵队，这个队駐扎在一所未遭破坏的当地茅屋里；只要从墙壁——一道用石块加厚的墙壁——的隙縫里一瞧，就望得見百碼以外的教堂广場的近景。他此刻是在山坡上，山坡底下沿着前綫最险要的部分筑着壁垒，第二十五营就駐在前綫的中央；这条就是"黑色战綫"，也就是我們的部队在7月18日的突击中进入到居民地近郊最深的一点。向

左拐弯，在疏疏落落的茅屋所形成的断断續續的壁垒下，再走上几步，就到了第一縱队司令部。沿着曲折的山脊，走下南坡，在中途可以遇到一所小茅屋，里面設着第二縱队司令部。再下去，踏入沙土平原，就可以到軍需总監的营帐，下面扎着圣保罗营；每当汛期来到，瓦沙—巴里斯河河水就泛滥到这片沙土平原上来。繼續前进，穿过石砌胸墙（这道胸墙从河的此岸通到彼岸，由第二十六营防守）掩护下的瓦沙—巴里斯河河床，他就到达了围攻綫的最远的一道壕沟，由駐在普罗維登西亚河所形成的深沟里的巴伊亚州第五营駐守着。向左再走二百碼，高高在"老庄园住宅"附近的小山的凸出部，仿佛象一个空中棱堡那样的，便是"9月7日战壕"。

新来的出征部队这样在壕沟里兜了一个圈子，就能够对形势有一个清楚的概念；視察的結果，他們就感到原来的乐观思想有些溜走了。这里的扇形围攻綫同居民地比較起来还是算小的，这引起了他們的惊异。虽然他們見慣了腹地城市的矮小的外观，但看到散布在各个山丘上的巴比倫一样多的茅屋，还是很詫异。

卡奴杜斯

据后来逐一計算，卡奴杜斯在这个时候有五千二百間房屋，这些具有赭色泥頂的茅屋不能一下子互相区别开，甚至在那些并不彼此挨着的地方也是如此，因而在刚看惯广場瓦砾堆的人看来，大小就显得很不相称。从适当的角度看来，它們造成一种惊人的印象，增添了这个地方的神秘气氛，很难設想会有許多生命生息在这里。当战争暫时停頓，可能进行最仔細的观察时，也看不到一张脸，看不到有人东张西望，听不到任何一种最細微的声音。这好象是一个古代的大坟地——或者，由于屋頂和断

垣残壁的混杂，象一个巨大的地下废矿，因为受到侵蝕作用的影响，表面満是坑坑洼洼的窟窿。

可是，观察者可不能老在胸墙上抛头露面，要不然突然飞来一陣弹雨，就会迅速地給他显示出这些废墟里还有居民潜伏着。无論在什么时候，只要有一顆子弹向那座小山的山頂上打过去，必然会有迅速的答复；因为，甲貢索人如果不做先发制人，他們还是会以原有的活力来回敬的。围攻可以慢慢地耗損他們，可是他們始終沉着应战，并且为了保持荣誉，从不暴露一点弱点。他們的情况的确非常糟糕，他們現在只好躲在废墟下面，以保安全；从这些废墟看来，这点也是一目了然的。这片居民地上不再有什么怙恶不悛的“坏人”所組成的守卫部队了。居民大都是妇女和兒童，三个月来他們經历了炮击枪打的考驗；在战争的怒吼声中，常常传来号啕大哭的声音。前些日子，从法維拉山上打去了一顆霰弹，掠过新教堂的飞簷，落在做祷告的凉棚附近的茅屋中間。頃刻之間，传来了激动人心的答复，甚至使奥林皮奥上校的炮兵大为不安；这个答复是拖长了声音的难以形容的悲叹的合唱，充滿了痛苦的呻吟的令人心酸的調子，这使得那个軍官深受感动，发出一道严厉的命令，炮声便沉寂了。

这样，这一边是上千的兵士，那一边是上千的妇女——这一边是叹息哀号，那一边是战斗的吶喊，这一边是哭哭啼啼，那一边是如雨的子弹——暴动者夹在双重的封鎖之中，时时刻刻都在丧失土地。这是势所难免的。必胜的信念鼓舞了我們的兵士进行大胆的行动。炮兵第五連有一个中士，曾两次在晚上冒险穿过整个的广場，深入到被毁的教堂里，把两顆沒有爆炸的炮弹带了回来。第二十五营有一个少尉，在几天之后，把老教堂的遺址放起火来，使它燒起熊熊火光；这一功績能与前者匹敌。

最近前来参加这場力量悬殊的战斗的部队，是了解这些情况的，因而他們又焦急起来，惟恐敌人这样奄奄一息，沒有什么作战能力，不足以使他們发揮自己的力量和勇气了。这些新的鉄甲兵团恳切地盼望着，在这一次，即在敌人的垂死挣扎中，能够把这場暴动鎮压下去。这些月来始終在場的人們，已經享有了他們那份过头了的荣誉。胜利已經使他們感到膩煩了，由于輜重队天天开来，他們的生活有了保障，因此，他們認为犧牲更多的生命来加速敌人不可避免的投降，那是沒有意义的。于是，他們就总是这样表示着令人生气的漠不关心。

攻击的間隔現在拉长了，在这段期間里，营地显示出一个治安良好的小市鎮的面貌。这里沒有任何东西暗示出猛烈的战事正在进行。在工兵队的本部，阿瑟·奥斯卡将軍会暢談各种跟战爭毫不相干的題目，其中有令人愉快的往事的回忆，有令人欢欣的逸事，有政治問題的严肃的討論；这位将軍有豪放而开朗的性格，使他周围的人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同时，有些办事切实的观察者，具有鑽研科学的精神，便随时做着气温的記录，测量气压；他們以极端严肃的脸观察湿度表时，对天空的云雾状态总是記下一个零。在軍用药房里，强制休假的学生們往往会乱哄哄地笑起来，或者朗誦詩歌；还有那些漂亮的凉棚，棚上的簇叶衬托着枯萎的乔斯花，透过薄薄的棚壁传来了棚內人們的声音和笑声，沒有什么恐惧可以打扰他們那逍遙自在的时光。偶尔有些子弹高高在头上飞过，碰在小丘的頂上，也沒有人去管它。誰也不再加以注意。这些以准确的节奏爆响或呼嘯的子弹，表明是卡奴杜斯的某些狙击手发射的，他們駐守在那里，无非叫围攻者别忘却塞尔泰納霍人还継續在监視他們。即使有些子弹打得較低，打在軍官住的大帐篷的帆布上，也不会引起注意。猛

烈的排枪射击，情况也正是如此，在晚上我們的兵士毫不預料的时候，还会打过来。

簡单說来，生活显出了不正常的正常，同时呈現出某些荒唐的現象。"黑色战綫"的兵士們守在最远方的壕沟里，有时在清晨极早的时候，会同甲貢索人交談起来。我們这方面的談話人往往走到壕沟的边緣，朝着市鎮广場，以友好而誠恳的声調，喊出他所首先想到的某个名字来，仿佛他是在喊某个老同伴；而从茅屋群中，或者从附近一带新旧教堂的废墟中，会传来一声答复，带着同样朴实的略带譏刺的鼻音。一場异乎寻常的談話便会在黑暗中进行，两个談話人会交換种种的情况：洗礼的名字，出生地点，他們的家族，生活情况等等。这种奇怪的閑談，往往采用猥褻的笑話的形式，这时从最近的战綫上就会发出一陣抑制的笑声。这种談話会一直繼續到意見分歧的时候；于是，突然間会采用深刻的隐語說出五六句粗卤的咒駡，在这以后，就以子弹的形式来結束了談話。

尽管泥胸墙只能給予他們空头的保护，第五警察大队的兵士还是唱着小夜曲("德斯坎特"①)来表达他們对于圣法兰西斯科河两岸的思慕，借以消磨时間。假使敌人排枪齐发，妨碍他們唱歌，他們便会勇猛地冲到火綫上去，放着来福枪，象魔鬼般惊心动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战斗。他們所喜爱的"特罗伐"②的曲調还在喉头，現在却跟子弹合拍了。他們有些人就倒了下来，一边还唱着；当这場小接触完了之后，别的人又重新开始这場腹地

① 德斯坎特(descante)：是腹地民間創作中突出的旧詩歌形式。"德斯坎特"分四行，是圣法兰西科河的船夫、东北的伐盖罗、种植园的工人等所爱唱的。——英譯者注。

② 特罗伐(trovas)：是一种詩歌形式，起源于伊比里亚半島中世紀行吟詩人的情歌。——英譯者注。

的娱乐，懒洋洋地哼着“提拉納”①，还乱弹着五絃琴，仿佛这里就是一个大庄园，欢乐的赶牲口的人正在中午舒舒服服地休息。

虚伪的勇气

簡单地說，人人都在适应着形势。每天出現的死亡，使人們滋长了对生命的藐視。到最后，那些老兵往往从营地这一端走到那一端，从极右到极左，甚至連最起碼的警戒也不管。他們走到一座暴露的小丘頂上时，尽管子弹打得周围的泥土紛紛飞散，他們还是难得加快脚步。他們看見新来的沒有經驗的人經过火力下的地点时吓得渾身发抖，便会大笑起来；看着他們奔跑，躲閃，抱头鼠竄，几乎趴在地上，眞是可笑极了。这些新来的人，听見子弹以低沉的嘘嘘的声音，以死神的勾魂的調子一閃而过时，便禁不住跳了起来；对于一些最小的小事，例如每天从前綫运回来的三四个奄奄一息的伤兵，他們也抑止不住感情的流露。

他們有些人仅仅是表現一下虚伪的勇气——一种可怜的妄自尊大。他們穿着軍服，袖章和扣子在阳光下閃閃发亮，就会逗留在敌人火力能自由扫射到的空地上，或者笔直地站在同居民地相距一哩左右的毫无遮蔽的小丘頂上，好象要試一試甲貢索人的射程到底有多少远。事实是，这次冲突早已使他們麻木了。他們往往把他們所經历的一切艰难困苦，告訴給新来的同伴，特别强調事情的戏剧性方面。他們叙述經历过一系列战斗的法維拉山的倒楣插曲，他們在那里遭受的一切，以及軍官和兵士們一起过的漫长的困难日子——例如，有个少尉整整三天沒有吃东西，后来有了面粉，他就一大把一大把地塞下肚子，結果

① “提拉納”（tiranas）：是以爱情的“专制”为主题的忧郁的情歌，調子緩慢。——英譯者注。

死了。然后是他們如何追赶野山羊，如何从枯死的灌木丛中摘萎瘺的果子时遇到的种种麻煩。他們詳詳細細地把一切发生的事情都講了出来。他們下結論道：剩下来已經沒有什么可干的了；这次战争，已經收获了谷子，剩下来的工作只是扫除蕁糠；敌人那些可鄙的家伙，是很軟弱的；你听得見死神在他們的喉嚨里格格作响。現在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鬧嚷嚷的消遣，沒有别的了。

可是，輔助部队的兵士对于分派給他們的这个次要的角色，却并不情愿。难道他們在腹地区域跑了七十五哩的路，尽管全身武装着，却仅仅是来做一个消极的旁观者，来看着这个暴动的居民地逐漸地在扼杀的緩慢过程下屈服，而不再有战斗的猛烈的痙攣了嗎？

三

到天国去的使者

可是，居民地的封鎖由于北方还留着广大的出口，是不严密的；結果是，敌人并沒有到資源完全消竭耗尽的地步。瓦齐—达—埃馬大路和烏亚烏亚大路还是通行的；这两条路朝着圣法兰西斯科河的辽闊的盆地的方向，在那边的平原上岔成了許多支路，穿过无数偏僻的小地方，一直最后达到这条河两岸在巧罗丘和圣多—安东尼奥—达—格罗里亚之間的許多不重要的小村庄。甲貢索人通过这些途径，能够获得小量的供应；同时，新的增援部队到卡奴杜斯来，也不会在路上遇到什么障碍。原来，这些道路是順着最有利的方向伸展的，它穿过一片广大的区域，巴

伊亚到比烏伊的六个州的腹地都在这里相接交錯。正因为如此，它們給塞尔泰納霍人提供了最理想的出路，可以通到所有造成叛乱的因素的腹地中心。如果情况愈来愈糟，这里便是逃命和得救的地方；凡是沿着这些道路逃亡的人，至少在最初几哩是追不上的。沙漠，辽闊而不能通行的沙漠，会庇护他們。

但是，尽管他們認識到对方的軍队日益壯大，而他們自己却日益削弱，他們还是不逃亡。他們担任領袖的战斗員現在都死去了：帕杰烏，死在7月份最后的会战中；若安·阿巴德，死在8月里；狡猾的馬坎比拉，是在最近打死的；还有若瑟·万南西奥等等。領袖人物留下来的有："大彼得"，科科罗波的保卫者，还有若亚金姆·諾勃多，他已被提升为指揮員，理由很簡单，因为已經沒有更妥当的人选了。而且，粮食也缺乏了；强壮的战斗人員一天天在减少，妇女和兒童，残废的和衰弱的人，却經常在增加；这两个数字的矛盾愈来愈尖銳。这就大大妨碍了那些拿得动武器的人們的行动，而且减少了他們的生活資料。真的，这些比較衰弱的集团的成員，只要順着通行无阻的道路，每次三三两两地溜出去，就可以逃脫，讓其他的人毫无牵累，免得自己作最后的犧牲。可是，他們却不喜欢这样做。衰弱的和残废的人，明知道自己不中用，但为了不願在現在丢开那些保卫者，几乎不惜完全絕食。

同时，居民地的生活也已經很慘。从六百名俘虏的困頓、垂头丧气和可怕的消瘦状态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居民們过着难以形容的痛苦的日子，尽管最后几条通向生命和自由的道路是敞开的。要是沒有亲历其境的人在事后把这种了不起的禁欲主义的根源揭露出来，那么这个情况就永远难以解释了。事情是很簡单的。

8月22日①，安东尼奥·貢塞也罗死了。当这位劝世者看見两座教堂已經倒下来，圣堂已經坍毁，圣象已經粉碎，蜡烛熄灭，圣物埋葬在墙壁的瓦砾之中；尤其是——使人发生幻觉的情景！——当他突然看到好耶稣不再站立在高高的祭台上，而成为躺在地上的一个不幸的雕象，被榴弹打掉了四肢——当他看到了这一切时，他的情緒十分激动，他的衰弱的身体便支持不了。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漸漸死去。他有斋戒的习惯，現在就更进一步，連一点食物也不肯尝。有一天，他們发現他合扑躺在坍毁的教堂里，前額紧貼在地上，胸前有一个銀質耶稣受难象。那天早晨被"虔誠的安东尼"发現时，他早已断气，身体冰冷殭硬了。

这件大事，是这次战役史上的一件重要的大事，但是却沒有象大家所預料的，使这次冲突迅速告一結束，却反而好象給这次暴动賦予了新的生命。这可能是由于他們某一領袖的足智多謀，預見到悲慘的結局会接踵而来；或者，也可以相信这是集体建議中自然产生的結果，因为虔誠的人們开始由于使徒的不在而感到不安了（虽然在后来的这些日子里，他极少在大庭广众間露面）——但是，无論原因是什么，这个惊人的消息在当时是泄露出来了。劝世者的死心塌地的信徒們作了下面的直率的叙述：

安东尼奥·貢塞也罗上天去了。当他看見他的主要助手們都已被打死，而兵士人数却增加了，因此他抱定决心，要直接向天帝去呼吁。这位狂热的使者这时候已經到了上帝的面前。他

---

① 关于这个日期，原書編者有下列的注解：这个日期自从初版这样印下后，在以后各版修改时都沒有引起作者的注意。可是，这个日期是不正确的，应該是9月22日；劝世者的尸体是在10月6日发掘出来的，据当时进行检查的軍医宣称："死去不可能超过十二天以上。"——英譯者注。

作好了一切准备。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軍队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能象过去那样离开这些地方的原因。因为他們已經被压住在壕沟里了。他們必須留在这里，留在他們的罪行的場面上，贖清最大的罪孽。因为先知不久就要回来，带着百万大天使；这支俄林比奥的队伍，高举着火焰般閃閃发光的刀剑，要象一群翱翔的天鳥似地飞下来，仿佛雷击一样猛扑围攻者，于是最后审判的日子便开始了。

这从他們的心灵上消除了一个压力；眞正的信徒准备好最后的忏悔，也是最大的忏悔，使他們自己得救。誰也沒有注意到，不久之后，一批沒有信仰的人，例如維拉·諾瓦，推說这个那个借口，离开了居民地，不知到哪里去了。这些人刚刚赶上时候，他們是最后一批逃脱的；因为到 9 月 24 日，形势就起了变化。

完成包圍

那天早晨，当我們的左翼和法維拉山的大炮开始猛烈的攻击，以分散敌人的注意时，西奎拉·德·梅內薩斯中校率領了恩利克·德·馬加良斯少校、阿丰索·宾托·德·奥里維拉上尉和若亚金姆·波頓吉中尉指揮的正規軍第二十四营、第三十八营和第三十二营，以及亚馬孙的队伍，若瑟·彼得罗·德·奥里維拉少校指揮的圣保罗队伍的右翼，以及皮尔斯·德·阿尔美达少尉率領的騎兵队，出发远征。这些部队此刻向那片尙未划入包圍綫內的地区前进，沿路进攻甲貢索人在居民地这一带疏疏落落的边远房屋里的甲貢索人的小队伍。

这是敌人所沒有估計到的；上述地区正同“老庄园住宅”遙遙相对，离开原来的进攻綫最远。这里兴起了一个新的郊区，名叫“朱紅色的高地”（“Casas Vermelhas”），是在第三次出征失敗

后兴建的，这些住所看来更象一般的房屋，有的还有瓦屋頂。可是，这个地方并沒有很好設防，沒有別处那样众多的掩蔽的壕沟；因此——这是暴动者在危急中所处的悲慘境地——这些房屋由于离开火綫最远，就完全挤滿了妇女和兒童。

我們的軍队以第二十四营为前鋒，沿着河床行軍，向这些房屋袭击，几分鐘內就把它們扫蕩一空。象一般情况一样，在前进时，他們总是被受惊的妇女拦住了路。的确，甲貢索人沒有立刻放弃他們的陣地，而是一路退，一路打；兵士們追击着他們，陷入了狹隘的小巷。

入侵者采取攻势，就又一次造成了不可避免的相同局面。他們把枪筒戳过泥墙，向屋里胡乱开枪，随后又用枪托把茅屋击倒，又把燃着的火柴抛在容易着火的破烂家具和破布堆上。塞尔泰納霍人在他們面前繼續退却到就近的方便的掩蔽处去，而这一把火就給他們照亮了追击的道路。在这里那里，不时有一两个敌人在进行頑强的抵抗，以自己的生命换取重大的代价。其中有一个人，当大門突然被闖破的时候，就狂暴地甩开了紧偎在身旁的妻子女兒，跳到門檻上，狠命地把他所碰到的第一个攻击者——第二十四营一个少尉彼得罗·西摩斯·宾托打倒在地。一会兒之后，他自己就伸开四肢倒在地上了，四周围着手提軍刀的兵士；临死的时候，他吐出了一句悲慘的話：“至少我把他們弄死了一个。”

还有一个人，成了我們兵士取乐的对象。这个插曲既好笑又可怕。他們闖入了一間屋子，壁角里躺着一个年老的庫里包加人，他已經連坐起来的力气也沒有了，身体半裸，极为消瘦，只盖着一条被单。这个老头兒以最大的努力想以一支古老的鳥枪来射击，可是他連举也举不起來，只得絕望地讓它掉在軟弱的手臂

上，瘦削的脸气得扭曲起来。兵士們一下子圍在他的周围，发出了一陣喧鬧的哄笑。

可是，这样連垂死的人都参加的拚命的抵抗，毕竟延迟了他們的进展。在很短的时間內，他們伤亡了十三个人。而且，敌人只是后退，并不逃跑。敌人留在同一所房子里，在隔壁的一个房間，只隔着一道数吋厚的泥墙，在他們前面不过两三步路。因此他們只好停了下来。为了保持已經占領的地盘，他們就利用家俱以及房屋的废墟筑起了一道防垒。这是例行的必需的办法。因为在他們前面并沒有中立的地带。甲貢索人——不屈不挠的甲貢索人——正趴在胸墙后面的斜坡上，保持着警惕，寻找着射击的目标。

悲剧的布景

营地里的人們，听到了北面正在进行的这次战斗的廻蕩着的雷鳴般的回声，引起了极大的兴奋。工兵队附近的茅屋，都挤满了好奇的人們，仿佛大剧場的正厅楼座，从那里可以观看上演的戏剧。这些观众对准了望远鏡，从墙壁上的隙縫里眺望，他們蹬脚，鼓掌，喝采，又噓噓作声。在他們眼中，当前的这个場面，这个眞实的，具体的，不会消失的場面，正是在这座簡陋的舞台上演出的一个非常惊人的故事；跳动的火焰迎着东北风发出不祥的紅光，发黄的烟雾一陣陣向上直冒，交織着倏忽即逝的閃光和迸发的火舌。这就是舞台的背景，从这一边扩展到另一边；有时籠罩了全部，好象悲剧的一場結束时落下来的幕布一样。

在这时候，居民地完全看不見了，茅屋再也看不清了，观众面前仿佛展开了一幅平滑的灰色的烟幕，遮住了一切。在这个背景上鏤刻着一个圓盘，象一块燃燒着的煤块，紅而无光——

个半蝕的太阳。可是，突然間，幕布就会被一陣狂风刮破，从那条大裂縫中，从頂到底，可以瞥見一片三角形的居民地——一群群惊慌失措的妇女和兒童，在混乱騷嚷中向南奔跑，他們的身影在广場附近凉棚的枯萎簇叶的衬托下隐約可見。法維拉山上的炮队从前面向他們乱轟，这些可怜的人在两条火綫的夹攻之下，一面是乱飞的子弹，一面是大炮的轟击，最后不得不躲到圣堂后面的废墟堆里去；或者，在另外的时候，延燒緩慢而不能熄灭的大火冒起一簇簇浓烟，他們便隐藏在浓烟中。这陣浓烟慢慢地滚过屋頂，在地面上徬徨，或者象寂靜的巨浪，以緩慢而起伏的动作盘旋而上，順着风势，时起时落。頃刻之間，新教堂破残的門面前的烟霧消散了，呈現出残垣断壁的景象；接着，一切又都被籠罩起来；远处，一条寂然无人的河床接着显露出来，或者只看到一圈圈消散的烟头，在圓丘和小山的頂端縈繞着。

那些因离得太远而不能参战的人們，带着好奇的目光，注視着这幅烟霧的幕；在这个巨大的圓形的露天劇場里，这幅幕沿着整个簡陋的"包厢"，变得几乎不能透視的时候，观众就抑制不住，立刻喧鬧起来；狂热的观战者大叫大嚷，揮动着无用的望远鏡，借以发泄煩恼；他們企图跟上突然被打断的情节，最后还是落了空。

同时，这場战斗莫名其妙地延长了。如火如荼的排枪射击代替了通常間歇的枪声，子弹噼啪作响，好象蘆葦着了火而发出的嗶嗶喇喇的声音。結果，这些焦急的旁观者細听着，不禁以为塞尔泰納霍人大概在北面突破了我們的战綫。炮轟的回声，从山腹那边反射过来，在浓霧一般的厚厚的烟幕下面愈来愈响，使他們摸不清情況。噼噼啪啪响着的子弹，好象很近，就在他們的右边，就在他們的后面，引起了一种錯覺，以为敌人逃跑以

后，又以突然的报复行动向他們猛攻。于是后备部队列成了队伍，命令喊来喊去，大家忙忙乱乱，东奔西跑。

接着，从远处传来了隐隐約約的呼喊声和万岁声，于是大家又拿起望远鏡，冲到設防的观察哨去。正在这时候，刮来一陣风，把浓烟扯开了一条清晰的鴻沟，从这一头裂开到那一头，又一次呈現了戏剧的場面。他們大大地感到輕松，发出了响亮的欢呼声；因为甲貢索人在撤退了。最后，他們看到一列紅色的旗帜，一路向着康巴奥大路伸展过去。卡奴杜斯完全被包围了。

这个消息不久就传到了营地，騎馬飞馳的信使立刻启程到圣多山去；这个消息就从那里发出电报，传遍到全国。

居民地現在全部被断断續續的壕沟綫所包围，不过，无論哪一个居民，也不能从这里逃走。东边是营地的中心；"黑色战綫"的后面，由第三团居中；北边是最近占領的陣地，分别由第三十一营、第二十四营的左翼、第三十八营、圣保罗营的右翼，和步兵第三十二营駐守，横断了烏亚烏亚大路和瓦齐—达—埃馬大路；整个东北部的扇形地区，由分散的守軍駐守，直通康比奥大路尽头的炮队；南边，是一条通向法維拉山和居高临下的"9月7日"棱堡的战綫。

一条眞正的有效的包围綫，虽然并不是連續的，現在已經完全圈了起来。暴动注定要失敗了。

第十章 最后的日子

一

战败者的挣扎

当时发生的事情的确异乎寻常，完全出乎意外。打败的敌人現在好象突然得到新的生命，开始表现出无限的活力。甚至从斗爭一开始就与之交鋒的軍队，也沒有眞正地認識他們；或者，更确切地說，軍队只是从偶然的一瞥中，知道他們是狡猾的敌人；他們在縱橫交錯的掩体中溜走，引誘軍队深入，頑强地反击着最勇猛的冲鋒，而遇到要閃避突如其來的攻击时，就更沒有人能比得上他們。在他們的心目中，这种人开始逐漸变成了英雄。

在四面数千刺刀的团团围困之下，甲貢索人只是更加受到刺激，抵抗得更加激烈；这一切彷彿只不过是使战斗火上加油而已。从23日[①]起，由于敌人猛烈地盲目地逐沟逐壕地作战，遂在全綫各点，在整个包围圈上，展开了战斗，战斗的激烈眞是前所未有。他們好象一陣汹涌澎湃的浪涛冲进了混乱的战斗旋渦中。在东边他們被前陣的战壕阻挡，堵住，便回头朝着康巴奥山

① 即9月23日。——英譯者注。

的方向，在来福枪的閃閃火光中向那些傾斜向河的陡坡冲去；在上面我們战壕的直接射击下，他們又向北折轉，喧鬧着，翻騰着，冲到瓦沙—巴里斯河河床中去，一直到冲着对岸形成一堵堤壩的防寨上，潰散开来，于是又咆哮着向南奔去，我們的兵士可以看見他們在居民地內时起时伏，迅速而混乱。他們穿过市鎮，沿着法維拉山伸出的横脉底部往上——我們的軍队一直不停地射击着——又向东冲出，喧鬧地迂迴着，盘旋着，扑向巴伊亚第五大队的左側。他們在这里被击退，又一次在二十六营所筑成的壁垒前面退下去，于是就从这个地点起后退，經过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退到广場中心。一会兒之后，他們又向"黑色战綫"冲击。現在只有在战斗的忽明忽灭的火光中，可以隐隐約約地看見他們又向北蜂拥而去，扑向原来的地点；屡次退下，屡次冲上，甲貢索人的浪潮不断地上前，以旋风的那种不可压抑的节奏滚滚而来。然后，他們就停下来了。猛烈的大旋风过后，接着是一片突然的完全寂靜；双方的营地都鴉雀无声。围攻的軍队保持着战斗队形，但是他們总算有了片刻的休息。

后来，大炮又开始轟击，目标是新教堂；隐約看得見人們在废墟中坍毁的屋簷下和墙边危险地攀附着摇晃的石块，疯狂地四散奔窜。霰弹在空中爆炸，散下一陣弹雨；一堵堵的墙壁受到炮弹的轟击，現在又往他們身上坍倒。这使他們受不了，只得被迫象猴子一般摔下溜下，跑到临近"圣堂"的废墟中去躲避。但是，他們又会在战綫上的某一点，驀地跳起来，展开攻势，又被击回；于是他們进攻附近的战壕，可是又被逐回；这样反复下去，直到他們又一次繞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完成了迂迴的冲击。

有些人，仅仅在前天还藐視着这些潜伏在泥屋里的敌人，現在却非常惊訝，而且，他們又如同在过去不幸的日子里那样，觉

得突然被恐怖籠罩住了，这一次来得更加强烈。他們不敢再表現愚蠢的勇敢。发布了一道命令，不許再吹軍号，号召投入战斗的唯一切实办法，便是等待敌人自己大喊大叫。小丘上現在是杳无人迹，再沒有人不顧敌人的枪弹，在那里大搖大摆地高視闊步了。以勇敢著称的人們，現在小心翼翼地蹑手蹑脚地爬着，爬过掩蔽的通道，低低地弯着腰，跳过那些暴露在甲貢索人火力下的地点。联系又变得极端困难了。当輜重队沿着卡倫比大路在山嶺上一出現，立即受到猛烈的攻击，有一些押队的兵士在运送的这个最后一段路上，就在营地的入口处受伤倒下了。

簡单地說，形势突然又变得十分不妙了。首先，甲貢索人經过这几个月的激战以后，弹葯还如此充裕，令人百思莫解。因为他們使用弹葯向来是毫不顧惜的。在有些时候，火力非常激烈，仿佛有一陣风不停地在营地上呼嘯而过。这个当口，可以听見曼利希枪和毛瑟尔枪子弹的平稳的絲絲声，孔勃林枪的深沉响亮的哼哼声，象机关枪一样猛烈的大口径火銃的粗厉的格格声——各种枪弹嘘嘘地飞过我方漫长战綫的各处：飞过司令部的帐篷；飞过山頂，直飞到法維拉山张着帐篷的峽谷中；在那里，押送輜重队的兵士和伤員都还在休息；还飞过我方所有的战壕；飞过漫长而曲折的河床，以及隐蔽最深的洼地；穿进野战医院帐棚的皮篷，使伤員們在一陣恐怖中惊跳起来；把医院附屬軍用葯房的葯瓶打得粉碎；又忽然低飞，擦过树丛叶簇的蔭影，落在吊床巴掌大的距离面前，把那些正在稍事休息的精疲力尽的兵士吓得一跳；又象一陣飞擲的石块，打在茅屋的厚墙上，那里面駐扎着第一縱队的司令部和工兵队；又象皮鞭那样忽拉一声，撕开大小帐篷的折縫，摧裂各处的茅屋和凉棚；这些子弹一把把地撒在山坡上，在片岩皺褶上爆响，弹回，迸起，把岩石打得粉碎。

战斗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接近决定性的高潮，这将使斗争告一結束。然而敌人的这种惊人的抵抗，反而使胜利者怯懦起来。

俘虏

24日那天，带来了第一批俘虏。最初，我們的軍队只抓来了五六个惊惶失措的兒童，年龄在四岁到八岁之間；他們是在路上流浪时被发現的；但是，占領茅屋后进行搜查的結果，便俘虏了一些妇女和受伤的人。伤者人数不多，但是模样实在凄惨。其中有一个已經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两个兵士左右架着他的胳膊，他裸露的胸脯上有一个突出的伤痕，这是被軍刀所砍伤的。另一个俘虏是风烛残年的庫里包加人，他已經沒有能力向兵士們放枪了。他那一副样子，真象一个挖出来的死尸在行走。几个月前，他腹部中了榴弹的弹片，两个伤口連腸子都突了出来，現在虽已合攏，周围还現着紅色。他的声音，象憋着气的叫喊，到了喉嚨口就消失了。他們沒有盘問他，讓他留在一个帐篷的背阴处，繼續忍受他那大概已經忍受了三个月之久的痛苦。

有些妇女提供了一些揭露性質的情报。前一天，維拉·諾瓦从瓦齐—达—埃馬大路逃出了居民地。他們挨餓已經不止一天，因为几乎全部粮食都留給战斗人員了。她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揭露，說明劝世者好久以来沒有露面的原因。此外，一切出外的道路旣然都被切断，居民地的居民开始愈来愈感到干渴的痛苦。

他們交代的事情就是这一些。揭露这些事情的人已經衰弱不堪，几乎不能答复問題。其中只有一个男人却与众不同，并不現出别人忍受的那种又飢又渴的痛苦。他中等身材，体格强壮，肩膀寬闊——完全是市集上所見到的腹地赫克里斯的模样，一

副铁一般的筋骨，关节粗大而突出——这一切表明他是个前綫的战斗員，說不定就是一个有武术的曾經輕快地攀登在坍毁的新教堂屋檐墙角上的战士。他本来肤色白皙，現在渾身晒黑了，脸上有雀斑。他的腰带上挂着一个刮刀的空鞘，下垂过膝，晃来晃去。他們是在战斗方酣的时候把他抓来的。他勇猛地进攻，打倒了三四个兵士，也許早就逃脫了，但是一顆流弹飞来，打中了左眼窝，打得他昏了头。現在他們把他象一只野兽那样招住了脖子，带进了第一縱队指揮官的帐篷。他們松开手，他站在那里，呼呼地喘着气；他抬起头来，一只眼睛炯炯发光，另一只眼睛充满了血，令人恐惧。他結結巴巴地說了几句話，大家都听不懂；接着他脫掉那頂寬边皮帽，說是要坐下来。这个匪徒簡直太傲慢无礼了！强有力的手抓住了他，凶狠地把他推出了另一个門。到了外面，他們拿一条繩子纆住他的脖子，他并沒有抗議，就被拖到营地的右面，这个可怜的人和他那阴险的卫兵們，都消失在卡汀珈的深处了。

处　死

他們到了第一个隐蔽的地方，一件可怕的但又极平常的惨事就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兵士們一定会叫遭难者高呼共和国万岁，但是这个要求很少听从。这不过是通常的序幕，残酷的情景就在后面。他們抓住俘虏的头发，把他的脑袋仰着向后拉，露出喉头，这样砍掉他的头。可是，狠心的劊子手往往性急得等不及作好这种惨不忍睹的准备工作，便改用刀子很快地一戳了事；这一刀戳在肚子下面，連腸子都割断。

我們中間不乏这种勇士，一心盼望着干这种令人討厌的怯懦事情——这种做法还是經过軍事領袖的默許或明白批准的。

尽管塞尔泰納霍人三百年来落后不前，但是在野蛮的行为上，他們却无論如何胜不过我們的軍队。

二

作者的証書

我們的目的，是要为这件事作証，把这些暴行无情地揭发出来。

我們所叙述的这种事情，是司空見慣的，仅仅是全部經过中的无足輕重的細节。这都是由于我們的軍队初次遭遇到失敗，感到恼怒而开始发生的，結果成为冷淡地接受下来的当然做法，在战爭的更重大的意义上来說，不过是一件极小的事。一个扛得起火枪的身强力壮的甲貫索人，一旦被俘虏了，絕不会因为无謂的考虑而浪費一分一秒。砍掉他的脑袋，割断他的腸子。有一两个指揮官也許不怕麻煩，做个手势表示一下；但是这样做的話，徒然引起大家詫异，沒有什么用处；这是兵士們已經駕輕就熟，而且也热心得很的任务，用不着这一套了。

我們已經看到，这是个簡单的任务。拿一条皮带象秋索或滑結那样套在牺牲者的脖子上，把他在一排排的帐篷之間拖过；不必担心誰看見了会震惊，也不必害怕俘虏会逃走，如果他有絲毫抵抗或潛逃的企图，只消把繩子拉一拉，这条套索便会預先执行刀子的任务，用不着砍头就会把他勒死。他們走着走着，来到山丘上第一个凹地；这是一种預防的措施，本来就是多余的形式；然后他們就把那个家伙刺死。这个当口，要看劊子手的情緒如何，以便采取一些略有不同的办法。大家都知道，塞尔泰納霍

人最害怕的是死于刀下；这不是怕死，而是怕这种死法所产生的后果；因为他們相信，这样死去，他們的灵魂就不能得救。

我們的兵士就利用了这种天真的迷信。他們常常答应甲頁索人，只要把需要的情报交代出来，就换給他一顆子弹。情报是很难挤出来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俘虏們尽管面临着永劫的地狱，还是坚韌地守口如瓶，毫不动摇。兵士們接着就要求他們高呼共和国万岁；但是当他們以齐声的合唱压倒了兵士們的冷嘲热諷的时候，兵士們就不用上面那种沒有得逞的戏謔；而代之以挖苦的侮辱和刻毒的咒駡。之后，兵士們就毫不躊躇地砍掉俘虏的脑袋；或者用刺刀戳穿他的肚子。这幕湮沒无聞的沒有記录下来的悲剧，发生在山丘的斜坡上，那里岩石累累，遍地仙人掌，构成一个荒凉阴森的背景。这些杀人者一陣陣狰獰地大笑着，回到营里去。那里，誰也不会問他們干了些什么；因为，这种事情正如上面所說，是司空見慣的不足为奇的。甲頁索人在被俘的时候，对自己的命运知道得很清楚。居民地的居民对于这种就地判决完全明白，因此，平心而論，正是这一点使他們抵抗得如此激烈。从这一战役的过程中他們所遭受的种种难以忍受的磨难看来，要是对于任何别的敌人，他們一定投降了，但是，对于目前的这个敌人，他們却宁愿战斗到死。

当他們終于被俘，招着脖子被带到我們的軍事指揮官面前的时候，他們早就知道难逃这个命运而听天由命了。他們的态度都一致地表現着不可思議的鎮靜——这种鎮靜从他們身上找到的种种不諧和的性格类型中很难解释；他們是各种各样的美斯蒂索人，皮肤的顏色有深浅之分，气質也各自不同。其中有一些屬于我們种族阶梯最低一級的人，却在他們的捕捉者面前表現得非常高傲。我們可以举一两个例子。

有一个黑人，是当地少数純种黑人之一，他在九月下半月被俘，被带到第一縱队指揮官若安·达·西尔伐·巴波塞將軍面前。他还在喘着气，因为刚进行的战斗以及一路上被兵士們拖着推着而精疲力尽。他看来又高又瘦，細削而傴駝的身材显示出飢餓和战爭的种种磨难，憔悴的模样使他的个子显得更高。他的蓬乱的长发底下，只露出狹窄的一条前額；他那下巴突出的脸容，几乎被絨毛似的胡須遮住，只不过是一个伤痕斑斑，污秽不堪的面具罢了。他一路走一路搖晃；他的踉蹌的不稳的脚步，須发蓬乱的脑袋，只露出一点兒的脸容，扁平的鼻子，厚厚的嘴唇，突出的弯牙，在深深的眼窝里炯炯发光的小眼睛，赤裸的晃蕩的长胳膊——这一切使他看来象一只憔悴有病的猩猩。

他們沒有在他身上浪費时間；因为他是只野兽，不值得审問。縱队指揮官若安·达·西尔伐·巴波塞將軍因为最近受伤正躺在吊床上休养，他做了个手势，工兵队里的一个以干这种任务著名的下士，立刻領会了他的意思，把繩子拿出来。这个下士身材矮小，要把絞索套上死刑犯的脖子很困难，于是这个俘虏泰然地帮他一手，把那条准备勒死自己的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旁边，有一个司令部的上尉和一个医科五年級的学生正看着这个場面。他們看見这个可怜的人在走出几步去受死刑时所起的变化。勉强被又长又瘦的两条腿支持着的肮脏的身軀，現在突然呈現了雕象般的可惊而又可怕的綫条，表示出一种程度极大的塑造性。这是用泥巴塑造出来的一座精心杰作的雕象。黑人的駝着背的身子，現在挺得笔直，高傲的态度表現出了无限优美的姿势：头部仰起，肩膀向后，胸部挺出，一双眼睛在威武的脸上炯炯发光，頗有古代貴族的蔑視一切的高傲。他毅然决然地不动声色地跟着抓住他的人走去——默不作声，脸上沒有表情，

松弛的肌肉突出在骷髏般的骨胳上，态度十分泰然。眞的，他是个雕象，一个古代神話中巨人的雕象，在卡奴杜斯那巨大废墟中埋藏了四百年，現在发掘出来了，肤色已經变黑，身体已經残缺。这是历史角色的顚倒，可耻的自相矛盾。

但是这些事情都沒有发生任何影响。

有一个情况还算是他們对人类的尊重，那就是他們不屠杀妇女和兒童。然而，这里有一个条件：俘虏不得有任何危险行为的表示。这是关于一个年已四十的馬墨洛科女人的事；有一次，她不幸被俘，带到总司令的帐篷里。将軍正感到不舒服，躺在行軍床上审問她，周围有許多軍官。詢問她的是一些老一套的問題，例如居民地有多少战斗人員，那里情况怎么样，他們有些什么物資，等等；这些問題通常遇到的答复总是“我不知道！”或者含含糊糊的“我怎么能知道？”可是这个妇女却輕率而泼辣，性情急躁，竟然发起脾气来。

“問我这种問題，沒有用处。你們明明知道你們是完蛋了。你們不是包围我們，你們是我們的俘虏。你們不能象其他出征部队那样回得轉去。老实說，你們比他們还要糟糕——你們要留在这里，全体留在这里，在这些山头上瞎摸。”她一边說，一边作着粗野的无节制的不成体統的手势。

这一切实在令人生气。她是个危险的老泼妇，在征服者的手心里沒有通融的余地。他們一走出帐篷，一个少尉和几个兵士就抓住了她；这个妇女，这个穿裙子的魔鬼，这个在胜利即将来临时竟敢預言失败的女巫——就被砍了头。

那些胆小的人通常会得到饒恕，但是被看成是累贅的东西，无用的废物。有一个老太婆的情况就是如此，她带着两个十岁左右的孙子，被安頓在騎兵队营房的山坡近旁。那两个矮小的孩

子非常虛弱，站也站不起来，只会爬着走。他們餓得拚命地哭着；这个祖母被这种絕望的处境所驅使，便挨着帐篷去乞求一些残羹剩餚；然后她便匆匆回来，用破烂的旧衬衫把他們裹起来，哄他們睡觉。她忙碌地不知厌倦地照管着他們，来回走着，寻找旧罩衫，从兵士的背囊里找面包皮，或者找一口水。她年老佝僂，腰酸背痛，蹣蹣跚跚，东倒西歪，又因为肺病而咳嗽不停，就是鉄石心腸，看見她这个光景，也不能无动于衷。她这样走来走去，就象一个含怨而死的幽灵；她本身就是給人的一种懲罰。

我們的兵士直截了当地認为砍头是最好的办法。因为这不是一个战役；而是一个屠場。这不是法律的問題，而是复仇的問題。这是以牙还牙。旣然有了莫萊拉·西塞的骨灰，別人就非火燒不可。塔馬林多上校旣然身首异处，別的脑袋就非砍掉不可。因此，复仇就有两个手段——火与刀子。他們为这一切找到了理由。有个卡罗斯·台尔斯上校，他曾經饒恕了一个塞尔泰納霍俘虏。劊子手的残忍在这位寬容的英雄前面退讓了。可是他付出了代价，他为这种不可饒恕的过失，为这种奢侈的慈悲心腸付出了代价。那个被他饒了命的甲貢索人后来逃走了，就是这个人放了一枪，使台尔斯上校从战場上退了下来。他們相信这一些故事，他們編造这些故事，想在事先开脫掉自己罪恶的行径。有时候，他們就故意夸大他們的感情。这里有他們殉难的朋友，因为落进了敌人奸詐的陷阱，被残忍地杀害了。不仅如此，甲貢索人还拿他們的尸体来取笑，把他們象稻草人那样挂在路上。他們自己的残酷的野蛮行径，就这样化成了对于死去的同伴的怜憫和哀悼。他們泪如泉涌，双手却沾滿了鮮血。

而且，他們也并不害怕后世会有什么严厉的审判，因为历史不会深入到这个地步。历史只关心各民族在巨大城市的庄严废墟中，在巨石堆砌的圓形舞台的壮丽堂皇的背景中，进行古典战斗的大屠杀，以及大侵略的史詩般的野蛮行动时的可怕面貌，沒有功夫来注意这个粗野的屠場。

腹地是犯人的避难所。无論誰在这些小路上前进，看見路旁被害者坟墓上的十字架，决不会停下来調查一下罪行，只是脫一脫帽就过去了。有关当局的处罰权确实沒有伸展到这些地区。在这种情形下，罪行是公开的。圣多山的政府首席代表对这一切全都知道，但他却保持緘默，因而以漠不关心的不負責任的态度把罪行掩盖过去了。犯罪的人知道他們不会受到懲罰，并且由于姓名不知，又由于那些唯一有权办罪的人在暗中共謀，就进一步受到了保障。結果是，一伙全副武装的以杀人为业的罪犯，扑向腹地的可怜居民，一切积怨都爆发出来了。

卡奴杜斯恰好被群山的带子环繞着。它好象一个額外插进来的东西，一个隙縫。它是一个真空地带。它并不存在。只要越过了群山的防綫，便誰也不算犯罪。一个惊人的奇迹出現了，时間倒退了好几个世紀。当人們走下山坡，瞥見挤在那里的庞大的匪窟时，就会想象到这里正在上演石器时代的一場血腥的戏剧。背景极富于暗示。两方面的演員，黑人，白皮肤和黄皮肤的卡波克洛人，面貌上都盖着許多种族的不可磨灭的烙印——这些种族只有在他們較低的邪恶的本能的共同基础上，才能联合起来。一种原始的兽性，逐漸已被文明所消去，現在却在这里原封不动地复活了。結头終于解开了。剑和来福枪代替了石斧和骨箭，但是

这里还有刀子，使人想起古代燧石銳利的边緣；人們可以把它揮舞起来，什么也不用害怕——連遙远的未来的审判也不用害怕。

然而，为了将来，还是把这一段文字留着吧，尽管它毫无光采，而且由于題材关系，它既强硬又憤慨，不足为訓；因为是抗議的呼声，它粗暴而猛烈，并且还阴森逼人，就象它所反映的那滩血泊。

三

巨人对付垂死的人

24日的战斗匆匆結束了。我們的战綫在那天从北方挺进，展开攻势，接着在25日，从南方也展开了同样猛烈的进攻，这样便形成了一个鉗形的运动。就是在这个时候，两个巴拉营和正規軍三十七营从馬里奥山下来，参加了战斗。他們原来是在“9月7日战壕”后面一个隐蔽的山峽里扎营的。他們参加战斗，是出于自己的志願，并沒有奉到司令部的任何命令。

他們这样做是有极大理由的。在他們看来，卡奴杜斯的陷落，已經不可避免。从他們扎营的高地上，在山坡的凹角处，他們随时都能把居民地看清楚；他們可以看見下面的包围圈在收紧，大火不断在蔓延，使景色更加荒凉；市鎮日益变成一片大广場，由于双方战斗人員同样害怕在那里暴露，这一片空地上就經常沒有人影。不远的地方有个凸角堡，駐着炮队，隆隆的炮声召喚着人們去战斗；下面，来福枪不断噼啪地响，排枪不停地齐射——他們自己却在这里，一无用处，甚至在头上高高地呼嘯着的对他們沒有損害的流弹，也把他們置之不顧。这一切随时

可以結束，他們会什么工作都沒有干，只好佩着新刀，带着完整的旗帜，沒有参加战斗的荣誉，毫无光采地回家去。总司令曾經明白宣称，居民地在数日之內就会投降，他不主张在这时候把无謂的生命都投入这个局面中去。这个企图，表示得很清楚，不但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是更人道的态度。然而，这件事却牵涉到了許多尙未参加战斗的战士的荣誉。他們覺得命运是在和他們开无聊的玩笑，强迫他們无功而接受他們远在故乡的亲爱的母亲、妻子、情人和姊妹們肯定正在給他們編織的胜利花冠。因此，他們无法克制自己，便冲下山坡来。

于是，一場会战开始了，这对于被攻击者，还远不如对我們自己战綫上的其他部队那样意外。那場战斗沿着康巴奧山山坡爆发，在那里受到奧林皮奧·达·西尔維亚上校的炮队的支援，立刻扩展开来，变得异常激烈。据后来泄露，这些性急的英雄，在索泰罗·德·梅內薩斯上校和費明諾·雷哥上校率領下，心目中有一个目标，就是占領居民地。他們冲鋒冲到河边，毫不停止地打开一条路，冲过河去，突入无人的广場。他們向各方面散开，繼續挺着刺刀在小巷里冲下去，大举扫蕩，跳过冒烟的废物堆，把吃惊的山林人践踏在脚下。然后他們繼續前进，在欢呼声中，猛扑北方的战壕和战壕中惊惶失措的守軍。

这是一件非常大胆的事；可是他們并不了解塞尔泰納霍人。塞尔泰納霍人进行激烈的抵抗，迫使他們停住，杀得他們断臂折腿，过了一会兒，就把他們完全挡住了。甲貢索人进行了报复，自己却沒有了解情况；因为这些神气活現的战斗英雄——他們身强力壮，穿得暖，吃得飽，武器精良，訓練有素——气喘吁吁地性急鲁莽地竭力要把敌手打垮，实在是傲慢不逊，令人气憤；这些敌手，在不停的炮火之下，挨了三个月餓，房屋被火烧了，体力已

經不支，生命的血液一滴滴地干枯，勇气在消沉，希望已經絕灭，一天天地陷入完全消耗干淨的过程。他們也許会在垂死的人胸脯上刺最后的一刺刀，或者对准他的脑袋慈悲地放一枪，但是憑着这种功勛，他們肯定不会得到什么荣誉。然而，他們連这一点点也不能完成。包围圈縮小了，这是事实，但是得到的成果却和受到的損失不能相比；进攻者死伤約八十人，包括受伤的索泰罗上校，陣亡的巴拉营的馬努埃尔·巴浦蒂斯泰·科德罗上尉。

縮小包围圈

据說，敌人方面也付出了代价，損失很大——死亡数百人，房屋被占数百間。事实上，甲貢索人手里的那部分居民地，現在已縮小到三分之一弱，只限于广場的北边和教堂附近的茅屋了。十一个营（正規軍第十六营、第二十二营、第二十四营、第二十七营、第三十二营、第三十三营、第三十七营和第三十八营，亚馬孙州的营，圣保罗州营的右翼以及巴拉的第二营），共計二千五百多人，在最近几天內差不多占領了二千間房屋，現在开始向塞尔泰納奮入逼近，把他們推向南面的“老庄园住宅”所在的山坡，东面的正規軍第二十五营、第七营、第九营、第三十五营、第四十营、第三十营、第十二营、第二十六营以及第五警察大队等同样人数的战綫上去。这样合計，兵士一共整整五千名，留下来保卫营地和圣多山大路的人还未包括在內。

被攻的居民，挤入河道拐弯处教堂后面的不到五百間的茅屋里，現在他們周围已不再是一条松弛的散开的包围綫，而是二十个营結成的紧密的圈子；甚至連这么一个狹隘的区域也一小时一小时地因大火而縮小着范围。房屋的結构因为沒有很多可供延燒的木材，所以火势是慢慢地蔓延着的，冒出一陣陣灰色的

浓密的令人窒息的烟，仿佛几百座熔铁高爐的不完全燃燒所冒出来的烟一样。这些烟从屋頂上裊裊而起，遮滿了天空，使这个景象比平常更加单調，更加凄凉。山上的炮队实际上已經完全靜止；因为要开炮，就須要小心翼翼地瞄准目标，稍有差錯，便会使炮弹落到进攻者自己身上。

尽管如此，广場上却还是完全空无一人。誰也沒有企图去占領广場北边和凉棚[1]成垂直綫的房屋。最后的甲貢索人就聚集在这些住宅和教堂附近的密密匝匝的房屋里。其中最勇猛的，仍在一些名气不大的首領的指揮之下，駐守在教堂的断垣残壁里。这些无名英雄們現在正給自己的人准备死亡；他們东奔西跑，鼓动他們进行实在是难以理解的抵抗，同时采取种种能够无限期地延长最后覆灭的时間的措施。

于是，从26日起，这些战斗人員輪流离开抵抗我們进攻的战壕，去担任其他也許是更重要的任务。

自掘坟墓

他們正在"圣堂"旁边准备他們最后的要塞——一个广闊的长方坑道。他們在掘自己的坟墓。这些不屈不撓的战士，四面受到夹攻，打算一步一步地，一点一点地后退，一直退到这条战壕，給自己作为坟墓。

他們要水要得厉害，因此，为了找水，又在打井，尽力向深处打去。老的小的，女的弱的，一起參加了这辛苦的劳动。然而，土地是那么坚硬，他們費了好大力气，只能挖到一二碼深，挖不到点滴河水最后积滞的地层。有时候，他們总算找到了，但是只見

---

[1] 凉棚：露天做祷告的地方。——英譯者注。

象海綿似的貪婪的干燥的空气，一个小时以后就把井水吸干了。那么炎热的伏天，干活又需要那么使劲，对他們說来，口渴确实变成一种极大的痛苦了。

由于这个理由，战斗对他們反而成为一种可怕的娛乐，可以給他們解除更严重的精神痛苦。他們現在从战綫的这一头到那一头，毫无秩序地胡乱地射击着，漫无目标，不象以前的排枪齐发，那样目标准确了，而且浪費弹藥之多，足以把儲备最充足的火藥庫也消耗干净。那些爬在新教堂房上的人，繼續开火扫射山頂，而相隔几步之外的其他人，則对付着一路打入迷宮似的茅屋的各营。野蛮的插曲現在到处发生。战場旣是那么狹仄，小巷又那么窄小，即使人数最少的队伍要进行任何一种部署也不可能；因此，这場斗爭就具有猛烈的肉搏战的特殊性。有些軍官在一路前进时，就解开腰带，拋掉軍刀，准备用匕首来作战。

然而，到了最后，对进攻者来說，情况变得困难了，因为防守者处在这个局促的地方，挤在房屋里，滿得待不下，便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抵抗。当敌人在一两处地方退却了的时候，胜利者却会遭到突然的袭击；因为，即使在这样严重的关头，塞尔泰納霍人还是施用着他們的老手段。

尸体堆成的胸墙

我們的兵士把一所經过頑强固守的茅屋占領后，这一点便显而易見了。兵士們乱烘烘地冲入茅屋，却只見一个迭着一个的死尸挡住了去路。他們对这个情景毫不在意，跨入光綫昏暗的室內，这时候他們中間就有一个人背上中了一弹，这顆子弹是从血淋淋的死人堆里就近打过来的。他們惊惶失措，乱作一团，而另一个人的胸脯上就又中了一弹。于是，当他們在这个斗室

里縮做一团时，只見一个古怪的战士跳起来，逃走了，这个战士采取了毫不客气的战略——躲在死尸堆成的胸墙后面作战。

在水潭周围

进展得很慢的围攻，現在又一次停止了。这是战敗者最后一次使它陷于停頓的。事实是，局势已經不需要我們的軍队再作任何巨大的努力，因为胜利一定自己会到来的。他們需要做的，就是保持已經占領的陣地。所有的出口地点都已封鎖，居民到河沿岸的水潭去的路已被切断，居民地至多在一两天內势必投降——这是假定被围者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中至多只能够支持这几天口渴的痛苦。

他們却支持下来了，而且支持了一个星期；因为各营結成的密集的封鎖圈开始被塞尔泰納霍人在晚上打成了断續的碎片。26日晚上有四次猛烈的进攻；27日有十八次；以后几天，每天晚上有一次，从晚上六时到第二天早晨五时，連續不断。

他們这些进攻的目的，并不是要打开一条出路，可以逃跑。使甲貢索人感到麻煩的，便是水的供应。他們全都拥到市鎭的南部，时刻盼望着夺取瓦沙—巴里斯河的水潭或积水塘；因此，他們大部分的战友战斗着，誘引大部分的进攻者到居民地的中心去，而几个勇士，就毫不武装，带着空皮袋，跑下河岸去。他們小心翼翼地前进，摸到河床里几个水潭那里，装满了皮带，便彎腰背上宝貝似的水，奔跑着回去。

这項任务，在起初就已經够困难，后来便愈来愈难以完成。围攻者既已发現敌人进攻的唯一动机是这个，便在沿河的陣地开始向水潭集中火力；这些水潭是一望可見的——小小的水面在月光下閃亮，或者在黑暗中反映着星星散乱的光輝。

結果是，塞尔泰納霍人一到水潭边上，就发覺自己在四面火力之下。但是他們繼續前来，有时一个接着一个，前仆后繼。有些人还沒有到縮成肮脏的泥沼的干涸的死湖便倒下了；有些人是在低下头，吸着盐味的发黑的脏水时被打死的；有的是任务已經完成，背着滿滿的水袋回来时被打死的。但是他們的其他同伴，还是拚着性命，冒着我們战綫上的枪弹，出来向死亡挑战。或者——这也是經常发生的——他們一直等着，等到我們战綫上猛烈的致命的排枪靜寂下来，以为我們的兵士已經不在守望。可是，我們的軍队已經識破甲貢索人的詭計；他們知道这些找水的人过一会兒就要回来；因此他們輪班等候着，架稳了来福枪瞄准着，耳朵諦听着任何細微的声音，眼睛一歪也不歪，在黑暗中凝神注視着，仿佛猎人逼近了目标。

最后，过了几分鐘，他們便会望見对岸有模糊的人形，化成了黑影；望見他們緩慢地十分緩慢地下来，以大蜥蜴那样靜靜的蜿蜒的动作，在地上爬着；然后，他們又望見这些人沿着阴沉沉的河沿爬动。我們的兵士瞄准好了，讓这些口渴的人們上来，一直到达积水潭的边上；这些水潭在这种凶残的杀人游戏中，竟成了唯一的囮子。这时来福枪便突然閃出了火光！他們的准头可真不錯。十五碼外，尖銳的叫声交織着痛苦和憤怒，响彻天空，只見两三个人在水潭旁翻滚，那时候，其他的甲貢索人都在恐怖中逃逸，有的受了伤，一瘸一拐地走着，有的顧不得可怕的致人死命的弹雨，抛开了一切小心謹愼，跳过垂死的同伴，迅速跑上河岸。

有时候，他們中間会有人逃得很快，一跃上岸，就消失在茅屋的废墟里，把用了这样一場屠杀的代价才得来的二三杯肮脏液体交給同伴；这种液体沾滿了有机的岩屑，发出一股可怖的

臭气，充滿着尸碱以及瓦沙—巴里斯河沿岸一带很久未被掩埋的腐烂尸体的磷酸盐的毒素。这类事件是山林居民一貫表現的英雄气概的最高峰，最后連他們的敌手也深深受到了感动。

在新教堂的废墟上

在北面的整条包围綫上，經常炮火延綿不断——这場炮火在山側大炮轟鳴的一片怒吼之中，仿佛水閘突然开放发出的聲声，使个别武器的声音无法辨清——在这样的时候，我們有一些駐守在营地中央战綫上的兵士，往往冒着正在进行的战斗的流弹的危险，目击着这一場非常特殊的景象，因此，对这些勇敢的牺牲者不期而然地产生了一种由衷的压制不住的热情，一种他們不願意加以掩飾的热情。他們現在看見的这幅图画，足以使这些被征服的塞尔秦納霍人在他們眼中永垂不朽。每一次他們这样地看着，他們的惊訝便越来越增长。

这里有那座不吉利的教堂，在被毁的茅屋的衬托之下，显得更加高大；我們的这些粗野的不屈不挠的同胞，毫不畏惧从各方面紛紛落下的密集的子弹，身形在枪火閃爍中隐隐現現，在教堂的墻壁上，废墟堆上溜过，爬上或跳下被毁的鐘楼，攀着摇晃不定的石块，仿佛是雷劈之下在閃閃电光中暫現的神話中的巨人。

四

在卡奴杜斯漫步

总而言之，愈来愈明显，敌人已經接近完全垮台的地步。白天，居民地一片静寂，封鎖中的停滞状态，使景象更为凄凉。連

偶然的攻击也沒有。9月28日，甲貢索人对早晚两次照例要收到的二十一发排炮，却沒有回敬。这一天也許会成为标志着我国历史上一个最动人的插曲从此告終的日子。这是最后的結局。

在营地，兵士們紛紛作回家的打算。軍号現在自由地吹着，人們从这里走到那里，来去十分安全。輜重队和通信兵来来往往；这些通信兵把征服者的希望和敬意带回遙远的家乡去。小股的人群，滿不在乎地在附近漫步，宴会立刻組織了起来，到了晚上，乐师們在各級司令部門前奏起了軍乐。

这时候，已經有可能在全市鎮間穿行。28日，总司令官和第二縱队指揮官各带参謀人員，決定去閑逛一次。最初，他們沿着营地右面的山頂前进，然后向左轉弯，經过一条曲折的山沟走下；这条山沟两旁遮滿树木，仿佛一条一路掩蔽的通路。他們繼續前进，一直走到外边的房屋；在那里，在一堆堆焚燒过的梁柱、椽子、板条和其他瓦砾之中，他們一下子就絆着了横陈着的尙未掩埋的敌人尸体。这时候人們所得的印象，仿佛突然遇到脚下的平地上升起一座被埋葬的古代城市。一片坍毁的景象使这些原来偶然搭成的小房屋更显得杂乱；它們对立在小巷的两旁，这些小巷寬不到一碼，滿地都是倒塌的泥屋頂的碎片。因此必須迂迴曲折地走着长长的弯路；这些軍官們一步一步地經过这些未被火势蔓延，还残存着、但破坏得就要倒坍的茅屋；这些茅屋的居民所遭受的痛苦生活，就在他們惊訝的眼中愈来愈鮮明。

赤裸的尸体，便說明了这一点。这些尸体以各种各样想象得到的姿态躺在那里：有的面朝着天仰臥，赤裸的胸脯上还挂着喜爱的圣牌；有的在临死的痛苦中縮成了一团；有的在燒焦的木头堆下依稀可見；还有的蹲伏在临时挖的壕沟里，和活着的时候一样。从这些肌消骨瘦的失去生命的軀体上，以及复盖着他們的破

烂的衣服上，可以看出他們所受的苦难。有些尸体正在慢慢地被火焚烧，尽管看不見火焰，但是这里那里冒起的縷縷的烟，却是个証明。有些已被烧光，化成了一堆堆白灰，在灰土蒙蒙的大地上显得非常突出，仿佛是用粉笔粗粗勾出的巨幅漫画。

他們一路向前走，在这可怕的垃圾堆的延綿不絕的废物堆上变得愈来愈难走了。当初在打扫房屋时，兵士們曾把所有破烂的家具和其他形容不尽的零碎物件——小杉木柜子，圓凳，条凳和大食物籃，破烂的吊床，籐梗的搖籃和簸籮，打穿了底的桶子，顏色模糊的旧棉衣，打烂的鉄器，破碎的玻璃、碟子、杯子和瓶子，各式各样各种大小的小祭坛，生皮做的手提包，沒有用的凉鞋，弯曲得不成样子的油灯，炸裂了的猎枪枪筒，碎裂的牛叉和大車横木，用鈍的刀子——都抛出戶外，这样，一堆堆的废物就把小巷堵住了。

这些废物堆中，沒有一件东西，沒有一件最簡单的东西，不表明着一种原始的悲哀的生活。这里有大批形形色色的念珠，从最簡单的用彩色玻璃珠做的，到最別出心裁的用烏魯古里棕榈子的壳做的。紡紗杆和紗錠，数目也一样的多，因为这是腹地妇女所严格遵守的祖传风俗，就象对別的风俗一样。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不可胜計的狼藉滿地的其他物件，任人践踏，例如：圣象和圣物，縫在小袋里的护符，古代的教义問答，破碎的圣象，有奇迹的肮脏的圣徒画象，十字架和基督受难象，符籙，还有污秽的无袖法衣。

这里那里，軍官們总会碰到一块空地，一小块为了阻止大火蔓延到战壕而清除干淨的土地。在这种地方，就很容易走进挤在一堆茅屋中間，进行比較仔細的視察。这时候他們遇到了一个哨兵，他低声地劝他們小心前进，因为甲貢索人就在附近，就

在壁垒那一边，相距不到三碼。

这些来参观的軍官，从将軍、校官到职位最低的人，急忙要避开埋伏，就弯下腰采取了蹲伏的姿势——他們眞是些英勇得可笑的人物——尽快地跑过这危险地带。他們跑过两三条小巷后，来到了另一个战壕：兵士們一动不动，默默地静候着，或者低声地談着話。然后又出現了同样的景象，参观者心在跳动，脚在跳跃，跑到了那边另一条战壕；他們在这里又見到了小心的静默的哨兵，有的伸着手脚躺着，有的把来福枪擱在防护用的胸墙上。

他們約摸走了一千五百碼，便向左拐弯，經过了"朱紅色的高地"；在那里，他們惊异地来到一条街上，这是居民地唯一名副其实的街，它名叫阿雷格雷山街，三碼寬，相当的长，一直穿过市鎮，通到广場。沿街两旁，是較好的房屋，有几所砖木房，其中有一所是安东尼奥·維拉·諾瓦的住宅，几天以前，我們的兵士曾在那里发現从莫萊拉·西塞縱队俘获来的剩余軍需品。

他們走下这条坡度不大的大街，就看得見大街尽头广場上拆毁的教堂的断垣残壁。然而，他們不久又被另一条战壕突然拦住了，这里有許多兵士聚集着。这是这一方面的最后的一条战壕。再向前走一步，性命一定难保。他們前面和右边的整个居民地，仍在当地居民手中。因此，两个敌手就这样彼此挨得很近。透过附近茅屋的泥墙，可以听得見潛伏着的居民們那压低的不清楚的声音：茅草屋頂下急促而小心的耳語声；家具的磨擦声；脚步声；远处的叫喊、呻吟等的吵鬧声，偶尔还有小孩子的喊声、哭声和笑声，更增加了残酷的戏剧性的气氛。

参观者要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就順着一条向左的小路，穿过两排日內新占領的房屋；就在这个时候，他們的漫步才的确有些恐怖的模样。包围圈的这一整段，是上一周战斗以来前进得最

远的地方，兵士們还不曾把茅屋拆毁。他們仅仅把內部的間壁和山墙拆掉了；这些連接的或几乎連接的泥屋頂，就变成了一长条营房。梁柱和椽头，以及各式各样的籃子和家具，筑成了壁垒，后面駐守着各营的兵士；这道壁垒从这里起，迂迴曲折，长长地伸过去，直到三十碼以外，才在蔭影中隐沒不見。在一边看得見守防壁垒的兵士。在后面黑暗的角落里还可以看到最近几天被杀死的甲貢索人的尸体；因为在这周围滿布破衣堆和木头碎片的地方，焚燒尸体会引起危险。

空气充滿着洞穴中似的沉悶气味；需要有相当勇气才能通过隧道般的过道，过道口外远处，可以看見淡淡的日光的反射；因为离这里不过两三步，就是敌軍隐蔽的战壕，在这高低不齐的墙垣的那一边，和过道并行。只要稍一不小心，或者无論怎样迅速地伸到这垃圾堆成的防寨頂上望一望，就得付出重大的代价。事实是，两方面因为都积着同样的仇恨，現在都正在采取同样的詭計。当斗争已經接近黯淡的結束阶段，彼此同样互相害怕，双方都同样急切避免公开的战斗。他們故意做出毫无动靜的样子，使用同样的手法，互相引誘。有很长一个时候，他們都按兵不动，互相对峙，各自的敌人就在眼前；当他們孜孜不倦地互相窺伺偵察的时候，双方都同样显得受着精疲力尽的折磨。找不出比这堆隐在洞窟的一片黑暗中的废物和尸体的垃圾堆，来作为向兵士們和甲貢索人显示英雄主义的最丑恶一面的最好布景了。

軍官們在黯然的靜默之中，走过这条通路。只是兵士們衣服襤褸，邋遢不堪，沒有軍服或軍帽，头上戴着草帽或皮帽，脚上穿着破旧凉鞋——一句話，穿着跟敌人一样的服装。的确，不难相信，一个塞尔泰納霍人如果动一动脑筋，溜进这个广大包围圈的一个缺口，就能够混在我們兵士中間，把来福枪放在壁垒

上，这样，不会被識破，就能逃脫被围的苦难。由于这一些都是混合的部队，兵士来自各营，这一点就更容易做到了。他即使不知道軍事生活的任务和要求，也不碍事，因为一切紀律早已消失了。检閱、編队、軍号、命令，什么都沒有了。只要发下子弹，每一个人就到旧家具堆成的胸墙后就位，等着任何事情发生。

現在口粮充足，分发以后，各人都凑自己方便的机会，自己准备伙食。在战綫的后方，或者在小壕沟里，到处都有砖头或石头搭的三脚架，上面的水壶里煮着做咖啡的水，哼哼作响；鍋子里煮着东西；大块的牛肉用椽木挂着，在火盆上烤，在黑暗中发着紅光。周圍一群群的兵士到处蹲着，手执来福枪，利用片刻的停火机会，做他們的午飯或晚飯。他們往往忽然跳了起来，把杰古巴①罐子和烤牛肉抛在一边，冲向壁垒，因为枪声忽然从对方传来，子弹在头上呼嘯，紛紛落在屋頂上，打裂了梁柱和榫头，捣碎了墙垣，打翻大鍋，象风吹稻草似的使兵士們四散奔跑。于是，壁垒上立刻回击，那些就位的人胡乱地对着对面攻击所来的地方胡乱放一陣枪。他們的同伴立刻学着他們的榜样，于是从这一点到通路远远的西头就变成了一根巨大的紧张的神經，整条隧道被射击的声音所震动，双方互不看見的敌人之間突然爆发了一場猛烈而喧鬧的战斗。

我們的兵士把所有家具和废物向前移动，以凸角挺进的形式扩张战壕，有几个兵士被打死了，有几个受伤了，有两三座茅屋被占領了。那些追击敌人跑得最远的兵士，便迅速折回原来的陣地，于是这个場面又被一片靜寂籠罩，这种可怕的靜寂还和以前曾經有过的一样，一动不动的兵士在这块不吉利的猎場

① 杰古巴(jacuba)：用木薯粉、糖和水制成的美味飲料。——英譯者注。

旁边期待地埋伏着，而他們背后，在火堆周围，他們的伙伴正忙着准备一頓便飯——这頓便飯中往往还会有些悲惨的客人在場，那就是这些茅屋中被害的原来住戶，摊在角落里。

最后，軍官們离开了包围綫中这令人討厌的实际上隔絕了北部整个象限的一段，繼續在白天的光綫下漫步。現在他們穿过疮痍滿目的花园，园墙已經坍掉，花坛被毁，看不見一朵花，只有一堆堆难以描写的同样的垃圾，和别处一样。这些垃圾堆上摊着更多牺牲者的尸体，腿僵硬地翘在空中，赤裸的手臂在痛苦中紧紧抱着，手掌僵硬地摊着，或者扭曲着，又象野兽的脚爪似的紧握着——这些可怕的手，以威胁的或痛苦地呼吁的姿势伸着，正在慢慢地腐烂。

軍官們繼續走着，遇到了几只瘦削的野狗和飢餓的肮脏的猎狗，总算发現了生命的迹象；这些狗象豺狼那样貪婪地嗅着废物堆，东抓西爬，传播着痲疯病，有的甚至把自己已死的主人也吃了。軍官們走近时，这些狗大都很快地逃跑了，只有几头凶恶的獒犬，骨胳粗大的野兽，示威地咆哮着，慢慢地退走；因为它們已經嗅出这些參观者就是敌人，就是可恨的邪恶的入侵者。

这一行人一路下山，現在进入了山下的深沟，同河道方向垂直，直通瓦沙—巴里斯河。雨季来临的时候，两边山坡上的水都从这里汇流而下。上面，山頂上，駐着工兵队的地方，标志着7月18日所占領的那一带居民地的界限。現在，他們要回到营地去，可以一直向前走，穿过壕沟，爬上牛山，繞过第一縱队司令部后面的克虏伯野炮陣地；或者是向右轉，兜一大圈子，順着原来包围綫的壕沟，向南而下。这里是沒有危险的。这里的房屋，沿着下坡的侵蝕沟的两边，迂迴曲折地順着突出的横脉，已經是一大片废墟。这些房屋大多数是被拆毁的，只有一小部分改

为各团部的办公室、司令部和軍官食堂。其中有一所房子値得一提。这是一間鉄匠作坊。里面仍有几把損坏的大鉄槌和鉄鉗乱放着，还有一个固定的熔鉄爐，原来用砖砌的，現已毁坏了。但是腹地这个簡陋的鍛冶場却有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就是一个奢华的鉄砧，用最优質的埃森[①]鋼制成——这是用莫莱拉·西塞出征部队的一尊被繳获的大炮做的。

他們一路繼續前进，到了"黑色战綫"，这个名詞已由过去种种的事件肯定下来，但是刚从北面的黑暗的战壕到这里的人，就觉得不能理解了。他們現在順着沟底前进，走到中途，看到右边有一片空曠的地方。这就是教堂坐落的广場，現在一片靜寂，空落无人，已經扫除干淨，使得甲貢索人的巨大教堂显得更加粗陋更加突出，更加显得不吉利；它的搖搖欲墜的墙垣，从頂到底都碎裂了，它的巨大的門面，变成了一块块的石头，鐘楼已經倒坍，門廊乱堆着垃圾，堂內的中殿，黑暗、空洞，而且神秘。

再走几步，就到了老教堂，这座教堂已被大火完全毁坏，只有外墙还屹立着。从这里，他們的左边，是一个最使人触目惊心的墓地，几百个十字架——两根用藤条扎住的木桩——标志着下面是和地一样平的坟墓。

过了瓦沙—巴里斯河，他們沿着普罗維登西亚河所形成的深沟走去，曲折很厉害的河道引导他們穿过第五警察大队人員大为減弱的队伍，这个队伍現在只剩下原有兵力的三分之一了。随后，他們来到山腰的一片空地，法維拉山的山坡。上面是"9月7日战壕"，象一道俯瞰景色的阳台。这里是一个危险的地点，他們很快地穿过，一直来到战壕里。

---

① 埃森(Essen)：德国工业城市。

从这里，可以俯瞰下面的居民地。现在看来景象全非了——大火造成的大块大块的黑斑复盖着；到处聳立着屋頂窟窿里突出来的木板和梁柱；一堆堆乱七八糟的泥土——一句話，这是一幅极端荒废蕭条的景象。

只有广場以北的一个狹隘区域，以及凉棚附近和教堂后面中心的茅屋还是完好的。房屋数目不多，也許总共四百間，都挤在狹隘的区域內。躲在这些房屋內的人們，肯定不可能对抗六千兵士一个小时的攻击。

不过，无論如何，还是值得一試。

五

攻　击

暴动者日益削弱的这个事实，使总司令官放弃了原来等待暴动者投降以免无謂的生命浪费的那个計划。主要的軍事将領在9月30日开了一个会，拟訂了立即进行战斗的計划；并且按照这些計划，当夜調动战斗部队，进入第二天进攻的陣地。①

这次攻击由二个团，即由丹特斯·巴莱托上校指揮的第三团和若安·西塞·桑巴奥上校指揮的第六团发动。第三团的队伍是由久經鍛炼的兵士組成，他們在过去三个月內和敌人經常展开散兵战斗；而第六团却是一个新队伍，由一批急于同甲貢索人較量一下的兵士組成。因此第三团离开了“黑色战綫”原来的

① 根据各营的表报，9月30日那天参战的兵士計5,871名。——原注。

陣地，由三个营：即第九营、第二十二营和第三十四营前来接防，这个团就开拔向右，朝“老庄园住宅”的方向前进，到了那里，和另一个由第二十九营、第三十九营和第四营組成的团会合。接着，这两个团就开始移动，在新教堂后面和两側进入陣地，这座教堂是攻击的中心目标。

这个主要的运动，由其他次要的运动予以补充。在冲鋒的时候，正規軍第二十六营、巴伊亚第五警察大队和圣保罗营右翼，应迅速沿瓦沙—巴里斯河左岸在广場边緣建立陣地，并固守不动，以待后令。巴拉州派来的两个营担任后备，准备在战斗紧张时接替或加强以上的队伍。战斗預定在教堂后面和两側开始，从这里沿着河岸所布置的步兵綫逐漸向广場的南面扩展。

可以看出来，这样的計划，是一个有力的鉗形攻势；这个攻势，連部署在新占領陣地里的其他部队以及营地的人都参加了。留在营地的人，遇到情况需要，或者敌人被击敗以后在我方战壕前面集体撤退时，就一起行动。

除了以上种种必要的部署外，还要进行継續不断的炮轟，所有围攻的大炮全部参加，在一个鐘头內把火力集中在那个小小的占領目标的地区。等到炮轟一停止，各团就开始刺刀冲鋒，除非情况有此必要，一律不开枪，即使开枪，目标也只以沿着一条子午綫为限，以免打中附近各营。当总司令发出“步兵前进！”的命令时，第三团要跑步冲到教堂左面的一点，建立一个一百五十碼长的陣地，以第六团的两个营，即第二十九营和三十九营，作为后备，同时，第四营則越过瓦沙—巴里斯河，进攻右側。其余的部队，除非有意外的情况发生而改变計划外，俱各按兵不动。

炮　击

10月1日黎明，炮轰开始。整个炮兵陣地，形成一条一叉四分之一哩长的半圓战綫，从那些离营地最近的野炮开始，到另一端的康巴奥大路入口处的凸角堡的野炮止，全部炮火現在集中在茅屋的最后这个核心。炮火仅仅持續了四十八分鐘，但是产生了毁灭性的作用。前一天晚上，大炮都已經仔細瞄准好，务使每顆炮弹都击中这个固定的目标。这将是对这些毫不悔悟的暴动者的最后一次毕业課程。必須为进击扫清地面，以免发生任何不愉快的意外，他們便着手这样做了，毫不犹豫，毫不放松，毫不寬恕。在刺刀冲鋒的时候，途中除了废墟外，不許有任何障碍，他們便也着手这样做了：制造废墟。

这种可怕懲罰的效果是肉眼可以看得見的：屋頂坍下，必然把躲在下面斗室里的人压死；間壁粉碎，裂片和泥块齐向空中乱飞；在灰蒙蒙的废物堆的衬托下，只見到处又起了大火——起初是个别地方起火，不久便成了一片熊熊的大火。空中，飞馳的炮弹織成了一张网，掩蔽了腹地明亮的晨光。因为，这是連一顆榴弹也不許浪費的。这些榴弹有的打在教堂的破裂的墙角上，爆炸为碎片，或者在“圣堂”和对面的凉棚上迸发，爆出一片扩散开来的飞弹；有的在空中炸裂；有的在广場爆炸；有的在泥屋頂上崩开，扯开許多大裂縫；有的穿过屋頂落下，在屋內猛炸；有的扫蕩曲曲折折的小巷，把垃圾堆炸得飞上天；簡单地說，这些炮弹无情地把卡奴杜斯的这最后一个部分，一处一处地，挨門挨戶地，打得七另八落。居民們再也沒有什么屏障或隐匿处可以作为保护了。新教堂墙垣所形成的凹角，曾經被他們当作胸墙，抵抗过“9月7日战壕”射来的枪火，現在完全被东西两方大炮的交叉

火力所毁坏；沒有一块弹片不发揮了它的作用，而甲貢索人已經一无所有，只好忍受这个冷酷无情的攻击的荼毒。

同时，却听不見任何抑制不住的痛苦的呼喊；也看不見这里那里有人影在飞跑，或者茅屋的住戶中有什么微小的騷动。当最后一发炮弹打了出去，而炮声終于消失的时候，被毁的房屋突然被寂静所籠罩，这是难以理解的；仿佛全体居民都在夜間設法逃跑了。

静寂是短暂的；接着法維拉山山頂上响起了軍号声。攻击开始了。按照原定的計划，各营从三个地点逐漸合攏，进攻新教堂。他們不被敌人发現，从茅屋之間或沿着瓦沙—巴里斯河河谷深处前进。只有一个营，即步兵第四营，突出在全体之中，其他部队都能清楚地看到；他們手执来福枪，快步跑过瓦沙—巴里斯河，爬上对岸，接着就出現在广場的入口处，排成紧密的队伍。各部队以正式的軍事队形来到这里，这还是第一次。

甲貢索人对攻击的答复

这支部队完成了这个运动，便英勇地向前挺进。可是沒有走上几步，便立刻陷入了混乱。有一些兵士倒在地上，好象准备利用被毁的房屋的石头，在后面射击；有一些退縮下来，不管什么队形；还有一些不等其他同伴，就径直向前跑；接着，发生了一場刺刀混战，小群小群的队伍朝着不同的方向，随便冲鋒，互相碰撞。这时候，一直保持到現在的寂静，被一陣炸葯爆炸似的声音打破了。

甲貢索人如同往常一样，突然地、惊人地、戏剧性地复活了，光荣地擋住了入侵者的道路。第四营因受到广場边上埋伏着的敌人的全面射击，被迫停止。第二十九营和三十九营的情况也

是如此，他們受到“圣堂”后面墙垣发出来的短距离射击。左边，丹特斯·巴莱托的团的冲鋒停止了。該团在一个側面受到猛烈的攻击，被迫放弃原来的方向，进行反击，这个运动由各营大队中抽調出三个分散的連勉强执行着。所有預先安排好的战术运动，事实上，只好都变更了。各团不再向教堂合攏，或者停頓下来，或者在小巷里疏散开来，消失不見。

在周围山頂上观战的部队，在大約一个鐘头內，只能听到愈来愈大的喧鬧声，来福枪的射击声和远处的叫喊声——这是一片混杂的吵鬧声，其中传出了經久不息的、受到压抑的、象是充滿着痛苦的軍号声。这两个团現在已全部被吞沒在茅屋中間；可是，出于意料之外，塞尔泰納霍人却始終不見；甚至不看見他們有一个向广場跑来。他們既然三面受到夹攻，他們必定会逃到广場上来，碰上沿中央战綫和河两岸駐守着的軍队的刺刀的；因为这样一来，我們早已看到，突击的主要目的就达到了。現在計划完全失敗，这个失敗就等于战斗失敗。因为进攻者遭到了沒有估計到的抵抗，不但被迫停止前进，而且要保卫自己，不得不采取跟原定目标完全相反的态度。当甲貢索人冲出冒烟的茅屋，向他們猛扑，向他們进攻的时候，他們根本是采取了守势。

其实，他們只不过占領了新教堂；第四营的兵士們踏着瓦礫堆，現在在被毁的教堂中殿里跟第三团的兵士乱烘烘地混合在一起了。可是，这个成功还是落了空；那些挤在“圣堂”里的战士，向他們的一側用大口径火銃猛烈地繼續不断地震耳欲聋地射击。同时，按照估計敌人战敗后会逃去碰在我們軍队的刺刀的广場上，却依然一个人也沒有。

迫切需要增調生力軍来扩大原来的进攻計划。总司令現在从“9月7日战壕”所在的高地发出了信号，軍号声接着就响起，

命令巴伊亚第五警察大队前进。甲貢索人現在被派去打甲貢索人了。

这个腹地营前进时，并沒有一般的軍队快步行軍前去进攻时所具有的稳定而抑揚的节奏。相反的，但見一排长长的晃动的迅速运动着的刺刀，突然迸出亮晶晶的反光，展开了一条光亮閃耀的鋼鉄彩带，从河岸直通到教堂的墻壁。这是一种迅速的惊人的行动，表現出甲貢索人的特征，沒有慣常的直綫队形，而代之以一种难以描写的蛇形的蜿蜒行动。这不是冲鋒，而是突刺。有一段时間，这一条有伸縮性的鋼鉄的陣綫，繞住了敌人的神圣的棱堡；两百把刺刀閃閃发光；第五营消失不見，投到废墟里去了。

这一切却并沒有改变形势。居民地的这一段废墟，要占領它，有两个团显然已綽綽有余，現在却把这两个团和他們的援軍都吞下了，而且好象还要吞下更多的营——步兵第三十四营，第四十营，第十三营和第三十一营。进攻的軍队加了一倍，看不見的战斗的騷音越升越高。火势在蔓延；凉棚已全部烧毁；但是，在蔽天浓烟之下，广場还是白白一片，連一个人影也沒有。

損　失

已經出动了二千人，經过三个小时的战斗，但还是沒有收到什么效果。同时，我們的損失却正在增加。除了很大数目的兵士和下級軍官外，第二十九营的指揮官盖罗士少校和第五团的指揮官图皮·費萊拉·卡尔达斯中校都陣亡了。

图皮·卡尔达斯

图皮·卡尔达斯之死，使他的部下有机会表現出了罕有的

勇敢。第三十营的人員都崇拜他。他是少数生来就是軍人的人之一。他神經質，不安定，容易冲动，这种气質正适合猛烈的冲鋒和粗魯的营地生活。7月18日，他当了前鋒部队的指揮官，那一天，他在排枪齐发、弹雨如注之中，竟然安然无恙。子弹饒过了他，在他身旁掠过，打掉了他的帽子，打扁了他的皮带扣。当他拿着望远鏡观察进攻的时候，有一顆子弹却終于使他丧失了性命；这顆子弹打中了他的手臂，穿过了他的胸膛，把他打倒在地上，立时死去。于是第三十营起来替他报仇。一陣恐怖的哆嗦和憤怒的战栗感染了这支队伍，兵士們一跃从胸墙后面跳了出来，跑步冲向曲折的小巷，进攻那間打枪的設防的茅屋。他們不发一枪，但見兵士們中了短距离发射的子弹紛紛倒下，他們的同伴們越过他們，向門口冲去，用枪托打破了門，闖入黑暗的斗室，打起了一場肉搏。

然而，这場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是最激烈的进攻，还是同别的进攻一样，被甲貢索人不屈不挠的斗爭精神粉碎了；第三十营損失了不少人，毫无秩序地回到了原来的陣地。在整个战綫上，都是这种样子的进攻和这种样子的退却。被征服者垂死的挣扎，足以抵得住这个鉄甲兵团。

快到九点鐘时，我們的兵士有了愉快的胜利的幻覺。那是在后备营开到的时候，第七营的一个候补軍官在教堂的残壁上升起了一面国旗。十几只軍号齐声响起，千百条嗓子同时喊出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塞尔泰納霍人被这一意想不到的示威吃了一惊，停止了射击，广場上就第一次挤来了許多战斗人員。許多观战的人，其中有三个将軍，急忙从山坡上跑下来。他們在下面經过"黑色战綫"的时候，逢到四个押着两个甲貢索俘虏的兵士。他們面前，他們周围，从战綫四面八方来的兵士們，欢天喜地地

狂呼乱嚷，挥舞着帽子、軍刀和来福枪，撞来撞去，熙熙攘攘，互相拥抱，热鬧地拥进广場。

这場可怕的战爭終于結束了。

将軍們費了好大劲才在拥挤的叫嚷的人群中穿过，向凉棚那里走去，当他們刚到达正对面的石灰堆时，子弹忽然在头上嘘嘘飞过，使他們大吃一惊。

战斗繼續进行；广場上突然又空空的，什么也沒有了。

炸药

他們迅速地回到自己的壕沟里，回到一路奔跑着所能找到的任何可以躲藏的地方，蹲伏在任何可以权充防寨的东西后面，紧挨着防护的河岸溜走，滿怀恐惧，垂头丧气，失望之极，正当胜利就在眼前，却为被征服者在垂死的痛苦中捉弄了一番；这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征服者，开始認識到，敌人的这个受了重創的最后根据地，結果还是要把他們一个个消灭掉的。他們有六千支来福枪，六千把軍刀，又算得了什么？他們的一万二千只手臂的打击，一万二千只軍靴的践踏；他們的六千支左輪手枪和二十尊大炮，他們的千万顆榴弹和霰弹，又有什么用处？他們用来处罰敌人的死刑、大火和飢渴，又有什么用处？他們十个月的战斗，一百天繼續不断的炮轟，又有什么收获？这一堆堆的废墟，这幅非笔墨所能描摹的被毁后的教堂景象，或者，最后，这一片碎裂的圣象，坍倒的祭坛，撕破的神祇——这一切都摊开在这光明而宁静的天空下面，仿佛跟他們所追求的热烈的理想，要把他們同胞的一种根深蒂固而能安慰他們的宗教信仰方式彻底消灭，根本毫无关系——对他們又有什么好处呢？

显然，不可避免地还得采取别的措施，来对付一个这样不明

了大自然种种力量的敌人，这样受得起大破坏大毁灭的鍛炼的敌人。幸而，他們对于这样一个紧急关头是有所准备的；他們已經預見到这部戏剧的这幕可怕的尾声。因此，有一个中尉，司令部参謀部的一个传令副官，现在命令他們从营地送来几十包炸药。这可合适得很；这絕对是唯一可做的事情；因为塞尔泰納霍人已經顚倒了一般战爭的心理学；他們的抵抗因为受到挫折而更加激烈，并且因为飢餓而更加有力，因为战败而更加坚强。

我們的軍队在这里所进攻的，正是我們民族的核心，正是我們种族的磐石，炸药的确是最合适的工具。这样做，既是表彰，又是尊崇。

現在射击停止了，我們全部战綫上出現了一片紧张的沉寂，这是焦急的等待。接着，在被包围的居民地四周，发生了一片剧烈的震动，透过了营地，突然散布到远处山坡上的大炮陣地，以一个地震曲綫的震动网传遍了整个邻近地区，在地面上反复来回交織。教堂的参差不齐的残墟倒了下来；墙壁摇晃着倒坍下来；一座座的屋頂掀到空中，在烟霧中升起了一座尘埃的山。轟隆隆的强烈的爆炸声震动了大地，在遭难的地区里，好几百付嗓子喊出了压抑不住的恐怖的叫声。仿佛現在一切都已完了，卡奴杜斯的这个最后部分已經完全粉碎。

拥挤在危险区外小巷里的各营兵士，在到处乱飞的劈裂的梁柱和屋頂碎片之下，等待着雷云般的硝烟和尘土平息下来，好讓他們展开最后一次进攻。然而，命运却沒有讓他們这样做。正相反，他們反而突然退却了。从火光熊熊的茅屋和废物堆中，强烈的不可理解的排枪猛然扫射起来，进攻者紛紛后退，找地方躲避，有的躲到小巷的角落，有的在茅屋的隐蔽处趴着，或者——他們大多数人确是如此——跑回原来的壕沟。

現在，从对面那一部分市鎮，传来了一陣难以描摹的嗚泣和慟哭，叫喊和咒罵，充分反映了那边号叫着的受难的群众的恐怖、痛苦、憤怒和激恼。在熊熊火焰之中，但見人影幢幢，痙攣地跑来跑去：妇女們逃出了燃燒着的小屋，抱着或拉着她們的幼兒，穿过小巷，消失在迷宮似的茅屋群中；人影狂乱地四处奔竄；衣服着了火的在地上掙扎；燒着了身子的，象活人做的火把那样在痛苦中翻騰。居民地的最后保卫者，了望着这悲壮的場面，四处散开，也不隐蔽，就跳过熊熊的篝火，直立在沒有倒坍的屋頂上，用他們粗魯的方式叫喊着，做着手势；他們的側影在濃烟中依稀可辨。于是，在离战綫仅仅几步的地方，到处会突然出現一些不祥的形象；骯脏的面具似的脸，赤裸的胸脯上又是枪伤又是燒伤；甲貢索人又一次勇猛地疯狂地回过头来混战了。

敌人繼續抵抗

这些人形，这些容貌，就簡直可以把敌手在他們自己的战壕里杀死。因为我們的軍队已經失去勇气，已經意志消沉，因为他們已經看見，大炮的轟击，不断的排枪，甚至最后乞灵的炸药，都是徒劳无益。他們丧失了行动上和指揮上的一致。軍号到处吹得震耳地响，很不合調，可是誰也不理会；当斗爭的战术情况，随着他們的每一步驟，时时刻刻都在改变的时候，要服从这些信号根本是不可能的。同一部队的各队伍，有的前进，有的退却，有的停住不动，有时会在小路的拐角处分散成許多更小的单位；他們进攻房屋或繞过房屋时，他們的人就同其他部队的人混在一起，然后再一次又解散，又和其他队伍合起来，把同样的过程又重演一次；每走几步，就是同样的前进，同样的后退，同样的散开。結果，所有各营的兵士，不久就变成了許多小队伍，摸索

着挣扎着前进，完全迷失了方向。

更多的伤亡

甲貢索人利用混乱的机会，使他們受到无情的火力的射击。过了一会兒，只見我們兵士中沒有胸墙作为掩护的，都拥在尙未破坏的房屋的墙根底下，而另一些兵士已經后退了相当距离，到了我們占領的居民地区域內的小巷里去了。这样做，是要設法避开危险地带；可是此刻危险地带正在扩展。战壕另一边的兵士，本来完全在战斗的火力圈之外，現在却紛紛倒下；而且如同围攻开始的第一个星期那些可怕的日子一样，只要有一点点不謹愼，例如从簡陋的掩蔽物后面哪怕只露出一秒鐘，也会有生命的危险。

第二縱队司令部的軍需上尉阿圭阿尔·西尔伐，当一排兵士行軍經过时，从一間茅屋的角落后走出来了一会兒，为了鼓励进攻的士气，他热烈地揮舞着軍帽，高呼共和国万岁。可是他还沒有喊出最后的一个声音，胸口就中了一顆子弹。第二十五营指揮官恩利克·塞凡里亚諾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是个优秀的英雄气概的人物。在战斗中，他看見一个兒童在火焰中挣扎，便冲进火焰，把孩子抱了起来，以亲热的姿态把他紧紧地拥在怀里，带到安全的地方——这是那个血腥日子里的一件突出的英雄事迹。但是他付出了代价。他中了一顆子弹，几小时后就死了。

战斗就这样进行下去。这場战斗現在在双方都同样具有极不合情理的状况。

在野战医院里

我們的損失又增加了。观战者挤在营地远处山头上設防的

观察所周围，看到尸架、担架和吊床的凄惨的行列在他們之間經过，越过山去，就能对伤亡人数的多寡得到一个概念。担架兵在下面的山沟里出現，慢吞吞地盘旋而上，繞过山坡上稀稀落落的房屋；他們到了山頂，就从另一方面下山，到了野战医院，下午一时，那里已經有了三百多伤兵。

遮蔽着山凹的皮帐篷，不可能把他們全都容納下来。伤兵都挤在一起，一直排到南山坡边沿的岩石上，只見他們一路在葯房和医疗室去的路上，拖着脚步走着，还搶占营房的遮蔭处。医生和护士人数太少了，都匆匆忙忙地跑来跑去；那些在前几次战斗中受伤的人，或是撑着胳臂肘，或是俯身躺着，都以焦急的目光瞧着这些新的患难朋友。在一边的空地上，太阳照射之下，攤着几个軍官的殭硬的尸体——即图皮中校、盖罗士少校，以及拉派索少尉、內維尔少尉、卡伐略少尉等等。

担架兵喘着气，流着汗，弯腰抬着沉重的担架，去了又来，来了又去。他們把担架里的人放下以后，迅速地又回到战場；这种丧葬似的繁忙，似乎終日不会断，因为直到这个时候，情势并沒有好轉，結局如何尙难預料。敌人繼續进行猛烈的反攻，从战綫这一头到那一头，軍号响着頑强的冲鋒号声，使一片杂乱的喧囂中增加了单調而残酷的情調。冲鋒，迅速而猛烈的冲鋒，一次接着一次，整排，整营，整团地冲鋒，刀光和火焰織成的巨浪，閃着光，滚动着，向他們不能攻克的水閘冲擊，轟击。

炸葯（总共抛了九十包）还不时地在爆炸，可是絕对沒有效果。因此就必須采取其他的办法，于是一罐罐的煤油就向各处的房屋乱抛，使火势蔓延。可是，这种野蛮手段結果也毫无作用。

最后，到了下午二时，攻击停頓下来了；冲鋒停止了，这些事

实上是在防守的围攻者，重新退回原来的陣地，又体会到失败的灰心。同时，受伤的人，或由担架、吊床抬着，或由同伴們架着胳臂扶着，継續上山；担架兵已經精疲力尽，蹣跚地緊挨着屋子走着，靠在墙上支持一会兒。枪弹还是不断地从被封鎖的甲貢索人的小小地区中飞来，飞过一切，飞过設防的山頂，扫射他們，打击他們；飞过整个营地，黄昏、黑夜、整个晚上，飞到包圍圈的每一点上，发着每种想象得到的声音在空中呼嘯。

这是一場血腥的毫无結果的战斗，我們損失了五百六十七人，却談不上什么結果。正如往常那样，过了一会兒，战争的喧鬧声消沉了，只偶尔听見几声零散的枪响；整晚上就这样过去了，我們被打得七零八落的軍队一直警戒着，竦然地等待着新的遭遇战，更多的无謂牺牲以及白費心机的努力。同时，塞尔泰納蕾人的处境也愈来愈坏。他們失去了教堂，同时也失去了最后一个水潭。現在他們被大火包圍着，从三个方面——北方、东方和西方——逼近他們，把他們封閉在这最后的根据地里。然而，在10月2日黎明时，疲乏的胜利者还是被猛烈的、持續的、挑战的排枪声惊醒了。

日記片断

那一天……

讓我們把那一本在这些大事件发生时所写的日記①的最后片断，一字不改地照抄在下面：

"……一点鐘时，进来了一大群新的俘虏——这明显地表示出暴动者方面力量在削弱。这是在預料中的。过了中午不久，在

① 这些日記是白天在营地里記下来，晚上在法維拉山上写成的，尽管缺乏正确性，但却是原始的記录，反映了当时記載时的混乱情况。——原注。

最后一群茅屋的中央升起了一面白旗，我們这方面的射击立刻停止了。这是最后的投降。軍号不再响了，战綫上和营地上一片静寂。这面旗，不过是一片神經質地在空中揮舞的破布，这时降下来了；不一会兒，两个塞尔泰納霍人从一条进不去的通路里走了出来，求見某营指揮官。他們从这里被引到工兵队队部，去見总司令。

"虔誠的安东尼"

"使者中有一个是'虔誠的安东尼'，劝世者的从者和助手。他是个高个子的肤色較浅的莫拉托人，身材很挺，脸色蒼白，瘦削，胸部扁平。眉宇間有一种安于运命的气概。一张小小的脸，长着稀疏的鬍子，一双明慧的眼睛炯炯发光。他穿着靛青色的外衣，按照居民地領袖的惯例，拿着一根手杖，一路走，一路拄着。他和他的同伴由几个兵士护送着进来，后面跟着一群好奇的人。

"到了将軍面前，他鎮静地脫了那頂白色条子和穗子的蓝布帽，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等待战胜者先开口。談話立刻开始了，一字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

"'你是誰？'

"'我願意报告将軍博士①，我叫安东尼奥·比亚托（即'虔誠的安东尼'），我是甘心情願来投降的，因为我們的人民已經沒有办法，他們坚持不下去了。'

"他一边說，手里一边慢慢地轉着帽子，泰然自若地瞧瞧旁观的人。

---

① 这种奇怪的称呼，是逐字記录下来的，当时在場的人都不会忘掉。——原注。

"'很好。那么劝世者……？'

"'我們的好劝世者归天了……'

劝世者之死

"他接着解释說，劝世者有一次从教堂到'圣堂'去的时候，手上中了榴弹弹片，受了伤，身体就衰弱了，到了9月22日，就因患痢疾去世；他把这种病叫做'快步'——这个名詞可怕又可笑，尽管当时的場面很严肃，很沉痛，但却立刻引起了一陣禁不住的微笑。可是，他却沒有注意到这点，或者是他假装沒有見到，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脸色沉着，难以捉摸，直望着将軍的眼睛，那副目光旣謙恭而又不畏縮。談話繼續着：

"'那么，你們的人不打算投降嗎？'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要他們之中有一些跟我一起来，他們不願意，因为有一批人不願意。他們有許許多多的想法。但是他們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几乎人人都准备不得已时低下头来。所有的人都渴得要死。'

"'这样你还不能把他們带来嗎？'

"'我不能。我出来时，他們准备开枪打死我。'

"'好，你看見我們这里有多少武装齐全，配备精良的人了嗎？'

"'是的，我看見这么多人，吃了一惊！'

"他的回答或者是眞誠的，或者就是經过好好考虑的；因为在这个輔祭的脸上，有一种明显的恐惧的表情。

"'很好。你們的人旣不能够支持，也不能够逃走。回去告訴那些家伙来投降吧。他們不会被杀死的。我保証他們生命安全。他們将被移交給共和国政府。告訴他們，共和国政府对巴

西人是很好的。叫他們投降。但是不能有任何条件；我不会接受任何条件的。’

“可是，‘虔誠的安东尼’却頑固地拒絕了这个使命。他害怕自己的伙伴們，他能提出最充分的理由不去。

“另一个一直保持着緘默的俘虏，此刻也加入了談話。我們的兵士还第一次看見这样一个吃得很好，在塞尔泰納霍人千篇一律的类型中很突出的人。他名叫伯納貝·若瑟·德·卡伐略，他是第二道战綫的首領。他給人的印象好象是个弗兰德人①；他叫人想起曾經在北部各地漫游很多年，同土人交易的荷兰人，这决不是夸张的揣测。他那双雄赳赳的蓝色大眼睛炯炯发光，他那扁平的、看来很有力的脑袋上，长着淡黄色的乱蓬蓬的头发。这种面貌就是証明他出自一个較高的种族的証据。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內地山林人，他是跟波姆一頁塞約地方彼得罗·塞勒斯特上尉的侄女結婚的。

“他好象討厌他的同伴，說話很大胆，企图說服固执的安东尼。

“‘老兄，跟我来！我們去吧！——我要跟他們談一談——都在我身上。跟我去！’

“于是他們去了。

俘　虏

“可是，这个使命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过了一个鐘头，‘虔誠的安东尼’回来了，后面跟着三百来个妇女和兒童，以及六个无能为力的老人。看来甲貢索人又实行了最后一个无可

---

① 弗兰德人(flamengo)：指欧洲西部荷兰、比利时一带的居民。

比拟的狡猾的計策，因而摆脫了这些不中用的人口，免得再吃他們或許还仅存的一点点粮食。他們这样做之后，就能够更从容地拖长斗爭的时間了。‘虔誠的安东尼’說不定——誰能够說呢？——已經完成了一大功劳。他是一个爐火純青的外交家，他不但使这些可怜的人們免遭烟火弹雨的苦难，同时还給他的同伴們卸下了一个阻碍他們奋战的包袱。

“把事情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种做法很可能是一个詭計。他們这样做，并且沒有忽略这样的事实，即这个操縱設計的聪敏的苦行者还和别的人一起回来。这样做是对他有利的，是經过审愼而又巧妙的安排的。它可能是一种証据，确凿地証明他所采取的行动是誠实的。但是，除此以外，說不定他还抱着一种志向，願为共同的信念而作最后的牺牲；因此，他回到营里来，不惜以身殉难；这样做，由于他那不健康的神秘主义梦想家的特点，也許正是他所热烈要求的。似乎沒有别的其他方法可以解释这个情况，因为另一个使者并沒有回来，而是留在居民地跟战斗人員在一起，无疑地他正在那里根据圍攻軍队的部署对他們发出指示。

“俘虏們进入营地时是个动人的場面。带头的是安东尼，他的瘦弱的身子挺得笔直，眼睛望着地下，用緩慢而有节奏的步伐走着，这是在他所參加的那些严肃的行列中慣常如此的。他右手揮着长长的牧羊杖，仿佛这是一根大型指揮棒，用来給一支眞正的丧礼进行曲打拍子。俘虏的队伍，沿着山坡形成了一条漫长的起伏的曲綫，繼續向着营地的方向走来，經过第一縱队司令部，在距离一百碼的地方站住了——这是一群衣衫褴褸，骨瘦如柴，十分难看的人。

“我們的兵士用可怜的目光望着他們。他們又感到惊异，又

深深被感动。在这短暫的休战期間，垂死的居民地在这里以一批手无寸鉄、四肢残废、飢腸轆轆的人們，放在兵士們面前了；这場袭击，要比他們在敌軍炮火之下守在壕沟里所經历的还要难以抵抗。要他們承認，所有这些身体衰弱、无能为力的人們——人数是那么多！——就是从那些遭到整整三个月炮轟的茅屋里走出来的，确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他們注視着这些黝黑的面庞，这些肮脏而消瘦的身体，上面滿是破烂衣服所遮不住的伤口、創伤和疤痕——他們注視着这一切，那盼望已久的胜利突然失去了魅力，变得可厌了。他們覚得慚愧。他們对打过的許多次仗，遭受过的許多次挫折，牺牲掉的几千条生命，換到的不过是这一批被遺弃的人們，現在做了他們的俘虏，覚得太不値得；因此，他們只得心情沉重地看着这批衣服襤褸的、殭尸般的人們，川流不絕地在他們面前經过，可悲可怜，令人酸鼻，肮脏凄惨，达于极点。

"这些最后被征服的人之中沒有一个雄壮的男子容貌，沒有一条拿得起武器的手臂，沒有一个挺着胸膛的战士。只有妇女，妇女，妇女——幽灵般的老太婆，未老先衰的姑娘，年老年少的都同样丑陋、肮脏、消瘦。还有孩子——两条軟弱的罗圈腿勉强站得住的孩子，背在母亲背上，偎在母亲乾癟的胸前，或者由母亲牵着手走的孩子，孩子，孩子，孩子。走不完的孩子和老人。他們中間很少的几个壮汉，也只是形容憔悴的伤員，他們那肿胀的死一样的脸庞，顏色象蜡一般，他們弯着腰，蹒蹒跚跚地走着。

"我們举一两个例。有一个老人，完全不能走了，只好由几个同伴扶着，这样就打乱了行进的队伍。他好象并不願意来。他掙扎着脱开身子，向后轉去，朝着居民地站着，揮动他哆嗦的手臂，他一定是把强壮的兒子留在那里参加最后的斗爭了。在所有的俘虏中，只有他一个人啜泣着；其他的人带着冷淡的脸色

走着。对这些老态龙鍾的内地山林人說来，他們在晚年所遭到的这种残酷的灾难，归根結蒂，仅仅是腹地悲惨生活中的一个插曲。他們之中有些人，在走过一小群一小群好奇的观众时，都恭恭敬敬地脫了帽。有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并不象别人那么傴僂，慢慢地走着，不时停下来，回头看看教堂，然后繼續向前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再向这被毁的圣堂望一望；他間歇地望着，一面不停地数着手里的念珠祷告，因为他是个虔誠的信徒。也許他是在等待着那个預言的大奇迹。

"有些病人走了一两步就倒下了，只好伸着四肢抬起来走，每个人要四个兵士来抬。他們不挣扎，也不呻吟，保持沉默，一动不动，眼睛睁得大大的，象已死的人那样定着。在其他的人旁边，还有瘦弱的孩子在队伍前后跑着，哭泣着，喊着爹娘，那些爹娘或者就在那边，或者已經死在下面。小娃娃背在兵士的背上，抓着他們已經三个月沒有梳理的长发；这些勇士半小时前还在壁垒后面冒着生命的危险，现在却勉勉强强地当起保姆来，解决携带兒童的难題。

"接着，是那个可怕的老妇女，一个皮肤皺縮的瘦削的老女巫——說不定是腹地最丑陋的老太婆——只有她一个人抬起头，憤怒的眼睛里射出火星来，望着旁观的人。她一头尘土僕僕的糾乱的白发，披在赤裸的双肩上。她很激动，很不安，尽管年老还很活跃；他开始跌跌撞撞地跑步起来，挤过可怜的人群，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她那細长的手臂里抱着一个小孩——她的孙女或者曾孙女，或者是玄孙女也說不定。这个孩子看起来十分可怕。她的左頰在前些时候被一块榴弹的弹片炸掉了，惨白的顎骨现在从深紅色伤口的边緣突了出来，伤口倒已經痊愈了。她的右頰扭成一抹动人的微笑——这种可怜的半边脸的微笑，

立刻在另一面的空虚伤口处消逝了。看着这个老太婆象一个患脊骨痨的人，踉踉蹌蹌地在这条漫长的不幸者的队伍中走着，真是这整个战役中最最可惨的景象。

“这个行列在騎兵的帐篷旁边停住了，站在軍队方陣的四条綫之内。到了这个时候，我們的兵士才第一次有机会看到这么一大群卡奴杜斯的居民。除了由于遭受不同苦难而留下的不同的烙印外，这些俘虏的面貌的显著的特点方面，有着突出的、难得的統一。他們当中很少有几个純粹的白人或純粹的黑人；所有的面貌都很相似，不难看出血緣的关系，这說明了三个种族的彻底同化。正統的巴尔杜型占着优势，这是卡非尔人、葡萄牙人和泰波亚印第安人的混合物——古銅色的脸，挺直的或卷曲的头发，样子不佳的身材。有时候有一个綫条分明的側面輪廓，显示着有較高种族因素的混合。他們的周圍完全是战胜者，这是隔开的、不同的、多方面的类型：白人、黑人、卡夫索人和莫拉托人，带着各种不同程度的肤色。这里有一个对照：那强大而完整的种族，在这个方陣里降低成为界限不清的、怯懦的美斯蒂索人，在斗爭中完全被打垮，破灭而降伏。这个可怜的人群中现在响起了悲哀的、阿諛的声音，要求施舍。因为他們飢渴交迫已經好几天了。”

那天，总司令特許最后一批暴动者休战数小时。可是，休战的結果却仅仅是把这些不中用的俘虏从灾区撤了出来。那个下午对甲貢索人說来是太平的，他們等待着，直等到休战終止。当炮队放了两声空炮宣布規定时間已經結束，随即发射了一顆炮弹的时候，居民地的保卫者立刻从各方面向围攻者开始了猛烈的火力射击。2日的夜晚是个喧鬧的夜晚，排枪經久不絕。

六

結　局

10月3日和4日所发生的事情，用不着再叙述了。这場斗爭一天天地丧失了它的軍事的性質，最后完全变了質。最后残存的一些毫无意义的形式，現在都抛弃掉了，例如指揮官的謀算，軍队的調动，力量的分配，甚至还有軍号；因此，到最后，在这个沒有軍服的軍队里，一切无法識别，軍級制度实質上是消灭了。

最后的根据地

他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甲貢索人不能坚持多少鐘点了。有些兵士已經逼近敌人最后根据地的边緣，形势一看便明了。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靠近新教堂附近的不到一碼深的四方形壕沟中，有十来个餓得軟弱无力的战斗員，后来眞是慘不忍睹；他們正在准备一种可怕的自杀。他們管它叫“甲貢索人的野战医院”，但是实际上却是个坟墓。事实是，壕沟里死人已經比活人多；有些死人已經躺了好几天，在坑道四周一行行地排着，形成了一个可怖的方陣，方陣內有十多个奄奄一息的人，手指还最后一次紧扣着枪机，要同整个軍队打仗。

他們的确打了仗，相对的优势还是在他們这一边。至少他們能够把敌手挡住。任何一个敌手要是走得太近，便会落在那里，塡到那个不祥的壕沟里的血肉模糊的尸堆中去。这堆衣衫襤褸的甲貢索人尸体上，擁着些軍服上的朱紅袖章，其中有三十九营的一个中士副官，他进了这个坑道，就再也出不来了。同样

的命运在等待着他的同伴。他們怀着錯覚，以为这最后的一个回合輕而易举，运道不錯；一切留待他們干的，便是闖过周围剩余的房屋，象霹靂似地扑向这些挨餓的巨人，把他們打垮。

随后的这些可怕的功績，都埋沒无聞，沒有留話后世。那些立功的人难得归来。站到那条沟上，恐怖便会压制了进攻的憤怒。在他們前面的是活生生的現实，一条血迹淋漓、流着浓汁的死人的壕沟。这是出乎他們任何想象之外的。他們簡直因此而麻木了。

卡奴杜斯并沒有投降

讓我們結束这本書吧。

卡奴杜斯并沒有投降。它坚持到最后一个人，这是史无前例的。它的的确确是一吋土一吋土地被征服了的；它在10月5日将近黄昏的时分陷落了——它的最后几个保卫者倒了下来，每个人都已奄奄一息。他們一共只有四个人：一个老人，两个成人和一个孩子，面对着一支有五千兵士的軍队的猛烈攻击。

最后一段的情况这里不描写了。我們不能描写。我們所講的这个故事，自始至終是激动人心的，悲伤凄惨的，因此我們只得支支吾吾地毫无光采地把它結束。我們好象是攀登上高山的人。山巓上，一片新的广闊的景色展开在眼前，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头昏目眩。

我們要不要把妇女們怎样怀抱着幼兒，扑向延燒的家屋来詳細叙述一番，以至引起后世的怀疑呢？

話虽如此說，我們对于这样的事实，即从3日早晨起，前一天被集中的强壮的俘虏們連影子也看不見了，其中就有那个十分信任地向我們投降的"虔誠的安东尼"，从他那里我們获得了

关于我們历史的这个阴暗面的許多宝貴情报，我們对于这个事实，又能說些什么評語呢？

居民地在5日陷落了。6日，他們完成了破坏和拆毁房屋的工作——据仔細計算，共有五千二百間。

劝世者的尸首

之前，那天黎明时，一个負責这項工作的委員会已經发現了安东尼奥·貢塞也罗的尸首。尸首是在凉棚隔壁的一所茅屋里。移去了浅浅的一层泥土之后，就出現了裹着可怜的尸衣——一条肮脏的被单——的遺体，虔誠的信徒还在上面撒了几朵枯萎的花。这里，摊在一张蘆席上的，就是这位"臭名昭著的野蛮的鼓动者"的遺体。遺体已經发臭。劝世者还穿着那件旧的蓝色帆布外衣，脸肿得可怕，凹进的眼窝沾滿泥土，那怕生前跟他最熟悉的人也会認他不出来。

他們小心地把尸体挖掘出来，这眞是一个宝貴的遺物——这是唯一的奖品，这場斗爭所貢献的唯一战利品！——他們小心翼翼地使它不至于解体，否則他們到手的除了一堆令人作呕的腐烂的废物外，就什么也沒有了。他們后来把它照了象，正式写了驗尸单，証明了正身；因为必須使全国民众完全相信这个可怕的敌人終于干掉了。

然后他們把它放回到坟里去。可是，后来他們又想到，他們应該把那个首級保存下来，因为有这么多的詛咒集中于此；但是再一次把尸体掘出来又太浪費时間，于是他們干脆用一把刀子就在恰当的地方巧妙地割一刀，尸体便身首异处，这副可怕的面孔，伤痕斑斑，粘着浓汁，又出現在胜利者的眼前了。

之后，他們把这个首級带到沿海，那里疯狂般的民众过节似

地迎接了它。且讓科学在这里来作最后的决定吧。在这場重大的循环中，罪恶和疯狂的主要輪廓，显著地突出在一切之上。

最后两行

麻煩的是，我們在今天沒有毛斯萊①这样的人来研究国家的疯狂和罪恶行为……

---

① 毛斯萊(Henry Maudsley, 1835—1918年)，英国医生，精神病研究专家。

第三版原注*

本書出版后，作者并沒有作任何辯解，以便讀者发現書中如有叙述錯誤的地方，可以尽量提出抗議；可是，我的寬大为怀的同胞以及主要的輿論机构，却报之以热烈的由衷的反响，这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事实上，我原来并沒有这样打算。批評家們所指出的若干笔誤，虽然无关宏旨，然而却雄辯地証明了本書所提出的意見和主张是正确的。这一点可以从下列匆匆写成的簡单說明中看出来。

一

原序第2頁：……不知不覚地充当了雇佣兵。

这个措辞引起了惊訝。但是，它应該允許成立；我也就讓它成立了。作者的目的并非为塞尔泰納霍人辯护，因为这本書，不幸得很，并非是辯护，而是抨击。是一个，我应該补充說，一个公开的不由自主的抨击。作者以明显的蔑視，这样抨击了派到我国腹地去的这些文明的代表，他們对半野蛮人竟然表現了簡直

* 《腹地》初版出版后，当时在巴西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是有一些个别的批評家，对書中的某些枝节問題提出了指責，作者就于1903年写了这些注释，予以駁斥，附在1905年出版的第三版后面。

令人痛心的野蛮，而所根据的也仅仅是严格的事实，根据不能否認，也沒有人会加以否認的事实。要不是我怕把我不配接受的这个名誉强扯在我自己头上，我早就把修昔底特斯[①]在写他那部《伯罗奔尼撒战史》的时候說的那番誠恳高尚的話印在本書的第一頁上了；因为，虽然我缺乏他那样的銳利目光，我也曾經写过："既不相信我所碰到的第一批目击者，也不相信我自己的印象，只是簡单地把我所观察到的，或者我有了确实可靠的材料的那些大事加以叙述。"

二

第18頁：……在起侵蝕的酸性作用的暴雨下，毫无保护……

这句話被認为不正确，某批評家从这句話中看到了我被断定为科学蒙昧主义的証据之一（《文艺中心杂志》，第二期，康皮納斯，1903年1月31日）。由于沒有时間来广泛引用各方面的权威，我只是在这里摘录康德讓所著《地質学》第168頁有关岩石侵蝕的一段以供参考："含着或多或少的碳酸的雨水发生物理作用和化学作用——主要是影响于最易受酸性侵蝕的岩石，象石灰石，……"至于巴西的特殊情況，可以参閱埃姆·李埃討論我国的地質构成的著作第151頁，他在書中描写这一現象說："它大規模地呈現出来，毫无疑問，这是由于經常下暴雨和暴雨的酸性所致。"可是，这一位批評家却教訓我說："雨水并不会引起侵蝕作用，因为事实是，它偏偏还含有硝石或銨盐的几个分

---

① 修昔底特斯（Thucydides，公元前460—公元前400年），希腊历史家。

子；侵蝕作用是由于上面的水平层的抵抗作用，跟下面的水平层的松軟的关系。”这眞是一种特殊的地質学……

三

第39頁：法維拉……它的叶子是由伸长的柔毛形的气孔……

这是簡单的一件事，显然是搞錯了，我要立即加以改正。这里应改为：“法維拉……它的叶子是由伸长的柔毛形的細胞……”

四

第51頁：事实是，大地的形态违反了气候的一般規律。

这又是一处被批評家指摘的地方。一个有名声的科学家是这样評論的：“按照我的意見，如果大自然同沙漠斗爭，那么这个地方的地势不过是外部条件的改变。如果暴力就意味着改变，那么‘违反’就意味着不服从旣定的一切。这样，毫无疑义，违反一般气候規律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晨报》，1903年2月3日）。

这眞是一个无法理解的駁斥，而且这个駁斥是同現代气象学的所有結論冲突的。現在只要提出这么一个事实就够了：由于决定某种气候的一般規律是从天文关系中推究出来的，等温綫的波动，以它那曲綫的零乱，正是証明这种违反的例子；如果那些規律受到重視的話，这些曲綫就会是并行的。决定任何国家的气候构成的突出的特殊或次要原因，这是常常可以注意到的，我們不打算在这里举例說明。从圣多斯——它的赤道气候在回归綫以南的緯度上是反常現象——到同气候温和的挪威海岸遙

遥相对的积冰不化的格陵兰，我們都找得到卓越的例子。就在最近，包特美在一本論及英国人的心理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个事实，叫大家注意，那就是在他們北緯五十二度的地方，气候同美国在北緯三十二度的地方相当。只要查查地图，順着零度等溫綫，从寒冷的冰島出发，朝英国的方向移动，就会发現一条变化无常的曲綫，一直向南，却沒有接触到英国，接着折回到挪威的极北；在此以后，又一次回到南方，在寒冷的月份里，靠近到巴黎和維也納——这两个地方尽管緯度較低，却是同冰天雪地的极地相連接的。旅行家沿着我国的海岸，朝着赤道的方向，从里約到巴伊亚去，难道不是也在这里順着一条不大变动的路綫嗎？这条路綫象几何图形一样，沿途反映了气候的稳定性，表現为繁茂的森林，使这片茫茫的沿海地方变成花园一样。但是，如果他在任何地点停止一下，然后沿着一条緯綫，即天文上決定气候一致性的綫，向西拐弯，那么，他只要走上几十哩的路，就会遇到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这些情形，只要我們需要的話，就能举出許許多多，难道不是违反一般气候規律的明显例子嗎？

五

第65頁：同一个批評家还在另一个地方发現了一个前后矛盾之处。他說："……在本書第70頁①，我发現这样一段明确的話：'我們并沒有种族的統一，而且也很可能永远不会有。'而在第616頁②，作者却告訴我們說，这里所进攻的，'正是我們民族的核心，正是我們种族的磐石。'"

①② 此处均系初版葡文原書的頁数；現在見本書第二章第65頁及第十章第565頁。

这两处相隔是如此之远——616减70等于546頁——人們也許以为会遇到一些看来前后不符之处。但是，任何讀者，只要他領会了我的关于我們种族的起源的論証，就不但会認識到事实上我們并沒有种族的統一性，而且还会記得，当提起各种已形成的民族混合体时，我的确在腹地遇到了一个已經形成了的人种分支的类型（即塞尔泰納霍人）①。由于历史条件，这个人种分支从未受到那些会阻碍它按照一个确定方向进化的外来文化的影响②。这等于是說，在那个无法分开的混合体——巴西人——中間，我遇到了某种稳定的，坚不肯同化的东西，它令人想起刚刚开始結晶的組成某种化学合成物的分子。而且，只要接受了那种大胆的并且是鼓舞人心的推測，即我們注定要成为了一个統一的民族，那么，我就把这些坚强不屈的卡波克洛人看成是我們的未来的坚强的核心，我們种族的磐石，这原是很自然的。

磐石……这个說法含有一个极生动的隐喻。实际上，我們是由三种主要成份所組成的，就和一块花崗岩一样。凡是攀登一座花崗岩的小丘的人，都会遇見种种极不相同的成份：在这里，你看到的是由风化了的长石所变成的五顏六色的純泥土，往前再走几步，你便会見到地面上布滿了閃閃发光的云母岩碎片，再往前走，你可以看到由碎石末所变成的沙土。可是从远处看来，这座小丘奇形怪状，就象一块羊毛石③，而在它的周围，除了可以看到遍地都是上述的那些成份外，还可以看到其它的外来的成份。这一切共同形成了一块沒有显著特色的复杂的可耕地面。然而在下面，揭开表层以后，人們就会看到它的核心原是坚

---

① 見本書第102頁。

② 見本書第105頁。

③ 羊毛石(roche moutonnée)：即冰河石(glaciated rock)。——英譯者注。

硬的岩石。在地面上，那些以各种变化多端的形式分布着和混合着的成份——这是由于暴露在外的土壤中也还含有被风吹来的外来物質——在底下已变得坚硬而不可动搖了，同时它們的成份比例也固定了下来。因而，观察者愈深入地下，他会愈接近当地的眞正的母岩。

当我們离开沿海的城市前往內地的乡村时，我們会发現，在种族方面的情况也正是这样。在一开始时，可以看到分布极广极惊人的种种特点，其中包括各种肤色的和各种种族的人。在这个充滿着血統极为不純的白人、黑人和黑白混血种的、并且是大量通婚的、复杂的民族大家庭里，根本找不出誰是眞正的巴西人。我們只是停留在我們的人种的表面上，或者更进一层，如果我們想把已經开始了的人种比較貫徹到底的話，还不如說是我們在这里所踏着的是我們的种族的难以辨認的腐植土。但是当我們深入內地时，我們便会遇見第一批定居下来的部落——南方的凱皮拉人和北方的泰巴累人。純血統的白人、黑人和印地安人現在已是极少数了。与此同时，和异族通婚却十分流行，因而产生了各种混血种；然而当我继續向內地前进时，我們就会发現，这种差別越来越少，并且会看到，在当地居民的身上，外表和精神上的特征越来越多，一句話，我們碰到了磐石——腹地人。

六

第198頁：可是我們和这位批評家之間的問題还沒有完，他又提出了新的抗議：“如果(他說)我們在这里面对着的，是一个古老的社会，一个死去的社会，在一个狂人的激发之下，拿起武器出乎意外地复活了。如果这是眞的話，那末就很难理解，当提到

卡奴杜斯战役时，为什么又說是我們在进攻我們种族的磐石。

当說到那“死去的社会”时，我所指的是一种特殊情况：腹地的居民因一群煽动者所組成的核心而堕落了。[①]我在同一頁中拿它和其它种族中所发生的同样情况作了比較，这个比較就說明了它的特殊性。另一个情形是，我当时多多少少想闡明的是一个带有普遍性和长期性的情况，而不是一个暂时的、特殊的、只局限在一小块地方——卡奴杜斯，和短短的一小段时間——1897年——的情况。这是非常明白的。我們完全可以用那个不可思議的同質异性現象来作比喻，这得感謝那些由同样物質組成的物体。在这些物体中，同样的原子以同样的方式排列着，可是它們却依然呈現着迥然不同的性質。我就是根据这样的想法——我希望我国科学界的易于激动的人，不至于因为对我的蒙昧主义的这种进一步的猛烈抨击而感到煩恼——来看問題的。因此便把甲貢索人看成是塞尔秦納翟人的同質异性体。据我了解，安东尼奥·貢塞也罗不仅是作为病理学的一个病例，而且也是作为“各种社会特性的集合体——模糊、不确定，在大多数人身上并不显著”[②]而出現的；因为只有用特殊的情况，才能正确无誤地說明，为什么在这个伟大的小人物身上，突出地而又耐人寻味地集中了所有那些对我国民族气質有着深远影响的种种錯誤、信念和迷信。

七

第222頁：甚至卡汀珈也呈現了不同的外貌。如果有人想

① 見本書第198頁。

② 見本書第144頁。

要更确切地描写腹地的植物……他最好是把这个地区当作卡亚坦杜瓦的典型地区……

这个説法也引起了不同的意見。多管閑事的业余研究家，由于我的科学蒙昧主义（眞是永恒的耻辱！）把一株株的花草踩在脚下而发起抖来，就站起来反对这本書里的謬誤百出的学説（原文如此）。他們权威性地告訴我説："卡汀珈（坏的树林）并非由于土地，而是由于天气干燥而产生的；而卡亚坦杜瓦是萎黄的植物（有病的树林），由于多孔性和泥土不够潮湿而产生的。"（《文艺中心杂志》）。这眞是一个很好的反对意見，它以违反图皮語开始，最后就起来反对葡萄牙語了。卡汀珈（坏的树林！）……卡亚坦杜瓦（有病的树林！）……萎黄的植物……植物得了萎黄病，通常説来，就是它"变成蒼白"（遮断日光而失去叶綠素），这就是説；由于阳光不足而起了反常变化；这倒的确是一种极不寻常的树林，因为它恰好是生长在巴西阳光最充分的地区上的！

至于这个著名的"学説"，有必要再説两句。我們国家的植物，还需要进行分类的研究；这是一个有待明确解决的問題。我由于观察到卡汀珈（白树林）的主要外表是一种稀疏的矮树丛，而卡亚坦杜瓦（坏的、粗糙的、病态的树林）看起来却是无法进入的丛莽，所以我就写下了上面那句話。理由是，我們在这里所談的植物，和腹地一般的不同，我所看見的就是我所描写的那个样子。

八

在本書中，有不少詞彙，被許多批評家認为是生造的，或不可原諒地从法文借用的。然而，这些批評家在挑选例証时却运气不好，扑了个空。現在我引在下面，予以辯明：

Esbotenar——意即：去掉尖角或边（見康狄杜·費蓋萊杜編：《新葡萄牙文字典》）。

Ensofregar——意即：变成貪心或貪吃（見奥萊特編：《現代語字典》）。

Preposterar——意即：顛倒任何一件事的次序（同上）。

Impacta——意即：用力瞄准（同上）。

Refrão——这个詞彙被認为是从法文借用。我在这里引用伟大作家卡斯蒂略[1]的一句詩作为答复："啊，那传到我們耳朵里来的永恒的叠句（refrão）。"

Inusitado——这个詞彙也被認为是借用法文的，其实却来自拉丁文 inusitatus（意即：不用的）。

其他我不再一一列举。我們还是来考虑一下第296頁第3行的那个可悲地折磨人的不及物动詞[2]；接連几版修改时，都沒有把它改掉。此外，还有一些别的缺点，是需要認眞地修改的。

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

1903年4月27日

---

① 卡斯蒂略（Antonio Feliciano Castilho, 1800—1875年）：著名葡萄牙古典詩人。

② 这是初版葡文原書的頁数；現在見本書第279頁第2行，"第一次看見他的人，很难相信……"初版葡文原文为："Os que pela primeira vez o viam custavam a admittir que……"后来就改为："……o viam custava-lhes admittir……"

卡奴杜斯战役大事表

1896 年

10月——若塞罗城市政长官阿林多·里奥尼博士打电报給巴伊亚州州长，声称該城即将遭到安东尼奥·貢塞也罗手下的甲貢索人的袭击，要求采取措施，以保安全。

11月4日——第三軍区司令索倫将軍接受巴伊亚州州长关于軍事援助的要求，派出一支一百名兵士的軍队，由瑪奴埃尔·达·西尔瓦·皮雷斯·費雷拉中尉率領，軍医一名随往。

11月7日——軍队开赴若塞罗，当天早晨到达，留駐到12日。

11月12日——軍队开赴烏亚烏亚，19日到达。

11月21日——黎明时，軍队在烏亚烏亚遭到甲貢索人的袭击，陣亡十名，受伤十六名；軍医精神錯乱。退回若塞罗。甲貢索人战死一百五十名。

11月25日——一支包括軍官十一名、兵士二百名的軍队，由費布罗尼奥·德·布里陷少校率領，从巴伊亚出发，前往盖伊馬达斯。

12月——軍队由巴伊亚得到援兵兵士一百名后，开赴圣多山。

12月29日——軍队到达圣多山（兵士五百四十三名，軍官十四

名，軍医三名）。

1897 年

1 月12日——部队开赴卡奴杜斯。

1 月14日——到达“拉庚·德·当特罗”。繼續行軍。在“伊浦埃拉”扎营。

1 月15日——繼續向“潘納多”前进。在“木兰古”扎营。

1 月17日——在“維卡尔”庄园扎营。粮食告罄。

1 月18日——越过康巴奥山。第一次战斗：陣亡四名，受伤二十余名；甲貢索人战死一百十五名。在“小台地”扎营。

1 月19日——向卡奴杜斯挺进。第二次战斗：陣亡四名，受伤三十余名；甲貢索人战死三百余名。撤退。遭到咒駡。在“本台古·德·巴伊索”的第三次战斗：甲貢索人战死二十名。

1 月20日——繼續向圣多山撤退。

2 月 3 日——莫萊拉·西塞率領第一次正規出征軍在里約热內卢上船去巴伊亚。

2 月 8 日——出征軍到达盖伊馬达斯（1,300 名）。

2 月20日——到达圣多山。

2 月21日——开赴卡奴杜斯（1,281 名）。

3 月 2 日——上午十一时到达“安其科”，午后一时到达法維拉山。进攻居民地。莫萊拉·西塞受致命伤。

3 月 3 日——莫萊拉·西塞死亡。撤退。更多的嘲駡。莎洛蒙·达·罗查和塔馬林多上校死亡。

4 月 5 日——阿瑟·奥斯卡将軍发布第四次出征軍的編制命

令：六个团分为两路縱队（分别由若安·达·西尔伐·巴波塞将軍和克劳迪奥·杜·阿馬腊尔·薩瓦盖特将軍率領）。

6月16日——薩瓦盖特縱队从盖莱莫波出发（2,350名）。

6月19日——阿瑟·奥斯卡将軍率領第一团和第三团离开圣多山（1,933名）。

6月22日——晚上，第一縱队所属各团在"莱亚"集合。

6月23日——出发去阿拉卡蒂。

6月24日——繼續向"裘特"进发。

6月25日——薩瓦盖特縱队到达科科罗波。第一次战斗：伤亡一百七十八名（陣亡二十七名）。薩瓦盖特将軍受伤。

6月26日——从科科罗波出发，到"馬坎比拉"。第二次战斗：伤亡一百四十八名（陣亡四十名）。

6月27日——阿瑟·奥斯卡将軍和第一縱队到达法維拉山：伤亡七十五名。薩瓦盖特縱队同日到达卡奴杜斯。

6月28日——战斗，炮击：伤亡五百二十四名。

7月1日——甲貢索人袭击营地。

7月13日——新的軍需运到。

7月18日——强攻居民地：伤亡九百四十七名。

7月31日——季拉德团在盖伊馬达斯集合，包括兵士一千零四十二名，軍官六十八名。

8月3日——季拉德团从盖伊馬达斯开拔，由一名上校率領。

8月10日——該团离开圣多山向卡奴杜斯进发，由恩利克·若瑟·德·馬加良斯少校率領。

8月14日——到达"裘特"。

8月15日——在"維卡尔"庄园遭到袭击；損失牡牛九十一头。又

有两个团到达巴伊亚，組成一个兵团，由卡罗斯·尤金尼奥准将指揮。

8月24日——維特华斯32口径大炮轟击卡奴杜斯的两座教堂。教堂的鐘被轟坏。

9月6日——新教堂的鐘楼被轟塌。

9月7日——占領“老庄园住宅”。“9月7日战壕”建立。占領卡倫比大路。

9月15日——“卡索蒙古”战斗；从甲貢索人手中夺得战壕两条，馱物牲口十三头。

9月22日——安东尼奥·貢塞也罗死亡。

9月24日——卡奴杜斯的包围綫全部完成，一直到康巴奥山。第一批俘虏。

9月26日——甲貢索人发动四次猛烈的夜間进攻。

9月27日——甲貢索人发动十八次夜間进攻。

9月28日——甲貢索人沒有回击早晨或下午的炮轟；但从午后六时起至29日清晨五时止，排枪射击未断。

10月1日——最后的攻击。向卡奴杜斯投去炸藥九十包。图皮·卡尔达斯死亡；伤亡五百六十七名。

10月2日——甲貢索人三百余人（妇女、老人和兒童）投降。

10月5日——卡奴杜斯的最后四个保卫者战死。

10月6日——发掘安东尼奥·貢塞也罗的尸体。

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年表

1866—1909年

1866年——1月20日，在里約热內卢省圣塔—里塔—杜—里奥—內格罗城的苏达德庄园誕生。

1869年——母亲逝世。

——移居特累斯包里斯。

1871年——移居圣若亚金姆庄园。

——移居圣菲台里斯。

1875年——在圣菲台里斯的卡尔台拉学校学习。

1877年——在巴伊亚的卡內罗·里培罗学校学习。

1878年——移居里約热內卢。

——在英吉利—巴西学校学习。

1879年——11月，通过葡萄牙文考試。

1880年——通过地理、法文、修辞和历史考試。

1881年——通过数学和英文考試。

1882年——12月，通过几何考試。

1883年——通过拉丁文考試。

1884年——在阿基諾学校学习。

——3月，通过高等技术学校的数学考試。

1885年——3月，通过高等技术学校的繪图考試。

——轉入高等技术学校学习。

1886年——2月，轉入軍事学校学习。

1888年——11月，陆軍大臣来軍事学校检閱，欧克里德斯·达·庫尼亚当其面把所佩軍刀擲之于地。

——12月，被开除軍籍。

——移居圣保罗。

——在《圣保罗省报》发表第一篇专栏文章。

1889年——回到里約热內卢。

——通过高等技术学校的轉学考試。

——在《圣保罗省报》发表最后一篇专栏文章。

——11月，恢复軍籍。

——升为准尉。

1890年——1月，获准进入高等軍事学校学习。

——2月，炮兵課程学习結束。

——4月，升为少尉。

——任軍事学校学生营第四連軍官。

1891年——1月，准假往圣保罗休养。

——12月，高等軍事学校学习結束。

1892年——1月，升为中尉。

——7月，任軍事学校副教官。

1893年——8月，派往巴西中央鉄路实习。

——12月，派往軍事工程总监部服务。

1894年——1月，在薩烏德負責壕沟建筑工程。

——2月，給《新聞报》的信发表。

——3月，移居乡間（米那斯—热拉斯）。

1896年——退伍。

——12月，任圣保罗公共工程总监部一等副工程师。

1897年——在《圣保罗州报》发表《論我們的旺俗》。

——任卡奴杜斯随軍記者。

1898年——在《圣保罗州报》发表《一本未出版的書的摘要》。

——在圣保罗历史研究院发表研究报告《巴伊亚州的气候》。

1899年——担任圣若瑟—杜—里奥—巴尔杜的鉄桥重建工程，同时，进行《腹地》的写作。

1900年——离开圣若瑟—杜—里奥—巴尔杜。

1901年——1月，升为該区主任工程师。

——5月，圣若瑟—杜—里奥—巴尔杜的鉄桥通車。

——12月，出发去瓜拉丁格塔。

——写信給迦尔西亚·賴同杜和路西奥·德·曼杜莎，关于《腹地》的出版事。

1902年——7月，关于蒲左奥島的考察报告。

——12月，《腹地》出版。

1903年——《腹地》再版。

——9月，被推选为巴西文学院院士。

——11月，任巴西历史地理研究所研究員。

1904年——1月，任圣多斯卫生委員会处长。

——4月，辞职。

——8月，任普魯斯河上游勘察团团长。

——12月，出发去亚馬孙州。

——抵达默瑙斯。

1905年——3月，巴西勘察团和秘魯勘察团会合。

——4 月，离开默瑙斯。

——5 月，抵达阿克里。

——抵达昌德勒斯河口。

——7 月，勘察結束，回程。

1906年——返抵里約热內卢。

——6 月，勘察报告发表。

——在巴西文学院講演。

1907年——移居依塔碼拉蒂。

——《相对与相接》出版。

——7 月，《秘魯对抗玻利維亚》出版。

——講演《卡斯特罗·阿尔維斯和他的时代》出版。

1908年——10月，与薩巴約的爭吵事件发生。

1909年——5 月，参加邏輯講座比賽。

——6 月，比賽結果得到第二名。

——7 月，任国立中学（前彼得罗二世学校）邏輯講座講师。

——8 月15日，在車站被暗杀，逝世。

——遺著《在历史的边緣》出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腹地
作者＝（巴西）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著　　贝金译
页数＝５９７
ＳＳ号＝１１３１５１５５
出版日期＝１９５９年１０月第１版